



# 挑担茶叶上北京

刘醒龙  
中短篇小说精品选

刘醒龙 / 著

作家出版社

# 挑担茶叶上北京

刘醒龙

作家出版社

# 目 录

序 .....	3
第一章 暮时课诵（一） .....	4
第二章 暮时课诵（二） .....	14
第三章 白菜萝卜（一） .....	18
第四章 白菜萝卜（二） .....	26
第五章 白菜萝卜（三） .....	37
第六章 挑担茶叶上北京（一） .....	43
第七章 挑担茶叶上北京（二） .....	54
第八章 分享艰难（一） .....	66
第九章 分享艰难（二） .....	75
第十章 分享艰难（三） .....	85
第十一章 农民作家（一） .....	97
第十二章 农民作家（二） .....	107
第十三章 农民作家（三） .....	116
第十四章 清水无香（一） .....	127
第十五章 清水无香（二） .....	140
第十六章 清水无香（三） .....	151
第十七章 清水无香（四） .....	159
第十八章 秋风醉了（一） .....	168
第十九章 秋风醉了（二） .....	180
第二十章 秋风醉了（三） .....	191
第二十一章 大树还小（一） .....	197
第二十二章 大树还小（二） .....	203
第二十三章 大树还小（三） .....	213
第二十四章 音乐小屋（一） .....	221
第二十五章 音乐小屋（二） .....	229

# 序

挑担茶叶上北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天行者》获奖感言（又名，《生命之上，诗意漫天》）  
（代序）刘醒龙

在我不算太长的写作生涯中，与《天行者》相关的文学元素总是如影相随。从一九九二年到二零零九年，十七年的伴随，成了我的情怀与情结。感谢稍纵即逝的时光，如此宽宏大量，让我奢侈地享受着十七年的等待。感谢牵挂不舍的读者，在日新月异的时尚风潮下，始终如一地关切卑微地生活在乡野里的知识分子。感谢本届评奖的组织和评委们，用公开公正方式，将当代中国文学的莫大荣誉授予我和我的《天行者》。

所有这些让我心存感谢的因素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需要对本土文学特质的坚守和坚持。文学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是代代相传的薪火。在写作中，遵守天赋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还要记住，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一个无限的天职。当天职被忽略和遗忘时，最终的受害者将是我们自己。

今天是老父亲八十六岁生日。刚好二十天前，我回到离古城黄州只有二十公里，一个叫刘家垸的小地方，在爷爷长眠的小山上，为年迈的父亲寻找最后的安身之地。在爷爷的坟头前我长跪不起，并用乳名自称，以让老人家认识这个曾经受到百般宠爱的长孙。那时候，我不曾丝毫记起文学。等到我一步一步地离开茅草与水稻，十里百里地朝着城市远去，才发现缭绕在身前身后的全是文学情愫。一个人的生命之根，是感恩的依据，也是其文学情怀的本源。每个读书人都有其永远摆脱不了的情结，于我而言，这情结的名字就叫文学。无论文学是辉煌还是寂寞，也有她永远摆脱不了的情结，这情结的名字就叫诗意。

此时此刻，让我铭记——生命之上，诗意漫天！

谢谢！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九日晚  
北京国家大剧院

# 第一章 暮时课诵（一）

## 1

傍晚的天空很灿烂，小柳家里却阴沉得很。爱人回来时，小柳正在洗菜。他先听到门外有钥匙串在响，而后，很重的高跟鞋声就进来了。片刻，客厅里嘭地响了一下。他起身去看，一只杯子已粉身碎骨地躺在地上。小柳也不问，又走了几步，操起一只热水瓶，轰隆隆地掼在杯子旁边。开水溅到爱人的脚上，爱人忍着不出气。小柳也不说什么，依然到厨房里洗那把白菜。菜刚洗完，他听到门咚地合上了，还有三保险门锁咔嚓的转动声。

他明白这是爱人将门反锁上了。

小柳依然不吭声，将菜切了，炒好，又煮了一个人的面条，独自吃起来。正吃着，门锁又响起来。

进来的是丈母娘，她问：“你媳妇呢？”小柳一瞥丈母娘手上的钥匙：“不是给你送钥匙去了？”丈母娘被问住了，就换个话题说：“你俩这又是怎么啦？”小柳说：“没什么，她不小心摔了一只杯子，我不小心摔了一只热水瓶。”丈母娘咽了一口什么：“她单位里闹什么改革，改成了经济实体，所以心情才不好！”小柳说：“晓得。我还劝她生闷气没用，这事是政治局和国务院让搞的，有意见朝他们提去。”说着他一看表，“哎哟！《新闻联播》来了。”边说边去开电视机。身后，丈母娘扭头走了。小柳撵上去，大声说：“有人约我今晚去跳舞。妈，你和她说一声。她若不去，我就一个去了！”小柳说话的语气，让走在前面的老太太直想跺脚。

爱人在七点半之前赶回家时，小柳已钻进被窝躺下了。爱人搬开三人沙发，铺上一床被子，也睡了。半夜里，小柳听到有哭声，他翻了一下身，仍然睡得很香。他俩这样快半年了，谁先睡，就占着床，后睡的只有在沙发上将就一夜。

早上起来，去打饭时，在楼梯转弯的地方，小柳碰上了同事海鸥。海鸥拦住他说：“昨晚怎么没去？害得我和爱红白等一场。”小柳一乍：“哎哟！我怎么就将这跳舞的事忘了呢？”海鸥说：“别装！谁不晓得你是模范丈夫，怕老婆天下第一！”小柳立即正色说：“我有言在先，只要没离婚，就不和别的女孩约会。”海鸥说：“别得意，谁和你约会了？不就是想找个舞伴，散散气，开开心！”说着话，楼梯一阵颤抖。小柳的爱人提着一只菜篮，一脸晦气地从天而降。海鸥见了忙说：“嫂夫人这早就去买菜呀？”隔了半天，才从楼梯底下传上来一句：“别想我绝食，我不会那样惹！”海鸥听了一伸舌头：“怎么，你们也吵架了！”小柳说：“我们才不吵架呢，什么事都是暗自较劲。”海鸥看见小柳要下楼就说：“我那位刚才赌气走了，这四只馒头，你正好可以拿两只去。就别排队了。”小柳说：“你不是每餐只要一个馒头？”海鸥说：“还有一位。”小柳问：“谁？”海鸥说：“爱红。”小柳说：“又闹起来了？”海鸥点点头：“他们啦，这一回怕是要彻底解决啦！”小柳叹了一口气：“她那丈夫，白读了一回大学，蛮得像头牛。分开了也好！”

小柳拿上两只馒头，下了楼，将碗放进自己的信箱里，径直去上班。

他边走边想心事：自己与海鸥、爱红三人，都是去年五一结婚的，婚礼由局团总支操办，很热闹的一次集体婚礼。没想到，不到一年就闹成了反目为仇的模样。她们俩是明闹，别人都晓得。自己是暗闹，外人几乎都不清楚。局长和他们谈过几次，还将闹的理由归纳了一下，无非是过去的机关改成经济实体后，大家都忙，顾不上家里的事。局长要他们都忍让一下，等习惯了这种工作节奏后，就会好的。可他们觉得连一分钟都难忍受下去。

拐进机关大门，迎面一个灰不溜丢的人，朝他一合掌，说了一句很古怪又很熟悉的话。小柳看清这人是和尚时，才明白这句话是阿弥陀佛。换了别人，小柳会生气的。在这个机关

里上班，对来办事的人发脾气、撵他们走路是常事。但小柳今天由于好奇就没有发脾气，心里想，这和尚来财政局干什么？嘴上却问：“找谁呀？”和尚说：“我也不晓得该找谁？”小柳说：“连找谁不找谁都不清楚，那来干什么？”和尚说：“这样说吧同志！我姓释，是灵山寺的，由于近来庙里香火不太好，这一段每天只能开一餐僧饭。显光师父就让我写了一个报告，请财政局补助一点。我们是头一回向政府化缘，不知这手续该怎么办，才特意来早点，想找个同志请教一下。”

小柳一听这事就来了精神，打开办公室，随手开了日光灯，将啃剩下的半只馒头往桌面上一放，拿起和尚递过来的报告，一字不漏地细看一遍，说：“只要一万块，数字倒不大。”和尚听了连忙说：“其实，只要五千就行。只是听隔壁林场的人说，要五千，至少得写一万，才多写些的。”小柳说：“佛家子弟倒也真诚实，与凡俗不同。”忽然，小柳想起什么：“你刚才称呼我什么？同志？”和尚不好意思地说：“按佛门规矩，本该称施主。可对政府领导这么称呼，就太不恭敬了，只好这么叫，你可别见怪！”小柳说：“哪里哪里呀！”

说着话，上班的人都陆续来了。

大家轮番看着小柳递来的和尚们要钱的报告，还没看的和看过了的，就把目光去扫那和尚。和尚受不了这目光，挺难为情的。

人越来越多，连楼上楼下各个办公室的人也都闻风来看稀奇。海鸥也来了，一口气挤到和尚面前，看了几眼忍不住发问：“和尚师傅，都说灵山寺的菩萨灵，有求必应，你说句实话，到底真灵还是假灵？”和尚见是女的，就闭上眼，合掌说：“俗话说，心诚则灵。佛门之事也是这个理。”海鸥追问：“怎样才叫心诚呢？”

这时，走廊上有人大声说：“行财股是不是又在分东西了，怎么这热闹？”小柳赶忙迎上去说：“李局长，灵山寺来了位和尚，还有一份报告，想要点钱。大家是头一回遇上这事，不知怎么办好，正商量找你请示呢！”李局长进屋来，小柳从人群中找回那份报告，递上去。李局长一摆手：“我眼镜没戴，看不清。”小柳就大声念一遍。

李局长听完后不禁一笑：“这改革还改出鬼来了，连和尚都晓得找财政要钱。庙里养了那么多的和尚、尼姑，怎么不出去化缘？”和尚就解释：“庙里僧尼虽然很多，可真正能出门做事的并不多，大多数人是因为有病无钱治和老来无依无靠才半路出家投靠佛门。加上周围一带地方，都在搞精神文明，不准人上山进香，功德钱收不了几个。又有初当香客的人，只顾磕头拜佛，不晓得捐钱积功德，显光师父又不准弟子们开口提醒，所以才弄得现在这么个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得已才请政府帮忙。”李局长说：“你大概是庙里的二把手吧？”和尚说：“还没明确，不过这些杂事都归我管。”李局长说：“你这庙里的情况和我这里差不多，我实话对你说，如今县财政连全县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哪能顾得上你们这些出家人啰！回去和你们一把手说说，尘世在改革，仙界不动也不行呵！”

和尚不会软磨硬泡，念了一句阿弥陀佛收起报告便走。

人都走光了，海鸥便对小柳说：“明天是星期天，我们去灵山寺抽个签怎么样？”小柳正在想怎么回绝，爱红从门外进来了。海鸥一怂恿，爱红就说：“去倒想去，就是不会骑车子，太远了，难走！”边说边把眼睛瞅小柳。海鸥说：“小柳去就行，他可以骑车带你。”爱红说：“人家星期天事多！”小柳连忙说：“去。我早就想去那庙里看看呢！”

爱红浅浅一笑：“昨天我去统战部玩，碰见一个和尚正在那儿打小报告，说庙里当家的显光师父管理不得法，收了一些好吃懒做的人，搞得庙里经济上一团糟，政治上也很混乱，要统战部派工作组去搞整顿。”说到这里，爱红压低嗓门，“那味道，非常像李局长在县长面前说胡局长。”大家听了都笑起来，很开心，看不出有正在与丈夫或者老婆闹离婚的迹象。笑完，她俩就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小柳静下来后，看见半只馒头仍在那儿搁着，刚伸手去拿，爱红急急地跑回来唤他去她办公室。

爱红的文印室窗户开在一条小巷里，隔着玻璃可以看到，李局长正同和尚说些什么，还给了那和尚些钱。和尚还了他一个揖。“肯定还念了声阿弥陀佛，只是听不见。”小柳又说：“昨天打小报告的是这个和尚吗？”爱红说：“有点像。”又说，“我最讨厌李局长这种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爱红在小柳面前说话，越来越不藏心思，小柳觉得其中藏着什么，但他从不敢细想。

## 2

星期天早上，小柳破例没有睡懒觉。他昨晚有意看《综艺大观》，等他关了电视机，里屋的床果然让爱人占有了，他便如愿地在沙发上睡了一夜。天亮后，小柳悄悄地起了床，从食堂里打回饭菜，放在电饭煲里保着温。吃完自己那一份后，他就打扮得潇潇洒洒的，站到县城的十字路口上等人。

等待的时候，见不着一个眼熟的，只有进城赶早市的农民在眼里晃来晃去。小柳就去路旁买电烤饼吃，交了五毛钱，拿到一张厚纸片，正在排队，眼前霞光一闪，一个小个子女孩骑着一辆红色自行车，穿着红大衣、红弹力裤，从马路那头过来了。小柳赶忙喊：“海鸥！海鸥！”海鸥眼角一扫，见了她，忙跳下车，并说：“给我买两个，我还没吃早饭呢！”小柳真的又掏钱，拿到两张厚纸片。

这时，第一锅电烤饼已经熟了，大家都围上去抢。小柳挤拢去迟了些，只抢到一只。他看见对面一个人抢到了两只，就朝那人叫了声：“王厂长！”王厂长反应很快，立即找准了人，“哟，柳股长，你也吃这个？”小柳说：“不只是我，还有海鸥会计也想吃呢。可下手慢了，只抢到一只。”王厂长忙说：“刚好，这两只先给你们，我等下一锅。”小柳也不客气，就用手里的纸片和他换了。王厂长一脸笑容地小声说：“我们厂申请的那笔周转金，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小柳说：“你星期一来看看吧。”王厂长谢过后，重新回到烤炉旁边使劲挤别人。

海鸥咬了一口饼，说：“几毛一个？我给你钱。”小柳说：“算了，昨天拿了你的两只馒头，不是也没给饭菜票！”海鸥说：“我倒忘了。还以为占了你的便宜。”远远地看到爱红款款地走来了。小柳忍不住说：“我总觉得你和爱红的闹不一样。爱红是真闹，你是闹着玩的，小两口过腻了，无事生出是非来。”海鸥说：“我也总觉得你心里偏向爱红，对我只是在应付。”

小柳还没想出话来回答，爱红就到了近前，很好看地一扬眉：“你俩在说什么悄悄话？”海鸥说：“说你呢，三四天没回去过夜，昨天回去恐怕是小别胜新婚呢！”好好地，爱红突然阴了脸，说：“他敢碰？我枕头底下搁着小刀！”小柳觉得这话就像发声表明，有说给自己听的意思。海鸥转变也快：“大清早怄什么气。来，吃一只电烤饼，小柳特别为你买的。”爱红接过去吃了两口，脸上逐渐恢复了原先的模样。小柳问：“一只够么，要不要再买一只？上山路顶累人。”爱红说：“我带了干粮。”

吃完电烤饼，爱红和海鸥都将手帕伸到小柳面前。小柳一愣，然后用海鸥的手帕擦右手，用爱红的手帕擦左手，并说：“我这样做很公平吧？”海鸥说：“貌似公平。可左手离心近，右手离心远。”小柳说：“你可错了，我是异心位，心长在右边。不信你摸摸。”海鸥说：“你让爱红摸吧！”说着，一抬腿，骑上车子走了。

小柳推动车子，但不能骑，此处正是上坡。走了一程，到了坡顶，才骑上去，他没作声，爱红就很默契地坐到车子后面。海鸥已将他俩拉下两百米。小柳刚想松开刹车。就听见爱红在耳边说：“让她去，莫追。”隔了一会，爱红在身后忽然问：“你的心的真的长在右边？”小柳说：“没那回事，蒙海鸥的。”

下完陡坡，来到平路上，小柳感到两只手悄然落在自己的腰上，温温柔柔地有一股暖意伴随而来。小柳见路上来往的人渐渐多起来，心里有点怕，犹豫了一下，还是没让那手从腰上松开。这样走了两里路，小柳忽然说：“有熟人来了！”后面的爱红迅速松开了手。刚做完这些，一个戴草帽的中年人，骑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旧永久车，迎面驶过，车后绑着一只大竹笼子，里面装满了公鸡母鸡。小柳叫声：“冯股长！”那人一点反应没有，径直走了。

爱红在后面问：“哪个冯股长？”小柳说：“你来之前，他在我们股里当股长，很有权，人挺正直，水平也不错，还准备让他当副局长。就这样遭到别人的妒忌。冯股长有个相好的女人，大家就捏住这只痛脚使劲整他，最后将他整到林工商公司里去当副经理，以后就每况愈下。”爱红说：“你怕是看错了哦，行财股的股长，再倒霉也不至于去当鸡贩子。”小柳蹬了几圈才回答：“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掌了这么多年的财权，总该有点过硬的关系呀！”

转了一个弯，看到海鸥站在路边。他俩忙下了车。海鸥用手帕扇着风说：“碰见冯股长了吗？就是那个鸡贩子！”小柳说：“鸡贩子倒是看见了一个，可拿不准就是冯股长。”海鸥说：“烧成灰我也认得他。他骑的还是财政局的那辆车子呢！”小柳说：“海鸥你就爱记仇，那年他把你从行财股撵到农财股，主要是嫌你算盘打得不好，也没别的原因。”海鸥说：“狗屁。反正结婚了，也不怕你们笑。有一回，他要摸我，我不让，还唾了他。”爱红说：“那你当时怎么不揭发出来？”海鸥说：“是我妈不让公开，她说那样做，等于是自己屎尿往自己脸上抹。”

说着话，路旁的坑里有夫妻俩在打架。哭闹吼叫声，听得一清二楚。男的骂：“臭婆娘，老子好不容易挣了几块钱，留着买烟抽，你这缩头乌龟吃了豹子胆，竟偷去供了菩萨！”女人哭：“还不是为你老子去还愿，七老八十的，总也不死，长年累月害病，把这个家都拖垮了。我不去求菩萨，还能求谁呢！”男的骂得更凶：“你这个臭婆娘，今天不去庙里将钱讨回来，我就用刀剐了你。”听到这话，爱红的脸一下子红了，催着快走。海鸥却听上了瘾，非要看个水落石出。小柳见爱红非要走，就说海鸥：“你是想从这女人那里学两招对付男人的办法哦！”海鸥果然中计，说：“他敢这样待我？他爸妈还没生出这样硬气的种来。”说着一推车子，走几步后，就将身子移到座凳上去。

车轮开始滚动在田间小路上，三个人小心翼翼地，不敢多说话了。走了约半个小时，就到了灵山脚下，往上全得靠步行。他们将两辆车子锁在一起，放在一个农户的家门口。车子一响，屋里出来一个女人，说：“车子放在这儿，丢了可别找我扯皮。”小柳忙掏出一块钱递过去，说：“给包烟钱，麻烦你帮忙看一下。”女人立刻高兴起来，让他们将车子搬进屋里放。还教他们，若是去庙里问签，心里先得想好问什么，不然签就不灵。乡下女人的话，他们听了也像没听见，一点不在意。小柳放好车子，抬头看到墙上有奖状写着：奖给双文明户，就朝爱红和海鸥努努嘴。她俩看了一眼，连忙捂着嘴到门外去笑。小柳细看，发现奖状旁边挂着一串避孕套。女主人也发现了，忙解释说：“一定是刚才家里没人，妇联主任送来的。”小柳不好和她多说，忙出门去追爱红和海鸥。

追到半山腰，海鸥累了，不再跑。爱红却还在拼命往上跑，不让小柳追上。小柳欲追，海鸥不让：“别追，她见了那东西，脸红得像熟苹果，连我也不让看。”说过后，又自语道：“也怪，都结婚大半年了，难道还没见过什么是什么吗？红哪门子脸呢？”小柳听了不说话，怔怔地跟在海鸥后面往前走。

### 3

灵山寺和灵山林场紧挨着，初一看，还以为是一个单位：就两栋房子，一上一下，分前后排列着。小柳有个高中同学在林场当技术员，他先去林场，问马泰在不在。那人说马场长下山要钱，去了好几天，说是今天回，但不晓得是上午还是下午。小柳听说马泰当了场长，就问是正职还是副职。那人说没有正的，就他一个副场长。小柳就吩咐，说马泰上午若回了，就告诉他，说财政局的柳股长的中午要在他这儿吃饭，一共三个人。出了林场，海鸥问：“马泰若没回，中饭上哪儿去讨？”小柳说：“你白在财政局待这几年，只要财政局的人上门，哪个单位敢不管饭！”爱红不信：“你别想得太美！我带着饼干，不怕中午没吃的。”小柳就伸出小指和她拉钩，打了赌。

出了林场后门就是灵山寺的大雄宝殿。殿门不远处有一只鸡笼，小柳打赌说这鸡肯定不是庙里和尚喂的，而是林场职工喂的。爱红和海鸥都不和他赌。小柳又打赌说，这灵山寺外



面看像个机关单位，一定是文革时建林场将旧庙拆了，后来落实宗教政策，就将林场的办公室归还给庙里。爱红和海鸥仍不和他赌。爱红还说：“是不是想让我将饼干输给你？”

大雄宝殿外面的走廊上，几个和尚正站在太阳里说话，议论去年发大水，今年年景恐怕仍好不了。大家意见很一致，没有争论，说的都是附和补充的话。一个才十几岁的小和尚，用粉笔在一块小黑板上写字。旁边一个中年和尚拿着一张纸条，嘴里念着：“通知，今天暮时课诵以后，接着开全体大会，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小和尚写完后，两个人又对照纸条检查一遍，见没错，就将小黑板挂在大殿门口靠左边的墙壁上。中年和尚夸奖小和尚说：“慧隐真聪明，要不了几年就可以超过慧明，将来显光师父一定会选你当接班人。”小和尚说：“刘师父太抬举我了，论学问谁也比不了你。”中年和尚说：“我没有受戒，能一辈子享菩萨的福就够了。”小和尚说：“现在连菩萨的福也不好享了，瞧他们光吃饭不做事，难怪慧明师兄要师父撵他们走。他们不走，这庙里的香火，恐怕维持不下去了。”和尚感到有人在偷听，猛地回过头来，见不是庙里的人，脸色才缓和下来。

小柳趁机凑过去问：“请问，有位姓释的师父在吗？”中年和尚说：“庙里的人全都姓释，你找的那位法号叫什么？”小柳一愣：“法号？只晓得他姓释。”叫慧隐的小和尚说：“天下人一入佛门，就都依了释迦牟尼姓释。”海鸥忙插嘴：“那你刚才怎么叫他刘师父？”中年和尚接过话题回答：“我是居士，可以称俗姓。”小柳说：“那我也叫你刘师父好了。”顿了顿，见刘师父没反对，又说：“我们是第一次来贵寺，请刘师父多关照。”刘师父问：“是参观还是拜佛。”小柳说：“她俩拜佛我只参观。”刘师父转身说：“慧隐，你喊一下夏师父，今天该她值班。”慧隐说：“她怕不会听我的。”刘师父说：“我喊也不行，前天做暮时课诵时，她打瞌睡，我在后面推她一把，这几天她一直不理我。她和显光师父是一个坑里的，仗着势哩！”刘师父边说边叹气。慧隐说：“那我就试试看。”小和尚顺着走廊一直走到尽头那扇门前，叩了两下，又叫了声夏师父，好半天、一个老尼姑才开门走出来，还挂着一脸的不高兴。

老尼姑在头里进了殿，小柳在身后小声对爱红和海鸥说：“她是个来享仙福的居士。”爱红问：“你怎么晓得？”小柳说：“她头上没烙点子，没受戒。”老尼姑擤了一串鼻涕，随手一甩，正好甩在海鸥的皮鞋上。海鸥挺生气，见门边的经幡垂得很低，就飞快地弯下腰，用经幡将皮鞋揩干净，然后，装着低头看那些写在经幡上的文字。

爱红心里搁着事，有些临时抱佛脚的味道，见了蒲团就跪上去。老尼姑忽然用很高的声调说：“点了香再磕头，这么急干什么！”爱红问：“哪里有香？”老尼姑说：“香在这儿。得给钱。”小柳这才想起自己本该先提醒一下她俩，进殿后要先往功德箱里放些钱才行。爱红和海鸥各自摸了一块钱出来，问：“钱给谁？”老尼姑用眼角瞥了一下，大约是觉得给少了，更不高兴，装作没听见。小柳忙上去招呼她们，将钱塞进功德箱里。老尼姑这时又开口说：“要是抽签，还得给五块。”爱红和海鸥一怔，相互看了看，但还是各自往功德箱里塞了五块钱。趁海鸥没注意，爱红忽然问小柳：“你怎么不——”小柳懂了她的意思，很严肃地说：“不管是大庙的菩萨还是小庙的神仙，我都很尊敬，但我从不磕头求他们。”爱红看他一眼，什么也没说。

老尼姑摸摸索索弄了半天，才将各处菩萨面前的香火点燃，然后就一声声地敲着磬，嘴里还不停地诵经。老尼姑点香时吩咐过，待磬敲响了再磕头。磬响时，小柳催他们快磕。爱红和海鸥推让了一番，终于是爱红先磕了。海鸥以为老尼姑还要为她敲一遍磬，谁知老尼姑待爱红磕了三通后，撂下了锤子，跑去张罗签筒。海鸥急忙问：“我的呢？我还没磕呢？”老尼姑半睁半闭的眼睛问了一下说：“地上蒲团多着呢，谁叫你刚才不磕。”海鸥无奈，只得在没有伴奏的条件下，闷闷地碰了三下。

老尼姑连丢了三次卦，要么全是阴卦，要么全是阳卦，反正菩萨是不准这么问。老尼姑问：“你心里想好问什么事没有，怎么老是不准？”爱红说：“还要想呀？怎么想呢？”老尼姑不耐烦了：“你这姑娘，什么也不懂。出嫁没有？出了嫁怎么和男人过日子呢？”爱红一

下子发出很大声音来，说：“我就问今年考武汉大学插班生班的事情，有没有希望！”老尼姑将卦一扔，一阴一阳，准了。爱红从签筒里抽出一支签，是第三十二签，中平。海鸥吸取了爱红的教训，先想好了问自己的前途。只一卦就准了，抽了个第九签，下下。

小柳说：“你两个的签都没抽好！”她俩不懂，他就解释：“你没看到武打片中，英雄落难时，总抽的下下签么！”她俩不信，问老尼姑。老尼姑要她们到隔壁去找慧隐写签文。

慧隐就是那受了戒的小和尚。海鸥见了，像要感化谁似的，甜甜地说：“慧隐小师父，你看我这签抽得如何？”慧隐也不答话，接过签一看，又翻开那本很厚的签文，用毛笔在一张黄纸上抄了四句话：第九签，下下，谋望，命里无时莫强求，何须日夜苦优优，莲花镜里何从见，用尽心思不到头。抄完了递给海鸥，也不说话，又接着抄爱红的，也是四句话：从来名利有天机，谋者虽众得者稀，倘不收心思忍耐，必然失计被人欺。抄完后，任她俩怎么问，慧隐一句话也不说。这时，老尼姑踱进来，见慧隐在收笔砚，就说：“这下下签硬是差些，上个月我外甥媳妇的一只银戒指不见了，跑来抽个下下签，结果，银戒指怎么也找不回来。”慧隐也不答话，低眉落眼走到远处了，才说一句：“夏师父，你别试我，我若和女人说了话，佛祖肯定会听到的。”老尼姑叹气说：“这个慧隐，小小年纪，慧根就是又深又长。从不和女人说一句话。”老尼姑说着话也走了。

侧殿里只剩下小柳、爱红和海鸥。爱红指着海鸥的签文说：“这苦优优的优字错了，应该是苦忧忧或苦悠悠。”小柳说：“可能是有意写成这样的，由忧到优，意义差别太大，解签文的人就有活动余地了。”一直没说话的海鸥，这时开口冒出一句：“这庙里服务质量太差，难怪和尚也会跑到统战部去打小报告。”

小柳见墙上贴着一张什么，就扫了一眼，并趁无人之际，将那张纸撕下来，揣进口袋里。爱红问是什么。他说等会儿再给她们看。正说着，外面有人问：“刘师父，看到财政局的三个同志了吗？”刘师父答：“有三个人，不知是不是财政局的。”

#### 4

小柳他们正待出屋，外面忽然吵了起来。来找小柳他们去吃饭的人，是林场的王会计。王会计一看到挂在殿门旁的小黑板，认出正是林场上个月丢失的。大概是王会计与这几个和尚有些积怨，来往没几句话，双方就吵起来了。和尚人多，王会计吵不赢，就动手抢。和尚虽然人多，都是些年老体弱的，走廊又窄，人多施展不开，王会计一人和他们打了个平手。

小柳有心想帮王会计一把，匆忙中，他喊了一声：“显光师父来了！”和尚们一听，连忙住手站着不动。王会计趁机夹着小黑板，从台阶上跳走了。

和尚们明白上了当，都把眼光对准了小柳他们三个。海鸥有些慌，大声埋怨小柳：“别人的事，你去耍什么聪明！”话里有讨好和尚们的意思。爱红在身后一把拽住小柳的衣服，小声说：“要不，我们到屋里去，把门撑起来，等王会计喊林场的人来救我们出去！”小柳说：“别怕，未必他们还敢开杀戒和色戒不成！”

刘师父带着几个和尚越走越近。突然，背后一声响，一直关着的那扇门开了，小和尚慧隐从屋里出来，正色道：“不得对香客无礼。得罪了香客，我们还能继续在这儿修行吗？”刘师父他们愣了愣，终于软下来。慧隐对小柳说：“你们可以走了。”小柳、爱红和海鸥赶紧穿过人缝，跑到了林场。

王会计已在办公室里摆好了茶和瓜子。见他们来了，就去厨房催菜。

小柳便掏出那张纸念起来：“《十月二日广州空难中出现的奇迹》，作者，安景。震惊中外的十·二广州空难事件中，死伤了一百多人，其中三位幸存者，只有表皮受了一点轻伤……笔者近日访问这三个人，现将其中秘密写在下面：一、三人的基本情况：冯锦标（男）现年三十二岁。家住佛山市石湾忠信路，现任佛山寺佛协秘书。黄昌华（男）现年三十七岁，家住广州市前进街，为人正直，信仰佛教。林婉明（女）现年三十四岁，家住广州市江南西路，为人诚实，心地善良，家庭信仰佛教。三人皆受雇于某商业公司，任业务员。二、到南普陀

寺打普佛：三人于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来厦门办事，并买好十月二日回广州的机票。不知怎么他们心里总有一种不祥之兆，便于九月三十日到南普陀寺，由监院德辉法师安排他们在十月一日凌晨四点三十分，早课随堂普佛。打完普佛后，三人登上寺后的五老峰，眺望大海，埋在心里的不安顿时烟消云散了。”凑在一边看的爱红说：“这个眺望的眺印成了跳。”小柳继续念：“十月二日六时许，他们在厦门机场排队领飞机座位的牌子时，忽然来了一个人插在他們前面，领去了十多张座位牌，而使他们领到九排 ABC 三个座位的牌子……飞机被劫持后……在广州白云机场紧急迫降……机翼撞到了停在机坪上的一架飞机头部……飞机后半部又撞上正在准备起飞的一架上海飞机，一声巨响，厦门——广州的二五一零号班机顿时断成两截，断的部位正好是十、十一排之间，正是插队那人拿走的那些座位……三人跑开几秒钟之后，飞机残骸就爆炸了……后来清理现场时发现，所有东西都已化为灰烬，唯有小冯带的《阿弥陀经白话解》、《竹窗随笔》和星云法师著的《佛光普照》等书，完好无损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王会计早就将菜上齐了，等读完才叫他们上座，边吃边说：“这庙里呀，真和尚就只显光师父和他们的两个徒弟慧明和慧隐，别的人都是过去一心只想享共产党的福，如今见共产党改了章程，就又来菩萨面前吃闲饭。”小柳问：“听说这庙里都快揭不开锅了？”王会计摇摇头说：“那倒未必。显光师父的德行很高，这两年光是国外捐的钱就有十几二十万，原先准备将旧屋扒倒，重盖庙宇，可去年以来就没听见议论了，依我的愚见，这可能是显光师父在用计，让那些假和尚吃不了这苦，自己离开走路。”

门外有人咳了一声，王会计一乍：“马场长回来了！”没待起身，马泰果然就进来了。小柳边握手边和他说了几句打趣的话。马泰坐下来后说：“我上你家去找你，你爱人说不晓得你去哪儿了，一脸的乌云，我怕听见炸雷，赶忙扭头就走。也难怪，你带这么漂亮的女伴出来玩，不发脾气的就不是女人！”海鸥一点不善，也发起攻击说，主人迟到，要罚酒三杯。马泰说：“只要你们能帮我弄到十万元财政周转金，喝三瓶我也豁出去了。”小柳按住马泰：“别逞能，上回见面你还说自己肝功能不正常。你也别喝酒，钱的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你只要用优惠价卖给我们每人一方杉木就行。”马泰看了王会计一眼。王会计会意地说：“正巧，场里正在处理一批烂杉木，按柴火的价，七分一斤。要的话，过几天派个车给你们送去。”海鸥说：“我不缺柴火。”小柳从桌底下踢了她一脚，她就不做声了。

小柳让马泰将报告拿出来。他只看了一遍，就吩咐马泰过几天派个人去拨款。

酒过三巡，小柳问：“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马泰说：“想办个制药厂。这灵山中草药多得很，制成成药后，价值就要翻上百倍。这一片大山都是林场的，可老百姓百分之大部分都是穷得丁当响。在我的任期内，不给他们带来点好处，问心有愧呀！”小柳说：“你还是那样血气方刚。我可是一点棱角也没有了。”马泰说：“不磨圆棱角，你能在机关里站住脚？”小柳说：“再说钱吧，我多给你五万怎么样。”马泰说：“不怎么样，就十万吧。这年头，十万可能干出二十万的事来，真有二十万，则可能当十万用了。”小柳点点头说：“你若是来当财政局长就好了。”马泰说：“这也难说，如今连和尚也朝你们要钱，这个家很难操持了。”小柳说：“你怎么晓得了？”马泰说：“刚才在路上遇着庙里的慧明和尚，他自己说的。昨天去了，今天又去，却不晓得你们星期天放假。”小柳说：“这些和尚也真有意思。”马泰说：“是有意思。去年年底抓计划生育，我让人在庙墙上写了一条标语：山区人民要致富，少生孩子多栽树。和尚们不让写，要写只能写少生孩子多拜佛。扯了半天皮，还是显光师父发下话，说栽树与拜佛是殊途同归，要和尚们别再闹。我从那时想到现在，也没悟出如何殊途同归。”小柳说：“我也想不出来，我们没有慧根。”

这时，有人进来在马泰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小柳听马泰说：“让他再等一会儿。”马泰回头接着说：“我觉得显光师父很像一个人。”小柳问：“谁？”马泰用手指蘸了点汤，在桌上先写一个又字，再加上一个右耳旁。小柳见了大笑。爱红、海鸥伸伸脖子，看清后也笑了。

吃罢饭，马泰告诉小柳，庙里的慧明和尚在隔壁屋里等他。

小柳过去，见果然是昨天上财政局要钱的那个和尚。慧明见小柳他们进来，弯腰作了一个揖，再叫：“柳股长，实在对不起，不知你要来小庙，没有安排好，请你多包涵。”小柳说：“我只是来看看，没什么。只苦了她两个，一片诚心来拜佛，却差点郁成心病。”爱红和海鸥一齐愤愤地说：“特别是那个老尼姑，太不像话了！”慧明忙赔不是：“几位若不计较，我就亲自给你们打一堂佛。”小柳望望门口的太阳，说：“只怕天色太晚了。”慧明说：“晚了不要紧，就在寺里吃桌斋席再回去。”马泰一旁插嘴：“灵山寺的斋席可是大名鼎鼎的，平常的人想吃都吃不上呢！”慧明说：“马场长再帮我留留客，斋席就请你作陪。”马泰说：“柳股长，不看僧面看佛面，吃了斋席再走。天黑不怕，我叫林场的汽车送你们回去。”小柳看看爱红，发现爱红正在看他，眼里的意思仿佛是要他答应留下。小柳于是点头同意了。

慧明起身先去，说是准备一下，等会儿来请他们去打堂佛。慧明走了几步，小柳将他喊住，递给他一张纸：“这是刚才我从庙里墙上摘下来的，还给你！”慧明说：“怪不得刚才刘师父不肯为你们办斋席，说你们偷寺里的东西，还告到显光师父那里去了。”小柳说：“那你是不是有难处？有难处我们现在就可以走！”慧明忙说：“哪里哪里！显光师父洞察秋毫呢，他叫刘师父一切听我的安排。”

慧明走后大约半个小时，两个小尼姑来请他们过去。开始，小柳还以为是两个小和尚，是爱红悄悄告诉他的。仔细一看，那手那脖子和那胸脯，果然是只有女的才有。马泰说：“我也去。我离得这近，却从未见过真佛！也去开开眼界。”

一进殿门，那钟磬和木鱼就一齐响了，四周香烟缭绕，两排僧尼分立，将佛经念得嗡嗡作响，肃穆神圣极了。小柳、爱红、海鸥和马泰，无不是身不由己的样子，一下子就匍到蒲团上去了。

接下来是抽签。这次是在后殿的一间净室里，由慧明、慧隐两个亲自打卦问签。他们四个却是一个个分别进去。慧明说：“这问卦，实际上相当于洋教里的忏悔，除了佛前弟子之外，是不能有别人在场的。”海鸥先进去，才几分钟就出来了，一脸的兴高采烈，双手按着爱红的肩膀蹦了三下，同时叫了三次：“上上签！上上签！上上签！”爱红问：“你问的什么？”海鸥说：“前途呗！”第二个是爱红，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出来。出来时，很忧伤地说：“我也是上上签！”海鸥说：“你是问婚姻——我晓得！”爱红几乎哭了出来。“他们说我俩会白头偕老！”小柳见爱红这个模样，也不和马泰谦让，一头钻进净室里去了。

慧明说：“你先想好问什么，再静思一阵，然后再抽签。”小柳说：“我什么也不问，我不想抽签。”慧明说：“那我给你看看面相和手相。”小柳说：“我也不想看相。”慧明一愣，隔一阵才说：“那你就静坐一会儿，我给你念一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见小柳没有作声，慧明示意慧隐，两人一齐朗诵起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小柳猛地站起来，说声多谢了，就自己开门往外走。

海鸥急切地问：“么样，你问的么样？”小柳眼睛一转说：“我问什么时候能实现精神文明！”他这话让爱红在嘴角上笑了一下。

只剩下马泰一个人了。马泰拿不定主意进去问什么签。小柳出个主意，让他就问林场的前途如何。马泰露出一丝苦笑：“也罢，场兴我荣，场衰我耻，林场的前途也就是我的前途。”言毕就推门进去了。

功夫不大，慧隐出来，请大家都进去休息。马泰见大家进来就笑着说：“慧明和慧隐都算定林场三日之内，必进一笔意外之财。”小柳也笑：“如今的和尚也精了，见你中午请我们吃饭，就晓得我会给你们弄一笔钱来。”马泰说：“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慧隐说，这笔钱不算财，不用还的钱才叫财。我这穷单位，谁会给了钱不让还呢？”

说时，慧隐捧来一叠佛门书籍，慧明让大家一人挑一本，拿去作个纪念。小柳挑了一本《暮时课诵》，爱红挑了一本《朝时课诵》。小柳将《暮时课诵》翻个个儿，想看看封底，发现封底印着《朝时课诵》几个字，原来他俩选的是同一本书。海鸥和马泰也各选了一本。

说了一会儿话，小柳提出要见见显光师父，慧明面上露出难色，用眼睛直瞪慧隐。慧隐装作没注意，只顾埋头整理那些书。慧明只好向小柳解释：“显光师父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外人一概不见，就连我和慧隐也不能轻易去打扰师父。”马泰也说：“我在林场干了七八年，见到显光师父也就七八次！”小柳说：“那年准备给和尚尼姑定行政级别时，显光师父定的是什么级别？”慧明说：“怪我无能，只给师父争了个副县级！”爱红、海鸥听了，一旁直吐舌头。慧明继续说：“幸亏这事没搞成，不然真是愧对师父。”小柳想起一个问题：“怎么不让显光师父当县政协副主席呢？”慧明说：“师父今年快九十岁了，早超了龄。我们倒没超龄，可道行不深，没有威信。”小柳说：“依我看，庙里的事，实际是你当家。”慧明慌忙说：“我可没这大本事，都是在听师父吩咐。”慧明神色紧张地看着慧隐。

慧隐不动声色，拿起多余的书往外走，转眼间，他也神色紧张地跑回来：“师兄，不好，有闹事的人来了！”

## 6

走到殿前，一个中年男人，正拖着一个女人，在台阶上挣扎。那女人嘴里苦苦叫着：“大慈大悲的菩萨，快救我一命吧！”几个和尚，尼姑拦呀挡呀都无益，那男人力大如牛，一膀子就甩开了，三步两步闯进殿门。男人喘了口气，吼道：“死婆娘，你把钱给哪个菩萨了？快指给我看！”

小柳身后的马泰这时叫起来：“高大全，你这是干什么？”叫高大全的男人一怔：“是马场长你呀，这死堂客瞒着我来庙里烧香，将我攒的一点钱全都给了泥巴菩萨！”马泰说：“你放开他，有话好说嘛。去年你还表态说争取三年内入党，这个样子能行？”高大全说：“那是被你的批评批晕了，瞎说一通。不过场里规定，要精神文明，不准求神拜佛迷信这一点，我可是没违犯。只有这个死婆娘，不听话，总是偷偷摸摸地往庙里钻。骂也骂过，打也打过，都无益，今天非要出出她的丑，把香火钱要回去，看她以后还有没有脸再来。”马泰说：“我给她讨个保，再不犯，你放了她，行不？”高大全说：“这是我自家的事，你场长的权力无效！”马泰生气地说：“看你以后还找不找我！”说着就走开了。

到了旁边，马泰对小柳他们说：“这人是二百五，场里的这条规定是偷着定的，让庙里和尚尼姑晓得了，日后怎么能和平共处？”小柳说：“这又不是政治局文件，保不了密，庙里早晚会晓得的。”小柳对马泰讲了昨天慧明在财政局讲过的话。马泰见和尚并不怎么恼怒，才放下心来。

爱红和海鸥这时记起，这就是早晨在路边垅里吵嘴的那对夫妻。

慧明对那对夫妻说：“你们吵架到外面去，别在殿里惊动各位菩萨。”高大全说：“我偏要看看菩萨到底是怎样发慈悲的。”说着就踢了女人一脚。女人忍着痛，没有哭。他又踢了一脚，女人仍不哭。高大全的火气也蹿了上来：“死婆娘，你对菩萨还真有感情啦，怕惊了他们的好梦——你哭不哭？”他一下比一下凶狠地连踢了三脚。女人被踢翻了，爬起来时，顺势在蒲团上磕了三下头。高大全一跳几尺高，走上去按着女人的头，拼命地往地上撞。撞一下，说一声：“你哭不哭？今天非要你在菩萨面前哭个够！”女人不做声，任男人打骂，一得空，就赶忙向菩萨磕头作揖。

高大全见女人忍得住痛，就改了主意，一把扭过女人，想让女人磕反头，将屁股对着菩萨。女人对这一点非常清醒，只要是对错了方向，她就不下跪，抗不过男人的蛮力时，宁肯直着身子摔在地上。折腾几下，未能如愿，高大全这时说：“我人打累了，手打痛了。懒得再打了。”大家听了这话，正欲松口气，以为这事该了结时，高大全走到香案上，拔出一把燃着的香，放到嘴边吹了吹，等露出明火，就抽了一支按到女人的手上。一股青烟咝地一声

蹿出老高，女人全身哆嗦起来。

小柳心头一紧，同时感到自己的手被人攥住了，低头一看，是爱红。爱红的手变成了青紫色，眼睛里，许多泪花在打着转。小柳轻轻说：“别这样，别人看见了影响不好。”爱红仍不松手，说：“我怕。像是他在打我。快叫他住手。”小柳抬头寻找马泰，找了几圈不见人。

小柳只好对慧明说：“这女人捐了多少功德钱？你们退给她算了。”慧明说：“功德箱是显光师父锁的，我们打不开。”隔了一会，他悄悄地说：“要不你和慧隐说说，看他能不能去给师父汇报一声。”末了又补一句，“别说是我的主意！”小柳便开始找慧隐，却总也找不见。问刘师父和夏师父，都说刚才还在这儿，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问海鸥，海鸥说：“刚刚还在这儿念经呢！这么多的和尚尼姑，都在看热闹，就他一个人还能念得了经！”

小柳正打算让爱红松开手，自己到别处找一找，忽听见殿后面传来一声：“阿弥陀佛！”声音虽低，但强烈得很，像空山中的回声，一下子就透进心里。和尚、尼姑听了，立即低头垂手，合起掌，跟着念了声阿弥陀佛。地上的女人，不顾香火的灼痛，爬到蒲团上一个连一个地磕着长头。

殿后转出一个和尚来，看模样不过五六十岁，慧隐一脸专注地跟在身后。

小柳正猜这人是谁，那和尚走到功德箱前，朝慧隐一挥手。慧隐马上用手中的一把钥匙，将铁锁打开，现出小半箱钱来。那和尚对高大全说：“都拿去吧！”高大全尚未反应过来。刘师父说：“菩萨开恩，发了慈悲，叫你把自己的钱拿去。”慧隐在一旁说：“刘师父，你错了。这位施主，你将这些钱全拿去吧，如果不是家里已到山穷水尽，你也不会这么对待自己的家人，是不是？”高大全忙说：“是的，是的，小民谢菩萨开恩。”一惊一喜的他，顾不上廉耻，脱下裤子，将功德箱内的钱一骨碌地装了进去。

那些没受戒的和尚、尼姑一看，急了，一齐拥到那和尚面前，唧唧喳喳地说，寺里一日两碗粥，这么多的钱却轻易给了一个不信佛的人，让大家看了心寒。那和尚也不作声，轻轻拂开众僧，走到那女人面前，以手加顶，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了好大一通。之后又说了一声起，那女人就真的站了起来，一脸的顺畅之色，完全不似刚刚挨过毒打之人。那和尚说：“女菩萨，我已注意你好久了，你不该待在凡俗之人当中，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举荐你去汉口归元寺受戒。”女人听了一口回绝：“法师好意我心领了，可我实在舍不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和尚叹了一口气：“本该是佛门中人却不入佛门，不该是佛门中人却赖在佛门。”说罢，径直往后殿去了。

小柳见那和尚人影不见，问慧明：“他是显光师父吗？怎么这样年轻？”慧明不作回答，只顾喃喃自语：“显光师父往外一站，我就觉得自己连草芥都不如。”

高大全前脚出殿，那女人后脚就跟了上去。海鸥冲她叫：“别理那牛东西，和他离婚！”那女人回头望了一眼，没说什么，依然去撵在前头的男人。

爱红忧伤地说：“妇女越解放命就越苦。”

小柳装作没听见。

## 第二章 暮时课诵（二）

7

等到斋饭斋菜全部搬上桌子，大家心情才好转起来。马泰直叫嚷：“庙里厨师有这么好的手艺，我可真没想到！”海鸥和爱红则小声嘀咕：“不是说和尚吃素，怎么鸡鸭鱼肉全有？”作陪的慧明不解释，只是一个劲地叫他们先将每样菜都尝尝。大家一尝，才发现所有的鸡鸭鱼肉全是假的，是用面粉掺上其他素菜做的。

小柳连连称奇。慧明又给他们敬酒。海鸥以为酒是假的，是白开水，端起来正要喝，却闻到一股扑鼻的酒香，便叫“怎么庙里能喝酒了？”慧明说：“尝尝！先尝尝！”一尝才晓得不是酒。问时，慧明笑而不答。小柳佯作生气，说不知真情，就罢吃罢喝。慧明只好说明，这是后山上一种竹子里面的水。马泰问是哪一种竹子，慧明无论如何也不肯说。

吃到一半时，小柳说：“其实，你们这种手艺，完全可以到城里去办个斋菜馆，肯定可以赚大钱！”慧明说：“我和师父讲过，师父不同意——也不是不同意，是不表态。”小柳说：“也许是庙里经济状况还没到必须走那一步棋的时候！”慧明说：“台前台后的杂事虽然归我管，庙里的真实家底只有师父和慧隐晓得。就我掌握的情况来看，不瞒你说，存米只够吃几天了。我说的几天，是只能煮粥，不能煮饭。”海鸥问：“你这桌斋菜是怎么做的？”慧明说：“师父点了头呗。师父点了头，只要不犯戒律，厨师什么都能变出来。”马泰问：“那是不是也给显光师父开了小灶？”慧明说：“那倒没有。开不开小灶，对于师父都无所谓，他可以辟谷，只要一开始辟谷，就可以一连十几二十天，什么东西不吃，什么东西不喝，人照样精神抖擞。”小柳说：“你手上没有财权，怎么管事？”慧明说：“没有办法，只好一天到晚撵大家出去化缘，弄得全庙的人都埋怨我。没办法，才听了林场王会计的话，到你们财政局去要钱。”

听到这话，小柳忙岔开话题，问慧明的身世。马泰不待慧明开口又将话题扯回来：“柳股长，咱们同学一场，想你不会怪我说真话。我和慧明作邻居不是一年半载，他的德行在庙里不是数一实实在在是数二。你们今天这种待遇，就连前年省政协的一个副主席来，也没享受到。说穿了，慧明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人，他是为了解燃眉之急，才这样做的。他不忍心看到庙里的香火在自己手里熄了。他要的数字也不大，五千元，这也是一个实打实的钱数。我帮他一把，也等于帮我一把。林场小卖部每年收入两万多，全靠的香客。不然，这大山顶上，鬼才来买东西。”马泰说了一大通才停下来。一直不吭气的爱红也开口说：“这个忙你帮得了。你就帮他一把吧！”

见海鸥也要说，小柳笑了：“海鸥你别说，我晓得慧明帮忙抽了一个好签，所以你要帮他说话。五千元并不算多，难的是找个合适的理由。那个报告肯定不行。现在好多单位连工资都难发出去，还能顾得上庙里的和尚？这个口子一开，说不定大家都会涌到庙里去吃现成饭。”

慧明想了几个理由，如修庙、塑像、修路，接待省佛教协会领导，筹办授法大会等，都被小柳一口否定了。直到吃完斋席，还没想出个合适的理由。

撤了席，喝茶时，小柳忽然问：“庙里有舍利子没有？”慧明摇头说：“若有舍利子，灵山寺就成圣地了！”小柳问：“有没有办法得到？”慧明欲言又止，禁不住小柳再三催逼，才说：“依显光师父的德行，圆寂之后，大概可以得到几颗舍利子。”小柳一拍大腿：“就这理由，你马上去写一个报告，就说防止显光师父圆寂后，舍利子遗失或流失，必须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如建玉石塔、黄金盘、特种薪柴等，故须财政拨款五千元，自筹三万元。这样的报告才能有效。说别的人都不清楚，但大家都晓得舍利子是千年难得的宝贝，你这一写，局

长不重视才怪！”慧明却犹豫起来：“这样写，师父晓得了会怪罪的！”小柳说：“你找张白纸盖上庙里的印，我帮你写。不过，我有言在先，日后显光师父圆寂，炼舍利子时，我们四个可都得来看看！”慧明说：“这好说。”

这时，天刚黑，庙里的钟声响了。慧明说该做功课了。小柳说反正有车送，干脆看了暮时课诵再回去。

## 8

大钟一响，和尚们一齐唱道：“炉香乍热，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金身，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訶……”

马泰准备汽车去了。剩下小柳他们三个，在一个角落里站着，不做声地观看，前面用一大块善男信女送的红布匾掩饰着。这是慧明特别安排的，主要是怕显光师父出来检查时发现了。但爱红仍忍不住对小柳说：“来了一整天，现在这庙才像是座庙。”正说话时，那边墙角有一阵小小骚动。

昏黄的烛光下，姓夏的老尼姑被两个年轻和尚撵出殿门。老尼姑一路低声哭泣着，嘴里数落：“庙里不要我，我这一把老骨头上哪儿去哟！”隔了一会儿，殿门外传来一阵人声：“夏师父，这点钱显光师父让你拿去好好安个家。”小柳他们听见这是慧隐的声音。

灯光下，还看见有个个人在众僧后面一晃不见了。小柳觉得那人应该是显光师父。

由于要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钟磬铃和木鱼的节奏比往日快些，功课也结束得早些。念完《祝伽蓝》后，和尚们转身向上，顶礼站了起来。引磬响了最后一声，和尚们都向殿外走。

慧明这时叫了声：“五分钟后，回殿里开会学习！”等人都走了，他才叫小柳他们出来。小柳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把夏师父赶走了？”慧明说：“显光师父来时，她还在打瞌睡。这种事以往也有，可师父他近段不知怎么的，只要谁出一点差错，就将谁撵出山门。”爱红说：“我看你师父肯定心里在筹划什么大动作。”小柳显得更关切地问：“你怎么晓得？”爱红说：“凭女人的直觉。”

这时马泰来说车准备好了。海鸥兴趣不减，非要看看和尚们怎么开会。小柳无法，只好要慧明通融一下，先开会，后学文件。慧明说这个不难，因为显光师父是不参加这种会的。

和尚们再次集中到一起，等慧明一宣布开会，刘师父就带头发难。主要是给显光师父提意见，说了一大堆，有说他不关心别人疾苦；有说他处分人太狠，一点后路也不留；有说他光会修行不会当领导……

见庙里开会和局里开会是一样的情景，海鸥顿时兴趣索然，连连说：“走吧！走吧！”于是慧明就出来送。小柳不解地问：“大家这么说显光师父的坏话，传到他耳朵里去了怎么办？”慧明说：“显光师父最不喜欢搬弄是非的人，没人敢去他面前打小报告，他自己又从来不听会，所以大家才这么放肆。”慧明又说：“意见只是意见，谁又奈何得了显光师父呢！”

临别时，小柳吩咐，要慧明过几天邀王会计一起去拨款。

林场只有一部旧解放。驾驶室怎么也挤不下他们三个。小柳就要站到车厢去。海鸥钻进驾驶室，爱红也进去了。汽车刚一发动，爱红忽然说她怕汽油味，要到车厢里去。小柳不能扔下爱红一个人在车厢里，只好让驾驶室空一个位子。

爱红靠在车厢的左边，小柳靠在车厢的右边。下山路，汽车虽然带着刹车，依然很快，三月的风很凉，小柳感到风直往脖子里灌，身上在一层层地起鸡皮疙瘩。正在畏冷，汽车猛地拐了一个弯，小柳没注意，一下子被甩到车厢的左边，差一点扑到爱红的怀里。

海鸥听到动静，从驾驶室里伸出头来问：“怎么啦？小心别出事。”小柳回答：“好险，就差一点点！”待海鸥缩回头去，爱红问他：“你说什么只差一点点？”小柳不作回答，隔了一阵才问别的：“你凭什么说显光师父要搞大动作？”爱红说：“庙里这种情况，不变变行吗？”小柳说：“到处都在变，也不知几年后中国会是什么样子！”爱红说：“若是能取消户籍制就



好了，那时，我就一个人跑得远远的，完全不用闹离婚闹得头破血流。”小柳想了想才说：“那时，我也说不定会学你跑得远远的。”

小柳感到有只手正在车厢边沿，一点点地挪向自己的手，他有点怕，正不知怎么办，车停了。海鸥喊他下去搬自行车。

自行车搬上车厢后，海鸥也爬进车厢，一边爬一边说：“今晚的月亮还真有点诗意呢！”

9

星期一上班，小柳从抽屉里拿出棉织厂的那份报告，将上面批的二十万改成十万。然后又将林场的报告上写了“经研究决定，拨给财政周转金十万元”等一行字，并盖上行财股的大印。办完这些事，他才开始一如既往地扫走廊。一边扫一边和上班的同事打招呼。爱红上班时，只看了他一眼。他说：“上班啦？”爱红没有理他。他想，这一定是在责怪自己昨晚不该胆怯。

正在猜测，李局长提着一只黑皮包进楼来了。小柳见李局长脸上气色很好，连忙从口袋里掏出灵山寺要钱的报告，尾随而去。

李局长刚坐下，小柳就进来了。两人相对一笑，小柳赶忙给李局长杯子里沏上茶。沏完茶，小柳并不着急办正事，而是说：“李局长，你晓得吃素的和尚，为什么不吃葱蒜韭菜和红苋菜吗？”李局长说：“那天，那和尚走后，我就一直琢磨这个问题呢！”小柳说：“我昨天专门为这事去了一趟灵山寺，总算问了个清楚明白。”

李局长一催，小柳就说开了：“从前，有个梁武帝，他不愿当皇帝，脱掉龙袍，拜在智功师父门下做了和尚。西宫娘娘极不情愿，就想破梁武帝的道行。一天，她派人给梁武帝送来一双僧鞋和一顶僧帽。智功师父见了，接过僧帽扔在地上用脚踩，却把僧鞋供在香案上。梁武帝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不敬帽子而敬鞋。智功师父就叫他拆了鞋帽细看。一拆才发现，僧帽是用女人的亵衣做的，僧鞋是用经书填起来的。隔了一阵，西宫娘娘听说梁武帝要宫中厨师做些素包子送去，就又想出了个主意，让人杀了条狗，做成狗肉包子。包子送去时，智功师父二话没说，一个人将一笼包子全吃了。吃完之后，一只黄狗从他袖子里跑了出来。智功师父看见西宫娘娘埋狗头的地方长出了葱，埋狗脚的地方长出了蒜，埋狗皮的地方长出了韭菜，狗血泼在苋菜地里，苋菜就变红了。所以，后来和尚的素菜里就少了这四样。”

李局长呷了一口茶，想一想后连声说，有点像。

小柳趁机将庙里的报告递上去。李局长一听说是为了保护舍利子，就提笔签了“同意拨款五千元”几个字。还一再叮嘱，要小柳对这件事要进行定期追踪检查。

小柳收了报告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棉织厂王厂长已等候多时了。小柳从抽屉里拿出他们厂的报告递过去，说：“批了。拿这个去拨款吧！”王厂长一看就说：“不是说二十万，怎么只有十万？”小柳说：“嫌少，那就等下一批吧！”王厂长忙说：“我只是问问，谢谢你，柳股长！”小柳说：“我还没谢你昨天的电烤饼呢！”王厂长说：“屁，改日再好好请你吃一顿。”

王厂长刚走，爱红就进来了。她将一包威化饼干扔在小柳桌上，说：“昨天输给你的饼干，你没工夫吃，留到今天吃味道就变了。”小柳晓得爱红不爱吃甜食，威化饼干很甜，显然是为他准备的。小柳拆开饼干袋，一口吃了两块，说了一句戏言：“好事成双嘛！”爱红嗯了一声：“你的胆只有芝麻大！”小柳叹口气说：“谁叫我们当初谈恋爱时，老打瞌睡，选错了目标呢！”爱红说：“你不想再选一次吗？”小柳说：“若是再选错了呢？”爱红生气了，扭头就走，走到门口才回头说了一句：“除非你瞎了眼！”小柳晓得自己说错话了，想解释，可爱红已经走了。

星期二、三、四，林场和灵山寺都没有人来。星期五中午下班时，慧明才来。小柳说：“若不怕不干净，跟我上食堂吃饭，下午再办事。”慧明说：“那钱寺里和林场都不要了。”小柳很奇怪：“怎么变卦了呢？”慧明说：“显光师父真的来了个大动作，他将刘师父等人全撵走了，没受戒的人中，只留下三个聪明肯干的。师父说寺庙也不是清闲享福之地，只要他

在世一天，这庙就不会重修，僧粥也不会改变，还宣布将这些年积累下来的二十多万元钱，全部借给林场办制药厂。我仍在庙里管事，但主要是与林场商量如何办厂。一应佛事，师父都交给了慧隐。其实，我心里早就明白，师父真正喜欢的是慧隐。”小柳安慰他：“那也未必，将来厂办好了，庙里的分红多，这实权不又在你手里。这就像那功德箱的钥匙。”慧明叹口气说：“我还得赶回去，刘师父他们一走，庙里的香火反而旺了起来，人手不够用，什么事都得亲自动手。朝时课诵和暮时课诵，连师父都得出面。”小柳说：“这么忙，下山打个电话来说，不就行了？”慧明说：“电话用不得，用多了，人会变懒。”

慧明作一个揖就走。小柳锁上办公室的门，一转身见爱红正站在背后。爱红说：“听说要搞小政府大社会，财政局的人要精简三分之二。”小柳说：“减那么多？”爱红说：“你说好还是不好？”小柳说：“也好也不好！”爱红说：“反正我是豁出去了！”走廊那头钻出海鸥，她问：“说什么悄悄话，这么神秘？”小柳说：“这年月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改革呗！”

小柳还未打开家门，下班的电铃声就响了。

这时海鸥还在爬楼梯。

爱红不在单位住，她正站在街边上，等一辆洒水车呜呜地驶过去。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完稿于黄州赤壁

### 第三章 白菜萝卜（一）

大河在家将锅里的剩饭剩菜都吃光了，然后到牛棚里将那头四岁水牛牵着送到十里之外的舅舅家，托舅舅喂养一个月，他说弟弟小河托人捎来急信，要他无论如何在近几天进城去帮一个月的忙。舅舅接过牛绳，同意大河进城去住一个月，顺便看看小河到底在城里干了些什么，他总担心小河在城里学坏了。大河说小河在城里有媳妇管着，不会出事的。

托付好水牛，大河返回家中，拿上几件衣物，又从地窖里取出十根甘蔗，便到公路边上去等中巴。

站了十几分钟，他觉得有些腹胀。正要去屙尿，一辆中巴驶了过来，他顾不上屙尿了，匆匆忙忙跳上车去。

上车后，大河就想睡觉，但是那泡尿憋得他非常难受，怎么也睡不着。熬了两个钟头，中巴总算到了黄州城。他在十字街叫了停车，然后抱着衣服和甘蔗跳下车去。

大河脚一沾地，小河的媳妇芙蓉就迎上来，说，哥，你怎么今天才来，我都等了两个下午。

大河顾不上答话，连声问，哪里有厕所？

芙蓉朝街对面指了指，说，过了宝塔大酒店，再过一个医院，旁边就有一处。

大河赶紧穿过街道，紧夹着裆走了七八十米，果然有座厕所。他正要往里钻，坐在厕所门边的两个女人扯住他的衣襟，说，交费！交费！

大河愣了一会，才明白上厕所得付钱。

他一边掏钱一边嘟哝，说，我这是给你们积肥，应该你们给我钱。

那女人说，这是城里，不是乡下，城里不需要肥料，只需要卫生。

这时，已有几点尿滴在裤裆里了，大河不再想别的什么，交了一角钱，跑着进了厕所。

大河将身子放空后，出厕所时感到无比地轻松，他这才觉得黄州城比他一年前来的时候又好看了许多。黄昏的太阳顺着老宽老宽的街道铺过来，惹得天上地下到处都闪闪发光。一些商店酒店的霓虹灯，早早地亮了，不时有漂亮的女人骑着红摩托一飘而过，长长的黑发像云一样散发着一一种让人心跳的香气。

芙蓉见他返回来，就问，黄州变了吗？

大河说，变好看了。

停了停，他又说，可我又觉得没变，或者是变丑了。

芙蓉说，哥，你好像变深奥了。

说着话，芙蓉就领着大河往住处走。

走到一家工厂门口，正碰上下班的人群，几十个女人挤成团往外走。芙蓉在头里穿过她们走过去。大河扛着甘蔗不敢走，就在路边等她们都走过去了，才撵上芙蓉。

芙蓉说，这么多女的，找一个回去做媳妇吧！

大河说，我没有这个福气。

芙蓉说，大嫂死几年了？

大河说，四年。

芙蓉说，你真能等，我还以为只死了一两年呢！

大河笑一笑没说什么。

走了半个小时，才到他们的住处。

小河夫妻俩带着三岁的儿子在城郊租了两间房子，然后每天早上到附近去将菜农们采摘的各种蔬菜收上百来斤，转手拿到集贸市场去卖。他们这样干了一年多，一点也没有撒手不

干的意思。

小河的儿子叫林林，他正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芙蓉叫他喊大伯，他也没有心思喊，只是扭头望了一下。

大河到两间屋子里看了看，见屋里虽然有沙发和席梦思，但仍和他们在家时一样，什么东西都是满地乱扔，裤头、袜子到处都可以看见，搁在房中间的痰盂里，满满一罐黄汤。

大河问，这房租是多少？

芙蓉说，一个月一百块钱。

大河马上算出一年就得一千二百块，不由回头看了看芙蓉。他想象不出，从前父母在世时，总说他两口子好吃懒做，骂也好，打也好，就是不肯下到田地里去干活，气得父母只好将房屋田地各匀出一半来，让他俩分家另过。现在光房租一年就得花这么大一个数字，其他的开销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哪来门路挣这么多的钱呢！

大河在屋里转了一圈。回头问芙蓉说，小河呢？

芙蓉说，这一段他做生意的劲头特别大，总要等天黑以后才回家。

大河正要说什么，外面有人大声叫，沈小河！

芙蓉一听到叫声，脸上就变了色，露出一派惊慌来。没待她答话，两个长得矮矮壮壮的男人就闯进屋来，见了大河，他们不由得一怔。

大河长得人高马大，那两个男人仰着脸将他打量了一阵。

芙蓉趁机说，这是我哥。又说，这是王立、王有，住在回龙山，也是进城来卖菜的。

大河说，我是但店的，我叫大河。别站着说话，坐吧！

王立和王有相互望了望，没有坐下来，依然站着说，告诉沈小河，别忘了我们的话，一个月的期限只剩下二十天了！

说完，他们扭头就走。

大河明白小河和王立、王有之间一定有什么事情，他将他们送出大门后，便问芙蓉，小河与他们怎么啦？

芙蓉说，都怪你弟弟太好色了！十天前，他到王立、王有屋里去打麻将，打到半夜里，他用手在桌子底下偷偷摸王立媳妇的大腿，被他们发现，非要他赔偿一千块钱的名誉损失费，不然就要将小河的手弄断一只。

大河吃了一惊，半天没有说出话来。过了一阵才缓缓地说，我还以为你能管得住他呢！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

芙蓉说，要你来就是为了对付他们弟兄俩。

大河一听说是叫他来帮忙打架，心里不由得来了气，但在弟媳面前不好发作，只好暂时忍着。

芙蓉在忙着做饭做菜，大河陪林林看了一会动画片，觉得没味，便出门去转转。

小河夫妻租的这房子的主人是女的。芙蓉说这女人叫佩玉，在街上摆了一间服装摊。她丈夫原先在集贸市场摆摊卖肉，后来不知为什么竟要跑到乡下去，偷偷割活牛身上的肉拿回来卖。害了十几头牛后，被公安局的捉住，关了三个月就枪毙了。丈夫一死，佩玉一人撑着，在城郊买块地皮盖了这座小楼。芙蓉说，佩玉和她聊过好几回，她倾尽积蓄盖这房子，就是为了再找一个可靠一点的男人，过安稳日子，只要中意，哪怕是乡里人也可以。

大河当时觉得芙蓉这话里还有话，像是有意说给自己听的。他有点好奇，想见见这个佩玉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这时，天色已黑下来，远远近近的许多窗户都亮了，但佩玉的窗户仍是一片漆黑。

大河在屋场附近转了转后，又顺着楼梯爬到楼顶上看黄州的夜景。这楼只有两层，太矮了，公家盖的那些大楼像山一样矗在眼前，就这么看去，他仍觉得够漂亮了。几百盏路灯分成两排，沿着大街扔珍珠一样铺得远远的，而且越远的越好看。

看了一阵，大河听到楼下有说话声，知道是小河回来了，就赶忙下楼。

小河见了他，很高兴地叫了一声哥。

大河说，你怎么才回？

小河说，还有点菜没卖完。

芙蓉说，这话你只能糊弄得了他。这黑了，谁还会去买菜。大概又去摸哪个女人了。

小河说，就算是去摸了，你吃什么醋！又不是真干，真干了看你怎么办！

芙蓉说，你以为我再没办法了？到那一步我让你试试看！

大河说，你们真是有肉嫌肥，要是也让你们守四年寡，再到一起，看还有没有工夫吵！

说着话，小河在头里进了屋。芙蓉跟在大河后面一脸不高兴。小河叫她给自己泡杯茶，她也懒得理睬。

小河不在乎，笑一笑后自己动起手来，边倒开水边说。算我不对，今天晚上你出去打牌，我在家里陪大哥好不好？

芙蓉一扭屁股说，别假惺惺的，你不是早就和佩玉说好了，等大哥来后，我们四人开一桌。

没待小河开口，大河连忙说，我不打牌，我在《村规民约》上签了字的。

小河一撇嘴说，狗屁哟，现在除了自己谁也管不了我。

芙蓉说，你只是不想让人管，其实管你的人多得很。

芙蓉说着就进了厨房。

大河自己找地方坐下后说，你找我来是帮你打架？

小河一愣后小声说，你莫听那婆娘瞎说，不过麻烦倒是有一点。这一阵总有一两个男的趁我不在，跑到屋里和芙蓉闲扯，还送一些搽脸的化妆品给她，我猜他们是不怀好意，想在芙蓉身上动歪心思。我想先下手为强，也不要你做别的，就在屋里待着，见有人来，就到外面去将那两块大石头抱起来，当着他们的面耍一耍，这些城里人，吃硬不吃软，你吓他一下，他们就像个孙子。

大河犹豫地说，我听说城里人水平高，读书多，我们恐怕斗不过他们。

小河说，你别小看了自己，中国最有心计的人都是农民。

大河被小河说糊涂了，便点头同意试一试。然后，他就和小河谈起家里田地的事。他告诉小河，说小河的麦苗前一阵有点黄，后来他帮忙浇了二十多担大粪，现在已转过弯来，变青了。

小河一听，不耐烦地说，田里地里的的事你做主就是，别跟我说，我不内行，说了也是白说。

大河有些生气，但忍着没发出来。他拿起一根甘蔗，又找出一把刀，一下下很用力地将节打了，将皮削了，然后三刀砍成四节。他扔了一节给林林，自己拿起一节，大口大口地嚼起来。

嚼了一阵，咽了些甜水，大河心定了一些，这才说，你们长年在外面这样干，总不是一回事，既赚不了大钱，又落不了户，不如趁早回去把家业做扎实些。

小河说，那也说不准，长年在外面泡，说不定哪一回就来了运气。

大河说，天下哪有那么多的运气。

小河说，你以前不总是说种田也靠三分运气吗？

大河一时无话。便坐在那里不停地啃甘蔗，并随口将甘蔗渣吐在地上。

芙蓉从厨房里端了一碗菜出来，放在桌子上，一回头见满地甘蔗渣便极不高兴地在林林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并说，怎么从来就教不醒你，叫你别把东西到处乱扔乱吐！

林林并不哭，他头也不回，顺手用甘蔗在芙蓉的大腿上敲了一下。芙蓉立即哎哟叫了一声。

小河正要说什么，林林抢先说，妈妈真没用，你打我时我怎么不叫？

芙蓉一时说不出话来。

小河笑着说，小杂种，黄州城里人打娘骂老子的习惯你倒学得百分之百了。

吃饭时，芙蓉上了六道菜，每道菜里都有荤。大河吃得痛快，便和小河一起将一瓶白酒都干了。大河还不停地用筷子蘸了酒，让林林尝。

他看着林林吮着筷子头说，做男人，不管是城里还是乡下，这酒可非得学会喝，不然就会受人欺负。

饭吃完后，大河和小河一点事没有，林林却显出许多的醉态，走路东倒西歪，一会儿说小河变成两个了，一会儿说芙蓉变成两个了，后来又说大河变成两个了，最后连电视机也变成两部了。

大家七手八脚地将林林弄到床上，哄睡着了，这才松口气。

坐下来，芙蓉刚提起不该让林林喝酒的话题，外面有女人叫道，小河、芙蓉，快来帮我一把。

芙蓉说，佩玉回来了。

芙蓉在前面走，小河在后面跟着。大河站起来，迟疑了一阵，又重新坐下。

刚坐下，小河在外面叫，哥，你也来吧，东西太重了。

大河出去，见一辆板车上堆满了成捆的衣服。天黑，他只分辨出板车边站着一个女人，似乎有点胖。

小河吃力地将一捆衣服从车上卸下来，却怎么也弄不到肩上。大河也不搭话，上去将小河分到一边，稍一猫腰就将那捆衣服甩到肩上，他用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顺带提了一捆。

大河边走边问，搬到哪儿？

佩玉连忙跑到头里将一间屋子的门打开，同时将电灯也开了。

大河将两捆衣服码好，回头又去板车上搬，小河、芙蓉和佩玉都站在黑地里看他一个人在那里忙碌着。大河一开始没注意，只顾埋头干活，待板车上只剩下最后一捆衣服时，他喘口气，并用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这时，芙蓉说，我哥真像一头熊。

黑暗中，佩玉哧哧地笑了几声。大河猛地觉得佩玉一直在盯着自己，心里不知怎的竟有点慌，他连忙弯腰去搬那最后一捆衣服。他忘了板车上快空了，用力将那衣服一拎，卸空了的板车的这端一下子翘起来，将他的小腿重重地碰了一下。

大河忍着痛，扛着衣服，走到屋里放下后，佩玉却在外面叫放错了。

佩玉说，这捆衣服全是毛呢的，不能放在楼下，得放在楼上。

大河想赶紧回屋看看腿伤成什么样子，站在那里有些犹豫。

小河在一旁说，哥，帮人帮到底嘛。

佩玉并不作声，顺着楼梯先上去了。

大河有些无奈地扛上那捆衣服跟了上去。

他按佩玉指的位置将衣服放好后，回头扫了一眼佩玉，不由得心里一惊，似乎觉得这是自己平生见的女人中最漂亮的一个。

大河不敢再看第二眼，说声多谢了后，转身就往外走。佩玉也没留他坐一会。

回到小河屋里，芙蓉责怪他，说，你怎么说多谢，应该是她谢你！

大河说，我觉得自己像到她屋里做了一回客。

小河在一旁笑着说，芙蓉你别故意追问，哥是老实人，见了好女人就怕自己会犯错误，就神经紧张。

大河有些窘，忙说，小河你别把我说走了样，我是腿被板车碰伤了，这会儿还痛得很呢！说着，大河就挽起裤腿，小腿上果然有一处伤口正在向外面渗着血珠。

芙蓉朝小河眨了眨眼，然后说，我去弄点药来。

芙蓉一出门就停下来，仰着脖子朝楼上喊，佩玉，我哥的腿砸伤了，你有药吗？

稍待一会儿，佩玉在楼上应道，有点紫药水，你来拿吧！

芙蓉说，我正忙着哩，你送下来吧！说完也不待佩玉回话，就进了屋。

隔了一会儿，佩玉下来了，进门就说，是不是还要我帮他搽上。

大家都笑着说，你搽的药，伤好得快。

佩玉没笑，她上前一把捏住大河的腿，另一只手用棉球蘸了紫药水便开始涂。

大河感到佩玉的手又软又烫，一股酥麻的味道，顺着腿爬遍了全身。他将眼睛盯着天花板时，听到小河和芙蓉在一旁笑个不停。

后来，佩玉一扔他的腿说，这样行了吧，我负责好得快。

大河低头一看，整条腿都被紫药水涂满了，蓝不蓝，黑不黑的光泽，在电灯光下闪个不停。

佩玉也不看他，说，一个大男人，碰破点皮，还要搽药！

佩玉说时，鼻孔里狠狠地哼了一下。

佩玉走后，大河气恼地说，这女人怎么像个疯子！

芙蓉说，哥，这事你就知道了，如今城里女人都这样，比男人还狠。

大河说，那怎么做事还要指望男人！

小河说，狠是表面的，那是一种爱的方式。

他们只顾说话，没注意到林林已将那瓶紫药水拿了过去，将自己的两只手都涂成了紫色。芙蓉发现后，将林林的屁股打了几下，然后弄了一盆热水，将那手按在盆里拼命地用肥皂搓，结果，林林的手没有洗干净不说，自己的一双手也被染成紫色。

八点钟，佩玉在楼上喊，要他们上去打牌。

大河身上的钱不多，不想打。小河便说如果手气好就多打一会，手气不好就少打一会。大河没办法。只好同意。

进了佩玉的屋，发现她已洗了澡，换上一套西服，身体各个部位凸凸凹凹地更突出了。

大河和佩玉坐对面，只要看到她的手或脸，他就心跳不止，乱了方寸之后，手中的牌就乱扔。说来也奇怪，几乎每次乱扔都扔对了，让他连和了几个七对。

小河不失时机地说，看来老天爷真的是在成人之美。

大河没有琢磨出这话的意思，佩玉却是明白了，轻轻地说两个字，臭美！

说时，她伸手摸了一个七万，她也不笑，一推牌，整个一副万一色加七对杠上开。小河和芙蓉一下子傻了呢。

小河输多了，便开始偷牌。开始两次成功了，第三次却被佩玉发现了。不但佩玉生气，芙蓉也生气，说难怪别人老找他们的麻烦，原来小河是这么个小人。

小河嬉皮笑脸地说，男人偷牌，女人养汉，这都不犯法。

佩玉马上说，芙蓉，你明天就去找个情人让他看看。

小河说，你光指挥别人，你自己呢，怎么就不想找一个？

大河一直没吭声，这时才说，要是不打牌就散了，我正想睡觉。

小河说，一点不错，我哥的住处还没安顿好呢。

佩玉说，安顿什么，我这楼上还有空房，床铺现成的，睡就是。

小河马上说，我哥真有福，我一直想在楼上睡一回，可总没机会。

佩玉不理他，一个劲地码牌。

这牌打到十二点时才散。小河和芙蓉也不交代什么就下楼去了，扔下大河一个人待在佩玉屋里不知如何是好。偏偏佩玉也不理他，只顾收拾屋子。

大河逼得没办法，只好开口问，我睡哪间房。佩玉一努嘴，指了指左边的一间屋子，大

河钻进房里，立刻转身将门闩起来。他隔着门听见佩玉在外面低声说了一句什么。

大河上床后折腾了好久，他听见对面房里有女人在痰盂里撒尿的哗哗声，便想起佩玉身上每一处胖得诱人的地方。老婆死后的四年，他还从没有觉得躺在床上是这样难熬。翻来覆去有些回合，他仍没听见鸡叫，才想到可能尚早，还可以睡个好觉，便听见佩玉在那边房里起来了。

他心想，佩玉是不是守不住寡要过来敲他的门。

过了一会儿，佩玉果然过来敲他的门。他吓得不敢作声。

佩玉敲了一阵，见无动静就大声说，大河，起来帮我搬搬货，小河早就出门卖菜去了，你还在睡懒觉。

大河从被窝里探头望了望窗户，虽然隔着帘子，但他还是看清了那些亮真的不是电灯光照的。

他匆匆爬起来，开了门不好意思地说，你家被窝太暖和了，我睡得不想起来。

佩玉不看，只是说，你把昨天的那些东西都搬到板车上去。

说完，她站到阳台上刷牙去了。大河在搬东西时，一朵朵雪白的泡沫不停地从高处飞下来，落在地上叭叭响。佩玉洗漱完毕，拎上一只花皮包，下了楼胡乱叫一声，芙蓉，我叫你哥给我帮点忙去了。

大河知道佩玉是叫他帮忙拖板车，他心里有些不愿，又不好推，便说，我还没洗脸呢！

佩玉说，你这脸洗不洗别人都认不出来。佩玉又说，走吧走吧，别耽误时间。

四周一个熟人也没有，大河再没办法了，只好拉起板车往街上去。

街上早起的都是些做生意的人，佩玉和他们很熟，边走边说些生意场上的话。他不大懂，那些话近似《智取威虎山》中土匪们说的黑话。

走到十字街，大河见到处是整车整担的白菜萝卜还有藕，等等。把街道挤得窄窄的，一辆客车老半天也穿不过去，急得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一边大声叫着，一边猛拍着车门。

佩玉对他说，你弟弟每天就是在这儿上菜，拿到集贸市场上去卖。

大河说，这些人都是菜农？

佩玉点点头。

大河说，那他们怎么不自己去集市场上卖呢，这么傻，有钱让别人赚。

佩玉说，这叫商品经济，有钱大家都赚一点。

大河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时，不也是这样？

佩玉说，计划经济不一样，它是有好处大家都沾一点。

这时，大河看见了小河。

小河正在一车萝卜前面，和一个光头男人讨价还价。大河叫了几声他才听见，却没有回答，只是点点头，便又和那人一分一角地争去了。

等了一阵，客车终于开走了。腾出路来，大河赶紧拖上板车往前走。佩玉在车后嘀咕，说交通警察大概人人都有两个老婆，所以从来没见过他们起早过。

佩玉在黄州商场地下厅里租了个摊位，大河将板车拖到后，佩玉让他搬货，自己在板车旁守着。大河扛着一捆捆的衣服往佩玉的摊位上走时，别的摊主都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盯着他。

佩玉最后进来。一见到她不少人就围上来，问她昨晚干什么去了，怎么今天来晚了。佩玉大声说，你们猜我昨天晚上和了一个什么？我和了一个万一色三豪华，只可惜不是硬的，不是自摸！

周围的人一听，都惊叫了一声，说佩玉，你这火呀，今天的生意怕是要让你一个人做了。

有好几个人立即算起来，如果是打十条的，这副牌能赢多少。

佩玉将摊子摆布好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交给大河，让他去过早。

大河没有接，他说，我有钱呢！



说罢，他转身就走。佩玉在背后吩咐，要他天黑之后来接她。

大河从地下厅里出来，在一个小吃摊上买了两个烧饼，边啃边顺着大街走。拐了一个弯，前面出现许多送小孩上学的女人。不知为什么大河竟停下来不走了，看着那些女人和小孩有些出神。

忽然，他觉得眼前走过的那个女人很眼熟，刚想细看，几辆汽车排着队驶过来，街上人多，汽车走得很慢，待它们腾出位置再看时，那女人已不见了。

大河仿佛看见那女人手里拉着一个小孩，便想她若是送小孩上学，一定会原路返回来的。他闲着没事，便索性在街边等。

等了二十几分钟，那个女人果然出现了。

见她迎面走来，大河忍不住兴奋地叫，周玲！

那女人一怔，随即笑一笑，说，大河，你怎么在这儿？

大河说，刚才，我看见一个人像你，就在这儿等！

周玲说，你还像从前那样傻。

大河说，既然走过去，就要回转来，这是常理嘛。

周玲说，你也进城做事了？

大河说，没有，我给小河帮点忙。

周玲说，没有就好，若进了城，想回去也回去不了。

话里有些伤感。

大河说，你还好吧，丈夫现在干什么？

周玲没有回答，反过来问，你有孩子吗？

大河说，没有，她死了好几年。

周玲说，怎么不再找一个？

大河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再找一个。

周玲叹了一口气，说，不急也行，再找就得找一个如意的。

又说了几句闲话，周玲便要走。

大河在她背后说，你还没告诉我你住哪儿呢？

周玲没有回答，径直走了。

大河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后，那张有些苍白的脸还在眼前晃动好一阵。

大河从恍惚中清醒过来以后，用拳头捶了几下自己的头，嘴唇动了几下，也不知自己对自己说了些什么。

他在街上漫无目标地转到太阳升到楼房顶上时，才打定主意去看看小河怎么个卖菜法。

集贸市场里乱糟糟的，大河刚一进去，就碰上两个女人打架。

两个女人长相都不错，一个穿着裙子，一个穿着大衣。穿裙子的骂道，你是个婊子。穿大衣的则骂我操你妈。穿裙子的马上问，你拿什么操。穿大衣的说，我拿棍子捅。穿裙子的没占到便宜，便扑了上去。

大河在一旁听了半天，才弄清楚，是穿裙子的女人不小心将买的一支藕碰着了穿大衣的女人，其实也就指甲大小的一小块泥。穿大衣的女人开口就骂她眼瞎了，夜里让男人搞糊涂了等等。

打了半天，也没人上去劝。大河心想，这城里的女人连乡下的泼妇都比不了，他要走，却走不开，围观的人在他背后围成了铜墙铁壁。

大河又站了一会儿，看两个女人总也分不出个胜负，就不耐烦地上去，伸出胳膊从中往两边一分，说，别打了好不好，打得一点也不好看，反而耽误大家的工夫！

女人正盼着有人来劝，便趁势分开，拿上各自的东西欲走。刚走两步，又同时回过头来，叭地吐了一口痰。

两口痰正好一口吐在大河的左膀上，一口吐在右膀上。

周围的人都哄笑起来。

穿大衣的女人在人缝里回头说，谁叫你这个乡巴佬来的事。

穿裙子的女人顾不上说话，她猫下腰将地上断成几节的藕拾起来，往篮里放。

大河气度很大，不一会儿就不生气了。他想起周玲，他觉得周玲绝对不会像这两个女人那样不要脸。

他在集贸市场里找小河时，不断有人问他买菜吗？他总是摇头说不买，他在找人，接着就说了小河的名字。问他的人都不回答他，只顾和他身后的人打招呼，依然一句句地问别人买不买菜，要点什么菜。

大河正走着，又有人问他，买萝卜吗？

他听见声音很熟，一扭头，正是小河。

小河见了他，说，哥，你来做什么？

大河说，我想看看你怎么做生意，不亲眼见一见，我总不放心。

小河说，我的事你想关心也关心不了。

大河说，不见得，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你不是说过叫我来帮忙吗？

小河说，我只是叫你在家里守着。

大河说，家里有芙蓉呢。

小河说，我昨天的话你都忘了？

大河想起来后，有些理亏，就小声说，还不是你们想巴结佩玉，害得我大清早就被她喊起来当打工的。

这时，有个男人提着一只大篮子走拢来。小河撂下大河连忙笑脸迎着，问他要多少萝卜。

那男人却问，你这萝卜几多钱一斤。

小河说，价是一致的，如果你买得多，我可以每十斤让半斤称给你。

那男人说，干脆就让一斤。

小河说，算我白站了这一早，刚好来了客人，我得赶回去。就让你八两，保个本算了。

那男人说，行，称五十斤吧。

## 第四章 白菜萝卜（二）

称完萝卜，那男人就走了。大河见小河仍站着不动，就问，你不是说赶回去吗？

小河白了他一眼，说，这是做生意，你不懂就别问。

大河一时无话，站在一旁有些尴尬。

僵了一会儿，小河又主动说，昨夜你和佩玉怎么睡的？

大河说，又不是夫妻还能睡一间房！

小河说，你真是和尚的鸡巴——白长的，佩玉留你在楼上睡，那意思不是明显的吗！

大河说，她是城里人，会看得上我？

小河说，你真不开化，如今城里的有钱女人，就喜欢乡下人的原始味。

大河正要说话，忽然觉得不对头，忙问，你怎么知道这些？

小河不高兴地说，在乡下，你是师傅我是徒弟，进了城，我是老师你是学生。

大河忧心忡忡地说，小河，我们兄弟一场，我说句实话，你可别做对不起芙蓉的事。

小河往远处扫了一眼后，也不搭话，只顾弯下腰将担子里的萝卜匀得两端一样多，然后将刚才卖萝卜的钱塞到大河的口袋里，并让他退到一边去。

大河问，怎么啦，有强盗？

小河说，收税的来了。

大河退到后面的台阶上站着，不一会儿，一个提着黑皮包的女人走到小河跟前。大河听见小河很恭敬地叫她马同志。

马同志说，小河，今天你打算让我扯多少票？

小河说，扯多扯少还不是你马同志成大姐的一句话，你要照顾我，我今天就有口饭吃，不然就只有饿肚子了。

马同志说，那行，就按昨天的标准交吧！

小河忙说，那可不能。

马同志说，你不是说，我照顾了你，你就有饭吃吗，你这长时间没有挨饿，那不就说明我已照顾了你！再别多说了，就按昨天的标准交吧！马同志说着，从黑提包里摸索出一本票据，抬手就要撕。

小河见了，忙伸手一把将她按住，嘴里连连说着，马同志你做点好事，千万莫撕这么多。

马同志将脸一乌，说，我是执法人员，你别这样好不好！说轻一点，什么都可以，说重一点，你这是抗税！

小河缩回手说，我对你连巴结都巴结不过来呢，哪敢有别的行为。我是实在有难处！

马同志说，叫你交定税你又不愿，天天收你又扯皮，你是自己不想干还是不想让我干呢？

小河说，哪样都不是，税肯定要交，但得实事求是，让人交得心服口服。

马同志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让我倒过来向你们交税，你们的心和口也还不服。好吧，我不和你扯，今天就少交一点。四块钱，总行吧？

小河依旧哭丧着脸说，昨天卖菜椒，几块钱一斤，也只交五块钱，今天这萝卜才几角钱一斤，还要交四块，我实在交不起。一大早到现在，连一个萝卜皮都没卖出去。

马同志说，你这话哄谁，你今天就打算卖这点萝卜？那恐怕真要喝西北风！

小河这时开始一只接一只地掏口袋，掏了半天也只掏出一把毛毛票。

马同志睬也不睬，随手扯了两张票往篮子里一扔，说，票我扯了，交不交由你。

马同志扭头扬长而去。

小河从篮子里捡起税票，随后追上去。大河看着小河交了钱，又返回来，便说，你不该

这样，反正躲不脱，不如主动交了。

小河说，哥，城里的事你一点不懂。说着他压低嗓门，说，你以为她真的撕了四块钱的票，你看看吧！

大河看见小河手里的票才一块伍角钱。

小河说，你莫以为收税的敢在我们面前将事情做绝，她其实也不愿将我们得罪了，她的工资和奖金现在都浮动了，所以对我们也只有半真半假。

大河没料到小河对城里的事已看得这样深了，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趁闲着，小河又说，哥，和你说句实话，女人从来养不了家，到关键处，还是亲兄弟可靠。我到城里来两年，对这一点认识可深了。你叫我要对得住芙蓉，可你知道芙蓉是不是也在想逢事是不是对得住我？

大河没有把握，仍然说不出话来。

小河说，跟你说实话，王立的媳妇早就和我睡了，是她找的旅社，又不要我为她花一分钱，这样的事哪个男人不愿干。

大河说，现在可好，闹出事来了！

小河说，你不帮我我也不怕，睡了人家媳妇，就算挨顿打也值得。

小河说，既然来了，我怎么不帮你呢！

小河说，这才像个亲哥哥。

小河要大河没事多在家门口守着。大河认为小河一人在外卖菜更危险，他得跟着才是。小河告诉他，集贸市场这一带，是一个叫虎儿的人的地盘，虎儿是黑道上的名人，没人敢惹他。在这儿做生意的人只要向他交保护费，准保平安无事。小河说他每日都向虎儿交十块钱。

大河不解地问，虎儿怎么比警察还厉害？

小河说，虎儿不怕死，不要命！

大河说，警察不也是不怕牺牲吗？

小河说，不怕死和不怕牺牲不一样！死是真的，牺牲有假的。

说着话，大河感到肚子饿了，便要再去买烧饼吃，还问小河吃不吃一个。

小河听说佩玉没有带大河去过早，就有些气，不过不是气佩玉，而是气大河。

小河要大河今晚无论如何也要将佩玉睡了，只要睡一晚，明天佩玉一定会请大河过早。小河还断定，佩玉夜里一定没关门，只是虚掩着，大河只要有胆子去推就行。

大河在烧饼摊上买烧饼时，忽然见四周做小生意的人都齐齐地笑起来。他回头一看，一个精瘦的年轻男人正拿着几只羊肉串边啃边走。

卖烧饼的老头拿起俩烧饼，笑吟吟地说，虎儿，羊肉串太辣了，吃个烧饼解一解。

虎儿接过烧饼，咬了一口后问，没人找你的麻烦吧？

老头说，没有，就只收税的来缠了一阵。

虎儿说，这税你可得交，和他们闹，可不关我的事。

老头说，那是那是，我听虎儿的。

虎儿一扫眼发现了大河，就走过来，冷不防用肩头撞了他一下。大河觉得劲头很足，但还是能抗得住。

虎儿一笑，说，不错，想到我手下来做生意吗？

大河愣了愣说，我不做生意，我只种田。

虎儿说，种田好，种田的人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大河被这话感动了，心里觉得虎儿的确很不错。

他回到小河那儿，说了和虎儿见面的情况。小河责怪他怎么不先和自己打个招呼，他说他一直想找机会和虎儿拉上关系，可虎儿总瞧不起他，除了收保护费以外，从不和他往来。

小河要大河帮忙看一下摊子，自己去和虎儿说一些情由。大河不肯，他不让小河去和虎

儿多接触，他认为和虎儿这样的人打交道毕竟是要吃亏的，因为虎儿是流氓地痞一类。小河反驳他，说如今的社会不流不痞就吃不开，越流越痞就越能出人头地。

大河说不过小河，就干脆不说，一扭头走开了。

往回走的路上，大河一直在想周玲。他认为周玲一定也像佩玉一样，靠卖服装，赚钱过日子。

正走着，路边几个摆地摊的人，忽然疯了一样，将各样货物塞进大包或筐里，然后飞一样跑开了。一个老太太跑不动，见大河闲着无事的样子，就靠近他哀求说，大哥，帮我一把，工商所的人来了。

大河也不知道原因，见那老太太慈眉善眼的，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手接过老太太的编织袋。一手扯上老太太，学着前面的人，往街边的小巷子里躲。

进了小巷，大河停下脚步，回头见老太太脸色都变了。他问了几声，老太太才点一下头表示没事。歇了一阵，老太太喘过气来，才说清她是从乡下来的，做点绳头布脑的小生意，没有办执照，所以总怕被工商的人捉住。

大河听老太太说她是溢流河的人，就想起周玲也住在溢流河，他忍不住向老太太打听起来。老太太说她听说过周玲，说周玲当初是嫁给了黄州城内的一个体户，那个体户还花钱为周玲买了个户口，还说周玲是挺着大肚子和这个个体户结婚的，结婚后，三朝未滿，孩子就生下来了。

这些事大河都听说过，他想知道周玲现在的情况，老太太却不知道。不过她答应有机会帮忙打听打听。

和老太太分手后，大河钻出小巷，刚才跑急了，他似乎有些迷路，转了半天才找到考棚街。

大河走到离屋子十几米的地方，就听见芙蓉在屋里大声地笑着。林林抱着半截甘蔗在门口一心一意地啃。走近了后，他听见屋里有两个男人的声音。

他招招手，将林林唤到身边，小声问屋里的人是谁。林林摇头说不知道，他们一来，芙蓉就给他半截甘蔗让他到门口玩。

芙蓉在屋内听到动静，就大声问，林林，谁来了？

林林说，大伯回来了。

大河听到屋里桌椅板凳乒乒乓乓地响起来，他想起小河的吩咐，便走到屋场的边上，瞅瞅那块三四百斤重的石头，一猫腰一咬牙就抱了起来。

大河抱着石头转过身来时，两个男人刚好从门口出来，见他这副样子不由一愣。大河一使劲，大石头轰隆一声摔在他俩面前。

大河对他们说，小河是我的亲弟弟，芙蓉是我弟弟的媳妇。

说完，他又抱起大石头，放回原处。

那两个人不知说什么好，傻傻地瞅了几眼大河，便撒开步子走了。

大河进屋后，见床上虽然很零乱，但被窝基本上没打开，心里才多少有些踏实。

芙蓉将一只歪了的椅子，重重地扶正，然后没好气地说，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

大河说，小河是我弟弟，你是小河的媳妇，这还有什么意思呢！

见芙蓉不说话，大河又说，我记得你原来不是这样的。

芙蓉说，我现在怎么样了？

大河被这话问住了。

芙蓉说，我告诉你，这是城里，和乡下不一样，城里哪个男人不和别的女人玩，哪个女人不和别的男人玩，城里的女人只要不当妓女卖淫就算不错了！

大河想起小河说的那些事，就觉得有些理亏，对不起芙蓉，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端起来走到门外，和林林逗笑。

芙蓉在屋里乒乒乓乓地弄得一片响，跟着就有油香飘出来。大河明白芙蓉这是在做午饭了。

大河和林林逗了一阵，便感到无聊。他将茶杯放在窗台上，正打算到附近走走，芙蓉从屋里咚咚咚地出来了。她也不打招呼，只顾一个劲地往街上走。

大河忍不住问，你去哪儿？

芙蓉头也不回地说，我怕你的亲弟弟饿死了，换他回来吃饭。

大河连忙进屋里看，见饭菜果然都做好了。

半个小时以后，小河才回来，一进门手也顾不上洗，就拈了两块豆腐塞进嘴里。

吃饭时，大河几次想将芙蓉与别的男人在屋里嬉闹的事对小河说，话到嘴边又忍住了。

饭后，小河拿了一盆脏水到外面去泼，发现大石头挪了位置，返回时，他问，上午家里出了事？

大河没有再瞒，就将那事都说了。

小河听了很高兴。

大河却不高兴地说，他们若再来，未必要我真的动手打他们？

小河说，放心，他们比兔子还精，绝对不会来吃眼前亏。

大河说，其实你也别太担心，要是他们和芙蓉真有那回事，就不会两个人一齐来。

小河说，哥你不知道，城里人如今越来越邪，经常有一大群男女在一间屋里互相乱搞的。两个奸一个的事就太多了。

大河说，这么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还不如回家种田稳当。

小河说，越是危险的地方，发财的机会就越多，种田种到死也没好日子过。

说着，小河打了一个哈欠。小河早上起得早，芙蓉每天中午去换他回来补睡两三个小时。

小河上床睡了以后，大河突然感到很无聊，他也想找张床歪一下，但楼上的门却被佩玉锁了。

他在门外转了转，无意中发现屋场边有些空地，平整一下就能种些东西。

大河有些兴奋，便开始满屋找工具，昏昏晃晃都找遍了，只找到一把秃得不成样子的小锄头。他拿在手里掂了掂，忍不住嘟哝一句，这哪是锄头，是只挖耳勺。

大河有点有劲使不上的感觉，挖了半天，才弄出桌面那么大小一块地，他朝掌心唾了一口，更加卖力地干起来。

城里的闲地，比乡下的那些地肥多了，一锄头下去，就有一股泥香喷出来，除了玻璃碴多些以外，其余什么都好。大河每挖一锄头，就要弯腰拣出一大把碎玻璃片。一块地没挖成，玻璃片就集了一大堆。

正挖得起劲，一个脏不啦叽的中年男人，手提一只黑糊糊的编织袋走过来，冲着他叫了一声大河。

大河一愣，问，你怎么认识我？

那人说，我是松柏呀！

大河还是认不出来。

那人说，前年乡里搞农民运动会，你是扳手腕的冠军，我是亚军。

大河听他这么一细说，终于看出一点熟人模样来了。他说，松柏，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

松柏苦笑一下说，我这样子是难看，可只要有钱赚就行。

大河说，你在干什么？

松柏说，捡破烂。

大河说，捡破烂也该把自己弄干净点。

松柏说，我又不想当城里人的姑爷，再说若是穿得好，人家就不让你捡呢。

大河说，能赚多少？

松柏说，捡一年破烂可顶种十年田，又不交税，就是名声差点。

大河说，你怎么想起来干这一行呢？

松柏说，开头只是偷偷地试一两次，后来觉得这事最容易，就长期干了。

松柏指了指大河从土中捡出来的玻璃说，这玻璃你要吗？

大河说，我要它干吗！

松柏连忙蹲下去，将碎玻璃一块块地装进袋里。装完之后才说，这点东西可卖好几角钱呢！

大河问他为什么不在家里种田。松柏说如今种田太没意思了，说是没人管束，可以自由创造，可种田的事没人管是不行的。大河很同意松柏的看法，说如今该管的没人管，不该管的倒被管得死死的。松柏劝他也来城里找点事做，大河坚决地摇了摇头。

说了一阵话，松柏找大河讨碗水喝。大河进屋倒水时，小河在床上睁开眼睛问外面的人是谁，大河简单地说了几句，就端上茶杯往外走。

小河从床上一跃而起，一把夺过茶杯说，别让捡破烂的损了我的财气。

大河说，小河你不能这样，都是乡亲！

小河说，我最瞧不起这种人，没本事在城里待，就干脆回去盘泥巴。

大河说，你是说我？

小河说，你怎么起疑心了！

弟兄俩在屋里争了一阵后，大河出来时，松柏已经走了。

大河非常不高兴，转身对小河说，他不在城里待了，他要回但店老家去。小河见大河生了气，就软下来，一个劲赔不是。大河还是不依，一定要走。小河逼得没办法了。

他哭丧着脸说，哥，难道你就忍心看着自己的亲兄弟被人打残废吗？

趁大河没回过神来，小河接着说，我要是真被那王家兄弟收拾了，这后半生还不是得靠你这个亲哥哥来养。

大河愤愤地说，我宁愿养你一生，也不愿看到你变成一个六亲不认的吃混饭的人。

小河说，下次你再有朋友来，我请他喝酒还不行吗？

大河不再说话，弯腰拿起锄头又去弄那块地。

小河说他去换芙蓉回，走了几步又回头吩咐，要大河在天黑之前到集贸市场去接他。大河没有吭声，只顾埋头整理菜地。

大河弄好一畦菜地，正在琢磨第二畦菜地怎么弄时，天慢慢地变暗了。大河记起小河的吩咐，刚要动身去接他，忽然记起芙蓉到现在还没有回。

小河说过，天一黑集贸市场里人就稀少了，说不定王立和王有会趁机使暗招。

大河在门口向四处伫望，终于将芙蓉盼回来了。芙蓉不知遇上了什么好事，出去时的样子全不见了，浑身上下一副喜气洋洋的味道。大河不好问为什么，交代了几句就往集贸市场里赶。

大河来到集贸市场时，小河劈头盖脑就是一句，说，你怎么才来，天都黑了。

大河说，你媳妇一回我就来了。

小河也不多说，他吩咐大河守着摊子，自己去有点事，马上就回。

小河像一阵风那样走了。

大河在摊子旁坐着，周围的人已经很少了，剩下来的几个人在轮番叫着要贱卖手中剩下的那点菜。小河篮子里的萝卜已经卖完了，剩下的是一些白菜，大河想这大概是小河下午去哪儿上来的。

坐了一会儿，有个穿黑衣服的老头出现在眼前。老头提着一只篮子，在地上摸索着找那废弃的白菜帮和烂了半截的萝卜等。大河看得出神之际，空地上又冒出了好几个这样的人，

其中还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

大河有些不解，见不远的地方也有一个守摊子的男人，就走过去和他搭话。说了两句，他觉得声音有些熟，细一看，竟是王立。

王立也认出了他，冷冷地说，你是让小河腾出工夫来做坏事。

大河说，他要做了坏事，公安局还会饶他？

王立说，公安局饶的人太多了，可我不饶人的。

大河不想和他说这个，指着正在地上寻找的那几个人问，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王立说，没钱买菜，就只好这样！

大河不信，说，城里人也会没钱？

王立说，城里的穷光蛋也不少。

大河觉得不可思议，回到摊子上还不停地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不可能。

小河去了半个小时还没回来，大河一个人坐在那里有些急，他看到王立收摊走后，便坐不住了，便挑上担子到集贸市场的入口处去接应。

刚走到那儿，迎面碰上虎儿。

虎儿不认识他了，一瞪眼说，我怎么没见过你，想在老子眼皮底下玩把戏？

大河忙说自己是替小河帮忙的，他又把早上买烧饼时碰见他的情形说了一遍。

虎儿记起这事，他笑着擂了大河一拳。大河觉得虎儿的拳头很有力量。

这时，小河匆匆从街对面过来了，他朝虎儿点点头，转身对大河低声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若是让熟人看见了多不好！

大河说，又不是捡破烂，有什么不好。

小河说，我是怕他们对芙蓉说了，让她起疑心。

大河说，那你这长时间干什么去了？

小河说，你怎么先怀疑起来了。

大河说，你们夫妻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女的一出去就是半天，男的一出去就是半夜！

小河听出话里的意思，忙问，芙蓉出去干什么了？

大河说，我若知道不就对你说了。

小河听大河说了芙蓉回家时的模样，随口骂了一句脏话，便急急地往回赶。大河怕出事，便一路跟在后面劝，要他千万别胡闹，又没个把柄。小河开始还喋喋不休地说，今天他非得问个清楚明白不可。快到家时，语气就有些软了，脚步也慢下来。

大河趁机说，你自己若是真过得硬，你就问，若有漏洞，那就先忍一忍。

小河没有回答。

大河先进屋，他一进去就看见芙蓉已将饭做好了，菜也比昨日的好，屋子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大河怕芙蓉看出小河脸色不对，有意站在芙蓉面前挡住她的视线。小河从大河背后进了厨房，弄点热水将脸反复烫了一阵，再出来时，脸上不仅看不出不对劲的地方，而且还有些潮红。

饭吃到半途，林林就吵起瞌睡来。

刚将林林送到床上安顿好，佩玉又在外边叫起来。

佩玉点着芙蓉的名说，你哥真是木头人，我叫他早上帮忙送一送，他就不知道晚上去接一接，而且我还提醒了他。

芙蓉搁下碗筷，走到门口说，你也别怪我哥，他又没有和你谈恋爱，怎么能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呢！

佩玉说，你家这大小两条河呀，若是能你匀一半给我，我匀一半给你，那可真是天下难逢的一对好男人。

芙蓉说，就我哥现在这样子你看不上眼？



小河这时也走出去说，你不是说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做丈夫吗，我哥打了四年光棍，又炼成了童子身。

佩玉一点也不害臊，说，谁知是不是有毛病！

小河说，你可以试一下嘛！

佩玉笑骂道，试你的媳妇去。

三个人放肆地笑了一阵后，小河大声叫大河出去帮忙。

大河说，我累了，不想动。

芙蓉说，你是不是要佩玉亲自来请。

大河一听这话，连忙走了出去。

佩玉的货物似乎一点也没有卖出去，仍和昨天的一样多。小河他们依然在一旁说话，大河一个人楼上楼下地跑了好几趟才搬完。

芙蓉开句玩笑，要佩玉慰劳一下大河。他们回到桌边接着吃饭时，佩玉真的送来了半瓶白酒。

芙蓉留佩玉一起吃，说，你一个人吃饭有什么意思！

佩玉摇头说，我一个人惯了，照样吃得饱长得胖。

佩玉走后，大河和小河各执了一只酒杯喝起酒来。

三杯酒下肚，大河的话就多了起来。

大河说，我今天早上看见周玲了。

小河一怔，没有作声。芙蓉却问，是不是以前和你谈过恋爱的那个周玲？

大河点点头，一扬脖子将一杯酒倒进肚子里去了。

芙蓉笑着说，真没想到大河还恋着那段旧情呢！你们后来是怎么吹的？

大河说，都怪她妈看上了那个有钱的个体户。

芙蓉说，我看周玲也心动了，不然怎么闹到挺着个大肚子出嫁！

大河不做声了！

芙蓉说，我那次不知听谁说了一句，好像周玲现在过得很惨。是你说的吧，小河？我记得好像是你说的！

小河不高兴地说，我从没见过她，说她干什么！

芙蓉说，没说就没说，你紧张干什么！

小河一推酒杯说，我不喝了，再喝就会醉的。

大河摇摇酒瓶，说，这点酒我承包了。说着也不用酒杯，一只手握紧瓶颈，张开嘴一口气喝个精光。

八点多钟，佩玉又邀他们上楼去打牌。

打到十一点半钟散场时，一算账，佩玉和大河赢了，芙蓉和小河输了。

佩玉送他们下楼时说，你们是情场得意，赌场失意！

听了这话，小河和芙蓉相对望了望。小河回了一句话说，那你是赌场得意，情场失意！

大河见他们一走，就又匆忙钻进房里，闭门睡觉。

他刚将被窝睡热，佩玉忽然在外面敲门。

大河胆怯地问，还有什么事要帮忙吗？

佩玉说，你洗脚没有，别弄脏了我的被窝。

大河忙说，洗了，我已经洗了。

过了一会儿，佩玉很响亮地将自己的房门关上了。大河以为她要上床睡觉，不料她竟将房里的音响打开，听起歌来。

闹到十二点以后，佩玉才将音响关了。

大河刚进入迷糊状态，楼下小河和芙蓉又吵起架来。大河开始以为他们夫妻俩在闹着玩，

听了一阵见是闹真的，就连忙披上衣服，走到窗户前听动静。

听了一阵后，大河弄清起因是芙蓉问小河今天赚了多少钱，小河说只有一张钱。芙蓉不信这么起早摸黑地干只赚这么一点钱，她说小河要么是留了私房，要么是拿去玩了女人。小河则说芙蓉别自作聪明，以为自己做得高明别人不知道，并直接点明问芙蓉下午到哪儿去了。芙蓉也不肯说。

开始两人还只是吵，后来小河火气上来了就开始揍芙蓉。

打了几下，芙蓉就哭起来，边哭边说了实话。她下午在街上碰见一个同学，同学在地委工作，听她说了许多的苦衷以后，就约她去家里坐一坐，详细谈一谈。临走时，同学答应帮她解决她和林林的城镇户口。回来后，她怕小河多心怀疑没敢急着说。

小河不再作声了。芙蓉却闹得凶了起来，说这全怪大河从中挑唆，大河没来之前，他们夫妻的日子一直过得很顺，大河一来，就出现了矛盾。

大河听了顿时一肚子气，他开了门，正要下楼去问个明白，佩玉从自己房里出来，瞪他一眼说，你这时去不正是火上浇油吗，夫妻吵架的话不能当真，说过也就算了。

大河见佩玉只穿极薄的一层衣服，就连忙退回房里。

回到床上静下心来一想，他也觉得小河的账有问题，说什么今天也不止赚十块钱。但他不相信小河既然已和王立的媳妇好上了，还会有能力再去对付第三个女人！

天亮后，大河又被佩玉唤起来，帮忙送货到摊位上。

这次佩玉说要陪他去过早，他推说有事匆匆忙忙地走开了。

大河站在昨天碰见周玲的地方，一边啃着烧饼一边东张西望。一会儿周玲牵着一个小女孩顺着街边过来了。

周玲也望见了，想躲又没个去处，只好硬着头皮走过来。

大河笑着迎上去，见了面却没有话说。周玲与他擦身而过，脚步一下也没停。倒是小女孩不停地回头看他。

周玲走后大河才想起自己是来问她住在哪儿的。他以为周玲还会从原路返回，就站在原地死等。

等了差不多两个时辰，仍不见周玲的人影。大河很失望，他正在犹豫是不是继续等，身边忽然有人和他说话。

他回头一看，正是昨天碰见的那个老太太。

老太太说，你托我打听的事，我已打听到了。

老太太告诉他，周玲住在赤壁公园旁边。她丈夫将她甩了，带着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去了海南。她现在什么职业也没有，先前，有人还看见她天黑后到集贸市场捡烂菜。这一阵子没见到她捡烂菜，但也没听说她找了工作，谁也不知道她靠什么为生。不过有人猜测她可能当了“鸡”。

大河不懂什么叫“鸡”，老太太说，“鸡”就是婊子。大河当即说，周玲绝对不会去干这种事。老太太说她也不相信，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如果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个世界就没救了。

大河和老太太分手后，禁不住就往赤壁公园方向走。一路上，他觉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难受得很。

照老太太说的，他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周玲的屋子，他见到门外晒着的衣服还在滴水，心想周玲一定在家，他敲了几下门，里面似乎有动静，却没有人来开门。

往回走时，他想到自己种的那么多粮食，不如干脆送一麻袋给周玲。

他打定主意后，就在街上拦了一辆去但店的中巴。这一回，他在车上没心思睡觉，总在想周玲，想来想去又没想出个名堂。

回家后，他找了一只麻袋，从谷仓里装了满满一麻袋谷，扛到加工厂轧成了米。他用米糠抵了工钱，然后就扛上麻袋又去撵回黄州的中巴。

中巴到黄州时，天色已暗了下来。他一下车就有几辆三轮车驶过来，问他要去哪，需不需要送。大河说这点东西我自己能扛。见他扛着麻袋大步流星的样子，四周的人都像看猴戏一样将眼睛睁得大大的。

大河途中歇了两次，他满头大汗地走到周玲家门口。见门半掩着，门外的小板凳和小桌子上放着一些课本和作业本。他正要叫，忽然听见屋里有女人的抽泣声，他听出是周玲的声音。

周玲边哭边说，妈现在什么苦都受了，就指望你能好好读书，为妈争一口气，可你只得了一个红花少年。乖女儿，你懂不懂，妈要你当三好学生，品学兼优都不行！

女儿边哭边说，我在教室里总担心你在家被坏人欺负！

周玲说，妈的事你别管，你只管好好读书。

大河在门外咳了一声。他听见周玲吩咐女儿去看看是谁。女儿探头看了一眼后，说是早晨上学时在路上碰见的那个叔叔。

说着话，周玲的女儿将大河让进屋里。

大河放下麻袋，回头却不见了周玲。隔了一会，周玲才从里屋出来。她已化过妆，脸上见不到泪痕了。

周玲将眼睛望着别处说，你怎么来了？

大河说，我自己种的谷，给你送点来。

周玲说，我没有喂鸡，不需要谷。

大河说，我已将它轧成米了。

周玲瞟了大河一眼，没有说什么。

大河说，我好渴，想喝点水。

周玲起身给他倒了一杯水，并将壶里的凉茶掺了些进去。大河接过茶杯，一口气就喝干了。周玲也不作声，又给他倒了一杯。大河依然是几口喝完。连喝了四杯，大河才歇过来。沉默了一会儿，周玲问，你还有事吗？

大河摇摇头。

周玲说，没事你可以走了。

大河看了她一眼，慢慢地站起身来。

周玲说，以后你别再来了，来多了对你不好。

大河说，我不怕，有人欺负你，我就要来。

周玲说，我过得很好，没人欺负我，再说有党有政府嘛！

大河刚走到屋外，周玲的女儿追出来，贴着他的耳朵小声说，我上学的时候，你能来保护我妈吗？

大河点了点头。

周玲的女儿说，我头一次见到你，就看出你是个专打坏人的英雄，和电视里的英雄一模一样。

大河忍不住摸了摸周玲的女儿的脸，手一触上去，心里不禁一颤，那种感觉极像自己第一次抚摸周玲的乳房，也是这么软，这么嫩。

大河一进小河的屋，小河就冲着他发起脾气来。

小河说，这一整天，你都上哪儿去了？叫你来帮忙不是叫你白吃饭的。我今天差一点叫王立和王有收拾了，幸亏遇见了虎儿。不是虎儿将他俩喝住，我这四肢也不知要丢哪一股。

芙蓉也说，你看，小河头上的疤，十几个还不止。

大河看了看小河，果然是一副挨过揍的样子。他说，既然动了手，那笔账就该了了！

小河说，当时只顾逃命，哪里还顾得上算明细账。

大河说，他们住在哪儿，我去帮你算。

问清地址，大河饭也不吃就去了。

半路上碰见佩玉，佩玉问他哪里去，怎么不等着给她帮忙。大河故意说得很严重，说自己去杀一个人。惹得佩玉忙停下车来问究竟，大河被挡住了去路，只好说实话。

佩玉说，人家总是两个打一个，你们弟兄俩怎么就想不到要合在一起呢！

大河想一想觉得有些道理，但他不计较小河为什么没有跟上来，就说，王家就是能凑齐十个人，我也不怕。

大河对黄州的街道不熟悉，跑了不少冤枉路，终于找到王立和王有租的房子，可他们不在。房东说他们在餐馆里请客。至于哪家餐馆却不知道。

大河在附近一家家餐馆里找，最后在曼谷酒店里将他们找到了，他们请的客人是虎儿和两个警察。

大河皱了皱眉头，将心一横，笔直地走了过去。

王立和王有见了他有些吃惊，连忙将眼睛往虎儿和那两个警察身上看。虎儿和警察们都不做声，只顾吃菜喝酒。

大河往桌边一坐，说，虎儿，你当作公证人，我和王立、王有扳手腕，看谁能赢谁！我可以让他们两个一齐上。

虎儿点了头。

大河将一只手臂搁在桌子上，王立和王有一人伸出一只手，三只手拧在一起。听到虎儿喊预备起以后，各人便用开了力。僵持了一会儿以后，大河就开始占了上风。又过了一会儿，王立和王有就败下阵来。

大河说，这样比是文明的，还有野蛮。拿根本棍来，你们先打我二十下，回头我只打你们十下。

王立和王有都不敢作声。

大河说，你们将我兄弟小河打成这个样子了，我专门来问一问，现在你们该怎么办？

见大家都不做声，大河说，这样好不好，你们两个不管打了小河多少下，我现在一人就打一下。

王立叫起来，就这样我还吃了亏呢，别人的女人再好也只能看不能摸，可他摸了。我说了不拿钱来就拿手来。

大河伸出手正要他们将自己的手拿去，虎儿在一旁开了口。

虎儿说，派出所的同志在这儿本不当我出面说，但他们谦虚，我就先说了。你们都给我个面子，这件事就到此为止，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这事说到底谁也没吃多大亏，犯不着再闹下去了。

大河说，小河他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这医疗费谁负责。

虎儿说，医疗个鸡巴，你们乡巴佬舍得为这点伤去掏钱买药？

大河被虎儿的话镇住了。

这时，警察说话了，他们说很赞成虎儿的调解方案，这事不能闹大了，闹大了对谁也没好处，人民警察的责任就是将犯罪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王立和王有连忙表态，说自己同意就地将此事画个句号。

后来，大家都把眼睛望着大河，要大河说一句话。

大河一点把握也没有，犹犹豫豫地说这事他还得回去问一问小河。

虎儿有些生气，当时就砸了一个杯子，说自己在黄州混了这么多年，终于碰上了一个不给面子的。虎儿说罢，就扬长而去。跟着两个警察也走了。

警察边走边说大河一点不知趣，一点也不识抬举。

剩下三个人时，王立和王有责怪大河，说，你连带我们也一起将虎儿得罪了。

大河说，只要我们协商好不再打架，那关虎儿什么事！

王立和王有说，你太小看虎儿了，就说打架，他想让你打，你不打就不行！除非你不在他的地盘上混饭吃。

大河说，未必那些当干部的也听他的？

王立和王有说，可我们不是干部，是进城来的农民！

大河回去将情况和小河说了，小河当即跌足叫起来，说，哥，我这只饭碗弄不好就给你砸了。

小河也不顾伤痛，连夜出去找虎儿赔情，可他找遍了整个黄州，也不知虎儿的踪影。

大河在屋里无心睡觉，和芙蓉一起坐在沙发上苦等。佩玉没有牌打，人便无精打采，她将电视频道不停地换来换去也没换出个好节目，便早早地上床睡了。

大河和芙蓉没有话说。坐到半夜，大河出门到外面去转转。一扫眼，觉得有个人影在楼上晃了一下。

他有些奇怪，就回屋问芙蓉说，佩玉是不是有相好的？

芙蓉没好气地说，你吃醋了？城里女人瞧得起你，是给了你天大的面子，你未必还想放长线钓大鱼！

大河说，你怎么知道她瞧得起我？

这时，楼上佩玉忽然大声尖叫起来，捉贼呀！捉贼呀！

大河闻声跑出去，顺着楼梯往上攀，刚刚上到二楼，他就见到一个黑影，从阳台上一跃而起，轻轻地飘落在地上，然后像风一样逃走了。

大河推门进屋，见佩玉已起来了，佩玉下身只穿着一件裤头，两条浑圆的腿白得像是粉做的。

佩玉看了一眼大河说，我还以为是你进房来。

大河说，我怎么会进你的房呢，万一要进来，我也会先敲门的！

芙蓉这时也上来了，一见面地就问，怎么回事？

佩玉说，我正睡得迷糊时，有个人推门进来了。开始我还没有警觉，他走到床前看了看，见我睡着了，就转身拧亮一只小手电筒开始翻我的抽屉和柜子。我这才知道是来的贼，便大叫起来。

三个人在房里察看了一番，见东西一样也没少，就放下心来。

## 第五章 白菜萝卜（三）

大家静下来后，小河也回来了。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叫大河心里很不舒服。

小河说，这几天肯定要出事。不如干脆趁着这伤歇一阵。

芙蓉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让他们到家里来闹反而更不好。

大河仍不信邪，说，就这么一点点事，他们未必还想闹翻天。

佩玉说，大河，你真是个傻帽。在当领导的面前你一句话没说好，他也会给你小鞋穿呢！

大河说，事情是我造成的，明天这菜由我去卖。

小河想了想说，只有这样，我们俩一起去，到时候再见机行事。

夜里，大河睡不踏实，半个钟头就醒一次。天还没亮，他就爬起来，先将佩玉的货物都装上板车，然后又将要用的篮子整理好。

小河还没起来，他又去将那块大石头抱起来又放下，放下后又抱起来。抱了几十下，身上开始出汗了。

这时，小河起来了。他们洗过手脸后，便在街上走。

小河一到十字街头，就接二连三有菜农和他打招呼，要他上他们的菜。小河笑一笑，信口和他们说几句就走开了。

后来，小河只上了六十斤白菜。还是最便宜的那种。弄得大家都很吃惊，说这一点点菜别说赚，恐怕是连税金都不够交。小河没有作声。

小河在前面，大河挑着担子在后面，二人不紧不慢地走到集贸市场，找到自己的老位置将担子放下。

大河见街面上有不少砖块石头，就过去挑了一块，想拿来作为坐的凳子。

他刚一伸手，小河就说，别动。

大河说，怎么啦？

小河说，这是各人摊位的位置，一个石头砖块就是一个人。

大河看了看，果然石头块排成了一条线，其中还有些草堆和破麻袋，大河就指着它们问，这草堆和破麻袋也是人吗？

小河说，它也代表着人。

小河到附近去问今天的菜大家准备卖个什么价。问清后，才敢放心地坐在担子后面。

大河说，这不是自由市场吗，各人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嘛！

小河说，你不知道，价高了没人买，价低了，买的人多了，就把同行得罪了，他们会排挤你，让你做不成生意。

正说着话，忽然有人来到面前，说，你们怎么把我的位置占了。

他们抬头一看，是王立。

小河说，我的位置一直在这儿，你的位置不是在那儿吗？

小河用手指一指别处。

王立说，你看，我的石头在这儿。

小河仔细一看，那石头果然是王立的，而不是自己的。

小河说，那我的石头呢？

王立说，我不知道，那不关我的事。你把位置让给我。

小河说，你是不是成心和我过不去！

王立有些委屈地说，我干吗要和你过不去呢？

小河一听那声调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叹口气，正要挑起担子让开，大河却不肯。

大河将王立的担子扒了一把，说，就论先来后到，这地方也是我们的！

没容王立开口，旁边走来了虎儿。

虎儿说，吵什么吵，烦死人了！

王立说，小河占了我的位置。

虎儿一听这话，上前一脚将小河的担子踢翻了，然后站在白菜上用脚反复碾着踩着，将一堆白菜弄了个稀巴烂。

大河要上去，却被小河死死拽住，并不停地在大河耳边说，让他消消气，让他消消气就好了！

踩了一阵，虎儿说，你们的位置在那儿。

虎儿指的地方是一个泥水坑，小河的石头正搁在泥水坑中央。

小河一手将担子弄到肩上，一手拽着大河，走到泥水坑里，将担子放下，还回头笑着对虎儿说，是我不小心，给你添麻烦了。

大河急得一双脚踩得泥水溅起老高。

虎儿冲着他说，你像头黄牯，天生只能待在乡下，进不得城！

大河说，你像——你像——

他找不到形容词，说不下去。

虎儿接着他的话说，我像你爹！

大河发怒了，猛地一下终于将小河甩脱，正要冲上去，又被小河死死抱住双腿。

小河双膝跪在泥水坑里，哀求地说，哥这不是但店乡下，就当作弟弟的我在求你，磕你的头了！

大河见小河这副样子，人就萎了。他转身将小河扶起来。

虎儿在一旁说，还闹不闹，不闹我就不陪了。

虎儿刚走，小河就连忙到商店里拿了一条阿诗玛，然后追上去，双手将香烟递给虎儿。

虎儿接过香烟说，早这样不就没事！

小河说，都怪我哥他不懂规矩。

虎儿说，行了，明天你依然回老位置吧！

走了几步，虎儿又说，你哥其实很可爱。

小河满心喜悦地回来，对大河说，事情总算没有闹大，今天我们自己放自己的假，生意不做了，回家休息去。

大河不做声，挑上被踩烂了的白菜，在头里走了。

他心里闷极了，小河作为自己的亲兄弟，他没想到他会这么没骨气，虎儿就算真是一只老虎又怎么地，打不死它，咬一口总是可以的吧！

回屋后，小河和芙蓉一说，芙蓉也很高兴。

见他们夫妻俩这个样子，大河更加难受起来。

坐了一阵，他见篮子里的白菜，有一些还是好的，根也齐全，就上去细心地挑了一些，然后拿上那把秃锄头，走到先前自己开挖的那块菜地中间。

大河用手将菜地扒了一个小坑，再栽上一颗白菜。活儿不多，他栽得格外仔细，每一颗菜的倾斜角度，都力求一致。栽完菜，浇上水，再看太阳，已是中午时分了。

他伸了伸腰感到心里好受了些，使唤还在一旁啃甘蔗的林林，说，来，给这菜地浇点肥。说完，他带头朝菜地撒了一泡尿。

林林却不过来，他说，我不撒，我没尿。

吃完中午饭，小河和芙蓉带着林林逛街去了。他们也邀了大河，大河不愿意去。

大河一个人在屋里看电视，播的是一部香港片子，里面有不少色情镜头。看着看着，大河心中就燥热起来，先是想起自己最后一次同妻子睡觉时的情景，接着就想起周玲。

也不知心里将周玲的名字唤了多少遍后，大河便想到周玲那儿去看看。他临出门时，发现小河他们的钥匙还在门上。他将钥匙取下来，装在口袋里，锁上门。走出二三十米远，又觉得不对头，自己将钥匙带走了，小河他们回来时又怎么进屋呢！

转回来后，他又开始看电视。刚看了十几分钟，忽然又停电了。等了半天，不见来电，大河就到门口去站着，数对面那几座楼顶上电视天线。那些天线看起来很多，真一数起来用不了多长时间。

数完电视天线，电还没有来。大河就又拿起那把秃锄头，又找了一只破脸盆，平整起屋场来。

屋场初一看很平，工作量不大。但一做起来后，才发觉不是几把土就能解决问题。大河来了劲，脱下外衣认真干起来。

四点多钟，小河和芙蓉回来了。

芙蓉一进屋就叫道，你不看电视，怎么将电视开着，又伤机子又费电，你不心疼我心疼呢！

大河记起是停电时自己忘了关。他没作解释，埋头干自己的活。

天黑时，大河口渴了，正想进门去倒点水喝，忽听见屋里小河和芙蓉在说话。

芙蓉说，王立的事已经解决了，哥留在城里没用，不如叫他回去。

小河说，你不是打算将他和佩玉促成一对儿吗？

芙蓉说，城里有个亲戚当然好，可哥这样子，恐怕就是捆也捆不拢去。

大河不想听，水也懒得喝了转身又去干他的活。

晚饭大河吃得很快，芙蓉还没上桌子，他就吃完了。放下筷子，他就去接佩玉。

半路上，他碰见佩玉正拉着板车吃力地走着，便走拢去说，我来吧！

佩玉见了有些吃惊，她将板车交给了大河，然后在一旁用一只手推着车子。

走了一阵，佩玉开口说，你一个男人过日子怎么样？一个女人过日子可是难极了。

大河隔了一阵才说，什么样的日子总是一个熬，一熬不就熬过来了。

佩玉说，那也是。

路上，两人再也没有说话。

晚上，大河早早地睡了。佩玉也没说要打牌的话。她洗刷完毕后，就来敲大河的门。

大河说，我睡了。

佩玉说，你是不是不舒服？

大河说，没有，我只是想睡觉。

佩玉又将门敲了几下，大河没理，她也就去了。

早上，大河依然是早起先将佩玉的货准备好，再随小河一起去集贸市场。

八点钟后，大河正欲找借口离开一阵，到周玲那儿去看看，不料小河先开口，说自己有点事要去一去，让大河一个人看一阵摊子。

小河刚走，就来了几个人买菜。几只手抢着在篮子里挑萝卜。大河正在招呼要他们别将萝卜弄烂了，一个女人从人堆里溜出来，提着一筐萝卜，不声不响地往一边走。

大河忍不住叫起来，说，喂，你怎么不给钱？

那女人装作没听见，仍旧往前走。

大河一急，几步追上去，说，喂，你怎么偷我的萝卜！

那女人顿时变了脸色，说，你嘴巴放干净点，我偷了谁的萝卜，我这样子像是偷萝卜的人吗？

大河说，那你怎么不给钱就走？

那女人说，我心里有事，一急就忘了！

大河说，我也是一急就说你是偷了！



那女人说，我什么不好偷，干吗要偷你几个烂萝卜呢！

说着，那女人就开始掏钱，边掏边说，我这样子像是偷萝卜的人吗？大河见那女人给了钱就不再计较。九点多钟时，来了一个胖子，他看了几个摊子上的萝卜，然后在大河的摊子前面停下来，开始和他讨价还价。胖子说这一担萝卜他全要了，但大河每斤得让五分。大河一算账就答应了。胖子便叫他挑上萝卜随他走。

大河刚弯下腰，不知何处一只萝卜飞过来打在他的头上。他抬头一看，见四周的菜贩子一个个都用眼睛瞪着他。

大河不理他们，挑着担子想走，王立却上前来拦住说，慢一点，等虎儿来了再走。一会儿，虎儿来了。

虎儿问了详情后，忽然笑起来说，我今天给小河的哥哥破个例，大家不会不给我面子吧！菜贩子们一愣后说，虎儿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虎儿满意地说，行，大河你走吧，不过下不为例。

大河也没说声谢谢，挑上担子就走了。

卖完萝卜，大河挑着空篮子绕到周玲家看看。

周玲的家门反锁着，他正要敲门，隐约听见屋里有人声。大河将耳朵贴在门缝上听了一阵也只勉强分辨出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声音。

大河绕到屋后，想找个窗户听听，窗户都很高，地上又没什么可以垫脚的。他只好重新回到门口。

大河在台阶上坐了一阵，想想又觉得不妥，便起身躲到墙角后边。

他抠出一支烟，用火柴点燃了，吧吧地用力吸着，吸到一半时，他发现人虽躲在一边，但菜篮子忘了藏，依然明明白白地搁在门前的小块空地上。

大河正要去拿，周玲的门吱地响了起来。跟着一个人伸出头来，往四周看了看，大约是以以为无人，那人迅速从屋里闪出来。大河一下认出来，这人正是小河。

小河从屋里出来后，被菜篮迎面拦住了去路。他正要跨过去，忽然又站住了。小河朝菜篮子打量了几下后，立即神色大变，再走时，两条腿有些支撑不住的模样。

大河好半天仍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他神情恍惚地走进周玲的屋。

堂屋里没人，他径直朝那半遮半掩的房里走去。

周玲在房里说，你又回来干什么，跟你说过了，没钱，玩不起，就别来！

大河推开门，见周玲仍在被窝里躺着，把半个白花花的身子露在外面。

周玲猛地见了大河，不免大吃一惊，两人相视对峙了一阵，周玲忽然扯过被窝，蒙上头大哭起来。

周玲一哭，大河反而清醒了。

他说，你哭，哭什么？都干了这一行，还有什么好哭的。想让我同情你，休想！我要将你拖回溢流河去示众，让你的亲戚六眷们看看，看看婊子是个什么模样的。让你从今往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怎么变得这么没有廉耻呢，这样挣钱容易是不是！往床上一仰，就有男人大把大把地送钱给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阳也晒不着，不用搞双抢，不用起早摸黑——

大河突然不说话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周玲从被窝里伸出头来，见大河呆呆地站在床前。

她轻轻地叫了一声，大河！

大河没反应。她又叫了第二声。

大河这才叹了一口气说，你以前不是这样，那时，我想摸你一把，想亲你一下，你都害羞得要死，怎么一进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见了不管哪个男人都敢脱裤子。

周玲眼泪又出来了，说，还不是你兄弟小河害的，他乘人之危找到我屋里，我不答应他

就不走，我又怕女儿放学回来撞见，才匆匆答应了他，事后他扔下二十块钱。我那时生活正困难，又没有别的门路，后来就不知不觉地干起来了。

大河说，你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找我，你难道没听说我老婆死后就一直打光棍吗？

周玲说，女儿户口在城里，我必须让她待在城里。为了女儿、我一切都可以忍受！

大河说，如果你女儿知道你所做的事，那还不是等于毁了她！

周玲说不出话来。

这时，门口响了一下，接着一个男人边往里走边叫，周玲，周玲，我又凑齐了五十块钱，能和你睡一回了。

大河听出这声音是松柏的，正待出去，松柏已闯进房来。

见到大河，松柏起先有些尴尬，但他马上回过神来，说，大河，你也喜欢这个，今天让你捷足先登了。

大河说，你给我出去。

松柏讪讪地说，我排队还不行吗！

大河说，你给我滚出去！

松柏说，这又不是你的家，你凭什么叫我滚！

周玲说，你走吧，你这样子让人恶心！

松柏说，可我的钱和别人的钱是一样呀！

松柏走后，大河和周玲陷入了沉默。

过了好久，周玲说，大河，和你说实话，此生我只真心实意地爱过一个男人，那就是你！

大河低声说，你不说出来，我也知道，只怪我们俩有情无缘！

又静了一会儿，周玲说，以前我们相好时，你一直想得到我的身子，可我总是不答应。现在你还想要吗？

周玲说完，慢慢地将眼睛合上，并用手一点一点地揭去盖在身上的被窝。

大河看着眼前玉一样的身子，忽然觉得透不过气来，他迫不及待地解开裤带，蹬掉鞋袜几乎在同时，周玲轻轻地呻吟了一下。

大河愣了一下后，忽然不知所措地慌乱地穿上衣服和鞋袜，仓皇地逃出屋去。

半路上，大河听见有人叫他叔叔。他低头一看，是周玲的女儿。

女孩问他，你去我家了吗？我妈她好吗？有坏人欺负她了吗？

大河想了半天才说，你妈一切都好，你就放心读书吧！

大河走了几步，又返回去，将卖萝卜的钱都给了那女孩，让她回去交给周玲。

大河在街上游荡到下午四点钟左右才往回走。过了十字街不远，他便碰见了小河。小河一定也是等急了，脸上都有些憔悴模样。见了他便远远地叫了一声哥。

大河也不作声，待走拢后，他冷不防就朝小河脸上甩了一耳光。小河一点也没提防，加上脚下一绊，人就倒了。大河卸下扁担，横着朝小河屁股上打了七八下。

周围的人正准备过来看热闹，大河将小河从地上拖起来，架着走了。

拐进小巷以后，大河将小河推到墙上贴着，然后问他是怎么胁迫周玲的。小河说，他初次见周玲在集贸市场捡烂菜叶，就动了心思，后来就跟踪到了她家，他将二十块钱往周玲手里一塞，然后就开始脱她的裤子，她挣都没挣就让他干了。以后他就常去，后来周玲就偷偷地专门干起这一行了。

大河说，我若不是看在死去的父母面上，今天非要将你打个半死。

小河说，哥，我以后再也不去了，只求你回家别再闹，别让芙蓉知道。

小河一瘸一瘸地回到屋里，芙蓉问他怎么回事，小河说是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

这天晚上，大家都睡得很早。

半夜里，大河被尿憋醒了，他起床屙尿时，佩玉在她房里说，大河，卫生间的下水道塞

了，我房里有痰盂。

大河没有回答，他开了外面的门，站在阳台上，哗哗地屙了一个痛快。

回屋后，他正在关门，佩玉说，你才三十几岁，果真一点也不想女人吗？

大河缓缓地走了几步后，脚下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方向，来到佩玉的门前。

他喘了口气后，就推门进去了。

黑暗中，他感觉到迎上来的佩玉身上已是一丝不挂。

大河趴在佩玉的身上，就像是趴在一片云上，佩玉不停地叫唤，不停地颤抖。他们在床上打了一夜滚，天大亮时还不愿起床。

天亮后，大河软软地躺在床，佩玉仍在不停地摸他，从头到脚，特别是中间那个位置。大河不肯睁开眼睛，他想象这是周玲在摸他弄他。想着想着，大河就来劲了，便一个翻身将佩玉压在身下。

佩玉也有些疲劳，动作变迟缓了，因而显出更多的女人魅力。

直到上午九点过后，二人才起了床。

芙蓉乍一见他俩时有些吃惊，但她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开玩笑说，我以为你们早出门做生意去了，怎么做了我嫂子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佩玉也不害羞，说，你哥真是能干极了，有几回都快死了，又被他弄活过来。

毕竟不是正式结婚，说笑几句后，各人又忙各人的去了。

佩玉上街给大河买了两套外衣和两套内衣，她一回来就要大河穿上试试，大河将身上的衣服都脱光后，没来得及试新衣服，两人就又到床上去了。

两人乐了一阵后，佩玉就开始将大河的头往下按。大河开始不明白，后来他终于明白了佩玉是要自己去吻那下面的东西。他一下子火了，从床上跳下来，几下将衣服穿好，临出门时，他气呼呼地说，乡下人再下贱，也还没到给城里女人舔X的地步。

佩玉说，你怎么这不开化，这只是一种取乐的方式。

佩玉拉了几把没拉住，挣到大门口，她光着身子不好再拉，只好放大河走了。

大河一口气跑到街上，拦了一辆中巴就回店。

他在屋里独自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去舅舅家牵牛。他将这些时在城里碰到的事都和舅舅说了。说到和佩玉睡觉的事，舅舅连鼻涕都笑出来了。

舅舅一笑，大河有些不好意思，他禁不住想起佩玉给自己的种种快活，便有了些想再到城里去的念头。

大河朝舅舅问主意。

舅舅说，现在这社会，哪个也搞不清哪是好，哪是坏。

大河正在琢磨这话，舅舅忽然问他在城里栽的那些白菜活了没有。大河说没有，他很奇怪，城里土地看起来很肥，可就是长不起苗。

一九九四年三月一日于花桥

## 第六章 挑担茶叶上北京（一）

今年的第一场北风从昨天天黑之后开始刮了整整一个晚上，早上起来时满地一派萧条萧瑟。门洞和台阶上，枯叶与杂草铺了厚厚一层，一些勺子似的枯叶里盛着浅浅的尘尘沙粒。稻场上干净得如同女人那搽过雪花膏的脸，黄褐色的地皮泛着油光和油光中厚薄不匀的粉白。田野上滚动着带着牙齿的干燥气旋。往日绿色的风韵犹如半老徐娘，眼见着抗不住那几片飘飞的枯叶的诱惑与勾引。飘飞的枯叶是只鬼魂。一会儿上下跳跃，一会儿左右回旋，它呜呜一叫衰败的消息就响彻了。

石得宝嘴里叼着牙刷往门口走，他看见石望山扶着一把竹枝扫帚站在稻场中间。石望山是他的父亲。他父亲每天总是起得很早，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家门前的这块稻场。通常被夜幕蒙盖了一回日落后，稻场上总会堆有十几堆冒着热气的猪粪狗屎。鸡公鸡婆除了也做做小巧玲珑的齜齜之事外，一早起来总在这空荡之处使劲地筛着痒，抖落笼中憋坏了的羽毛，把地上弄成茸茸的一片。还有禾草枝叶，这些无翅无脚的东西，永远都会在黑暗中不声不响地来到稻场上。垌里能看见石望山扫地的人不是很多，他们通常只是看看被石望山扫得干干净净的稻场，然后提着裤子钻进稻场边各家的厕所。父亲在风中伫立，北风用头和尾戏着他的衣襟。石得宝刷牙，一仰脖子咕咚啜漱了一阵，他猛一吹，口水喷出很远。

“这地不用扫了！”他说。

“天变冷了，早上别让风吹着，回屋吧！”他又说。

石得宝说了两句，石望山没有理他。地上有两行蹄印。一行是牛走过的，一行是猪走过的。石得宝感觉父亲也发现蹄印了。他望着父亲放下扫帚去到屋檐上取了一把锄头，然后一个个蹄印地修整那些小坑小凹。石得宝转身进屋，但那大的蹄印像是踩在眼睛里，小的蹄印则是踩在心里。他有点叹息父亲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妻子在房里唤了一声，石得宝连忙过去，见她是要解手，就扶着她下了床，走到马桶边坐下。屋子里水响一阵，他又过去扶着妻子回到床边。妻子往床沿一趴，要他拿条热毛巾帮忙揩揩下身，说是被马桶里溅起来的水弄脏了。石得宝拿来毛巾替她揩干净时，她嘴里不停地埋怨丈夫不该又起晚了，又倒不成马桶。

妻子从前四天开始就在发烧，而且不想吃任何东西，医生来看过两次总说是小毛病不要紧，但发烧总不见退。人虚得骨头像棉花做的，连马桶也无力端出去倒。

石望山自己这一生没有给女人倒过马桶，他也不允许石得宝做这伤男人阳气的下贱之事。石得宝在妻子病倒之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父亲的监督之下，父亲怕他夜里偷偷给妻子倒马桶，将前门后门都上了锁，不给他以任何机会。石得宝没敢将这一点告诉妻子，只说自己趁早上父亲还没起床时去倒马桶。但是父亲每次都比他起得早。

妻子在床上躺好后，石得宝用手摸了摸她的脸。妻子将他的手从脸上取下来搁到自己胸脯上，要他捏一捏。石得宝捏了两下，不忍心再捏，虽然心里有些挂惦，他还是能克制住。妻子对不起他，让他天天受累，自己又没办法慰劳他。他正想说老夫老妻的怎么还说这种话，石望山在外面叫起来。

父亲指着光秃秃光溜的小路远端。

“那是不是会计金玲？”父亲说。

“好像是她。”他回答说。

“我看就是她，你瞧那一双手摆得像电视里的人。”父亲言语有些不欣赏的意思。

“这一大早，她跑来干什么！”石得宝问自己。

花花绿绿的小点点，从树梢慢慢滑到树根。山坡上的小路是挂在稻场边那棵树叶几乎掉

尽的老木梓树上的。老木梓树下落叶铺成一片金黄，树上雪白的木梓树籽衬映着粗黑的树干。金玲从这样的背景里出现，让石得宝多多少少吃了一惊。

“这么大的垵子，怎么就你家的两个人起来了？”金玲脆脆地说。

“难怪大家都要选你当村长，几代人都这么勤快。”金玲又说。

“还不如你哩，你一大早就赶了这么远的路。”石得宝说。

“哪里，我昨晚在得天副村长家里打了一通宵麻将，我赢了他们，不好意思提出散场，只好奉陪到底。”金玲说。

石得宝本来要提醒她，女人打麻将不能太熬夜了，一记起妻子正躺在床上养病，就没将这话说出口。他只问了问都是哪四个人，听说除了她同副村长石得天，另两个人也都是村干部，他心里就不高兴起来，忍了几下没忍住，就责怪他们不应该老是几个村干部在一起搓，最少也应该叫上一两个普通群众，免得大家说村干部腐败。金玲不以为然地分辩道，如果同群众一起搓，群众赢了当然无话可说，若输了说不定会背上欺压群众，鱼肉百姓的罪名。金玲的话让石得宝笑起来。他将金玲让进屋。金玲没说正经事，却先进房看望石得宝的妻子。两个女人拉着手说话，石得宝站在一旁，心里在不停地盘算可不可以叫金玲帮忙将马桶倒了。他正在琢磨，妻子自己先开口了。

“病了几天，马桶也没人倒。”妻子望着金玲。

“男人都是这样，别作他们的指望。”金玲说。

“想叫人帮个忙又没气力喊。”妻子还在这上面绕。

金玲却岔开话题，劝她还是早点到镇上去找医生会诊一下。石得宝忽然生起气来，他冷冷地告诉金玲，这事不用她操心，他已经准备好，早饭后就送妻子上镇医院去。金玲不在意地说他们本该早点去，时间拖长了病人吃亏。金玲接着告诉他，镇里通知他今天上午去开会，任何理由都不许请假，不许找人代理。镇上的会多，领导们总在布置任务。因为镇里住着地委的奔小康工作队，石得宝以为又是讨论落实检查总结前一段奔小康活动的情况，就叫金玲统计几个数字，好在会上汇报。石得宝要金玲赶快回去，将那些数据准备好，早饭后在公路边等他。金玲却当即将一组数字报给了他：村办企业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一，人平均收入增长百分之十九点四，等等。看着金玲那口报鲤鱼十八斤的模样，石得宝在屋里找开了笔记本。找了一阵总算找着，他拿着笔记本一对照，立即指出金玲的数字不对，特别是村办企业，明明白白地只增长了百分之六。金玲告诉他，昨天镇里派人下来要数字，说是要，其实是摊派，全镇要求的增长数字是百分之三十。石家大垵村一向是拖后腿靠别人来填空洞所以镇里只给他们前面的那些数字。石得宝想了想，让金玲将她上报的那些数字都写在他的笔记本上。金玲一边记一边告诉他，镇里的数字也是县里压下来的，而地区在压县里，省里在压地区。中央压没压省里，他们都不晓得。

“中央不会搞假的！”石望山一旁突然说。

“那是那是”。石得宝边说边朝金玲眨眼。

金玲没有接话，她又提醒一次石得宝，别忘了去开会，也别迟到。石得宝晓得镇里召开村长会议，谁迟到就要罚谁。金玲走后，他就忙开了，一会儿做饭，一会儿又去招呼妻子洗脸换衣服，同时又吩咐父亲到门外去张望，托人捎个信。叫昨天约好的拖拉机提前点来。

拖拉机来时，已快八点钟了。镇上的会总是九点钟开始。石得宝拿了一只躺椅搁在拖拉机上，又将棉絮拖了一床垫上，这才扶着妻子上去坐好。一路上妻子直想吐，拖拉机停了几次，每次她虽然呕得比拖拉机的声音还响，但什么也没吐出来。

“我这呕吐怎么也会来假的哩！”妻子不好意思地小声嘟哝，石得宝这才晓得她一直在听着他们的一切谈话。

到了东河镇医院，免不了一番忙碌，挂号，就诊，石得宝都是来回跑着步，后来医生开了一张条子，要石得宝领上妻子去抽血化验。他一打听，光这一项就得花一个多小时，心里

就有些急。他同妻子商量几句后，就叫开拖拉机的小严帮忙照看一下，他到会场上转一转就溜出来。

他在镇委会院门口迎头碰上了丁镇长。丁镇长见了他很不高兴，说他迟到了十五分钟，丁镇长用手指磕得手表梆梆响。石得宝到会议室一看，全镇十五个村的村长已到了整整十位。大家都是熟识的，一见石得宝进屋，就有人同他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同村里的女会计一起到镇上逛街了。有人装作不明白，故意问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有人将石得宝前两年为了物色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会计，特地在全村搞了一次石家大垸小组评选活动，历时半年，还聘请了几位城里的评委，但评委主任是他老婆，最后终于选出一位让他老婆十分满意的女会计来。最后一句话让大家哄堂大笑起来。那人在笑中补充一句，说石得宝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他自己的意思本来准备叫是得抱，老婆非让他叫石得宝。石得宝慢吞吞地反驳，说那些人的思想一点也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懂得利用人力资源，女人丑不怕就怕不会利用。他用手手指指着笑得最响的那些人，说自己如果将来有事找他们办时，就派一个丑女人去，一天到晚跟在身前身后，让他们恶心得吃不下饭，最后绝对只有乖乖地将事情办了。石得宝这一说，大家突然都有了发现，纷纷说这一招用在讨债上肯定灵，让一个满头痢痢，不说话嘴里也流涎三尺的女人，往那些平日美女如云的老板办公室一坐，不出半个小时，就会有人将现金支票送过来。说着话，大家还要拿石得宝取笑，说这是不是他老婆用来对付他的高招。石得宝要大家别说他老婆，他说她现在躺在医院里还不知祸根在哪儿，别让她在那边打喷嚏，加重了病情。

正在这时，丁镇长走进会议室，问大家为什么笑。大家都不说话，石得宝主动说他们笑他找了一个丑女人当村里的会计，是成心想减少来村里去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的食欲。丁镇长板着脸叫他们别这么损，他说自己若真的想在那个村吃饭，就是满头痢痢的女人坐在对面，他也照吃不误。他这一说，一屋的人再次哄笑起来。丁镇长开始以为是自己的幽默所致，他马上发现情形并非如此，便半是恼怒地说他今天一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这群地头蛇。大家以为接下来会宣布开会，哪知丁镇长又出去了，他说哪怕缺半边人也不开这个会。

丁镇长说得得出做得出，有一个村来的是副村长，他当即将其撵回去，非要村长自己来不可。石得宝坐在会议室里，心却飞到医院了。熬到十点半钟，丁镇长才宣布开会。他第一件事就是收会议迟到的罚款，钱不多，每个迟到的村长只需掏五角钱，但必须由迟到者亲自送到主席台上交给他。石得宝掏出钱往前走时，脸都红破了。第二件是由他自己宣布自己在镇党委书记老段到地委党校学习期间全面主持镇里的日常工作，他说完主旨后顿了顿，石得宝以为他是在要掌声，就带头鼓掌。四周有响应，但不热烈。丁镇长在主席台上说着那些可说可不说的话，石得宝在台下想起别的。现在冬播已结束，按季节是上水利建设项目的时候了。但段书记走前布置工作时已明确说了今年镇里不搞大型项目，由各村自己安排，项目宜小不宜大，让老百姓有个休养生息的空隙。另外一个就是计划生育，因为就要到年终了，多数在年前年后结婚的青年，差不多都在这时候生孩子，许多生二胎三胎的往往也夹在其中，趁机浑水摸鱼，所以一到年底总免不了要大抓一阵计划生育工作。

石得宝没想到丁镇长布置的具体任务只是每个村向镇里交二到三斤茶叶，按村大村小来分，石家大垸村是全镇最小的村，自然是最少的二斤。石得宝正在奇怪丁镇长怎么杀鸡用牛刀，为几斤茶叶的事还这么正儿八百地开大会，并且一斤一两地分得清清楚楚，丁镇长就开始细说具体要求了。

大家一听说这些茶叶必须是冬天落雪时现采的，不能有半点含糊时，顿时一个个面面相觑。有人忍不住当场问起来，说是茶叶从来都是春天和夏天采摘，冬天采摘这不是违反自然规律吗？丁镇长解释说这是县里布置下来的，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完成，他还告诫大家，这事不要向外张扬，避免产生不利影响。将来哪个村里出了篓子，就找哪个村里的干部追究责任。丁镇长要各位村长回去先做好准备，哪天落雪哪天就及时动手，到时

候他会派人到现场去督察的。丁镇长也不等大家说话，一只手拿起桌子上放着的那只不锈钢保温茶杯，一边起身一边宣布散会。

出了镇委会大院，几位村长在商量找家餐馆点几个菜聚一聚，问到石得宝时，石得宝没有同意，他要到医院去招呼妻子看病。他匆匆地赶到镇医院，找了一阵没看见妻子的人影，回头再看外面的拖拉机也开走了。他估计妻子一定是看完了病，先回家去了。如果是这样她的病情一定不算严重，要不然就会留在医院住院。石得宝这么一想，也就放下心来。他扭头走出医院，穿过镇里的主要街道往镇中学方向走。

正在低头走着，街边忽然有人叫他，一看，那几位村长正坐在一家餐馆的门口。石得宝应了一声正想走，其中一个人跑上来扯住他就往餐馆里拖，然后将他按在一张桌子旁，他坐下来一看，开会的村长们几乎都在。石得宝正要开口，有人说除非他老婆要死了，不然就不许他走，因为谁叫他走了又回头哩！另外几个人却说他们正好可以私下开个会，扯一扯这冬天落雪采茶的事。石得宝本来打算到中学去看看读高二的儿女亚秋，眼看走不脱，他只好安心等酒菜上来。不一会儿就有人端来一只热腾腾的火锅。火锅有脸盆那么大，下面的炭火还没旺，有一股子猫尿臊，但大家都说好香。石得宝也闻惯了。家里存放的木炭，总是猫最喜欢撒尿的地方。一到冬天，只要一点燃木炭，那股浓酽的味道是垌里家家户户温暖将至的前兆。十几个人围在桌旁，挤得像一群猪娃在槽边抢食的模样。也没什么好菜，三斤肉三斤鱼，外加猪血豆腐和腌辣椒，切好了一齐烩入火锅里，锅里才刚刚冒出几个气泡，就有人将筷子放进去捞了起来。

几杯酒一喝，大家就议论起采冬茶的事。村长们一猜就猜出是上面在想新点子给更上面的人送礼。大家都大为不满，说巴结领导也不应该挖老百姓的祖坟。村长们都是内行，他们非常明白，十冬腊月茶树是动不得的，莫说掐它那命根子芽尖尖，就是那些老叶子也不能随便动。不然的话，霜一打，冰一冻，茶树即便不死也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有人开口骂起来，石得宝马上劝开了，说这事还是不在外边议论为好。这他一说，立即就有人问他有什么好办法。石得宝也没有什么办法，现在茶场都承包到私人，让他们采冬茶等于让他们自己砸自己的饭碗。

酒喝到差不多时，有人提出各个村联合起来进行抵制，这话一出，大家突然都不说话了。石得宝见说话的人很尴尬，就劝他放心，在这儿说的话不会有人往外传，谁要是往外传，他就带头将这些都栽赃到谁头上。他这一说，好多人都连声附和，说是这儿说的话就在这儿忘记，不许带到门外去。渐渐地，又恢复了活跃的气氛，大家不再说采冬茶的事。反正离落雪还早，水还没开始结冰，等事到临头再说，能躲就躲，不能躲时总会有个解决办法的。因为这样的任务完不成除了说党性不强以外，总不至于落得什么处分。

散席时，餐馆老板一算账，每人也就十一块五角钱。大家分别拿了自己的那份发票，付了钱，出门后各奔东西。

石得宝依然往中学方向走。出了镇子，过了一道小河便是中学，操场上到处都是蹦蹦跳跳的学生，石得宝不留神，一只皮球刚好砸在他的身上。学生们有些不好意思，他摸着砸着的部位说没事没事，并一伸腿将皮球踢了回去。操场上没有亚秋的影子，寝室里也没有，虽然还没到时间，他还是找到教室那边，一看亚秋正在那里埋头看书。石得宝从口袋里摸出五块钱递给亚秋，他叮嘱女儿不可太用功，该休息还是要休息。亚秋说期中考试她只得了第二名，期末考试时她一定要将第一名夺回来。见亚秋这副用功的样子，他心里想好的事有点不好开口，犹豫一阵他还是说了出来。他要亚秋今天下午下课后一定回去一趟，看看妈妈，顺便帮妈妈将马桶倒了。亚秋撅着嘴说爸爸和爷爷都是封建脑子，对马桶连碰也不愿碰一下。石得宝还要说什么，上课的铃声响了。

回家时，石得宝拦了一辆回村里去的机动三轮车，大家都管这种车叫三马儿。石得宝同车上的人一样付了两块钱，开三马儿的人嘴里说着不好收村长的钱，但伸出的手一点也没犹

豫。半路上。碰见那辆拖拉机迎面而来。石得宝正要打招呼，拖拉机忽闪一下擦身而过。他看见挂斗上的躺椅和棉被都不见了。

“村长，我怎么听说镇里给每个村都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开三马儿的人突然回头说。

“没有哇，我怎么没听说，你倒先晓得了。”石得宝有些吃惊起来。

“你别瞒我，是任务总要往下布置的，不如先吐露一点风声，好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免得到时候一开会就吵架。”开三马儿的人说。

这话是实话，每次村里开会分配任务时，家家户户总是吵闹个不休不止，哪怕是多出一块石头也不让步。他们担心这回多一点下回就要多两点，再下一回就会多三点。石得宝向他们保证也没用，非得当即扯平均不可。

“这话你是从哪儿听说的？”石得宝开始反问。

“是丁镇长到车站送客时，同人聊天时说出来的，他没有明说是什么事。”开三马儿的人说。

石得宝开始不明白丁镇长为什么自己又在往外说，后来，他也觉得这是丁镇长故意放点风出来。石得宝想了想后他也放了点风，说是镇里开会是为了茶叶的事。车上的人一直都在竖着耳朵听，只是没有吭声。听到石得宝一说，他们立即松了一口气，纷纷说自己还以为又有什么摊派任务要下来，如果是茶叶的事，他们就放心了，大不了是为了定明年的特产税，茶叶树就那儿长着，谁都可以去数有多少棵，想多交办不到，想少交也办不到。大家一松气，石得宝心里却紧张起来，他一点也没有办法预料村里人听说要他们采冬茶后是什么样的反应。担心他们现在越放松，将来反应越强烈。

一到家，石得宝就看见石望山坐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只红薯在大口大口地啃着，红的薯皮和白的薯浆在嘴角上闪着各自的光泽。石得宝走拢去时，石望山出其不意地给了他一个耳光。石得宝被打懵了，捂着脸下意识地叫着父亲，问这是为什么。石望山不说，叫他只问自己的妻子。

果真问过妻子后才晓得，妻子在医院检查后见不是什么大病，就拿了些药自己坐着拖拉机回了。进屋子后她脱下裤子坐在马桶上解过小便，不料起身时人突然昏倒在地上。父亲在堂屋里，干着急不敢进房动手帮儿媳一下，只好跑到隔壁喊别的女人过来。石得宝这才明白为什么一垧的男女见到他时，一个个都在捂着嘴笑个不停，他心里也有几分不好意思起来。石得宝不知说什么好，只有告诉妻子，女儿亚秋天黑时可能回来。妻子果然笑了一笑。他又将这话告诉石望山，父亲那像麻骨石一样的脸上，也有了喜色。

石得宝到菜园里弄了一些菜。正在换季，刚被拔掉的辣椒禾上有不少很小的辣椒。石得宝将这些嫩辣椒摘了一些，又挑了一大把嫩辣椒叶子，其余正在地里生长的白菜和萝卜，也一样摘了一些，够炒一碗的。回屋子后，他又捉了一只母鸡杀了。妻子躺在床上叫他杀那只黄公鸡，石得宝没有作声，背地里打的是另一番主意。妻子病了不能吃公鸡，他不能让她在一旁白看白闻。

天黑之前，亚秋果然回来了，她一进屋就直奔母亲的房里。石得宝在厨房里做饭，耳朵却在听她们母女在说笑什么。这时，石望山在外面叫来客了。石得宝探头一望，是镇里的宣传干事老方。老方一进屋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今天这餐酒他是喝定了。石得宝心里不高兴，却又没有办法，只好装出些笑色来请老方赏光留下来吃顿便饭。老方说他来找石得宝有事要了解，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必须以工作为重。

老方刚坐下，亚秋便端着马桶从屋里出来，一步也不绕地擦着老方的身子走过去。石望山追出门外等着她回来后，小声责骂她不懂事，不应该在客人面前倒马桶。亚秋也不争辩，端着马桶一步不差地从原路返回房里。

隔了一会儿，屋里的鸡肉香味更浓了。亚秋从屋里钻进厨房，一边同石得宝说话，一边悄悄地拿了一只碗，把锅里煮熟的鸡肉盛了大半碗，端进屋里。石得宝开始一直在埋头往灶



里添柴，发现情况后叫了几声亚秋。亚秋早将房门一掩不见了。

石得宝正担心老方敏感到了，老方就在堂屋开口叫起石得宝来。他丢下火钳跑出去，老方二话不说，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搁在桌子上。然后转了身才说他没有带什么东西来，这点钱留下给石得宝的妻子买点东西补补身子。石得宝说这不是屁眼屙尿反了吗，他追到门口拉了几下怎么也拉不住老方，他就借口说不是还有事情要了解吗。老方说天色不早了，他得早点回去，需要了解的事请石得宝明上午到镇委会去谈。

老方骑上自行车毫不犹豫地走了。

石得宝没有怎么说亚秋。石望山一个人将话都说了。他说亚秋是一碗饭养大的，总以为自己读书多，一点也不懂人情世故，就是要饭的赶上吃饭时主人也得给上一碗，何况老方是镇里的领导。亚秋不示弱，她说爷爷和父亲总是对那些做忍让，使他们老是占便宜，结果是害人害己。石望山很生气，叫着要石得宝的妻子掌几下女儿的嘴巴。亚秋回到屋里，拍了两下巴掌后，大声说妈妈已打了我，并哭了几声。石得宝怕石望山气出毛病来，就大声喝住了亚秋，不让她再闹下去。

吃饭时，石望山已消气了，他只是遗憾地说了两次，没有个客人，好酒好菜都不香。

亚秋一回，石得宝妻子病就减轻多了，晚上睡觉时，她主动抚摸了石得宝几下。石得宝问清她的病是妇科急性炎症，就想起自己每次往妻子身上爬时，妻子总抱怨自己不肯将下身用干净水抹几把。他避开这个话题，将上午镇里开会的内容告诉妻子。

“天啦，这种事亏得他们能想出来！”妻子惊叫道。

“我们也奇怪，他们在上面怎么能够凭空想出这种鬼点子哩！”石得宝颇有些慨叹。

“在这些事情上，有些人的的确确有水平。”妻子说。

“他们水平高，也胆大，敢说敢做，可是我怎么开口向村里人说哟！”石得宝说。

“这种事只要你一做，管保下一回村长就选上了别人。”妻子说。

“算了，算了，别说这个。”石得宝有些心烦。

这垵和这村虽然叫石家大垵，但石姓人口却是少数，主要是 1948 年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在这垵里狠狠地杀了许多姓石的人，当时垵里的人都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直到解放后很多年，他们才搞清楚石家的一个人在北京做了共产党的大官。石望山叫他十三哥。小时候他们常在一起放牛。十三哥给石望山写过一封信，却从来没有回来过。因为这个缘故，石家的人一直当着这个村的头头。但这几年搞选举，同族的总帮同族的人，石得宝当了三届村长，但得票一年比一年少，最近一次，他只比半数多了十几票。

石得宝一直想到半夜，他听见妻子在梦里还在惊叫着落雪天怎么采茶。他忽然突发奇想，要是今年冬天不落雪那该多么好。

第二天一早，石得宝起来送亚秋上学。屋外北风已不再吹了，稻场上很脏乱。石望山手中的竹枝扫帚在清晨的原野上刷刷地挥响。石得宝经过他身边时，他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石望山问石得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难于启齿。石得宝回头张望，见石望山仍是低头扫的模样。亚秋在一旁撵着木梓树上的一群鸟，石得宝又一次望了望石望山，那边的目光并没递过来。他刚转身，身后又说要他不要太忧虑会伤身子的。石得宝没有再回头，他叫上亚秋，踩着重重的露水草朝田野中央走。

田野四望无人，几堆已烧了几天的火粪在互不依靠地各自吐着青烟，有浓有淡，有轻有重，或细或粗地袅袅缠绕着，深秋的凝重中因此透出些轻盈。

“爸爸，你是不是有外遇了？”亚秋突然问。

石得宝吓了一跳。

“你一定是有外遇了，不然不会这么心事重重。”亚秋继续说。

“别瞎说，好像一想心事就是在搞婚外恋，我是在想工作。”石得宝说。

“村里人都在自谋生路，连脑袋都削尖了，你一个破村长有什么工作可做。”亚秋说。

石得宝摸了一下亚秋的头，他晓得有些话是同孩子说不清的。但他还是告诉女儿，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条根，上面几级布置的任何事，最终都要归结到小小的破村长身上，别看他无职无权，可哪一样事离了他就办不成。他挥手拦住一辆三马儿。看着亚秋远去的背影，他轻叹了一口气。石得宝料理完妻子，自己又来到公路上拦了一辆三马儿，到镇里去见老方。

老方找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只是因为要写一篇新闻稿，需要摸一下各村的情况，特别是有关的有趣例子、小故事等。石得宝讲了一阵，老方都不满意，索性就摆手让石得宝走了。石得宝在镇委会各个办公室转了一圈，还没见到丁镇长，一上午的时间就完了。他往外走时，正碰上老方拿着碗到食堂里打饭。老方坚决要他在镇里吃了饭再走。石得宝因昨晚的事不好意思，整个吃饭过程他都没有抬头看老方一眼，直到碗里空了，他才对老方说自己吃好了。老方饭后又拉他到房里坐会儿，喝杯茶。老方越是亲切就越让石得宝感到心中有愧。喝茶时，他们很自然地聊到茶叶的问题上。老方已晓得丁镇长要各村落雪天采茶的事，他告诉石得宝，现在党的三大优良传统的提法已变了，叫做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采冬茶的事就是为了密切联系领导。它是镇里段书记发明的，后来又引起县里的重视，成了县里头头们打开省城与京城大门的秘密武器。石得宝很奇怪段书记怎么会想到如此怪招。老方就说一招鲜吃遍天，虽然只是一点茶叶，由于是冬天落雪时采的，别人没有，领导一下子印象就深刻了。别的东西都是大路货，一重复领导就容易搞昏头，况且别的东西送多了还有行贿受贿等腐败之嫌。斤把两斤茶叶算什么呢，不就是见面递根烟的平常礼节吗！老方说得越轻松，石得宝心里越沉重，他怕这件事无法完成。老方不当一回事，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一样。

石得宝告辞出来，正好碰上一上午没碰上的丁镇长。丁镇长迎面就甩来一句，说石家大垌村过去做事总是中游偏下，他希望这回他们能出个风头当个上上游。石得宝正说自己能力有限，丁镇长毫不客气打断他的话，要他回去早做准备，今年气候有些反常，夏天已是比往年热，据说冬天也将比往年冷，落雪的日子可能提前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丁镇长还提醒他，别让区区两斤茶叶给难倒了。石得宝嘴上说不会，心里却着急起来。

石得宝临走时，问了问今年的民政救济金什么时候能发下来，丁镇长回答说先有了指标，钱款还未到。丁镇长又说将来哪个村没有完成镇里下达的任务，他就扣发哪个村的救济金，让那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都到村干部家去过年。石得宝只把丁镇长这话当作说笑之词，并没有往心上搁。

半路上几个本村的人拦着问他镇上开会是不是为了救济金的事，他们还等着买过冬棉衣。石得宝只好说就要下来了。

回到家里，石得宝见妻子下了地，坐在稻场上晒太阳。

一个星期以后，妻子的病完全好了。石得宝好久没同她亲热，几个晚上接连着没有空闲。这天晚上他正在妻子身上忙碌，妻子说外面落雨了。他没心思听屋外的动静，直到忙得浑身酥软才歇下来。

冷雨果然打在窗玻璃上，脆脆地响，石得宝翻身爬起来，打开电视机收看晚间新闻后面的天气预报。等了几十分钟，天气预报不仅说这一带没有雪而且连雨也没有。他关了电视机生气地对妻子说，城里的人只关心大环境，不管小气候。他钻进被窝。妻子抱着他，刚将他身子偎热，他突然推开妻子披着衣服再次下床。妻子问他去哪，他说到父亲房里去看看。

刚好这时那边屋里传来一串咳嗽声。

石望山正坐在床上戴着一副老花眼在看《封神演义》，一边看一边念念有词地小声叨唠着。石得宝上前叫了一声，石望山手里一哆嗦，《封神演义》差一点掉下来。

“我正看着紧张处哩，你把我吓着了。”石望山说。

“见你咳嗽就想过来看看。”石得宝说。

“没事，天冷了总有点儿。”石望山说。

“这种天气，会不会落雪？”石得宝说。

“这时候怎么会落雪，还早哩！”石望山说。

“会不会提前呢，不是说有一年十一月份就下了雪吗？”石得宝说。

“哪一年世道大变。今年不会，最早也提前不到十二月半。”石望山说。

石望山拿起《封神演义》，刚送到鼻子底下，又放下来。

“这一阵你好像特别关心落雪，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哪儿一落雪你就吃惊，是不是等着落雪，想做什么。雪能做什么，只是化成水烧开了泡茶，好喝还润肺止咳。”石望山说。

石得宝掩饰地说自己就是想弄点雪水泡茶给石望山治治咳嗽，石望山看了看他没有作声。

早上起来，石望山一个人在雨里收拾着稻场。石得宝见雨不大，便光着头走下门前的石阶，不料一阵雨滴钻入他的后颈，他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寒战。石望山在一旁说，这场雨一过，冬天就真正来了。

过了一阵子，石得宝抽出一天时间，爬到木梓树上去用一把长竿作柄的柯刀，收获树上的木梓籽粒。梓籽粒都结在当年的新枝上，新枝被薄薄的初霜打过几场，变得特别脆。柯刀刀口朝天、刀背与刀柄间形成一个钩。石得宝用这个钩钩住那新枝、一拧长竿，新枝发出一声脆响，齐崭崭地断了，然后带着一束束的木梓籽粒掉到地上。木梓籽粒雪白如玉，妻子在树下捡起它，用手一搓，一捋，玉豆一样的籽就在箩筐簸箕之中铺上一层。木梓籽粒在树上更像雪。冬天的初雪，少有能积下来的，总是沾在地上不一会儿就化成一摊水，等到雪停时，便只有到树枝树叶上去找它们。雪在那些地方蜷缩成一团，大如拳头、小如豆粒，如果是在木梓树上，无疑就成了收获之前的景色。在树上干活从来都是男人们最喜欢的，它能记起和感觉到自己遥远的童年，特别是当树上有一只鸟窝，男人们手中的柯刀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往鸟窝底下伸，当然，没待碰着，他们就停止了，并在怔了片刻后，顺手折下一枝结满籽粒的新枝。女人在树下总不能理解这点，她们一到这时便在树下细声细气地指着树的一边说，这儿还有不少没有收获哩！石得宝在树上一想到雪就没有了往年的那种怀想中的小小冲动。已经有两个在树下路过的男人提醒他树上有三只鸟窝，石得宝手中那高高在上的柯刀仍是一点干坏事打野食的欲念也没有。

像雪一样的木梓籽粒越来越少，黄昏之前，石得宝终于使它们荡然无存。他顺着树干放下柯刀，自己坐在一条干枝上出了一会儿神。石望山一见，就叫他快下来，说天黑了，人脚不沾地久了，会被邪气所乘。

他从树上下来后，脚下果然有些不舒服。他不顾这些，只想着一个问题，将一对目光盯着石望山。

“我们这儿有过不落雪的冬天吗？”石得宝问。

“有，但那样的年份可不好。”石望山说。

“你是说收成吧？”石得宝问。

“嗯。”石望山哼了一声。

“如果只影响收成，今年不落雪才对，才算苍天有眼。”石得宝说。

“有时候，民心比收成更重要啊！”石得宝又说。

“你不说我也晓得，你是有很重的心事，你该同别的村干部一起商量一下，有难大家承当，出了问题，也不至于一个人背黑锅。”石望山劝了一阵。

天黑之后，石得宝一个人出门往金玲家方向走去。翻过两座山嘴，就看见金玲家的窗户大放光明。他以为她又在家里打麻将，推开门却见金玲同一个男青年相拥着站在堂屋中间。他不高兴地说她这么大胆，自己会不放心让她掌管村里的财经大权。金玲笑着解释说自己在学跳舞，接着，她将丈夫从里屋唤出来，弄得石得宝有些不好意思，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几张

发票叫金玲报销了。金玲拿出算盘，等那男青年走了，才将发票摊在桌上算起来。一共是五十多块钱，主要是开会坐三马儿的票，还有就是那天村长们在一起吃饭的那张发票，金玲将现金如数给了石得宝后，才说得天副村长对他将在外面吃饭的发票，拿到村里报销，嘀咕了好几次。石得宝不满地骂得天是个狗鸡巴，说话像放屁，村长开会在外面吃饭还不是因为工作。石得宝将钱装好后，又吩咐金玲通知几个村干部来他家开个短会。金玲晓得石得宝是想搓几圈麻将，连忙叫丈夫出去叫人。

屋里剩下他们两个人时，金玲打开录音机请石得宝跳舞。金玲脱了呢子大衣让石得宝将自己搂在怀里。石得宝前年也是这样让金玲教过一次，那次人多，两人单独在一起又挨得这么近，无论是否跳舞都是第一次。石得宝摸着金玲腰的那只手有些发抖，金玲感觉到了，笑着说，她都不紧张，石得宝紧张什么。石得宝一笑人倒放松了。过了一会儿，他将手从金玲的腰部挪到屁股上摸了几下。金玲要他别这样，他鄙视地说，外面都在传说他们之间有不正当关系，他要是连摸都没摸一下那不是太吃亏了。金玲哧哧地笑起来，并往他怀里贴紧了一些。石得宝干脆将她抱在怀里。金玲也不挣扎，直到石得宝累了手臂略松时，才抬起头来说，可以了，以后别人再怎么都说都不会觉得吃亏的。石得宝不自觉地放开了她。金玲刚一转身又回过头来，用手摸了一下石得宝胡须巴碴的下巴。

金玲拿了一些瓜子到厨房里去炒。

石得宝独自坐在沙发上，不时摸一下自己被金玲摸过的下巴，他有几天没刮胡须了，胡须很扎手。他有些明白金玲那个动作的意思，自己已经四十多岁了，而她才刚满二十岁。石得宝用手掌在自己的头上打了几下，然后随手拿起一本残缺不全的书乱翻一通。后来他发现这本书竟是《毛泽东选集》。他正要批评金玲，刚好她丈夫回来了。石得宝说了他几句，他说你们什么不可以撕，为什么偏偏要撕这一本。金玲的丈夫说别的书都有用他们没舍得。石得宝警告他，这种事若放在二十年前，弄不好会杀头的。金玲的丈夫摸摸脖子说他幸亏那时没出生。金玲和她丈夫都只有二十岁，中秋节才结婚。

村干部陆续来了。金玲将瓜子端上来时，得天副村长第一个伸手抓了一大把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石得宝皱皱眉头宣布开会。石得宝也没想好会议的主旨，采冬茶的事说与不说，他一直没有拿定主意，说了怕传出去先乱了阵脚，不说又怕到时候问题出来了，会像父亲说的那样一个人背黑锅。石得宝让大家分头汇报一下今年各人分管的几项工作。大家说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新内容。只有得天副村长提出村里的砖瓦厂今年产值和利润怎么报，是不是按惯例多报产值少报利润。大家正说按惯例时，石得宝却说今年利润要如实上报，但在分红时想办法多给一些群众。他这么一说，大家一下子都记起来，这一届村委会明年年初就到期了，该换届了。

石得宝见大家实在无话可说了，在宣布散会之前，布置了一项任务，要大家明天上午在南坡金玲家的那片茶地边集中，挨家挨户检查一下村里的茶树越冬情况。得天副村长嘟哝一句，说这可是改革以来的新生事物，茶树越冬情况也要检查。石得宝瞪了他一眼，说今年可能有大雪大寒潮哩。

得天副村长不做声，转过脸要金玲将麻将拿出来，趁天气尚早大家一起搓一个东西南北风。他一提议，桌边上早围上四个人。金玲要他们中的谁让位给石得宝，民兵连长见自己的职位最低，只好起身，石得宝谦让了一阵，被金玲按到桌边坐下来。石得宝要金玲也上桌，金玲推辞说自己准备茶水。石得宝没想到自己的手气会这么差，整整两圈没有开和，金玲在一旁指点也没有用。得天副村长不停地笑话，说石得宝赌场失意一定是因为情场得意。石得宝嘴里不做声，心里却在猜疑是不是刚刚同金玲有过几下亲昵动作的缘故。金玲只是笑，待石得宝手中的牌听和以后，她装着给别人倒茶，将得天副村长他们三个的牌都看了，然后回到石得宝身边，偷偷地告诉他单吊三万。果然，吃了一圈牌后，石得宝将刚摸起来的三万留住，将手中的二万放出去，得天副村长马上叫了一声碰，并开出一个三万。石得宝一推牌，

大家一看竟是个豪华硬七对。只此一盘，石得宝不仅输出去的那五十多元捞回来了，还倒赢了将近一百块钱。接下来石得宝和金玲如法炮制，一连粉碎了得天副村长的几个大和。得天副村长气得直叫，怀疑金玲在一旁当了奸细。这话多说了几句，他们就争了起来。得天副村长一不留神竟说石得宝同金玲关系特别。

气得金玲的丈夫当即上来要打得天副村长的嘴。

牌局一下闹散了。石得宝不让大家走，等气氛平静下来后，他要接着再来一个东西南北风，他说当干部的就要有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的勇气，同时他还要大家用实际行动挽回在金玲家失去的威信和影响。这局牌打到半夜才散，最后只有石得宝小小地赢了几十块钱，得天他们一人输了十多块钱。

出了门，大家都说得得天副村长的牌风不好，赢得起，输不起，得天副村长则反击说大家的眼睛被色和权迷住了。

石得宝到家时，石望山仍在看《封神演义》。他将石得宝叫进房里，小声地告诉他，他妻子大概是出门盯梢去了，也是才回来不久。石得宝到房里一看，妻子的一双鞋上果然沾满杂草和露水。他有些烦，上了床也不说话，将屁股狠狠地冲着妻子。妻子也不说话，两人僵持了一会儿。石得宝身上一暖和。加上心里还搁着一丝金玲的滋味，他忍不住一翻身将妻子压在身下。妻子见石得宝刚回来就能要自己，便放下心来迎合丈夫。

这一场交欢竟让石得宝睡了过头，醒来时，太阳已斜着照进屋里。他匆匆爬起来，打发般洗了吃了，正要出门又想起一件事，他转身问石望山今天有什么事没有，如果没事不妨给茶叶地上几担土粪。石望山正在抽烟，他用鼻嗯了一声，说茶地的事不用他来考虑。

石得宝赶到金玲家的茶树地时，其他人都到齐了。

睡了一觉，大家的怨气都没有了。金玲的丈夫还同得天副村长对着火抽烟。金玲家的茶树地伺候得不好，地里见不到一点肥料的迹象。不过大家都很理解金玲，说他们两口子刚结婚正忙着下种，顾不上积肥是再自然不过了。得天副村长还号召大家每人在地里撒泡尿。金玲一点不怕，反说只要得天副村长敢带头，她自己也要往自己地里撒泡尿。石得宝拦住他们，不让说下去。

看了十几家，茶树施肥情况有好有差，不过他们都比金玲家的好。石得宝装作无意地说：“这冬天的茶叶采下来做成茶不知是什么味道？”得天副村长不假思索地说道：“春茶苦，夏茶涩，秋茶好喝摘不得，冬茶就更不用说了。不论动物植物，凡是越冬的，一到冬天总是积足了营养。白菜和萝卜霜一打，味道比先前的美多了，茶叶也是这个理。”得天副村长说了一大通后，石得宝说既然如此，他们何不动员群众采冬茶，搞出新产品哩。得天副村长马上说这样不行，就像男人喜欢野女人的滋味，但这种滋味不能长远，不能过日子，过日子得靠糟糠之妻。现在的群众也还只晓得过日子，尝野味那是有钱有权的人的事。大家跟着说，不能拿群众的三百六十天，一天三餐饭来冒险，茶树被冻死可不是闹着玩的事，石得宝见大家一致反对，就没有再往下说。

中午，村干部们到村砖瓦厂吃了一顿便饭，有鱼肉但没有酒。饭后休息时，金玲趁无人时小声问石得宝是不是真的想采冬茶，如果真的想采，她可以将自己家的那几分茶地交给村里做试验，反正她也不想种了。石得宝没有接她的话。他开口时是说金玲结婚结得太早了。金玲说她晓得自己前程无望，就想早点结婚有个依靠。石得宝想她是小小年纪就贪欢，却没说出来。

下午最后一站是石得宝家的茶地。石得宝好久没来自己家茶地转转，一进山坳，茶树和茶地的模样好得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村干部们也都一致称赞说这是今天见到的最好的一块茶地。石得宝说这都是他父亲的功劳。分责任田那年，石望山就动手将这一块地改为种茶。开始时他不时让石得宝来这里帮帮忙，后来，他别的不管，自己一心一意地摆弄这茶地，从种到采到卖，他都不要别人插手，他也从不要石得宝的一分钱。这样过了整整十年，有一

天石望山突然提出要将自己家房子拆了重盖。石得宝说没钱盖不了。石望山掏出一个存折递给石得宝，上面有整整两万块钱。这件事不仅轰动了全垵，连县里的记者也晓得了，老方陪着他们来了一趟，后来省里的几家报纸都登了这个消息。大家站在茶地边又是提起这段往事，都说石得宝摊上个好父亲的确是得了一件宝贝。石得宝说老人本来就是宝嘛。

转了一天，石得宝吩咐大家到各自联系的小组去，督促那些没有给茶树施过冬肥和施得不够的人家，赶紧补施足够的肥料，最好是鸡粪和猪粪。用它做肥可以提高土壤温度。形成小小气候。他特别提到金玲家的茶地，要她带个好头。金玲笑嘻嘻说她准备搞一回试验，采一回冬茶试试，茶树若冻死了也不怕，省得她春天做茶时，一双手染得像枯树皮。好几个人说她靠着一个好公公，这一生不愁吃不愁穿。金玲的公公在镇上开了座五金商店，赚的钱像河水淌来一样多，石得宝没有批评金玲，他在心里已将她那茶地当作了采冬茶的突破口。

虽然看过全村的茶地，石得宝心里反而更不踏实，其中原因还包括这一次采冬茶的事居然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保守住秘密不外露。往常不用说村干部，就是普通群众也能很快得知某项任务的内情。每年年底，石得宝还没去开会，村里的人就晓得谁要吃救济，谁的救济金是多少。这些说法总是与镇里实际发放的情况相差无几。眼下的这种沉默只能说是有关知情人都意识到这件小事在本质上的严重性，都不敢轻易捅这个马蜂窝。

又熬了几天，还是不见有任何关于采冬茶的小道消息在群众中流传。天气在一天天地变冷，电视里已经预报过一次冷空气南下的消息了。冷空气南下往往会引发降雨或降雪。石得宝坐不住，决定到邻近的几个村里去看看。

## 第七章 挑担茶叶上北京（二）

天气很冷，一般的人无事都不外出，石得宝很顺利地找到了那几个村的村长，他们也都急着，便跟着石得宝一个接一个村串，最后竟串成六个人的一支小队伍。他们同石得宝一样，一直将采冬茶的事捂在心里，一个字也没往外透露，他们实在不晓得如何向群众解释采冬茶的道理。天黑时，六个人推着自行车在乡间的机耕路上一边走一边商量。寒风像小刀一样在他们浑身上下一阵又一阵地乱刺乱砍。分手时，他们还没有想出办法来，只说是先熬着等到雪下来了，再看着办。

石得宝一到家就听说丁镇长坐着车子来过村里，点名只见他一人，听说他不在，丁镇长很不高兴，幸亏石望山同他聊天时无意中提到种茶，丁镇长才缓和下来。丁镇长问石望山种茶技术能不能有所突破，让茶树一年四季都能采茶，下大雪也不怕。丁镇长还让石望山领着自己家茶地里转了一圈。丁镇长走时什么话也没留下，说走屁股一抬就走了。石望山告诉石得宝，丁镇长亲口对他说过，天柱山茶场去年冬天就曾采过茶。石得宝晓得丁镇长这是不便说明，在通过别人做暗示，要他抓紧准备。石望山又说丁镇长同自己谈过十三哥在北京的情况，十三哥离休了，但身体不好，既怕风又怕阳光，所以很少出门走走。尽管十三哥人老了，但他还是石家人的骄傲。往后不知哪一代里才有人能做到那么大的官。石得宝在父亲的梦呓般的喃喃自语中，忽然想到一个主意。

第二天天一亮石得宝就爬起来，妻子听到厨房里有响动，披了衣服过去看时，他已将一碗冷饭用开水泡了两遍后吃光了。他先将邻村的村长们邀到一块儿，然后告诉他们丁镇长可能在暗示可以到天柱山茶场买冬茶。村长们一听说有地方可以买到冬茶，都说花点儿钱买个清静也值得。

依然是六个人，他们租了一辆三马儿直奔天柱山茶场而去。茶场的彭场长正好在，听到他们说明来意后，彭场长顿时面露难色。彭场长说，他们去年是采了几斤冬茶，那也是没办法，是镇里段书记下了命令，不执行就换人。结果今年茶叶产量就明显下降了，而且最好卖的谷雨茶产量降得更厉害，搞得场里几乎没有利润。石得宝以为他是在讲价钱，就主动说，只要他们愿意卖，价钱好商量。彭场长苦笑着算了一通账，采冬茶不像春夏茶只要有茶树都行。冬茶得挑上好地的好树，然后放开了采几亩地才能得一斤活芽叶，几斤鲜芽叶才能炒一斤成品茶，加上茶树被冻死冻伤，第二年减产减利，一斤冬茶少说也要两千七百块钱才不亏本。石得宝他们吓得张开大嘴半天合不拢，直到吃饭时他们才纷纷说，开始以为每斤过不了三百块钱，三百块钱他们还敢卖敢买，两千七百就简直成了天方夜谭。

彭场长留他们吃饭并喝了两瓶孔府宴酒。往回走时，他们心情才不至于太低沉。他们吃饭没有叫上开三马儿的人，那人心里有气，一路将三马儿开得风快，拦了几回也没拦住。大家正提心吊胆，忽然一阵天摇地动，等到清醒过来时，才发现自己同三马儿一道躺在一块烂泥田里。三马儿是邻村的，邻村村长很生气，赌着气说回去后要好好将开三马儿的这人修理一番。

幸好路上的三马儿不少，他们很快换乘了一辆。坐在车上，他们又庆幸自己是翻进烂泥田，不然这会儿说不定连小命也丢了。大家像是死过一回，说起冬茶的事语气坦然多了，一个个都说完不成任务他丁镇长总不至于将他们都吃了。

正在豪情满怀时，三马儿突然一个急刹车，村长们以为它又要翻了，一个个脸色变得苍白。片刻后，车却停稳了，宣传干事老方出现在车厢后面，说是丁镇长有请各位村长。他们下了车，果然望见丁镇长的桑塔纳像一只老虎一样趴在公路当中。丁镇长从车里伸出头来，叫石得宝到他车上去，其余的人依然坐着三马随他到镇里去。

石得宝上了丁镇长的车，车内很暖和，他将沾满泥巴的大衣脱下来，正要放在座位旁边，司机叫起来说别脏了我的车。他一时不知所措。幸好丁镇长发了话让他就放在座位上，丁镇长说车子总是要被人弄脏的。石得宝原以为丁镇长要剋自己一顿，责怪他不该同村长们串通一气对付上级领导。谁知丁镇长一路上竟只字不提冬茶和与茶有关的事，只是和颜悦色地同他说着闲话，如亚秋读书成绩如何，他妻子的病完全好了没有，石望山同石家十三哥的关系密不密切等等，甚至还问他家一年养几头猪几只鸡。丁镇长越是不批评他，他心里越是忐忑不安。桑塔纳进了镇委会后，丁镇长还是不放他回到村长们中间去，而是将他一个人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并亲自烧上一盆炭火让他烤衣服。石得宝惶惑一阵才镇静下来，他想事已至此，干脆当面将话挑明了说。

石得宝咳嗽几声，然后又喝了几口水才开口。

“丁镇长，这冬茶的任务我们完不成。”石得宝只说出几个字，额头上就渗出一层汗珠。

“我也是这样向上级反映情况的，可任务还是不能推辞。”丁镇长找了两块餐巾纸让他擦擦汗。

“你找我们话还好说，你找群众话就不好说了。”石得宝说。

“既然好说，那就别叫困难了。你放心，谁帮我抬庄我丁某是不会忘记的。”丁镇长说。

“其实你可以叫天柱山茶场做这事，那是镇办企业，有话好说一些。”石得宝说。

“我跟你说实话，那是段书记的后花园，我们都进不去，进去了说话也没人理。”丁镇长说。

“这是公事，和段书记商量一下不就行了。”石得宝又说。

“段书记有段书记的关系，他已让茶场办了。”丁镇长说。

石得宝从丁镇长的话中隐约听出，这冬茶的任务是从两条不同的线上传达下来的。这时，吃饭的时间到了，丁镇长领导着他到会议室叫上另外五个村长到食堂吃饭。石得宝见自己身上泥巴已烤干了，那些人一个个还像泥猴子，不由得不好意思起来。他上前去同他们搭话，他们都待理不理的。上了饭桌，五人自动围在另三方，石得宝想同他们坐在一起，丁镇长却拉着他坐在身边。丁镇长也让人上了酒。两杯酒下肚，有人就说他们今天能喝上丁镇长的酒是沾了石得宝的光。石得宝听出这话里的味道，便往旁边岔，说如果不是自己约他们出来，他们的确喝不上丁镇长的御酒。丁镇长任他们打嘴皮官司，只是笑，不搭腔。待到最后，他才举杯给大家敬酒驱寒，并希望大家像对段书记一样对待他布置的工作任务。丁镇长硬话软说，使大家很尴尬，酒一喝完就纷纷告辞。石得宝也要走，丁镇长当着大家的面叫他稍等一会儿，他让司机开车送他。丁镇长虽然开玩笑说，石家大坑村是镇上最小的村，这像大户人家一样，老么总得多关照一些。村长们一点也没有被这话逗笑，一个个表情严肃地走出食堂。

丁镇长的桑塔纳真的将他送回家里，半路上还捎上了他存放在路边小卖部里的自行车。石得宝第二天才发现自己的自行车被人放了气，铃铛盖也被人下走了。他感觉这事肯定是别的村长们干的。因为他们的自行车是存放在一起的。他后来抽空到那小卖部去问，卖货的女人承认是村长们干的，并且还让她给他捎话，说他是拍马溜须舔屁眼的小人。石得宝一肚子的委屈不知从何说起。

有一天，他在砖瓦厂办公室用电炉烤火，忍不住同金玲说起这事，金玲毫不犹豫地说是丁镇长施离间计，目的是不让村长们团结起来对他的一些做法进行抵制。石得宝嘴上不相信领导会对下级玩手腕，心里已认了这个事实。天气越来越冷，只要一预报寒潮，石得宝就去找那些村长们商量如何统一行动，采或不采冬茶，然而那些村长都避而不见。偶尔堵住一个人，也没有好话说给他听。冷嘲热讽，话里带刺，明里说他是丁镇长的红人亲信，暗地却骂他是丁镇长的干儿子。还警告说别看他现在得宠于丁镇长，等段书记从党校学习回来，准保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石得宝被这些话激怒了。丁镇长比自己还小几岁，他们居然这样骂他。他恨恨地说，不



管他们怎么做怎么说，他偏偏要帮丁镇长这一回，看谁将来敢一口咬下他的鸡巴！他打定主意，只要一落雪就去找金玲，让她先采点冬茶对付一下。反正金玲也没将那点茶树当回事。

回村时，他先弯到金玲家。听到家里有人声，敲门却不见答应，他推了推，门从里面插上了。他以为金玲在家做见不得人的事，再一想又觉不对，她才结婚正是恩爱得如胶似漆的时候。他明白一定是两口子大白天在屋里干好事，于是就站在门口大声说，金玲快开门，我找你有事。过了一会儿，门果然开了，两口子衣冠不整，脸上都挂着不好意思。石得宝心里痒痒的，他没有坐，直截了当地说，村里准备在她那茶地里做试验，要她在不向外扩散消息的同时做好准备工作，他强调说这几天一定要给茶树施一次肥，过两天他要来检查的。金玲一时没反应过来，似乎还沉浸在枕边的恩爱之中，她恍惚地问做什么试验。石得宝不高兴了，他不回答，只是叫金玲自己好好回忆一下。

石得宝离开金玲家的屋基场，踏上田间小路时，金玲忽然在身后大叫，说是她想起来，她这就准备采冬茶。石得宝吓了一跳，连忙摆手不让她叫。路旁田里，一个正在给小麦浇水粪的老人抬起头来，问金会计在叫什么，这个时候怎么就准备采茶。石得宝掩饰说老人听错了，金玲是叫自己坐会儿喝杯茶再走。他独自走了一会儿，心里觉得再精明聪慧的女人，一旦坠入情网就会变得稀里糊涂。

过了三天，石得宝真的一早就来金玲家的茶地检查，每棵茶树底下都像模像样地撒了一些猪粪。金玲伸出手给他看，嫩红的马掌上有两只水泡。金玲还做出一副要脱衣服的样子，说她的两只肩膀都磨破了皮。石得宝晓得她有些做作，但还是心生怜悯，说他到时候会想办法替她做补偿的，金玲似乎是无意地说她这块茶地每年可产五百块钱的茶。石得宝心中有数，有意讹她，说那天搞大检查时，你不是说只能产两百块钱的茶嘛！金玲怔了一下，随即露出委屈的模样说自己没说这话，若说了也是说错了。她撩了撩身上的大衣衣襟，说这件呢子大衣要四百多块钱，就是用卖茶叶的钱买的。石得宝没有往下说，他怕金玲也像彭场长那样精打细算，那样这几棵瘦茶树就更值钱了。

石得宝走时要金玲留神天气预报，随时做好准备。

半路上，他碰见了得天副村长。得天副村长气吁吁地说，镇委会老方带着县里的一帮人到村里来了，正在村委会门前等，他这是找金玲拿钥匙开门。石得宝看看手表，见才九点半钟，就提醒得天副村长别在金玲家打嘴巴官司，快去快回，争取在十点半钟以前将他们打发走，免得村里又要招待他们吃饭。

石得宝走得很快，五分钟后就赶到了村委会。老方远远地迎上来，先将来人的来意说了。听说是县文化馆的人，石得宝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老方说他们是来搞文化活动调查的，同时也兼着采访，准备县里的春节文艺晚会的节目。石得宝忍不住责怪老方，说他不该将这种与他们不相干的人往村里引。老方拿出一个笔记本，指着上面的名单说，他是逐村排队往下排的，一个村一次轮流转，而他们还是排在最后。石得宝说越是最后越吃亏，年底轮上那些下来打年货的人，开销可就大了。石得宝要老方明年若还排队就将他们村排在中间，摊上七、八、九三个月的高温，谁下到农村，一见苍蝇多虫子多，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像蜻蜓点水一样，屁股一沾凳就回头，这样的客人接待起来才舒服。老方答应下来，同时又要石得宝给他一个面子，别让他下不了台。他告诉石得宝，县文化馆虽然是个很无聊的单位，但在那里拿工资的人一大半是县里头头的子女，上班时唱歌跳舞，画画照相，水平高点的就写诗写小说，活得不晓得有多潇洒，隔上一阵便要到下面来走一走，换换口味。有些单位对他们不重视，结果都吃了大亏。石得宝说他心中有数。他上前去同带队的蒋馆长握了握手，回头欲同那同来的六个人握手时，几个女孩都借故躲开了。

金玲还没来，石得宝站在门口迫不及待地请蒋馆长作指示。蒋馆长矜持地说等进了屋再慢慢细谈。石得宝不停地看手表，心里急得直冒火。十点过了得天副村长和金玲才匆匆赶来。金玲解释说从茶地里回来她就去小卖部买洗发液，得天副村长去找她时，两人已走岔了。石

得宝小声责怪他们，说这些人若送不走，中午的饭钱由他们俩负担。

村委村有一阵子无人来办公，桌椅上都是灰尘，他们手忙脚乱地打扫又去了二十分钟。除了蒋馆长以外，那六个人瞅着椅子，好久才勉强坐下去。蒋馆长先说了一通文化工作的意义，接着又是此行的动机和目的。石得宝一看手表，竟到了十一点钟。他对文化工作没有一点认识，心里又装着中午吃饭的问题，蒋馆长一说完，他就将汇报的事推给金玲，说金玲在村里分工负责文化宣传。金玲小声分辩说村里从来就没有分工由谁来管文化。石得宝劝她说，全村就她的舞跳得最好，哪怕没分工，这事也轮不到别人。金玲反应能力不错，她套着蒋馆长的话，慢慢地说开了。讲到村里如何同封建迷信作斗争时，得天副村长插话说，村里有个瞎子算命像神仙，当年曾预言他第一个老婆不能算数，非得娶第二个老婆才能安居乐业，后来他果然在三年内结了两次婚。得天一开口就将县文化馆的人都吸引住了。金玲讲，得天副村长补充例子，会场气氛很生动。

石得宝同老方打了声招呼，说是去安排中午的饭。他去了四十分钟才回，进屋时手里提着几只鸡和一大块猪屁股。当着大家的面，他穿过会议室将这些东西提进村委会那久未起火的厨房。

不一会儿，外面又进来了个包着头巾的女人。正在说话的金玲和得天副村长见了她不禁一愣。得天副村长小声问她来干什么。包头巾的女人说，是石得宝叫她来为客人们做饭的。石得宝在厨房门口招手让包头巾的女人过去，他吩咐了几句后，依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包头巾的女人在会议室与厨房间来回忙着，一时出去弄青菜，一时又提着酒和干菜回来。然后，厨房里又是噼噼啪啪的柴火响。随后又有水汽贴着厨房门框飘进会议室。得天副村长又在举例子时，包头巾的女人忽然在厨房里叫起来，她要石得宝去帮忙将鸡杀了。石得宝面有难色，说他平时连别人杀鸡也不敢看，他要得天副村长去，蒋馆长不肯，要得天副村长留下多讲一些实际的东西。蒋馆长同行的一个男人去帮忙，一个女孩也跟了进去。

一阵鸡的扑腾声传得很响。石得宝还在聆听，那个女孩咚咚地跑出来，刚一出门就迫不及待地蹲在地上呕吐起来。汇报当即停止了，大家都围上去问女孩怎么了。女孩不肯说，这时，那个男人垂着沾满鸡血和鸡毛的手走出来，好几个人围上去，那人低声说了句什么，文化馆的那些人，脸都变色的。

骚动过后，汇报继续进行。石得宝拎着开水瓶给大家添水，文化馆的人一个个都断然拒绝了。

汇报完后，石得宝殷勤地说，大家都是难得请来的客人，今天中午就在这里吃个便饭，虽是家常菜，但厨师的手艺非常不错，连省里来的人都称赞不已。蒋馆长正在表示感谢，他手下的那些人一个个起身往外走，说是家里有事得赶快回去，蒋馆长说人家饭菜都准备好了，我们就不用谦让了。那个呕吐的女孩说，就让馆长作他们的代表，留下多吃点，见大家都走了，蒋馆长也不好单独留下，拿起桌上的茶杯和提包追了出去。

老方不知其中名堂，走也不便，留也不妥，这时，从厨房里走出一个满头痢痢的女人，大大咧咧地说，她已光荣地完成任务了。老方一下子明白过来，他哭笑不得地说，石得宝，这种事你也做得出来。石得宝苦笑着回答，说这是上次开村长会时，大家研究出来的办法。金玲和得天副村长在一旁哧哧地笑，说他们猛一见到这痢痢的女人包着头巾进来，就猜到石得宝在搞什么诡计。老方也要走，石得宝不让，他说鸡也杀了一只，索性就做了下酒菜。他让金玲将借来的猪肉和酒、干菜等都还了回去。自己拎上自己家的死鸡与活鸡，拉上老方回家里去好好叙叙。

金玲和得天副村长随后锁上村委会大门。

“你这总统府大门也不知下次是什么时候开。”老方说。

“村长，村长，撑着也不长。村里的事难办呀，干脆永远关门，村里群众的日子可能还要好过一些。”石得宝说。

“我是体会到你们的难处。”老方说。

“但有的人不这样看。”石得宝说。

回家后，妻子一会儿就将鸡烧好端到桌面上来。石得宝将一只鸡大腿夹到老方碗里。

“情况我都晓得，可我是党委中最小的官，只有看的份，没有说的份。就说冬茶的事吧！”老方说。

石得宝怕石望山听见，要老方将声音放小点。

“丁镇长见段书记搞冬茶送礼非常有成效，就趁机也让大家搞冬茶，说是上面要，其实还不是自己先到上面去取好卖乖，不然上面的人怎么会想到茶可以冬天采。说是上面腐化，可谁叫你下面的人投其所好哩！说穿了，大家都是拿着公家的钱不当钱，拿着公家的东西不当东西，拿着公家的人不当人，只有拿着公家的官职才当回事。”

老方的说话得石得宝直点头。

“那你说，这冬茶我们还搞不搞？”石得宝问。

“搞，怎么不搞，搞了总对你有好处。”老方说。

“要是这样，我就不搞。”石得宝说。

“这就是你的不对，当官的诀窍只有一个，丢掉人格，捡起狗格！”老方说。

“这样说，我就更不能搞了。”石得宝说。

“我再劝你一句，与其让别人搞，不如自己来搞。你搞时还记着体恤群众，可若是换了别人，他会不顾一切地把情况搞得更糟。”老方说。

石得宝看着老方一连喝了三杯酒，他也一仰脖子将一大杯酒灌进喉咙。老方又将石得宝数说了一通，别看文化馆这帮人不值钱，但说不定哪天就派得上用场。今天看起来略施小计获得成功，实际上耽误了大事，他们一传出去时，就算实说只是一个痢痢女人烧火做饭，二传三传就走样了。到时候上面的人不吃你们的，不拿你们的，你们工作就被动了。石得宝说他巴不得现在就有人不要他们采冬茶。老方一搁杯子，说石得宝是不是巴不得他现在就离席。石得宝赶忙赔不是，将杯子塞到老方手里，再用自己的杯子同他连碰了几下。

老方酒量不算大，六两酒就喝了个九分醉。石得宝听见他骂段书记和丁镇长都不是好东西时，便开始往他杯里斟凉水。老方说他好久没有这么痛快地喝过酒了。

这时，石望山从门口进来，一见到老方就问他没有十三哥的最近的消息。石望山只要一见到上面来的人，总要打听十三哥的消息。老方自然不晓得，但他醉醺醺地说一到冬天就死一批老同志，冬天冷了人的血脉流通不畅，十三哥这种上年纪的人，一说出问题就要出大问题。石望山对他这话很不满，他说老方这样子才会出大问题哩。石得宝也怕老方出问题，撤了席后，不让他骑车回镇上，而是在垵里找了一辆拖拉机，连人带车送回镇里。

采冬茶成了石得宝的一块心病，他一听到茶就头痛。石望山不晓得这秘密，他将猪栏里的猪粪取出来，摊在稻场边让太阳晒。天气出奇的好，早上连雾也没有，太阳扎扎实实地一连晒了五天，只是每天下山之前在一层薄雾中稍稍遮掩一阵。石得宝看着父亲一遍又一遍地用锄头在摊开的猪粪中翻动，留下一排排整整齐齐的小沟。正午时，猪粪随着锄头的犁动，徐徐地冒出一股股热气。石望山已将山坳中的茶地挖成一片土坑。他等着这猪粪的彻底干燥，然后将它挑上山，埋入坑中。这是提高土壤温度的最好的办法，别人只在育种育苗时才用，但石望山年年都这么伺候自己的茶树。几只苍蝇在猪粪上笨拙地飞翔着，石望山抬头看了看天空。阳光比前几天更暖和，寥寥的几朵白云在不紧不慢地飘移，一只苍鹰在太阳底下盘旋，那种高度不会是在寻找食物，悠闲中几分高傲的姿态只能是像人们的一种潇洒。山风从苍鹰的翅下扑地而来，顺着田野上一片通红的枫叶的指引，山风在田埂上、小河里起起伏伏地吹拂。当跳舞一般的那片枫叶迎着石望山而来时，石望山把手中的锄头举得老高老高。在他将锄举起后不久，红枫叶哗啦一声从半空中跌落地上，打了一个滚，轻轻地停在石望山的脚边。石望山根本就没看四周，毫不犹豫地解开裤子。挣了半天也没挣出一点尿，石望山就唤石得

宝快过去帮忙，石得宝犹豫了一下，只因四周除了妻子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女人，他才匆匆地将一泡尿撒在那片枫叶上。石望山放心地用锄头刮起枫叶，将它扔在大路中央任由众人用脚踩。

山风一下子看不见了，满地都是阳光，田也好，地也好，枯禾枯草也掩饰不住它的肥沃，冬日的温暖正是这肥沃酿造的。石望山又开始翻动猪粪，而且频率明显加快了许多，雪亮的锄板像白帆一样从黑糊糊的猪粪上快速驶过，激起两排黑油油的浪一般的痕迹。

“明天你帮我将这些猪粪挑到茶地去。”石望山突然说。

“看样子该要落雪了！”石望山突然又说。

石得宝听了第二句话后才明白父亲为什么突然又要自己插手茶地上的事了。

太阳还同前一天一样让人心醉。茶地躲在山坳里，北风吹不进来，阳光却一点也露不掉，都快进入严冬，茶叶还是那种青翠欲滴的样子。石望山骄傲地说，他这地现在还可以采摘几斤毛尖。茶叶是绿的，地上的坑无论四周还是底部都是黑色的。石得宝每一担猪粪都是在石望山准确得像秤和尺子的目光中倒入地坑中。石望山抚摸着一棵棵茶树，吩咐哪个坑里多放一些，哪个坑里少放一些，那语气俨然是对待孩子，谁肚量大多吃点，谁肚量小少吃点。

“我小时候你这样照顾过我吗？”石得宝问。

“那时有你妈，用不着我。”石望山说。

“妈妈说过，你只爱庄稼不爱人。”石得宝说。

“那是她小心眼，能让人吃饱穿暖不就是爱吗！”石望山说。

父子俩坐在一棵茶树的两边，同时将嘴里的烟抽得吧吧响。石得宝在想着心思，石望山也有自己的心思。

“老方那天的话提醒了我，我们自己家有人在北京当大干部，自己却忘了招呼。说不定十三哥喝的茶还是找别人要的，那多没味道。明年春上，我说什么也要亲手做上一两斤好茶，送给他尝一尝。若满意，以后我年年负责供应他的茶。我想十三哥会满意的，家乡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谁的也比它不过。”石望山一个人唠叨了半天。

石得宝越听越难受，烟没抽完他就挑上扁担篲篲往山下走。

半夜里一阵燥热将石得宝弄醒，他用力推开妻子压在自己身上的半个身子。妻子以为他又要她，迷迷糊糊地说都四十几的人，怎么比年轻时还有干劲。他没有搭腔，将一只脚伸出被窝，翻身睡去。不知过了多久，石得宝忽然感觉到冷。他起床走到后门撒尿时，听到近处的山岭上发出阵阵呼啸声，紧接着外面的树木瓦脊一齐动起来，一股强大的寒风扑进门里，逼得石得宝仓皇后退几步。

寒风一阵比一阵吹得紧，偶尔有一段喘息时间，还没等石得宝迷糊上，那种尖厉的声音又响起来了。五更时，屋顶上响起了头几下沙沙声，转眼之间沙沙声就响成了一片。从门缝和窗缝里钻进来的风里带着一股潮湿的气味。屋檐下响起滴答声时，石得宝终于睡着了。

冷雨下得满天满地灰濛濛的，天亮得晚了许多。雨不大也不小，架势也不紧不慢，一副悠着点的痞气味道。石得宝从早晨观察到傍晚，最后相信石望山的关于落雪的预言是不会错的。这样的天气，不下点雪就不会变晴。

吃过晚饭，石得宝拿上手电筒和雨伞钻进漆黑雨幕中。路上没有碰见一个人。他径直走到金玲的家门前，敲了半天，屋里才有人说他们已经睡了。石得宝站了一会儿，本不想开口，终究还是忍不住对着门缝说，看样子雪就要下来了，得早点将箩筐、簸箕和炒锅等一应用品准备好。石得宝走出老远，听见金玲家的大门响了，灯光透出金玲的身影，她站在门口叫了三声石村长。石得宝没有拧灭手电筒，任那光柱在雨中晃来晃去，同时他也懒得回答。他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好没意思的感觉。回到家里，妻子没头没脑地说了他一句。

“人家没留你多坐会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石得宝反问道。

“就这意思”。妻子说。

石得宝将手电筒猛地往地上一摔，碎玻璃哗哗啦啦地跑了满屋。

“你明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石得宝大声说。

妻子当即跑进房里哭起来。石望山手里拿着那本《封神演义》从自己屋里出来，看了一眼又回屋去了。他在屋里大声说话，要他们夫妻相互敬重恩爱。又说石得宝最近工作上一定又遇到了难题，当妻子的这时候切切要晓得体谅。石望山一说，石得宝心中的气先消了。他弯腰捡起手电筒，费了很大劲才将后面的盖子拧开，然后找了一段小圆木和一把锤子，叮叮当当地将摔扁的部位重新敲圆。

天亮之前，妻子将石得宝推醒，说她听到鬼叫了。石得宝侧耳细听一阵，屋外果然有一种古怪的尖叫。他起床推开窗开，拧亮手电筒照了好久，终于发现风吹过那堆废酒瓶发出的声音。他关上窗户，说女人天生胆小。妻子还没等他完全钻进被窝就偎到他的怀里。妻子说若是女人都胆大那还要男人干什么，女人找男人就是为了有个依靠。石得宝要她以后别疑神疑鬼。妻子说，她其实最怕的是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石得宝在她胸前拧了一把，说自己若有别的女人，还会隔一两天就要要她一回。妻子撒娇似的在他怀里扭了一下身子。

冷雨下到第四天上午，天空中开始飘起纷纷的雪花，到了中午，雨丝全变成了雪，在空中狂飞乱舞。久雨之后的雪花，个头很笨重。落到什么东西上，像被摔碎的玻璃屑。

石得宝匆匆赶到金玲家，见她正同几个男人在打麻将，他立即不高兴地说她怎么越来越不像个村干部了，打麻将的时间比工作和劳动的时间还多。金玲笑嘻嘻地说他们打完这圈就撤。石得宝不问三七二十一，上去将那垫布一抖，桌上的麻将牌全乱了。金玲惊叫着说最低也该让她将这一盘打完，她的豪华硬七对已经听和了。石得宝一见金玲那痛心的样子，自己也心软了，就让他们再打一圈，结果这一圈耗掉了一个多小时，金玲连登四五庄不下来，将那个豪华硬七对的损失弥补回来了。

金玲拿上箩筐对丈夫说自己去茶地干点活，丈夫没有追问。石得宝倒追问起来，问她是不是将采冬茶的事告诉了丈夫。金玲说，先不说清楚，过后想说清楚也难。石得宝不好再说什么。

茶树上积满了雪，石得宝用手将雪摇落，两人找半天也没找到一只芽叶。金玲说这有点不对头，是不是上级领导坐在四季如春的日子里，忘了冬天草木不长。石得宝挠着头皮想了半天，他也没见过冬茶是什么模样，便想象着让金玲拣那最嫩的叶片采。他打着伞替金玲挡着雪，金玲的两只手一会儿就冻红了，两个指头也开始发僵。石得宝开玩笑，要她将手放进他的怀里焐一焐。金玲竟真的这么做了。正在这时，有人在旁边叫了一声，说太好了，我有好多年没见到采茶妹与情哥哥在一起的情境。金玲吃惊地缩回手。石得宝回头一看，竟是镇里的老方。

老方奉了镇长之命，特地下来检查采冬茶的情况，并通知明天带茶叶到镇里去开会。石得宝问他冬茶怎么采。老方也不晓得，他看看茶树，又看看金玲的箩筐，犹犹豫豫地说大概就是这样吧。

老方也陪着金玲站在雪地里，并不时将金玲的手拉进自己的怀里。三个人说说笑笑倒也不觉得太冷。村里有几个人从附近路过，好奇地问他们在茶地里干什么，石得宝说是在搞一项试验。有人说，茶叶不能搞试验，这几年搞叶面施化肥，结果产量虽然上去了，味道却差许多，弄得茶叶都不好销出去。石得宝说他们一出点小问题就不相信科学。那人说现在没什么可相信的，连自己对自己都怀疑。老方插嘴问那人，八月十五是中秋，腊月三十过大年他相不相信。那人说这也不一定对，日历也会印错。

过了不久，村里人得知消息，陆陆续续赶来看稀奇。石得宝见人越来越多，担心他们出去瞎传瞎说，就吆喝着要他们回去，大家退了几步，又站着不动。石得宝生起气来，说谁不走，他们就到谁家的茶地去搞试验。大家嘟哝着说这种试验恐怕又是劳民伤财，慢慢地都退

去了。

忙到天黑，也只采了小半箩筐稍嫩点的茶叶，石得宝估计炒制后连半斤茶都不够。炒了之后，用秤一称，果然只有四两多一点。石得宝看着这不够分量的一丁点儿茶叶，不停地发愣。老方不管这些，他拈了一撮茶叶放进怀里用开水泡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呷了一口。老方眯着眼睛不吭声，过了一会儿又呷了第二口，然后一睁眼说，狗日的，这冬茶的味道的确妙不可言。他不管石得宝怎么个态度，从荷包里掏出一只早就预备好的塑料袋，拈了一大把装进去，打好结后放进贴身荷包里。老方说这也算大雪天陪冻的报酬。石得宝不好说他，只有说这点茶叶明天怎么向丁镇长交代。金玲用秤再称了一次，茶叶只剩下二两半左右。

老方笑着说他有办法。老方将秤盘里的茶叶分成一两的两堆，半两的一堆。半两这堆他又分成两份，一份给石得宝，一份给金玲，让他们自己留着尝个新鲜。他叫金玲拿出两听没有卖出去的茶叶，轻轻地将封皮揭开，再打开盖子，取出一两茶叶后，又将冬茶放进去盖在上面。接着又重新封好封皮。石得宝问这样弄虚作假怎么行。老方要他放心，反正这茶叶是要送人的，也不是丁镇长自己喝。对于他们来说，只要丁镇长不晓得有假就行。石得宝觉得这样做不妥，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迁就老方的意思。

这时，金玲叫起哎哟来。她那手被雪一冻，又马上伸进热锅里炒茶，出现了冻伤后才有的那种奇痒。炒茶的手染得发青，看不清皮肉模样。金玲的丈夫心疼地抱着那双小手，不停地抚摸，嘴里忍不住责怪丁镇长太不顾别人的死活了。石得宝看着金玲的手，只有说对不起，让她跟着受苦受累。

天太晚了，老方懒得摸黑路，就在石得宝家里睡。

第二天，他俩一齐到了镇上。丁镇长一见到石得宝手里拎着两听茶叶，立即高兴起来，说还是石得宝抓工作扎实，说五就五，说十就十，不打折扣。石得宝不好意思同他多说，放下茶叶连忙去大会议室。村长们差不多都来了，他们围着火盆像个铁桶一样，见石得宝进来大家都抬头望了一眼，却没有一个人给他挪挪位置。石得宝转了一整圈，仍无人理睬，心里不由得冷笑一声。他不动声色地将桌上的开水瓶拿到手里，抽出瓶塞，举过那些人的头顶，问谁要添水。大家还是不理睬，石得宝将开水瓶一倾，冲着火盆边一只茶缸倒下去。那水却是泻在炭火上，一股白烟缠着火灰冲天而起。火盆边的人赶紧四散而逃。石得宝放下开水瓶一边说对不起，一边欲帮那些沾满灰尘的人拍打干净。那些人都果断地挡住了他的手。石得宝笑一笑，也不是认真地要这么做。丁镇长进来后，问这是怎么回事，石得宝说自己给他们添开水添错了地方。

丁镇长宣布今天开会的主要内容是落实发放到各村的救济款。大家一听到这个话题，都暗暗兴奋起来。丁镇长将有关政策说了一遍，然后就让各村村长汇报自己村的情况。大家都是胸有成竹，账本都在心里，虽然每人只给五分钟发言时间，但各人将自己村的情况说得十分清楚。等到十五个村长都说完后，丁镇长就宣布休息一阵子。有几个人准备上厕所，丁镇长将他们叫回来，先问了一下各村落雪的情况，有没有人畜遭灾，大家都说这点小雪没问题。丁镇长突然说，可你们自己却出了问题。他从提包里拿出石得宝送来的两听茶叶，说你们都叫苦说采冬茶太困难，石家大垵村哪一点不比你们更困难，可石村长就有这股子不服输的精神，昨天落雪，今天茶叶就交上来了。丁镇长将两听茶叶敲得桌面丁当响，他要各村将自己做工作的情况说一遍，十几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先开口。丁镇长生气地说，你们刚才要救济的时候怎么一个个那么会说，几斤茶叶怎么就那么难。你们少打几圈麻将，少到群众家里喝几餐酒，问题就早解决了。丁镇长点名叫了几位村长也没有用，他们像约好了一样，就是不开口，他要石得宝介绍一下经验，石得宝也不肯说。丁镇长生气地往门外走，走到半截又回来对石得宝说，看来今天只能落实石家大垵村的救济款了。他要石得宝马上拿出一个救济方案交给他。丁镇长走到窗口，看了看外面，连说了三声：你们看，雪停了，这好的机会白白错过。

丁镇长迟迟不宣布继续开会，大家心里明白，冬茶的问题不落实，丁镇长也不会落实救济款如何发放的问题的。果然，僵持到十一点四十，丁镇长宣布今天的会到此为止，什么时候再开听候通知。

丁镇长正要走，石得宝忽然站起来要他等一等。

“上下级之间都要相互体谅，但丁镇长你作为上级更要多对下级体谅些，这场雪是停了，可这并不等于说从此再不落雪了，说不定一个星期以后又要落雪的。这么多村长没有一个人说过不字。丁镇长你不是教导我们说做工作要有耐心吗？”石得宝说。

“说句老实话，咱们镇没有哪一个村有厚油水。每回换届时，镇里总少不了动员人出来当这个群众头儿。一年到头，少不了受群众的气，镇领导要是不理解说不定哪天大家都会辞职不干的。除了占集体的便宜，多抽几包烟，多喝几杯酒，我们能见到什么好处。我们总在挨批，国家干部总在涨工资。我们当村长当到死，也没人给定个股级局级，可你们国家干部只要能熬，一生总能提几级。”石得宝继续说。

“就说这落雪采茶，这事无论怎么掩饰，也是个遭人咒骂的事，若是捅大了说不定还能闹到中央去。中央说不准坑农害农。落雪采茶，三岁小孩子也明白是什么性质。但各位村长也明白我们的国情。事实上也没有让镇领导有更多的难堪，所以，镇领导也不要让大家太难堪。现在群众一年下来能见到上面好处的就这点救济款，若是过年前不能兑现，村干部可就没有年过了。脾气好的人只是到家里闹一闹，脾气不好的说不定就用那鸡爪扒的字写成状子，这一状也不知会告到哪里。”石得宝又说。

这一番话将丁镇长说得一愣一愣的。村长们也在“是啊”、“是啊”地不断附和。丁镇长接受了石得宝的意见，将会议继续开下去，并初步确定了救济款发放的对象名单和金额。丁镇长再三强调这是初步定下的，村长们心里明白，丁镇长这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便都表态，下次落雪就是撵也要将群众撵到山上去将冬茶采回来。丁镇长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茶叶最多只能采两芽，因为少，所以必须精。

散会后，丁镇长将石得宝单独留下来，说他今天说了自己那么重的话，自己都接受下来了，这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所以希望他还能还自己一个面子。说着他将一听茶叶打开，将茶叶全都倒在一张报纸上。石得宝看着两种不同的茶叶，脸色刷地一下变得通红。丁镇长痛心地说无论如何也没料到石得宝居然想出这种办法来糊弄自己。过去，在自己的印象中，石得宝虽然工作方法少了点，但人是诚实可靠的。没想到石得宝一下子变得这样。石得宝实在羞不过，又不能将老方说出来，他一狠心，当场表态说他一定要给丁镇长弄两斤上好的冬茶来。丁镇长从提包里拿出一只精致的小铁盒，让石得宝看里面装的茶叶。丁镇长告诉他，这是段书记在天柱山茶场定做的冬茶，全部都是一芽的。丁镇长说自己做过调查，全镇上能超天柱山的只有石得宝的父亲石望山的那块茶场。实际上，只要石望山同意，仅那块茶地就可以很轻松地采出两斤冬茶来。石得宝答应了丁镇长，就采自己家那块茶地的茶。丁镇长说自己在北京有个重要的关系，到时候就全靠他这极品冬茶来打发。临出门时，丁镇长表态，到时候他多给一笔救济款，由石得宝自己掌握分配。

镇上的雪没能存住，满街都是糊状的雪水，石得宝在屋檐下蹦蹦跳跳地走着，冷不防有人捉住自己的一条胳膊。那些村长又在餐馆里聚着，单单等他来。一落座，就有人说他们这一阵中了丁镇长的离间计。石得宝正不知说什么好，又有人提起他用痢痢女人对付文化馆那帮人的故事。说得大家哈哈直笑，边笑边说石得宝真会活学活用，别人开个玩笑他就能实际做出来。说笑一阵，大家又和好如初。吃饭时，大家自然又提到冬茶。石得宝将自己骗丁镇长又被丁镇长识破了的经过说了一番。村长们叹息了一番，都承认自己斗不过丁镇长，丁镇长身后一定有大人物在撑着，他们再团结也没有用，丁镇长大不了换个地方再做他的官，而换来的人说不定更难对付。大家又数起丁镇长的好处，然后叹惜他在段书记的阴影下工作，不用点手段也的确没有出头之日。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反正农村是穷定了，多那点茶叶，少

那点茶叶都没有利害关系，反倒是丁镇长万一利用冬茶打通了什么关节，为镇里要个什么项目来，说不定真能给全镇带来什么变化。大家约好了，再落雪时各村一齐动手，并由党员干部带头。

石得宝一回到家里，就被石望山狠狠剋了一顿，说他竟敢逆天行事，创茶叶史上的世界纪录，落雪天也能采茶。让他这个当父亲的都感到脸上无光，恨不得将自己家的茶树都砍了，免得一见到它们就觉得耻辱。石得宝没有争辩，只是告诉他采冬茶的事是天柱山茶场带的头。石望山气愤愤地说那是因为天柱山茶场属于集体，垮了毁了无人心疼，只要自己荷包里捞足了就行。石得宝不同石望山争吵，他推说要传达镇里的会议精神，出门绕了一圈后，来到自己家的那块茶地里。

四周的山上还是白茫茫一片，茶地里的雪却快化光了。只有叶片或树杈上还有少数如玉雕凿出来的雪球。两只野兔不知躲在哪儿茶树下，听见脚步声，它们不慌不忙地跑上山坡，然后回头望了一阵。它们认出石得宝是个陌生人，才继续远去。石得宝听石望山说过茶地里有一对野兔同他挺熟，见了他也不回避。融化着、破碎着的雪球，不时在茶树中哗啦啦地响着。石得宝看见茶树上真的有许多细嫩的芽尖，而自己在以前竟一直没有注意到。他不由得暗暗佩服丁镇长对一件小事的钻研劲头，居然能够熟识到一块具体的地。石得宝在茶地里抽了四支烟，就是想不出如何对父亲说起将要在哪儿采摘茶叶。

下山后，他顺路到一些等待救济的人家走了走，告诉他们钱款很快就要下来。有人为了表示感激，偷偷地告诉他，说得天副村长在到处造他的谣，说他挖空心思办法巴结上级，让金玲这时候采茶拿去送人，还许愿明年让金玲当副村长。石得宝对这话很恼火，转身就去了金玲家，将得天副村长的话告诉了她。金玲说得天副村长是在为当村长做准备。石得宝问金玲手上的冻伤怎么样了。金玲说她丈夫特地去镇上买了一架频谱仪，照了几次就将痒止住了。石得宝听说买这个东西花了好几百块钱，就说金玲不是随便一个男人可以养得起的女人。金玲不愿听这个话，她说自己若完完全是那种人。为什么还会去受冻采冬茶哩！石得宝将去镇上的经过都对金玲说了，金玲说他家的事她也没法帮他。石得宝问金玲想不想当副村长。金玲想都没想就说，如果石得宝还当村长，她当当副村长也可以。她说她喜欢同石得宝在一起，石得宝身上什么男人的味道都有。

临走时，金玲提醒他，万一有什么难处不妨去找找老方，这个人总有些出人意料之外的新点子。

雪停了之后，天却不见晴朗。一连几天，老刮着北风，阴云一会儿薄一会儿厚。石得宝老是抬起头来看，他总感觉到这雪还没有下完。

雪停了之后，电视里播了一条讣告。石望山听了半截，跑出来一惊一乍地问是谁死了，是不是十三哥。石得宝心里说这十三哥可能还不够格在电视里播讣告哩，嘴里却在安慰父亲说死去的老干部不是姓石。

夜里，屋外出奇地安静。没有一丝风声，也没有小兽窜动的响声。窗户上很亮，如同一弯月亮挂在中天。石得宝迷迷糊糊地以为天晴了。就完全放下心来，睡了落雪以来的第一个安稳觉。早上，石望山的开门声惊醒了他。石得宝竖着耳朵听，父亲通常每早开门时，总要习惯地随口说一句，天晴了或又是晴天、落雨了或又是雨天、天阴了或又是阴天等等，既有变化又没变化的话。石望山什么也没说，这让石得宝感到很奇怪。他耐着性子又等了一会儿，见外面还没有动静，他忍不住一骨碌地翻身爬起，冲出房门。在面对大门的一刹那间，他惊呆了。

父亲蹲在大门口，一言不发。大雪从他的脚尖前铺起，一直漫向无边无际的山野。天地间没有别的颜色，洁白如莹的雪花在一夜间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整个世界，并且那几乎密不透风的洋洋洒洒的雪花还在继续下着，洒落在石望山头上和石得宝手上的六角形羽毛般大小的雪花久久没有化开。



“几十年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雪了”。石望山说。

“雪大好过年。”石得宝说。

“十三哥最后一次离家时，也是下着这样的大雪。我还记得他的脚印转眼就被雪花填平了。”石望山说。

石得宝突然不愿接话了。落雪了，说不定丁镇长又要派人督促。他站在石望山的身后，盯着父亲佝偻的脊背和头上如霜似雪的须发。他突然明白，自己永远无法开口对父亲说出那曾经对丁镇长说过的话。石得宝一转身回到房里。脱掉衣服钻入被窝，打算睡过这一天。

中午过后，石望山站在房门槛外对着房里叫着他的小名，说他该起床了，这么大的雪肯定有人遭灾，他当着村长就应该及时去看看。石得宝一下子悟过来，连忙起床，穿上父亲为他准备的防雪滑的木屐，拄着一根棍子钻入雪中。

半路上他碰见丁镇长和镇里的两个干部。他正要为采冬茶的事作解释，丁镇长却问他村里有无人畜受灾。石得宝说他正要去了解情况。丁镇长生气地说这是失职，如果出了人命他是要负责的。另一个干部说丁镇长天一亮就开始逐村视察，到这儿是第四个村了，还说丁镇长今天一定要跑完八个村子，剩下的七个村明天跑完。石得宝一时感动起来，便领着丁镇长朝一些可能出事的地方走去。村里果然塌了房子民伤了人和畜。得天副村长的父母单独住，他们的两间小屋被雪压垮了一半。可得天副村长不知到哪儿打麻将去了，他父母又同儿媳妇闹翻了脸，两个老人只有躲在随时可能塌掉的那剩下的一间小屋里，抱头痛哭。丁镇长很恼火，当即领着老人进了得天副村长的家，凶狠地对得天副村长的妻子说，只要老人出一点事，他就送她去蹲监狱，同时又宣布得天副村长停职察看。丁镇长将随身带来的救济款散发给各受灾户，同时又要石得宝赶紧动员全村人动手抗灾，先将各家房顶上的雪扫掉。

丁镇长走后，石得宝就忙碌起来。

天黑后，金玲跑来告诉他，丁镇长在去邻村的途中，滑下山崖摔断了一条腿。石得宝急着起来，问丁镇长现在在哪儿。金玲说往后的事传话的人也不太清楚，只听说丁镇长不肯回去，非要将今天的八个村看完。

第二天上午，邻村的村长跑过来问石得宝冬茶怎么采，并告诉他丁镇长的确摔断了一条腿，用木棍固定之后，他让几个人扶着，硬是撑到半夜将八个村都看完。今天一早又出发看剩下的七个村去了。邻村村长说他很受感动，所以特地抽空跑来学点经验。回去就动员一些人上山采冬茶。石得宝告诉他同采春茶一样的办法。邻村村长走后，石得宝一横心准备同父亲说，但一见到父亲那满是沧桑的面孔，一点勇气又一次消失得干干净净。

雪一停，太阳就出来了。

石得宝到镇上去看望丁镇长。丁镇长架着一对拐杖，忙得比以前更厉害。石得宝说了几句慰问的话，便告辞了。然后一间间办公室寻找老方。最后才发现老方躲在镇广播站里写全镇人民抗雪灾的汇报材料。石得宝要他帮忙做做父亲石望山的工作，让其同意采那块地里的茶叶。老方说他现在得赶这个材料，县里马上就要。石望山的工作怎么做他仓促之中想不好，但他明天上午或下午总会抽空去的。

太阳一出，雪就开始融化，家家户户的瓦沟下垂着一串串冰吊儿。

石得宝坐家门口张望着老方来的方向。石望山从外面回来，见了石得宝就匆忙发问。

“这么大的雪，你到茶地去干什么？”石望山说。

“自己家的东西，随便看看。”石得宝说。

“我一看脚印就晓得是你，你还将几枝茶树杈的顶给掐了。雪一化，地上就会上冻，那几个枝子会冻死的。”石望山说。

“那是随手掐的，当时忘了，以后再也不会这样。”石得宝对自己说出这句话来，感到惊诧不已。他不晓得自己如何才能收回这话。

“我的地不是金会计的地，我的茶树也不是金会计的茶树，任谁也不许乱来。”石望山

说。

“我晓得那是你的命根子。”石得宝说。

他将门口的椅子让给石望山，自己进屋倒水喝。开水瓶是空的。石得宝端上杯子出了后门到邻居家讨了一杯水。他同邻居闲聊了几句亚秋的学习情况，从原路返回时，一进后门，正好听见老方大叫着说石老伯你十三哥在北京出事了。石得宝听了心里一惊。老方又说你十三哥得了癌症，昨天晚上专门打电话到镇上报信，让这边准备一下，随时进京去办理丧事。石得宝走拢去时，石望山正急得手足无措，嘴里不停地说，这怎么可能呢，北京那么高级，怎么就医不好他的病。老方又说，那打电话的人说北京有个从前给光绪皇帝看病的老中医开了一个偏方，但要用病人家乡的茶叶做药引子。石望山说这还不好办；他们要多少他可以给多少，就是挖几棵茶树送去也可以。老方说只是这茶叶必须很特别，数量虽然只需两斤八两就足够，可它必须是冬天落雪时现采现炒。石望山一愣，将两眼在老方脸上扫来扫去，然后问老方是不是哄他，拿他开玩笑。老方着急地说他开始也不相信，后来请教了镇上的一个中医，人家说药理是对的，癌症多为内火旺，冬天为寒，落雪为最寒，这时采的茶叶必定是大凉大寒，正好可以消火。老方还补充说自己大小是个国家干部，拿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开玩笑有什么好处哩？石得宝听到这里就晓得是怎么回事，他递了一支烟给老方，老方要他赶紧召开紧急村委会，在村里动员一下，趁雪没化赶紧采了茶叶炒好送到北京去。

石得宝真的离开了他们。然后站在一处高坡上往下看动静。隔了一会儿，他看见父亲石望山在雪地里匆匆地走着，肩上挎着一只箩筐。又过了一会儿，自己的妻子也同样挎着一只箩筐，踩着父亲的脚印往山坳上的那块茶地走去。然后是老方。老方是向他走来，远远地就得意地说自己这是妙计安天下。他要石得宝将多余的八两冬茶交给他，他说自己当了六年的宣传干事，也想用这冬茶来改变一下命运。石得宝心里有些厌恶，嘴上不好直说，就责怪他不该用老干部的健康来编恶作剧。老方不以为然地说，都这把年纪了，任谁也免不了一死。石得宝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对老方说他只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老方一路用脚踢着地上的雪，边走边唱着歌：

桑木扁担轻又轻，

一片茶叶一片情，

船家问我哪里去，

北京城里看亲人。

石得宝记得这首歌，老方不记得下面的词，大声哼着曲子。石得宝记得另一段歌词是：

桑木扁担轻又轻，

头上喜鹊叫不停，

我问喜鹊叫什么，

它说我是幸福人。

老方在雪野中终于消失了，石得宝并没有用眼睛看，他是在心里感觉到的。浮现在眼前的唯有山坳中的两个人影。白茫茫的雪坡上像是有不少缝隙，父亲和妻子在其中一点一点地游动着。雪地是一块暂时停止涌动的波涛，两个人是两只总在渴望前行的船帆。石得宝仿佛看见寒冷正从他们的指尖往心里侵蚀，他自己亦在同一时刻里感到周身寒彻。

金玲不知从哪儿突然钻出来，不安地指着山坳问石得宝，怎么采冬茶的事就他家独担了？金玲好看的眼一直在眯着，雪地里阳光太刺眼，只有戴上墨镜眼睛才能完全睁开。金玲说这时候采茶，一片芽子一把雪。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日完稿于汉阳南湖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四日订正于武昌东湖

## 第八章 分享艰难（一）

八月的夜晚，月亮像太阳一样烤得人浑身冒汗。孔太平坐在吉普车前排的副驾驶座位上，两条腿都快被发动机的灼热烤熟了。车上没有别人，只有他和司机小许，按道理后排要凉爽一些，因为离发动机远。孔太平咬紧牙关不往后挪，这前排座如同大会主席台中央的那个位置，绝不能随便变更。小许一路骂着这鬼天气，让人热得像狗一样，舌头吊出来尺多长。小许又说他的一双脚一到夏天就变成了金华火腿，要色有色，要味有味，就差没有腿毛。孔太平知道小许身上的汗毛长得如同野人，他忽然心里奇怪，小许模样这么白净，怎么也会生出这些粗野之物哩。他忍不住问小许是不是过去吃错了什么药。小许说他自己也不明白，接下来他马上又声明自己在这方面当不了冠军，洪塔山才是镇里的十连冠。孔太平笑起来，说洪塔山那身毛，若不用两担开水泡上几个回合，再锋利的刀也褪不下来。两人说笑一阵，一座山谷黑黝黝地扑面而来。吉普车轰轰隆隆地闯了进去。小许伸手将车门打开，并说，孔书记，到了你的地盘，违点小规也不怕了。孔太平没说什么，他先将车上的拉手握牢，另一只手将车门打开。一股凉风从脚下吹向全身，酷热的感觉立即消散了许多。

刚刚有些凉爽的感觉，吉普车忽然颠簸起来，孔太平赶忙将车门关好。小许说不要紧，路上有几个坑。孔太平却厉声说，关上门，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小许没敢吱声，赶紧关上车门，同时减小油门让车速慢下来。这以后，两人都没说话，路况好，车子走得平稳时，这种沉默有些不对头。孔太平明白自己刚才说话声音太大了，便有意找话说说，缓和一下气氛。他掏出烟，一次点燃了两支，并将其中一支递给小许。

小许抽了一口烟后，马上告诉孔太平这是假的阿诗玛。小许说，这烟是县城南边金家坳的农民做的。

孔太平说，金家坳是我县唯一一个有希望进入亿元级的村子哩。

小许说，若将那些假烟一查禁，恐怕同我们西河镇的情况差不多。

孔太平说，是该查禁，不然国家的事就全乱套了。

小许说，昨天我听人说了一副对联：富人犯大法只因法律小犯大法的住宾馆；穷人犯小法皆是法律大犯小法的坐监牢。

孔太平想了想，觉得这副对联有些意蕴，他问小许说，你还听见什么没有？

小许说，洪塔山近期内可能要出事。

孔太平忽然敏感起来，他问，出什么事？

小许说，县公安局还在整洪塔山的材料，似乎是经济上有问题。

孔太平说，不对，经济问题应该由检察院办理。

小许说，那要么就是嫖妓搞女人。

孔太平正要再问，迎面一辆汽车亮着大灯扑过来，灯光刺得他俩睁不开眼睛。小许踩了一脚刹车让吉普车停下，然后拉开车门跳到公路中间破口大骂起来。那辆车驶近了，停在小许的身前。孔太平认出是一辆桑塔纳，马上猜测是镇养殖场经理洪塔山的座车。果然从桑塔纳车门里钻出来那个人正是洪塔山的司机。小许用拳头擂着桑塔纳的外壳，说那司机也不屙泡尿照照自己，敢在西河镇里亮着大灯会车。那司机分辨说，是因为小许没关大灯他才学着没关的。

小许说，今天得让你付点学费，认清楚在西河镇能亮大灯会车的只有老子一人。

小许正要抬脚踢那桑塔纳车灯，孔太平大声阻止了他。孔太平下车后，那司机赶忙上前赔不是。孔太平支开话题，问司机去哪儿。司机说是送一个客人。孔太平见车内隐约坐着一个人，就挥挥手让桑塔纳开过去。桑塔纳走后，孔太平又说了几句小许，他担心那车内坐的

是养殖场的客户。小许说那人绝不是什么客户，那副妖艳的模样，一看就不是正经路上的人。听说是个女人，孔太平也不再数说小许了。倒是小许来了劲，不断地说现在太不公平了，洪塔山算什么东西，居然坐起桑塔纳来，书记镇长却只能坐破吉普。小许说他若有机会，一定要治一治洪塔山，不让他太嚣张。

小许的话说得孔太平烦躁起来。这时，吉普车已来到镇外的河堤上。孔太平让小许停下来，打开车门时，他叫小许开车先走，自己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

吉普车消失在镇子里，四周突然静下来。被太阳烧烤透了的田野，发出一股泥土的酃香，月亮被醺醉了，满面一派橘红。热浪与凉风正处于相持阶段，一会儿凉风扑面，一会儿暑气袭人，进进退退地叫人怎么也安定不下来。

河堤外边的沙滩上，稀稀落落地散布着一些乘凉的男女青年，女孩子嗲声嗲气的话语和男孩子有些浪意的笑声，顺着河水一个涟漪便漂出半里远。孔太平想起小时候自己从县城里来乡下走亲戚时，舅舅带着他走上几里路，同坑里的男女老少一道来这河滩乘凉的情景。有天夜里，满河滩的人睡得正香，忽然有人喊了声，狼来了，狼来了，惹得许多人慌忙逃个不迭。后来舅舅大喊了一声，说这么多人还怕几只狼，一人屙一泡尿就可以淹死它！舅舅的喊声制止了河滩上的慌乱，大家镇定下来以后才弄清楚是有人在闹着玩，目的是想吓唬那几个睡成一堆的女孩子。舅舅走上前去揪着那人的耳朵，一使劲就将其扔到河水中去了。那人水中挣扎时，大群女孩纷纷抓起沙子撒到他身上，直到那人急了，说若是谁再敢撒沙子，他就将身上的衣服全脱光，这才将女孩子吓退。那人从水中爬起来时，舅舅对他说了几句预言，断定其人将来不会有出息。孔太平记起这个故事，却不记得舅舅所说的这人是谁了。在当时他可是知道这人的姓名的，时间一长竟忘了。忘不了的是这人如今也该四十岁了。

想起舅舅，孔太平的目光禁不住拐到另外一个方向上。远远地一座小山之下，忽明忽暗地闪着一架霓虹灯，西河养殖有限公司几个字一会儿绿一会儿红，反复变幻不停。空洞的夜晚因此的确添了几分姿色，美中不足是那个“殖”字坏了半边，只剩下“歹”在晃来晃去。舅舅的家就在养殖场附近，虽然离得不算远，可他已有一年多时间没有进过舅舅的家门。孔太平打定主意，近几天一定要去舅舅家坐一坐，不吃顿饭也要喝几杯水。

孔太平从县商业局副局长的位置下到西河镇任职已有四年了，头两年是当镇长，后两年任的是现职。论政绩主要有两个，一是集资建了一座完全小学和一座初中，二是办了这座养殖场。现在镇里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这座养殖场。所以他对养殖场格外重视，只要有机会，不管是什么场合，他都得重申，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养殖场。实际上，这座养殖场也关系到自己今后的命运。回县城工作只是时间问题，关键是回去后上面给他安排一个什么位置，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小镇里政治上是出不了什么大问题的，考核标准最过硬的是经济，经济上去了就是一好百好。

凉风一阵比一阵紧了，暑气明显在消退，河滩上几个女孩子忽然唱起歌来。孔太平心情好起来，刚要加快步伐，迎面走来两个人影。不知为何，孔太平认清那两人是镇完小的杨校长和徐书记后，竟下意识地躲进河堤旁的柳丛里。

杨校长走到他跟前时忽然停来说，等一等，我要方便一下。

徐书记嗯了一声说，我陪你。

好半天没见水响。杨校长说，人家在县城里偎老婆，让我们又白等了半夜。

徐书记说，这热的天再好的女人偎起来也没意思。

杨校长说，人家不像我们这些穷教师，去年家里就装了空调，改造了自己的小气候，你还当是大环境啦！

徐书记说，你别笑我土，我还真没见过空调是什么模样哩！

杨校长说，恐怕是你不注意，县城里好多楼房的外墙上挂着些像麻将里的一饼、二饼那样的东西就是空调。

孔太平差一点笑出声来。

杨校长继续说，胡老师突然发病住院，也不知是好是歹，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医疗费还要学校先垫付，这是什么道理！说话时，杨校长还脱口骂了一声。

徐书记说，镇长书记只管自己升官发财，哪里会真心实意地关心教育。你没听见刚才开车的小许在镇委大院里嚷，要全镇人勒紧裤带给镇里买台桑塔纳，否则出门太丢人了。

杨校长说，也是，县里随便哪位领导卖台车子也够全县教师好好过上一个月——喂，老徐，我这一阵不知怎么的，屙尿特别费劲，老半天也挣不出一滴。

徐书记说，莫不是前列腺有问题，得赶紧查一查，男人这地方最容易患癌症。

杨校长说，患了癌症才好，我就可以解脱了，死不死活不活反让人难熬——好好，总算屙出来了！憋死个人！

一阵水响过后，两人终于走开了。孔太平听出他们要去镇医院。孔太平明里暗里听惯了别人的牢骚话，他知道杨校长是在说自己，抬腿将眼前的柳树狠狠踹了几下后，心中的火气也就去了多半。

孔太平没走多远就碰上了地委奔小康工作组的孙萍。孙萍一个人正顺着河堤散步，孔太平一见她那模样就开玩笑，是不是又收到男朋友的信或者是刚刚给男朋友写完信。孙萍挺大方，说两样都不是，而是一个三年不通音讯的老同学突然莽撞地给她写了一封求爱信。孙萍还说，她发现老同学的文章写好了。孔太平提醒她留心对方是不是抄了哪个名人公开发表的情书。孙萍笑着表示了认同，接着就告诉孔太平，镇里人都知道他今天回来，包括杨校长在内的好几拨人一直在等他，直到小许一个人开着车进院后，他们才散去。孔太平问清楚，除了杨校长是准备找他要钱的，别人都是来申冤告状，便多多少少有些放心下来。他告诉孙萍，这年头只要不涉及钱，一切都好办。说了一阵闲话后，孔太平要孙萍给他帮忙做件事，马上到镇医院去，看看那个姓胡的老师到底是什么原因住院的。孙萍答应后便往镇医院方向去了。

一进镇子，街两边乘凉的人都拿眼光看他，打招呼的人却很少，偶尔开口也是那几个礼节性的字。孔太平平常进出镇子总是坐车，同镇上的人见面的日子不多，这般光景让他有些吃惊，自己刚来镇上时可不是这样，那时谁碰见他都会上前来谈一阵话，反映些情况，提点建议什么的。孔太平看见街旁一位老人还在忙个不迭地招呼几个孩子，就走上去询问他家中的情况。他以为老人的儿子、媳妇外出打工去了，谁知老人气呼呼地告诉他，孩子的父母都让派出所的人抓了起来。老人说，自家几个人在一起打麻将带点彩犯了什么法，开口就要罚款三千。那些个贪官污吏怎么不去抓，那么多行贿受贿的人怎么不去抓？老人一开口，四周的人都围拢来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半天，孔太平总算搞清楚，镇派出所前天晚上搞了一次行动，抓了四十多个用麻将赌博的人，清一色是镇上的个体户，不要说是干部，就连农民也没有一个。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派出所的预谋，十几万罚款够买一台桑塔纳。

孔太平借口自己刚回，不了解情况，转身往人群外面走。老人在背后说，我将话说明了，要钱没有，要命有几条。孔太平没有理睬。老人又说，这哪像共产党，连国……孔太平不等他那更刺耳的话出口，便猛地转过身大声说，不是共产党有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们这些私营业主先富起来，你们能有今天这么大的铺子？钱来得太容易了，就想赌，是不是？莫以为自己逃税的手脚做得干净，让你逃才逃得了。孔明晓得关羽会放曹操一马，才让他去守华容道。不让你逃时，你就是如来佛手中的孙悟空。得了龙王爷的恩惠却想着王八的好处，这叫什么，这叫混账王八蛋！前年订《村规民约》时，你们都签过字，赌博就要挨罚，不想交罚款的人明天到镇委会里登个记！

孔太平一吼，街上突然静下来。他什么也不再说，一溜烟地回到镇委院内，也不理睬别人叫他，站在院子当中扯着嗓子大叫：老阎，老阎在家吗？分管政法的阎副书记应声从自家门口钻出来，孔太平要他马上将派出所黄所长叫来。

他刚开门进屋，住隔壁的妇联主任就送了两瓶开水进来，并随口问他怎么这次出去时间

延长了三四天。孔太平说，刚开始只准备参观一下华西村，后来大家都闹着要去张家港看看，参观团的领导只好修改日程安排。妇联主任问他有些什么收获，孔太平一边叹气一边告诉她，经验很多，可是太先进了，他们一下子学不了，还得敲自己的老实锣鼓。

孔太平开始解上衣纽扣，并说自己要冲个澡。妇联主任说，你冲你的澡，我说我的话。孔太平说，那我就脱裤子了。妇联主任笑着说，你那东西我家里也有，吓不倒人。说笑之间妇联主任站起来，跨过门槛后又回头告诉孔太平，他不在家里，宋家堰村超生了一个人。她说，本来差一点就是三个，另两个被她抓住了时间差，抢先将工作做妥当了。孔太平说，今年一切工作都白做了。他叹了一口气，随手关上门。

孔太平打开水龙头，放水冲了一阵身子，他刚用肥皂将身子涂抹一遍，水龙头里就没有水了。他打开窗户探出头冲着楼下叫道，一楼的，等会儿再用水好不好，让我将澡洗完。叫了两声，水龙头里又有水了。他赶忙凑过去。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孔太平马上意识到一定是老婆打来的，目的是探听他的行踪，她总是怀疑自己在镇里有别的女人，常常出其不意地搭车跑来或在半夜三更打来电话。孔太平冲出卫生间，抓起电话大声说，是我，我是孔太平，我已经准时回到镇里，你该放心了吧！别用什么孩子不听话，钥匙找不见了等借口来掩盖自己的别有用心，我都明白，你不要耍这种小聪明！他吼了一通后，电话里竟无一点反应。他又说，有话你就快说，不声不响地到头来还是我付电话费。电话里轻轻地响了一下，接下来是一串蜂鸣声。孔太平愣了一会，伸手拨了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电话铃响了一阵后有人拿起了话筒，他对着话筒说，我爱你，你放心，我不会三心二意的！电话里忽然传出儿子的声音，儿子说，你是谁，不许你爱我妈妈，我妈妈只能让我爸爸爱！孔太平说，儿子，我就是你爸爸！儿子在那边欢叫道，妈妈，爸爸要爱你！孔太平放下电话，继续将身上的肥皂液冲洗干净。

派出所黄所长进来时，孔太平刚刚将裤子穿好，天气太热，他懒得再穿上衣，光着膀子，开门见山地问抓赌的情况。黄所长说他们确实是选择了镇上干部发工资的前几天行动的，因为这时干部们口袋里都是瘪的，无钱上麻将桌，这样可以减少许多麻烦和难堪。只不过他们没有考虑到镇上那些个体户竟敢公开抵抗，到现在连一分钱都没收上来。他们准备明天先放几个女人，探探风向。孔太平沉吟一会儿后，表态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政权机构做事就得令行禁止，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就会失去威信。孔太平答应由镇里出面帮他们维持一下，条件是收上来的罚款二一添作五，两家对半开。派出所长不同意，他们正指望用这笔钱添一些交通工具。孔太平告诉他，老百姓已猜出他们是想买辆桑塔纳，他们若真的这么做，会失去民心的。因此，不如将这批罚款分一半出来，捐给镇里，专门发放拖欠了几个月的教师工资。黄所长有些松口了，只是不同意交出一半，他觉得太多了，学校有困难，公安部门也同样困难。孔太平思考了半天后改变主意，提出只要明天一天，到时收到多少算多少。黄所长很高兴地同意了。

门外响起了高跟鞋的磕磕声。孔太平连忙抓住上衣往头上套，孙萍进来时，他那铜钱大的肚脐眼还没有盖住。孙萍刚坐下，黄所长便起身告辞，那模样似乎有点避嫌的意思。孔太平留他没留住，只好由他去了。

孙萍将乌黑的披肩长发甩到胸前，像瀑布一样垂着，然后说她想喝口茶。孔太平正要重新泡一杯，孙萍已拿过他喝过的茶杯，有模有样地抿了一口。孔太平想阻止却来不及，他看着孙萍那好看得像糯米粉做的双手，心里咚咚地响了两下。

孙萍抬起头来说，孔书记这茶叶太好了，是哪个村里做的？

孔太平说，我这茶叶算什么好，这回出去考察，地委组织部的人那茶叶才真叫好哩，一连八九天，就是看不见他们茶杯里有哪片叶片是两芽的。

孙萍说，那还不是下面乡镇的干部送给他们的。其实我们镇上也应该搞点特制土特产，这对开展工作有好处。

孙萍这话是双关意思，暗里还指疏通关节可以早点向上提拔。孙萍是昨天回到镇里的，她在地区团委工作，团委同组织部在一层楼上办公。她这次回去休假，刚好遇上东河镇的段书记鬼头鬼脑地在组织部门口转，一看就是上门送礼的。孔太平本来对孙萍说话的口气有些恼火，但她话里的内容却很重要。东河镇的段书记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连续三次考察，都是孔太平排第一，老段排第二。这次地委组织部组织外出考察，人员名单都是戴帽下达的，上面没有东河镇的段书记，他原本有些暗暗高兴，没料到人家却来了这一手。

孙萍说，现在考察干部并不是光看政绩。

孔太平说，我不会这么贱，胡子一大把了，还低三下四地去巴结那些二十来岁的毛头科长。不说这个了，说说医院里的情况吧！

孙萍说，胡老师可能是中暑了。但医生还不敢贸然下结论，一般的中暑醒过来就没事了。胡老师却是醒过来后又接着昏过去了。所以非得住院观察。

孔太平嗯了一声。孙萍继续说，同胡老师一个病房里还有宋家堰村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两人的症状几乎一样。

孔太平想了想说，我得马上去看看，不然万一出了事可没法交代。

孔太平领着孙萍走到门口时，看到院子里空无一人，他很奇怪，往常大家总是整个晚上都在外面乘凉，怎么一下子就变得不怕热了哩！他下到院子中央大声说，都睡了吗？还没睡的请出来一下。喊声刚落，家家户户都有人从门里钻出来。孔太平告诉大家，他准备到医院里看看两个住院治病的老师，谁家里有暂时用不着的罐头、奶粉、麦乳精什么的，请先借给他用用。孔太平一开口，几乎人人都转身进屋拿出一两样东西来，一会儿就积成不小的一堆。孔太平也不客套，找上两只口袋装好后就往医院方向走去。

走了半天，孔太平回头一看，只有孙萍一个人跟在后面。往常这种事他不用开口，鞍前马后总有几个人跟着，特别是妇联主任，哪怕是有意甩也甩不掉。孙萍走上来，接过他左手提着的那只袋子时，无意中碰了一下他的手。顿时，一种别样的滋味袭上心头。他一下子明白过来，大院里的人为什么要躲进屋里，为什么一个人也没跟上来。他心里骂一句：这些狗日的东西，是想创造机会让我跳火坑哩！孔太平想到这里，脚下迈动的速度忽然加快了。孙萍跟不上，一会儿就被拉开几丈远，急得她不住地叫着等一等。结果，二十分钟的路程，他们只用了十五分钟。

一到医院，孔太平就嚷着找院长，院长闻讯来后，孔太平嫌他来得太慢，盯着手表看了一眼后，大声说自己是十点十分到的，院长是十点十八分到的。其实也就等了八分钟。孔太平这样说是故意的，他怕万一出什么问题，大家都能证明，自己曾经及时到医院来过。这之后，他们才去病房。一边走院长一边同他说了实话。胡老师他们病因其实已查明了，主要是营养没跟上，身子太虚了，又赶上双抢季节农活太累，所以中暑的症状就特别严重。院长对政治问题比较敏感，知道现在教师的情况很复杂，搞不好一颗火星可以燎起一场大火，所以特别吩咐主治医生将病情说含糊一些。院长说杨校长再三追问是不是有营养不足的问题，他们咬紧牙关没有说出真情。孔太平听说胡老师一家人已经有两个月没敢花钱买肉吃，就连端午节时也只是买了一堆杂骨熬上一锅汤。而那个民办教师情况更糟，民办教师有个孩子在地区读中专，为了供孩子上学，暑假期间，他除了下田干活以外，每天还要上山砍两担柴挑到镇上来卖。昨天中午他柴没卖完，人就晕倒在街上。院长的话让孔太平心里格外沉重起来。

孔太平出乎人意料之外来到病房，胡老师他们特别感动。杨校长和徐书记还没走，他俩心里对镇委领导有些气，听孙萍说孔太平一到家就赶到医院里来，也不好一见面就发牢骚，但脸上的表情没有胡老师他们好看。孔太平不大理睬他俩，他询问了胡老师和民办教师的情况以后，当着大家的面表了硬态，他说，这个月十五号以前不将拖欠的教师工资兑现了，他就向县委递交辞职报告。孔太平这么一说，杨校长就不好再挂着脸色了，他主动上去说自己想了个减轻镇里负担的办法，让学生们再挤一挤，腾出几间教室租给别人办企业，只要一个

月有它三五千元的收入，学校就可以维持下去。孔太平瞪了他一眼说，这样做你不怕人背后骂，我还怕哩，你若是想当校长就只管教书，若想做生意就将校长的位子让给别人。

这时，门口跑进来一个女孩，冲着孔太平问他几时回来的。孔太平反问她怎么在这里，是不是家里有人生病了。躺在床上的民办教师忙说是学校里安排田毛毛来照料他的。田毛毛是孔太平的表妹，是他舅舅的独生女，高中毕业后在村办小学里当民办教师。田毛毛也不管是否有正经事，一下子就将孔太平拖到病房外面的走廊上，撒着娇非要表哥给她帮一帮忙。田毛毛长相很动人，孔太平从小就很宠这个表妹，他早就在舅舅面前表了态，一定要给田毛毛找个合适她的工作。他的确联系了几个地方，可田毛毛都不愿去。孔太平以为又是找工作的事，就开口答应了，谁知田毛毛竟要他写个条子给洪塔山，让洪塔山以优惠价卖给她一千只甲鱼苗。

孔太平很奇怪，就问，你要这东西干什么？

田毛毛说，当然不是放在家里养，是别人托我要买的。

孔太平说，毛毛，你别以为现在钱好赚，生意场上的深浅太变化莫测了，你涉世太浅，经不住这种折腾。

田毛毛说，就这一回。赚点小钱将自己打扮打扮。

孔太平说，你要是想买什么就对我说。

田毛毛一撇嘴说，罢了，我可不敢沾惹你家那只醋罐子。

孔太平笑起来，他抽出笔，就近处找到一张处方笺，随手写了几行字后递给田毛毛。他告诉田毛毛，甲鱼苗平常卖时要二十五元钱一只，他让洪塔山十八元钱一只卖给她。他要田毛毛别出面，直接将条子交给那要买甲鱼苗的人，然后按差价的百分之五十拿回她应得的那一份钱。他再三叮嘱田毛毛，一手交条子一手收钱。田毛毛不以为然地要他别太小看她了。

孔太平返回到病房时，医院院长正同杨校长谈给自己的孩子换个班的事，院长说现在的班主任对他的孩子一直有些歧视。杨校长否认有歧视这回事，但还是同意考虑，只不过得找个恰当的理由。

孔太平来医院也就是看看，并没有具体的事，往回走时，院长送了一程，正要打住，孔太平却要他一起走一走。一路上，院长不断讲些小故事，逗得孙萍笑个不停。院长说现在搞计划生育的真正阻力是男人，所以有的地方就针锋相对地让男人去结扎，免得他们搞些借腹怀胎的鬼名堂。有一回，他随计划生育工作组到一个村里去攻克堡垒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缠着他们，非要代儿子做结扎手术，工作组不同意，老头反将工作组的头头训了一通，说他们挫伤了他计划生育的积极性。孙萍的笑声让孔太平心里很难受，他知道孙萍是下来镀金的，时间一到就要飞回去，再艰难的工作，在她来看也只是谈笑之间的事。然而，对他们来讲，越是让局外人发笑的事情，做起来越要呕心沥血，绞尽脑汁。

镇委会院子里依然没有人，孔太平拖着院长在院子里的空竹床上坐下来，直到有人从屋里走出来他才放其回去。孔太平回屋再次冲了一个澡，然后也搬了一只竹床到院子中间。他还没下楼就发现院子满是乘凉的人。

坐定后，不断有人凑过来问这问那。食堂炊事员最后过来，该问的别人都问了，炊事员就问华西村那么富，馒头是不是还用粉蒸。一院子的人都笑起来。孙萍一边笑一边说，何师傅，你这种问法，真有点毛主席的味道哩！

孙萍这话提醒了孔太平，别人都睡着了以后，他还望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心里细细琢磨。人再富吃的馒头也还是粉做的，一把手身上的脏东西多数是二把手偷偷扔的，这都是基本规律，到哪也改变不了。孔太平下决心要在三天之内搞清楚，自己不在镇里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同时，他也要看看镇长赵卫东的政治手腕有没有长进。

鸡叫过后，天气转凉了。孔太平咳嗽一阵，翻身吐痰时，看见一个人影在一旁徘徊，有点欲前又止的意思。他认出是副镇长老柯。老柯平时跟他跟得很紧，有什么小道消息绝不会



放在心里过夜。现在连老柯都犹豫起来，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孔太平一翻身就想出了一个对策。

天亮以后，孔太平让办公室主任小赵通知早饭后开一个党委、政府和人大负责人会议。小赵告诉他，赵镇长原定今天到县里去要钱，这时恐怕已经走了。孔太平知道小赵与赵卫东是亲戚，他有意说，镇长知道我回来了，怎么连照面也不打一个就走，该不是我哪儿对不住他吧！小赵是孔太平与赵卫东之间有些摩擦以后，孔太平有意提拔起来的。老柯开始还替他担心，唯恐小赵为虎作伥。但后来的情况让老柯打心里佩服孔太平，小赵当了办公室主任以后，常常直接从孔太平那里领略到许多暗含杀机的话语，小赵当然会转告赵卫东，可赵卫东又不能就这些话有所表示和反应，那样就等于出卖了小赵，由于这种顾忌，赵卫东不得不多方作些收敛。

赵卫东果然没敢走，而且是第一个赶到会场。等人一到齐，孔太平就宣布开会。他说今天会议议题有两个，第一个议题是如何搞好社会治安，协助派出所收缴赌博罚款。孔太平没有说出自己昨晚与黄所长协商达成的协议，只说今天在家的干部都要上街，由他自己带队。有两个人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么做，其中就有老柯。老柯平时总与孔太平保持高度一致，他一反对，反让大家迷惑不解起来，谁都不敢轻易表态。事实上，老柯的反对是孔太平会前安排的，什么缘由他却没有说明。孔太平借口让大家再想想，转而进行第二个议题。他先问赵卫东有多长时间没有回家。赵卫东说差不多有四十天。他又问了几个人，得到的答复是最少的也有二十天了。这时，孔太平才说，第二个议题是干部休假问题。因为双抢已基本结束，所以他提议镇里的干部分三批休假，第一批优先照顾三十天以上没有回家的人。大家对这提议都表示赞同，只有赵卫东不同意。但一点用处也没有。孔太平说他若再不回去，老婆闹离婚时，组织上概不负责。大家都笑着劝赵卫东接受这个提议。赵卫东只好也笑着答应下来。孔太平又要小赵以组织的名义通知赵卫东家里，从今天起给他放七天假。孔太平说，赵镇长太累了，必须强制他休息一阵。说着，他就回到第一个议题。九点钟时，他一敲桌子，说不能占了赵镇长等人的休假时间，第一个议题过后再说。

孔太平明白别人都不愿上街和群众对着干，他开这个会的真正目的只是放赵卫东的假，收罚款的事他自有主张。散会后，几个干部围上来说，他们还以为孔太平今天只是传达出外考察的情况。孔太平说这事过一阵有了空再坐下来细细地说。接着又指出他们用词不当，考察情况只能汇报，不能传达。干部们都说，你是一把手，怎么能向我们汇报哩，只能是我们向你汇报。孔太平对这种回答在心里表示满意，开会的效果开始立竿见影了。

小赵按孔太平的吩咐，让税务所和工商所的头头带着所有的人都来镇委会开会。同时又以镇委会的名义发了一个通告，要那些收到派出所的罚款通知书的人，在今天之内将全部罚款送交到镇委会，否则后果自负。

税务所和工商所一共二十多人，孔太平领着他们先上街走了一圈，他没有向他们布置任何任务，只是叫他们一个个跟紧些，路上说说笑笑可以，但不准打打闹闹。当然制服是必须穿的，这是孔太平让小赵通知他们时郑重地声明过的。转了一圈回来，孔太平让他们集中在二楼会议室打扑克下棋，半小时后，自己再独自到街上走了一圈。见了人也不说话，人同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顶多只是用鼻子哼一声。从街上往回走时，他到镇广播站里去了一趟。他刚回到镇委会院子，镇上的几个高音喇叭就同时响了。先是报时的嘀嘀声，然后女播音员说，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一点整，离镇委会上午下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离镇委会下午下班时间还有七个小时。无论是镇委会院子里还是街上的人，一下子就听出了那种最后通牒的倒计时味道来。

孔太平上到二楼会议室，他要大家再出去走一趟，他要求这一次人人面孔必须十分严肃。天气很热，出门大家身上的制服就被汗水湿透了。因为镇里一把手在头里带队，他们也不好说些什么，加上心里对这些安排一直不摸底，神秘的反让他们做起来挺认真。冷冰冰铁

板一样的人群在小镇的窄街上流动，虽然已近夏日正午，也还有一股凉飕飕的东西直接渗到空气中。

孔太平正在当街走着，一辆桑塔纳迎面驶来。他看出那是洪塔山的座车，便理也不理，昂着头仍然不紧不慢地走着，桑塔纳赶紧靠到街边，个子和模样都让人看了不舒服的洪塔山从车子里钻出来，老远就大声说，孔书记，我有急事正找你。孔太平说，过了今天再说，今天我没空。洪塔山还要开口，孔太平突然说，你那养殖场的干部有没有人赌博？惹毛了我，就是经济命脉，我也要查封。洪塔山一愣说，你这是说的哪门子话？孔太平说，我还想见识一下，在西河镇有谁屙得出三尺高的尿！洪塔山也是在生意场上炼成精怪了的人，他意识到孔太平是在敲山震虎，马上露出一副骨头软了的模样说，我这饭碗还不是书记你给的，我可不敢让它变成石头来砸自己的脚。洪塔山站在街边，一直等到孔太平领着那群人走过去后，才转身上车。

上街转了两圈，食堂的饭已熟了，还不见有谁送罚款到镇委会来。孔太平心里有些不踏实，却不让表情露出来。他让两位所长带着自己的人到镇委会食堂去吃饭，一个人也不许回家。有几个女人推说家里有急事，想回家去。孔太平开始没有阻拦她们，等她们走到院子门口时，他才暴跳如雷地吼起来，一声声都是说，今天是非常时期，就是家里死人失火，也必须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刻。孔太平骂她们时，许多人都从院门外边往里望，那些骂人的话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孔太平平时对人态度很好，从不直接批评普通干部和群众，对女同志尤其和气。这也是他老婆对他不放心的地方。今天他一反常起来，立刻使人联想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和关键性。

女人们抹着眼泪回到食堂，孔太平让事务长大张旗鼓地到镇委会门前的商店里搬回四箱啤酒。税务和工商的干部们在酒杯面前没有不厉害的，孔太平自己带头上阵不说，还鼓动镇里那些会闹酒的人尽情发挥，一时间，食堂里碗盏丁当人声鼎沸。转眼间四箱啤酒就喝光了，孔太平让事务长再去搬了两箱来。事务长搬了啤酒回来后，悄悄告诉孔太平，外面有些人借故有事，在偷偷地看动静。孔太平心中有数，让他别着这个急。事务长刚走，老柯又凑过来，提醒孔太平是不是稍加收敛，这么大吃大喝传出去影响不好。孔太平说大吃大喝也是一种工作方法。

一顿饭用了两个小时，六箱啤酒全喝光了。大家都很高兴，那几个挨了训的女人也都带着醉意说，孔太平指到哪里，她们愿意跟着打向哪里。孔太平没有醉，他只喝了很少几杯酒，看见拐角处有人在偷偷张望，他故意大声说，那好，下午依然是一边休息一边待命，一过六点钟就行动。

下午三点钟，广播喇叭里说离镇委会下班时间还有三个小时。

三点过五分，小赵接待了第一个来交罚款的人。紧接着交罚款的人像穿珍珠一样，一串接一串地来了。交完罚款，他们都要问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交了罚款以后还会不会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税务所和工商所的人听了很奇怪，他们从没有说过要吊销执照的话。孔太平不让他们将谜底揭穿，他要他们对那些人说，自己这次外出考察，学了许多好经验，现在个体户的确太泛滥了，该关的就要关，该管的就要管。这话一点也没有违反国家政策，但从孔太平嘴里说出来时，却有一股子杀气。孔太平说，现在这个时候，当领导的就是要时时透露一点杀气给人看。

孔太平看着小赵的登记表上已有了整整四十个人，抽屉里的现金塞得满满的，脸上立即堆起了笑容。

正在开心时，派出所黄所长急匆匆地闯进来。

黄所长腰里吊着一把手枪，见了面就嚷，孔书记，你可不能将我们的油水揩干净了呀。孔太平说，哪里哪里，我们绝对保证只收今天一天，以后的全归你。

黄所长说，你们以后还会给我？不到天黑就会收光的。

孔太平说，不会的，绝对不会。小赵，我们收了多少人的罚款？

小赵心领神会，马上说，才二十多个。

黄所长说，赵主任，你别太小瞧我们的侦察能力了，你们已经收了三十九个人的罚款，正负误差不会超过两人。

孔太平心里吃了一惊，他怕事搞僵，忙说，我们也没料到局势会变化得这么快。

黄所长说，你大书记也别挖苦我们，我们有我们的难处，枪杆子不能对着人民专政，人民公安是保护人民，不像你们人民政府是管着人民。

孔太平说，都是党的事业。我看这样，镇里这边就收到现在为止，剩下的都让他们去派出所。

黄所长很干脆地说，不行。

孔太平一见黄所长的态度很强硬，就先拐个弯说，要不这样，剩下的还是你们收，至于我们已经收了的，找个机会，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

他这边一软，黄所长就不好再强硬下去，但他要求今晚就开始协商。孔太平想了想，见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只好答应他。黄所长一走，孔太平就叫小赵先将现金送到银行里存起来。小赵从未见过这么多钱，一个人不敢去，就叫上小许开车送。他俩刚上车，马达尚在呜呜叫着没有发动起来，办公室电话铃突然响了。孔太平拿起话筒一听，竟是赵卫东。

## 第九章 分享艰难（二）

赵卫东上午出了大院门，其实并没有回去。孔太平不便问他躲在哪里。赵卫东说，他得到消息，派出所准备半路拦劫，将镇里收到的罚款控制在手里，争取分配时的主动权。黄所长判断镇委会的人不敢将这笔巨款存放在办公室，一定会在天黑之前送到银行里去，所以他已派人在工商银行与农业银行附近分别把守着。孔太平没料到黄所长竟会这么干。他又有点不相信，就让小许开着空车出去转了一圈。小许在街上见到的情况真如赵卫东所说，不仅银行门口有派出所的人，就是镇委会大院门口也有一个拿着对讲机的警察在望风。孔太平不由得对赵卫东心生谢意。

他冷静地想了一阵，终于有了应对的办法。首先他亲自给县教委、电视台和县里分管教育的副书记、副县长打了电话，请他们今晚来西河镇参加一项重要活动。接着又给洪塔山打电话，调他的桑塔纳去接县电视台的记者。然后他让小赵坐上小许的车，到两家银行门口去逛几趟，将黄所长的人从镇委大院门口调开。

小赵和小许一动身，大门口的那个警察果然就尾随而去了。接着洪塔山的桑塔纳准时开了进来，洪塔山也随车来了。孔太平让老柯去县里将一应人都督促来。洪塔山来是找孔太平有事。在等待镇教育站何站长的空隙里，洪塔山对孔太平说，养殖场昨天来了几个客户，偏偏甲鱼池旁边的棉花地有人正在打农药。洪塔山怕被客户碰见会有不利因素，影响他们之间产销合同的签订，就亲自去劝正在打农药的田细伯稍缓两天再打，结果双方几乎发生了冲突，田细伯差一点用锄头敲碎了洪塔山的头。田细伯是孔太平的亲舅舅。孔太平轻轻笑了笑，答应明天抽空去一趟舅舅家，亲自处理这事。两人分手时，孔太平告诉洪塔山，他写了一个条子，答应给人一些甲鱼苗，希望洪塔山给个方便。洪塔山说得很漂亮，孔书记的指示是圣旨，他绝对百分之百地照吩咐办。

洪塔山刚走，教育站何站长就来了。孔太平非常严肃地先要他用党性担保，然后才说，无论他想什么办法，一定要紧急通知各学校校长，晚上八点钟准时赶到镇委会会议室开会，而且必须保密，开会之前不能让消息走漏给外界。何站长有些摸不着头脑，孔太平不肯透露半点信息，只说绝对是不让他们吃亏的事。何站长自有办法，转身到镇外的必经之路上，有人过来就伸手拦住，也不管认识和不认识，只要问清楚是哪个村的，就让其捎信给当地的小学校长，说是有天大的好事要连夜讨论确定。那些捎信的人，无一例外地想到一定有民办教师转正指标下来，一边承诺，一边加快了脚步。何站长也像是默认一样朝他们点头称是。

从何站长告诉第一个人算起，到最后位校长赶到教育站，总共只用了一个半小时。来得最早的是镇完小的杨校长，完小里没有民办教师，但他意识到这个会可能有其他目的。他问何站长时，何站长不停地摇手叫他别瞎猜，免得犯错误。杨校长不管这些，继续追问是不是镇里想用那笔赌博罚款补发教师工资，何站长叫他别再说下去，同时又觉得这种推测有几分道理，现在的事没有比钱的问题更让人敏感了，何况又是眼看着就要进派出所小金库里的钱，那敏感程度则更要翻倍了。其他校长来了后，他们就不再说这个。校长们争着先要看文件。何站长拿不出来，便随口说到时县里领导要来亲自传达。

校长们到齐后，派出所黄所长也来了。黄所长说自己是来帮一个亲戚开后门的。何站长装模作样地记下了他那亲戚的名字。黄所长忽然问，怎么中学唐校长没来。何站长本是将中学给忘了，他下意识地中学里没有民办教师，虽然是撒谎，却也天衣无缝。黄所长走后，何站长越发感到杨校长的推测有道理。

八点钟时，他带着一帮校长来到镇里，他一个人悄悄地将这一切都说给了孔太平，并重点申明自己是领会到领导的意图以后，有意不通知中学唐校长与会，免得引起派出所的怀疑。

孔太平一点也没有给他面子，反说是画蛇添足，不让唐校长来才让人怀疑。何站长想一想终于悟出道理来，现在哪个会议不是毫不相关的人坐半屋子，来与不来是对会议主题的态度问题。看着何站长灰溜溜地走到一边，孔太平心里又有些感叹，文人的自作聪明让人觉得又讨厌又可怜。

这时，黄所长带着他的两个副手全副武装地走过来。

孔太平老远就冲着他们笑，并大声说，天气这么热，还这么注重仪表。

黄所长说，我这是向税务所和工商所学来的，有些事情是得用点威慑力量。

孔太平说，要是你威慑到党委和政府头上，那可就要犯大错误哟！

黄所长听出这话的分量来，他不甘示弱地说，要不要我们回去重新打扮一下，再找几个公关小姐陪着来！

孔太平见好就收，他说，不用不用，我们这些作地方领导的还巴不得请两名武装警察站在门口哩，你们一威风，我们也跟着有点英雄形象了。

听到这话的人都笑起来。

孔太平趁机将黄所长等三人请进办公室。还没坐定，县教委主任、电视台记者和县委肖副书记都来了。

孔太平开门见山地对着摄像机镜头说，他代表全镇五万人民感谢镇派出所自己在经济状况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向全镇教育系统捐款人民币十二万元。黄所长一时没反应过来，摄像机的强光一照，三个警察都有些发呆。肖副书记表扬他们的话，全成了耳边风。直到孔太平请他们一起到二楼会议室同全镇教育界的代表见面，走出办公室，被室外的凉风一吹时，他们才清醒过来。两个副所长借口上厕所，一去不回。黄所长挨着肖副书记，他不敢走，而且还在聚光灯下，亲手将孔太平交给他的一大提包现金，转交给何站长。在十几位校长的掌声中，黄所长还说了一些堂皇的话语。接下来由何站长抱着大提包说些答谢的话。

黄所长趁人不注意，狠狠踢了孔太平一脚。

孔太平没有还手，他小声说，你应该感谢我让你出了名，他们说了，这条新闻可以上省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黄所长说，你不该设圈套让我钻。

孔太平说，我这也是没办法，镇财政太穷了。

黄所长说，只怕是有些事到时候我也没办法。

捐款仪式一结束，黄所长就走了。这时，校长们已知道民办教师转正通知完全是编造的，惹得他们一个个有喜有忧。喜的是拖欠的工资可以到手了，忧的则是回去没法向民办教师们交代。肖副书记只对结果满意，但对过程提出了批评。孔太平说，如果县里给他们镇一百万，他绝对负责一切都照党章和宪法法律办事。他说正确路线不能当饭吃，不能当钱花。批评归批评，肖副书记也明白基层干部的难处，他说自己在理论上是绝对不支持这种做法。正经话说完以后，他甚至要孔太平付给他当演员的劳务费。孔太平听到大家都跟着肖副书记喊他孔导演，不由得苦笑几声。

大家一一告辞时，何站长也想走，孔太平叫他先留下。待肖副书记他们都走了，孔太平才当着老柯和小赵的面，要何站长将十二万元钱中分出四万元钱给镇委会。何站长有些不情愿，他觉得教育站将各方情意都领了，往后肯定是要通过教育资源来回报各方，所以现在得到的好处不能打折。孔太平不说话，只是阴着脸坐在那里。小赵和老柯不停地劝何站长，要体谅孔书记的一片苦心，没有孔书记这破釜沉舟的一招，大家的工资还得拖欠下去。何站长说这钱本来镇里就是要给的，现在名义上给了十二万元，可实际上只得到八万元，这之间的亏空，教育站实在没办法背负。做了半夜工作，何站长还是不松口，孔太平火了，他指着何站长的鼻子说，老何，别给面子还不知道要。十二万元都给你，你也多得不了一分钱，我要四万元自己也不敢全贪污，就这样定了，就现在，你数出四万元给赵主任。说着他一甩椅子

到院子里乘凉去了。

他刚坐下，孙萍就将自己的躺椅搬过来。两人相距不远也不近。孙萍告诉他，镇里对今天发生的两件事反响很强烈，群众都说孔书记真有水平，一天时间就将当今最霸道的人和最难缠的人都摆平了。孔太平问孙萍还听说其他情况没有，孙萍说别的没有，就只看见赵卫东赵镇长在街上拦住肖副书记的车，似乎是回县里去了。孔太平心里又有些不爽，赵卫东同肖副书记是高中同学，关系非同一般，两人这一路同车，也不知会说些什么。孔太平犹豫了一阵，到底还是开口问孙萍在地委组织部有没有比较好的关系。他以为孙萍会理解自己的意思，哪知孙萍只说她有一个校友在组织部干部科当科长后，就没有下文。干部科正好管着孔太平这一类干部的升迁，孔太平对孙萍一下子重视起来。

这时，小赵走过来，说何站长已答应了，但他希望孔书记表态，在镇里财政收入情况好转以后，采取某种形式给教育站增加四万元钱。孔太平毫不犹豫地说了两个字：没门。过了一会儿，他又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先例不能开，党委和政府不是个体商店可以讨价还价。小赵回屋不久，何站长一个人提着大提包出来了。他有些垂头丧气地同孔太平打了个招呼。孔太平看着背影突然将他叫住，然后又叫小赵和老柯过来，让他们护送何站长到银行去，将钱存起来，以免出现意外。何站长苦笑着说，别人抢劫偷盗我都能对付，我只怕你孔书记。大家都以为孔太平要发脾气，谁知他竟哈哈大笑起来。

老柯从银行里回来后，坐在孔太平的竹床上，说了一通悄悄话。老柯告诉孔太平，赵卫东这一阵在镇里放风说孔太平要回县里去当商业局长。孔太平心里响了一下。镇委书记去当商业局长，看起来是平调，实际上是降职使用。这种类似的职务一般只给乡镇长，书记则大多是到人事、财税、公检法等要害部门，或者到大委大办去，否则就有问题了。孔太平明白昨晚回来时的冷清场面，一定是这个原因，他没有责怪老柯不及时通风报信，老柯有老柯的难处，与他太亲近了，万一赵卫东当了镇委书记，他的处境会不妙的。

他原谅了老柯还因为今晚的气氛已发生了变化，大家公开地说西河镇唯有孔太平才能镇住，别人都不行。他对后面这句话感到特别舒服。但他心里还是打定主意要找机会让赵卫东出一回丑，杀杀赵卫东身上的那股邪气。他将小赵叫来，问他知不知道赵镇长现在在哪。小赵这次真算见识了孔太平的厉害，他不敢说假话，如实说赵卫东晚上才回去，整个白天赵卫东都在财政所同人下象棋。小赵说赵卫东是担心镇里今天有事万一用得着他，才没有走的。

孔太平心里清楚赵卫东是怎么个想法，赵卫东一定是打算出来收拾残局的。他没有将这一点戳穿，他心里担心赵卫东将财政所控制得太死了。镇里分工，他管人事干部，赵卫东管财政金融。他在内心作检讨，今后对赵卫东分管的这一块也不能太放任了。

夜深以后，院子里静下来，天上的星星此时格外明亮。孔太平又想小时在河滩上乘凉时有人喊狼来了的情节，他觉得如果现在能找到这个人，肯定十分有趣。

半夜过后，孔太平朦朦胧胧地感到有人用什么东西往他身上遮盖着。他以为是孙萍，睁开眼睛一看，是妇联主任。他没有作声，又将眼睛闭上。刚刚睡着，忽然有人将他摇醒了。摇醒他的人是洪塔山。洪塔山也不管他是否完全清醒，急如星火地告诉他，派出所将他的那几个客户抓走了。孔太平迷糊地问为什么抓他们，洪塔山说是因为有几个姑娘陪他们玩。这话让孔太平一下子惊醒了，他翻身坐起来，从头到尾细问了一遍。为了招待那几个客户，洪塔山专门从省城请来几个公关小姐，昨晚没事，哪知今晚派出所突然下了手。养殖场四周围墙上架有电网，派出所的人也做得出来，居然像特务一样剪断电网，从围墙上爬进养殖场，又用麻醉枪将几条狼狗放倒，顺顺利利地钻进客房里，将那些男男女女光着身子逮走了。洪塔山说他们事先还专门请派出所全体人员吃了一顿，要黄所长高抬贵手给企业一条活路，黄所长曾经答应只要不太出格，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洪塔山断定他们出尔反尔只是为了报复镇委会和镇政府，因此这事只能由孔太平出面调解。

洪塔山的养殖场提供的税收占全镇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有时竟达到百分之六十

左右，而这几个客户又保证了养殖场销售额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派出所这一招实际上是冲着孔太平的咽喉而来，孔太平身上感到一股凉飕飕的寒气在弥漫，转眼之间浑身上下又有了一种火燎火烧的感觉。他朝洪塔山要了一支烟，一口下去就吸掉了半截。

恢复冷静后，他要洪塔山严格控制此事的知情范围，对养殖场内部的人要把话说绝，谁将此事告诉第二个人，就立即开除出场。对外部的人除了他以外，暂时谁也不要说。而且他估计，派出所那边也不会将此事大肆渲染，甚至有可能同样严格控制此事的知情范围。

洪塔山当即回场处理内部事宜。

孔太平一个人想了好久，才决定将此事扩大到小赵那里。他叫醒小赵并对小赵说这事到他那里应该画上句号，包括镇长暂时都不要让他知道，孔太平带着小赵往派出所走去。

让他们奇怪的是，派出所里里外外竟然一片漆黑。他们对着紧闭的大门叫了半天，也不见有人来开门。孔太平心里窝起一团火又不能发泄出来，便强忍着让小赵别叫了，干脆回去睡觉，明早再来。

天亮后不久，洪塔山又跑来了，他告诉孔太平，五更里场里值班人员接到一个客户家里打来的电话，那个客户的老婆因为打麻将也被公安局抓了起来，家里要他赶紧回去救人。洪塔山真的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起半醒不醒的孔太平就往外走。孔太平生气地摆脱他，说自己总不能连脸也不要吧。他洗脸刷牙时，洪塔山一直在旁边催促着说，我的好书记，你动作快点吧！到派出所的路上，洪塔山将自己如何在场里作的安排，一一对孔太平作了汇报。孔太平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就说他是亡羊补牢。

派出所半掩着的大门，一只肥猪正在拉屎，热腾腾的白气升起老高。孔太平正要吆喝，从门缝里飞出半截砖头，砸在猪身上发出肉奶奶的一声响。大肥猪一下子蹿出老远，并且像有绳子牵着一样，从门缝里拖出黄所长。

黄所长拿着一把扫帚说，孔书记和洪老板一大早结伴而来，是不是向我们这些穷警察捐赠点什么？

孔太平说，黄所长别叫穷，我们不会在你这儿揩油吃早饭，还是让我们进屋去说话吧！

黄所长做一个请的手势。派出所办公室的确有些寒碜，两只破沙发上，几团黑棉絮从窟窿里翻了出来，水泥地面上尽是大坑小坑，办公桌上油漆已经驳落了许多，上面印着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已是残缺不全。

洪塔山说，黄所长办公条件这样艰苦可不行，什么时候闲了到养殖场去走一走，我送几套办公用品给你们。

黄所长说，洪老板这么慷慨，我却不敢接受，艰苦点好，免得落下腐败嫌疑。黄所长接着说，照我多年办案的经验，无论是当领导的，还是当老板的，如果是主动登我这破门槛，一定是有求于我。

孔太平说，黄所长你也别绕弯子了，我们的确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当然，话说回来，你这儿也太森严了，个个腰间都别着一把铁公鸡，好人也还怕枪走火哩。

孔太平使了个眼色，洪塔山忙说，请黄所长高抬贵手，将我那几个客人放了。小弟我懂得规矩，知道如何感谢你们。

黄所长正色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别说我们这儿没有你们的什么客人，就是有客人被逮住了，也会绝对按法律条文办事，要感谢你们到北京去对着天安门磕几个响头就行。

洪塔山说，黄所长别戏弄我，我们职工昨晚亲眼看见你的两个副手带人冲进客房里，将那几个人带走的。

黄所长说，这不可能，他们做事不可能不先同我打招呼。当警察与钩心斗角的官场和互不买账的生意场不同。我们这儿是军令如山，官大一级压死人，管你没商量！

孔太平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昨晚我就亲自来过，无论怎么叫你们都不开门，现在是第二次了，你总该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信息吧！

黄所长说，我们借贵处宝地安营扎寨，哪敢得罪。昨晚上所里的同志都出去巡夜去了，按规定，家属是不能管公事的，孔书记你也别见怪。我这就去替你们查，看看是否有人搞僭越，有事没有通过我。

黄所长让他们坐一会，自己去去就来。他一走，孔太平和洪塔山就相对骂了一声。果然，只一小会儿他就转回来了，进门就说，是抓了几个外地人，已搞清楚了，没什么问题，刚刚放了他们。孔太平和洪塔山赶到门口一看，果然有几个男女在往门外走，洪塔山大喜过望地说，正是他们。黄所长连声说误会误会，并将他俩一直送出门。孔太平心里觉得奇怪，跨过大门门槛后，他回头看了一眼，见派出所的几个人正相对而笑。

洪塔山也没顾得上同孔太平打招呼，连同客户和公关小姐们一起，六七个人挤进桑塔纳里，向养殖场急驰而去。

孔太平刚回到镇委会，小赵就迎上来告诉他，昨天夜里，山里的一个村子发生了泥石流，其中一个百来人口的垸子几乎完全被毁，死了九个人，牲畜还没有准确统计，最少也有四十多头。孔太平头皮一下子发麻了，血气阻在那儿，仿佛要胀破头皮。他望了望初露的骄阳，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可山里就是这样，隔着一道山梁，一边暴雨成灾，一边赤地遍野。他让小赵将昨晚扣下来的四万元钱全部拿出来，同时大声吆喝，让镇委会在家的干部做好准备，十分钟以后随他出发去救灾。镇里只留小赵一个人上传下达，小赵将四万元现金交给他时，提议火速通知赵镇长回来。孔太平没有同意，他只同意让赵卫东在县里作些联络，尽可能多弄一些救灾物资和资金回来。他对小赵说，你告诉赵镇长，三天之内他要是不是不能搞到五万元现金，一万斤粮食，我跟他从此就是仇人。

十分钟以后，全镇的干部都出动了。孔太平带上老柯、孙萍和妇联主任坐上吉普车在头里走了。路过派出所，他让小许停一下车，自己跳下去找到黄所长，要他派两个人去帮助维护治安。黄所长听了情况后，连忙叫全所的人将自备的干粮与治外伤的药全拿出来，然后骑上那辆旧三轮摩托，亲自往灾区赶。黄所长的做法提醒了孔太平，他让孙萍下车返回去，协助小赵通知镇上各部门单位，轮流做些熟食送到山里，同时动员镇上的人将自家的旧衣旧物捐献出来。

黄所长的三轮摩托拉着警报在前开道，半路上果然见到路旁的河里在涨着浊水。被泥石流袭击过的村庄田野真是不忍目睹，半夜里从家里仓皇逃出来的人们，多数只穿着一条裤衩。失去衣服遮护的女人们全都挤成一团躲在一处小山凹里，高高低低的一声接一声地哭着。男人们望着面目全非的家园，一声不吭地怔在那里。天上还在下着雨，泥泞在男人女人那半裸的身体上流淌着。孔太平记得垸子附近有所小学，就想将灾民转移到学校里去躲一躲，他蹚过齐腰深的泥泞过去看时，才发现学校已被毁得干干净净，就连学校操场边那棵八百多年树龄的老银杏，也被连根拔起，滚到很远的一处山崖下。

孔太平他们忙了半天，救灾工作才有点头绪。中午过后，县里的领导赶来了，赵卫东也坐着他们的车子赶回来。一见面赵卫东就说他已按照他的要求完成了任务。孔太平免不了要说几句客套话，但心里还在保持着警惕，赵卫东能在半天之内完成这些钱粮任务，可见他的潜力很大。孔太平让赵卫东仍旧回镇里去组织救灾的后勤保障工作，看上去平常无异，其实是深思之后的一种断然。

这时，天已经晴了。太阳一出来，气温就急剧升高。孔太平夜里没有休息好，白天里一急一累，外加高温蒸烤，早上和中午又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在指挥别人搭简易棚子时，突然一阵晕眩，人一歪倒在地上。大家七手八脚地将他抬到阴凉地方，早有医生上来给他推了一针葡萄糖。

孔太平醒过来不一会儿，洪塔山匆匆跑来了。孔太平以为洪塔山是来救灾的，一搭腔才知道还是为了那几个客户嫖妓的事。派出所名义上是将那几个人放了，但还扣着他们的身份证，以及他们的口供材料。他们被放出来时，派出所并没有就此事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说法。



洪塔山推测，可能是要他们拿钱去赎回那些证词证物。

天灾人祸都处理不过来，洪塔山又拿这说不出口的事来烦他，孔太平真的恼火了，生气地质问洪塔山，你是不是还想我为养殖场当干爹，拉皮条！洪塔山并不示弱，他说你信任我，让我当镇上龙头企业的头头，我得对你负责，不然企业出了问题，到头来还得你出面收场。

孔太平说，你别拿这个来要挟我，好不好！洪塔山说，我说的是实话，换了赵镇长我还懒得这么跑腿费口舌哩。养殖场不是我的，办垮了我正好有理由去干个体。

洪塔山又说能不能拿钱去贿赂派出所的人，他等着听孔太平的答复，有人挑担子他才敢做，不然恐怕将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洪塔山说着转身跳进淤泥中，帮忙寻找被掩埋的物件。

孔太平清楚自己是绝不能开口表态同意洪塔山这么做，这是原则问题。然而，卡着养殖场脖子的几个客户，实际上也在卡着他的脖子，养殖场一垮，全镇财政一瘫痪，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就终结了。别人以为他还在休息，都不忍来打扰。他一个人苦苦思索了半天，终于觉得三十六计中的连环计可以一试。他朝洪塔山招三次手，洪塔山才发现。

孔太平要洪塔山在天黑之前将那几个客户用车送到这儿来，名义上是找黄所长说情，实际上是要他们触景生情，主动表示爱心善心，先让他们受感动，再让他们自己去感动黄所长，形成一个连环套。洪塔山觉得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西河镇虽然山多沟多，毕竟只那么大一个地盘，桑塔纳跑一个来回，也就个把钟头。估计洪塔山快将那几个客户领上山时，孔太平事先将黄所长叫到身边，名义上商议晚上要不要派人巡逻值班。黄所长说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还是派人顶几夜为好。这事刚说好，洪塔山他们就走拢来了。几个客户严肃的面孔上都流露着震惊与痛苦。洪塔山向黄所长说，他们是特地来请求宽恕的。年纪稍大一些的姓马的客户打断他的话说，我们的事算个屁，是自讨苦吃，这些人才是真正造孽哟。太多钱我也拿不出来，说话算数，我捐一万元钱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这位姓马的一带头，剩下几个也马上表示，不多不少都捐一万。说了不算，还当场写了一张欠条，让洪塔山先替他们垫付，回去后马上将钱汇过来。洪塔山与他们的业务关系很密切，当然是满口答应。

见事情完全按照自己预计的方向发展，孔太平心里很高兴，自然说了不少感激的话，还大声对现场四周的干部群众作了宣布。受了灾的那些人更是热泪盈眶。激动一阵后，大家又回过头来说泥石流，说到最后几乎都是一样的话：他们都听说过泥石流的厉害，可是没想到泥石流这么厉害，简直就像一群饿狼攻击一头瘦牛。孔太平抓住时机对黄所长悄悄地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这些人心里也不坏，还算有良知。

黄所长看了他一眼说，孔书记，尽管这幕戏只有我一个观众，但我还是被感动了，不管怎样，我也得为这些灾民着想啊。

说着话，黄所长取出腰上的对讲机，他先喂喂地联络了几声，然后说，王八案子取消，放他们一马。洪塔山一高兴，当场表示要送一台大哥大给黄所长。几个客户也千恩万谢地说了不少好话，他们最怕这事捅出去在家人面前不好交代。黄所长叫他们到派出所去将身份证拿走，口供材料当面在派出所毁掉。

一行人走后，剩下孔太平和黄所长呆呆地站在树阴下。黄所长先找到话题，他说搞政治的人总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总爱耍些小花样，其实有些事明了说效果反而更好些。孔太平连忙作了一番解释，说自己这样做也是穷怕了，明里是一级政权，其实是光有政没有权，有时候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搞些短期行为，欺下瞒上敲左诈右，不这样日子就没法过。

黄所长说，我也对你说点真心话，不是体谅你的难处，这一回非要让你服输不可，只要我咬住养殖场，你孔书记就是有九条命也过不去这一关。

孔太平叹气说，我也说实话，哪个狗日的想赖在书记的位置上不下来。我早就不想干，可人总得争口气，不干了也得有个体面的退法。有人想撵我走，可我偏不走。

黄所长说，我知道你指的是谁，是赵卫东，对不对？那小子鬼头鬼脑的，还总想同我套

近乎！不是卖乖，我更喜欢你些，哪怕有时是对手，同你干仗很过瘾，输了也痛快。

孔太平笑起来，黄所长也跟着笑。

笑过之后，孔太平说，到了这个份上，我们索性说个明白，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人在告洪塔山的状？

黄所长说，没有，我们这儿没有，县局有没有我就知道了。

孔太平说，你得帮助我探个虚实，查一查到底情况如何，最少让我心里有个底。

黄所长说，我可以问出个九分谱，剩下一分你可不要找我。

孔太平说，能这样我就很感谢了。

黄所长问他检察院那边查不查，那边可是经济案子。孔太平想了想说不用查，别的问题他可以想法保洪塔山，如果是经济上有问题，保他反不如抓他，免得好好的一个企业被他搞垮了。听他这一说，黄所长当即擂了孔太平一拳，并夸奖孔太平是个清官坯子。他后面的话是在试探，所有有问题的领导人，下属案发以后，总是想方设法找检察院里的人打听，以判断下属是否将自己牵连进去。孔太平敢于置检察院而不顾，说明他在这方面是清白的。孔太平吓了一跳，他没料到黄所长在这种气氛下还在搞侦查。

黄所长告诉他，许多案子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不经意中发现并破获的。黄所长问孔太平想不想知道赵卫东的一些个人隐私。孔太平一口谢绝了，他有他的理由，他认为自己同赵卫东实际上是在搞一场政治竞争，知道了隐私就会加以利用，这会导致自己在工作上少花精力，别看一时可以得势，但最终还是不行的，因为别人知道了这一点后会充分做好防范，什么事都有一条暗暗的红线作界限。失去别人的信任比什么都可怕。黄所长觉得孔太平的这段话里充满了哲学辩证法。

救灾工作搞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灾民总算基本得到安置。资金紧巴巴的，也还能对付。孔太平没有让洪塔山垫付客户们的捐款。那几个客户回去后，怕邮寄出问题，包了一辆出租车亲自将钱送过来。孔太平让小赵将钱分文不动地存进银行，还是不许动用。他想着冬天，那时才是真正的困难，得提前预防。

孔太平刚刚松口气，又马上担起心来，因为又到了月半发工资的日子。先是财政所丁所长找他诉苦，说自己无论怎么样努力奔波也只是筹集到全镇工资总数的一半稍多一点。孔太平要他去找分管财政的赵卫东。丁所长去了以后又依旧回来找他，而且是同镇委会的会计一起来的。孔太平摆出一副撒手不管的架势，说自己这个月工资暂时不领，为镇财政分忧。会计提出先将小赵存的那笔救灾款子挪出来用一用，到时候再填进去。孔太平正色说，不许提这笔钱，谁若是动一分，我就撤谁的职。丁所长这时才说，实在不行，可以将养殖场下月应交的款项先收了。孔太平心里早就料到了这一着，他估计这是赵卫东他们私下设计好了的，目的就是想插手进入养殖场。

他不动声色地说，这得看人家企业同不同意，若同意我没意见。

丁所长说，洪塔山那里得孔书记发话才行，别人去了不管用。

孔太平愠怒起来，他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好像洪塔山是我的亲信家丁，可我听说你们哪一个去不是在他那里又吃又拿的，一箱阿诗玛三五天就抽光了。他站起来大声说，我累了我要休息，该轮到我休假了。

孔太平让小赵通知镇上主要干部到一起开个会。会上他没说什么，只说自己这几天腹部很不舒服，因此打算从明天起休息一阵，顺便检查一下身体，家里的工作都由赵镇长主持等等。赵卫东没有当面提钱的事，反而说希望大家在这一段时间里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孔书记，让他安安静静地休养一阵。孔太平从这话里听出一些意思来，但他懒得同他计较。

回到屋里，孔太平独自坐了一会，然后开始将一些必须用品放进手提包里。后来，他清点起口袋和抽屉里的钱，连毛毛票一起，刚好够一百元，钱是少了点，好在是回家，多和少不大要紧。屋子里很热，镇上又停了电，只靠自己用扇子煽风。他想起家里空调的舒适，老

婆的温存，儿子的可爱，心里忽然有了几分期盼。这时，表妹田毛毛敲门进来了。几天不见，田毛毛变了模样，颈上多了一条金项链，身上的连衣裙不仅是新款式，而且没有过去的那种皱巴巴的感觉。孔太平多看了几眼，田毛毛就问自己是不是变漂亮了。孔太平反问她，洪塔山是不是已将甲鱼苗按数给她了。

田毛毛说，如果不是做成了这笔生意，我能有钱买这些东西吗？她补充说，我现在既不像民办教师也不想当民办教师了。

孔太平说，那你想做什么？

田毛毛说，暂时保密，到时你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孔太平笑一笑，也不追问，他说，你父亲好吗，听说他同养殖场的人干了一仗？想必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田毛毛说，他还是那个样，一天到晚都在那一亩半田里泡着，将棉花种得比我妈妈还漂亮。

孔太平说，怎么不说他的棉花种得比你漂亮？

田毛毛说，他心里是想，可是没能做到。不过他也不敢，他种的棉花若是比我还漂亮，恐怕每株都要变成迷人的妖精。

孔太平说，那也是，光你这小妖精就够他对付了。

田毛毛哧哧地笑起来，她忽然问，表哥，你知道我给甲鱼苗取了什么名字？

孔太平猜不出来。

田毛毛说，它叫迷你王八。

孔太平没听清，随口反问了一句。

田毛毛说，现在小家电等商品不是流行什么迷你型吗，这甲鱼苗不就是迷你型王八吗？

孔太平笑得差一点将手中的茶杯丢到地上。田毛毛得意时，那种娇态特别让人喜爱。田毛毛将一只红丝线系着的小玉佛送给孔太平，说是她特意买的，男佩玉女戴金，可以避邪，她还搬出贾宝玉作证明。孔太平不敢戴这玉佛，且不说党政干部戴这东西影响不好，三十几的年龄也不合适。田毛毛说干部们之所以老得快，根本原因是心态衰老得太快，总以为成熟是一件好事。孔太平不同她讨论这个，转而问那个住医院的民办教师的情况。听说那人已出了院，并且已领到拖欠几个月的补助工资，孔太平心情更加好起来。

说了一阵闲话，田毛毛突然提出要他帮忙，做做她父亲的工作，她想同家里分开过。孔太平吃了一惊，直到弄清她的真实目的是想分得那一亩半棉花田的三分之一面积后，他才稍稍宽下心来。孔太平一边问她要分地干什么，一边在心里做出推测。田毛毛不说她的目的所在，孔太平也想不出根由。他不肯表态做舅舅的工作，惹得田毛毛撅着嘴气冲冲地走了。孔太平追到门外留她吃过午饭再走，她连头也不回一下。他开玩笑说，看来自己不是迷你型的表哥。田毛毛这才回一句话，她说孔太平这个表哥是冷血型的。

田毛毛走后，孔太平又到办公室里去转了转，翻翻当天的报纸，发现地区日报上有一篇消息说是西河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教育，然后将孔太平去医院看望教师，千方百计组织资金，将拖欠的教师工资全部补发了等几个例子举出来。孔太平一看文章没有点赵卫东的名就猜出是孙萍写的，因为本县的本镇的业余通讯员，无论何时也不会忘记在每一个字上都力争做到党政一把手之间的相对平衡。他拿上报纸去找孙萍，孙萍不在，随后他想起孙萍同自己打了招呼，说是回地区领工资去。孔太平让小赵将这张报纸剪下来，贴到会议室里的荣誉栏上去。小赵只将报纸剪下来，但没有上楼去贴。小赵说，办公室剩下的最后一点糍糊已彻底用完了，赵镇长已吩咐，这一段一切办公用品都不许买，一分一厘钱都要用来发干部职工工资。孔太平将自己房间的钥匙扔给小赵，让他开了门去拿自己用剩下的半瓶糍糊。小赵没作声，拿上钥匙赶紧去了。孔太平忽然觉得自己这么待小赵一点意思也没有，他打定主意索性回避一个彻底底，下午干脆去养殖场看看，再顺便看看舅舅，处理一下舅舅往棉花上打农药的问题。

养殖场占地有一百多亩，大小几十个水泥池子里放养的差不多全是甲鱼，从前这儿规模很小，只能从别人那里买来甲鱼苗自然喂养，两三年才能长到半斤以上，所以养殖场总在亏本。洪塔山来了以后，第一年就建起甲鱼过冬暖房，不让甲鱼冬眠，一只甲鱼苗一年时间就能长到一斤多。养殖场也有了丰厚的利润，接下来洪塔山就动手扩大规模，并创出了西河镇养殖有限公司这块响当当的牌子。

孔太平悄悄走近养殖场新搞成的甲鱼繁殖池，只见成千上万只甲鱼苗像一朵朵印花一样趴在池边的沙地上，那种娇小玲珑的样子实在有几分可爱，孔太平想着田毛毛给这些小家伙取名“迷你王八”，忍不住独自笑起来。某时刻里，他不经意地咳了一声，只见先是近处的“迷你王八”纷纷逃入水中，接着是近处和更远处，一阵无声无息的骚动过后，印花般的小家伙都不见了，池边只有一带银色的沙滩。

孔太平绕着养殖场围墙墙根慢慢走着，好像是前年，他在年终总结大会上讲过，养殖场是自己的心头肉，他在位一天就决不许别人到养殖场里胡来，他规定镇里的干部进养殖场必须有镇委和政府办公室出具的通行证。这个规定开始执行得很好，后来同赵卫东的摩擦出现以后，他也不愿执行得太认真了，以免矛盾的扩大化。正走着围墙转了一个九十度的急弯，跟着又闻到一股农药味。他紧走几步登上围墙角上的瞭望塔，就在眼皮下面，养殖场围墙呈现出一个“凹”字形，在凹字的凹处是一块长势极好的棉花田，一个老人正背着喷雾器在棉花丛中喷洒着农药。

孔太平叫了声：舅舅！

老人抬头望了望塔棚，又一声不吭地低下头去继续做自己的事。

孔太平又叫了声：舅舅，我是太平！

老人这次连头也没有抬。孔太平知道叫也无益，他走下塔棚，来到养殖场办公室，正好碰见田毛毛在同洪塔山说着什么，孔太平有些不高兴，就问洪塔山怎么带头违反规定，随便放人进来。洪塔山分辩说田毛毛是养殖场的客户，田毛毛也说自己在同洪塔山谈一笔生意。孔太平不准他们之间再搞什么交易了，迷你王八的事只能到此为止。田毛毛说她也不想再做这迷你王八的生意了，她现在同洪塔山谈判的是有偿租借土地的问题。孔太平马上想到那块凸进养殖场的充满农药味的棉花地，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洪塔山说，希望孔书记能支持这项交易，棉花地的问题不解决，万一被客户发现，有可能危及整个养殖场的生存。

田毛毛说，那块凸进来的棉花地正好占整块棉花地的三分之一。

孔太平沉吟了半天才说，这事操作起来一定要慎重，毛毛她父亲人虽好，但涉及土地，恐怕是不会让步的。

田毛毛说，我才不怕他，那地本来就有我一份。

孔太平瞪了她一眼说，你难道不了解土地是你父亲的命根子！

田毛毛说，我就不信他把土地看得比我还重要。

孔太平说，这个险可不能随便冒。我看还是将围墙再加高一些吧。

洪塔山说，行不通的，田细伯连现在的围墙都要推倒，说是挡了他家棉花地的光和风。

田毛毛说一切都包在她身上。她走后，孔太平有些思绪纷乱，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洪塔山以为是屋里太热了，就要引他到客房里去，打开空调凉爽一下，孔太平拒绝了，他婉转地告诉洪塔山，镇里有人在打他的主意，想方设法要从养殖场挖走一坨油，而自己从明天开始休假，镇里又等着钱发工资，没人撑腰时希望他巧妙对付。洪塔山心领神会地说他只有来个三十六计，走为高，出去躲它一阵再回来。

孔太平没有说这样做妥不妥，只说没事时，洪塔山可以到县城他家里坐一坐，接下来孔太平问起那几个客户的情况，洪塔山回答说那个姓马的昨晚还给他打了个电话，并且还让转告对孔书记的问候。孔太平知道他这是卖乖，却不戳穿他。依然接着客户的话题问洪塔山对

那些人的做法如何看。洪塔山狡黠地回答，他没有看法。孔太平本想提醒一下他，让他各方面都收敛一点，特别要注意别撞在公安局那伙人的枪口上，见洪塔山有意不正面回答，自己也就不想说了。隔了一阵，他还是放心不下，就换了一个方式，告诉洪塔山，自己有意让他当县人大代表，最少也要争取当政协委员，关键是这一段时间里不要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抹屎，若是又脏又臭，就无法提名让他当候选人。洪塔山赶紧表态说一定要管好自己。

孔太平又叮嘱了一些话，便起身往外走。洪塔山将他送到养殖场大门口后，人已转了身，又回头对孔太平说，镇里的司机小许，似乎有些同他的司机过不去，总是将吉普车拦在路当中，不让他们的桑塔纳舒舒服服地走。前天傍晚，他们又在路上遇上了，小许的车故意在旁边慢慢地挤，弄得桑塔纳差一点掉进小河里。孔太平知道这事十有八九是真的，他还是说回去后问一问小许，看看到底是他的车出了毛病还是人出了毛病，再作处理。

田毛毛家在宋家堰村的边上。田毛毛知道孔太平要来家里，早就在门口守候着。孔太平进屋时，舅舅正在后门外用水冲洗脑袋，屋里的农药味，被孔太平开玩笑说成是田毛毛身上化妆品的香气。舅妈泡了一杯茶端上来，田毛毛要孔太平别喝这烫人的茶，自己进房拿了一杯凉茶给他。孔太平笑一笑，放下凉茶，拿起热茶呷了一口。田毛毛不高兴，说他也守着老规矩，一点开拓思想也没有，这热的天，放着凉茶不喝，而去喝热茶，真是自找苦吃。舅舅走过来，找了张凳子坐下，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没有过滤嘴的香烟，自顾自地抽起来。

屋子里忽然沉静下来。

孔太平赶紧主动开口问，棉花长势很好吧！

舅舅磕了一下烟灰说，不怎么样。

孔太平说，能这样已经够不错了。

舅舅不高兴地说，你不要当干部当修了，同前几年比起来，这棉花要逊好几分，连自己都不敢看，看了觉得自己可耻。他突然抬起头来，望着孔太平说，大外甥，你能不能让洪塔山将那些白水池子都拆了？

孔太平说，为什么呢，全镇上的人都指望靠它发家致富。

舅舅说，你这话不对，我就不指望它。

舅妈插嘴说，你别以为自己是个国王，什么事都要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舅舅不做声低头吸烟的模样让孔太平生出许多感慨来。他说，舅妈，不要紧，我就是想多听听舅舅的想法。

舅舅将一支烟抽完后，站起来，拿上一把锄头，帽子也没戴便往门外走。

舅妈说，太阳这么毒，你光着头去哪？

她没有等到回答。孔太平说，我同舅舅一起出去走走。

## 第十章 分享艰难（三）

屋外热浪逼人，太阳照在地上反射出许多弯弯扭扭的光线，就像是正在燃烧的火苗。舅舅在前面缓缓地走着。一只狗趴在屋檐下懒洋洋地看了他们一眼，连叫也不愿叫一声。几头牛在一片小树林里无力地垂着头，偶尔用尾巴抽打一下身上的虻虫，发出一声响，却不惊人。炎夏的午后乡村，比半夜还安静，半夜里可以听见星星在微风中唱歌，可以听见悠远的历史，在用动人和吓人的两种语调，交叉着或者混杂着讲述着一代代人的过去故事。骄阳之下，淳厚的乡土只能在沉默中进行积蓄。孔太平跟着舅舅走过一垄垄庄稼时，心里都是一种无语的状态，两个人终于来到了棉花地前。

舅舅问，你怕农药吗？

孔太平说，不怕！

棉花叶子被太阳晒蔫了，白的花朵和红的花朵也都变得软绵绵的，垂着花瓣，颇像女孩子那丝绸裙子的裙边。

孔太平问，这地能产多少棉花？

舅舅说，从来没有少过两百斤。

孔太平心里一算账，也就两千几百元收入，他正要种棉花比养甲鱼收入低得太多，舅舅指着养殖场的围墙说，你的爱将洪塔山，将这么一大片良田熟地全毁了，也将这儿的好男好女给毁了。过去村里一个二流子也没有，现在遍地都是游手好闲的人，等着天上掉面粉，下牛奶。他还想要我这块田，没门。

孔太平说，有些人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舅舅说，吃喝玩乐也是分工？我不大出门，可心里明白，这围墙里进进出出的都是什么角色。大外甥，别看洪塔山现在给你赚了很多钱，可你的江山也会被他毁掉。

孔太平说，我哪来什么江山。

舅舅说，你还记得小时候在大河里乘凉时，半夜里有人喊狼来了吗？

孔太平说，记得，可我不知道那人是谁。

舅舅说，还有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洪塔山。洪塔山自己成了狼。人是从小看大，小时候大人都说洪塔山不是块正经材料。

孔太平说，大人们说过我吗？

舅舅说，说过，说你能当个好官，可就是路途多灾多难。

孔太平轻轻一笑。这时，从旁边的稻田里爬起来一只大甲鱼。舅舅上前一脚将其踩住，再伸手抓起来，一挥臂就扔到围墙那边去了。

孔太平说，这儿经常有甲鱼？

舅舅说，这畜生厉害，叫它王八可真没错。过去除非病急了，医生要用王八做药，人才吃它，不然会遭到大家耻笑的。没料到世事颠倒得这么快，王八上了正席，养的人当它是宝贝，吃的人也当它是宝贝。

孔太平说，事物总是在变化。

舅舅拍拍胸脯说，这儿不能变。

这时，瞭望塔上出现一个人，大声问谁往水池里扔东西了。舅舅没有好气地说，是我，我扔了一瓶农药。孔太平忙解释说有只甲鱼跑出来，被扔了回去。那个人认出孔太平，客气地招呼两句又隐到围墙后面去了。舅舅说围墙里的那些家伙，总将周围村子里的人当贼，其实他们自己是强盗，将最好的土地强占去了。

孔太平还在想着那个喊狼来了的少年，他突然意识到，怎么现在无人喊狼来了呢？

舅舅在自家田地摸索了一下午。孔太平不能从头到尾地陪他，四点半钟左右就离开了，太阳太厉害了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孔太平在舅舅家等了四十多分钟，为的是等出门到朋友那里借一本有关美容杂志的田毛毛。舅妈不在场时，他郑重地提醒田毛毛，如果她执意将棉花地的三分之一转给洪塔山，很有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父亲。

天黑后，小许开车送他回县城休假，一出镇子，那辆桑塔纳就从背后追上来，鸣着喇叭想超车，小许占住道死也不让。孔太平只当没看见，仿佛在一心一意地听着录音机放出来的歌声。压了二十来分钟，桑塔纳干脆停下不走了。小许骂了一句脏话，一加油门，开着车飞驰起来。这时，孔太平才问小许为什么同养殖场的司机过不去。小许振振有词地说他这是替镇领导打江山树威信。孔太平要他还是小心点为好，开着车不比空手走路，一赌气就容易出问题，心里却认同小许这么做，有些人不经常敲一敲压一压，就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腰里别一只猪尿泡就以为可以平步青云。进县城后，小许主动说，只要不忙他可以隔天来县城看看，顺便汇报一下别人不会汇报的事。孔太平不置可否，叫他自己看着办。

孔太平进屋后，老婆、儿子自然免不了有一番惊喜。随后，一家三口早早开着空调睡了。儿子想同孔太平说话，却被他妈妈哄着闭上了眼睛。儿子睡着以后，孔太平才同老婆抱作一团，美滋滋地亲热了半个钟头。事情过后，孔太平仰在床上摊成一个大字，任凭老婆用湿毛巾在他身上揩呀擦的。接着老婆将半边身子压在他身上，说起自己在西河镇发生了泥石流后，心里不知有多担心，还说她的一个同学的父亲，当年到云南去支边，遇上了泥石流，同行的五辆汽车，有四台被泥石流碾得粉碎，车上的一百多人都死了，一具尸体也没找到。孔太平听说老婆每天都打电话到镇委办公室去问，同时又不让小赵告诉他，心里一时感动起来，两只手不停地在她身上抚摸起来，心里又有些冲动。不料老婆话题一转，忽然问起镇里是不是有一个从地区下来的年轻姑娘。孔太平就烦她像个克格勃，想将自己的什么事都查清楚。他一推老婆说自己累了，想睡觉。他一翻身，不一会儿就真的睡着了。

孔太平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才醒，睁开眼睛时，见老婆正坐在自己身边，他以为自己只迷糊了一阵，听老婆说儿子已上学去了，连忙爬起来拉开窗帘一看，外面果然是红日高照。孔太平自己睡得香，老婆却一直在担心，怕他睡出毛病，连班也不敢上，请了假在屋里守着。他瞅着老婆笑了一阵，忽然一弯腰将她抱到床上，飞快地将她的衣服脱了个干干净净。

恩爱一场，再吃点东西，就到了十一点，孔太平也懒得出门了，索性开了空调坐在屋里信手翻着老婆喜欢看的那堆闲书。吃过中午饭，孔太平又开始睡午觉，他一直睡到下午四点半才爬起来，一个人在屋里说，总在盼睡觉，今天算是过了一个足瘾。

傍晚，孔太平在院子里捅炉子，住楼上的邻居同他搭话。邻居说，从昨晚到今天，他们总感到这屋里有个男人，却又不见露面，还以为是什么不光彩的人来了哩，孔太平的老婆笑嘻嘻地将邻居骂了几句，孔太平则说现在找情人挺时髦，不找的人才不光彩哩。这话别人没听进去，老婆却听进去了，晚饭没吃两口，就撂下筷子坐到沙发一个人暗自神伤。

孔太平一个人喝了两瓶啤酒，趁着儿子在专心看动画片，他对老婆说，如果她总是这么神经过敏，他马上就回镇上去。这一招很灵，老婆马上找机会笑了一阵，接着又里里外外忙开了。

孙太平看完中央台、省台和县台的新闻节目后，换上皮鞋正要出门到县里几个头头家走一走，电话铃响了。孔太平以为是镇委会哪一位打来的，一接电话才知道是派出所黄所长。

黄所长说，你托我问的那件事，我已问过，你判断得很对。

孔太平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他连问了两声什么后，才记起自己托他问的是洪塔山的事。他问，具体情况如何？

黄所长说，其他该要的东西都有了，只是还没有立项。

孔太平见黄所长将立案说成是立项，马上意识到他现在说话不方便。他一问，黄所长果

然是在公安局门房给他打电话。孔太平约黄所长上家里来谈，十几分钟后，黄所长骑着摩托车赶来了。进屋后，免不了要同孔太平的老婆说笑几句。孔太平叮嘱老婆不要进屋，他们有要事要谈。

黄所长告诉孔太平，有人联名写信检举洪塔山，借跑业务为名，经常在外面用公款嫖妓，光是在县城里，那几个在公安局挂了号的暗娼，洪塔山都同她们睡过。告状信上时间、地点和人物都写得清清楚楚。黄所长翻看了全部材料，那上面有的连住旅店宾馆的发票复印件都有。看样子这几个联名告状的人大有来头，不然的话，得不到这些材料。

孔太平听黄所长说了几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镇上一些普通的干部职工，因为种种原因同洪塔山发生了冲突，所以一直想将洪塔山整倒。但是他们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神通，弄成这么完整的材料。只要立案，洪塔山必定在劫难逃。孔太平听到黄所长说那住宿发票复印件上，有“同意报销”几个字，很明显是从养殖场账本上弄下来的。他马上联想到财政所，只有他们的人在搞财务检查时，才可能接触到这些已做好账的发票。

黄所长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将那些检举信从档案中拿出来毁了。”不过这种事他不能做，他是执法者，万一暴露了，自己吃不消。他建议这事让地委工作组的孙萍来做，因为她同管理这些检举信的小马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接着黄所长又帮他分析幕后指使者只能是赵卫东。在生意场上走的人，大都有过这类淫秽经历，镇上几个小企业的头头，甚至半公开地同妓女往来，除了家里吵闹之外，从来没有人去揭发他们，主要是他们分量太轻，就算全部扳倒了，也无人得到好处。重中之重的洪塔山就不一样了，养殖场实际上在控制着西河镇的经济命脉，谁得到它谁可以获得政治上的主动。孔太平觉得黄所长言之有理，赵卫东管财政而不能插手养殖场，权利就减去了一半。按照赵卫东的性格，他是不会轻易罢休的，这种做派也像他的惯用手法。

说着话，黄所长长叹一声，有些档案我也不能看，听管档案的同事说，洪塔山那点事，与其他被检举的企业家相比，还可以评上先进模范。那些案子都被封存了，县太爷发了话，若将犯罪的经理厂长全抓起来，县政府就得关门，当警察的也得到街上去摆摊糊口。

孔太平问，其他厂长经理的案子真的被封了起来？

黄所长说，话是这么说，但总得来几下敲山震虎，还可以缓一缓老百姓心中的怨气。

孔太平说，这就对了，撞在枪口上的就算倒霉。

黄所长点点头。他起身告辞时，一连看了几眼那嗡嗡作响的空调，并说，这东西让人觉得比老婆还亲热。两人笑起来，站在门口握了握手。

回屋后，孔太平见老婆在那里抹眼泪，一问才知道老婆以为自己犯了什么法，才约黄所长来密谈的，老婆说，若是犯的经济案，她可以帮他退赔，银行待遇不错，她偷偷存了近八万元钱。若是男女作风问题，她可是要离婚的。孔太平安慰了她一番，她还不相信。惹得孔太平生气了，他说，夫妻几年，未必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经济上家里沾没沾别人的光你应该最清楚，作风上怎么说你也不信，我发个誓，若是在外有别的女人，那东西进去多少烂多少，老婆一下子破涕为笑，还嗔怪他一张臭嘴只会损自己。

孔太平给洪塔山打电话，洪塔山不在家。孔太平就让洪塔山的妻子转告，明天一早将桑塔纳派到县城来，并让司机带足差旅费，他要到地区去一趟，所以他又要求不得向别人透露自己的行踪。

打完电话，孔太平出门转了一圈，得到不少消息。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县里已正式将自己同东河镇的段书记一起列为下一届县委班子的候选人，可实际空缺只有一个，因此竞争会很激烈。二是赵卫东今天在县财政局活动了一整天，最后搞到一笔五万元的财政周转金，拿回镇里去发工资。这两点都让他心绪难宁。首先县里的周转金是用于生产，既要计算资金利用率，又要按时偿还，用它来发工资实际上是寅吃卯粮，现在不饿肚皮将来饿得更狠。可是别人不管这个，他们只管十五号来领钱，担心着急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其次是那没有把握



的候选人资格，他很明白在人缘关系上自己远不如东河镇的段书记，段书记非常精明，在省地组织部门都有比较铁的关系户。

孔太平回家后，第一句话就问镇上是否有电话来，听说没有，他心里很不踏实，手都摸着了电话话筒了又缩回来。他觉得有些心虚，但又不相信赵卫东一天之内就能扭转乾坤。

孔太平很晚没睡着，很早就醒来。正在刷牙，外面汽车喇叭响了两下。他以为是桑塔纳到了，开门一看却是小许的吉普。小许问他有事要他办没有，孔太平想了想说暂时没有。他本来要小许吃早饭以后再来看看，他担心养殖场的桑塔纳不会准时来或者根本不来，一转念又决定如果洪塔山胆敢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他就让其尝尝监狱的滋味。

孔太平要小许这几天在镇里守着，赵卫东要车也别老不给他面子，小许应声走后不一会，桑塔纳真的来了。

一上车，司机就告诉他钱带得很足，并说是洪塔山亲口说的数字。孔太平问洪塔山昨晚干什么去了，司机说洪塔山找赵镇长有事。孔太平一下子来了火，但忍着问是什么事。司机不知道，他随手拿出一只大哥大，说是洪塔山让他带给孔书记的，机器已办了全国漫游，走到哪儿都可以打电话。孔太平拿过大哥大，反复把玩一阵，心情渐渐好起来。车出了县城，他问司机来时碰见小许的车没有，司机说碰见了，但他不愿惹小许，远远地拐进一条小巷，绕道而行。孔太平说他们都是小心眼。

桑塔纳跑得很快，半路上，孔太平给地区团委办公室打电话，孙萍不在。他说了自己的身份，请团委办公室的人通知一下孙萍让她在办公室等候，他有急事。十点钟不到，车子就驶进了地委大院。孔太平第一次怀着个人目的来此，也不知是不是车坐久了的缘故，进到那气势很压人的办公大楼后，两腿竟然有些发飘，他在找到团委办公室之前，先看到组织部办公室，一溜七八间屋里坐着的全是一些比自己年轻的男女。他一想到多少基层干部的前途都由这些涉世不深的人所掌控，心里不由得感到几分可悲。

孙萍仍旧不在办公室。这让孔太平感到有些束手无策。本来可以马上回到车上，但他在楼里多待了一会，才出来。司机不知道他这段时间几乎都蹲在卫生间里，他对司机说组织部一位副部长约他下午再来，现在他们先去找个地方住下。

地委办的宾馆就在地委大院旁边，登记了一个双人间后，孔太平说自己去看一个朋友，如果十二点没回来，那就是有事缠住，司机可以自便。其实，孔太平是去找孙萍的住处，找了好久总算找着了，门口晾着孔太平看熟了的衣服，却不见人。他给孙萍留了个纸条，让孙萍回来以后到宾馆来找他。这时，十二点钟快到了，孔太平上街找了一处小饭馆要了一碗肉丝面和一瓶啤酒，三下两下就吃下去，他不想这么快就回去，街上太热没法待，他干脆花五元钱买了一张票，进到一家门口写有冷气开放的雷射影厅看起电影来。他没想到是一部三级片，尽管很刺激，但他一直忐忑不安生怕万一被人认出回去不好交差。熬到散场时，他赶紧抢在头里第一个离开。出了门，他并没有直接回去，而是朝与宾馆相反的方向走了几站路。然后站在街边给宾馆打电话，说是几个朋友将他灌醉了，要司机到他说的地方来接他。司机开着车来后，他一头歪进后座，做出一副醉酒的模样躺倒在座椅上。回到宾馆，他趴在床上，吩咐司机四点钟喊醒他。司机果然在三点五十分叫喊起来，孔太平翻身起床，慌忙不迭地梳理一番，然后又从提包里拿出一只小文件包，夹在腋下，匆匆出了门。

孙萍依然没去办公室，住处门上的纸条也原封未动地粘在那儿。

孔太平从没遇到这样的冷待，心里难受极了。刚巧这时他看见东河镇的段书记从一辆车子里下来，拎着一只大包，朝比孙萍的住房好许多的那片小楼走去。孔太平躲在密密的灌木篱墙后面，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看见老段空着手从那小楼群方向走回来，孔太平怔了好久，他慢慢地走着，觉得自己挺悲哀，费尽心机玩些小花样，目的只是骗司机，不想让司机小瞧自己，说自己没门路，来地区后鬼都不理。人家姓段的玩得多潇洒，大明大白，昂首挺胸，谁也不怕。走出宿舍区，孔太平又碰见老段的车停在办公楼旁。他等了几分钟，便看见一群

人拥着老段从办公楼走出来，亲亲热热地送老段上车，老段与他们握手都握了两三遍，那些人一个个都在留他住一晚上，老段说他只有一天时间，时间长了，家里说不定会闹政变。老段走后，孔太平垂头丧气地回到宾馆。司机问他怎么了，他一惊后醒悟过来忙说是中午的酒还没醒。为了表示喜悦，他打开电视机的音乐频道，随着那些歌星唱起歌来。

晚饭他们是一起吃的。司机说孔太平有喜事临门，应该要个包房，自己庆祝一下。孔太平不肯，就在宾馆买了两张普通进餐票，进了普通餐厅。菜饭刚上来，门口忽地涌进四个姑娘，打头的正是孙萍。孔太平激动地叫起来，孙萍一看也有些惊喜。两人说了几句闲话。孙萍说她手上有些多余的会议餐票，今天没事就约了几个朋友来这儿吃饭。

孔太平一时高兴，就说今天我请客，找个包房好好聚一聚。孙萍她们也不谦让，很熟悉地挑了一间叫梅苑的包房。大家边吃边唱，孔太平不会唱卡拉OK，在一旁专门听。那司机却唱得很好，转眼间就同分别同每个姑娘联手唱了一曲对唱。孔太平瞅空问孙萍忙不忙，不想就他的车去西河镇。孙萍说，要走也只能在后天走，孔太平连忙答应他可以等她一天。

孔太平不敢直截了当地请孙萍出马，他怕孙萍一口拒绝，准备到了县里以后再跟她挑明。

这顿饭花了一千多元钱，孔太平心情好，也不怎么心疼钱了。他原以为孙萍晚上要好好陪陪自己，哪知孙萍吃了饭就要走，一点也不像在镇上时那种总想往自己身边靠的样子。好在孔太平不大计较这点，他们约好明天晚上在宾馆房间里碰一下头，确定后天出发的时间。

第二天，孔太平让司机整天自由支配，走亲戚会朋友都可以，只要晚上早点回来睡觉就行。他说自己要写一个报告，是地委组织部要的，今天必须交给他们。司机走后，他一个人关在房间哪儿也没有去，看了一整天电视，闲得无聊时，他用那只大哥大给家里打电话，同老婆、儿子聊天。他一个人也懒得去外面吃饭，就在宾馆小卖部里买了些方便面、火腿肠和啤酒等，在房间里对付了两餐。晚上八点钟司机才回来，又过了半个小时，孙萍来了，大家说好明天吃过早饭就出发。孙萍坐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要走。她走后，司机有些不满意，说孙萍在下面当工作组时，乖得像个小媳妇，一回到上面就变成了冷眼看人的阔太太。孔太平替孙萍解释，她本来有安排，请他们去跳舞，被他推辞掉了，乡下干部不能学上这些东西，学上了就更不安心在基层为普通百姓做实事。前面那些话是他现编的，后面的却是真心话。

孙萍一到县城便又变回来了，一举一动都乖巧可人。孔太平安排孙萍在县政府招待所住下。她一进房间，脸也没洗就说自己忘了一件事，本来应该带孔太平到组织部去见见朋友，哪知一忙人就糊涂了。孔太平心里有事需要孙萍帮忙，顾不上计较这种小伎俩，一边说这事来日方长，一边将这次去地区的真实目的告诉了孙萍。孙萍想了一会说自己先洗个脸。她在卫生间足足待了二十分钟才出来，也许是化过妆，那笑容显得更加动人。

孙萍笑眯眯地说，孔书记千万别以为我是在谈交换条件，其实我早就有在基层入党的愿望和要求，只是怕自己条件不够才一直没有向你表露出来。

孔太平沉吟了一阵说，派下来当工作组的同志，能不能在下面入党，这事还没有过先例，可能得研究一下。

孙萍说，说真心话，如果是别人，孔书记开了口，我不会有二话。可是我实在不想帮洪塔山。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向你汇报，今年年初时，你派我同养殖场的几个人一起到南方出差，一路上洪塔山就反复说这次要我当他们的公关小姐，并说只要生意做好了，他给我从头到脚都按现代化标准进行包装。我开始以为他只是说说笑笑，谁知一到深圳他就来了真，深更半夜要我同他的一个客户到游泳池去游泳，气得我差点要甩他一耳光。当时我的确是为镇里的利益着想，只是推说身体不适例假来了，委婉地回绝他。我后来越想越气，无论怎样，我是地委派下来帮忙工作的干部，洪塔山怎么可以如此狗眼看人哩。

孔太平记得自己似乎隐约听洪塔山说过，孙萍差一点当了他的公关小姐。他说，无论怎样，小孙你得从我们西河镇大局去看，洪塔山是有不少坏毛病，可现在是经济效益决定一切，养殖场离了他就玩不转，同样镇里离开了养殖场也就运转不灵。说实话，这事到现在我还瞒

着洪塔山，将来我也不想让他知道，免得他认为现在的党委政府都是围着他转，离了他就不行，因此变得更加有恃无恐。从这个道理上讲，你不是帮他，而是在帮我，稍作点夸张说，是在帮助西河镇的全体干部和人民。

孙萍说，我也说点心里话，尽管现在许多人把入党看得很淡，可在地委机关不入党就矮人一头，升职提干都轮不上。机关里年轻人多，等排队轮上你时，人都快老了，那时再进档，当个科长、副科长有什么意思。所以下来帮忙工作的人都想在回去之前能在基层将党入了。不然，基层又苦又累，谁愿意下来。

孔太平突然意识到，自己前天在地委大楼见到组织部那帮年轻人时产生的一种蔑视意识是完全错了，连孙萍这样的女孩都有如此成熟老到的政治远见，那些人想必会更加厉害。

孙萍继续说，这事也不是没有先例，同我一同下到邻县的那些年轻人中，已有三个人在火线入党了。

孔太平咬咬牙，终于答应了孙萍，但他提出孙萍自己必须拿出一两件说得过去的事迹。孙萍脱口说出可以用自己在抢救泥石流造成的灾害活动中的表现做理由。孔太平差一点被这话噎住了，他实在佩服孙萍敢于说这种话的勇气。孙萍说她在救灾现场被碎玻璃割破脚掌，那件刚买的新裙子也被树刺拉破了。不管怎样，救灾过程中有她，这是一个不错的理由。

找公安局的小马是孙萍一个人去的，孔太平从司机那里拿了一千元钱给她做活动经费，孙萍没有要，她说小马不是那种可以用金钱收买的人，小马一向只看重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和真情，四者皆能降服他。趁孙萍去公安局时，孔太平回家去了一趟。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屋子里有几分零乱，这同老婆一贯爱整洁的习惯有些相悖。他便猜测是不是出了什么要紧的事，才让她变得手忙脚乱连屋子也顾不上收拾。他进到里屋，果然看见桌头柜上放着一张字条。老婆写道：你舅舅被恶狗咬伤，住在镇医院里，我去看看，下午赶回来。孔太平有些吃惊，他隐约感到那恶狗可能就是养殖场养的那些大狼狗。

孔太平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然后拨镇上自己房里的电话号码，电话没人接。他又给黄所长打电话。他想既是恶狗伤人，派出所一定会知道原因的。果然，黄所长告诉他，的确是洪塔山养的大狼狗咬伤了田细伯，起因是为了那块棉花地的归属问题。具体细节还没搞清楚，但赵卫东已叫人将洪塔山扭送到派出所，收押在案了。黄所长说，他已看出一些端倪，这个事件的幕后人物是赵卫东，因为他听见田细伯骂出的那些难听的话语中，提到洪塔山勾结买通赵卫东想强行夺走他的土地。

孔太平刚同黄所长通完电话，孙萍就将电话打进来，要孔太平赶紧回招待所。孔太平锁上家门回到招待所，孙萍见面劈头盖脸就是一句：土别三日，真是刮目相看。孙萍说小马曾经是那么单纯的一个小伙子，过去还每星期写一首诗，可现在开口要钱联结巴也不打一个，舌头翻个身就要五百。孔太平将孙萍方才没有要的一千元钱都给了她。

孙萍只要一半，孔太平让她拿着备用。他有一种预感，孙萍再去时小马可能要加码。果然，孙萍再次回来，进门就很文雅地骂了一句小马，说他一日三变，刚说好五百，回头又要翻一番。孙萍说，小马又提出洪塔山刚在西河镇犯了案，所以这检举信就更加重要了。孔太平相信孙萍没有从中鲸吞，因为洪塔山刚刚犯案的事是不可能瞎编的。花了钱将心病去掉，怎么说也是值得的。孙萍告诉他，那些有关洪塔山的检举信及材料，小马都当着面烧毁了。小马问是谁请她出马的，孙萍没有告诉他真相，而说是洪塔山自己请的她。

孔太平无心陪孙萍，正好孙萍说她已有安排，不用任何人陪，县里有她三个同学，他们要聚一聚。回到屋里，孔太平一直盼着电话铃响，他急于了解舅舅被咬伤的情况，却又不想丢身份打电话到镇委会去问，因为这样的事，下面的人总是应该主动及时地向自己汇报的。等到下午三点半，镇里还无人打电话给他，倒是小许敲门进来了。小许一坐下就告诉他恶狗咬人的事情。

原来洪塔山这几天一直瞒着孔太平在同田毛毛办那棉花地转让手续。因为土地所有权在

国家和集体，这事必须通过村里，村里知道田细伯视土地如生命怕闹出事，就推到镇上。那天晚上孔太平打电话找不着洪塔山时，洪塔山正在同赵卫东谈这棉花地的事。赵卫东一反常态，不仅支持而且非常积极，第二天就亲自到养殖场去敲定这事，在场的村干部不知是谁偷偷向田细伯透露消息，田毛毛回家偷土地使用证时，被田细伯当场捉住，狠狠揍了一顿。田细伯拿着从田毛毛身上搜出来的土地转让合同书几次想闯进养殖场大门，都被门卫拦住。天黑以后，洪塔山牵着一只大狼狗在镇上散步时，被田细伯看见，他扑上去找洪塔山拼命。洪塔山挨了田细伯两拳头，但洪塔山牵着的那只大狼狗，一口下去就将田细伯手臂上的肉撕下来一大块。事发之后，赵卫东翻脸不认人，不仅指挥人将狼狗当场打死，还将死狗和洪塔山一起扭送到派出所关起来了。赵卫东还委派小赵代理养殖场经理职务，又将田毛毛安排进养殖场协助小赵工作。在土地转让合同书中本来就有这一条，由田毛毛出任养殖场办公室主任。

小许说的这些情况，完全出乎孔太平的意料，洪塔山瞒着他搞的这些更让他气愤。他这才明白，那天田毛毛说自己马上有一个让他意料不到的工作，原来是指的这些。他特别想不通的是赵卫东这么安排田毛毛是出于什么目的。让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去管理养殖场，这种决策能力实在不敢恭维。

小许走后，孔太平决定给镇里打个电话，他要让那些人重新体会一下自己。他拨通镇里电话后，只对接电话的小赵说如果看到他老婆就让她马上回家。说完这话他就将电话挂了，他很清楚老婆这时肯定已在回县城的末班车上。他知道小赵马上就会将电话打过来。果然，一分钟不到，电话铃就响了。他拿起话筒听见小赵在那边问是孔书记吗。他将话筒放在一边，随手将录音机打开，让小赵最喜欢听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声音大到不能再大。小赵不停地问是孔书记吗，他不回话，也不压上话筒，十分钟后，他用一个指头敲了一下压簧，话筒里立即传出一声声的嘟嘟声来。

天黑之前，老婆回来了。她说的情况同小许说得差不多，另外还说舅舅同田毛毛断绝了父女关系。孔太平估计小赵他们晚上可能要赶过来，便故意出门躲避。他对老婆说，自己在十点半钟左右回来，小赵来了先不用催他们，等过了十点钟再找个理由让他们走。

老婆心领神会，答应到时就说孔太平事先打了招呼，若是十点钟没回就不会回来。

孔太平在第一个要去的人家坐了一阵后，出来时一眼看见孙萍同一个穿警服的小伙子在街边的林阴树下慢慢地散步，不时有一些比较亲密的小动作与小表情。孔太平不声不响地观察了一阵，忽然觉得如果孙萍旁边的小伙子就是小马，那他绝对不会开口朝孙萍索贿，避免破坏自己的形象。孔太平不愿想下去，他同样不愿一个漂亮女孩的形象在自己心目中破坏。

小赵他们果然来了。孔太平没有估计到的是，同行中还有赵卫东。他甚至有点后悔，自己的这些小伎俩有些过分了。老婆对他说，赵卫东在屋里坐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一共四次使用向孔书记汇报工作这类词语。按惯例，镇长是不能用这种词语的，赵卫东破例这一用，竟让孔太平生出几分感动。躺在床上，他默默想了一阵，觉得自己还是提前结束休假为好，赵卫东没有明说，但他这行动本身就清楚表示了那层意思。他开口同老婆说了以后，老婆开始坚决不同意。他细心地解释了半天，老婆终于伸出手在他身上抚摸起来。见她默认了，他也迎合地将手放到她的胸脯上。

孔太平和孙萍坐着桑塔纳一进院子，小赵就迎上来，开口就检讨。随后赵卫东真的将这几天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孔太平什么也没说，只是听着。直到听完了，他才说，暂时按赵镇长的意思办吧。这话明显是专指养殖场的情况。随后，他布置小赵，通知镇里有关领导和单位，开展一次抗灾救灾的评比表彰活动。

孔太平先到医院看望舅舅。舅舅将他臭骂一顿，一口咬定这些是他策划的，然后借故走开，让别人来整他。孔太平不便在人多口杂的地方多作解释，站在床前任舅舅怎么骂。骂到后来，舅舅自己不好意思起来，他见许多人都挤在门口围观，又骂孔太平真是个惹东西，这么骂都不争辩，哪里像个当书记的，这么不顾自己的威信。孔太平非要等舅舅骂完了再走，

舅舅没办法，只好闭上嘴。

办了一圈事后，孔太平才去派出所。刚进门就看见田毛毛正缠着黄所长磨嘴皮子，要黄所长放洪塔山一个小时的假，她有要紧的业务上的事要问。黄所长不肯答应。孔太平没有理睬田毛毛，只对黄所长说，自己要同他单独谈点工作。说话时，他甚至看也不看田毛毛一眼。黄所长要田毛毛回避一下。气得她跺着脚说，当个书记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土皇帝吗，别人怕，我连做梦时也不会怕。

田毛毛一走，黄所长就开口问孔太平事情办得如何。孔太平将经过简单说了一遍。最后才说到一千元钱的事，他还没说完，黄所长连忙直摆手说，这个我不听，我什么也不知道。孔太平明白黄所长的意思，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

黄所长问他想不想见见洪塔山。孔太平先没答复，反问这事会是什么结果。黄所长说照道理也就是罚罚款了事，但他觉得这种人得到机会应该关他几天，让他以后能分出好歹来。这话在孔太平心中产生了一些共鸣。黄所长又问他，洪塔山随身带的大哥大要不要拿下来。自从洪塔山进来以后，就一直用大哥大朝外联系。黄所长担心将那大哥大拿下来后会影响养殖场的业务，才没有下决心，但他一直在怀疑洪塔山在用大哥大调动客户来向镇里施加压力。田毛毛这么急着要见洪塔山一定也与此有关。

孔太平马上给小赵打了个电话，问他养殖场现在的情况。小赵说洪塔山被关起来后，有四个客户打来电话，说是从前的合同有问题，要洪塔山在三天之内赶到他们那儿重新谈判，不然就取消合同。小赵随口漏了一句说，赵镇长为这事挺着急。孔太平一下子想到赵卫东是感到不好收场，才请他回来收拾局面的。放下电话后，他同黄所长合计了一阵，黄所长断定这是洪塔山做的笼子，目的是逼镇领导出面做工作放他出去。孔太平当即叫黄所长收了洪塔山的大哥大，同时又叫小赵安排人将养殖场电话机暂时拆了，免得外面有人将电话打进来。他要黄所长对洪塔山宣布行政拘留十天，到了第五天，再由他出面保洪塔山出去。

黄所长很快办好了与此有关的一些手续，然后就去向洪塔山告知，回来时，手上多了一只大哥大。黄所长说，他将裁决书一宣布，洪塔山竟跳起来，那模样实在太猖狂。洪塔山开口声声说这是政治迫害，他要求见孔书记。

孔太平硬是坐着等了一个小时，才让黄所长将洪塔山带上来。见了洪塔山情绪很激动地说，这是赵卫东设的圈套，原因是自己不该同孔太平走得太近。

洪塔山嚷得正起劲，孔太平忽然一拍桌子，厉声说，你这是狗屁胡说，你哪儿同我走得近，我叫你别打那棉花地的主意，你怎么不听我的。当着黄所长的面跟你说实话，照你的所作所为，坐牢判刑都够格。

洪塔山愣了愣，人也蔫了些。孔太平说了他一大通后，又说不是自己不保他，是因为回来晚了，裁决书已经下达，没办法收回，所以希望洪塔山这几天表现好一点，他再帮忙争取提前几天释放。孔太平问洪塔山业务上有什么要急办的。洪塔山说没有。孔太平就问他合同是怎么回事。洪塔山说那是自己串通几个客户要挟赵卫东的。洪塔山回拘留室后，黄所长说这种人得送到县拘役所去灭一灭威风。孔太平表示同意。

临走之前，黄所长提醒孔太平，他表妹田毛毛在洪塔山手下干不是件好事，稍不慎就有可能出差错。孔太平说他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只是目前她铁了心，连父亲都敢对着干，别人就更没办法约束，只能等一阵再想办法调开她。

过了两天，镇里开会，孔太平提出要发展孙萍入党，表态支持的人很少，妇联主任公开表示异议，认为不能开这个先例。孔太平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上面下来的人，又是女同志，能主动参加抗灾救灾活动，就很不容易了。现在上面下来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来一个人我们就应该让他们留下一些可以作纪念的东西，万一他们以后高升了，对西河镇多点怀念，总不会有坏处，从这一点上讲，这也叫为子孙后代造福。孔太平说孙萍年轻，前途不可限量。他自己年纪大了，不可能沾她什么光，但镇里的年轻干部就很难说了，说不定哪天就需要人

家关照。孔太平一席话将年轻干部的心说动了。孔太平抓住时机要赵卫东作为孙萍的入党介绍人，赵卫东犹豫片刻，点头同意了。他还接着孔太平的话说这也叫感情投资。他俩一表态，这事就成了。当天孙萍就拿到了入党志愿书。

有天夜里，孔太平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那人说是洪塔山在拘役所折磨得实在受不了，请孔书记无论如何快点保他出去，哪怕早一小时也好。

孔太平一算已到了第五天，便约上黄所长，第二天早饭后，一行人开着车直奔县拘役所。拘役所的犯人多，洪塔山在那里一点优越地位也没有，几天时间人就变得又黑又瘦。孔太平他们去时，洪塔山正光着头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同另一个犯人搭伙抬石头。见到孔太平，他扔下抬杠就跑过来，看守在后面吼了一声，要他将这一杠石头抬完了再走。洪塔山二话不敢说，乖乖地拾起了抬杠，抬着石头往一处很高的石岸上爬。

洪塔山回来后，孔太平依然让他当养殖场经理。田毛毛则正式当上经理助理。孔太平见已成了既成事实，干脆让镇里下了一个红头文件，想以此加强约束。

舅舅出院以后，很长时间胳膊都用不上劲，所幸狼狗咬伤的是左手，对干农活影响不大。秋天，棉花地换茬后，舅舅又将小麦种上。麦种是孙萍帮忙撒的，孙萍入党后，各方面表现突然好了许多，舅舅在一天当中为她说的的好话，比田毛毛一年听到的还要多。

因为田毛毛一直不回家去，孙萍没事时就去孔太平的舅舅家，替两个老人解解闷。种完小麦，还没等到它们出芽，孙萍下来的时间到期了，孙萍走时还到那块没有一点绿色的地里看了看。然后到养殖场拿走田毛毛养在一只小鱼缸里的两只长相很特别的“迷你王八”。

秋天的天气很好，可孔太平心情非常不好，上面一抓反腐败，甲鱼的销路就大受影响。洪塔山带着田毛毛在外面跑了一个多月，销售量却比去年同期少了近三分之一。就这样也还算是最好的，其他一些养甲鱼的同行，干脆停止使用暖房，让甲鱼冬眠，免得它吃喝拉撒要花钱。洪塔山神通比同行们大，这是他们一致公认的。然而就这三分之一让镇里财政处境更加困难。国庆中秋相连的这个月，孔太平咬着牙动用了那笔别人捐赠的救灾款中的一万元，全镇所有干部职工和教师的工资也只能发百分之五十。而上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分文未发。

孔太平天天盼着洪塔山回。等到十一月初，洪塔山和田毛毛终于回来了。两人气色都不好，孔太平以为他们累了，问了一些简单的情况以后，孔太平就叫他俩先回去休息。

洪塔山头里走了，田毛毛却没有动。待屋里没人时，田毛毛忽然扑到他怀里号啕大哭起来。孔太平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有用手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反复叫她有话就说，别哭坏了身体。

哭了好久，田毛毛突然抬起头来说，表哥我想回家！

孔太平说，想回家，这太好了，我送你回去。

田毛毛说，可我怕他们不让进门。

孔太平说，你不用担心，有表哥我哩。

说着，他就叫小许准备车。然后将田毛毛牵出屋，上车往家里开去。舅妈见田毛毛回来了，喜得双泪直流，两个人正抱头痛哭，舅舅却一声不吭地拿上锄头往门外走，但他两脚一直未跨过门槛。孔太平看时，才发现舅舅脸上也有两行泪痕。

孔太平说，好了，毛毛回家你们应该高兴才是，别再哭。

他还想宽慰几句，小赵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跑过来，结结巴巴地说，各个学校的代表来镇里请愿了，赵镇长请你马上回去。孔太平脑子轰地一声，像炸了一样，他二话没说，转身就往外走。

在他上车时，舅舅叫了声，大外甥，别慌，吉人有天相。

孔太平嗯了一声，吩咐小许快开车。半路上，碰见教育站何站长在路边匆匆忙忙地跑着，小许停下车将他也捎上。孔太平问他是怎么回事，何站长脸色发白，他事先一点风声也没听见，倒是有不少老师在他面前声明，能体谅镇里经济上的困难。孔太平要他马上打听，背后

有没有其他因素。

教师请愿团的总代表是镇完小的杨校长。孔太平有几个月没见到他了，一见面发现他人瘦了许多，而且气色也不正常。杨校长开门见山地说，教师们没有别的要求，只想要回自己的那份工资，如果不答复他们明天就停止上课，也出去打工自谋生路。杨校长很谨慎地避免使用罢课两字。孔太平同他们说了半天没结果，反而将气氛弄僵。

赵卫东便提议镇里领导先研究一下，回头再同代表们见面。杨校长他们同意了。

到了另外一间屋子，赵卫东说他发现一个问题，杨校长用的是要回自己的那份工资，而不是补发，那意思是像干部们将他们的工资贪污了。孔太平觉得赵卫东的话有几分道理，不然教师们不会有这么大的火气。

正在分析，何站长来了。何站长打听到，事情起因是镇里从派出所捐出的十二万元钱中扣下的那四万元钱，教师们认为是被镇里的干部们私分了。何站长还解释，这事他们一直瞒得很好，前几天，教育站的会计被要工资的人逼急了，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孔太平心里有了底，他回到会议室将四万元钱的事作了解释。杨校长他们听说这四万元钱全都用在被泥石流毁掉家园的灾民身上，一时间都无话可说了。孔太平索性向他们交了底，说镇委会账户上还有几万元钱，那也是别人捐给灾民的，上上个月实在无法，大家要过节，只好挪用了一万，现在眼看冬天就要来了，他们一分也不敢再挪用了，否则那些灾民就可能冻饿而亡。这样，轮到杨校长他们说商量一下了。

很快教师们就有了商量结果，他们说应该相信镇领导会带领全镇干群共渡难关，因此他们不再提停课的事，还是回去安心将书教好。孔太平很感动，当即表态，这个月三十一号以前，他一定要兑现全镇在册人员的工资，他说哪怕是将自己老婆的私房钱拿出来也在所不惜。

教师们走后，赵卫东说孔太平最后那句话说过头了，两个月的工资，全镇共需十多万，这么急，哪儿去弄这么多钱。赵卫东说他老婆不在银行工作，家里没有私房钱。孔太平认为赵卫东这是推卸责任，他不应该挑剔谁说了什么，谁没说什么，关键是管财经不能只管花钱而要想办法挣钱。两人绵里藏针地斗了一阵嘴，赵卫东一直不肯让步，孔太平火了，他说这件事自己一担挑，反正到月底他负责让大家领双份工资。赵卫东真是求之不得，他说这样更好，自己可以向一把手多学几招。

赵卫东一走，小许过来小声提醒孔太平，他这是中了赵卫东的激将法。孔太平有些恍然大悟，可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

孔太平同老柯、老阎他们商量了一阵，决定开一个全镇企业负责人会议。他在会议上将各单位本月应上缴的资金数强行分解下去，还要他们立下军令状。企业头头们勉强地答应了，可是会一散，他们又纷纷叫苦和反悔。孔太平不理他们，回头又去召集财政和工商税务部门的负责人会议。

忙了两天两夜的会以后，孔太平又带着一帮人到各村去扫农业税死角，每天总是要到晚上十点以后才能回来休息。中间他还抽空到养殖场去了两次，要洪塔山挖挖潜力，能缴多少就一定要缴多少，要打埋伏也得等到熬过年底再考虑。他每次去时，田毛毛都不在办公室，问时都说她从出差回来以后就一直没来上班。孔太平问洪塔山是怎么回事，洪塔山说他也不知道，或许是田毛毛想辞职不干了。孔太平觉得田毛毛真的辞职倒是件好事，省得他老是放心不下。

孔太平前些时一直没有机会告诉洪塔山，他们到县公安局帮他弄掉那检举信的事，到了这时候，为了让洪塔山对自己不存二心，他安排了一个时间，让洪塔山到自己房间里来，专门同他说了这件事。洪塔山听后脸色发白，没说一个字。

这天晚上，孔太平从村里回来时，发现门口蹲着一个人。

他认出来那人是舅舅，连忙开门将他请进屋里。舅舅全身发抖，站不住也坐不稳，进了屋也只能蹲在墙根上。孔太平慌了，正要叫人请医生来，舅舅终于开口说了一个不字。然后

绝望地要孔太平将洪塔山那畜生抓起来枪毙了。洪塔山在出差的第二天晚上就闯进田毛毛的房间里将她强奸了。田毛毛回来后不敢说，直到今天傍晚突然肚子疼，送到医院里一检查说是宫外孕，这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孔太平气疯了，他拿起电话吼叫着让黄所长马上来。几分钟后，黄所长就到了，听完情况，他二话没说，回头就走。二十分钟以后，黄所长打来电话说人犯已押起来了。

孔太平随后去了医院，田毛毛脸和手白得像面粉捏成的，两眼不看他，但是泪水在哗哗淌。舅舅和舅妈像木人一样呆在床边。孔太平一个字也说不出，他转身找来院长，要他将这间病房的其余床位空着，不许安排别人，同时尽量封锁消息，不要让无关的人知道真相。院长对病床的事很为难。孔太平蛮横地说，不管他想什么办法，总之这间屋子不能有别人。

孔太平见到黄所长时第一句话就问有没有将洪塔山上手铐，铐紧了没有。黄所长说他将洪塔山双手捆着吊在窗户上，脚下垫着一块踮着脚尖才能踩住的砖头。孔太平说就这样吊他个三天三夜。接着他又问能不能给洪塔山判死刑。听到黄所长说不能，他恨恨地说现在的法律太宽大了。他要黄所长加重刑罚，最少也要将这狗杂种弄成个废人。

黄所长说这一点他能够办到。

从派出所出来，孔太平又去了医院。他怕田毛毛万一有什么闪失，整夜都在她床边守着。天亮后不久，黄所长骑着摩托车来到医院，匆匆忙忙地告诉孔太平，有人要哄抢养殖场。孔太平连忙跟着黄所长跳上摩托车往养殖场急驰而去。

养殖场门口果然聚了一百多人，都是田姓的，大家乱哄哄地叫嚷要养殖场赔偿田毛毛受害的损失。孔太平和黄所长劝说了好久才将他们劝走。黄所长见孔太平冷静了些，就请他到自己家里，极小心地告诉他一件事。昨天晚上赵卫东在财政所喝酒可能是喝多了，这才亲口告诉丁所长，当初让田毛毛去养殖场就是为了现在的变故留下伏笔的，他早就看出洪塔山对田毛毛不怀好意。现在就看孔太平还保不保洪塔山。没有洪塔山，孔太平的半壁江山就不存在了。丁所长听后觉得赵卫东这人太可怕，他不好直接告诉孔太平，就托黄所长转告。

孔太平听完这些，一下子清醒过来。他在黄所长家里想了半天。吃中午饭时，他才开口问洪塔山现在的情况如何。黄所长说一切照旧。他叹了一口气后，让黄所长赶紧叫人将洪塔山从窗户上放下来，不能再吊了。黄所长问他怎么不想杀了或弄废了洪塔山。孔太平说谁叫当了这管着几万人吃喝的官呢，黄所长说他这样做才是对，黄所长又说昨晚的言行也是对的，只有这样才让人觉得孔太平是个有血有肉的领导人。黄所长还告诉他，自己根本就没有用那些法子折磨洪塔山，他虽然被关着，但在小屋之中还有自由。孔太平又长叹了一口气，如果再有别的选择，我决不当这窝囊官。

孔太平一直没去镇里办公，一天到晚总待在医院里，镇里有什么事，分管的人就来医院请示他。镇上许多困难，在说给孔太平听的同时，舅舅和舅妈也同时听见了。到了第三天，几乎所有人来后都要说养殖场不能就这么群龙无首，否则全镇干部职工就没有钱买过年米了。

孔太平对这些情况一概不表态。

第四天上，舅舅对他说，他应该去上班，为百姓做点事。孔太平说他在这里也是为百姓做事。舅舅说了这一句又不说话了，过了好久，他突然开口要孔太平出去一下，他一家人要商量一件事。孔太平一出门，舅舅就将门反锁上，他在门缝中听不出里面在说什么，不一会儿，屋里传出两个女人的号啕大哭声。孔太平急得用拳头直撞门。女人的哭声低下来时，舅舅将门打开放孔太平进屋。

舅舅用揪心的语调说，我们说定了，不告姓洪的了！让他继续当经理，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

孔太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我一直想说这话，可我没脸说，我没本事将西河镇搞好，



却害得表妹受这等罪孽！

孔太平说着话眼泪像河水一样淌出来。

舅舅要田毛毛提前出院回家去休养。孔太平问过医生，并得到允许，便替他们办了出院手续，然后用车将他们送回家。回转来，孔太平让黄所长将洪塔山放了。黄所长说他知道事情会是这样的结局，所以连口供也没录。洪塔山出来时，要找孔太平谢罪。孔太平不想与他见面，除了继续让他当养殖场的经理外，什么话也没传给洪塔山。

第二天，洪塔山就让司机开着桑塔纳送自己到省城去了。孔太平许诺的日期已经很近了，收上来的钱离发工资还差得远。他没办法，只好真的回家翻箱倒柜将老婆八万元钱存折找出来，他打算以此作抵押，找银行里贷些钱。就在他跨进镇工商银行大门时，小赵追上来告诉他，洪塔山在省城将桑塔纳卖了，寄了十几万元钱回来给镇上发工资。

工资刚发完，县里通知孔太平到地委党校学习，同行的还有东河镇的段书记。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话却不多。有一天东河镇有人给老段送来不少茶叶。老段让他尝了尝，他觉得味道非常好。老段得意地说这叫冬茶，刚焙的，他每年只做十斤这种茶叶。孔太平说，这时候采茶叶，霜冻一来茶树不就要冻伤吗？老段说一棵茶树才几个钱，我用这十斤茶叶换来的效益，不知要超过它多少倍。

刚好这天黄所长带着洪塔山来看孔太平。洪塔山在这段时间里做成了几笔生意，镇里的经济情况眼见就能好起来，孔太平听后对他说，再出去时将镇完小的杨校长带出去，找家大医院检查一下，看他是不是患了前列腺癌。洪塔山心领神会地一连三遍说，要孔书记放心。

孔太平将段书记留在屋子里的冬茶拈了点，泡给黄所长和洪塔山喝，还讲了冬茶的来历。他最后才说，如此名贵的冬茶，一定是要送给一些关键人物。黄所长当即骂了几句。

喝罢茶，孔太平提出到外面走一走。

黄所长推说想躺一会，没有去。

孔太平领着洪塔山出了党校后门，进到一片僻静的树林。走了几步后，孔太平忽然转身对着洪塔山就是几拳。洪塔山晃了几下没有倒，但他也没还手，任凭孔太平的拳脚雨点般落在自己身上。

孔太平踢了最后一脚后问，我待你怎么样？

洪塔山说，很好。

他俩回屋后，黄所长依然躺在床上。

夜里，东河镇的段书记拿上茶叶出门了。过了几天那些冬茶又被人送回。老段很奇怪，以为是味道不好，便打开一只密封的盒子检查。盖子一揭开，上面有张字条。字条上写着：有权喝此茶者请三思，如此半斤茶叶可使一亩茶树冻死。再检查其他盒子，都有类似的字条，只是有些言语更激烈些。

一九九五年十月

# 第十一章 农民作家（一）

## 1

媳妇说：“懒鬼，起来胀饭了。”边说边掀被窝。

孙仲望在被窝里翻动一下，不满地说：“哪有这样的媳妇，没有哪一天让男人睡个安稳觉。”

媳妇说：“我把饭做得好好的，请你起来吃，你想必还有意见？”

孙仲望说：“跟你说了好几次，叫你早饭做晚点。吃那早干什么？反正田里地里的活儿还没出来，无非是玩，不如多睡会儿。”

媳妇说：“你这么爱唱戏，怎么就忘了戏文里说，好人睡得病，病人睡得死。”

孙仲望说：“你是咒我病死了好去找野男人吵。”

媳妇立刻扑上来，要撕他的嘴：“你非得说清楚，哪个是我的野男人，说不出来，你就要还我的清白。”

孙仲望躲了几次没躲开，脸上被媳妇抓了一爪，他火了，抡起拳头正要揍下去，有人在堂屋里走动，并叫：“孙仲望！”

孙仲望随口一应：“是华文贤吗，就来了。”又压低嗓门说：“再闹就不客气你了。”

孙仲望系着裤带走出房门，请华文贤坐。

华文贤说：“过去总说城里人爱睡懒觉，如今乡里人也学会了。”又说：“也难怪如今计划生育工作这么难做，种两亩田花不了一个月，其余时间不抹牌、不和女人睡觉，又能做什么呢？”

孙仲望接上说：“所以，如今的女人特别能生孩子。”

华文贤说：“也特别想生孩子，免得无事做，自己把自己养娇养懒了。”

媳妇递了一条热毛巾给孙仲望。孙仲望接住，用手指顶住毛巾，伸进嘴里，将牙齿擦了两下，又扯出来，将脸擦了两把，复将毛巾递回去。

华文贤说：“你怎么不用牙膏牙刷？”

孙仲望说：“牙膏涎乎乎的，用不惯，一到嘴里我就恶心。”

华文贤说：“那就光用牙刷嘛。我就是这样。再蘸点盐，很好用。”

孙仲望说：“还是用毛巾好，牙刷毛刺刺的，一弄满嘴血。”

忽然，孙仲望的媳妇在厨房里叫：“华文贤，你吃饭没有，没吃就多添双筷子。”

华文贤说：“多谢，我吃了。我那媳妇，洋不洋，土不土的，学城里人，每天按时开饭。真是烦死个人，一点自由也没有。”

孙仲望说：“这早，你找我有事？”

华文贤说：“有事还找你干吗，不就忙去了？没有事干才想找你玩玩！”

二人说了一阵闲话，孙仲望就开始吃早饭了。

一碗饭吃了半碗，华文贤说：“要不，我俩牵头，和别人搭伙搞个业余剧团怎么样？”

没等孙仲望开口，媳妇抢先说：“你想搞个剧团，怕是先得回去问你媳妇答应不。那年在宣传队演‘郭建光’时，为了那个‘阿庆嫂’，你可让媳妇整苦了，现在就忘了怕？”

华文贤说：“那年主要是领导要整我，光她一个人行？现在不同以往，领导对这种事不那么认真了。”

孙仲望的媳妇说：“所以你又想过那种风流日子。”

一旁的孙仲望这时嚼到一粒沙子了，咔嚓一声很响。他扑地一下，将一口饭吐到媳妇的脸上：“那你想过什么日子？连饭里的沙子也淘不干净。”

媳妇捂着脸，哭着跑进厨房：“你别挑我的刺儿，我知道，一说剧团的事你就花了心。那年你领‘沙奶奶’去刮胎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么一闹，华文贤觉得没意思了，就起身告辞。华文贤一走，孙仲望就吼媳妇给他再添一碗饭来。连吼三声不见人应，他到厨房一看，屋里没人，后门是开着的。望了望地上的脚印，孙仲望知道媳妇肯定又是跑回娘家诉苦去了。他也懒得去找，又回到房里，倒在床上睡开了。

正睡时，华文贤又来了。

华文贤不等孙仲望起床就说：“这回是真有事找你，我俩一起写个戏怎么样？”

孙仲望说：“你莫心血来潮，戏是大耳朵百姓都能写的？”

华文贤说：“修张家河水库时，你当宣传员，不是老说要写个戏吗？”

孙仲望说：“就算真的能写成戏，叫谁去演呢？”

华文贤说：“我刚才到文化站那里去转了一圈，文化站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县剧团收购戏剧剧本呢！”

孙仲望不信：“又不是牲畜家禽，怎么能收购呢？”

华文贤就要他去看看。西河镇不大，稍走一会儿就到了镇文化站门前。果然有一张告示贴在墙上，说是为了响应省委书记将黄梅戏请回老家来的号召，经过认真研究，县文化局、县戏剧工作室和县黄梅戏剧团联合决定，公开向社会征集戏剧剧本，并同时举行优秀剧本评选活动，评出优秀剧本若干个，获奖剧本将发给奖金一千元，等等。孙仲望动了心，要进屋找文化站长问详情。华文贤拉住他，说我们偷着写，别声张，成了就一鸣惊人，不成就偃旗息鼓。趁四周无人，华文贤将那告示撕下一块，刚好将“发给奖金一千元”这一行字去掉了。

孙仲望不理解。

华文贤说：“有一千元作诱饵，谁见了不动心。特别是镇中学的那些老师，穷得要命，见有这高的奖金，还会白白放过？他们水平高，动起手来，我们就没指望了。”

又说了一阵，他们商定下午还是到孙仲望家继续作商量。言毕，两人就分了手。

回家后，媳妇已在堂屋里坐着。孙仲望也了一眼：“还当你不想活了，招呼也不打一个就走了。”又说：“你也真怪，从前我打你打得半死，也没见你往娘家跑，怎么越老越娇气，像你儿媳妇一样，重话都不能说一句了。”

厨房里忽然钻出一个人来：“爸，你又在表扬我哇？”孙仲望脸红了，他没料到儿媳妇猫在屋里。其实，媳妇并没有回娘家，她只是跑到儿子家去了。儿子见了挺生气，就让媳妇将母亲送回来。儿媳妇说：“大明让我给爸带了信，说你若再对妈不客气，可别怪他到时候六亲不认。”孙仲望有火发不出来，脸上有些紫颜色了。

媳妇见了忙开口说：“都是气头上说的话，都莫当真。你有事先回去吧。”

儿媳妇走后，媳妇主动上来和孙仲望说话：“我看见你和华文贤在文化站那儿嘀咕半天，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见媳妇眼里漾着笑，孙仲望心里一下平和了：“我们想给县剧团写个剧本，写好了可以得到一千元奖金呢！”

媳妇说：“你分散一下精力也好，不然，五十岁的人，说不定还要上医院去丢一回丑。”

孙仲望说：“我能让你丢什么丑？”

媳妇不肯说，他想了半天才明白，是指上医院去刮胎。

中饭过后不久，华文贤就来了，手里拿着几本没用过的旧账本，还有一支没有挂钩的圆珠笔。

华文贤一坐下就说：“我们先商量写个什么故事。”

孙仲望忽然一阵紧张：“你打算真写呀？”

华文贤说：“上午不是说定了吗？”

孙仲望说：“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你一个人去写吧！”

华文贤晃了晃头说：“我虽然读了初二，你只读过初一，但你唱本比我读得多，戏路子比我熟。其实，你也别太自卑，作家里面水平低的人多得很。水平低不怕，就怕没有生活。”

孙仲望想了想说：“要不我俩先扯个故事架子。行，就写出来。不行，就别去劳神费力。”

华文贤说：“不！不行就再扯一个。”

开始扯架子时，华文贤说要写一个万元户。孙仲望却要写计划生育。争了一阵，孙仲望说，他看过县剧团的戏，演的都是儿女情长的故事，计划生育最容易写出儿女情长来。华文贤扳指一算，果然每个黄梅戏都是演的那种柔肠百折的事，就服气了。故事却是极好扯，都是些现成的事。主要东西用的是孙仲望媳妇娘家的事，再加上镇政府门前计划生育宣传栏上公布的外地的几件事就成了。编好的故事是这样的：某地王家儿媳妇怀孕了，请人算命说怀的是女儿。王家老爹要儿媳妇去引产，儿媳妇思想进步，坚决不肯。王家老爹没办法，又不能容忍独生儿子不给他添个孙子。万般无奈中，王家老爹在儿媳妇生产之际，趁乱溜进产房，偷了一个胖胖的男婴，连夜跑回家。却不料，这男婴正是儿媳妇生下的。儿媳妇在医院痛失亲生骨肉，好不悲伤。另一好心产妇见此情景，心生怜悯，就将自己刚生下的女儿，暂借给王家老爹的儿媳妇。谁知假戏真做，搞得弄假成真。王家老爹的儿媳妇将别人的女儿认作骨肉，坚决不要自己的亲生儿子，而那位好心产妇又坚决要自己的嫡亲女儿。最后，王家老爹坦白了一切，两家人皆大欢喜。接下来是分场次：第一场叫盼儿，第二场叫偷儿，第三场叫借儿，第四场叫争儿，第五场叫换儿或还儿。换儿是华文贤的意见，还儿是孙仲望的意见。两人争执不下。比扯整个故事花的时间还要多。还是孙仲望的儿子后来出了个主意，让写个括号把两种意见都写上去。让剧团的人去挑选。戏的名字他俩没有分歧，就叫《偷儿记》。

二人扯到这儿时，都来了精神，都说那一千元奖金非他俩莫属。

稿子由孙仲望执笔写，署名则是华文贤排在前面。因为是华文贤先知道这个消息、先起写戏的念头的。这里有个先来后到的原则。

华文贤在一个旧账本的第一页上写着：大型五幕现代黄梅戏《偷儿记》，编剧：华文贤、孙仲望。然后，将一叠旧账本统统交给孙仲望。

孙仲望怔怔地盯着那些字：“若是哪天，戏台边的字幕真的这么打出一些字来，我可真不敢看。”

华文贤说：“为什么不敢看，又不是偷别人的抢别人的。”

孙仲望说：“也是，我们脸上又没刻姓名，谁知道是两个地包子写的，说不定还当是两个大作家呢！”

华文贤说：“仲望，你几天能写一场？”

孙仲望说：“最低也得三天。”

华文贤说：“三天不行，最多只能两天半。要抢在最先交稿，不然等人家手里有一大堆稿子时，人家就不会看我们这破账本了。”

孙仲望听了直点头。华文贤又吩咐几句关于字迹要工整等话，就走了。

华文贤一走，孙仲望的媳妇就说：“你别与他合作。你看他那精，二十年前当会计时的账本，还能留到现在。跟他一起搞，那一千元钱你可能一分也到不了手。”

孙仲望说：“你怎么这样看人，他是你表弟呢！”

媳妇说：“可你是我丈夫。”

儿子大明来问油菜什么时候割。去年腊月，儿子一结婚就和父母分家了，搬到菜园旁盖的新房去住。儿子其实是想父亲和他一起割油菜。孙仲望说，迟几天早几天都行。他不管，今年他想吃点现成的油。儿子只好去和母亲嘀咕，母亲答应自己去割，儿子这才走。

这话，孙仲望听见了，他装着一无所知，爬到床底下，拖出一只纸箱，从里面找到几本黄得发黑的旧唱本，一头扎在桌子上，翻得满屋都是霉气。旧唱本上尽是水词和荤词。特别

是荤词，老让孙仲望想起年轻时的花花事。孙仲望看了两本，突然想到自己写的是新戏，看这旧唱本有何用处，他索性丢开旧唱本，摊开旧账本，提笔就给那王家老爹写了四句唱词：

儿摘月亮父搭梯，  
长大不是好东西。  
找个媳妇一两年，  
肚子不鼓他不急。

媳妇给他倒茶，见了这四句唱词，就说：“你这不是写自己吗？”孙仲望说：“你别瞎评论，这一写出来就是艺术形象，就不是这个那个了。”媳妇不服气：“只要你写的是人，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孙仲望争不出理，就不再说话，埋头用圆珠笔在旧账本上写。

## 2

到晚上洗脚睡觉时，孙仲望已将第一场《盼儿》写成了。媳妇见孙仲望一口气写出这么多的文字，很是吃惊。睡到床上，孙仲望无论要做什么，她都没有推挡。

天再亮时，媳妇一喊，孙仲望就起来了。脚刚沾地，就又趴到桌子上，将夜里想好的第二场偷儿的开场词写下来：

婆打媳妇天下有，  
公打媳妇天下无。  
痛恨媳妇不听话，  
想打想揍难下手。

刚写完，华文贤来了。孙仲望将第一场给他看，自己到堂屋洗脸吃饭。他胃口很好，吃了两碗油盐饭，想再去添，听见华文贤在房里叫了一声：“很好！”

孙仲望说：“什么很好？”

这时华文贤已走出来：“你写得很好，就这样，按我们商量的路子写下去。”

孙仲望说：“有些地方我变了一下。”

华文贤说：“适当灵活点也行，但基本原则不能变。”

孙仲望说：“这个自然。”

华文贤说：“还有，你写‘我’字时，不能这样草，弄得‘我’不像‘我’，‘找’不像‘找’。”边说边在账本上指了几下，孙仲望连连点头。临走时，华文贤说：“有几个错别字，我改过来了。”

孙仲望看了直拍脑袋说：“文贤，你水平是比我高。”

华文贤说：“你今天争取再写一场。”

孙仲望说：“行，只要没别的事打搅。”

华文贤走后，媳妇不满地说：“我看文贤好像成了你的领导，你一字一字地写，他却在一边指手画脚。”

孙仲望说：“他过去在大队当会计，习惯了。再说，两个当中，总有一人说了算，不然怎么合作？”

媳妇说：“不行，明天得让他帮我家割一天油菜。”

孙仲望说：“你莫生这个企图，你就是花钱雇，他也不会到我家田里去。”

媳妇说：“今天这《偷儿》一场你写在别的纸上，明天他来时，一切由我来说。”

第二天，华文贤一来，就见孙仲望在被窝里叫腰痛。问时，媳妇说孙仲望昨天割了一天油菜，腰都累断了。华文贤看账本，还是上次见到的模样，一个字也没添。华文贤急了，说听文化站长说，镇中学的几个语文老师也在写，老师的水平极高，我们只有抢在他们前面才有希望。媳妇说，油菜若不割，秧也插不下去，那就难有什么希望了。华文贤于是一咬牙，答应帮他家割一天油菜。

天黑时，华文贤从田里回来。孙仲望极心虚，一下子交给他一场半戏，还留他喝了酒。

华文贤累极了，喝完酒就回家，剧本也没带走，说是留待明天来看。

插秧之前，孙仲望将剧本写完了。

华文贤高兴地说：“我们终于将季节抢到手了。”

孙仲望听说学校老师的剧本还只有一个提纲，也很高兴。然后，二人就商量剧本怎么交上去。华文贤同意孙仲望的意见，送到邮局里寄去。孙仲望去找牛皮纸时，华文贤迅速在第五场最后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若回信请寄西河镇西河村华文贤同志收。

他们将剧本包好，到邮局一算账，邮寄费要拾元伍角，还要开包检查。

华文贤说：“还不如亲自送去，来往的车费还要不了这多。”

孙仲望也主张华文贤亲自跑一趟。说好，拾元钱，一人出伍元。孙仲望身上无钱，回家找媳妇要。

媳妇听了就骂他苕，说那大一本，写都写了，还怕到县里去见人，还怕多出五块钱。孙仲望受到提醒，心中起了猜疑：剧本又不是寄给敌特机关，怎么华文贤不让开包检查呢？于是，他鼓足勇气，揣上拾元钱，和华文贤一起搭车到了县城。找到文化局，接待他们的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女人，姓杜。小杜接过纸包随手撕开，见到几只旧账本，脸上就有些轻蔑的色彩。

孙仲望问：“还有比我们交稿早的吗？”

小杜说：“你们这是烧的头香。”边说边信手翻账本。

孙仲望还想问若得了奖，奖金怎么发。

华文贤怕露了马脚，想走：“剧本交了，是不是打个收条？”

小杜鼻子响了一下：“我们这儿还从没做过这样的规定。”

华文贤忙说：“那就算了。仲望，我们走吧，要赶车呢！”

小杜说：“别忙，把你们的地址留下，有事好通知。”

华文贤说：“上面已写清了。”说着拉着孙仲望朝外走。

走到楼下，孙仲望说：“我的帽子忘了。”

孙仲望返回小杜的办公室，将那叠账本匆匆翻了一遍，发现华文贤写在最后面的那行字。他拿起草帽往外走，心里很生气，但又怕是误会，一路上仍和华文贤表现得很团结。

### 3

孙仲望一回到西河镇，就碰到镇上的赵宣传委。

赵宣传委问他：“你们写剧本，这大的事怎么不先和我通个气？”

孙仲望有些慌：“我不知道这事也要请示。”

赵宣传委说：“不请示也该让我知道个准信，免得到时得了奖，还说我们当领导的不重视农民作家。”

孙仲望连忙就在街当中，将《偷儿记》的故事说了一遍。

赵宣传委听后想了一阵：“你们没写领导干部？”

孙仲望说：“没有写。”

赵宣传委说：“这不好，应该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重点，一定要突出。”

孙仲望说：“我想过，因是写偷儿的事，不好串进去，怕损害党的形象。”

赵宣传委说：“这说明你们的功夫下得还不够。宣传部的汪部长正在写一部《胜天歌》，他和我谈过这个戏的构思，将来你们若输给了他，主要原因肯定是没有从这一方面去进行很好的把握。”

赵宣传委又说了几句关于不要骄傲翘尾巴的话，就匆匆地去赶一个会。

孙仲望一到家就对媳妇说：“镇领导称我为农民作家了。”

媳妇听了经过，先是高兴，过了一阵又发起愁来：“听说当作家的人都喜欢闹离婚。”

孙仲望说：“我是那种人吗？今后，你要我什么时候上床，我就什么时候上床，除非我

有个三病两痛。”

媳妇说：“不，你是男人，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

孙仲望说：“对了，我们要相互信任。”

安抚好媳妇，孙仲望就去华文贤家。

华文贤是在镇西头家门口下的车，他没听见赵宣传委的称呼。孙仲望从镇东头专门跑过来，让他也分尝一下农民作家的滋味。

华文贤听后，叹了一口气，说：“我真该和你一道下车，不该省那几步路。”

孙仲望说：“谁知道呢，车上人太挤，我也差一点随你下车透口气呢！”

说着话，华文贤的情绪好起来，要留孙仲望在家喝几杯。孙仲望推不掉，就留下来了。

华文贤的媳妇到别人家做客去了。家里只有半碗花生米和一碟霉豆腐，华文贤和孙仲望就用农民作家这个词，相互敬了对方三杯酒。到孙仲望往回走时，二人都有七八分醉意。到家后，媳妇料理他洗完脚，自己先到房里去了。孙仲望趿着鞋到房里时，见被窝面上仰着一个白白的女人。孙仲望望了几眼，心火升得并不急。他取来一把二胡，就着《偷儿记》中的一段词，自拉自唱：

无儿点灯灯不亮，

无儿吃饭饭不香，

无儿说话气不壮，

无儿站着没有别人长。

媳妇在床上听着，马上淌了一遍泪。

孙仲望停住琴弓说：“我这唱词写得好，是吵？把你感动了。”

媳妇点点头：“我妈没有为我生下一个兄弟，我父临死之前就是这样说的。”

孙仲望说：“我就是将你父亲的话拿来加工的。还有一段好唱词，完全是按你妈的话写的。”

孙仲望又唱起来：

亲亲儿的脸，摸摸儿的身，

叫一声娘的儿，问一声娘的心，

儿呀，虽然分手才一天，

娘却老了十年人！

这一次，媳妇哭得更厉害。她小时候就是丢在路边，一整天无人要，她父亲又将她拣回家的。

熄灯后，媳妇表现得从未有过的温柔，喜得孙仲望接连三次发誓，说他下一世还要娶她作媳妇。

第二天一大早，镇文化站长就在外面敲窗户，要他上午到文化站去开会。

孙仲望到文化站时，会议室里已有十几个人，都是镇里各单位的头头。华文贤也到了。孙仲望循着华文贤的眼色，坐到他身边。刚坐下，赵宣传委就宣布开会，议的是如何庆祝六一儿童节。他俩的任务是赵宣传委亲自布置的，要他俩三天之内写一篇快板书和一段对口词，内容必须是少年儿童如何投身改革事业、做红色小主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赵宣传委再次称他俩为“我们镇里的农民作家”。孙仲望和华文贤激动得要死，连连应诺。赵宣传委还写了个条子，安排他俩到学校去体验一下生活。

去学校体验生活时，学校的人不大理睬他们，特别是那几个曾打算合写剧本的语文老师，当着学生的面对孙仲望说：“你何必要采访，就写自己当年如何不让儿子上学读书的事，准保有教育意义。”

孙仲望红着脸嘟哝：“那时连饭都没吃的，读什么书哟！”

碰了一鼻子灰，他们决定干脆回来硬编。

这回往桌边一坐，孙仲望就想睡觉。三天过了两天，还没见写出一句词来。华文贤没有错别字可改，很焦急，生怕这第一回就将“农民作家”的牌子给砸了。再焦急也没用，孙仲望自己瘦了一圈也想不出该怎么写。

幸亏晚上开始下大雨，并且一直下到第四天还不见停。镇上通知，一切活动都停下来，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洪水过后，孙仲望在街上碰见满眼血丝、一路直打哈欠的赵宣传委，二人碰面只打了个招呼，别的什么也没说。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县文化局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孙仲望怕华文贤从中捣鬼做手脚，就听了媳妇的话，偷偷地给文化局小杜写了一封信。过了半个月，小杜回信了，说“华文贤同志在你之前也来信询问，现在一并回复如下：因县局领导工作繁忙，剧本评奖之事，暂未列入议事日程，故你们仍得耐心等待时日，一有佳音，即刻奉告”。这封信，媳妇不让孙仲望给华文贤看。孙仲望挨了几几天，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到第五天上，他瞒着媳妇偷偷给华文贤看了。华文贤看后半天无话。

#### 4

又过了几个月，田里开始栽油菜了。

剧本和一千元奖金仍旧没有一点动静。赵宣传委见到他俩时，也不再称农民作家了。孙仲望想，一定是赵早传委得到了内部消息，知道《偷儿记》写失败了。果然，有天晚上，镇委会的高音喇叭里说：“我县首次公开征集优秀戏曲剧本活动日前圆满结束，积极参加这次活动的有县委领导同志和文化水平很低的农民作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活动的第一个交稿者，是西河镇两位年龄加起来超过一百岁的农民。经过专家认真评选，由县委宣传部部长汪国庆同志创作的《胜天歌》，被评为这次活动的唯一优秀作品。”听到这条消息，孙仲望仍然很高兴。毕竟自己的事头一回上了广播。

他到华文贤家时，华文贤正哭丧着脸。

见了，他，华文贤揉了一下眼圈说：“原指望能得点奖金，过个痛快的年，谁知竹篮打水一场空，这过年费还得下苦力去挣。”

孙仲望安慰他：“没得奖，却得了个广播扬名也不错。”

华文贤说：“可广播里并没有直接点我们的名。”

孙仲望说：“虽然没明说，可西河镇谁不知道这是在表扬我们呢！”

华文贤听了心情稍好一些，叹口气说：“只可惜浪费了那些账本。”

孙仲望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再说，它是过去大队的，又没花你一分钱。”

听了这话，华文贤忽然发起牢骚来：“你别以为我过去沾了集体的大便宜，就算占了便宜又怎么地呢，谁不晓得沾，谁就是苕。就说这次评奖，《胜天歌》为什么能得奖，还不是见作者的官大。”

孙仲望说：“话不能说死说绝，汪部长水平若不比我们高，能管得了这么多的文化人？”

忽然，华文贤的媳妇在门外哎哟一声，跟着就骂起来：“华文贤，这门前的台阶你今天晚上不修起来，明天我就去招个野男人来修。”

华文贤听了一声不敢吭。

孙仲望小声说：“台阶是该修一下，我进来时，也险些摔一跤。”

女人又在门外哭叫：“华怪种，你聋了还是哑了，你要是长卵子的男人就站出来。”

华文贤聋着耳朵想从后门溜。

孙仲望拉住他：“算了，今晚我帮你，抬两块石头回来修一修。”

出门时，华文贤扛着杠子窜得像兔子。孙仲望在背后劝了女人几句，撵了半天才撵上华文贤。

二人在一堆石头前站住。孙仲望说：“这是学校盖房的石头吧？”

华文贤说：“知道。你看那头有人没有？”



孙仲望说：“鬼也不见一个。”

华文贤说：“那我们快点系好石头，快点抬走。”

正在手忙脚乱时，猛地一道手电筒光射在他俩身上，有人说：“真没想到农民作家竟是偷石头的贼，又是来体验生活的吗？”光亮射在脸上看不清说话的人，听声音像是学校的语文老师。“走，跟我到派出所去。”

孙仲望很慌：“以前的石头确实不是我们偷的。”

语文老师说：“我不管。捉住你，就是你干的。”

华文贤被手电筒光亮照烦了：“别不懂礼貌好不好，老用手电筒照人的眼睛。”

手电筒熄了一会儿，华文贤看见语文老师手上拿着啃得只剩下半截的黄瓜。华文贤招呼孙仲望将石头抬起来走。

语文老师拦住说：“是不是由偷变抢了？”

华文贤理直气壮地说：“你能偷黄瓜，我就可以偷石头。”

他俩抬着石头走出十几步，听到语文老师低声骂了一句什么。

回到家里，孙仲望脱衣睡觉时和媳妇说偷石头的事，媳妇听了，当即要他什么事也别同华文贤一起干。

## 5

差不多整一个月，孙仲望没和华文贤见面，只听说华文贤贩药材蚀了本，亏了两百多块钱，在外躲了六七天不敢回家，媳妇托人带信叫他回，他才敢进门。

这天，外面起了好大的秋风。孙仲望的媳妇扛着锄头，说是出去将刚烧的火粪拢一拢，免得吹散了引起火灾。

出去不一会，媳妇又匆匆返回来，说她看见一群人从小车上钻出来，打听往华文贤家去的路，有个女的她认识，过去是县剧团演青衣的名角，她准是为剧本的事而来的。媳妇要他赶紧去，莫让华文贤吃了独食。

孙仲望走到华文贤家门口时，很紧张，手脚都有些发抖。他硬着头皮走进屋去，见华文贤蜷在墙角，像一只饿瘪了的猴子。他媳妇当着一大群干部的面大声数落他。孙仲望进屋时，谁也没有理他。他在房门槛上坐下来，听了一会儿才明白，这些人是为华文贤贩药材的事而来的。他从门槛上站起来时，心里很踏实。他朝媳妇说的那个女人看了一眼后，又忍不住看了第二眼和第三眼，第四眼被一个秃顶的胖子挡住了。他心里很可惜，这样好看的女人为何不愿穿那好看的戏装，做各样的眼色给人看，而要穿像灰狗子一样的工商服，板着脸训人。

一路上，孙仲望想，哪个男人有福和这个女人一个锅里吃饭，一个被窝睡觉。正想着，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扭头一看，文化站长在背后大步追过来。

文化站长撵上来说：“你怎么这大的架子，叫两声都不应。”

孙仲望说：“我有什么架子？黄牛架子越大，累死得越快！”

文化站长说：“这回你得请我的客。”

孙仲望说：“别耍我，前年我想参加站里的业余剧团，请你几次你都不到。”

文化站长说：“这回不一样，文化局的人要到你家去。”

孙仲望瞪大了眼睛。

文化站长继续说：“是为了你写的那个《偷儿记》。本来，他们按剧本上写的地址准备去华文贤家，我知道剧本是你执的笔，就叫他们来你家。现在，赵宣传委正在陪他们吃中饭，你快回去准备一下，他们回头就到。”

孙仲望激动得不得了，回家对媳妇直说快快快。扫了地，摆好桌椅，又去烧开水。孙仲望揭了十几次锅盖，水还没有开。媳妇叫他趁空去通知一下华文贤。孙仲望脸一沉，说媳妇一到关键时刻就忘了原则，这一回若不是文化站长帮忙，他肯定要吃门心亏。媳妇直挠头说自己一高兴就不能举一反三。

水终于开了。又等了一阵，文化局的人仍没来。孙仲望肚子饿极了，就叫媳妇随便做什么充充饥。媳妇烙了几张葱花饼，他站在门口跟着脚吃了。还不见人来。孙仲望心急火盛，口渴得很，将一瓶开水喝去大半瓶。

6

半下午时，文化局的人终于来了。其中就有小杜，其余的是徐局长、剧团的夏团长和戏工室的毛主任。媳妇认得小杜。小杜开始不认识孙仲望的媳妇，经她自己一说，小杜才记起自己在剧团当演员时，下乡演出，真的在她娘家住过，还和她睡过一张床。孙仲望的媳妇羡慕地说，小杜那时身子嫩得像水豆腐。这话惹得毛主任在小杜身上捏了一把，然后说，现在倒像块臭豆渣。大家笑一阵后，开始进入正题。

孙仲望的媳妇拎着小半瓶开水，拭了一圈，没有倒出一滴水，大家随手拿着的瓶子都是满的。

徐局长先问还有一位作者怎么没来。文化站长说，通知过了，可能人不在家。随后是毛主任介绍情况：这次征集剧本评奖，原本也考虑了《偷儿记》，后来因为不如《胜天歌》成熟，思想性也不如《胜天歌》深刻，加上只能评一名优秀奖，所以只好忍痛割爱。又因为元旦期间，县剧团要带新剧目参加省里的戏剧节，为鼓励基层作者，县里决定，请你们二位到县里去住下来，修改《偷儿记》，让剧团带着《偷儿记》上省演出。住宿费、伙食费全由县里出，每天另发两块钱的误工补贴。

毛主任说完，夏团长未经徐局长示意，主动开口说：“你们现在就要考虑一下，黄梅戏主角必须是女的，是旦角，《偷儿记》的主角现在是个老生，这样很难发挥黄梅戏抒情的优势。”

徐局长毫不客气地打断夏团长的话：“这些问题到县里去再说，到时先开个讨论会，让大家来提意见。”

徐局长又对毛主任说：“你还有一个问题没说。”

毛主任当即出了一脸汗，赶忙掏出笔记本，急急地翻了一阵，复开口说：“你和老华后天，也就是二十五号坐早班车去，到文化局报到，家里的事情在明天安排好，去后除非家里死了人、着了火，否则一概不准请假。”说完，毛主任用眼角色了几下徐局长。

徐局长不理他，却问孙仲望，《偷儿记》的素材是从哪儿来的。孙仲望的媳妇抢先回答，说写的就是我娘家的事。徐局长说，难怪读来这么亲切，还是要按毛主席说的办，一篙子扎到基层，搞专业创作的为什么反不及农民作家，差别就在这里。徐局长后面的话是对毛主任说的。毛主任听了直点头。

徐局长又问大家还有什么事情没有。

小杜赶忙接着说：“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孙仲望说：“没困难，冬播都搞完了，在家也是闲着。”

赵宣传委一直没机会开口，这时才说：“你和老华这一回一定要好好为西河镇两万农民争光。”

徐局长已站起来了，边走边说：“你气魄还小了点，这个戏要争取演到北京去，也让我这个文化局长风光一回。”

孙仲望将徐局长送到门口，看着徐局长他们坐小车离去后，他站在门口和过路的人笑着打招呼。

忽然，华文贤像头发癫的公牛一样冲过来，气喘喘地问：“他们人呢？”

孙仲望说：“工商局的吗？”

华文贤急了：“你别装蒜！”

这时，华文贤的媳妇也赶来了。

夫妻二人当街质问，文化局来人怎么不通知华文贤。孙仲望想到华文贤在剧本上做手脚

的事，心里就很坦荡，一点也不脸红。他说他通知时，华文贤正在巴结工商局的领导，见他进来连问都不问一声，人都有个自尊，你不把别人当人却想别人把你当人，于是他一气之下才一声不吭地走了。华文贤又追查一千块钱的奖金。孙仲望说一分钱也没有。他不信，说这是骗局，并说狗日的孙仲望如果不分五百块钱给他，他就上他家去打砸抢。

孙仲望火了：“你敢再骂一句？”一边就揪住了华文贤的衣领。

华文贤一把攥住孙仲望的头发说：“我骂了，看你能把我怎么办？”

孙仲望说：“有狠你就再骂一句。再敢骂一句，我就揍扁了你。”

华文贤的媳妇欲上前帮忙，被闻讯跑出来的孙仲望的媳妇扯住。

这时，赵宣传委折回来了。他将华文贤严肃批评了一通，说这样闹有损于农民作家这个光荣称号。华文贤不敢和赵宣传委顶嘴，听了详情后，他马上向孙仲望认了错。回家后，他让媳妇提了一只公鸡，送到孙仲望家赔不是。孙仲望见状立刻消了气，还让华文贤媳妇带了一斤糯米酒回去。

吃晚饭时，孙仲望喝了几杯酒，媳妇也喝了几杯。孙仲望想不通文化站长为什么那么恨华文贤。媳妇告诉他，文化站长其实是恨华文贤的媳妇，那回看电影，文化站长在门口收票，顺势摸了一把华文贤的媳妇，华文贤的媳妇回头就给了文化站长一耳光。孙仲望很敏感，问她被摸过没有。媳妇说，摸过，但不要紧，那是冬天里，她穿着棉衣，不像华文贤的媳妇，是六月天，只穿着一层薄纱。

## 第十二章 农民作家（二）

7

二十四口日忙了一整天，晚上孙仲望一上床就睡着了。半夜里，忽然被赵宣传委的大声叫喊吵醒。稻场上的草堆着火了。白天忙着准备到县里去的事情，忘了将火粪拢一拢，晚风一起，火星飞到草堆上去了。幸亏发现得早，不然家里养的那头牛冬天就没什么吃的东西了。扑灭了火，孙仲望要谢赵宣传委，却找不到他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去搭车时，在街上碰见了赵宣传委。孙仲望说他要写赵宣传委奋勇救火的事迹写成广播稿。赵宣传委严厉地制止了，说若是要写广播稿，他就不准孙仲望到县里去改剧本。

在车上，孙仲望和华文贤说起这事时，华文贤说孙仲望真是茗过了心，赵宣传委那晚去稻场边能有什么光彩的事吗？孙仲望恍然大悟地啊了一声。

到文化局报到时，徐局长他们都不在，只有小杜在办公室等他们。小杜把他俩领上四楼，推开一扇玻璃门，见徐局长、毛主任、夏团长和十几个不相识的人，正坐在沙发上吃瓜子和水果糖。大家吃东西时，都是文绉绉、挺有学问的模样。徐局长问怎么才到。他俩正不知如何回答，小杜帮忙说这趟车的司机缓性子，车开得慢。

他俩刚坐下，徐局长就说，五六十年代，鄂东的浠水县产生了四个农民作家，没想到九十年代，风水转到了我们县，一下子就产生了两个农民作家。今天请大家来，是要大家将他俩扶上马送一程，希望大家多对《偷儿记》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开了头炮，听口气，他是上次评奖的评委，他说《偷儿记》在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一点上，明显不足，更缺少时代精神。会场上最年轻的那个人忽地站起来，将前面人的话打断了，说《偷儿记》好就好在写出了生活的本质，不像别的剧本，搞假大空，迎合假繁荣。被反驳的人涨红着脸说，那你说汪部长的《胜天歌》是哪一类呢？年轻人不说话。徐局长忙拦住，说今天不扯别的戏。大家沉默下来。

过一阵，夏团长说我来说几句，他说我初读剧本时吃了一惊，觉得它太好了，好得就像前几年轰动全省的《银锁怨》。徐局长一敲茶几，说老夏，注意你说话的语气。夏团长咽了一口茶水，继续说，我并不是说作者在抄袭，但《亲亲儿的脸》和《无儿点灯灯不亮》这两段，与《银锁怨》中的两段一模一样。孙仲望一听急了，说，怎么会呢，这是几十年前，我媳妇的两个上人说的话，西河镇好多人都会这几句话。小杜在一旁小声说，别人能争，你不能争，你一争别人就不说真心话了，讨论《胜天歌》就是这样，大家都睁着眼说瞎话。

接下来是毛主任说。他说《偷儿记》里为什么要偷儿，没说清，理由也不能让人普遍接受，这一点不写好，这个戏就不能成立。孙仲望实在忍不住又争辩道，我觉得再清楚不过了。毛主任说，光你清楚不行，要让评委和观众都信服，除了偷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华文贤忽然来一句，说这不是鸡蛋里面寻骨头吗！徐局长又敲了茶几，说你们作者要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这个戏我们内定的标准很高，要向省委汇报演出，要力争超过《银锁怨》，不仅到人民大会堂里去演，还要到中南海怀仁堂里去演。

孙仲望和华文贤被徐局长的话镇住了，再也不敢争。

散会时，徐局长叫大家都去招待所吃顿便饭。孙仲望和华文贤坐在徐局长的小车里，前头走了，小杜也在车里，毛主任、夏团长他们都是步行。

吃饭时，大家都朝徐局长敬酒，一个个又认真又诚恳，说上任不到一年，全县文化工作就出现了新面貌。然后再说和农民作家喝一杯，沾沾山里的仙气等话。孙仲望、华文贤刚把杯子端起来，他们已将杯子送到鼻尖前闻了闻，随即转身走了。

半中间，上一道鱼。徐局长让放到他俩面前，说这是武昌鱼，又说知道武昌鱼吗。孙仲望想说没说出来，华文贤抢先说，知道，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是毛主席吃过的。徐局长点头让他俩多尝尝。中午的菜很多，但他俩连半饱也没吃到。每次他俩伸出筷子时，就有人转动桌上的转盘，不是空筷子回，就是只夹很少一点。幸亏有一盘炒肉丝，转盘上放不了，只好放在他俩面前的桌子上。他俩顾不了许多，将盘子里的东西一扫而光。等走进客房时，肚子已经饿了。

客房里有两张床，还有沙发、彩电，厕所也在房内，却不是蹲坑。是那年批判“四人帮”时，说江青上小靳庄也带着的那种抽水马桶。孙仲望在上面坐了半个小时，仍不通畅，只好站上去，蹲在上面，却担心将那瓷器踩破了，弄得心里很紧张。出来时，见华文贤正在啃馒头。一问，才知是小杜从餐厅里带回来给他们的。还剩下三个，孙仲望赶忙抓住两个。

华文贤说：“别抢，我吃饱了，都是你的。”

孙仲望边吃边看电视。放的是《雪山飞狐》，看着看着就入迷了。毛主任临走时，叫他们下午两点到原地点开会，他俩一直看到电视上打出十三点四十分时，才互相说，该去开会了。

这时，毛主任进来恼火地问：“叫你们两点到会，怎么三点了才动身？”

华文贤说：“电视上才一点四十呢。”

毛主任说：“那是招待所放的闭路电视，是转录的，上面的时间不算数。”

他们匆匆赶到会场。大家听毛主任一解释，都笑了。徐局长也不例外。下午，大家的劲头没有上午的足，好几个人在打瞌睡，徐局长打了几个哈欠。

四点多钟时，门外来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一张小嘴在徐局长耳边动了一阵。徐局长精神为之一振，喝了一口茶，大声宣布：“省戏研所的杨主任来电话了，他后天亲自来参加《偷儿记》的讨论。杨主任是我省的戏剧权威，他亲自来，说明这个戏大有希望。”

孙仲望和华文贤很激动地相互看了一眼。徐局长让毛主任宣布散会，留下孙仲望和华文贤单独吩咐一阵。

## 8

晚饭只有小杜陪他俩吃。毛主任一路跟到招待所门口，见小杜仍没叫他陪客，只好分手走了。吃完饭，小杜拿出两张电影票请他俩去看电影。他俩不去，说在家看《雪山飞狐》。小杜就拿着电影票走了。

晚上却没有放《雪山飞狐》，放的是“全县三民（民歌、民间舞蹈、民间器乐）调演”的录像。里面的人他俩认得不少。他俩指着那些熟人大大声说笑，弄得服务员进屋来提醒，说十二点了，别人要休息。

早上，二人都睡过头了。去吃饭时，餐厅已锁了门。正在为难，小杜在一棵大树下叫他们的名字。他俩走拢去，小杜递上一个大纸包。打开一看，是十个肉包子和一些花生米。小杜说，她见他们没起床，就买好早餐在外面等。

他俩同时说：“杜秘书，你太好了。”

听到这话，小杜叹了一口气，很重。

孙仲望问：“杜秘书这么年轻叹什么气？”

小杜说：“光人好还不行，要命好。我命不好，成天忙别人的事，自己的事没人管。”

小杜数说她家柴没人锯、煤没人做，明天就得吃生的了。孙仲望一咧嘴说这点粗活，我们抽空帮你干了就是。小杜谢过后，要他俩上午去一个，下午换另一个人去，反正剧本只能一个人写。孙仲望答应自己先去。

路不远。小杜住五楼，进屋时，小杜让他换上拖鞋。孙仲望的脚太大，几双拖鞋都试了，都穿不上去，他只好打赤脚，满屋有一股脚臭味，他自己不觉得臭，反而不明白小杜为何老捂鼻子。抽了一支烟，小杜就带他到楼顶上去。孙仲望看那堆煤像座小山，旁边的柴火，最

少有一卡车。小杜让先做蜂窝煤。孙仲望感到任务太重，赶忙操起工具干起来。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汗，他用手一擦，脸上就是一片黑。小杜说去局里看看，走了。孙仲望一个人埋头干活。半上午时，有个胖女人上来转悠，问他帮人做煤几多钱一吨。孙仲望想了想说一吨五块钱。胖女人有些惊喜，说明后天也请他帮忙做两吨煤怎么样。孙仲望说做完这点煤他得回家去了。胖女人和他磨了半天，还将价提到六块钱。孙仲望被缠不过，只好说了实话。胖女人情不自禁地说，难怪她男人叫汽车撞死了，谁叫她这样精。孙仲望听说小杜死了丈夫，心生同情，干得更卖力了。

一堆煤做了一半时，小杜回来了。叫孙仲望洗手洗脸，招待所要开饭了。孙仲望的手很糙，裂口里的黑东西怎么也洗不掉。小杜倒了一些什么水在他手上，又用她那双柔软的小手帮忙搓了一把。搓得孙仲望身上一阵阵发燥，脸上也红了。小杜松开他的手，失望地看着那些洗不净的黑迹，说真没法想象，这样的手竟能写出那样好的剧本。孙仲望不好意思地一笑。小杜吩咐，回招待所后，若有人问手上怎么弄得这样黑，你就说不小心将一瓶碳素墨水搞泼了。

回到招待所，华文贤还在看《雪山飞狐》。吃饭时，小杜问华文贤上午有人来过没有。华文贤说只有服务员进来打扫房间。吃罢饭，华文贤跟小杜走了。孙仲望一连看了三集《雪山飞狐》，眼睛都发胀了。有人推门进来，一看是毛主任。

毛主任叭地一下关上电视机，问他写了几多。孙仲望说没有纸，又不能写在手上。他伸手一比划。毛主任问他的手怎么这样黑。孙仲望按小杜吩咐的说了。毛主任冷笑起来，说局里每天为你们花七八十块钱，你们却轮流去给人家作义务工。说着就要孙仲望随他出去一趟。

孙仲望随毛主任爬上楼顶。县城的风景在这儿看很不错。孙仲望一眼看见华文贤正在那边楼上做煤。毛主任指着问那做煤的是谁。孙仲望说他眼睛不好，看不清。毛主任走时，又冷笑了一声。

傍晚，小杜来时，孙仲望将下午的事告诉了她。小杜当时脸色很不好看，吃饭时一句话也没说，吃完饭，小杜又要了一只烧鸡和半斤花生米，加上一瓶白酒，让他俩带回房去宵夜。临走前，小杜再三嘱咐，徐局长若问你们为何一整天没动笔，就说想听省里杨主任的意见后再写，免得走弯路。

干了半天活，身上到处发酸。喝点酒后，真比搂着野女人睡觉还舒服。他俩将酒菜消灭得一干二净。上床时，孙仲望问小杜帮华文贤洗手没有。华文贤听说小杜帮孙仲望洗了手，直说他有艳福。

## 9

孙仲望和华文贤睡得正香，毛主任进来掀被子，要他们起来吃早饭。还说，从今天起小杜不来了，由他负责《偷儿记》修改过程中的一切事。孙仲望和华文贤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毛主任叫服务员将电视搬走了，又将两本稿纸放在写字台上，半真半假地说，他每天要来数一数写了多少页。

他们下楼去时，外面一个女人拉着的小男孩，直冲毛主任叫爸爸。

这餐饭孙仲望和华文贤吃得一点意思也没有，毛主任的儿子简直不准他俩动筷子，一夹菜小孩就哭，拿肉包子小孩也哭，说这是他家的，不准别人动。他们只有喝粥。喝粥时小孩不哭。毛主任象征性地骂了几句，没有效，小孩一点不怕他。小孩的妈妈，大人不生小伢的气。孙仲望和华文贤真是无法生气，看着小孩将肉包子的馅吃了后，将包子皮扔在桌子上。小孩吃饱后，由他妈妈领着上幼儿园去了。毛主任说他再去要几个肉包子。毛主任一走，孙仲望说，我们也走，我们又不是要饭的，受小孩欺负。华文贤犹豫一下，还是跟孙仲望走了。

毛主任将肉包子送到房间时，孙仲望和华文贤已在埋头改剧本，根本就不望那堆肉包子。

毛主任一点也不尴尬，还凑近来说：“大家提的意见，你们一定要好好消化。”

华文贤说：“像几碗粥一样，消化得那么干净，是不是？”毛主任说：“这个譬喻不太贴

切”

服务员在外面喊：“戏工室姓毛的接电话！”

毛主任去了，转眼又回来，说：“杨主任来了！我去接待一下，你们还是抓紧时间改，需要见他时，我会通知你们的。”

毛主任走后，他俩就没心情写了。都猜杨主任是个什么模样，二人一致认为肯定是个戴金丝眼镜的老教授。后来，他们也像那小孩一样，吃光了包子馅，将剩下的包子皮合好，依然用纸包着放在原地方。正在窃笑，毛主任喊他们去见杨主任。

杨主任长得极像赵宣传委，只是比赵宣传委穿得好些。

见面后，杨主任对毛主任说：“小毛，你这搞专业创作的落在业余的后面了。要努一把力呀！”

徐局长一旁说：“我们正想搞一个改革方案，准备将专业人员取消，实行合同制，并向社会公开招聘。”

小杜插嘴说：“听说英山县创作《银锁怨》的重要经验就是，两年内拿不出一个像样剧本的专业创作人员，一律调出。”

毛主任脸上红过后又白过：“杨主任不也是专业的吗，若不是杨主任前次来发现了《偷儿记》，说不定就埋没了呢！”

徐局长听了这话，眉头皱了几下。

往下进入正题。杨主任一口气说了两个小时，总的意思是，中国戏剧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所以《偷儿记》一定要在这一点上突破一下，写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悲剧来。杨主任的话水平很高，孙仲望和华文贤听呆了。杨主任一说完，徐局长马上表态，说杨主任的指示，将是《偷儿记》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然后，大家都去吃饭。先说是汪部长要来陪，在餐厅里等了一会，又有信说江部长下乡未回不来了。杨主任说，是不是因为他那个戏被我否定有意见。徐局长忙说是真下乡去了。大家就开始喝酒。喝酒时大家轮流敬杨主任，特别是小杜，一连和他干了五杯。杨主任开始还很认真地推辞，说下午他还得跑一个县。小杜说明天再走，晚上她陪他跳舞。杨主任和小杜拉了钩后，就喝了个大半醉。醉时仍不忘说《偷儿记》，他说，这个戏成不成功，关键看剧中人死得成不成功，要死得出乎人意料之外，又在人意料之中，所以，这个戏要敢于写死亡，要写成死亡的艺术。

下午，杨主任躺在床上不断地说：“只要感情深，不怕打吊针。”

县里的人又开会，徐局长快刀斩乱麻，叫毛主任找关系到公安局弄一些有关人员的死亡档案来，让孙仲望和华文贤看一看，开启思路 and 灵感。说完就去筹备晚上的舞会。

晚上去跳舞，孙仲望本不想去，但华文贤要去，房间又没有电视机，孙仲望直到最后一刻才打定主意去看个新鲜。在舞厅的角落里，孙仲望和华文贤守着杨主任、徐局长他们脱下的外衣，寸步也不敢离开。徐局长在剧团里挑了几个漂亮演员来陪杨主任。杨主任和她们每人跳一曲后，就不找她们了，专和小杜跳。见杨主任跳得高兴，徐局长让舞会延长了半个小时。舞会上的事，叫孙仲望和华文贤的眼睛看得好累。

华文贤说：“有空我也来学一学。”

孙仲望说：“不怕媳妇打断你的腿？”

华文贤不作声了。往回走的路上，大家仍说跳舞的经验，都说杨主任和小杜的慢三、慢四跳得有味极了。华文贤不知怎的改变了态度，厚着脸，凑到毛主任身边去和他说话。没人理睬孙仲望。

## 10

杨主任一走，他们就忙了起来。华文贤找徐局长，提出要毛主任参加修改。徐局长问孙仲望有没有把握高质量地拿下这剧本。孙仲望本来恼火华文贤这么自作主张，但见徐局长一

点不拿架子，亲自来和自己商量，就同意毛主任参加进来。徐局长高兴地说，人多力量大，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你们这样做我就放心了。

毛主任一下子来了劲，将两人间换成三人间，自己也搬到招待所里住下。还买了一条阿诗玛送给公安局管档案的人，借了一堆所谓死亡档案出来。

孙仲望翻开第一个卷宗就叫开了蹊跷。

“怎么这样将人命当成狗命，为了不能穿裙子就自杀。”

华文贤和毛主任接过去一看，卷宗里记载的是，县一中高（二）班一名女生，因大腿长得不好看，不能穿超短裙而跳楼自杀。三人惊奇一阵就过去了，因为这是不能写进剧本里去的。看了一整天卷宗，竟没有一个中意。

毛主任有些失望，想了想，问：“你们在乡下，听没听说有比较奇特而又动人的死法？”

孙仲望摇摇头说：“乡下人好死的不说，歹死的，除了暴病以外，全是喝农药，上吊和跳塘，平常得很。”

华文贤忽然问：“听说去年县文化馆一个搞创作的人死时，情景动人得很，好多人哭了。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写成戏呢？”

毛主任说：“你说的是老谢！他真是个拼命三郎，长年累月趴在桌子上写，三餐饭都懒得做，就买了些饼干放在手边，得空就吃几块，造成长期营养不良，几种病一齐发作，几天工夫就死了。大家哭是哭他的才华！”

孙仲望说：“吃饼干会死人？乡里好多人临死前，就盼能吃几块饼干呢！”说着话，孙仲望突然想起一件事：“有了！上个月十二号的报纸上，不是登过一篇文章吗？那个冤死人的案子，西河镇的人看了没有不掉眼泪的！”

华文贤也想起来了，连声说好。

毛主任叹了一口气说：“那故事好是好，可不能写。”

孙仲望不理解：“党报上登了的事，怎么不能写呢？”

毛主任说：“没人说不让写，可我们没有必要去捅那个马蜂窝。”

忙了一整天，一点结果也没有。按徐局长的要求，今天必须将方案拿出来，明天开始动笔，最迟半个月后上排练场。进程没达到，毛主任有些焦急。

吃晚饭时，毛主任的媳妇和儿子又来了。华文贤不知什么时候搞清楚的，将那小孩叫作阿敏。阿敏还是不让孙仲望和华文贤吃他家的菜，连他不吃的豆腐也不能动。孙仲望和华文贤只好耐着性子，等阿敏吃完了再吃。阿敏忽然来了兴致，非要孙仲望吃他剩下的肉骨头。毛主任的媳妇好言劝了几句，阿敏不依，说爷爷总是啃他剩下的肉骨头，爷爷像他，他得代爷爷啃。阿敏的小手死死指着孙仲望。孙仲望脸涨得通红。华文贤见状忙插进来，说华伯伯是条大黄狗，最爱啃骨头。说着，边汪汪叫，边用嘴去叼桌子上的肉骨头。阿敏咯咯笑起来，要孙仲望也这样。孙仲望慌得手发抖。毛主任过意不去，轻轻一拍桌子，说毛敏，你太不像话了。阿敏一扔碗筷，哭了起来。毛主任的媳妇嚅地站起来，抱着阿敏往餐厅外走，边走边说，小孩才五岁，未必你也是五岁。这话像说毛主任，又像说孙仲望。毛主任起身去追。

孙仲望再怏气也不会不吃饭，而且越怏气越是多吃些。华文贤也在拼命多吃。杨主任在这儿时，他一直憋着性子，不露出馋相来。现在桌上就他俩，就什么也不顾了。

孙仲望见他老是吃肉，就说：“你不是爱吃骨头吗？”

华文贤一笑：“那是和阿敏逗着玩。”

孙仲望摇摇头：“文贤，我见你两天变得厉害，前后成了两个人。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华文贤说：“你是不是见毛主任和我亲热些，就吃醋了？”

孙仲望说：“我俩都是一样的人，吃哪瓶醋醋哟！可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是被领导，他们是领导。”



华文贤说：“我和你也不一样。”孙仲望说：“哪一点不一样。”

华文贤说：“反正不一样。”

旁边桌上，服务员将空碗空碟子扫得当当响，他们赶紧喝了半碗汤，起身离开桌子。

他们并不急于回房间，出了招待所大门，往街上溜达。城里的女人不怕冷，都快冬天了，大部分女人还穿薄裙子，搽香水。边走边看，忽然看到徐局长和毛主任在路边说话。他俩就走拢去。徐局长问修改顺不顺，生活安排得怎么样。孙仲望本来准备提点意见，华文贤又把话说在前面，说有毛主任的精心安排，一切都是顺风。孙仲望再提意见就显得不团结了，他就反话正说。他说，毛主任实在太辛苦了，一点也顾不了家，害得他的媳妇和儿子，也餐餐跟着我们一起吃食堂。徐局长听了这话，立即看了毛主任一眼，将毛主任的头看低了下来。徐局长将日程安排重申一遍后，就走了。

毛主任依然到招待所里睡。他惦记着剧中人怎样死最好，怎么也睡不着。孙仲望和华文贤没有着这个急，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

半夜过后，毛主任将他俩唤醒，兴奋地说：“我想到一个好点子了。在最后一场里，让剧中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只剩下那个女婴——在一片漆黑中，一团红光罩在襁褓之上，什么音乐也没有，只有那一声声啼哭！”

孙仲望说：“那怕不行，为了一点小事死那么多的人！”

毛主任说：“正是这样的效果。谁也料不到，这么一件小事会酿成这大一场悲剧。”

华文贤说：“这点子太好了，梅兰芳和严凤英也想不出来。”

孙仲望仍在犹豫：“我看还是不行。都死了，剩下一个婴儿谁养呢，这不是等死，不等于斩草除根成了绝户吗？”毛主任说：“这你就外行了！这叫象征！女孩象征纯洁，象征生命，象征明天，就是说寄希望于消灭了愚昧的崭新的明天。”

孙仲望固执地说：“我不同意这样。”

毛主任变了脸。华文贤说：“孙仲望，你别固执，这又不是你的私人财产。”

孙仲望不吭声，起身去卫生间解大手。许是心里有气，脚下重了，刚往抽水马桶上一站，抽水马桶咣当一下裂成两半，孙仲望重重地摔在地上，同时下意识地大叫了一声哎哟。

华文贤闻声冲进来，一把将他拉起来。

毛主任阴着脸说：“谁叫你犟，报应。”

外面有人敲门，开开后，是服务员。服务员探明是怎么回事后，指指门后贴的旅客须知，要孙仲望照价赔偿。孙仲望听到要他赔两百块钱，脸都白了。他捂腰趴到床上大声哼叫着，任凭服务员怎么催促，他一声声叫着，像是没听见似的。

毛主任在一旁说：“现在装孬了，怎么不犟下去？”

服务员知道毛主任是头儿，将目标对准了他，要他先替孙仲望垫付赔偿金。扯了半夜，毛主任的瞌睡来了，他打了一个哈欠说：“算了，不扯了，等我们走时，你将它算进住宿费里。”

走的走了，睡的睡了，孙仲望歪在沙发上，直到天亮也没睡着。他腰没摔痛，屁股摔痛了却是真的。

天亮后，毛主任一醒过来，孙仲望就讨好地对他说：“毛主任，我想了一夜，想通了，还是你设想的那个点子最好！”

毛主任一点不领情：“我们是二比一，你不合作也不怕。”停了停又说：“你还是去想抽水马桶好了。”

## 11

毛主任的媳妇和儿子再也没有来，吃饭时孙仲望感到一点意思也没有。毛主任总是将好菜放在华文贤面前，摆在他面前的多半是白菜和萝卜。

那天，他们一起找徐局长汇报了修改方案后，徐局长考虑了半天，终于同意了。回来后

就开始改。毛主任将桌子移了个方向，自己坐在后面，孙仲望和华文贤坐在前面。毛主任问乡里公公骂儿媳妇怎么骂，他俩就告诉他几种常用语。毛主任斟酌一番，拣了一种，润润色后记到稿纸上。虽然摆出作大手术的架子，但前几场基本上还是按孙仲望写的第一稿抄。

这天下午，毛主任写累了，想抽烟，孙仲望和华文贤抽的低档烟，他不愿抽，就掏了钱叫华文贤去买。华文贤出去一会儿，又返回来，身后跟着孙仲望的媳妇。孙仲望有些吃惊。毛主任正在聚精会神地想问题，只冲着她点点头。

媳妇坐下后，痴痴地望了孙仲望一阵，说：“你长白了，长胖了！”

孙仲望说：“光吃，没处消，只有长肉。”

媳妇说：“听赵宣传委说，你还抽空去帮人打短工。挣零花钱？”

孙仲望说：“没有。只是刚来时抽空帮人做了半天煤。”

媳妇说：“赵宣传委见我就问你的情况，镇长也上我家坐了一回。你来后怎么不写封信向镇里领导汇报，别让他们说你当了农民作家以后瞧不起人了。”

孙仲望说：“我从未给领导写过信，不知道怎么写。”

媳妇说：“一回生，二回熟么。今天你写好，明天我带回去。”

孙仲望说：“你今天不回去？”媳妇说：“想撵我？还以为这些时你心里馋得发烧呢。城里的女人让你起了歪心思啦？”

孙仲望说：“你尽瞎猜。三张床三个人，没你的铺。”

媳妇说：“怕什么，往年修水利，一个工棚上百人，我们还不是照样睡。”

媳妇从包里往外掏毛衣，说天要变了，她怕他冻出病来还得她料理，不然才不跑这馊气路呢。掏完衣服，她又冲着毛主任说：“你出去一下，我和老孙有点事。”

毛主任说：“别闹。正忙呢！”

孙仲望的媳妇上前夺过孙仲望笔下的稿纸：“难怪徐局长要你下去体验生活，你一点也不知道下情。当年在水库住工棚时，有人老婆来了，大家都要出去避半个小时呢。”

毛主任无奈：“罢了，我去叫服务员给你们开一个房间，不过只能住一晚，超过的自己掏钱。”

孙仲望的媳妇说：“我就要多住几晚，钱不够，到时在我男人的奖金里扣就是。”

换一间房，门一关好，二人就往床上钻。因为太急，将床单也弄脏了。媳妇用脸盆装上水，将那一块浸湿后用力搓，边搓边对孙仲望说：“我在家听人说，华文贤给他媳妇写信，说你水平太低，改剧本你完全插不上手，主要靠他动笔。”

孙仲望在另一张床上躺着说：“他只会动手拍马屁，现在是毛主任亲自动手改。”

媳妇说：“那你当心，他像蒋介石一样，会从峨眉山上跳下来摘桃子。”

孙仲望说：“我知道，可我防不胜防，华文贤和他搅到一起了，我有劲使不上。”

媳妇说：“我看华文贤一定有什么企图。”

孙仲望说：“华文贤和毛主任搅肯定要吃他的亏，只可惜，连我一起搭上了。”

华文贤在外面叫吃饭。门开后，华文贤开玩笑说：“表姐，我还以为你被肉钉钉在床上了呢！”

孙仲望的媳妇说：“除非把你的鼻子借给老孙！”

毛主任和华文贤在头里走了。孙仲望在后面对媳妇说，他吃过毛主席吃的武昌鱼。媳妇听了，就说今天要沾公家的光，也尝一尝武昌鱼的味道。

到餐厅坐下，孙仲望等毛主任开口加菜，等了半天没动静，服务员依然只送了一个四菜一汤来。

孙仲望见媳妇直朝他使眼色，终于鼓足勇气说：“不知有武昌鱼没有？”

华文贤笑着说：“表姐就想过夫贵妻荣的日子，就想吃山珍海味了？”

孙仲望的媳妇说：“是又怎样！老孙写《偷儿记》，功劳有他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你

们犒赏一下我也是应该的呀！”

见她来真的了，华文贤进退两难，愣了愣后，硬着头皮说：“毛主任，我表姐想见个世面”

毛主任说：“这么晚了，哪来的武昌鱼？”

这时，一个服务员从旁边走过。孙仲望的媳妇拦住她，问有武昌鱼没有。服务员说有，要几条？

孙仲望的媳妇回头问毛主任：“你表个态吧，几条？”

毛主任说：“伙食标准局长定死了，一根鱼刺也不能加。”

孙仲望的媳妇说：“那老孙一个人写的戏，怎么能够加一个作者又加一个作者？”

毛主任说：“老孙他愿意这样。”

孙仲望的媳妇说：“那老孙现在同样愿意。”

毛主任说：“老孙愿意加武昌鱼，那就让老孙去加好了。我不管。”

孙仲望的媳妇说：“那你管什么，管从峨眉山上下来偷别人的桃子。”

毛主任气得一拍桌子，起身走了。

孙仲望的媳妇说：“你不想吃，我也不想吃呢！”说着就将一碗汤摔到地上。

见媳妇闹得不像话，孙仲望火了，上前就是一耳光，说：“你这臭婆娘，太好吃了，给我滚！”

媳妇挨了打后，猛一怔，随着大声哭叫着跑出餐厅。

孙仲望坐在餐厅里发愣。

华文贤说：“你不该打她。她脾气烈，说不定要出事的。”

孙仲望听了，就起身去找。

找了一圈，不见人。他又唤上华文贤一起找。招待所周围的树林、墙角都找遍了，依然没有踪影。正说上街去找，就听见旁边有人议论，说有个女人发了疯，见汽车来就往轮子底下钻。他俩急忙往十字街跑，一大堆人围着的果然是孙仲望的媳妇。她将头狠命地往一辆汽车轮子上撞。司机拦也不好拦，拉也不好拉。孙仲望和华文贤冲上去架起她就往招待所拖。

回到房间，媳妇要死要命地闹。孙仲望冲着她说：“你腰上绑杆秤，自己称一下你的分量。别说是你，就是我，人家也很少把我当人。你以为自己男人写了一个戏，就什么都改变了？这是痴心妄想！我在这里连人家三岁的儿子都不如，还有你作威作福的机会？我只是人家的一只没有柄的夜壶，用时就双手捧着，不用时就一脚踢到床底下去。”他说了这话后，媳妇就平静下来。

两人都不作声，坐到半夜，媳妇叹了一口气，说：“命里只有半升莫求一斗，我是将自己看高了。”

孙仲望说：“想通了？”

媳妇点点头。孙仲望说：“饿没饿？”

媳妇又点点头，于是两人一起出门，上街买东西吃。

吃完东西已是下半夜两点半了。媳妇不愿回招待所，孙仲望就陪她到车站候车室，等头班车回西河镇。

孙仲望将媳妇送上客车后，往回走时，碰见了小杜。

小杜主动和他打招呼，还叫她身边的一个姑娘喊他孙老师，同时介绍，说他是我县著名的农民作家。复又将姑娘介绍给孙仲望，说她是剧团的主要演员，演青衣的 B 角，名叫许小文。许小文是小杜的外甥女，她和小杜正要去找孙仲望，正巧碰上了。许小文说她最适合演《偷儿记》中的女主角，但团里好几个人在竞争，如果是公平竞争她不怕，问题是别人都有靠山，所以只好来找孙老师，孙老师是主要编剧，说话是有分量的，又有识人才的慧眼。

孙仲望不知怎么回答。小杜在一边说，这个忙你一定要帮。孙仲望说，这个忙实在不好

帮，帮她等于害她。他说按现在的方案去演，到最后一场，女主角死之前疯了，将全身脱得光光的，在野地里追赶一只蝴蝶。许小文说她不怕，她愿意为艺术献出一切，再说不用真脱光，只要穿件乳白色紧身衣就行。小杜犹豫起来，说这件事以后再说，知道的明白没脱光，不知道的还以为真脱光了，你才十八岁，以后还想不想过日子？

不由许小文分说，小杜拖着她走了。

孙仲望回到招待所，正赶上吃早饭。华文贤见他从外面回来，就问：“表姐走了？”

孙仲望嗯了一声。毛主任勉强一笑：“我还当吃了早饭再走呢！”

孙仲望说：“她还不至于贱到这个份上。”

毛主任想说什么，动了动嘴唇，终于没有说。

上午十点过后，夏团长来了。进门就说，你们这样写不行，团里再也没有一个人愿演女主角了，大家都说，除非到武昌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找个婊子来演。毛主任一板脸，要夏团长回去说，谁演这个女主角，参加省里会演回来，肯定可以评上二级演员。夏团长不信他有这个把握。毛主任夸下海口，这个戏若不在省里拿个一等奖回，他从夏团长胯下爬过去。夏团长见毛主任将话说得这样死，就自找台阶下，说老毛得两个农民作家助阵，说话比打雷还响。

夏团长走后，毛主任对孙仲望和华文贤说：“剧本怎么能让演员左右！那几个女演员我了解得透亮，平时装出个大家闺秀的样子，真有事求你时，让她脱裤子上床，她也不怕丑。”

## 第十三章 农民作家（三）

12

写到第四场后，毛主任执意拼命将剧中人往死路上领，孙仲望一点办法也没有。华文贤对毛主任的话言听计从，搞得孙仲望只能做一个吃闲饭的。闲得过意不去时，他就扫扫地，倒烟灰缸，打开水。碰到有字三个人都不会写时，就赶忙帮着查字典。

有一次，毛主任对他说：“这几天没你的事，你可以回去看看，当心你媳妇又出事了。”

华文贤也说：“顺便给我捎几件冬天的衣服来。”孙仲望说：“你们是不是想剥夺我的著作权？”

这以后，毛主任就再也没叫他回去了。倒是华文贤吵着要回去一趟，但是毛主任死活不准假。

这天下午，华文贤和毛主任正在写王家老爹的儿媳妇临死前的一段唱词，房门被人敲响了。孙仲望开开门，门口站着华文贤的媳妇。

毛主任见了非常客气，亲自将华文贤夫妻俩到隔壁房间安顿下来，还说条件不好，愿意的话，请多住几天。

此一回，彼一回，两相比较，孙仲望心里很难受，不愿过去看。他翻了翻毛主任写过的稿纸，见王家老爹儿媳妇的那个核心唱段刚写完，整整写了三页稿纸。

毛主任回房时，孙仲望还没看完那个核心唱段。

毛主任问：“写得怎样？”

孙仲望说：“像诗。”

毛主任说：“你还有点鉴赏力，我就是要写出诗情画意来。”

孙仲望说：“只怕乡里人听不懂这些戏文。”

毛主任说：“我向来不去迁就愚昧，我的目标就是上省里去夺块金牌回。”

孙仲望说：“我当初写这个戏时，老在想怎样写乡亲们喜欢看。”

毛主任脸红了：“现在是我在写，我是专业作家，不是农民作家。”

毛主任的声音很高，惊得华文贤光着上身跑过来，见孙仲望在沙发里坐着低头不语，又折回去了。

毛主任趴在桌上沙沙地写着，一句话也没同孙仲望商议。孙仲望呆坐在那里想着心事。

开饭的钟声响后，毛主任亲自去叫华文贤和他媳妇吃饭。到了餐厅，还没坐下，毛主任就招呼服务员来一条武昌鱼。

媳妇听华文贤介绍武昌鱼的来历和特点后，就说：“多谢毛主任的看重。”

毛主任说：“没什么，我只是怕大名鼎鼎的农民作家的夫人，来县里没吃上武昌鱼，也跑去寻死！”

华文贤的媳妇说：“为了一条鱼没吃到口，跑去寻死，这也太不把命当命了！”

华文贤暗拉了媳妇一把，媳妇会意，不再说了。

孙仲望一句话也没说，等服务员端来武昌鱼时，他赶着起身去接。盘子到他手里以后，忽地一歪，一条武昌鱼跑到地上去了。

孙仲望说：“大家莫怪，我失手了。”

毛主任看也不看他，说：“没关系，服务员，再上一条。”

服务员去去就回，说：“武昌鱼没有了，别的鱼要不要？”

毛主任说：“不，只要武昌鱼！”

毛主任一搁筷子，要领他们到街上餐馆里去找。孙仲望心里难受，不想去。

毛主任说：“本来我没这个权利，是你媳妇帮我争取到的。你不去，不就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再说，她上次来没吃着武昌鱼，你可以代她吃嘛！”

孙仲望只好跟着去了。

找了几家餐馆，都说没有武昌鱼。毛主任发誓，就是找遍县城也要找到武昌鱼。后来终于找到了，孙仲望一口也没吃。

回来的路上，华文贤的媳妇说：“其实，武昌鱼还没有鲢子好吃，嫩嫩的，一点口劲也没有。”

华文贤说：“早知这样，还不如给你来个土豆烧牛肉。”

毛主任说：“舌头不一样。不过吃多了就能区别出好歹来。”

华文贤的媳妇说：“那毛主任你是狗舌头。”

毛主任说：“我待你这样好，你还骂我？”

华文贤的媳妇接着说：“我们是猪舌头，只配吃粗糠烂食。”

毛主任说：“难怪老华有这么多生动的戏剧语言，原来都是你在枕边教的呀！”

孙仲望听不下去，在头里走了。回房后倒头就睡。

### 13

半夜醒来，孙仲望口渴得厉害，头也很重。他爬起来拿起水瓶一摇，是空的，再摇另一瓶，有水，却不多。正待往杯子里倒，毛主任在桌子那边说：“做梦也想吃呀喝的。留给我，我还要熬通宵呢。明天剧本要上排练场，就只执笔的老毛着急！”孙仲望放下水瓶，走到卫生间接了几口自来水喝下去。再睡时，身上更难受。

毛主任熬了一个通宵，将剧本改完，天亮时才上床睡。到七点半时，隔壁华文贤夫妻俩也不见起床。孙仲望勉强走到餐厅，喝了一碗粥，就又一个人回房里睡下。

九点时，毛主任起床，叫上华文贤和他媳妇，上街过早。他们走时，孙仲望迷迷糊糊的，听有人叫了他一声，却答应不出来。华文贤将媳妇送到车站后，就和毛主任一起到剧团去了。

到了十一点，徐局长在剧团打电话到招待所，让孙仲望中午到剧团吃饭。服务员来传达时，孙仲望求她给文化局小杜打个电话。

小杜来到招待所，见孙仲望这个样子大吃一惊，赶忙给徐局长打电话。

不一会儿，徐局长就坐小汽来了，见面就说：“你没去看排练，我还当你在闹情绪呢！”

小杜说：“是小毛说的吧？他专爱过河拆桥，贪天功为己有。”

徐局长说：“你不要这样说，《偷儿记》不仅仅是老孙个人的成绩，它是各方面齐心协力的结果。”

说着，他招呼孙仲望上车，到医院去看病。在车上，徐局长吩咐小杜，该用的药尽管用，药费在发展黄梅戏专项资金里开支。徐局长将孙仲望送到医院门口，就坐车回去了。

小杜领孙仲望到门诊上找医生看过，知道没什么大问题，只是感染风寒而已。医生开处方时，小杜俯在他耳边说了一阵。医生点头给开了一个很大的处方。小杜去药房拿药，竟是气喘喘地搬来两只纸箱。小杜将一只纸箱递给孙仲望，另一只她放在一个和她挺熟的护士那儿。小杜对孙仲望说，她给他开了五瓶补脑汁，希望能帮助他写出比《偷儿记》更好的剧本，是独立完成的，不用毛主任插手，为他自己，也为她争口气。小杜还让孙仲望对别人说，他害的是急性心肌炎。走到医院门口，徐局长的小汽车已等在那儿。

下午，徐局长来招待所看孙仲望。徐局长亲手倒了杯水给孙仲望吃药，还问他想吃点什么。

孙仲望想也不想就说：“我要吃武昌鱼，一餐一条。”

徐局长对毛主任说：“老孙有什么要求，你不用请示，直接去办就行。”

毛主任眨眨眼睛嗯了一声。

剧本改好后，毛主任就不来招待所住。所以孙仲望和华文贤又搬回两人间，孙仲望将电

视机要回来了。毛主任和华文贤天天往剧团里跑。孙仲望就一个人在房间看电视，《雪山飞狐》播完了，《天龙八部》刚刚开始。

看了三天三夜电视，孙仲望感到有些心烦，武昌鱼也吃得腻了，一动筷子就觉得腥味难闻。小杜却要他最少装一个星期，不然就不像心肌炎。

这天早上，华文贤无意中说今天合排《偷儿记》。孙仲望很想看看自己写的戏，被演成什么模样了，便偷偷跟在华文贤后面，到了剧团排练场。

徐局长已到了，见孙仲望来，忙将他介绍给旁边的两个人：“这就是《偷儿记》的原作者，农民作家孙仲望。”

这两个人，一个是分管文教的县委叶副书记，另一个就是写《胜天歌》的汪部长。叶书记问他多大岁数了。孙仲望说五十二岁刚满，吃五十三岁的饭。又问了孙仲望家里有几口人，几头猪，年收入多少，儿媳妇实行计划生育了没有，为什么要写《偷儿记》。孙仲望一一做了回答。叶书记对他的回答很满意，要汪部长组织一批笔杆子，将农村迫切需要精神产品的情况好好报道一番。徐局长又介绍毛主任和华文贤。叶书记说他知道华文贤，他贩过一批不合格的中药材，为这事我爱人还专门跑了一趟西河镇。孙仲望立即想起那天在华文贤家见到的那个从前的女演员。叶书记又指着毛主任说，小毛以前在水库工地当广播员，将红旗卷起农奴戟，念成红旗卷起农奴戳。说得毛主任露出难堪相来。

开锣时，叶书记招呼孙仲望坐到身边，毛主任被挤到后排紧挨叶书记的座位坐下，每逢演员演得不入戏时，他就在叶书记的脑后说这儿本该如何如何。演到最后一场，王家老爹的儿媳妇开始唱那核心唱段时，毛主任说，真正演出时，演员要裸体。叶书记一怔，问孙仲望怎么要这样写。孙仲望说原稿没有，是后来改时添的。毛主任忙说，修改时是我执的笔。叶书记说，谁让这样改的，这不成了精神污染吗？旁边的徐局长忙说，是省里杨主任的意见。叶书记这才不吭声了。

看完戏，孙仲望有些激动。夏团长过来问演得如何，他一连说了三声好。叶书记却说，我怎么有一种酸溜溜、哭不出来的感觉。毛主任说，真正的悲剧就是要那种让人想哭哭不出来的效果。华文贤说，古文上有句话叫大悲无泪。一直没说话的汪部长开了口，说大悲无泪的下半句是大辩不语，那年审判张春桥时，他就显着这种臭样子。

说了一阵话，便由徐局长作正式小结，表扬了一批人，其中有演儿媳妇的许小文。还让全体剧组人向带病坚持工作的孙仲望学习。

趁大家都听徐局长讲话时，孙仲望瞅空问夏团长，怎么将女主角派给了许小文。夏团长说，也不知她怎么将杨主任活动出来，打电话举荐她挑大梁。

中午，剧团办了几桌酒菜，宴请参加合排的全体人员。徐局长吩咐，专门为孙仲望做一条武昌鱼。孙仲望拦住要去厨房的夏团长，说他的病已经好了，不能再搞特殊化。大家听说后，都说心肌炎好得这样快，真是一个奇迹。孙仲望心虚，当场红了脸。幸亏叶书记说，他最了解农民，平常小病不吃药，身上没有抗药性，所以吃药时见效快。

从这天下午起，孙仲望也开始往剧团跑，不用看戏，光看剧团那么多好看的女人，心里也舒服极了。夏团长很欢迎他去，说他一露面毛主任就狂妄自大不起来，灰溜溜的，变得主不是主，客不是客。他留心一看，果然是真的。有些地方演员把握不准，毛主任就上去给他们讲戏。好几次，毛主任先说的是“我写这段戏时是这样考虑的”，说了半截又改口，说“我们写这段戏时”如何如何。演员都不爱毛主任指手画脚的样子，特别是许小文，常常把毛主任晾在一边，跑过来问孙仲望。气得毛主任借故将油印的剧本撕了三本。

孙仲望一忙，就发现不了毛主任和华文贤在一旁嘀咕。

那天晚上，华文贤没有回招待所睡。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在剧团见到他。孙仲望问缘由，华文贤说夜里在毛主任家宵夜，喝醉了酒，就在毛主任家的长沙发上睡了一夜。

十点半时，有人喊孙仲望接电话。是赵宣传委从镇上打来的，说孙仲望家的牛让人偷走

了，他媳妇要他赶快回去找牛。

14

孙仲望与毛主任、夏团长说明情况。夏团长还想挽留他，但毛主任一口答应放他回家找牛，还答应将情况向徐局长汇报。华文贤也怂恿他越早回去越好，牛是农民的宝贝，宝贝丢了哪有不找回之理。

临走时，毛主任将孙仲望的误工补助，用自己的工资先垫付了。孙仲望想回家找牛要花钱，而且马上要过元旦了，又得花钱，便收下了。

孙仲望到家时，天快黑了，媳妇正在堂屋里急得团团转。见了他，媳妇眼里泪水婆娑地说，夜里将牛栏锁得好好的，天亮后起来倒粪桶，见牛栏门开了，而且地上有一排新鲜牛蹄印子，儿子又到武汉做工去了，没办法才求赵宣传委给他打电话。

孙仲望喝了一口水就出门去找，找了一个通宵，也没见到牛的踪迹。回家吃了早饭，又带上媳妇准备的干粮到远处去找。找了一个星期，一根牛毛也没发现。一头牛上千块钱，孙仲望以为这回蚀大财蚀定了。回到家，媳妇递上一封信，信里叫他别为牛的事着急，半个月后，准保原封不动地还他。末尾未署名。孙仲望想，说不定人家是将这条黄牯偷去给母牛配种，或者是无牛户将牛偷借去犁田犁地，这样的事，时常发生。有了这线希望，孙仲望索性不找了，在家死等。

想通后，孙仲望心里宽松了。洗个澡，换了衣服，就到镇文化站去逛逛。

文化站长见他后问：“牛找着了？”

孙仲望说：“还没有。不过有点线索了。”

文化站长说：“其实有没有牛，对你都无所谓了。你和华文贤马上要到县里去当合同制作家，还要牛干什么。”

孙仲望说：“站长，你别挖苦我。”

文化站长说：“你别瞒我，华文贤的媳妇从县里回来后，就跟我说，她丈夫要到县里工作了。我想《偷儿记》的主要功劳是你的，华文贤能去，那你更能去了。”

孙仲望一愣，说：“我真的一点风声也没听到。”

文化站长说：“真是这样，你可就要当心点，别让他人将桃子摘去了。我听说，毛主任有点排挤你，是不是？”

孙仲望点点头，文化站长说：“事故可能就出在这儿。牛真的丢了还可以想法再弄一条回。可这找工作的事，你得锲而不舍地找到底，不能错过任何机会。”

孙仲望谢过文化站长的提醒，回家和媳妇说这事。媳妇说她也听见传闻了，只是这几天忙着找牛，顾不上说这事。孙仲望批评媳妇连主和次都分不清。他匆忙打点好行李，去赶回县城的末班车。

车到县城时，到处是亮晃晃的电灯。到招待所一打听，华文贤仍住在原房间，他的铺毛主任并没有退。服务员认得孙仲望，就放他进了屋。

华文贤不在，桌上放着一张印得很漂亮的节目单。“大型现代黄梅戏《偷儿记》”几个字是烫金的，灿烂得很。孙仲望打开节目单，见编剧位置上印着三个名字，毛主任的名字在最前面，后面还带括号，括号里面有执笔两个字。华文贤的名字放在第二，孙仲望的名字排在最后。节目单后面还有毛主任写的一篇创作体会。孙仲望看了一遍，发现毛主任很会编，将他的都编到自己身上去了。

孙仲望肚子饿，就在房间里找吃的。一拉抽屉，见到一份抄得好好的申请书。是华文贤写的，他果真想来县里当合同制作家。申请书上面毛主任已签了“同意华文贤同志的申请，请转呈徐局长”等一行文字。孙仲望拿起桌上的笔，正准备在毛主任的签字前面加个“不”字，想了一阵，终于没有写。

孙仲望决定先去找小杜了解一下情况。敲开小杜家的门，小杜正领着女儿欲出门。小杜



见了她，有些吃惊。

孙仲望坐下后便说：“我认识的干部中，就你待我最好，我就不用拐弯抹角了。我想问问这合同制作家的事。”

小杜说：“这事就那天听徐局长随便说过一句，以后就再也没有动静。”

孙仲望说：“是不是他们有事不公开说，我看见华文贤都写申请书了。”

小杜说：“这也难说。不过我想华文贤很可能是受了骗，毛主任只是用这点来引诱他。”

孙仲望说：“你若真不知道，我这就去问问徐局长。”

小杜连忙拦住他：“你千万不能见徐局长。”

孙仲望很奇怪。小杜就解释说：“你用感冒来假冒心肌炎，开补药吃的事，不知怎么地让华文贤知道了，华文贤就报告了徐局长。徐局长大为恼火，一怒之下，还要处分我。没办法，我只好往你头上推，说看病的医生是你的亲戚，是你和医生串通一气做的手脚，我并不知道。老孙，你可不能怪我。我这孤儿寡母的，真的挨了处分，怎么生活呢？”

小杜说着就流出眼泪来。孙仲望说：“我不怪你，我只怪华文贤这狗东西。”

小杜哽咽着说：“《偷儿记》过几天赴省里演出，因为名额有限，你和华文贤只能去一个。华文贤就将这事抖了出来，还说了你媳妇在街上寻死，你在招待所踩破了抽水马桶的事。徐局长听了直拍冷气，怕你到省里去出大洋相，就让华文贤去。赴省人员，今天晚上在剧团里开会。老孙，这后面两件事是真的吗？”

孙仲望愣了一阵，说：“我真没想到自己身边埋着一颗定时炸弹。”

小杜说：“徐局长这时正在火头上，你找他有理也说不清。不如等从省里演出回来后，再找机会慢慢解释。”

孙仲望听了不作声。小杜说：“你若同意就点点头。”

孙仲望真的点了点头。

小杜到卫生间擦了一把脸，转回时身上有很浓的香气。

小杜问：“你家的牛找到没有？”

孙仲望摇摇头后，忽然说：“你这样维护我，也没什么好报答的，趁着外面的月亮很好，我帮你将柴锯了吧！”

小杜说：“那你不睡觉？”

孙仲望说：“我不想到招待所去见姓华的。”

小杜说：“那就在我家沙发上睡也行。”

孙仲望说：“那更不行，弄不好他们会用更邪的话伤你。”

小杜觉得有理，就没有坚持，找了一把锯和一张旧凳子给孙仲望，招呼几句，说她要去看会，就带着孩子走了。

拉了一夜锯，孙仲望将柴全部锯短并码得整整齐齐的。这时小杜起来了。孙仲望对她说，自己先去招待所拿行李，过一会儿就回。小杜问他早餐吃几个馍。他记起昨天没吃晚饭，就说，七八个可能差不多。

他去敲门时，华文贤还没醒，迷迷糊糊地打开门说：“见行李知道你来了，怎么这半夜才回？”

孙仲望说：“你真是一贯造谣生事混淆黑白。”

华文贤说：“你怎么话里带刺？”

孙仲望说：“这总比你人不不做鬼强多了。莫以为你背后捣鬼无人知晓，我全知道了。今天我俩一对一，当面把话说明了，我还可以宽大你。不然，可就别怪我铁面无情！”

华文贤愣愣地看着孙仲望，脸色一点点地变白，忽然说：“表哥，我实在不是想偷你家的牛，我只是想分散你的精力，使你不能在县里待下去。我把牛藏在后山那个废战备洞里，我媳妇每天都去给它喂水喂草。我真的不是偷，我打算关半个月就将它放出来。”

孙仲望吃了惊：“你知道偷牛是要坐牢的。这主意你不敢想，是不是毛主席替你想出来的？”

华文贤说：“毛主席说他见了你就心烦意乱，要我想个主意将这个问题解决一下。那回我骗你，说是在毛主席家喝醉了，其实我是偷着回家了，是我媳妇出的主意。”

孙仲望说：“你把一切都坦白出来。”

华文贤说：“毛主席说，戏工室只打算聘一名合同制作家，有你就没有我，所以我就和你竞争。”

孙仲望说：“你想没想过谋杀我？”

华文贤叫起来：“我再坏也坏不到这种地步。再说，我的两个儿子还在上中学呢！”

孙仲望说：“你态度还算诚恳。看在你那两个还在读中学的孩子面上，这回我就不去法院告你了。不过，你那媳妇可要好好管教一下。”

华文贤说：“别人我都管得了，就是管不了她！”

孙仲望说：“那就让我来管一回。”

华文贤说：“再好不过，只有你才能杀得下去她那傲气。”

孙仲望忽然不说话，怔怔地过了半天才开口：“我退出，不同你竞争了。五十三岁的人了，当干部的这个年纪都在筹备退休。我和人反着来，不成了笑话？”

华文贤说：“你若成全了我，将来每年过年时，我送你一只肥猪头。”

孙仲望惦记着被华文贤藏起来的牛，拿上行李和那些旧账本，正要走，毛主席进来了。

毛主席见了他一愣，禁不住脱口问：“你怎么来了？”

孙仲望随口蒙他一句：“徐局长通知我来的，他说你俩都不是这个剧本的合法作者，要我跟剧团一起上省里去演出。”

都腊月了，毛主席额上顿时渗出一层汗珠。

华文贤朝毛主席使了个眼色。毛主席心里马上明白了，他说：“老孙，这次没安排你到省里去，你可不能怪错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啦！本来已决定我们三人都去。名额都分好后，小杜提出她也要去。杨主任还专门从省里打电话来，要徐局长务必安排小杜随剧团到省里去。别人都通知了，无法变更，只有你没有通知，徐局长就将你的名额给了小杜。”

孙仲望半信半疑：“你没说我媳妇的事？没说怕我上省里去生事添麻烦，给县里丢丑？”

毛主席说：“我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那件事徐局长若知道了，还不骂我一个狗血淋头。”

孙仲望琢磨半天，不知到底谁说的是真话，他叹了一口气说：“你们这些当干部的人说话，总是让人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

孙仲望在小杜家吃了早饭，小杜送他一张回西河镇的车票。上车后，他埋头睡了一觉，等醒时，车已到了西河镇。一下车，他就去后山战备洞中将黄牯牵出来。牛一点也没掉膘，似乎还长壮了些。孙仲望牵着牛往华文贤家里走。远远地看见华文贤的媳妇在家门口晒太阳打毛线，他顿时冒出一个主意。

华文贤的媳妇见他牵着牛走过来，眼睛里就有了呆傻的模样。

华文贤的媳妇说：“老孙，牛找到了？”

孙仲望说：“多亏了文化站长，是他提供了线索。他说他看到有人老往那废了的战备洞里钻，就跟了去，这才发现我家的牛，他说他过两天腾出空来，就去告这个人，让这个人坐半年牢，看她还傲不傲气。”

华文贤的媳妇无心打毛线了：“他没说是谁？”

孙仲望说：“他不肯告诉我。另外，他让我捎个信给你，今晚十一点，他要你上他宿舍里去一趟。”

华文贤的媳妇说：“他还说别的什么没有？”孙仲望一边摇头一边牵着牛走了。

媳妇见牛回来了，很高兴。进屋后，孙仲望对媳妇说了这一切。媳妇气得半死，说孙仲望心太软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说了些狠话后，气也消了。媳妇开始觉得让华文贤媳妇去找文化站长的事不妥。华文贤媳妇嫁给华文贤之前已失过节，这事对她不甚重要。关键是文化站长，若是因此将他拖下水，受了处分，那就太对不起人了。孙仲望本想如此帮文化站长一把，让他得些快活，作为报答，没想到倒有了几分危险。孙仲望便想出一个补救措施，让媳妇去和文化站长的媳妇说，文化站长生病了，要她到站里来料理。

文化站长的家离镇上有十多里路，一来一去，返回时天已黑了。

夜里，华文贤的媳妇去敲文化站长的门。文化站长的媳妇开开门后，几句话不对劲，文化站长媳妇就甩了华文贤媳妇两耳光。华文贤媳妇心虚，不敢还手。

## 15

这天，孙仲望正在家吃晚饭，邻居忽然跑过来叫：“老孙，快来看，电视里播你写的戏呢”

孙仲望和媳妇放下碗，赶到邻居家时，电视新闻已换了内容。邻居说，《偷儿记》在省里获了奖，还排在第一位，孙仲望不敢全信，怕邻居听错了。

回屋后，没过一会儿，赵宣传委和文化站长就来了，祝贺孙仲望创作的《偷儿记》在省里获了五项大奖。孙仲望则连连表示感谢领导的厚爱和关怀。

孙仲望一激动，夜里可就苦了媳妇。不过媳妇也高兴，说再苦再累也心甘。

腊月初八早上，镇广播站的大喇叭里说，县文化局领导班子调整一年以后，全局工作面貌一新，新近创作的黄梅戏《偷儿记》引起社会轰动效应，昨天，县剧团赴省演出凯旋而归，受到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亲切接见。接下来是记者的采访，孙仲望听到徐局长、夏团长和毛主任都讲了几句。孙仲望听了半天，没听到有谁提到他的名字，连农民作家这个词也没有出现。上午十点左右，文化站长跑来叫孙仲望赶快到镇委会去，徐局长给他送奖状奖金来了。

孙仲望赶到镇委会会议室，见徐局长、毛主任、夏团长、小杜和华文贤都在。大家都站起来和他握手。小杜交给他一张奖状和四百元奖金。小杜说，剧本奖金是一千元，徐局长让你四百，他们两个一人三百。趁人不注意，小杜又悄悄地说，杨主任在许多场合都讲了，你是《偷儿记》的主要作者。颁完奖，镇长和镇委书记都简短地讲了几句，接下来由徐局长详细介绍《偷儿记》剧组赴省演出的经过。徐局长说，《偷儿记》获奖是没有一点争议的，不像有的戏，靠走后门拉关系，别人都不服气。所有专家评委一致认为，《偷儿记》是我省戏剧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它在各方面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徐局长最后说，为了扩大这个戏的影响，为下一步晋京演出作舆论上的准备，省电视台决定在大年初一上午十点，播送《偷儿记》演出的实况录像，请大家注意收看。

中饭是镇委会准备的。一上桌，小杜就找理由敬孙仲望的酒，她说，没有老孙的当初，就没有我县戏剧界的今日，如果各位领导同意我这个看法，我就用两杯敬老孙一杯，然后各位都敬老孙一杯。说着小杜连喝两杯，几位领导都叫好。于是大家纷纷轮流朝老孙敬酒，连毛主任和华文贤也勉强地喝一杯。徐局长排在最后，他端起酒杯，朝孙仲望、华文贤和毛主任三个人说，我敬你们共同喝一杯，祝你们下次合作成功，为我县戏剧事业的发展更上一层楼作出新贡献。

敬完这一轮酒，大家坐定后，夏团长说小杜的两杯酒，其实有一杯是代杨主任喝的。徐局长也说，这次拿了这么多的奖，多亏杨主任的九鼎之言。说这话时，他们看小杜的眼色很特别。

徐局长又朝镇长他们敬酒，并说，老华我们借用了多时，现在完璧归赵。

归后的事，孙仲望一概不知，醉倒在桌椅间不省人事，徐局长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就更不清楚了。

他清醒以后，就去找华文贤。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和他说话。谁知华文贤竟不见他，将房门闩死死的，除了一日三餐以外，连他媳妇也不让进房里去。

孙仲望连跑了三次，到第四次时，华文贤仍不见他。他火了，站在门外大声说：“常言道事不再三，我这是第四次了。你再不开门，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华文贤连忙开门让他进去。孙仲望见桌上摆着一叠稿纸，上面写着：大型古装黄梅戏《情比仇深》，编剧华文贤。

孙仲望说：“你写剧本怎么这样怕见人？”

华文贤叹口气说：“时间太紧了，毛主任要我年底以前再写个剧本交给他，而且限定要古装戏。毛主任说光现代戏还看不出我的艺术功底有多厚，专业作家又比农民作家的条件要高许多，他必须看我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孙仲望说：“毛主任这个人，你得防他一着，别让他骗去卖了还帮着他数钱。”

华文贤说：“我以前总认为你太老实，怎么现在也狡猾了。”

孙仲望说：“我是为你着想。”又说了几句，见华文贤想动笔写，就起身告辞。华文贤也没留他。

孙仲望用四百元奖金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腊月里，反正也不做事了，成天坐在屋里看电视。电视里面教英语和日语，他也一样看得有味。

华文贤一直没露面，腊月二十八，镇里提前搞联欢晚会，赵宣传委亲自去请，他才露了一次面。孙仲望见他瘦得只剩下两只眼睛在脸上打转，就劝他把一切看空点。华文贤说他要发扬女排的拼搏精神，死命挣一回。华文贤没空演节目，孙仲望上台唱了《偷儿记》中的那段“无儿点灯灯不亮”，博得全场喝彩，好多人说这段戏文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正月初一上午，镇上没电视机的人都到有电视机的人家去拜年。孙仲望家里也来了十几个人，一见到屏幕上闪出《偷儿记》几个字时，大家就开始鼓掌，第一场落幕时，孙仲望问戏写得怎么样，大家都说好。第二场落幕时，大家依然说好。第三场以后，大家的情绪就变了。孙仲望的媳妇觉得不对劲，趁他上厕所的机会，要他琢磨一下。孙仲望说，不要紧，悲剧效果就是这样。

第五场开始时，孙仲望说：“等会儿王家老爹的儿媳妇要将身上的衣服脱光，你们认真看一下，看是不是真脱光了！”

电视里，女主角一出现，几个小孩就嚷“真脱光了！真脱光了！”

孙仲望的媳妇说：“你也真大胆，写这不要脸的戏，还有不要脸的女人来演，是不是花钱雇的婊子？”

孙仲望说：“真是乡下女人少见多怪，这演员身上还穿着一层衣服呢。”

屋里的大人都惊奇地叫一声：“那这做衣服的布不是比纸还薄？”

往下，大家都不作声了。

只有孙仲望的媳妇不时问：“怎么又死了一个，还能活吗？”

孙仲望说：“死了怎么能活呢！”

媳妇说：“那老戏上许多人不都是死了又活过来吗？”

孙仲望说：“那些戏其实都是在骗观众荷包里的钱，我这戏是给人以艺术享受。”

正说着，有人起身走了。

孙仲望说：“戏还没完呢，怎么就走？”

跟着来拜年的人都走了，几个小孩不肯走，被大人强行拉出门去。

孙仲望将大家送出大门，回转身继续看。忽然听见大门口哗啦一声响，跟着一股恶臭冲进屋来。

孙仲望回头一看，有人将一桶大粪泼在他家门槛上。

没待他发火，门外又响起一声声的叫骂，说：“孙仲望，你这个没长屁眼的，大年初一让我们看这样的电视，今年若是不行时，不走运，非要找你算账不可。”

孙仲望走出门看时，当街站了黑压压一片人，再细看，还有媳妇娘家的人。

孙仲望说：“你们行不行时，走不走运，怎么怪得到我头上了，莫以为我姓孙的是小姓，好欺负？”

有人说：“是你先欺负所有人的，你让戏中的人都死光了，大年初一里，让我们去看，你的天理良心叫狗吃了么？”

孙仲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只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怎么将乡风民俗忘了呢。这时，有人拿来一副白对联，要贴到孙仲望家的大门上，孙仲望的媳妇拿了一把菜刀冲出来，要找那人拼命。

幸好文化站长走过来，他从中拦住二人，并说：“这个戏是有很严重的问题，但不该老孙负责，怪只怪别人趁老孙回家找牛时，动手改了剧本，篡改了老孙的原意。”又对老孙说：“你也不要太生气，大家找你闹，而不去找华文贤闹，正说明了你在大家心里的分量。你要更加勤奋，写出一个让大家喜爱的戏来才是。”回头再对大家说：“老孙现在是镇领导的红人，是我们镇的骄傲，你们这样做，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吗？”两边一劝，将大家劝走了。

文化站长帮忙将大门上的大粪清扫干净，孙仲望的媳妇又弄些陈艾，将里里外外熏了一遍。做完这些事，媳妇留文化站长在家吃中饭。文化站长不肯，说他还要到站里去筹划业余剧团演出的事。

孙仲望已经好久没说一句话了。文化站长试探地朝他说，他今天一看电视里的《偷儿记》就觉得不对劲，这种戏只有城里的老爷才会看，这是毛主席早就批评过的。他要孙仲望还《偷儿记》的本来面目，那才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站长说了半天，孙仲望只还了一句，他说他现在讨厌写戏。文化站长走时，要他再详细想一想，不能让自己农民作家的称号白白葬送了。

下午，夫妻俩在家里看着电视，媳妇又说：“你写的《偷儿记》，开始那一稿，我这个群众不是很喜欢吗，为什么后来要改呢？”

孙仲望说：“后来，教他们一说，我就头脑发热，弄得思想里的通货膨胀了。”

媳妇说：“那你为什么不将开始写的真正的《偷儿记》，给文化站的剧团演一演呢？也让大家看看你的真本事嘛！”

孙仲望说：“我觉得他们的水平太低。”

媳妇说：“你若这样想，说不定过几天就嫌我不够格做你老婆了。”

孙仲望说：“你的想象力再丰富一点，也可以当农民作家了。罢！我这就去和文化站长商量行不行？”

媳妇说：“我还有个建议。你开始写的那一稿里，不是说王家老爹的儿媳妇，生了个儿子，被不知情的公公偷走了， she就把别人的女儿认作自己的亲生骨肉吗？我看啦，干脆改成，这一儿一女都是她生的。”

孙仲望想了想说：“这个建议好，很顺民心。有这个建议，我就更有把握了。”

孙仲望去找文化站长，正巧赵宣传委和业余剧团的几个演员都在那里议事。听孙仲望一说，大家都高兴起来，当即决定，从初二起，一边配曲，一边修改，一边排练，争取初六镇里各机关单位收假上班时，开始演出。

孙仲望打算等华文贤来给他拜年时，再同他说这事，可是等到初三还不见华文贤来。按辈分，孙仲望是不能先去给华文贤拜年的，可《偷儿记》在镇里演出是件大事，并且作者如何署名也要商量，他不能像毛主任和华文贤那样躲躲闪闪的，生怕好处被别人占去了。孙仲望决定主动去和华文贤说说。他走到华文贤门前十丈左右的地方，停下来叫着华文贤的名字。叫了三声，华文贤的媳妇出来说，华文贤到县里给徐局长和毛主任拜年去了。

反正礼节到了，华文贤也不好怪自己了。孙仲望不去想它，一门心思按媳妇的主意去修改剧本。

初六晚上，《偷儿记》在镇礼堂正式演出。排练时间太短，演员的道白和唱腔不熟悉，出了好几次差错，孙仲望在后台急出了一身汗。总算结结巴巴地演完了，王家老爹一家和怀抱着一儿一女双胞胎的儿媳，在台上唱着最后一曲：

亲亲女儿的脸，  
摸摸儿子的身，  
叫一声娘的肝，  
喊一声爷的心，  
一儿一女一枝花，  
全家老少喜呀喜呀喜扭了筋！

大幕还没关，台下的掌声像打雷一样响了起来。

镇长笑眯眯地上台来接见演员，他拍着孙仲望的肩膀说：“到底是农民作家，能想群众之所想，往后，你要多写这样受农民欢迎的好作品，再不要搞那种只有上面的人才感兴趣的东西了。”孙仲望听了直点头。镇长将孙仲望和文化站长扯到一旁，小声说：“初八我儿子结婚，原打算放一场电影，现在我改主意了，就请你们剧团到村里去演《偷儿记》。”

见台下的人还没散去。镇长转身对台下大声说：“我们的人写，我们的人演，弄了这么一个好戏，我很高兴。大家家里有喜事什么的，为什么不请他们去演一演呢，这可比放电影和录像热闹多了。我带头，初八我请他们，其余时间，你们去竞争，去商量！”

镇长的话提醒了大家，不少人立刻拥上台来，结婚，做寿，华厦落成，生意开张事各样理由，将孙仲望和文化站长吵昏了头，吵到天亮，总算将各家的日子定了下来，一算已排到正月底了。文化站长当场光定金就收了九百多元。

初八下午，镇长家将一头退了毛、开了膛的大肥猪送到文化站，说本来送邀台要等戏开锣后再送，但怕干部这样做影响不好，就破了规矩提前送到站里来，希望大家原谅。文化站长当即叫人将猪肉按人分了。

孙仲望拿上他的一份往家里走时，半路上碰见垂头丧气的华文贤。

华文贤见了孙仲望也不说话，只是轻轻地叹口气。

孙仲望本来想说：是不是拍马屁拍到马屁眼上了，弄得一手屎。但见华文贤气色不对，又不忍心说。

二人一前一后走了一段，孙仲望才说：“你去拜年，怎么花了这几天？”

华文贤说：“我将《情比仇深》交给毛主任，等他看完后，又改了一下，这才去见徐局长。”

孙仲望说：“说了你当专业作家的事吗，怎么样了？”

华文贤又叹了一声：“徐局长不同意。他说农民作家首先是农民，其次才是作家，农民作家不能离开培养他的泥土。”

孙仲望说：“我看你是被毛主任玩弄了。”

华文贤说：“不会，他答应让县剧团演我的《情比仇深》，作为补偿。还说等我的名气再大一些，徐局长想卡也卡不住了。”

华文贤说着，脸上又泛出红色来。

孙仲望说：“徐局长和毛主任知道镇上在演《偷儿记》的事吗？”

华文贤说：“知道。他们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又说：“你现在不能叫毛主任了，要叫毛局长。”

孙仲望说：“他提拔了？”

华文贤说：“不光他，小杜也当副局长了。他俩因对我县黄梅戏事业作出较大贡献，同时提升了副局长的。”

孙仲望听了半天无话可说。二人分手后，华文贤又追上来，递了一包糖给孙仲望，说是

小杜今晚结婚，这是她托他带来的喜糖。孙仲望问新郎是谁。华文贤说就是杨主任，腊月里，省里会演一结束，杨主任就和他先前的老婆离了婚。孙仲望喷了几声，仍很感激小杜没有忘记自己，就向华文贤说，其实杜局长比毛局长好。华文贤说，这是你的观点，我的观点与你的相反。

华文贤忽然说，我一直忘了问：“那次你家的牛没弄出什么毛病吧？”

孙仲望说：“若有毛病我会饶你？”二人都笑了。

晚上，镇里的广播喇叭里说，县劳模大会开幕了，县文化局徐局长因工作成绩突出，被树为全县十面红旗之一，并晋升一级工资。

孙仲望随剧团到镇长家演《偷儿记》，很晚才回。他一边洗脚一边对媳妇说，毛主任当了局长，就更不会调华文贤去当专业作家了。媳妇问理由。他解释说，华文贤太了解毛主任的底细了，他会在身边留下这样一颗定时炸弹？媳妇点点头。顿了顿，孙仲望问，儿子大明明天是不是真的到县城去。媳妇说，他们两口子吃了早饭一起搭车去。孙仲望说，那明天早上你送二十块钱过去，让大明回来时，给你带一条武昌鱼。媳妇说，你怎么还记得这件事。孙仲望说，本不记得，在镇长家吃晚饭时，见中学的语文老师给镇长儿子的新房写了一副对联，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两句，才让我想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对联的横批是水调歌头。

一九九一年五月于香炉山

## 第十四章 清水无香（一）

### 1

春天让那么多鲜花开着。可它管不了夏天，夏天说来就来，还邀上秋天。看着鲜花被弄得七零八落，春天在一旁束手无策。从进文化站的那一刻，柳柳就想对古九思说这句话。古九思坚持要她唱支民歌听听。柳柳坚持说自己真的唱不好。这时，镇上最有钱的田大华在门外夸张地大声嚷了一句：“我从没见过这样说话的，比金子响还好听。”田大华进屋后，坐在椅子上的柳柳更显得局促不安。古九思站起来寒暄几句后，让田大华坐在柳柳身边。田大华走向椅子时，顺势扳了一下柳柳的肩头，并说还是古九思的面子大，一请她就到，当初自己想要她到大华娱乐厅当领班，请了三次，她连一面都不肯见。柳柳脸一红，小声说她怕有钱有势的人。柳柳起身走到一旁拿起开水瓶，正要往杯子里倒水。田大华连忙从皮包里掏出一盒茶叶递给她，说是专门请人采的野茶，虽然样子不大好看，品质却是别的茶叶所没法比的。柳柳打开茶叶盒闻了闻说，她家附近山上也有野茶树，可大家只是将它砍了当柴烧。柳柳抓起一撮茶叶放进茶杯里的动作很优雅，特别是几个手指很自然地翘成了兰花指。田大华说：“野茶起码没有农药的污染，现在有地位有文化的人，都讲究这个。”古九思表态要尝一尝后，田大华立即暧昧地笑了笑：“现在什么东西都是野的好。”

田大华开的大华娱乐厅在全县各地都有分厅。他将古九思甩来的一支烟点着了才说：“我也想参加民歌比赛，到电视台当个签约歌手。说来你别不相信，昨天在县城玩卡拉 OK，我一开口就将县里的头头们都镇了。”

一股水气正从柳柳的肩头冒出来，屋里隐约有了一些茶叶的清香。

古九思说：“我晓得，你唱歌才像金子响。”

“真的，我说的是真话。”田大华强调起来。

“你别乱形容，唐诗宋词里谁说过金子的好话？”古九思挺了挺腰，接着说，“你现在是娱乐业业主了，轻易不来我这文化站，今天来是有别的原因吧！”

田大华连忙说：“古站长这么英明，我就不拐弯抹角了。省里要搞企业家书法比赛，我是个粗人，不懂得书法，但我晓得你的狼字写得好，请你帮忙维护一下我的企业形象。”田大华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搁在铺着毛毡的桌面上。

古九思将文件扒到一边，只问如何落款。田大华要他只写公司的名称。

柳柳沏好了茶，端过来分别递给古九思和田大华。古九思尝了一口后没有作声，第二口尝过了他才深深说了句：“有味道。”古九思要摊宣纸，柳柳连忙将毛毡整理干净。

田大华藏着心里的得意说：“柳柳天生就是文化站的人。”

柳柳不做声。古九思拿起毛笔在砚池里试了试后，突然叫道：“别喝！”柳柳和田大华各自端了一杯茶，听到叫声，田大华倒没事，柳柳手一抖，茶水溢出来洒在地上。古九思说：“你不能喝热茶和开水，那会毁了你的嗓子！”

田大华讨好地说：“保护嗓子是不是应该多喝胖大海？”

古九思没有回答，他凝眉想了一阵，这才用力蘸了一笔墨，随着笔墨翻腾，一个狼字出现在纸上。墨迹未干，田大华在一旁先喝了几声彩，古九思正要将自己的图章盖上去，田大华连忙取出一只红包双手捧着递过去。古九思没有盖成图章，他用眼角瞟了一下后，什么也没说，继续定神在那幅狼字上。看了一阵，他亲自将宣纸揭起来，走到挂满文件夹的那面墙前，用文件夹将宣纸夹好，再后退几步，足足端详了五分钟。这期间田大华说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见。

后来，古九思长叹一声。柳柳忙问：“古老师怎么啦？”



古九思说：“没什么。”他朝田大华一挥手，“你拿上它快走，不然，我可能反悔不给你了。”说着露出极心疼的样子。

田大华上去三下两下地将那幅字叠好，抢劫一般放进皮包里。田大华叠的时候，古九思一下又一下地咧着嘴，像是正被他人蹂躏。实在撑不住时，他将那只红包拿起来扔给田大华。红包在空中潇洒地划了一道弧线，飘落在田大华的脸上，随之又掉在地上。

古九思说：“你可以走了。”

田大华经过柳柳面前时说：“古站长做梦都有文化，你跟他学唱歌，肯定会出名的。”

田大华的身影将从门口透进来的光亮挡住，他回头又说了一遍谢谢。田大华消失时，屋里的光亮似乎也消失了。

“天黑得越来越快了！”古九思说。

“我耽误了你的宝贵时间。”柳柳不好意思地说，“但我真的唱不好民歌。”

古九思说：“我不会看错人的。说实话，我还留着一首好民歌，很多年了——像是特意等着你来。”古九思犹豫一下才将后面的半句话说出来。

“我不会骗你的，耽误了文化站的大事可不好。”柳柳的态度非常诚恳。

古九思有些不高兴：“连田大华都能听出你的声音与众不同，我可是一辈子研究这个。”

柳柳嫣然一笑：“田大华在瞎说，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以前还说过我笑起来像巩俐哩！”

古九思愣了愣。“你拒绝田大华是对的，那种地方比狼窝还危险。”

柳柳说：“我晓得，我们垌里有两个女孩就是在那种地方被不要脸的男人害了。”

古九思说：“明白就好，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三天之后再找我。”

柳柳连忙往门口走，还顺手扯了一下电灯开关线。电灯没有亮。古九思没有理睬这些，他将野茶分了一半拿在手里，跟在柳柳身后一直走到大门外。外面明显暗起来，镇上的电灯几乎都亮了。对面的大华娱乐厅，被霓虹灯照出几分灿烂。有过路人问古九思怎还不开灯，是不是供电所又停了他们的电。古九思说，没有活动，用不着浪费电。那人说文化站的活动内容都叫大华娱乐厅抢走了，从前男人都争着来文化站玩，其实是为了看漂亮女人，漂亮女人不来文化站，文化站自然就没东西吸引人了。古九思正色回答说好女人天生就是艺术品。那人嘿嘿一笑：“就像你老婆一样。”说完便一溜烟走不见了。古九思顺着他的背影望过去，见柳柳还在街边的一家服装店外徘徊。隔着一条窄窄的街，可以看清一阵风吹起柳柳的黑发，款款飘动几下，柔柔地铺在肩上。柳柳无意地晃一下头，黑发便抡得像一柄小伞。

一辆自行车顺街疾驶过来，眼见着驶过柳柳了，忽听见轮胎在地上摩擦得响起来，同时骑车的男人叫了声：“柳柳！”“带我回去！”柳柳一边叫，一边毫不犹豫地跳到自行车的后座上。男人紧扶着自行车说：“到前面来吧，你坐在后面我骑不稳。”柳柳故意一扭身子，自行车在街上乱窜了几下。柳柳说：“你别瞎想，我的车子被牛踩坏了，不然谁坐你这破车！”说着话，自行车和人消失在街口那边。

古九思在越来越黑的街边站了好久。对面的霓虹灯越来越诱人。从巷子里钻出几个小孩，在灯光下蹦来蹦去。他转身将搁在门口的一块告示牌拿回屋里。告示牌是他亲手写的，县里要举办民歌比赛，目的是挑选出色的民歌手参加地区和省里的比赛。为这事古九思上上下下找了好久，柳柳的被发现让他兴奋不已。他将告示牌放回屋里，想到这事，还忍不住一个人在黑暗中轻轻笑了一下。锁上门，他便往对面的服装店走去。

一股熨衣服的蒸汽气味扑面而来。古九思冲着埋头整理服装的女人叫了声：“何怡！”

何怡抬起头来问：“招到明星了，这么高兴？”

古九思说：“找到一个叫柳柳的女孩，比当年的汪子兰还出色！不过她还没答应。”

“你若是能给她月薪八百，准保像娱乐厅的小园一样见面就叫你干爹。”何怡一转话题，“我问你，镇里欠的钱拿来了吗？”

古九思不动声色地说：“别明知故问，我整天没锁大门，哪有时间去找他们？”

何怡将熨斗按到一件女式西裤上，白色蒸汽吱地喷出来。“跟你说了一百遍，新调来的汪镇长爱舞文弄墨，你要抓住这个机遇，不然的话，等到台湾也回归了，你还收不回这笔钱。”

古九思说：“别扫我的兴，你回家做几个菜吧，我想喝酒。”

何怡看了他一眼，过了一会才低声嘟囔一句：“越不爱听，我越要说。”古九思装作没听见，看着何怡将东西一件一件地收拾好。他对店里的事一点也帮不上忙。前年腊月，天色也是这样要黑未黑，他替何怡守店，将一件两百元钱进的大衣，一百六十元卖了出去。何怡追问过几次，那件大衣便宜卖给谁了。古九思咬定了说是一个安徽人，哪怕何怡说她不会上别人家去扯皮，他也不改口。何怡不相信，她总在猜疑这件大衣的买卖背后还有别的故事。古九思则说，幸亏是男式大衣，若是女式大衣，何怡恐怕要将全镇挖地三尺了。古九思每次都感到何怡会说，嫁了这样的男人算是前辈没修好，但何怡从来没有如此表示过，最厉害时也只是哀怨地盯他一眼。

何怡一边收拾，一边徒劳地重申几种服装的最低价。说话时，大华娱乐厅的小冯匆匆跑过来，要选一条最好的裙子。何怡取了两条连衣裙让小冯挑。她不经意地问是不是田大华破例发奖金了。小冯打量着那条素色碎花的连衣裙说，她是替小园选的，小园正在陪县里的袁副书记喝酒，在酒桌上，袁副书记认了小园作干妹妹。小冯选定了那件素色碎花连衣裙。何怡也说很合适，像小冯、小园这样纯情的女孩，就该穿素洁一些的衣服。小冯付钱时，何怡又说，为何城里的男人爱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因为他们看多了那些假眉假眼的洋派女孩，想返璞归真。小冯哧地一笑，她付了二百六十六元钱，却要何怡开张三百二十元的发票。古九思说小冯比最老练的腐败分子还要精明。小冯说，袁副书记才是真老练，他只看一眼，田大华就马上掏钱给小园，让她买裙子。

小冯拿上连衣裙走开了。满街都是卡拉 OK 的声音。

古九思轰隆隆地拉下卷闸门。他说：“也只有你敢说她们是纯情女孩。”

何怡说：“嘴巴一张皮，说话上下移，好话说得再多也不用负法律责任。依我看，你不如就选她们去参加民歌比赛，你听听，她们的卡拉 OK 唱得多好！”

古九思说：“我不管你卖服装，你也别管我的民歌。”

二人边说边离开服装店。快到家门口时，一辆拖拉机迎面驶来，惊天动地的轰鸣声中，似乎有个女孩在叫古老师。拖拉机没有亮灯，黑咕隆咚地停在他们面前，果然有女孩从挂斗中跳下来，古九思认出是汪子兰的女儿小娜。

小娜先同何怡打招呼。何怡上前拉着她的手问：“怎么这晚到镇里来？”

小娜迟疑一下才说：“本想早点来，但一直等不到顺路的车。”

何怡又说：“你来是想跟古老师学民歌吧？”

小娜涩涩一笑：“也不知什么原因，就像不是我妈亲生的，一点也没有她的遗传。”

何怡说：“你妈受过挫折，怀孕时就不想让你再步她的后尘。”

古九思这时才插嘴说：“不管什么事，先上家里去吃饭再说。”

小娜说：“回头再说吧！”说着就跳上拖拉机走开了。

何怡冲着她的背影说：“汪子兰养了这么漂亮的女儿，哪天到我店里，我给她挑一套好衣服！”

古九思站在黑暗中不知对谁说：“这鬼拖拉机，怎么连灯都不装一个？”

何怡狠狠地扯了他一把：“你还是放心不下汪子兰。”

古九思说：“人得有点同情心，你没看见小娜的皮鞋上都补了两个疤。”

“哟嗬！”何怡惊叫起来，“你真有本事，这么黑的天，还能看清别人脚上的情况。是不是又想起当年她妈在台上唱歌跳舞的情形了？”

“你这是怎么啦，我能把记忆抹去吗？”古九思不高兴了。

回到家里，何怡先到厨房里忙起来。古九思将半包野茶放下，随手打开电视机，看见屏

幕上正在滚动播出关于民歌比赛的文字通告，接下来还有记者对县文化局局长的采访。他晓得关局长会提及自己。就耐心地等待着，还特意将音量调到最大。何怡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正好看见关局长在电视里说，古九思的民歌研究与创作，在省内有着特殊地位，这一点也是本县的文化特色。关局长的话让何怡脸上露出妩媚。节目的最后，是县剧团的一名演员在一处舞台上唱着一首由古九思创作的民歌。一句还没听完，古九思就皱着眉头换了频道，他嫌对方没有唱出民歌的神韵。

古九思钻进房里，从抽屉里拿出几张有些发黄的乐谱，一个人愣愣地看了一阵，神情一会儿喜悦一会儿沉郁。他取下挂在墙上的笛子，举起来正要吹奏，又忽地放下来。

古九思转过身，径直走到屋外。

西河镇早早地安静下来了，回荡在夜空中的是大华娱乐厅里的卡拉 OK 声，一个男人在声嘶力竭地吼着心太软。从山上吹来的风，沿着公路漫不经心地穿过镇子，几户人家的旧式木门被吹得吱吱作响。一个挑水的老人身前身后晃动着两块月亮一样的东西。古九思让到路边。老人将扁担换了一个肩。月亮般的東西一颤动，水也洒在地上了。古九思说他挑得太满。老人不在意，说西河里水流不断，洒点没事。又说，还是河里流淌着的水有味道。古九思说，大老远的，要挑水也该让小的们来干。老人说，他们只会跟着干部弄虚作假，用那有老鼠药味道的自来水哄人。古九思正要走，老人又说，你是不是也在写民歌卖钱？田大华同我家老二说，他今天买了你一件作品。古九思想了想正要回答，老人走远了。

迎着风迎着水，古九思一直走到西河边的几棵大柳树下。他还没站稳，树后就走出小娜。他意外地说：“你怎么在这儿？”

小娜说：“上次我给男朋友买大衣时，你不是叫我在这儿等着吗？”

古九思叹了一口气：“你有事，是吗？”

小娜说：“我要结婚了，想买几件嫁衣。”

古九思说：“经济上还不宽裕？”

小娜说：“男朋友挺会挣钱，但妈妈不让我花他的。”

古九思说：“过两天你再来吧，我等着你。你爸爸又没寄生活费？”

小娜摇摇头，咬着牙说：“我妈不让他寄。”

一只狼突然在河那边的山谷里嚎叫起来。脚下的河水更加幽暗，水光点点地闪个不停，远远地可以感到四周的不安。

小娜说：“我妈还在想念你。”

狼又叫起来，它已经到了河边。一个女孩陪着一个男人走过来，隔着一段距离就能听见女孩说，我什么都不想，就想当歌星。见这边有人，他们开始拐弯。古九思听出来，女孩是大华娱乐厅的小园。

小娜最后说：“我妈老爱说，落大雪那年若让狼吃了就没有后来的烦恼。”

## 2

做好的饭菜都凉了。

何怡趴在饭桌上，望见古九思进门，连忙将一瓶药酒端起来，往古九思的酒杯里倒。古九思连饮了三杯，还没来得及吃上几口菜，周身就燥热起来。饭后古九思让何怡泡了两杯野茶，两个人一边品一边说着自己的体会。古九思告诉何怡，野茶树长在半山崖上，要采它很危险。何怡忽然插嘴说：“野茶让人好兴奋！”古九思看过去，何怡的眼睛柔光点点非常动人。他一搁茶杯，上去将何怡放横了。“都是五十几的人了，怎么还是说来就来？”何怡那仅存的娇气也还动人。

这天夜里，特别激动的古九思让何怡准备好纸笔墨砚，打算为自己留下几幅字画。他一口气写完三大张宣纸，何怡在一旁不断叫好，说是好久不见丈夫如此才情四溢了。古九思将它们铺开，后退几步，站在满是墨香的屋子当中，端详一阵后，有些失望地叹气走上前去，

将两幅写着狼字的条幅拿起来，揉成一团，扔在地上。为了不让何怡伸手去捡，他还抬起脚将纸团踩瘪了。何怡诧异地望着他，嘴里说古九思不欣赏的，她可以拿去送人。古九思没有听进去，他老是出神。上了床后，终于还是将为田大华写条幅的事说了出来。何怡一直没作声，古九思摸了摸她的身子，还当她是睡着了。

“既然自认为是最好的，就不该给田大华。”何怡冷不防一开口，古九思的手在她胸脯上哆嗦了一下。“有女孩在面前站着，不好舔自己吐的痰。男人都是这样，见到漂亮女人就忘了自己是谁。事情过了又后悔。”除了声音在动，何怡身上几乎没有一处能动。

“我要是晓得自己是谁，当初就不会娶你。”古九思说。

“她真的长得很出众？”何怡的腿动了一下，醋醋地说。

古九思笑起来：“首先我得重申，在西河镇最漂亮的是民歌，其次才可能考虑到女人。我对你说，柳柳确实很漂亮，这是我信任你，爱你。如果我说的正好相反，你就不用再尊重我了，因为我在骗你。”古九思的一席话说得酣畅淋漓。

“这么说，你认准了柳柳？”何怡终于翻过身来面对古九思。

古九思想了想说：“就是这样！”

何怡幽幽地说：“你别又因为民歌，再次弄出一场悲剧。”

“你跟了我几十年，怎么还不懂！”说着，古九思像水牛洗澡一样翻了个身，将一只光背对着何怡。

说何怡不懂，其实是古九思自己不懂，他一直想在柳柳与汪子兰之间找出某种联系，想得越久，那些本来在疑问中存在的一些头绪，反而变得更加虚无缥缈了。慢慢地，他只能注意到记忆中不断回响的那首歌。一开始是汪子兰在文化站里唱。汪子兰很年轻，一对辫子在民歌声中如山涧旁的藤条一样荡来荡去。汪子兰的民歌像花开时节的风，不但能听到还能抚摸到。对男人，它是女人多情的温柔嘴唇，能烫烫地贴近鼻尖。对女人，它是男人雄浑的壮实臂膀，会有力地搂住腰肢。后来，汪子兰不见了，天地间只流着一道清水。清水也会歌唱。一只灰狼从树丛中徐徐跑到水边，伸出爪子一碰水线，清水就抽出条条丝线，波纹涌及处，忘情的旋律将山都撼动了。灰狼扑进水里，长啸着同清水一道仰天高歌。古九思突然惊醒，他霍地睁开眼睛，屋里一片漆黑，何怡正在枕边喃喃梦呓。他摸了摸自己身上，到处都是汗漉漉的。古九思爬起来，拧亮台灯，从抽屉里翻出一只笔记本，大约在十几页处，他曾记录从前做过的一场梦。他嘟哝一句：“相隔这么久，怎么连梦都做得一模一样？”

古九思拿过笛子，用舌头轻轻舔了两下笛膜。也没有试音，随着肺腑里的气息流出，笛声就响了。古九思将清水唱歌的梦境完全投进笛声里，当灰狼出现时，他突然一惊，无缘无故地将笛子掉到地上。他正要去捡，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的何怡，抢先伸手将笛子拾起来。

何怡将笛子还给古九思。“你怎么啦，吹得正动听哩，心里出事了吗？”何怡只穿着最贴身的小衣，她身材极好，这种年纪了，仍像少妇一样楚楚动人。

古九思好久说不出话，直到凉风让他打了一个喷嚏后，才说：“怎么有人会像狼那样唱民歌？”

“狼唱民歌，那还不将人都吓死！”何怡说。

古九思觉察到手中笛子有些不对劲，低头看清楚后，他怎么也不明白，离地只有这么矮，笛子为何会摔裂？窗外传来一阵极苍老的叹息声。何怡胆怯地从身后紧紧搂住自己的丈夫。

古九思叫了声：“谁呀？”

他推开窗户探头望了一阵，只有大华娱乐厅的霓虹灯在闪耀。他刚要关上窗户，镇子里的狗一齐狂吠起来。何怡告诉他，可能是母狼来找它的儿女，上午她见到有人在镇里卖小狼。

苍老的叹息又响起来，这一次他们听清是风吹过街巷发出的声音。

狼一直在叫，有时远，有时近。

早上醒来，古九思在被窝里连打了几个喷嚏。等他下到地上，又感到头有些重。何怡见

他感冒了，连忙找出几颗药丸让他吃了下去。

这时，田大华在门外大声说：“古站长，昨晚镇上的人都听见你横吹笛子，大家都说你找到美人了，心里在发烧！”

何怡连忙迎到门口。“他呀，笛子一响，却将狼招来了。”她边说边客气地将田大华往屋里让。见田大华真的进了屋，何怡又赶紧将放在盆子里的脏衣服掇进睡房。田大华探头探脑地往四周看了一番，认定到底是文化人的家，连扫帚都很文雅。不过他还是提了条建议，通往猪圈的后门也应该写上一首诗。古九思淡淡一笑，田大华有关文化的雅兴便消失了。田大华告诉古九思，汪镇长请他九点钟准时到镇政府见见面。古九思不理解，怎么这样的事让田大华来通知。他以为汪镇长也想要一幅狼字，但田大华坚决地否认了这种意思。田大华要古九思去时带上笛子，汪镇长可能要欣赏一下他创作的民歌。

古九思不想告诉田大华，笛子昨晚摔裂了。

他说：“我是民间音乐家，不是跑江湖卖艺的。”

他又说：“现在独生子女比生他养他的祖宗厉害，但在我这儿谁也别想翻天。”

见田大华一愣一愣的，古九思就让他回去原汤原汁地说给汪镇长听。田大华追问他是去还是不去。他忍不住讥讽田大华，只认识金库里的货币和抽屉里的牛角大印，他说汪镇长会明白的。

田大华像是突然明白过来，不客气地告诉古九思，文化站和镇政府的关系是花瓶和房子的关系，怎么可以让花瓶来左右房子哩。田大华接着又笑回来，说自己不是政府官员，所以才崇拜他，才找他要字。

一直在聆听的何怡从厨房里跑出来，告诉田大华，古九思正在发烧。说着便又要古九思吃感冒药。古九思不肯吃，田大华就跟着劝，说感冒一开始时就要用超量的药将它压下去。

四颗药片下肚，古九思两眉之间蹙起四只疙瘩。田大华说：“别人吃药往肚子里吞，古站长吃药往眉头上塞。”接着他一转话题，要古九思别太犟，文化站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大华娱乐厅的部分收入是镇里的小金库，别人不晓得，只要古九思灵活一点，他都有权给文化站一点小钱。何怡一听这话顿时眼睛一亮。

田大华要回去陪县里来的袁副书记吃早饭。何怡撵到屋外，匆匆地将镇里欠她的服装款一事说了一遍。田大华说：“干脆等到澳门和台湾都收回来了，再一齐结账吧。”这句玩笑将何怡的脸都急红了。回到厨房，她错将盐当成糖放进豆腐脑里。古九思吃了一口，便将碗筷放下。何怡以为他生气了，就发火说，该生气的应该是她。古九思不同她说，他端起小碗送到何怡嘴边。何怡喝了一口，还没咽下便大叫起来：“你想害死我很容易，但你还不晓得人家柳柳愿不愿意嫁哩！”古九思又让何怡尝自己碗里的。何怡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后，扑哧一声笑起来。

出门前何怡又绷紧了脸，再次提醒古九思，那笔服装款如果这个月仍不付清，她就到法庭起诉。

### 3

一夜之间，西河镇发生了三件大事。首先是几家店铺被人偷了，派出所的老江放出话来，被盗的冰箱、彩电和 VCD 加起来正好凑足整套家用。其次是那个卖小狼的男人投宿的私人饭店所养的猪，被狼咬死两头。第三是古九思又在用笛子吹那首让女人魂不守舍的曲子。

古九思帮助何怡打开服装店的卷闸门，发现门口有一堆男人的粪便。他找了一把扫帚将它弄干净，身后有女人在悄悄地笑。何怡不轻不重地说了句：“哪个畜生屁股上不长眼睛！”古九思不让她骂人。她还说：“我说的是实话，畜生屁股上是没有长眼睛。”

古九思回头看了看，发现大华娱乐厅的小园正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自己。他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越看越觉得在哪儿见过这眼神。在穿过街道走向文化站的过程中，古九思有意绕了几步，最大可能地接近小园。隔着一一条街，古九思经常听见小园在娱乐厅里唱歌，也经

常听到男人们歇斯底里地喝彩声，他并不是完全不喜欢，小园有时一个人在三楼宿舍的窗口，边梳头边唱歌的样子，还是有些艺术味的。小园已将小冯昨天替她挑的裙子穿在身上。裙子出奇地合身。看到古九思走近了，她似乎特意扭动一下身子，让女人的魅力爆炸般四射开来。

后来，古九思一个人坐在文化站里，无论如何也止不住想睡觉的念头。他刚闭上眼睛，小园就进来了。他告诉小园自己有些感冒，又将感冒药吃多了点，所以才特别困。小园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挺妩媚地说他并没有发烧。小园贴着肩膀对他说，自己是他的崇拜者，早就想找机会认识，但一直没有机会，昨晚听了他的笛声，她心里好感动。古九思的喉咙有些发紧，想喝水。小园就去给他倒水。小园将水放在古九思的手边，轻声吩咐一句什么。没多久他又看见那双眼睛，黑暗中特别地亮，弥漫着一种说不清是淡绿还是浅蓝的光芒。古九思晓得自己的眼睛正跟着这副眼睛，在许多房子和许多林子组成的迷宫里游荡。他也晓得自己从来不怕这些没有出路的生活，就像西河边上大山，只要密林有一脚宽的缝，他就有信心走下去。古九思依然在迷宫里自信地走着，突然间，哭成泪人的柳柳出现在眼前。

古九思被自己惊醒后，身上又出了一层冷汗。

他拿起手边的茶杯一口气喝下半杯，才发觉水是温的，而且是用那野茶泡的。屋里有一股女人的体香，他很熟悉何怡的这种味道。他想走走，脚却有些软。

蝉在窗外的树上，将身子撕裂后壮烈地嘶叫着。走廊上响起小动物跑过的声音。一只小狗般的东西跑进来，毫不犹豫地伏在他的两脚之间。等到明白这个灰里巴叽的小东西是只小狼时，他的心一下子悬起来。小狼的牙齿很嫩，咧着长嘴发出来的呜呜同小孩的啼哭一样哀婉。院子里响起两个男人的声音，他们一边寻找小狼，一边为付了钱，小狼却跑了的半截子生意而争吵。古九思听见外面的那幅美术广告牌被挪动了，那上面有他亲笔绘制的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的计划生育宣传画。古九思再次看了一眼小狼，然后弯下腰伸手拎起它，放进一只抽屉里。

小狼的尾巴被抽屉夹了一下，它痛楚地叫了一声。

两个男人闯进屋子时，院子里涌进许多看热闹的人。

一个男人用安徽方言问：“看见一只小狼了吗？”

“这里是文化站。”古九思认真地说。

“文化站有什么了不起，县文化馆不是一天到晚都在耍猴和玩蛇吗？我们听见小狼在你屋子里叫。”另一个男人说。

“我在写民歌，试音。”古九思说，“想再听听吗？”

古九思冥神片刻，一扬嗓子高亢地吼了一句。声音未落，靠墙边小桌上放的一瓶啤酒砰地爆炸了，一堆白色泡沫云一样翻卷得老高。院子里的人群纷纷涌进屋里。何怡赶来分众人挤到前面问是怎么回事。古九思自己也说不清楚，他默默地将碎玻璃和泡沫扫进畚箕。

“如果天下的民歌都这么唱，地球也得炸开。”那个男人继续用安徽方言说。

另一个男人说：“唱民歌的怎么学像狼叫？”他边说边用目光扫着何怡的脖子。

小园在院子的围墙底下发现一个窟窿，她提醒大家小狼肯定是钻进窟窿逃到后街去了。多数人退走后，小园迫不及待地问古九思，昨晚他用笛子吹的是什么曲子。古九思没作声，何怡代他回答。这首民歌他写了整二十年，到如今仍没有合适的名字。别的女人说，她们有想好了的歌名可以义务献给古九思。马上有男人用浑话说，她们可以义务做点更有意思的事。男人女人一哄而散后，屋里只剩下何怡和小园陪着古九思。

何怡就小园身上的新裙子聊了几句后，不经意地说起自己刚才来看古九思，她迷迷糊糊地竟然将自己当作了小园。小园哧哧地笑个不停，她还没有碰见过不喜欢自己的男人，县里的袁副书记一只脚已经迈出了娱乐厅的大门，一见到她便改了主意，留在西河镇过夜。

“可惜你见到的都是风月场上的男人。”何怡说，“我家老古只喜欢清水一样的女人，不信你尽管试试，我保证不干涉。”

何怡徐徐地笑起来。

小园突然张开双臂搂住了古九思的腰。“有毛！那儿——那儿！”小园在古九思的腋下惶惶地尖叫。

办公桌抽屉缝隙里，果然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在摇摆着。不知所措的何怡也往古九思身后躲。古九思掰开小园的手，上前去拉开抽屉，将小狼拎了出来。小狼一点也不叫，只是龇牙咧嘴，并在空中不停地蹬着四只小腿。

何怡惊讶地说：“你还真的藏起这野物了？”

古九思看了看小园说：“这小狼有点像你！”

小园说：“女孩有点野性才性感。”

古九思不理她，打开后门，将小狼放出去。小狼走了几步，便一溜烟地跑起来。一会儿就翻过河堤，进到白花花的沙滩中。

小狼和小园都走了，何怡才问古九思：“你刚才说什么了？”

古九思说：“小园的眼睛里有些狼的东西。”

听到这话，何怡便放心地回去卖服装了。

身上的疲软已不那么明显，古九思开始动手清扫院子和屋子，自从电视录像不再被人喜欢后，文化站还没有一次来过这么多人。不长的时间里，地上到处都是浓痰和烟蒂，宣传画上的女人也被抹上一撮胡须，怀中婴儿裤裆里多出一只酒壶一样朝天翘着的肉鸡鸡。古九思在心里骂了三遍狼操的家伙。清理这些，用去了半个小时，当他将宣传画上多出的那些用颜料覆盖完毕，门口又进来一群人。

走在头里的田大华大声说：“古站长画的美女一定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跟在田大华后面的是镇政府的司机，最后的那个男人是汪镇长。古九思冲着汪镇长点了一下头，手中的颜料瓶一歪，一团朱黄泼在地上。

司机随口说：“真像吃奶的小孩在拉屎。”

汪镇长马上驳斥说：“这是艺术，搞不懂你就擦车去。”

司机嘿嘿一笑，知趣地退到汪镇长身后。

田大华一进屋就咋呼：“怎么有股怪味，有狼来过这儿。”他一吸鼻子，不停地眨着眼睛。

古九思没有说出有关小狼的故事。他不想同他们说这些，狼的话题一旦出现，肮脏丑陋凶残的东西都会随之而来。墙上有幅他为自己写的字：清水无香。他用自己的目光将其他三人的目光往条幅上引。

先是汪镇长将抱在胸前的双臂放下来。跟着田大华放着油光的胖脸瘪了不少。司机坦率，他说：“这四个字太有文化了。”大家刚坐下，田大华就说：“我昨天来还没有体会，今天感觉就不一样。大概是汪镇长礼贤下士，文化站就超凡脱俗起来。”司机则补充说：“这是汪镇长到任后，第一次到下属单位。”

古九思说：“你们是记性好，忘性大。前天广播里还说，汪镇长亲自到财政所研究如何集中资金，扩大镇里的肉狗养殖规模。”

汪镇长岔开话题说：“老古有五十几了？你这种风度县城里也不多见，有士绅贵族风范。你家里过去是什么成分？地主吧？我研究过，凡是过去被划为地主的，他们的子女现在都比贫下中农的后代有出息。所以现在人爱说一天可以产生一个暴发户，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汪镇长的话让田大华听得耳朵一颤一颤的。汪镇长接着说：“西河镇一定要往培养出几个贵族的方向努力，我不会学他们只搞万元户。光有钱有什么用，要做就做既有钱又有教养的贵族。这是新的精神资源增长点。老古，你可以成为贵族，你有这个潜力。你还可以用这个题材写一首民歌。政府不好公开讲的，民间可以公开唱。”

古九思说：“对不起，我不会有这样的灵感。我这脑子只对高山流水、聚爱离情有反应。”

大家都盯着那幅清水无香的条幅不说话。

沉默了一阵，汪镇长要古九思汇报民歌调赛的准备工作。

古九思说：“民歌我早就写好了，只要再选一个合适的女歌手就行，然后我就指导她练唱。”

汪镇长一扭头说：“田老板，你不是说要推荐一个歌手给老古吗？将她请来，让老古看看，行的话就敲定下来。”

没等古九思说出什么来，田大华就急忙出了门。

趁着空隙，汪镇长问古九思是不是真的只有发现最美的女孩，他才会用笛子吹那支没有歌名的曲子。古九思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觉得汪镇长有点虚伪，古九思说话更显意味深长。

“不能让我动心的女孩，我是不会让她唱我的歌。”

这句话让汪镇长听后露出一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那女孩叫什么？”

“柳柳。”古九思说。

“怎样的美？”汪镇长说。

古九思望着汪镇长跷着的二郎腿说：“美就是美，它没法像考察干部那样，制订一些指标。”

汪镇长摸摸自己的鼻子没有作声。

有女人进院子了，高跟皮鞋响得像是在敲鞭鼓。古九思没料到田大华领来的人是小园。小园一进屋汪镇长就让她快叫古老师。

小园像个中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叫了声：“古老师！”

汪镇长笑着说：“样子倒挺乖巧！老古，认了这个学生就不用现找生手来培养了。”

古九思说：“她同民歌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她得跟邓丽君学。”

汪镇长说：“艺术总是殊途同归。这话不外行吧？”

古九思一时说不出话来。

汪镇长又说：“小园的唱歌才能是袁副书记发现的，袁副书记又是民歌调赛的组委会主任，你就是让小园上台唱黄鸡公，尾巴拖，三岁孩子会唱歌，袁副书记也会让她获得一等奖。老古别犹豫，三心二意会错失良机。民间音乐艺术的机遇本来就少之又少，若不抓住，别说你，连我都要悔绿肠子。就这么定了，让小园来唱。田老板，你就做老古的经济后盾。作为补偿，你可以在小园的宣传材料上写明是由大华娱乐厅选送的歌手。”

“小园的歌我常听，我有信心投资，不怕没有回报率。”田大华朝小园挤了一下眼，“来一曲吧，让古老师也感动感动！”

小园妩媚一笑，没待古九思有所表示，她就亮着嗓子高声唱起来。小园唱的是英语歌。田大华边听边说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叫《人鬼情未了》。小园唱得正起劲，门口出现几个闻声赶来的男人，见是小园，便毫不客气地说，还以为古九思找了个什么样的大美女，原来是三陪小姐。他们一点也不怕汪镇长瞪得老大的眼睛，继续说，文化站终于学会了改开搞繁荣昌盛了。大概身后还有别人，他们回头说，和三级片差不多，没什么好看。门外的人都笑起来。散开后，还不忘留下一堆色迷迷的目光。

古九思用手指掏了一阵耳朵，他让小园先回去。小园一转身，裙子旋成一把伞，显出半截丰润的大腿。古九思让司机和田大华也出去了，这才对汪镇长说：“不行，这个小园不行，她会将我的民歌唱成动物发情的信号。”

汪镇长不高兴，沉着脸说：“人唱歌就是为了煽情。”

汪镇长不再说话，起身便往门外走。古九思想起何怡的吩咐，跟在后面说：“有个遗留问题请镇里解决一下。”汪镇长好像没听见，头也不回地钻进切诺基越野车里。

越野车一走，何怡就跑过来，问清了经过，她一蹬脚，将服装店丢给古九思，自己到镇政府去讨说法。半个小时后，她居然拿着汪镇长批给田大华的条子回来了。她不停地告诉古



九思，汪镇长同先前的领导绝对不一样。汪镇长让她拿上发票去找田大华报销。

4

约定的日子，柳柳一直没有出现在文化站。走廊上女人的脚步声响过两次。第一次是小园。自从由汪镇长钦点之后，小园每天上午和下午必来文化站来询问何时开始练唱。小园还算着日子，说时间很紧，过一天就浪费一天。第二次是小冯，小冯来找小园，说是袁副书记今天又要来，田大华怕小园有别的应酬，先给她打个招呼。临近中午，古九思忍不住到镇外往通向柳柳家的山路看了一阵。返回时，正好看见何怡气冲冲地从大华娱乐厅里走出来，他猜测一定是汪镇长的批条没起作用，田大华不肯付钱。这种双簧戏不会超出他的意料之外。他在路旁的树下怔了一会，便决定索性去柳柳家一趟。

古九思在河滩上走了好久。清水洗过的细沙被阳光晒得很脆，踩一脚要响两声。那一年，他在这河的上游也是这样地走着。一直走到黄昏。突然间从河水里冒出少女汪子兰，一身粉红的衣服像皮肤一样贴在身体上，整个人成了水晶做的。少女汪子兰羞红着脸躲在水边的大石头后边不出来。痴迷了的古九思，拿起石头这边的一包衣服走到汪子兰的面前，告诉她自己是在为一首民歌的创作寻找灵感，他认为自己终于找到想找到的灵感了。少女汪子兰听信了他的话，少女的身体是最圣洁的，可以直接化入民歌。那时，夕阳正从石头后面投入最后的霞光。他站在比自己还高大的石头旁，少女汪子兰用宁静的目光注视着他，轻轻地用两个指头解开了第一个纽扣。少女汪子兰没有戴乳罩，脱去衣服，就像去掉一层老化的皮肤，露出一对刚刚成熟的乳房和琥珀般的一对乳头。古九思震惊了！汪子兰赤裸上身看着他。四周分明有一派瑞光。古九思喃喃地说，他晓得这首歌怎么写了。汪子兰接过他手中的干净衣服，在他伸手便能触摸到的地方，将自己穿戴好，然后徐徐走过河滩。她没有回头，背对着他说，我喜欢你的民歌。少女汪子兰在河岸上唱起他写的一首民歌。少女汪子兰唱歌时，附近山上传来一阵狼叫。古九思坐在河滩中的大石头上，打开笔记本，写出了后来流传很广的民歌《有朵花儿不会香》。率先唱出这首民歌的少女汪子兰则成了文化站业余剧团团长。

河滩上那座大石头被田大华放炮炸成了碎片。传说田大华是靠女人发的财，发财之后除了做药材生意，还要治理河道为自己积点阴德。古九思曾专门找过田大华。田大华要他说清楚那个迷人的故事。古九思不愿说，他不想让别人晓得这些，而使一段洁净的美妙变成茶余饭后的牙慧。田大华炸了那块大石头，还埋怨古九思信不过他。

古九思晓得路，涉水过了西河，沿着一条支流往峡谷里走。一进峡口就觉得阳光轻柔很多。西河镇里凋谢了的桃花、梨花，在这儿正开得绚丽。

一辆拖拉机从身后追上来，在他前面走着的一个老头喊了一声，拖拉机没有停，老头跑了几步，猫一样跳上了挂斗。

古九思独自走着，拐了一个弯，那辆拖拉机因为熄火而停在一个陡坡上。驾驶员正冲着老头大声呵斥。老头笑笑后，跟上了古九思。老头认识古九思，他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打猎的，不爱听你写的民歌。”古九思有些发懵。老头接着说：“我同野猪豹子打了一辈子交道，性子野一些，你那些民歌我听了会失去战斗力。”老头告诉古九思，自从年轻人都去广东打工后，多年不见的狼又出现了。他买了些炸弹，准备炸这些狼日的东西。他从包里掏出一团黑糊糊的家伙说，只要包点羊油在上面，放进山里，狼一咬，就会将它的嘴巴炸碎。老头其实信心不大，他又说，好多年没和狼打交道了，不晓得老办法还管不管用。老头一张嘴学了一声狼叫。那声音比真狼叫还恐怖。老头说，在狼面前是绝不能温良恭俭让，现在的狼比以前更凶，山上的树少了，吃的东西少了，要活得好它们必须使劲想办法。古九思告诉老头，西河镇外有只母狼在找它的小狼。老头晓得这消息，他说他不打产仔的母狼。这是他年轻时在山里打猎，从来没被狼群围攻过的主要原因。谁打死了刚产仔的母狼，它的子子孙孙都会死记着谁。至于老头下的炸弹会不会炸死母狼，他狡黠地说，在炸弹旁边放一罐鲫鱼汤就行，鲫鱼汤是催奶的，母狼也晓得自己的主要责任。古九思当然撇着嘴表示不相信。

老头放声大笑起来。

那辆拖拉机又追上来，老头不顾驾驶员的呵斥，依然跳了上去。他在挂斗里大声说：“等我不能上山打猎了，我会将这个窍门告诉你，让你写进民歌里。”

随后，古九思遇上两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女孩们擦身而过后，频频扭头看他，接着就下了自行车。女孩问他去哪儿，这一段路很平，她可以骑车载他一程。古九思见两个女孩模样都有几分可爱就同意了。他要骑车载那女孩，女孩不肯，说自己这车龙头不好把握。古九思望了望公路旁的深涧便不再坚持。坐在自行车的后座，女孩不停地问他关于民歌调赛的事。女孩也想参加，她周围的人都说她唱歌比电视里的歌手强。古九思告诉她，唱民歌的原则便是不与电视里的那些歌手同流合污。女孩不相信地腾出一只手，从荷包里掏出一张纸往后递给古九思。古九思打开那张纸，上面印着的第一行字是：关于在全镇举办民间歌手选拔赛的通知。往下还有获胜歌手将有机会同活跃在荧屏上的著名歌星同场献艺等字样。古九思正吃惊，一阵风将手中的纸吹起来。他们急忙停下来，但也只能看着那张纸，飘飘荡荡地落入深涧之中。女孩说不要紧，反正上面的内容她已记住了。古九思问她从哪儿弄到这个通知的。女孩说是表姐给她的。表姐姓冯，在文化站对面的大华娱乐厅里打工，通知是别人给表姐的同屋小园的，表姐拿去复印了一份给她。

古九思明白这通知是有来头的，他只好告诉女孩，可以按通知上说的去做。

女孩高兴地又载了他一程。

离开女孩，古九思拐进一处更狭的峡口。简易的机耕路上留着两道新鲜的车辙。走了二十多分钟，忽然看见镇政府的那辆切诺基停在路旁。一棵大樟树的树阴将切诺基掩得严严实实。司机独自一人躺在后排座上睡觉。古九思将司机叫醒，聊了几句，他就问镇里搞民歌比赛的事，司机不肯直说，只是数落他是不是吃了太多的红芋所以才这样爱囫圇气，连领导的重视都置之不理。

古九思说：“我选的歌手必须能听懂我心里的声音。”

司机一下子跳到地上。“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我劝你没事夜里到西河边听听狼是怎么唱歌的。”司机几乎要指着他的鼻子了。

“我是人。”古九思固执地说。

“别以为现在做人高贵，还不如狼哩！”司机语气很轻蔑。

古九思走了几步，回头说：“你告诉汪镇长，如果真要搞什么选拔赛，他自己去搞好了。”

半空中突然有人惊恐万状地叫喊快躲开。古九思抬头后，只见陡峭的山坡上，被人惊动了一块石头正一蹦一蹦地往下窜。司机也从车里跳出来，两人站在路边盯着石头飞来的方向。石头像长了眼睛一样直奔他俩而来，在最后时刻，他们分开闪向两边。接着比二十九寸彩电还大的一块石头，呼啸着越过他们头顶，砸在路边岩厂上，发出石破天惊般的巨响，还有飞溅的火花。

汪镇长带着一群人正从山上往下走。古九思以为汪镇长会喊住自己。他继续往前走，一直走过前面的山嘴，汪镇长也没喊一声老古什么的。他在山嘴后面停了一会，彼此看不见，说话的声音却听得见。有人在向汪镇长献计，要大力宣扬西河镇出美女这个主题，来往的人一多，各方面就活了。古九思听见汪镇长在哈哈大笑。汪镇长这种笑法很豪爽，一点不像他的前任，但凡笑时总是阴阴的。心情不好的古九思，嗅到那块石头砸出火花，所产生的岩石气味。山嘴那边有人建议再回去看看，说不定柳柳已经采完桑叶回家了。汪镇长没有同意，说专门去就过分了，让群众觉得不像领导干部。

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古九思在顺着一条山溪自然修建的垅里找到那家仅有的小杂货店，买上一碗方便面，用开水冲了，三下两下扒进肚子里。问清女店主名叫方四秀后，他便问起柳柳家的情况。方四秀说：“我晓得你是古老师，今天上午汪镇长也来看过柳柳，她家里没人，汪镇长在我这儿坐了半天。”方四秀盈盈的目光格外多情。她告诉古九思，柳柳的嗓音

好，全是沾了水的光，这一条沟里，就数柳柳家的井水最清甜。所以柳柳的弟弟才能够考上中南民族学院。古九思立即问她是否听过柳柳唱歌。“一个垅里住了这么多年，哪有什么秘密。”方四秀说，“柳柳每天采了桑叶回来，总是唱着歌从我家门前经过。”

古九思说：“那我先在你家躲着听一听。”

方四秀笑弯了眉毛和眼睛，她将一张躺椅从卧室里搬到堂屋，古九思刚坐下，她又到厨房里忙开了。时间不长，方四秀便随着一股米酒香飘出来，脸上红红的略带羞涩。古九思笑着谢过了，这才埋下头将放在面前的鸡蛋米酒一口气吃得精光。再抬起头时，方四秀已重新将自己头发绾了一个髻。古九思明白自己得夸这女人几句。

“怎么一转眼你就变得更好看了？”

方四秀嘴唇一抖：“女人命是男人的，碰见的男人越好，女人也越好。”她回头往外看望了一下，随手将门关了半扇。又说了几句，古九思晓得她丈夫到武汉卖茶叶去了，儿子在镇里寄宿读高中，家里只有她一个人。方四秀说她从小做姑娘时就很迷恋古九思的民歌时，突然紧张得两手哆嗦起来。

“那我就给你唱首民歌吧！”古九思站起来说。

民歌一响，山谷就有回应。一对跑起来像小狗小猫一样的小男孩小女孩，手牵手出现在大门口。古九思没有放开嗓子，他轻轻地哼着。方四秀脸上红晕消退了，眼圈却红起来。古九思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柳柳背着满满一篓桑叶，正从山溪上的独木桥往垅里走来。

柳柳边擦汗边喘气，一点也没有唱歌的迹象。古九思走出去迎着柳柳。柳柳勉强笑了一下，又低头往前走。她背上的那只大背篓，让古九思心里重重地酸起来。柳柳径直走到家门前，掏出钥匙打开门锁。

方四秀伤心地对古九思说：“女人真的不经老！你的歌还是那么好听，我们却不行了！”

柳柳家里，充满桑叶清香。蚕架上已经白了，一层一层的大蚕如同白雪，几乎可以映照出柳柳的眸子。古九思进屋时，柳柳正将刚采回的桑叶撒在密密麻麻的大蚕上面。

古九思捉了一只大蚕放在手背上。“它要做茧了。”他说。

“还有三天。”柳柳飞快地说。

“今年春茧价钱还行吗？”古九思问。

“春茧要跌也跌不了多少，听说夏茧市场不好。”柳柳忧虑起来。

古九思在屋里看了一遍，各种摆设很简陋。“你妈呢？”

“她到山那边学习种黑木耳去了。”柳柳将那些大蚕喂了以后，又拿起剪刀将桑叶剪成丝，准备喂蚁蚕。

墙上贴着一张盖着中南民族学院印章的奖状。古九思忍不住轻叹一声。柳柳立即说：“我弟弟书读得很好，他还准备考研究生。”

古九思说：“你爸不在了，光靠你和妈妈在家里种种养养，能供他读这么多书吗？”

“当然可以。”柳柳坚定地说。

“柳柳！”古九思沉默一阵后说，“跟我去唱民歌吧，你会出类拔萃的！”

“我不行。”柳柳说，“我在村长家里试过一次卡拉OK，他家所有女人都比我唱得好。”

“唱民歌同唱卡拉OK不是一回事，唱卡拉OK只是做梦，唱民歌却是真实的。”古九思说着抓起一把剪得像头发丝的桑叶撒在蚁蚕上面。

柳柳没让他撒第二把。“生人手臭，蚁蚕会不吃叶的。”柳柳晓得自己话没说好，她吐了一下舌头，不好意思地看着古九思。“我已经听说了，镇里决定让小园到县里去参加比赛。小园是唱歌的料，我不是。真的，我不是。古老师你别为我劳神费力了。”柳柳恳切地说。

“这一带哪只鸟会唱歌我最清楚，你别推辞，如果有困难我会想办法帮你解决。”古九思说，“你不答应，我就在你家住下去。”

“那样，我妈可高兴死了，她连刘德华都不喜欢，就只喜欢你，她说你的民歌能将人的

心提起这么高。”柳柳边说边比划了一下，“我爸在世时，还为这事吃你的醋哩！”

“真有事，你就更应该听我的话了，也算是为了你妈嘛！”古九思心里高兴，觉得事情有了多半把握。

## 第十五章 清水无香（二）

5

屋里突然暗下来，太阳已越过屋后的山顶。柳柳站在一只盛满蚕粪的箩筐前笑了笑，古九思连忙上前去同她一起抬起蚕粪，放进大门外的柴棚里。柴棚里已经放了两箩筐，柳柳说这些蚕粪可以顶半包化肥。从柴棚里出来，正好听见村长喊柳柳过去拿信。柳柳兴奋得顾不上从小木桥那边绕，踩着小河中凸起的几块石头跳到对岸。柳柳边看信边往回走时，村长隔着小河同古九思大声说了几句话。村里已经接到镇里的口头通知，要挑几个会唱民歌的女孩，准备接受镇里的选拔。村长问，他老婆民歌唱得不错，就是老了点，不知能不能报名。古九思晓得他在开玩笑，就说只要他肯行贿怎么都行。村长走了很远才回头问他要不要去家里坐坐吃个便饭。古九思装着没听见，村长也没再问第二次。

村长送来的信不是柳柳的弟弟写的。写信的人是他大学的女同学，说是柳柳的弟弟为了替家里减轻负担，经常偷偷地到外面去打工，上个星期天替人往七楼上送煤气时，摔了一跤，差点让煤气罐砸断了腿。女同学的文笔很好，柳柳还没读完，便先哭了。古九思看过信后，劝柳柳别伤心着急，说不定是弟弟谈恋爱了，这女同学便是他的女朋友，爱一深，就会将对方的小毛病看成大灾难。柳柳咬着牙说，不管怎么样，下次寄钱给他，得增加三十元。

远处传来一声狼叫。垅里的狗一齐冲到小河边，对着山上狂吠。

“你该回去了。”柳柳突然说，“一会儿有辆拖拉机要回西河镇。”

“我要等你妈回来，同她谈谈。”古九思说。

“你还是走吧，没什么好谈的。”柳柳有些急了，“我说了假话，妈妈根本就不喜欢民歌。”

一辆拖拉机装着满满一挂斗松柴，小心翼翼地从小河那边驶来，轰隆隆的声音将小河边那些狗惊散了。柳柳冲着拖拉机大声叫着，让带一个人下山。拖拉机停下来，驾驶员指着左右坐着的两个人说，谁不怕死可以坐到柴堆顶上去。他认出古九思后又说自己可不愿从此一辈子挨全西河镇女人的骂。

柳柳看着拖拉机远去了，眼窝里溢出一层水。她说：“你这样会害了我妈。”

古九思一时奇怪起来。“无缘无故的怎么会哩？”他说。

“只要你一开口，我妈肯定要我跟你走。”柳柳抹了一把眼泪说，“见到我妈，你就晓得她身体有多差，如果我不帮她，她会为弟弟的学费将自己累死。”

古九思一下子沉默起来，过了一阵才说，“既然如此我就该走，民歌不是用来害人的。”

他刚走两步，又被柳柳拉住。“还有半个小时天就黑了，光着两只脚走，碰到狼了怎么办？”

古九思说：“你可以借我一辆自行车。”

柳柳说：“我的自行车钢圈被牛踩瘪了。”

古九思将柳柳的自行车搬出来放平，找了几块砖垫在前轮的钢圈两边，然后站上去。他在镇里见过修理铺的人这样矫正撞瘪的钢圈。他试着一使劲，脚下震了一下。古九思跳到地上，扶起自行车一看，果然复原了。柳柳连忙满垅里寻找气筒给车胎打气。

古九思一个人站在不大的稻场上，不时碰上方四秀投过来的目光。

天色更暗了，屋檐下的广播传出音乐声。一会儿就开始播送本镇新闻。播音员先说了一通，汪镇长本周徒步考察了镇里二十多个自然村，接下来就开始念关于举办全镇民间歌手选拔赛的通知。古九思听见自己的名字排在评委会副主任名单里。他没想到广播中说汪镇长办事果断扎实，居然印证在自己头上。他很担心，汪镇长这样关心民歌不是一件好事。

一个女人出现在小木桥上，瘦弱的身子几乎被背上那只装满桑叶的大篓子遮住了。古九

思扫了一眼，没往心里去。等到柳柳的妈妈放下簋子站在面前，惊讶地叫他时，他才回过神来。

柳柳的妈妈因为激动灰黄的脸上出现两团红晕。

“古老师你怎么来了，柳柳哩，怎么不招呼你到家里坐坐。”

“我马上就走，不坐了。”古九思眯了一下眼睛，女人眉心上的美人痣让他想起曾经在这片山里碰到的那场大雪。

方四秀凑过来说：“古老师来你家半天了。”

柳柳的妈妈继续激动地说：“古老师，过去我可是连请你来的念头都不敢有。那年过年落大雪，你带着业余剧团下来慰问军烈属，被困在对面山上，我随大家上山去救你们，都怪我们胆小，不敢主动上前接触你。本来是我们先到，却被后到的人接到上边垵里去了。”柳柳的妈妈样子很苍老了，但说起往事，眉眼间仍有一丝羞涩。

古九思说：“那场茫茫大雪几乎将我们冻僵了，大家不晓得你的名字，都说你的这颗红痣不仅是美人痣，还是佛痣。”

方四秀说：“这颗美人痣，让这一带的女人当年都快找不着敢嫁的男人。”

柳柳的妈妈一笑，堆到一起的皱纹几乎要将那颗美人痣淹没掉。

柳柳匆匆跑过来，她将气筒递给古九思，自己将妈妈拉进屋里，让她先歇一歇。柳柳回到稻场不一会，妈妈便端着一杯香茶出来，嘴里还直埋怨柳柳没规矩不懂事。古九思埋头用气筒往车胎里打气，只听见啾啾响，不见车胎胀起来。柳柳接过气筒亲自试了几下。方四秀和柳柳的妈妈一旁不停地：“坏了，别试了。”柳柳彻底失望后，她俩反倒高兴起来。方四秀主动说，她家有几间空房，古九思不走，晚上就睡她家。柳柳则不客气地数落她，上午还见她借给别人用的气筒，下午就说找不着了，是不是想收古九思的住宿费。柳柳的妈妈也劝古九思别走，她有两样东西要还给他。

到这时，古九思真的想回去了。他正要下决心步行，附近山上又传来狼叫。垵里的狗叫得更凶了。他一犹豫天色便彻底黑暗下来。柳柳的妈妈重提今晚就此住下，明天再走时，再也没有人吭声。柳柳的妈妈连忙进屋准备晚饭，方四秀也匆匆回到自己的家，剩下古九思和柳柳站在外面。柳柳的样子很像要哭。古九思劝她放心，他就是放弃这首民歌和这次民歌调赛，也决不会让她失去母亲。

柳柳到厨房里帮助妈妈做饭，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有关种黑木耳的事。古九思想着何怡在家找不着他的样子，一个人站在门口无奈地笑。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艾叶的香味，垵里养蚕的人家都在燃着陈年的艾叶，驱赶想咬大蚕的蚊虫。一辆绑着手电筒的自行车，流星一样飞快地往山下驶去。吃饭时，广播里又播了一遍镇里的通知。柳柳怕妈妈听见故意挑剔说妈妈炒菜时盐放多了，古老师体力活干得少，口味肯定清淡。柳柳的妈妈连连称是。古九思心里搁着事，不时走神一阵，饭桌上的气氛就冷淡下来。

就连柳柳的妈妈也开始走神了。好在没有酒，很快就吃完了。喝完一杯香茶，柳柳的妈妈起身到卧屋里拿出一只小布包，里面有一本烧残的乐谱和半支用过的眉笔。听说这是那年在雪地里捡到的，古九思不仅欷歔起来。那年被雪困在山上时，是他带头将乐谱点燃，烧起一堆篝火，大家才没冻僵，坚持到有人来营救。

柳柳的妈妈想说什么，忽然猛烈地咳嗽起来。柳柳上前轻轻捶着她的背，眼睛不愿看古九思。柳柳的妈妈好不容易开口，说自己不要紧，只是让冷风呛了一下。她说：“我同柳柳的爸爸一起发现这些东西，他抢先捡到乐谱，我只捡到眉笔，就这样我们好上了，第二年便生下这个女儿。”她望了柳柳一眼，“你同古老师的民歌有缘，前世就定了。你爸活着的时候能唱古老师写的所有民歌，他还吩咐过我，要将古老师以后的新歌都学了，到他坟前去唱。”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凄婉，顿了顿后才继续说，“古老师，我们很多年没听到你的新民歌了。”

古九思被感动了。“新歌倒有一些，就是总也找不到能够唱的人，所以才一直等到现在。”

他叹息着边说边看那屋梁上挂着的一串串红辣椒和萝卜干。

柳柳的妈妈不再说这些了，回过头来问当年唱民歌唱得最好的汪子兰的情况。古九思告诉她，汪子兰的情况同她差不多，有个女儿与柳柳同岁。柳柳的妈妈问汪子兰是不是仍同那个省里的歌唱家在一起生活。古九思说他们离婚了。古九思不想多说，柳柳的妈妈也没再往下问。

这时，方四秀在外面叫门。她进来后先同柳柳她们小声说了几句，然后她们三个一齐笑着让古九思到方四秀家坐坐。古九思满腹猜疑地进了方四秀家门，发现屋里聚着一大群老老少少的女人。方四秀准备了几大碗腊肉和一壶白酒。女人们的手都被桑叶染成墨绿色，她们举着酒杯一齐给古九思说，眼看大蚕要做茧了，今天她们也要轻松一下，只要古九思唱一首歌，她们就喝一杯酒。古九思推说自己的笛子摔坏了，没带来。女人们说不要紧，待会儿有笛子给他伴奏。

屋里突然静下来，昏暗的灯光下，女人们的眸子比灯芯还亮。古九思轻吸一口气，情怀一动，从丹田里涌出一支民歌来。歌声响起时，他感到周围有什么震撼了一下。

女人们很快就喝下去三杯酒，那些疲惫与沧桑过早累积的脸上，开始显出掩埋太深的异性灿烂。山里的夜晚，静得无话可说，只有民歌能够穿透它。在女人最多的角落深处，柳柳也在一杯杯不停地喝着酒。古九思看出她心里在难受，当柳柳又将空酒杯举起来重新斟满时，古九思走过去，从女人们的头顶上伸手夺过她的酒杯，一口饮干了。女人们都回头看柳柳。柳柳脸上匆忙堆起许多笑容。

“柳柳这样子，是不是在害相思，恋爱了！”一个女人说，别的女人跟着哄笑。

柳柳的妈妈说：“我是得考虑给女儿置嫁妆了。”

那女人马上接着说：“这话从做娘的嘴里说出来，没有一点幸福感。”

古九思看见柳柳眼里出现一片湿润的光泽，赶忙说：“你们请柳柳唱一首吧，我想喝杯酒。”

女人们都说好，异口同声地要柳柳唱《有朵花儿不会香》。柳柳低头不做声，她妈妈便站起来代她唱。柳柳的妈妈一开口就将古九思打动了。女人的歌声有几分粗糙，它夹在柔软而高扬的旋律中，一下一下地撞击着情怀中最迟钝的地方，引发深深的疼痛。古九思一连喝下三杯酒，还没有压住这种感觉。

正唱着，一缕奇异的声音传进屋里。

年纪大些的女人纷纷叫道：“狼笛，狼笛来了！”

古九思没听清，又问了一遍。

方四秀说：“就是传说中的狼笛，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过的。”

古九思突然记起来，很多年前自己曾听外婆说，最高的那座山上曾经有个会吹笛子的年轻人，他一吹笛子天下最美的东西便都来到面前。听故事的童年离现在太远了，古九思忘了那年轻人是怎么变成狼的，他只记得外婆说那个年轻人变成狼以后还在吹笛子，人们听了都将它叫做狼笛，并因此变得善良了。

女人们告诉他，这声音也是近半年来才有的，男人们曾摸黑上山查找过，女人们不敢去那种地方，只能相信男人们所说，是小狼在窝里练那将来让人恐惧的嗓子。女人们静下来让古九思认真听一阵，那声音真的有着笛子的韵味。

古九思情绪里出现了别的东西。他让女人们又喝了几杯酒后，女人们发觉他累了，就请他早点休息，随后一齐将他送回柳柳家。

人群在黑暗中迅速消失了。剩下三个人站在门口，狼笛一阵阵在山谷回荡着。

“我晓得古老师来家的目的，古老师不能没有新民歌。”柳柳的妈妈咳了一声后突然说，“柳柳，你明天一早就随古老师走，跟他学民歌去，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我生的孩子，我会负责到底。”说完，她一个人先进门去。

屋里只听见剪刀在沙沙响。变成丝的桑叶，飘落似云，铺陈似海。两只手在其间宛如一对比翼的白鸽，无论怎样的翻飞与滑翔，总能在高处抒情地舒展。听过大蚕与蚁蚕咀嚼桑叶的声音，只要闭上眼睛，任何时候都能看见千山万岭之上松涛的起伏，与桃花雨在深夜里动情的呢喃。毫无疑问，民歌都是这样诞生的。在古九思的记忆中，民歌是原野上的人群累着与闲着、快乐与忧伤，还有爱恨交加恩怨错乱时，清理性情与抚摸灵魂而无需神圣菩提的渡水之舟、度人之路。

所以，他对汪子兰特别地惋惜。

门缝里，柳柳她们依然在忙。她们发现一只大蚕通身透亮，昂着头要吐丝了。

生活里的女人，从门缝里看，会更加美妙。古九思迷迷糊糊想到，民歌也有点像门缝里的女人。

小狼又在山上叫起来。

狼笛，他不由自主地想。

民歌真是个好东西，他不由自主地又想。

古九思就是想不起外婆故事中被忘掉的那一部分。

何怡的嗓音突然在刚刚天亮的山里响起来。

古九思披上衣服下了床跑到外面，果然是何怡站在小河那边的机耕路上，旁边还有小园。小园踩着石头跑过来，一只脚滑进小河里被水浸湿了。小园小声告诉古九思，何怡估计他是来找柳柳，昨晚就想来，是她劝住了她。小园说，何怡好大的火气，也挺会骂人的。古九思不做声，等着何怡来到面前。何怡瞪了他一阵，见垸里的人都站在门口看热闹，便换上笑脸，说自己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美人坯子，将年过五十的古九思迷成这个样子，又像年轻时到处寻找汪子兰那样疯狂。进屋后，才发现一个人影也没有。何怡见到蚕就忍不住上去捉弄，还将一只大蚕递给小园。小园吓得脸色苍白，躲在古九思身后结结巴巴地说，她从小就怕蚕。何怡不相信如此时髦的女孩竟然会怕蚕。

何怡在屋里转了转，叹气地问古九思：“破窑出好瓦，对吗？”

古九思反问：“你这辈子的醋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吃完？”

方四秀拿着一只气筒走过来，说是无意中又找到了。虽然用不着自行车了，古九思还是将车胎的气打足。方四秀趁机同何怡搭讪几句，恭维她真是好福气。小园走到古九思旁边，抬起左腿放在门前的台阶上。正弯着腰的古九思一回头，正好看见短裙深处的粉红色内裤。他慌忙移开目光。如此一分神，多压了几下气筒，车胎叭地一声爆了。吓一跳的何怡马上吩咐他留下两元钱补车胎。她已从方四秀嘴里晓得柳柳家的情况，还说自己如果遇上这样的不幸，可没把握将孩子养大。

垸里一旁观望的人有些骚动。

柳柳的妈妈从墙角后面拐出来，顾不上同何怡打招呼，便将一张纸条交给古九思。她说早上醒来便发现女儿的房里是空的，采桑叶的篓子也不见了，便出门去追，追了四五里路也没见人影。柳柳在纸条上写道：妈，我不跟古老师走，我要跟着你，在家里养蚕。柳柳的妈妈再三许诺，她一定会让柳柳到文化站去报到。

古九思趁大家都没注意，在蚕架上放了五十元钱。

何怡租了一辆三轮车来接古九思，返回时，还捎了两个到西河镇买衣服的女孩。一路上何怡不停地向她们介绍自己店里的服装。小园也插嘴说何怡店里的衣服样式最好，她总在何怡店里买衣服。女孩们羞羞地看着小园两条白嫩的大腿。小园还大方地告诉何怡，待会儿她去找田大华，让他将那笔服装款按照汪镇长批示的，如数付给何怡。

何怡对此话将信将疑。



三轮车在镇内停下后，小园冲着古九思嫣然一笑，一个人先走了。何怡这才一本正经地让古九思小心点，这个小园是头母狼，会主动咬人的。她说她到柳柳家去找他，并不是吊他的眼线，而是今天晚上她要去汉正街进货，怕他今天还不回，才去给个信。

古九思说：“上次进货离现在才几天时间？”

何怡说：“不是要搞歌手比赛吗，到时候那些女孩子肯定需要一些好看的裙子。”

古九思说：“我没同意，搞什么比赛。”

何怡说：“汪镇长手段太多，你根本没办法对付他，他会用牙和爪子，你光有民歌顶不了用。”

古九思重重地哼了一声，转身打开文化站大门。他不在时，有人从门缝里塞进两份镇里的红头文件。古九思从地上拾起它们，第一份他只扫了一眼便扔到一边，第二份则看了好久。文件上面说得很清楚，镇里真的要搞业余歌手选拔赛，还冠以大华杯。

先前那只小狼的气味很浓地留在办公室里。他将文件翻过来，铺在桌上，提起毛笔重重叠叠地写上许多个狼字。古九思记起多年前的情景，那时他正苦心临摹颜真卿的字帖。有一天，汪子兰站在他的身后，透过肩头看他练字，一股股鼻息从脖子上流过。汪子兰贴着他的耳朵说，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跟着别人学写虎字，写狼字就不行吗？古九思喜欢这个建议。随后汪子兰对他说，她可能要结婚，可能在武汉度蜜月，可能无法参加县里的汇演，可能麻烦他另找一个人唱《有朵花儿不会香》。事隔多年，古九思还记得汪子兰一口气说出的四个可能。古九思当时没有回头，如果一回头，他的脸就会碰上汪子兰。汪子兰气极地问他为何不说话。他确实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饱饱地蘸了一笔墨，在纸上写出极沉重的一个狼字。汪子兰咬着嘴唇对他说，你写的哪像狼，是只没长角的羊。古九思很想告诉她，何怡已经怀孕了，他终究什么也没说，而是使出自己的全部精气神，重新写了一个狼字后，额头上竟有一层细细密密的汗珠渗出来。汪子兰转身离去时恨恨地预言，古九思将来要为今天的不语而后悔。第二天，汪子兰就随那个从省里下来搞音乐辅导的歌唱家去了武汉。当古九思真的有些后悔，再也无人能唱出自己心中的境界时，柳柳出现了。

古九思收起笔，将文件叠起来，扔进抽屉里。随后出门找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到县文化局，给柳柳报上名。在文化站一带游荡的女孩们，纷纷大胆地朝他扮着笑脸，甚至还起劲地议论着比赛那天穿什么样的衣服，化什么样的妆。

一阵难以忍受的饥饿感猛地冒出来。古九思往家里走时，看到大华娱乐厅门前贴着一张老大的白纸，上面写着，参加比赛的歌手请上二楼报名。见四周无人，古九思往那白纸上唾了一口。到家后，他自己做了一碗面条，只吃了两口，便心烦意乱地一撂筷子，在屋里乱转起来。忽然间，他在柴堆里发现那支摔坏了的笛子，顿时心生怒火，锁上门气冲冲往外走。一来一去之间，大华娱乐厅门前出现一幅很大的宣传画，上面画的女孩很像小园，只是胸脯和大腿没有那么露，眼神的火辣劲与妩媚也略微淡一些。画上的女孩神气地说着一句话：民歌谁都会唱！与之对应的那条过街横幅上写着：大华祝你唱出西河响遍神州。

还没见到何怡，古九思握着笛子的手就先抖起来。

何怡正在帮那两个一起坐三轮车来的女孩比试衣服。古九思将笛子一伸，老远指着她，乌着脸说：“你——太不像话了！”他说这话的动机，基本上相当于别人在骂千刀万剐之类的话。

何怡一见笛子，连忙上前按下古九思的手小声说：“这女孩也打算参加歌手比赛，你这样会破坏自己的形象。”

古九思也只有这句狠话。过街时，他看见均速驶过的越野车里，汪镇长正仰在副驾驶的座位上睡觉，伸出车窗外的手背上尽是红红绿绿。

笛子上的裂缝像是长古九思的心里，他从抽屉里翻出一根铜丝，用钳子夹着往笛子上箍了几道。感觉箍好之后，他将笛子送到唇边，试着吹了一句，一种奇异的音乐声在他心头

猛烈地撞了一下。古九思又试了一下，音准没问题，就是音色太陌生了。愣了好久，他才叹出一口气。

所谓文化早就被当地的各种人看得轻淡了。西河镇文化站只养古九思一个人，这还是县里决定的。古九思是全县十大文化名人中挂头牌的，他的工资由县里出，历届镇政府都不大管他。古九思决定今天哪儿都不去，就在文化站候着，看镇里谁来同他谈歌手比赛的事。十点钟过后，终于有人进来了。古九思没有回头，继续全神贯注地听着录音机里播放的民歌。

那人走到对面，他才晓得是田大华。

田大华说：“我不是你的领导，不用主动联系群众。是小园找我没找着，我来找她，我以为她在你这儿，就顺便过来看看。”

古九思说：“当然，你有钱，你就是老大。”

田大华伸手将古九思桌上的录音机关了，他要古九思别真的以为自己是贵族，在俗人面前摆谱装清高。其实汪镇长比他更有文化。汪镇长昨天半夜散会后，还赶着给民歌比赛画了一幅宣传画，没有哪个人不叫好。田大华还转述了汪镇长边画画，边同别人聊天时说的话：一棵树长在那里，有人用它，它就是栋梁，没人用它，就同狗尾巴草一个样。

古九思要田大华转告汪镇长，树长的是直骨，狗尾巴草长的是媚骨。

这时，有人在外面喊古九思接电话。古九思跑到公用电话亭，文化局的人在电话里告诉古九思，他给柳柳报名后不久，田大华也打来电话，强调古九思个人决定的参赛人选不能算数，应当用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确定优胜人选。文化局的人又说，关局长相信自己的文化干部，原则上还是以古九思上报的人员为准，不过，希望古九思协调好当地的各种关系。

放下电话，古九思往回走时，看见小园正在街边同田大华说话。在他俩身后，汪镇长画的广告画前，聚集着不少女孩。

古九思打定主意要将那幅计划生育宣传画修改成民间歌手的形象，而且用柳柳作模特儿。古九思很快就将美术广告牌重新刷为白色，但他发现所存颜料连三原色都找不齐。他不甘心，仍在大小柜子里寻找。正在着急，小园走进来，怀里抱着的啤酒箱里满满的全是各色颜料。古九思当然明白小园没有神机妙算的本领，一定是趁自己不注意时来过一趟。

小园还带来好消息，何怡已到大华娱乐厅兑现了镇政府欠下的那笔服装款。

小园挺着一对高高的乳房，将手伸到古九思胸前。古九思正要后退，她已从自己的心窝处拈起一根头发。小园说：“古老师一点不像五十岁，头发还这么黑，简直像刚做过焗油。你看我这里，都长白发了。”小园将头抵近古九思的胸口。古九思还没看就声说：“没有没有，就算有也是少年白。”小园不罢休，要他动手扒开头发往里看。古九思只好用两个指头小心地拨开一撮头发，然后告诉小园确实没有。

“你长得同我女儿一般高，她在黄州工作。”古九思说出这话后，心里才又重新踏实起来。

小园会心地一笑。“我不想报名参赛，他们对你太不尊重。”小园忽然说，“田大华离开卡拉OK什么都唱不好，还当了秘书长，真是笑话。田大华还向汪镇长建议，你在这方面威信太高，必须先挫伤你的锐气。”

“你还是报名吧，别同我扯在一起。”古九思随口说。

小园马上说：“你叫我报名，要是有什么传言，可别生我的气。田大华那张臭嘴什么话都能说出来。”她下意识地抹自己的嘴唇，“这两天他老说，这场比赛是专门为我做的笼子，连古老师你都要成为托儿。”

“别以为我好摆布。”古九思说，“你放心。”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田大华，他的眼光里有两只让人讨厌的苍蝇，还有那两排大黄牙。”小园临走时说。

小园离开文化站是因为文化局又有电话打来。还是先前那个人，他说袁副书记给关局长

打了招呼，关局长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请古九思主动配合汪镇长他们，将选拔赛办出特色办出影响来。因为小园事先透露了这边的内情，古九思才不至于发脾气。

放下电话他就到对面的服装店里待了一会。何怡很高兴，田大华真的将镇里欠的钱付给了她。古九思冷不防告诉何怡，今晚亲自陪她一起去汉正街进货。何怡惊讶地看着门外的天空，是不是出现两个太阳。

## 8

开往汉正街的长途客车一进到武汉市区，那些睡死的人一下子全都醒来。同何怡一样，车上的人多数是来进货的。路过付家坡时，何怡叫古九思先下车，等天亮后找个卖乐器的商店买支笛子，算她为那破笛子的事赔的不是。古九思觉得很对，正要下车，四周的人都说天没亮他一个人下车不安全，城里两条腿的狼比西河边上四条腿的狼还凶。况且江北汉口有几家大商场，什么都可以买到。古九思最终还是随车到了汉口。他陪何怡在朦胧晨光中细心地选货，很快就到了八点半钟。何怡催他去买笛子，还多给了一些钱，要他别急着随车回家，买好笛子后可以去找那个也是专门研究民歌的马先生聊聊，高兴的话就在武汉住上两个晚上，不必回去受那帮小人的气。古九思嘴里说何怡说得有理，心里却想趁机到中南民族学院去看看柳柳的弟弟。古九思还想省点钱，接济柳柳的弟弟，所以他没有搭车，顺着马路快步往前走。

马路边的一家家电商店门口，几个男人正在卸货。古九思觉得旁边那个正用手机说话的男有些眼熟，仔细一看，正是那个曾娶了汪子兰的歌唱家。接着他又认出其中还有小娜的男朋友。古九思的突然出现，让小娜的男朋友格外慌张。歌唱家倒很镇静地迎上来，并且用身体挡住了古九思的视线。寒暄中古九思还是看清了，正在处理的那些货是一整套家用电器。歌唱家告诉古九思，他已经不唱歌了，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这家商店，所以才有实力送家电给小娜，作为结婚礼物。小娜的男朋友一晃就不见了。歌唱家还叫古九思千万别搞什么民歌，那东西害人又害己，他现在才算大彻大悟。古九思不愿同他说下去，走了几步，头也不回地说那歌唱家，本来就不是这条道上的人。

汉口街上到处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古九思情不自禁地想起前几天镇里发生的那起盗窃案。

走过一对青铜雕塑的武士像，古九思发现要找的商场就在眼前，心里非常高兴。他问了问门口站着的保安，然后跟着人群径直上了五楼，很快就找到卖乐器的地方。货架上只摆着三支笛子。他取出一支吹了一声音阶，正要吹第二声，售货员小姐走过来用一种特别的眼神看着他。除了那个正在弹钢琴的老太太，周围人的目光都很古怪。古九思顾不上这些，他又试了试笛音，然后就开始吹奏。吹着吹着，便觉得不对，他换了一支笛子还是不对。他将三支笛子轮着试了两遍也没有找到乐感。

“笛子是天籁之音！”古九思正在发呆，弹钢琴的老太太突然说：“它的共鸣箱是山川原野，是纯洁自然。我在这里当钢琴师有三年了，你是第二个试这笛子的人。商场这么混杂，一管竹笛简直如飞花入海。那边有个洗手间，你去那里面试试，效果会好一些。”

古九思拿上三支笛子进了卫生间，他依然找不到感觉，但比先前好些。洗手间的门被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推开，一首民歌扑面而来。

弹钢琴的老太太十指在琴键上忧伤地舞动着，她闭着双眼，轻声唱着：“凤鸣山隐蔷薇金花银翠，梧桐树挂蝴蝶彩凤紫回，东厢琴弹苏月紫玉一对，西厢月照檐前雁北南飞。”老太太忘情地弹唱，两行眼泪从紧闭的眼睛中汨汨流出。

古九思惊讶地上去问：“你怎么会唱这首民歌？”

售货员小姐一旁用面巾纸揩去老太太脸上的泪水。老太太说：“我一听笛声就晓得你是谁！老马死前常提到你！常给我唱你写的民歌！在你之前只有老马碰过这些笛子！”

“过年时马先生还给我写过信，怎么这么快就去了？”古九思说。

“是我害的。三月三那天，有一帮人上家里来同老马辩论民歌的问题，本来我一向是老马的支持者，但那天我也说老马太固执了，结果，他当场发了脑溢血，怎么想办法也救不过来！”老太太的泪水更多了，“老马一直在说，你能写出让那些人闭上嘴、自己吞自己舌头的民歌！”

老太太怎么也说不下去了，泪珠和手指同时落在琴键上。

售货员小姐连忙将古九思拉到一边让他快走，说老太太这样伤心下去，泪水损坏钢琴，她赔不起。

古九思在商场外的青铜雕像下站了好久，还是不放心。他回到五楼时，听到钢琴声失去节奏，也没了旋律。走过去才看清，一对年轻夫妇正逗着一个小女孩，让其在琴键上乱弹。老太太退在一边端详着，面容很慈祥，目光却是忧郁的。

古九思晓得自己多虑了。他悄悄地再次离开，穿过马路到对面的车站等待开往武昌的公共汽车时，碰到一个面色忧郁的男孩胸前挂着学生证，手里举着一只写有“家教”二字的牌子，在人群后面毫无表情地站着。古九思费了不少周折才地找到中南民族学院，又问了许多学生，才得到准信：柳柳的弟弟上街找家教去了。此话让他马上想到那个神情忧郁的男孩。他心里很难过，不愿在这座城市里多待，留下一百元钱后，便搭车到了黄州，这时候他特别想看看女儿。

## 9

心事重重的古九思回到西河镇，还没同何怡打声招呼，就先开了文化站大门。没有人往门缝里塞文件，地上只有几根被风吹进来的杂草。他草草抹了抹桌椅上的灰尘，刚坐下，何怡就拎着一瓶开水走进来，问他这几天干吗住到女儿那里，不是说好去马先生家吗！古九思说，不是他去得巧，女儿这回要出大事。何怡先吓了一跳，她弄清是古九思所说出大事，是女儿的男朋友从宜昌到黄州，两人拉开架子准备同居，刚好古九思赶到了，硬拉着他住到宾馆里。没说清楚时何怡吓得不轻，等到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何怡又轻松地笑起来，说古九思这一生只有女儿和民歌最宝贵，由不得外人来插手。何怡要古九思放心，只要女儿觉得幸福就行。她还说：“我们不也是结婚才五个月就生了她。”何怡脸上露出遐想幸福的模样。

何怡打开古九思的提包，见没有笛子，正要问，小娜走进来，后面还跟着柳柳和她妈妈。古九思一边让座一边问她们怎么约得这样齐。小娜说是在路上碰到的，去年在镇里卖蚕茧时她和柳柳就认识了。何怡是昨天认识柳柳的，她告诉古九思，柳柳昨天下午就同妈妈一道来过，还上她店里去问文化站为什么锁了门。

见小娜不说话了，柳柳的妈妈就开口说：“从今天起，这个女儿就交给你管教，你尽管放心，柳柳再不会像那天早晨那样躲着你了。”

古九思没张嘴，何怡抢先说：“回头就住我家里，就当又有了个女儿。”

柳柳的妈妈连忙谢过。柳柳没有说谢谢，她说：“古老师，我要是让你失望怎么办？”

“这没事，但你不能让妈妈失望，等将新歌学会了，你要先回去唱给你爸爸听。”古九思说。

柳柳顿时不做声了。

古九思见小娜一直闷闷不乐不说话，就转向她说：“我在汉口碰见你的男朋友了，他正同你爸一起从车上卸货，你爸说，他要送一整套家电给你作结婚礼。”

何怡夸张地惊叫一声。小娜反而更不高兴了。

何怡说：“是不是不喜欢你爸，怪他不该将你们甩在农村受苦？”

“我妈是被民歌害的。”小娜转向古九思说，“这种年纪了，还老爱唱一根竹子节节高，割管笛子割管箫，有朝一日哥回了，哥吹笛子妹吹箫。”小娜最后学唱一句，自己忍不住笑起来。

柳柳的妈妈说：“这种年纪还能唱歌，心里有幸福哩！”

小娜说：“还幸福简直是个怨妇，一个人时还学古装戏里的架势。”说着她做了一个兰花指。

大家还没笑完，小园一头闯进来，冲着小娜说：“你是柳柳吧？怎么见到我就不唱了，我是慕名而来。”

小娜面无表情地说：“柳柳是她。”

小园扭头盯着柳柳，好一阵才说：“太可惜了，我若是个男孩，从现在起就追你。”

柳柳脸色绯红，她说：“不可惜，你可以去追男孩子。”

何怡望着小园时有一种感激之情。古九思趁机多看了小娜一眼，他清楚小娜是来买嫁衣的。他觉得应该趁现在说一说马先生同他夫人的事。这样能稳住何怡的心情，不让她有空去猜疑小娜。他从买笛子的过程说起，当说到马先生的遗孀、那个弹钢琴的老太太，如何边弹琴边唱民歌边流眼泪时，他自己的嗓子先沙哑起来。屋里的五个女人都有些伤情。古九思顺手拿起那支捆绑过的笛子吹起来。笛子一响柳柳的妈妈忍不住唱了一句：“凤鸣山隐蔷薇金花银翠，”她嗓音又苍老了一些，正唱不下去时，柳柳一旁小声接唱：“梧桐树挂蝴蝶彩凤萦回。”柳柳唱一句后脸又红起来，不再唱了。但经不住屋里别的女人劝说，加上古九思的笛音老在她唱过的那一句上重复等待，她放开嗓子将后面几句歌词唱完。柳柳的歌声既纯又亮还情深如水，大家一齐鼓起掌来，刚刚还在伤情的女人们像是得到一些安慰。

柳柳趁大家不注意，轻轻扯了一下妈妈的袖子。

柳柳的妈妈站起来说：“河堤上有一树好桑叶，柳柳要去采了让我背回去喂蚕。”

何怡轻叹了一声。他们将柳柳和她妈妈送到门口，柳柳的妈妈对大家说：“我这女儿孝顺过头了，她坚持要每天下午从家里出来，晚上住在这儿练民歌，第二天早上又回去，吃过午饭再来这里。来来回回地跑，顺路采些桑叶。我不答应这些条件她就不来。”柳柳的妈妈从门后背起来时一路采的半篓桑叶。桑叶不重，大家的心情却沉重起来。

何怡说：“你们两家都缺根顶梁柱，做女儿的苦过了还有盼头，做娘的怎么办哩？”

“女人靠自己，日子还过得踏实一些。”小娜和柳柳还没开口，小园抢着说，“我其实比你们都苦，我是舅妈带大的，爸妈和舅舅都死了。”

何怡说：“女人在一起总爱说伤心的事，不说了，都做事去。”

女人们一走，文化站静得像古庙。古九思一个人试了试那笛子，忽然发觉破笛子的风格有可能被自己接受。

黄昏时，柳柳还没回。

古九思让何怡先回去准备饭菜，他来守店，同时等着柳柳。何怡刚走，小娜就来了。小娜很快就挑出六套衣服，从六套里选三套却费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舍弃了两套，余下四套小娜都想要。古九思问清小娜只带三百五十元钱后，让她付三百二十元，将四套衣服全拿走。古九思问小娜，男朋友上门做女婿是不是自愿的。小娜一边点头一边说谢谢。

一辆拖拉机驶过来，小娜连忙抱上衣服跳进挂斗。

小娜走后，古九思就将何怡给他在武汉花的钱，同小娜付的三百二十元放在一起。

柳柳还没来。古九思站在街边，发现灯光照不到的树下似乎有个人影。他走过去一看正是柳柳，她正低头啃着一只馒头。古九思一开口，柳柳吓了一跳。古九思让柳柳帮忙将货物搬到一只板车上，拖着往家里走。半路上又碰到小娜。小娜从迎面开来的拖拉机上跳下来，将古九思叫到一边说，妈妈要她回来叮嘱古九思，别将在汉口碰到她男朋友的事告诉别人。古九思马上意识到汪子兰到了镇里，追问几次小娜才说实话，汪子兰正在镇外等她。古九思跟随小娜追过去，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影站在那里。古九思叫了声子兰，那人影一闪身就不见了。

小娜说：“真想见我妈，你只有到时参加我的婚礼。”

古九思没有将扫兴带回家。

正在厨房忙碌的何怡出来接着他们。古九思先说，卖了四套衣服，还将一把钱塞进何怡的口袋。接下来她又将柳柳躲在树下啃冷馒头的事对何怡说了。何怡心疼地捧着柳柳的脸，要她做自己的干女儿，这个家也是她的家，不许她见外。吃饭时古九思喝了二两酒。平时他只喝一两酒，何怡没有注意这个变化，以为他是在为柳柳的到来高兴，夜里，古九思的笛子响了很晚，他让柳柳跟着笛子唱从前汪子兰唱的民歌。

柳柳在里屋练歌时，田大华带着小园来看过。古九思没有出来接待。田大华对何怡说，柳柳这种水平，根本不是小园的对手。小园不让田大华这么说，她要何怡同古九思说说，让她跟柳柳一道学习。何怡应下来，要小园明天听回话。

何怡送走小园他们，又将门口那群嬉闹的小孩轰走。刚将大门掩上，外面又有人叫门。何怡将门打开，几个嬉皮笑脸的男人要进屋看看古九思二十年才选中的大美人。何怡唾了一口，让他们回去看自己老婆的臭脚。再次关上门后，她将古九思交来的钱点了两遍，越点越不对头。何怡皱着眉头在屋里不停地进进出出，有时问天气闷不闷，有时问唱得累不累，要不要喝口水，还问他们唱到什么时候休息。

古九思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严肃地请何怡不要再骚扰了。

到了半夜，古九思不得不让柳柳休息。柳柳刚进房里洗澡，何怡就上来问古九思是不是还有钱没交出来。古九思说全交了。古九思越是理直气壮，何怡越是痛心疾首，这四套衣服进价就花了八百，五百元出手岂不是血本无归。她追问谁是买主。古九思又像上次卖大衣一样，说是一个安徽人。何怡冷笑着申明，因为这些衣服是年轻女孩穿的，所以她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何怡真的出门去了。古九思站在门口，听得见何怡在远处的叫门声。柳柳洗完澡出来，问何怡是不是对她有意见。古九思叫她别多心，先去睡觉。柳柳房里的灯刚刚熄灭，何怡就回来了。一见她那样子，古九思就晓得用不着再瞒了，便说：“我是将衣服便宜卖给小娜了。小娜要结婚，不能没有嫁妆，你就当是那天夜里让贼偷了不行吗？或者就当送了三百元大礼也行。”何怡不做声，胸脯在一起一伏地动着。古九思又说：“你别以为是我在送人情，你也有份，为什么你店里生意总比别人好，这里面也有我的因素。”何怡胸脯起伏更剧烈了。古九思继续说：“不管你怎么想，也不管你想不想得通，汪子兰家的事我不能不管，她是为民歌作过贡献的。”突然间，何怡一伸脖子，吐出一口鲜血来。古九思慌了，上前欲扶住何怡，被横空来的一巴掌扫开。情急之中，古九思连声叫柳柳快来。柳柳一出现，何怡就自己站起来，要去医院。这时候古九思才发现，柳柳只是上身披了件衬衣，灯光下的两条腿，几乎就是用美玉精心雕塑的。柳柳进屋穿衣服时，古九思在门外将板车准备好了。他们将何怡扶上板车躺好，小跑着去镇医院。

正在值班室里打瞌睡的医生见到他们时很高兴。他们用手电筒照了照何怡的嘴，认定不会有毛病。何怡在另一间只让女人进去的屋子里作进一步检查。剩下的男医生问清柳柳就是古九思选的歌手后，连声赞叹道，这么美的女孩往台上一站，不唱歌也有人掏钱买票。古九思对这话很不满，又不好对医生生气，只能说：“你这是外科医生的眼光。”

柳柳走进来，说那边的医生要古九思唱首民歌献给何怡。古九思没有注意到柳柳的眼神，真的唱了起来：“兰草花儿不会开，生在青山陡壁岩，十七八的哥哥把花采——”这时，门口进来一个女护士，她说：“古老师，你上当了，我们要听柳柳唱歌。”柳柳狡黠地冲着古九思笑一笑，然后接着唱：“脚踏石板手扒岩，叫声姐，我心爱，伸手儿来牵手儿来，带我一路花台。”柳柳唱完后又去了另一间屋子。男医生说，好听是好听，可就是少了一点往心里钻的力量。

医生诊断结果是，何怡嘴里一只血泡破了。还有一项诊断结果，医生笑咪咪地要古九思自己去问何怡。

回家后，古九思搂着何怡说了许多软话。慢慢地何怡身上又变得柔软了，这时她才告诉

古九思自己怀孕了。古九思差一点从床上跳起来，想不到何怡已经闭经了还能怀孕。他兴奋一阵，才明白得将这小生命做掉。两人商量一阵，自然又提起衣服的事，古九思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何怡要他别保证，只是得事先同她商量，她心里也明白古九思这样做也是为了民歌，而不是别的。

何怡在被窝里捏紧古九思的手，她说：“柳柳穿得很少时，我都被迷住了。”

古九思说：“女孩太好了，真爱她的男人反而舍不得去碰，结果总是吃那些胆大妄为的家伙的亏。我们得防着点，不让柳柳走了汪子兰的老路。”

“看看你，我怎么能不吃醋哩！”何怡这样说反而让古九思更兴奋，他在被窝里放肆起来。何怡将他推开说，“你的民歌若是加点现在这样的野劲，会更好听。”

古九思气呼呼地告诉她：“民歌不是学狼叫。”

后半夜，一只狼闯进镇里，弄得全镇的人都醒了。古九思和何怡也起来站在门口，同大家一道吆喝。再睡时，就睡过头了。柳柳将屋里扫得干干净净后掩上门回家去了，他们都不晓得。古九思是何怡弄醒的，何怡在枕边要求古九思，让小园同柳柳一起学民歌，她还认为小园的唱法有可能比柳柳更受欢迎。古九思告诉她，他是不会让狼学了羊叫后到处迷惑人。

这天早上，古九思突然决定将那无名民歌取名为《狼》。

## 第十六章 清水无香（三）

10

民歌选拔赛的头天晚上，一只母狼在西河镇外叫个不停。古九思想听狼笛，等了一夜，还是没有听见。

古九思不让柳柳参加选拔赛。柳柳早起后依然采着桑叶回家去。柳柳临走时问古九思，如果她妈妈来镇里看比赛，她该怎么办。古九思果断地说，叫她别来，这种鱼目混珠的比赛会倒了她的民歌胃口。柳柳走后，何怡也要走，她预料到今天的服装生意会很红火，赶早去开店门，让古九思做些吃的，给她送去。古九思不打算去上班，他要何怡碰见有人问起时就说他不舒服。

一个人时，古九思吹了一会儿笛子，他有些习惯这种不正常的音乐声。

窗外有两个人在说话。男人说：“昨晚狼叫得真凶。”

女人说：“你没听汪镇长说，他发了话让谁走，就是石头也会长出腿来，镇里有文件规定今天搞民歌比赛，那些狼是在带头响应汪镇长的号召。”

男人说：“干部们私下说，这是汪镇长在选美，前几名将被安排在镇里做事。”

女人说：“我听说内部早定了，第一名是大华娱乐厅的小园。”

男人说：“其实你也可以拿第一名，只要你愿意上汪镇长的床。”

女人说：“这么好的机会，还是留给你老婆吧。”

男人不知做了个什么动作，女人先是尖叫一声，接着又哧哧地笑个不停。古九思放下笛子冲着窗外喊：“你们也是狼吗？”一阵脚步声响过后，窗外没有动静了。

太静了古九思又不踏实，他在厨房里做早饭，耳朵总在留神外面。

又有一个男人说：“哟，干你们这行的真辛苦，这么早就开始上门服务。”

小园的声音响起来：“你说话不看对象，小心舌头上长疮。”

小园的脚步声径直进屋来。古九思以为她又是穿的短裙，心里先慌起来。小园出现在厨房门口时，却是一袭拖地长裙。古九思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小园说：“我来给何阿姨拿点吃的。”

古九思说：“不用麻烦，我会给她送去。”

“你不是不舒服吗？”小园说，“这时候露面别人会说你在装病。”

“我本来就是装病，怕什么。”古九思说。

小园走到灶后，双手撩起长裙，伸出长长的双腿，坐到小板凳上。灶膛里射出的火光映在她的肌肤上，闪烁着一片片难以抗拒的光芒。小园说：“你真的不去当评委？”古九思将一只鸡蛋磕开放进油锅，屋里滋滋地响成一片。“你不去也好，我晓得他们不尊重你，你不去可以出出他们的洋相，他们选的那几个评委除了说我线条好、眼神美和嘴唇性感以外，对民歌一窍不通。不过，报名的女孩中，好多人都打算唱你写的民歌。”小园用火钳夹了一撮松针放进灶膛里。“你说过，好民歌里可以听见泉水响，可以闻到兰花香。这一阵我便常到山里去找灵感。昨天中午，我正在后山练嗓子，一只小狼突然跑到我面前，像观众一样趴在那儿摇头摆尾地听。开始我还以为是谁家的小狗，后来，我认出正是上次你放跑的那只小狼，我怕附近有大狼，吓得屁滚尿流地往回跑。”小园脸上满是后怕。

古九思将油锅里的鸡蛋捞起来。他说：“你又不是从月亮上来的，没见过泉水与兰花，关键是你边唱边用心去想象和体会，泉水的响声是怎么流动，兰花的芬芳是如何飘荡。”

小园从灶后跳出来，连说了几句自己茅塞顿开了。

小园端上何怡的早点走后，古九思才开始发愣，说不教小园，怎么还是教起她了？



早饭后不久，镇里开始热闹起来。从大华娱乐厅里牵出来的高音喇叭反复在叫，请各位评委马上到大华娱乐厅里开筹备会。高音喇叭里响过一阵流行音乐后，又叫了起来：“文化站古站长请立即来大华娱乐厅，汪镇长已派人找你好久了，你在哪里？”高音喇叭叫个不停，古九思越听越烦，他明白这是他们在利用舆论演逼宫戏让自己就范。

外面有人敲门，他猜测是田大华等人来催，完全没料到是派出所的老江。

老江进屋来坐在那儿半天不说话，只管用眼睛盯着古九思。时间一长古九思心里就毛了。他说：“你这样看人太不礼貌！”老江一点也不管他的反应，继续盯着他，并且慢慢地露出一丝丝胸有成竹的微笑，偶尔伸手在腰间摸一摸，隐隐约约地显出半截手铐来。古九思给他泡了杯野茶，他津津有味喝过后还是那个样子。古九思实在忍不住了：“我晓得你来是为了家电商店被盜案，我晓得小娜的爸爸要送一套家电给她作结婚礼物。”他气急败坏地说了些语无伦次的话。老江马上追问：“是什么品牌的？”古九思隐约记得小娜的男朋友从车上往下卸的彩电是长虹牌的。

见老江还要问，古九思站起来说：“我得去民歌比赛现场了，我是评委会副主任。”高音喇叭里又在叫着古九思的名字。古九思进一步说：“你若不走，就留下替我看门。”

老江不紧不慢地背着手往外走，冷不防说了句：“你教女孩们唱的那些民歌，是在麻痹她们，削弱她们的免疫力，最终给我这些当警察的添麻烦。”

老江一直跟着古九思。古九思没办法，只好真的走进大华娱乐厅。正在前排往门口扭头探望的汪镇长带头站起来朝他鼓掌，并大声说：“我怕你失踪，正准备叫派出所的老江去查找哩！”大华娱乐厅里的歌手与观众看着汪镇长热情地将古九思扶到前排正中间的座位上坐下。这时，门外汽车喇叭响了两下。汪镇长连忙丢下古九思快步走到门口。一会儿他便领着关局长进来了。关局长伸手同古九思软软地握了握，并小声告诉古九思，袁副书记也来了，田大华正陪着他在后台看望参加比赛的歌手。关局长还说古九思同镇里配合得这样好，他的担心就成了多余，在路上袁副书记还在强调，既然是县里的文化名人，就应该顾全县里的文化事业大局。

这时，田大华匆匆走过来说：“小园不见了！”汪镇长毫无表情地让他赶快去找。

田大华则挥手示意古九思身边的几位评委，那些评委立即往门口跑去。

古九思正不知是怎么回事，身后有人叫了声古老师。他回头一看，是柳柳的妈妈。柳柳的妈妈身边，还有方四秀等几个女邻居。古九思慌乱起来，他不晓得柳柳是否也来了。

评委们一个接一个地转回来。李副书记从后台传话出来，早点开演，他还要回县里去开常委会。汪镇长脸上的颜色有些难看。

锣鼓一响，一个女孩有些慌乱地走出来。她刚开口就跑调了，惹得台下的人哄堂大笑。女孩一撇嘴，突然有了胆量，大声说：“刚才唱的不算，我重唱。”女孩不管侧幕旁的田大华如何做手势，坚决地从头唱起来。古九思忽然记起来，这女孩是小冯的表妹，那次去找柳柳，半路上碰见过她。女孩唱完后，该评委亮分。古九思想了想后，亮出了八分。随后的几个女孩，大致也是这种水平。她们唱得都还不错，或多或少总有点汪子兰的味道。

古九思是一号评委，主持人每次总是先请他亮分。几轮下来，他便感到有点不对劲，特别是最后面的五号评委、广播站的谈站长，只要古九思亮出的分数比较高，他马上会相应少给些分数。

他正在想这个问题，四周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古九思抬头一看，台上站着的竟是柳柳。柳柳眼睛微微向上看，她唱的是汪子兰曾经在县里唱过并获得特等奖的那首《有朵花儿不会香》。一句唱完，台下响起一片喝彩声。唱到第二句，一双胖手从侧幕里伸出拍了几下。汪镇长见了赶紧跟着鼓掌。柳柳唱完后，古九思毫不犹豫地亮出了九点九分。谈站长犹豫了一下，不好意思地亮出了七点一分。后面立即有人叫起来，“五号评委是不是心理变态！”

十几轮过后，古九思心里明白了，那四个评委已串通一气，控制每个参赛选手的总得分。

他对身旁的一个评委说：“你们是不是没想到我会来？”那个评委懂了古九思的弦外之音，尴尬地不晓得说什么好。

汪镇长有些坐不住了，他东张西望看了几次，椅子在他屁股下面吱吱作响。

又一个女孩忸怩走上台来，还没站定便开口说：“我要将这首歌献给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在座的古老师，我家里人都说，如果没有古老师，我妈就生不下来我。”台下的人又哄笑起来。女孩继续说：“我妈生我时都没力气了。医生叫她用力，她突然大声吼了一句古老师写的民歌，结果像打喷嚏一样将我打出来了。”女孩说完，竟跳下台，将手中的一束野花塞给古九思。古九思听见柳柳的妈妈和方四秀她们在人群中肆无忌惮地放声笑着。

剩下的歌手越来越少。快十二点时，小园的身影在窗口一闪，接着田大华从幕后走到台前，对着麦克风大声表扬参加比赛的歌手小园，说她刚才遇到一个女人突然小产出血，为了送对方上医院就诊，几乎错过了参加比赛的时间。侧幕旁那双胖手又带头鼓起掌来。

小园唱民歌时，古九思看见她的长裙上有两块血迹。小园唱的民歌是柳柳刚唱过的。除了不喜欢她唱歌的风格外，古九思不得不暗暗承认小园有这方面的天赋。他给她亮了九点八分，然后回头盯着五号评委。五号评委犹豫地睨了他两次，最终亮出七点二分。台下的人又在喝倒彩。古九思对评委们说：“看来我们都是有点良心的人。”

比赛延续到下午一点才结束，柳柳和小园得分相同，并列第一。柳柳在台上领奖时，田大华在底下对古九思说，自己只将小园训练几天，她就多了一种魅力。田大华遗憾袁副书记没有亲手给小园和柳柳发奖，就回县里开会去了。柳柳刚拿到装着奖金红包，田大华就当众宣布将她接收为本公司的名誉职员，不用上班每月照发工资，还向她弟弟提供一笔奖学金。关局长也宣布多给西河镇一个名额，让这两个美丽的女歌手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施展才华。关局长还拉着柳柳被桑叶染绿的手，传达袁副书记的指示说，女孩的手不能老是这样，大家都要好好呵护她们。送走袁副书记才返回的汪镇长摸了摸小园腹部的血迹，问怎么回事，谁小产了。小园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是古九思的爱人，当时她身边没有别人，她不能不帮她。汪镇长惊讶地盯着古九思说，能让五十几岁的女人怀孕的男人才是真的男人。古九思赶忙岔开这个话题，回头感谢田大华对柳柳的慷慨大方。田大华说只要古九思以后不骂他就行。古九思正在猜测这话的意思，派出所的老江又出现了。

老江说：“难怪田老板的文化品位一下子提高得这么快，原来有古站长在背后点拨。”

警察当久了说话的语气与众不同，大家正愣着，老江又说：“古站长什么时候也教我写写狼字，让我也去得个什么奖过过瘾。”

大家还没听明白，田大华连忙又将古九思推出来，要老江先恭喜古九思又当爸爸了。

古九思连忙夺路而逃，刚到门口便被柳柳的妈妈和方四秀她们拦住。柳柳的妈妈被刚才发生的事弄得木木讷讷地说不出话来。方四秀替她说，她们在半路上拦住柳柳让她回来参加民歌比赛，她们喜欢柳柳唱民歌，特地赶来为她助阵。方四秀还说，古九思自己从不上台唱民歌，如果古九思的学生再不上台，这民歌比赛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柳柳的妈妈这时才问，她们这样做有没有打乱古九思的计划。古九思连忙说很好很好，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方四秀趁人多时，将什么东西塞进古九思的口袋里。还冲着古九思羞涩一笑。这些有儿有女的女人聚集在一起后，一个个又变得多情起来。

古九思好不容易摆脱她们赶到医院，何怡见到他时，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些同方四秀一样的羞涩。陪着何怡的小冯说，是小园在女厕所里发现何怡出事的。

何怡的手，又凉又没力气。古九思将它紧紧握在自己的掌心里。

## 11

发现口袋里有两只制好的天麻是第三天的事。小园和柳柳上家里来给他洗衣服，清理口袋时发现了天麻。古九思随即记起是方四秀放的。古九思曾在—首民歌里写过—个爱丈夫又爱情哥哥的女人，望着像两颗心一样的两只天麻犯难的故事。古九思刚让小园和柳柳在文化

站里练过这首民歌。小园将天麻分两次给古九思。给第一只时她说这是柳柳的心，给第二只时她说这是小园的心。她说小园二字时特别地妩媚。

柳柳不再住在古九思家里，也不用每天为了采桑叶来来回回地跑。汪镇长亲自为她和小园在镇政府客室里，分别安排了免费住宿的房间。田大华当月就给柳柳发了两百元钱，又给柳柳的弟弟寄了两百元。小园本来在大华娱乐厅同小冯共住着一间屋子，收拾得挺好，但她执意要同柳柳住到一起。小园的理由是住在大华娱乐厅楼上应酬特别多，躲也躲不开。古九思不晓得小园从前有多少应酬，只晓得小园现在每天总有几次被人呼出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地不见人影。古九思也不阻拦她，剩下柳柳一个人时，他连忙教她练那首已被取名为《狼》的新民歌。

何怡在家里躺了十天后，硬撑着爬起来，打开店门做生意。她惦记着澳门回归的日子，还想将庆祝活动上必须统一穿着的那些服装包揽下来。小园也帮着打包票，如果镇里到时又拖着不给钱，她负责讨债。小园好像不晓得古九思对自己不公平，暗地里为柳柳上小课，继续在古九思面前极尽所能地妩媚下去。

何怡的服装店开门的那天早上，小园见到古九思就说，小冯的表妹被安排到镇政府客室当服务员了。小冯的表妹民歌唱得不太好，但汪镇长喜欢她大大方方不怯场的性格。

古九思对这个没兴趣，他让小园同柳柳一道练起了嗓子：“凤鸣嘞山嘞隐嘞蔷薇也金花嘞银嘞呢翠也——呃啊——金花呢银翠也，梧喂桐树也挂蝴蝶呢彩喂凤也紫嘞回也，东嘞厢琴嘞弹苏月紫玉呢一对也，西厢月喂照也檐前嘞雁北嘞南呢飞也。”古九思用毛笔蘸着墨汁凝神写他的狼字，他不停下来，小园和柳柳就得继续往下唱。写到第七个狼字时，古九思感到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他想继续写，桌上的纸用完了。他一搁笔，小园忙长出一口气说：“我都快憋出毛病来了。”古九思想了想，又让小园和柳柳各自单独唱了一遍，心里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小园歌声中有种气势正在猛烈上升，并开始对柳柳的歌声进行压抑。

古九思找来纸又写了一个狼字。

小园说：“古老师，你写的狼，越来越有神了！”

“是有这个问题！”古九思喃喃地说。

小园又被呼了出去。古九思示意柳柳关上门，习惯地改唱《狼》。

古九思挥手打断她的歌唱，他说：“你对小园的感觉如何？”

柳柳由唱歌转为说话有些不适应，定定神才回答：“她比我能干。”

“不！唱民歌不是靠钱多钱少、不是靠妖艳迷人、不是靠嗓门大出气粗，你要记住，”古九思说，“好民歌是用自己平常过日子的心情唱出来的。”

柳柳没有点头。“我越唱越觉得自己不如她。”

“你说说自己比她强的地方。”古九思说。

“她不会养蚕，不会采桑叶。”柳柳说。

古九思站起来说：“对，回头唱歌时，你就想自己正在养蚕，正在采桑叶，想那大蚕为何比雪还白，还有桑叶上的露水珠是不是救灾人性命的甘泉！”停了停，他还是将想说的话说出来：“还有一点，你千万不能想小园在大华娱乐厅挣了多少钱，更不能想她去广东打的是什么工——你明白吗？”

古九思还没说完，柳柳忽然说：“我妈来了。”

她跑到门口，果然迎着了妈妈。柳柳的妈妈到镇里来卖蚕茧，得了过年后的第一笔收入。她高兴地拉上柳柳到何怡的服装店里买了两件衣服，自己留一件，另一件是长裙，给了柳柳。

柳柳在文化站的另一间屋子里将长裙穿上后，立即神采飞扬起来。古九思建议她索性卖支口红搽一下嘴唇。柳柳羞羞答答地卖了一支口红回来，虽然使用时动作很笨，但还是让刚进门的小园大吃一惊。

古九思再让她们一齐唱民歌时，柳柳的歌声忽然像泉水那样从黑色山岩中破石而出，化

作一道瀑布挂在远山上。柳柳的妈妈很满意，她也听出来柳柳唱的民歌比那天比赛时动听多了，明显超过了小园。

柳柳的妈妈刚走，又有人打小园的呼机。小园看看后没有理，专心唱着民歌。一会儿工夫，那人呼了十几遍，小园的呼机都快响破了。小园唱了好久，终于忍不住问古九思，怎么一转眼间，柳柳的歌唱便有这么大的长进。古九思笼统地告诉她，人一生遇到的很多事常常只隔着一点点东西，就像夏天的雷阵雨，牛背这边落雨成河，牛背那边仍旧焦土冒烟。

小园正在低头琢磨古九思的话，田大华闯了进来，他极不高兴地说：“小姐，你什么时候生出这么大的架子了？”

小园说：“我的呼机摔坏了，不信你看。”她将腰间的呼机抠下来用力扔到地上。

田大华冷笑一声，一抬腿将呼机踩在脚下。

柳柳在一旁惊讶地捂住嘴，才没喊出声来。

田大华说：“别以为唱了三天民歌就是圣人了！我先走三步，你若不跟上来，明天我就让你从西河镇滚开。别忘了，那些在香港唱成了天王天后的人，如果没人撑腰，照样是——”他一使劲，呼机在脚底喳喳响起来。

田大华还没走，小园的脸色就一下子苍白起来。

猛然间，古九思厉声说：“田大华，请你马上离开这儿！”他指向门口的样子很威严。

田大华愣住了。“你这样子有点像你写出来的狼字。”他说笑就笑起来，“我有公事，有几个重要客人，要小园陪一陪。”

“我这儿是文化站，没有三陪小姐。”古九思说。

小园说：“田老板，古老师教我教到关口上了，我一刻也不能分心。小冯不是在吗，你让她替我一次。”

“学艺就要这样！”门外有人接着说。田大华耳朵尖，一下子听出是汪镇长。汪镇长一边进门一边说，“袁副书记刚才还在说，小园人漂亮不知志气漂不漂亮，志气漂亮他才好捧场。”小园问袁副书记人在哪里。汪镇长说袁副书记在电话里，一会儿就到。汪镇长说他同意袁副书记的看法，别说想成为歌星，不管做什么，没人捧场都不行。汪镇长拍了拍小园的头。柳柳见他还想拍自己，赶紧躲到小园的身后去了。这时，镇里的司机抱来一箱可口可乐。汪镇长说，这是袁副书记送来的慰问品，袁副书记说小园和柳柳天生是唱民歌的材料，唱民歌要身材姣好，不似西洋唱法，全靠有个胖身体做共鸣箱。他还说袁副书记要古九思在小园和柳柳身上多下点功夫，将这两个女孩培养成为本县文化事业的拳头产品。

滔滔不绝说得正欢的汪镇长突然发现了桌上写好的那幅狼字，他皱起眉头看了一阵说：“民歌比赛那天，派出所的老江说的就是这个？”他几乎是质问古九思，“你这么斯文，如何要单单挑出狼字作为书法？”

小园抢着说：“我晓得，因为古老师新写的民歌叫做《狼》。”

“现在只要沾点文化的皮毛，就故意搞得神秘兮兮的。小园，你不要唱什么《狼》，我喜欢温柔多情的风格。”汪镇长严肃地说。

小园急起来：“汪镇长这样一说，古老师更有理由不教我唱《狼》了！《狼》好，我要唱它”

汪镇长暧昧地说：“你只听袁副书记的，回头让他来调教你吧！”

田大华一直用脚挡着被踩碎的呼机。汪镇长对古九思说了一些抓紧时间、抓住机遇之类的话，回头在田大华耳边小声说了句什么。他走后，田大华对小园说：“这一次你可得听我的，袁副书记中午请你吃饭。”

小园说：“你说话时别那么粗鲁，有事就好商量。”

田大华走时让小园再去买只呼机，将发票给他。他意味深长地告诉小园，袁副书记今晚不回县里。

小园放开喉咙发疯地唱了一阵，将一首民歌唱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柳柳怯怯地望着她。小园后来对古九思说很对不起，她不该这么糟蹋民歌。小园还说，中午她不喝酒。

下午，古九思正在教柳柳唱《狼》，小园醉醺醺地进来，叫了声：“我要喝可乐。”可口可乐箱子还没打开，小园已枕着桌上的那幅狼字睡着了。古九思没有多说一个字，只是让柳柳好好看着小园的模样。柳柳看了一阵后说：“贵妃醉酒那么美妙，怎么小园醉了这样难看？”古九思适时告诉她，她们的区别是醉酒的原因不同，原因齷齪，结果无论如何也不会美。

柳柳不再看小园，她一抿嘴唇唱道：“后山上四条腿的东西叫做狼，前心窝一条根的恩情是亲娘——”柳柳眼眶里溢出湿漉漉的光泽。

古九思激动起来说：“对，就是这样。”

柳柳突然说：“小园其实很可怜，没有亲人心疼她，田大华他们又比狼还凶，我若是这样，肯定活不下去。”

柳柳脸上泪痕很重，古九思让她到水龙头下面去洗一洗。柳柳刚出门，小园就迷迷糊糊地动手将自己的胸前衣扣解开，露出一对半遮半掩的乳房，上面有几道鲜红的爪痕。古九思慌忙逃出门，站在大门口，望了望街那边正在忙碌的何怡，大声叫她多坐坐，别老站着。柳柳洗完脸回到屋子。古九思有意等了几分钟，他回去时，小园的衣衫果然已被柳柳重新扣好了。

古九思吹着笛子让柳柳跟着唱。唱着唱着，柳柳就走神了。古九思晓得柳柳是在想小园乳房上的红爪痕，但他不好说什么。

天黑之前，小园终于醒来。小园像是捡着便宜了，看上去挺高兴。

她们走后，古九思找出稿纸，给马先生的爱人写了一封信，请她告慰马先生，他终于选到一个好的民歌传人了，是前十年少见，后十年难说再有的那种民歌天才。古九思写完信后，正要封好信封，又将信取出来，琢磨了一阵，又将天才改为良才。

古九思深情地吹着笛子，直到何怡喊他去帮忙才住手。半路上，他拖着板车将写给马先生爱人的信背给何怡听。何怡劝他先别太得意，柳柳这样的女孩需要经历的事情太多，现在还只是温室里的花朵。古九思不以为然，他说现在地球已陷入温室效应，满世界都是温室。

晚饭时古九思喝了些酒，然后趁黑蹲在门口同邻居们聊天。他告诉他们，只要柳柳将他的这首《狼》唱出去，三年之内，西河镇就会像汪镇长设想的那样，成为文化名镇。他用手打着拍子，将“后山上有种东西叫做狼，前心窝有样恩情是亲娘”两句词哼给他们听。邻居们说这首歌的确与古九思从前写的民歌不一样，更能打动人。不过也有说柳柳唱不合适，除非小园唱才行的。

半夜时，西河镇的夜空里似乎有女孩隐约地哭了一声。

古九思一下醒了，他将何怡弄醒，问她听见什么没有。何怡说现在是太平盛世，别自己吓唬自己。古九思说，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心里飘来荡去。何怡告诉他，那样的东西是天上的乌云，总会惹得人大惊小怪，其实它若不变成雨落下来汇成河，根本就不需要理睬。

外面的门忽然响了一下，接着又响了一下。

何怡说：“像是狼在学人敲门。”

古九思随口吼了一声。

“是我！我是汪镇长！”门外的人说。

古九思惊讶地起床开门。

汪镇长出现在灯下时，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汪镇长要了一杯酒，喝下去后才说：“柳柳出事了！”他那怒火中烧的样子让古九思身上的汗毛全都竖起来。汪镇长接着说：“晚饭后柳柳到茧站去看了看，回到客室时，发现自己的床不知怎么地被弄得透湿。她只好睡到小园屋里，小园则回老地方睡。十二点钟时，有个

男人悄悄摸进柳柳屋里。当时我正在办公室看省委发下来的一个文件，突然间听到柳柳喊救命。我冲过去摸黑将那男人打倒，开灯后见柳柳身上一寸纱也没有，被我打晕的男人——”汪镇长艰难地说出后半句话，“是袁副书记！”

古九思骂了一句，便要赶去看柳柳。汪镇长拦住他，让他先想好这事怎么处理。汪镇长自己不好出面，古九思若出面，肯定会将袁副书记告倒。古九思说：“对这样的家伙，发不得善心。”

古九思带上何怡直奔镇政府客室，他让何怡领着柳柳回家，自己亲自打电话到派出所，叫来老江，盯着他们将现场勘察了，既录了几个目击者的证词，又录了袁副书记说自己酒喝多了，不记得事情经过的口供。古九思正要回家看柳柳去，汪镇长将他叫到一旁，让他继续盯着老江他们写一份袁副书记企图强奸柳柳的案情报告，掌握在自己手里，以防万一。古九思觉得这主意挺好，但是老江他们不愿写这样的证明。说了好久，老江才同意让古九思将已经到手的相关材料全都复印一份，前提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出复印件是如何到他手里的。当即，他们用镇政府办公室传真机上的复印功能，将那份口供复印了。老江不敢拘留袁副书记，他将袁副书记放了。袁副书记钻进桑塔纳，自己驾车走了。老江不愧是警察，耳朵特别管用。他告诉古九思，袁副书记在车子里面一边骂自己是笨蛋，一边骂汪镇长，说汪镇长早就瞄着他的位置，要阴谋设计陷害他。

老江要古九思千万慎用这份复印件。

家里的门敲了半天才敲开。何怡说柳柳抱着她一步也不让她离开。柳柳躲在卧室里连古九思都不敢见。从何怡嘴里得知，柳柳还没破身，袁副书记太差劲了，早早用体液弄脏了柳柳的衣服。古九思同何怡商量后，决定暂时将民歌放一放，先替柳柳报仇要紧。

天一亮古九思就上了到县城的早班车。他在县城里待了十天，才将袁副书记告倒。回过头来想一想，他才发现自己除了民歌以外不懂的东西太多。他先是拿着沾有袁副书记体液的衣服到处找人控诉，大家除了将这件事同克林顿与莱温斯基连在一起议论以外没有太大的效果，甚至还有人诘问他，应该上哪儿去做 DNA 鉴定。如果不是握有那份复印件，事情结果还很难预料。他在无奈之际，将复印件拿出来，说是要往中纪委寄，此事才算拨开乌云见太阳。

扳倒袁副书记以后，古九思去见关局长。关局长说汪镇长太精明了，将捉狼的套子布得天衣无缝。袁副书记还没倒，县城里就风传汪镇长要顶替那个肥缺。关局长忍不住流露一句：“古九思，你这样做是在提拔那个姓汪的。”古九思马上问关局长是不是也想请他提拔一下，关局长听了，一双手举在空中像投降一样摆个不停。

## 12

回西河镇的路上，公共汽车压死了一只狗。当时它正在公路上大摇大摆地走着，汽车呼地扑上去，将它碾成了肉饼。车上的人都说是狗。驾驶员坚持说是狼，他还幽默地解释，自己从前是给领导开小车的，后来被领导揩了，所以别说是披着狗皮的狼，就是披着人皮的狼也骗不了他。

古九思进家门时，派出所的老江正在同何怡说话，他以为是为了柳柳的事，听了几句，才晓得老江还在查那起家电被盗的案子。

屋里已经没有柳柳的任何东西。古九思打断老江的询问，问何怡，柳柳去哪儿了。听说小园陪柳柳回家去了，古九思立即烦躁起来。老江见状挺配合地收起笔记本走人。

古九思担心，柳柳这一走，不知想什么办法才能让她再下山。

何怡理直气壮地说：“不让她走等于是她的命！你不晓得，这几天那些办案的人员太不像话了，他们盯着柳柳，三番五次地问袁副书记下身是否做过手术，还问袁副书记的生殖器进到她的身子里没有。柳柳只是哭，一见到他们就全身发抖。田大华说那些人多半是袁副书记的亲信，想故意折磨柳柳。多亏小园从中周旋，将那帮人打发走了。柳柳自己要回去，

我不放心，小园主动说，她去柳柳家作陪伴。”

何怡不停地夸小园，不是小园，她一个人应付不了柳柳。古九思往外走时，何怡在身后追着说：“小娜下星期结婚，她要你去参加婚礼。”

在街上，有几个人迎上来问袁副书记的情况，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现在养女儿，还是不太漂亮为佳，否则就会祸害不断。古九思站在文化站门口，还没打开门，田大华就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将一只脚放到地上，告诉古九思，汪镇长给文化站追加了一千元办公费，如果有空，古九思现在就可以到财政所办拨款手续。古九思将已打开的锁重新锁上，跟着田大华去财政所。

路上没人时古九思问田大华，在柳柳被侮辱这件事上，汪镇长有没有可能做袁副书记的手脚。田大华笑着说，羊圈在家里，狼当然无计可施，如果将羊牵到山上去，狼就会高兴。见古九思一脸茫然，田大华接着说，镇长再厉害也还是镇长，与堂堂县委副书记相比，也还是羊与狼的关系。古九思如果有兴趣思考，就要往更高层次上想，譬如排座次与袁副书记紧挨着的那一批人。古九思这时有些明白了，纵观史实，但凡扳倒一方诸侯，没有一股强大势力是断断不行的。扳倒了袁副书记，以汪镇长目前地位，并不能得到直接好处，受益的只会是那些向前跨半步就可以取袁副书记而代之的人。

田大华的手机突然响了，他先听了一阵，然后将手机递给古九思。关局长在手机里说，过几天上面有重要人物下来视察，县里决定将民歌调赛的时间提前一些。关局长还提醒古九思这一阵除了民歌，别的事哪怕比天还大也不要再去管了，特别不要自找麻烦。关局长已经晓得财政所给文化站追加了一千元办公费，他要古九思好好珍惜汪镇长对文化工作的关怀。古九思刚走进财政所大门，就碰到那天比赛时在台上自己让自己重唱的女孩。女孩也是来办手续的，她被财政所录用为打字员。

古九思瞅着女孩对田大华说：“汪镇长对文化工作的支持再大一些，会唱歌的女孩便能当副所长了。”

田大华说：“你别以为这么做不行，汪镇长身心一愉悦，就更喜欢文化了。”

古九思拿到钱，回到文化站，才发现笛子里已长出一层绿毛。他用自来水冲了半天才冲干净。离开水龙头时，他朝先前被刷白的美术广告牌看了几眼。放下笛子，古九思找出小园搬来的那些颜料，从中选出一瓶朱红，又找了一支大号毛笔。他将美术广告牌的位置稍作调整，屏住气在上面写出红艳艳的一撇。片刻之间，便写成一个斗大的狼字。古九思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又将美术广告牌搬到大门外放好。随后再次拿起笛子，锁上文化站大门，告诉街那边的何怡：“我看柳柳去了，有可能在山里教她唱民歌，你照顾好自己，别担心我。”古九思摸了一下何怡扶在门框上的手背，扭头就走。

那个红得刺眼的狼字像炎炎烈日一样照着尘土飞扬的街道。

何怡在身后大声说：“田大华刚丢下口信说回头有事找你。”

古九思说了句什么何怡没听清。其实，就连古九思自己也不晓得说的是什么。

## 第十七章 清水无香（四）

13

过河不久古九思就被那辆切诺基追上了，司机说是汪镇长专门让他来送一送的。司机一路唱着民歌，古九思问他怎么这样高兴，司机先是不肯说，见古九思不再追问了，又自己找机会说，汪镇长接袁副书记的职务已是铁板钉钉卷脚的事了。古九思本不想泼冷水，又实在忍不住地提醒说，由镇长升迁为镇委书记是有可能的，想搞三级跳一下子蹦成县委副书记恐怕是期望值太高。司机哪里听得进古九思的话，当即回敬他，只有一辈子当文化站长的命。

切诺基停在小河边。方四秀最先看见古九思，连忙跑到柳柳家门口叫了一声。柳柳的妈妈跑出来迎接。古九思对她道歉说，自己没有照顾好柳柳。柳柳的妈妈要他别再记着这些，既然报了仇，这事就完了。况且袁副书记当的那么大的官，一下子被撤个精光，个人损失也很大。

柳柳不在家，她带着小园上山采野茶去了。

“怎么不采桑叶了。”古九思说。

柳柳的妈妈说：“她们说你爱喝野茶，要亲手炒些野茶给你尝尝。”

古九思问：“柳柳唱民歌没有？”

柳柳的妈妈说：“没唱了，连小园都不唱了。”

方四秀在一旁纠正说：“小园还在唱。昨天中午我亲眼看见她在瀑布那儿吊嗓子。”

古九思告诉柳柳的妈妈，自己要在她家住一阵，让她作些安排。随后就去寻找柳柳和小园。

山坡上有桑树的地方就会有女孩。棵棵桑树都被女孩们伺候得光溜溜的，一如她们躲在山泉里洗澡的样子，只在根枝条顶端上的留下三两片绿叶。那些当年抽出来的枝条，则更像柳柳垅里那些正要发育的小女孩们的肢体。古九思在一棵满是虬结的老桑树下碰见两个女孩，她们正用桑椹将对方的嘴唇涂得乌红。古九思问她们看见柳柳没有。一个女孩已经抬起了手臂，又被另一个女孩按下。女孩要他唱首民歌才肯回答。古九思问她们要听什么内容的。一个女孩笑着说：“就是那种歌嘛！”古九思懂了她们的意思，正要开口唱，另一个女孩忽然伸手往山上一指，让古九思快走，她不想听那种让人夜里睡不好觉的歌。古九思望望她们羞怯的样子，走了几步又回头说：“老桑树下容易闹鬼，你们不怕吗？”女孩们等他走远了些才一齐说：“我们是狐狸精，谁都不怕！”在一阵嬉笑中，女孩自己小声唱起了民歌。

顺着女孩指的方向，古九思翻过山脊，一会儿就听到轰隆隆的水流声。他手脚并用地爬上一道石壁，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洁白如雪的瀑布。古九思拂了拂垂在额头上的头发，突然发现，瀑布底下的水潭里，一个女孩全身赤裸地用双手掬水，狠命地擦洗着自己的胸脯。古九思一边后退，一边认出沐浴的女孩正是柳柳。他滑下石壁，刚钻进树林，一蓬荆棘后面跳出一个怪物，哇哇叫着向他扑来。古九思慌忙闪到一棵大松树后面，并随手操起一块石头。怪物还在逼近，但古九思已认出是小园披着一件猎人丢弃的蓑衣在吓唬自己。他叫了声：“小园！”小园果然从破蓑衣中钻出来站到他面前。

古九思生气地说：“你这是干什么？”

小园偏着头说：“我在给柳柳当保镖，不让人偷看。”

小园用眼睛直直地看着古九思，古九思不好再说下去了。“你怎么不下去洗？”他换了个话题问。

小园娇嗔地说：“女人每月总有点麻烦事嘛！”

古九思连忙再次转换话题：“柳柳怎么样，心情好些吗？”



小园说：“好不好我说不准，但她老是说，等到弟弟大学毕业，再将妈妈送上山，她就到这瀑布里了结自己。”

“你没劝她？”古九思说。

小园马上反问：“我怎么劝她，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想死，特别是当你都不信任我时。你一直背着我偷偷教柳柳唱你的杰作，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是真想变成一条狼，将你一口吃下去。我还想将你绑架到哪个山洞里，让你专门为我写民歌。”小园说话时脸上表情变化很快。

古九思说：“摊开了说也好，那天晚上你是不是有意让柳柳去顶缸？”

“我怎么能有这样的神机妙算！柳柳床上的水是谁泼的我不晓得，让房给柳柳的主意是汪镇长出的。那天中午袁副书记就借酒装疯，将我这儿弄伤了。”小园指了指自己那高高耸起的乳房，“我晓得那天晚上袁副书记不会放过我，我还以为他们觉得客室不方便，有意支使我回娱乐厅。你可以去问小冯，我同她说了，她吓得要死，非要用桌子顶着门。柳柳出事后我才明白，一定是汪镇长认为这事发生在我身上，只要答应给点好处，我会忍受着不说不闹。柳柳就不同了。汪镇长需要有人将袁副书记闹得七窍流血。”

小园的手臂上有几条树枝划出的细细血痕。古九思用目光抚摸了一下。“我相信你的话。”

小园说：“我脑子里只有女人常用的办法，如果会汪镇长那一套，我也去当干部，不用梦想当歌星。”

古九思的目光再次抚摸了小园手臂上的细细血痕。

“这是采野茶时划破的。”小园察觉了，抬手指指半山上的那座悬崖，“柳柳说那上面的野茶品质最好，我们就爬到那上面去给采野茶。”

古九思说：“谁让你们这么干的，摔下来怎么办？”

小园说：“你不是说过野茶纯洁吗？”

这时，柳柳在石壁那边叫起来，小园连忙跑过去。时间不长，头发湿漉漉的柳柳背着一只装满野茶的竹筐从石壁上走了下来，古九思有些不敢看她。

柳柳叫了一声古老师以后便不再说话，闷闷地跟着他们回到家里。古九思也不提民歌的事。吃完晚饭，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阵，他便坐到门外的石礅上，慢慢悠悠地吹响笛子。垌里的人全都静静地听着，没人上来打扰他。夜很深的时候，柳柳给他送来一杯热茶，并告诉他，家里睡不下这么多人，妈妈让他到方四秀家去借宿。古九思收起笛子时，从远山上正好传来一阵激烈的狼笛声。

夜里无事，听见方四秀在隔壁自言自语：“自古以来只有唱民歌的，怎么就没有唱官歌的哩？”古九思忍不住冲着黑暗说：“当官的那种样子，谁愿意唱！”方四秀在墙那边问假如柳柳去不了，他的民歌怎么办。古九思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一直没有问答。方四秀建议，柳柳若不去，他就自己上台唱。他现在的样子比从前更有魅力。古九思闭上眼睛后，满脑子全是山风吹过的呼啸声。方四秀还在说，既然是民歌他又何苦这样认真，她听说了，假如当年他不那么认真，能满足汪子兰的情感需要，汪子兰就不会丢了爱情又丢了民歌。古九思不再接话，他听得出，方四秀是在借汪子兰的事暗示自己。

第二天早上，古九思正在小河边洗脸，见柳柳和小园又要上山采野茶，他连忙跟上去。柳柳没有拦他，别人见了也没说什么。上山后，他才晓得野茶树生长的地方有多险。他跟着柳柳爬第一处悬崖时失败了，在第二处悬崖下他又失败了。不过，柳柳看到他那狼狈不堪的样子，终于将眼睛眯成一条线地笑了。小园勉强能跟上柳柳，不过非常吃力，有两次不得不让古九思抱着她的腿往上举。太阳升到天顶便开始下降。柳柳又要洗澡了。古九思和小园在远离瀑布的地方守着，让柳柳放心地洗干净自己。小园在草地上躺了一会儿，冷不防说起汪子兰。她问古九思当年为什么不肯接受汪子兰，甚至还说那时已经改革开放了，大家能够接受情人这种现实了。古九思本不想说，不知为什么还是告诉她，世上有些东西让它留作纪念更好。说过后他的目光遇上小园的目光。小园的目光很深，几乎让自己的目光完全陷了进去。

背上采来的野茶，他们回到柳柳的家，依然无人提民歌调赛的事。晚上古九思照旧先吹竹笛后听狼笛，最后上方四秀家睡觉。方四秀的丈夫回来了，那男人太累了，回家后倒头睡了三天。那震天动地的鼾声替代了方四秀隔着墙壁的呢喃。

第四天早上，古九思醒来便听见田大华在外面打听自己。他走出去问田大华有什么事。田大华将他拉到车上，让他看一份报纸。报纸上有一幅狼字的书法作品。下面的文字，说明它获得了全省乡镇企业家书法比赛的一等奖，作者却是田大华。

田大华说：“我是专门来负荆请罪的。我不是有意偷梁换柱。事情已发生了，不好再改变了，你就提些补偿要求吧！”

古九思生气地说：“同你这种人没什么好商量的。”

田大华低三下四地说：“你在民歌上造诣那么深，完全可以不在乎书法上的那点业余爱好。我可以资助柳柳一家三年，或者你将写狼字的专利卖给我。”

古九思丢下田大华，走到一边。柳柳的妈妈正好走出来，抱着一盆脏衣服走向小河边，一边咳嗽一边自己捶着自己的腰。柳柳拿着一杯水在大门旁边忧郁地站着。古九思不再多想了，回头答应田大华，要他用书面保证，未来三年，按时兑现给柳柳家的资助，并抽空将柳柳的妈妈送到县医院里检查一下身体，如有病要负责治疗。田大华连连点头，并且要去柳柳家当面允诺。古九思让他免了，免得人家不知内情还要千恩万谢。

田大华这时才通知古九思，参加民歌调赛的歌手明天到县里集中。

柳柳的妈妈将脏衣服泡在小河里。古九思从田大华的车里出来后，径直向她走去。他蹲在河边看着水里的小鱼摇头摆尾地来回游，只要水面有肥皂泡浮起，它们便抢着去啄。

“我打算明天早上带柳柳走。”古九思说。

柳柳的妈妈说：“我也觉得你们该走了。你别担心，柳柳是个懂事的孩子，她会跟你走的。”

一条水蛇从顺着流水游过来，古九思要去捡石头，柳柳的妈妈伸手浇了一捧水，水蛇立即钻进河边的石缝里。

这一天过得同前几天差不多，稍有不同的是小园也下瀑布洗了澡。从水里起来穿好衣服后，小园身上起了许多鸡皮疙瘩，她大叫冷，并说这时候若有一个爱她的男人搂着她就好了。

离家不远，他们闻到一股檀香味。

柳柳脸上沉重起来。她说：“今天是我爸的忌日。”

柳柳家里已经摆上了香案。稍坐一会儿，柳柳就跟着妈妈去上坟。古九思犹豫一下，还是带着小园跟了上去。穿过后山的一片树林，一座孤坟出现在眼前。柳柳跪下后，她妈妈就叫她给爸爸唱一首新学的民歌。柳柳唱了两句就唱不下去。古九思走上去鞠了一躬，接着唱完了。

大家都没说话。一阵旋风将刚烧的纸钱卷向山腰。

柳柳的妈妈说：“你爸醒着哩，他听见了，还笑了一声。”

柳柳的妈妈没有对柳柳说更多的话，母女俩的目光在空中紧紧缠绕在一起。

黄昏很忧伤，柳柳也深深地忧伤起来。这样的忧伤正是民歌的得以传世的命脉。天黑以后，方四秀过来帮忙炒野茶。柳柳的妈妈用松柴将锅烧热，方四秀将柳柳这几天采的野茶倒进锅里，一会儿便清香满屋。柳柳和小园忍不住学着方四秀将手伸进锅里翻动着慢慢变样的野茶。方四秀叫她们别动，会将手弄黑的。小园连忙缩回手，柳柳好像没听见，一双手在锅里上下翻飞不止。野茶越炒越香，方四秀的丈夫拿着茶杯寻过来，一边瞅着锅里，一边取笑广东人将他们给猪消食的粗茶当作宝贝。小园对这些没兴趣，她问古九思要不要到公路上去散散步，享受一下深山的夜景。古九思的拒绝没有让小园扫兴，她又问起古九思写民歌《狼》的来由。古九思觉得自己对小园太狠了，就告诉她，自己写这首歌，有一部分是为了纪念汪子兰，他晓得当初的汪子兰对自己有感情，但他不能接受，汪子兰匆匆嫁人后，他就有了这

首《狼》。一旁的方四秀伤感地说，这辈子别说有人为自己写情歌，就是有人给自己写封情书，她也会死了闭眼睛。方四秀的丈夫说，女人真是什么都想要，一手要票子，一手又要情书。方四秀白了他一眼，问他什么时候听说世上还有情书这种东西的。

趁他们在斗嘴，小园轻轻对古九思说：“家里日子过得美滋滋的，心里却牵挂别人家的男人女人，这样的人是不是有点虚伪？”

古九思马上恢复了老脾气：“所以你不能唱这首民歌。”

小园轻轻一笑：“你会让我唱的。”

古九思想了很久，始终找不出小园那么自信的理由。

野茶炒好了，半座垵子都香起来。柳柳给每个人沏了一杯，柳柳的妈妈和方四秀没有喝，她们担心夜里会兴奋得睡不着觉。一杯野茶喝下去以后，做梦都是香的。古九思竟然梦见到十九岁时的何怡。

天亮之前，一辆救护车呜呜响着往更深的山里驶去。古九思被惊醒后，感到床前有人影。认出是方四秀后，他眯上眼睛一动不动地装作熟睡。天色慢慢地亮了，看得见方四秀正在用双唇在吻笛子上的那只孔。窗户传来牛在河边喝水的声音。方四秀在床前轻轻坐下，摸了摸古九思伸在被窝外面的手，又轻轻地站起来，轻轻地走出房门。古九思心里有一种别样的感动。起床后，他大声说了几句谢谢，这才拎上自己的东西出门去。

柳柳已经在给蚕儿添桑叶。

柳柳的妈妈已经做好早饭，怔怔地等在厨房里。古九思同她说了一阵卖蚕茧的事，语气听来还算平静。

没人提柳柳走不走的问题。早饭后，柳柳就将自己的行李拎出来，也不看妈妈，就说：“我走了。”

柳柳的妈妈说：“好好跟古老师学，哪天你要上电视了就捎个信回，村长家有电视机，大家都会去看的。”

门外响起一阵笛子的声音，方四秀拿着古九思忘在她家的笛子出现在门口。她要柳柳去县里比赛时小心一点，现在的人没有民歌里唱的那好。她还伤心地说，丈夫在武汉卖弄茶叶被人骗了，回来时身上只有六角钱。

柳柳慢慢出了门。

他们刚走过小桥，一辆救护车顺坡冲下来，停在公路边上。派出所的老江从驾驶室里伸出头来，问古九思是不是回西河镇，车上可以再捎几个人。

救护车里躺着一个全身是血的男人，说是上山打猎时被人抢劫了。古九思认出那人就是上次在这路上碰到过的老头。救护车在一处上坡时突然熄火了。别人都下去推车，剩下两个人时，老头告诉古九思，自己其实没被人抢，是母狼在陷害他。母狼将他布下的炸弹叼到一条小路上重新放好，自己装作受伤的样子，诱使他去追，结果被自己的炸弹炸伤。母狼回过头来要吃他，无奈之中，只好从陡崖上滚下来，捡回半条性命。老头一辈子打猎，到头来被狼害成这样，他怕传出去丢人，才编了个抢劫的故事，说是自己刚打着一只香獐，就被三个五大三粗的年轻男人抢了去。他没想到瞎编的故事能惊动警察。因此，老头让古九思悄悄同老江说说，将自己送到医院就行，别往下查了。

救护车上到坡顶以后，古九思坐到驾驶室去。

老江听完之后骂骂咧咧地说，难怪这么大的山，几十年打不着一只香獐，原来畜生已经学会了人的狡猾。老江又说，若是让这条母狼的子孙后代不断地进化下去，迟早有一天，世界会由它们来统治，人类反倒成了狩猎对象。

文化站门前的美术广告牌上，血红的狼字让小园惊得眉毛都竖了起来。古九思打开门，地上散落着一些红头文件。在文件里田大华当了副镇长，分管文化这条线；汪镇长没有当上

县委副书记，却基本如愿地成为专职常委，兼着县里民歌调赛组委会主任；古九思则成了镇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个人。文件里还夹着一封汪子兰的信，信中只有一句话，小娜的意思并不代表她的意思，她决不欢迎古九思参加小娜的婚礼。另有一行文字被抹去了，看不清写的什么。何怡跑过来，既要盯着远处的服装店，又要打量近处的古九思。田大华学着汪常委将双手抱在胸前，慢吞吞地走进来，说话的语调也成了慢吞吞的，还不时朝柳柳和小园吊眼线。古九思看了看墙上挂着的那幅清水无香条幅，又看了看田大华。田大华立即下意识地双手放下来，示意小园赶紧收拾行李后，自己也跟着转身走了。古九思拍了一下何怡的肩膀，二人出门往家里走。何怡告诉古九思，汪子兰的前夫从武汉运来一整套家用电器给小娜陪嫁。镇里的人传得吼，说那些家用电器是小娜的男朋友在镇上偷的，然后送到武汉换成别的品牌。何怡还说，那个早就不唱歌的歌唱家没有去汪子兰家，田大华在镇里请他吃饭，东西是由别人送去的。何怡一路唠叨，亲手为古九思收拾好衣物，又往口袋里塞了两百元钱，最后才抱了抱古九思。回到文化站等汽车时，古九思听了小园的建议，在广告牌上添了一些字，使其变成一副完整的广告：现代民歌——狼，演唱者柳柳，演出地点县政府大礼堂，演出时间六月三十日晚七点三十分。汽车久不开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田大华代表镇政府给他们送行，有人喊田副镇长时，他还有些不好意思。小园要田大华试试自己的威信，去叫公共汽车司机早点发车走。田大华上去试着说了几句，司机竟真的发动了汽车。汽车一动，何怡就在路边用手捂住自己的鼻子。

公共汽车卷起的尘土，像是电视里塞尔维亚城市被巡航导弹击中，呈现出来的毁灭模样。一直没有说话的柳柳，问小娜的婚礼是哪一天。

听古九思说赶不上了，柳柳的神情特别失望。

## 15

从各乡镇来的二十多名歌手，全部住在县政府招待所。古九思他们来得最晚，刚进房间，关局长就外面叫各乡镇参赛人员集中到一起开紧急会议。

关局长进了古九思的屋，专门吩咐柳柳和小园：“一会儿汪常委要来，你们哪儿也别去就在房间里等着。”见大家在古九思屋里集齐了，关局长便宣布，日程又有点小变化，因为明晚要向县里的领导作汇报演出，今晚先内部彩排一次，正式调赛则推迟到后天晚上开始。关局长将有关事项亲自说了一遍，随行的人接着他的话进行强调时，关局长将古九思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问柳柳的情况如何，并说汪常委特别关心她，几次私下指示要对柳柳给予必要的关照，评奖时不能埋没这样的人才。古九思正色告诉关局长，汪常委完全没必要心虚，也不用假惺惺，以柳柳的才华，只要公正，大奖非她莫属。关局长无可奈何地望着古九思。

汪常委来时关局长不知为何不在场。汪常委只同古九思握手，有几个女孩将手主动伸过来，他也没有碰一下。汪常委还要到地区行署去开会，来去之间不到五分钟。关局长出现时，还以为汪常委根本没有来过。

闹哄哄的人群散去了，剩下三个人，小园问柳柳，对汪常委和李副书记的印象有什么不同。柳柳一听到李副书记的名字脸色就变了。古九思马上阻止小园，不让她这么说话。小园温顺一笑后，也要求古九思不要老对她那么粗暴。

古九思决定带柳柳先去大礼堂熟悉一下环境。吃完饭，趁小园同众多女孩一道抢着在餐厅里唱卡拉OK，古九思朝柳柳使了一个眼色。两人一前一后，悄悄地往大礼堂走去。

天色完全暗了。古九思冲着那个在巨大廊柱下光着膀子自斟自饮的老头叫了声老金。老金跳起来，让古九思连饮了三杯后，这才说他就晓得古九思要送好民歌来。古九思将柳柳介绍给他，说是绝对超过当年汪子兰的好角儿。进了礼堂，古九思让老金将大门反锁上，不许任何人进来。老金自己坐到九排正中的位置上，继续喝酒。古九思将柳柳领到台上到处走了一遍。柳柳从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么大的礼堂里唱歌。古九思鼓励她，将来有机会，还可以到人民大会堂去唱歌。老金在下面接话，说古九思的想法过时了，现在的歌手都时兴到中央电

视台去唱歌。古九思站在台上，说了一阵，就让柳柳自己边唱边体会。练上半个小时，见柳柳差不多学到位了，古九思就叫她按正式演出的要求来一遍。古九思到台下的最前排坐下，叫了声开始。只见长长的裙摆一飘，柳柳双脚踩着祥云，身姿轻舒曼展，仿佛被目光托着从侧幕走到台前。老金突然叫不行。他跑到后台，将礼堂内观众席上的灯全部关掉，台上也只剩下聚光灯、面灯和天幕灯。老金声称自己见过不少初登这舞台的人，面对台下黑糊糊的人影，突然不适应，不是忘了词就是不记得伸胳膊抬腿。现在这样试，习惯了，正式演出时就没问题。老金将大幕关上后又徐徐拉开。

柳柳从侧幕后重新出来略一吸气，便放开嗓子唱道：“后山上四条腿的东西叫做狼，前心窝一条根的恩情是亲娘！”空旷的礼堂里歌声回旋得非常强烈。老金站在台角上一动也不动，柳柳一曲唱完，他竟忘了关大幕。

古九思叫了声重来。老金像是刚醒过来大声说：“不用重来！不用重来！这辈子总算不枉为礼堂看大门的。老古，还是你行！柳柳你歇着去吧，只要不是做梦乱唱，别说在县里拿第一，就是到中央电视台去，谁给你第二名谁不是人。”

老金要去开门，有人在外面叫。

小园她们跟着关局长走进来。

老金冲着她们说：“你们都是绿叶，红花已先开了。”

小园看着老金露出些嗔怪来。老金对着小园笑得很开心。

古九思对别人走台没兴趣，拿上野茶同老金在外面的月光下细细品尝。老金说他喝出了民歌的味道。古九思夸他讲得很对，民歌就是长在悬崖上的野茶，只有美丽善良的女孩不怕艰险爬上去，用泉水洗过三遍的手指一芽一芽地采下嫩叶，顺着香茅草铺成的小路背回家，再用带着松脂味的柴火缓缓地炒了，才有味道。老金嘴唇啧啧地响个不停。

第二天上午，老金来招待所找古九思要晚上演出的票，古九思将发下来的票全给了他。中午老金再次来招待所，古九思见他在楼梯上同小园说话，奇怪他们怎么认识，老金支支吾吾地说自己还是来要票。古九思更奇怪了，问起来才晓得县里五大机关都在流传柳柳如何美丽，并附带着袁副书记下台的原因。古九思有些生气，说老金不该跟着这样的人起哄。

下午开碰头会时，关局长异常高兴，他说文化局很少这么火过，方方面面的人都来登门要票。

大家正跟着高兴，小园冷不防问身旁的柳柳：“袁副书记虽然受了处分，看演出的票总不会不给他吧？”

柳柳嘴唇一哆嗦，想说什么没说出来。古九思见了便狠狠地将小园拉到一边，对她说，若是再在柳柳面前提袁副书记，就将她撵回西河镇。小园挺委屈地答应，自己若再在柳柳面前提起袁副书记，甘愿受电打五雷轰。

天黑以后，大礼堂里里外外热闹起来。

按照安排，小园第一个上场，柳柳则在最后压台。小园对这样的安排表现得很矜持，锣鼓一响，她便老练地登场了。她唱的是汪子兰先前唱过的民歌。台下掌声不错。小园唱完第一首民歌后站在麦克风前说，西河镇人民很感谢汪常委，特意要她专门为汪常委献上一首歌。小园唱的第二首民歌叫《亲人》，也是古九思写的。小园唱时，老金说小园挠痒没找准位置，汪常委没有来。

小园回到台后，女孩们都上来同她拍一下巴掌。柳柳也上去拍，小园一把抓住她的手，问她身上为何这样凉，是不是太紧张了，还说自己刚到南方时在歌厅里唱歌，望着下面的男人，就像望见一群狼。古九思拦着不让小园往下说。

柳柳坐在一只道具箱上，默默地看着那些女孩上场又下场。

小园转了一圈后又回来对柳柳捎话说，汪常委让她演出完了，在外面等着，他要单独接她去一个地方玩玩。古九思正在同老金说话，他发现小园的窃窃私语后正要追问，小园主动

承认，她只说汪常委没有说袁副书记。

终于轮到柳柳上场了。古九思拿着笛子跟着她走到台中央，大幕拉开后，台下半明半暗的人群忽然寂静无声。古九思一抿嘴唇吹响一串过门。柳柳站在那里没有反应。古九思马上—转笛声将过门重复一遍。柳柳还没反应，古九思以为她忘了词，小声哼了半句。就在这时观众席上的照明灯突然全都亮起来，将台下形形色色人的神情映照得清清楚楚。冷不防柳柳尖叫起来，转身便往台后跑。古九思一愣，等他追到后台时，小园和古九思已将柳柳抱住。

柳柳拼命地往古九思怀里钻，嘴里不停地喊：“姓袁的在那儿，我看见了！我不要他看，我要回家！”

老金在一旁不安地嘟哝：“这不可能，袁副书记到庐山玩去了。”

这时关局长来了，他也说可以用自己的党性担保，袁副书记肯定不在台下。隔着几层人，柳柳冲着他可怜地说：“袁副书记，求求你，我不是小园，你放了我吧！”

有人传来台下县里头头的话，让关局长到大幕外对观众解释几句。

大礼堂里很快就空了。古九思没有离开，他同老金坐在舞台中间闷闷地喝着酒，老金反复地劝慰他，什么事太好了就会走向反面。古九思闭上眼睛忧郁地吹起笛子。不知什么时候，老金不见了，小园坐在他身边说，她找了一台车，可以将柳柳送回家。

柳柳听说有车送她回家马上安静下来，问清楚情形后，便一个人去搭车了。

剩下两个人时，古九思说：“我晓得是你开的灯，你比狼还可恶。”

“我才不敢碰那些开关哩，是老金干的。”小园说，“柳柳的生活本来就是一首旧民歌，她唱不了新民歌。”

小园站起来将大幕拉上后，说这舞台是一张床，大幕是床上的帐帘。她最想在这儿将自己一切献给古九思，她略一收肩，长裙便滑落脚边，她没穿内衣，整个人如同一只大蚕。

小园说：“我要当歌星，我愿意付出代价！”

古九思说：“你是一只母狼！”

小园说：“民歌是野歌，不像狼是唱不好的。”

古九思说：“你毁了我的民歌！”

小园说：“我是在救你和你的民歌。”

古九思极端仇恨地紧紧逼视着小园。突然间他一伸手将小园扑倒。小园一点不怕，躺在地上发出一连串夸张的呻吟。古九思感到身上的血沸腾起来，一股强烈的欲望正在将自己剥得像只大蚕。

古九思周身正在升腾，老金从什么地方跑出来，慌慌张张地说：“不行！这样不行！”老金将小园拉到侧幕里，不停地说，“不行，不能这样害了老古！”

小园说：“他已经害了我。”

老金说：“没有，我都看见了。”

小园说：“谁看见也没用，我一喊人，连你都是同伙。”

老金说：“是你要我帮忙留住老古的，你怎么可以这样？”

小园说：“我只想唱柳柳唱的那首歌。你去同他说一下。”

老金说：“你是个妖女，我不再听你的了！要什么你自己同他说去。”

小园走向古九思时，老金将一块幕布扔在她的头上。

古九思仰面朝天躺在舞台中央的地毯上，死过一般。

小园趴在他身上说：“你不是说我是狼吗，你就将《狼》的后几句教给我。”

古九思不做声。

小园说：“你这是怎么啦，武功被废了？”

古九思还是不做声。

小园说：“我是不是只有嫁给你了？”

老金将一只酒瓶递给古九思。古九思猛地喝了几口，愣了愣后，终于唱起来，先是小声，慢慢地声音越来越大。小园跟着哼唱，她刚刚唱熟，古九思便爬起来就走。

小园叫他他也不理。老金在门口拦着他说了一声：“对不起，只怪小园是我的干女儿！”

古九思一口气跑到街上，租了一辆三轮车，往西河镇开。经过西河镇时他看见美术广告牌上的那个狼字在黑暗中发着红光。何恰不知为什么还在服装店里独自忙碌。古九思看了她一眼，赶紧将目光移开。

三轮车出了西河镇，穿过西河，在山路上驶了半个小时，停在一个喜气洋洋的垵子里。古九思一下车，小娜便大声叫：“古伯伯你怎么才来？”稻场上正在喝酒的百多号人，参差不齐地叫着让古九思先来首民歌。小娜将古九思领到派出所的老江身旁坐下。老江胸前挂着证婚人的红花。旁边坐着田大华和娱乐厅的小冯。他们没问县里民歌调赛的情况，便一致说，柳柳竞争不过小园。古九思感到一阵不舒服，他只想见见汪子兰。小娜忙得差不多了，才陪着古九思走到垵边的树林里。树林里有一座小木屋，小娜说她妈妈正在陪一个让古九思意想不到的人在小木屋里说话。小娜走后古九思才去敲门，他敲了三遍，小木屋里什么动静也没有。古九思沉默下来，过了一阵，他对着小木屋的门缝将小园的事从头到尾叙说一遍。

小园的新婚丈夫在那边同老江和田大华大声地闹着酒。

树林本身没有任何音响。

古九思说：“子兰，我现在非常需要你，你得出来帮我唱《狼》。”

小木屋里传出女人的歌声：“有朵花儿不会香——”

古九思惊诧汪子兰唱的民歌怎么比从前还要动听，他说：“子兰，你仍可以赛赢她们！”

一只小狗从草丛里钻出来，在古九思的脚边来回蹭着。古九思用脚尖不时将它勾起来又放下去。小狗一张嘴，猛地响起一声苍凉的狼笛。古九思发现，小狗不是狗，是只小狼。他甚至觉得它就是自己在文化站放走的那只小狼。

小木屋门一响，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女人站在那儿纵情地唱了起来。

后山上四条腿的东西叫做狼，

前心窝一条根的恩情是亲娘，

黑夜里狼叫月亮满头白，

天麻开花娘是清水总无香。

古九思觉得树林外有许多狼的眼睛。狼笛还在响，突如其来的歌声让那些眼睛显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情。在曲谱中没有的很长并且震颤得很强烈的拖腔里，古九思吃惊地发现，柳柳站在月光下。

古九思说：“你怎么来了？”

柳柳反问：“我为什么不能来？”

当古九思还没有从这不同往常的语气中回过神来，柳柳又恢复先前的语气告诉他，自己在半路上碰到老江，是老江带她来这儿见见汪子兰的。

古九思说：“我有些听不懂你的唱法。你还想去参加比赛吗？”

柳柳理直气壮地说：“当然！我现在哪儿都敢去、哪儿都敢唱。天一亮我就回县里去。”

古九思觉得自己的喉咙干得像一根老了但还没有朽的木棍子。

远处，田大华在高声说，老古通了狼性，写狼字唱狼歌。他又说，柳柳唱民歌同汪常委作报告一样好听。大约是那只小狼又被人发现了，好多人都叫老江用手枪打，老江不肯，耐心地在那儿讲那个打猎的老头被狼算计的故事。大家都不相信，老江便大声地招呼古九思，要借他的口再说一遍。古九思太兴奋了，第一次用命根子一样的民歌取笑。他顺着老江的话说，那些虚情假意的民歌都能迷死人，说起真人真事来，当然更不得了。（本篇曾经被改名《民歌》）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五日定稿于汉口花桥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订正于武昌东湖



## 第十八章 秋风醉了（一）

电视播完晚间新闻以后，王副馆长才回家。王副馆长进家门时，妻子仿兰已领着女儿睡着了。客厅里，只有老父亲趴在地板上，认真地补着一双旧胶鞋，屋里有一股胶水的香味。父亲见儿子回来，问他吃饭没有。听说儿子还没吃晚饭，父亲忙起身到厨房去弄。

王副馆长在客厅沙发上坐了一会，忽然闻到一股煤气味道，他连忙钻进厨房，一把将煤气罐拧死。父亲说：“怎么关了？正准备点火呢！”王副馆长说：“你不是点火，是打算放火。跟你说了上百遍，要先将火柴点着，再开煤气开关，你总是记反了。”父亲说：“我见你媳妇也常常先开煤气，再划火柴。”停一下，又说：“就怪她，怕女儿玩火，总将火柴藏得连我也找不着。”

王副馆长劈手夺过火柴，转身将门窗都打开，让风吹了一阵，再关牢后，这才将煤气灶点燃了。又随手将一只锅放上去，加了些水，说：“煮点面条。”正要走，见父亲一双黑手从柜子里抽出来，他连忙说：“我自己来，你歇着去吧！”一边皱着眉头从父亲手里接过两只鸡蛋，一边将父亲推出厨房。王副馆长将鸡蛋面做好了，盛到碗里，正要吃，父亲又返转来了，冲着王副馆长说：“我听说，有件事对你不利。”王副馆长搁住筷子问：“你能听说什么重要事情？”父亲说：“下午，李会计的娘送鞋来时，亲口对我说的。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她也只偷了一只耳朵，没听准什么，反正是李会计在家里说的。”王副馆长想了想说：“你别瞎操心，到中间去搅和。我的事你想关心也关心不了。”父亲说：“我只是提醒你一下。”说着就退回去。

吃完面条，顺带将手脸脚洗了一把，出厨房时，见父亲仍在客厅里补胶鞋，他说：“一双破胶鞋，你想补出一朵花来？”父亲说：“这天怕是要下雨了，人家到时要穿呢。”王副馆长懒得再理睬，开了房门，就往床上钻。仿兰仍没醒。王副馆长在床上坐了一阵，还是忍不住用手去摸妻子。摸了一阵，仿兰终于醒了，朦胧地问：“什么时候回的？快睡吧！”王副馆长说：“有件喜事要告诉你。”仿兰振作了些。王副馆长继续说：“组织部约我明天下午去谈话，我想，可能是要我当正馆长。”仿兰说：“这也叫喜事？代馆长都当了快三年，人都累脱了几层皮。现在，你就是坐着不动，百事不做，也该送你一个馆长当一当。”王副馆长说：“话是这么说，可人家如果成心不让你升这半级，你也没办法。”仿兰说：“所以你就把这个响屁，当成了喜事。”王副馆长说：“你以为我当上国家主席才是喜事？这好比月月发工资，明知这笔钱是你该得的，可一到领工资的时候，人人都挺高兴，都把会计当成了菩萨。”

仿兰打了一个哈欠。女儿忽然叫了一声：“我要屙尿！”仿兰连忙跳下床，抱起女儿要去卫生间。一开房门，见公公正蹲在客厅地板上，忙又缩回来，仿兰只穿着乳罩和三角短裤。她将女儿往丈夫身上一扔，回头钻进被窝里。王副馆长抱女儿去上卫生间。路过客厅时，朝父亲说了几句重话。待他从卫生间返回，父亲已上床睡去，破布、破胶皮撒了一地板。关了房门，仿兰说：“他又是没洗手脸就去睡了？下回，他的被窝你帮忙洗。”王副馆长不作声。放好女儿，他又续上刚才的话题，说：“领一个月的工资，就说明自己有一个月的价值。让我当正馆长，也就说明我有正馆长的价值。不让你当，就意味他们不承认你有这个价值。”

仿兰猛地说一句：“就像猪婆肉不是正经肉一样？”王副馆长说：“差不多是这个道理。”仿兰又说：“只有你把狗屎当金子。换了我，我倒要先考虑考虑这个馆长能不能当。要当也得提它三五个条件。”王副馆长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算了，睡吧！明天上午这一道难关，还不知道该怎么过呢！”仿兰说：“谁叫你充好汉，领导要安排亲戚子女到文化馆，你答应就是，这个单位又不是你私人的。我们图书馆只有十个编制，却进了二十一个人，工资奖金反而比你们发得多。领导子女来是好事，可以通过他们走后门找财政要钱嘛。”王副馆长

说：“文化馆是搞文艺的，不考考试就答应进谁，那怎么行？”

有一阵两人都没说话。王副馆长一翻身，胸脯贴到仿兰的背上，他正要将手伸出去，仿兰又开口说：“你父和李会计的娘关系怎么这密切，是不是在谈朋友？”王副馆长一愣。仿兰继续说：“这一段你父经常带着孩子到李家去串门，今天下午，他又将李家的破鞋，抱了一大堆回来补。”

王副馆长记起父亲刚才说的话，他当时还以为父亲补的是自己家的鞋。但他仍替父亲辩解：“我父当了一生的补匠。这两年不让他上街摆摊，他就像丢了魂似的。能帮人补鞋，就证明他活着有价值。你也别乱猜。”仿兰说：“又不是我的亲老子，我才不管呢！你只告诉他，别脏了我的屋子就行。”

王副馆长的兴致一下子全没了，他翻了一下身，将自己的背对着仿兰的背。仿兰说风灌进被窝里了，他也懒得理。

睡了一阵，王副馆长感到有人在推自己。睁眼一看，天已经亮了。

仿兰见他醒了，就不再推。说：“快起床去看看，你父在外面哭呢！”

王副馆长一听，真的有哭声，就连忙起床，披着衣服冲出房门。果然是父亲老泪纵横地坐在小板凳上哭泣。

王副馆长说：“你怎么啦？”

父亲抹了一把眼泪，不说话。王副馆长有些急；“父！你是伤是病，先开个口呀！”

父亲喘不过气来。王副馆长上去帮忙在背上捶了几下。平缓后，父亲说：“昨天夜里，他们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王副馆长一惊：“谁？”同时心里马上判断，可能是李会计他们见父亲老和他娘在一起，就起了报复之心。

父亲说：“你爷你奶，你太爷太奶！”

王副馆长悬着的心立刻放了下来。“他们早已作古了，怎么会打你呢？”

父亲说：“他们托梦给我，在梦里打我！说我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所以王家香火在我手上断了，王家上千年的血脉让我毁了！”父亲抬起手，指着脸让王副馆长看，“我这张老脸都打乌了，灯儿，我只生你一个儿子，你说什么也要还我一个孙子呀！”

房门一响，仿兰款款地走出来。王副馆长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仿兰故意轻描淡写地说：“父，你也不必伤心，只要他愿意，我们离婚，让他再去娶个会生儿子的姑娘就是。”

王副馆长忙说：“仿兰，你少说几句行不行？”

仿兰说：“这话让人听了该多舒服！”说着就进了卫生间。

王副馆长好说歹说，总算将父亲劝歇住，不再哭了。原先他打算早上和父亲说说，要他别给外人补鞋，别丢他的面子。父亲这一闹，他就不好开口了。

洗漱完毕，他到厨房去，想和仿兰说话，做点父亲爱吃的泡蛋。进去后，见仿兰已经做了，他就转身去给宣传部的冷部长打电话。

冷部长是县委常委，电话自然是公家安装的。王副馆长的电话安装得不明不白。文化馆准备将旧房拆了盖舞厅，几家建筑公司来抢这笔活。其中八建公司借口说为了便于联系，抢先给他家里安了一部电话。所以，他一拿起话筒，就感到当不当一把手，确实不大一样。

冷部长有个姑娘叫冷冰冰，暑期参加高考，考了二百九十分。冷部长想到文化馆的干部只要有专长有才华，文化水平不高不要紧，就想将冷冰冰安排到文化馆工作。于是，他托人将么姑娘写的几篇日记和作文送给王副馆长“指教”。经人一暗示，王副馆长明白，冷部长是要他主动去找他要人才。

今天上午这场考试，本是单独为冷冰冰安排的，不知怎样，走漏了风声，说文化馆公开招聘文艺人才，搞得全县来报名的不下百十人，光县委、县府两个大院的干部子女就有十几个。弄得王副馆长骑虎难下，只得假戏真做，请了几个评委，将一百多人筛得只剩下十个人，

参加今天上午的最后面试。

王副馆长拨了一个号码，等了片刻，那边就有人声传过来，娇滴滴地问找谁。王副馆长就说：“你是冰冰吧？我是文化馆小王，请你爸，冷部长接电话。”说完这话后，王副馆长等了好一阵，话筒里没有人声，只响过一阵公鸡的打鸣声。仿兰都催了几次要他吃饭，可他不敢放话筒。那边终于传来了冷部长的声音。王副馆长先说自己昨天晚上在他家等到九点多，见部长忙还没回来，就只好先告辞，等等，然后，又说今天的面试已经全部准备好了，以冰冰的才华，名列榜首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这时，外屋里仿兰大声呵斥谁，说：“送什么礼呀送——王馆长不是见东西眼开的人，都给我提回去，凭真本事考嘛，何必来小动作。”

王副馆长见声音好大，忙将话筒上的送话器捂住，一转念头，他又放开了，并对着话筒说：“评委都是我亲自挑选的，政治上绝对可靠，不会自行其是。”他说“政治上”三个字时，语气特别重。

等了一会儿，冷部长在那边说：“有件事现在说不知误不误你们的事，冰冰她病了，不能参加面试。”

王副馆长正要再说点什么，那边电话已经挂上了。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出了房门，冲着仿兰说：“你刚才发什么神经病？”

仿兰说：“其实没人送东西来，我想和你作个配合，让领导更相信你。”

王副馆长说：“你是在画蛇添足。”

这一变化，让王副馆长食欲大减，只喝了两口粥就提着皮夹子上班去了。

文化馆办公楼与宿舍楼本是一个整体，只是将一半设计成宿舍，另一半作办公用。王副馆长从家里走到办公楼大门前只用了两分钟。

还没到上班时间，看门的郑老头还没来，他从皮夹子里找出一把钥匙，将大门开了。人进去后，又反手将门重新锁上。

一进办公室，他就坐在椅子上发问。问了一会，他记起下午要到组织部去谈话，就连忙找出笔记本写起来，他先将代理馆长这几年的工作作了一些回顾。

一写到的自己的工作成绩，王副馆长就兴奋起来。他推开门，走到阳台上，细细打量这一幢五层楼的建筑物。文化馆大楼县里叫了十几年，馆长换了几任，都没建起来。轮到他代理馆长，只用了十四个月，大楼就树了起来。县长还多次在一些重要场合里说，要向文化馆学习，账上没有一分钱，却盖起了一栋价值八十万元的大楼。所谓文化馆，实际上就是指的他。

王副馆长朝下看时，见宣传部秘书科的小阎领着一个人，正在楼下观望。他就叫起来：“小阎，上来坐一会吧！”

小阎和那人说了句什么，就领路朝楼梯间走去。不一会，就到了办公室门口。

坐下后，小阎相互作了介绍。王副馆长知道随小阎来的这人是小阎的老师，听说文化馆公开招考干部，特来看个热闹。小阎的老师姓马，王副馆长看了几眼，总觉得有些面熟。老马看出他眼里的意思，就主动说，前年县里搞“金色的秋天”摄影作品展览，他有一幅作品入选了。他来文化馆拿入选证时，有些不好意思，就说自己是代人来领的。王副馆长记起有这件事，他还记得这幅作品名叫《秋风醉了》，作者是一个副乡长，作品本来很差，但名字取得好，作者身份又特别，王副馆长就力举让这幅《秋风醉了》参展。王副馆长本想问问老马现在做什么事，但见小阎起身告辞，他自己也忙，便作罢了。临出门时，老马握着他的手说：“日后还望多关照。”王副馆长说：“对来自基层作者的作品，我一向强调要特别关照。这一点请放心。”

老马没说什么，只是轻轻一笑，有点意味深长的样子。

和小阎握手时，王副馆长半天不松开，扯着问：“冷部长对我们这次考试，不知有何意见或指示？和我说一说，马上我们的舞厅做起来了，老哥每天送你两张票。”

小阎也学老马轻轻一笑，说：“冷部长对你工作中的锐气很欣赏，多次要部里的中层干部向你学习呢！”

王副馆长说：“他这么看重我，那他的冰冰今天怎么不来参加考试？”

小阎说：“这是冷部长的私事，我也不知道。”

王副馆长从小阎脸上看不出什么暗示，只好放他走了。

小阎刚走，李会计来了。问他今天的考试是不是按时举行。王副馆长怀疑他怎么这样问，是不是他已经知道冷冰冰不来参加考试，加上想起父亲昨晚说的那些话，心里忽然有了一股气，就说：“有什么变化，我会通知你的。”

李会计停了停，正要走，王副馆长扔来一支烟，随口问：“听人议论，宣传口最近像有什么人事变动，你消息灵通，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李会计一边低头点烟一边说：“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

王副馆长就问他，让通知人建公司今晚来人谈判，拆；日房盖舞厅的事，通知了没有。李会计说已经通知了，今晚他们正副经理都来。隔了一会儿，王副馆长又问他申报高级会计师的事进展如何，听说有些阻力，他答应过几天帮忙跑一下，疏通疏通。李会计当即表示感谢。王副馆长盼他嘴里能透露点别的什么，见他问一句答一句，半句也不愿多说，知道无益，就叫他走了。

门外陆续走过一些人，是馆里的干部来上班了。王副馆长一看表是八点半，离考试开始，还有一个钟头。他便又开始准备下午的工作汇报。

成绩自然有一大堆，不然他不会连续被评为省地文化系统先进个人。王副馆长想光说成绩人家会说你骄傲狂妄，还应该说点缺点。他最大的缺点是不大听话，上面的指示，他总要添点什么或减点什么，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和不折不扣。譬如说这次招考文艺人才，本来看准一个好苗子选进来就是，他却要别出心裁，组织一个评委会，搞初试和面试。宣传口的干部全归冷部长管，没有他点头，谁也提拔不起来。王副馆长觉得既然冷部长不计较这点，将他由副转正，自己不就冷冰冰的事检个讨，就太不近人情了。这种缺点的根本问题是个性太强，宁折不弯，遇事不讲究调和，态度强硬，方法简单。王副馆长又安排自己在说了这一通后，一定要说说老罗的事。

老罗是馆里的音乐干部，他本是在下面一个乡电影队当放映员，因和县委书记是同学，才调到文化馆。来馆不到一年就搞了三个女人，其中两个是姑娘。弄得那一阵，天天有人来找老罗算账，搞得全馆乌烟瘴气。宣传部、文化局都不敢处理。那时，前任馆长刚调走，王副馆长刚刚开始代理馆长，上面将这事交给他处理。他将心一横，给了老罗一个行政记大过、停发当年奖金的处分。奖金停了半年，县委办公室就有人来说情，但他不客气地顶了回去，结果他在馆内的威信一下子起来了。

正在盘算这小骂大帮忙的主意时，电话铃响了，隔着一道墙，清晰得很。跟着李会计在那边屋里喊：“王馆长接电话！”

他过去拿起话筒，听出是县政府文卫科的史科长。史科长说上午来考试的人当中，有个叫肖乐乐的，他是行署文卫科肖科长的妹妹，一定要特别关照。王副馆长嘴上应承了，心里却骂道：“二十几岁，卵子还没长圆，就想在老子面前玩领导的味地真是睡着后笑醒了。”

放下电话后，李会计问他这次收的报考费怎么处理。王副馆长问清有差不多五百元时，就说：“再添一点，凑一千元，将银行那笔贷款的利息付了。”

李会计说：“是不是作奖金发了算了。银行的钱，一千两千地还，他还嫌麻烦。”

王副馆长说：“没办法，银行这笔钱没还清，住在这房子里就不舒服，你同大家解释一下，现在为我捧捧场，将来会有大家的好处的。”

回到办公室，见屋里看一个挺好看的女孩。他心里有几分好感，就主动问她找谁。女孩说她叫肖乐乐，找王馆长。王副馆长想起刚才电话里史科长的口气，一点好感立即消失了。

他接过肖乐乐递过来的条子，看也不看就放在桌上，借口叫肖乐乐出去放松放松，以免考试时太紧张，将她打发走了。

肖乐乐走后，接二连三地来了不少人，都是递条子的。王副馆长数了数，九个人参加考试，递的条子却有十三张。条子上落款的都是县里的头面人物，史科长在里面只算是一个小爬虫。

王副馆长瞅着那堆条子，犯了难，那些写条子的人都是不好得罪的。而这次招考只录取一人，原定是要录冷冰冰，那九个人只是陪着练练，再好他也不敢录取。

他想了一阵，想出个主意，就唤李会计过来商量。

李会计听说他准备让每个评委，给参加考试的人，统统都打九分，就摇头，说：“这会让人看出问题来。不如规定从八点五到九点四，共十个分数。评第一个人时，第一个评委打八点五分，第二个评委打八点六分，第十个评委就打九点四分。评第二个人时，第一个评委打八点六分，第二个评委打八点七分，第十个评委打八点五分，这样依次排下去，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每个人都是七十一·六分。”

王副馆长见李会计脱口说这许多数字，就说：“你好像预先就知道许多事一样？”

李会计说：“王馆长这样说，以后我就不敢为你当参谋了。”

王副馆长说：“等我当了馆长时，一定举荐你当副馆长。”

李会计望着他不说话。

王副馆长说：“我还想将评委秘密打分，改为公开亮分，免得有个别人不听话，私下下我的绊马索。”

李会计说：“这个主意好，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粥面看饭面，谁若是抬谁的分，看得清清楚楚，谅他们无论如何不敢得罪冷部长。”

王副馆长说：“很对，如果今天九个人得分一样，我就可以一个不取，这个名额还是冷冰冰的。”

商量好后，李会计就去通知评委们来开碰头会。

王副馆长数准十个人都到了以后，就说：“我先给个东西大家看看，然后请大家说说今天这个分数，怎么个打法。”

说着，他将桌上的十三张条子，递给评委们过目。

评委们看后，一个个脸上很严肃。

王副馆长说：“这样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将后门开得比前门还大，我是很看不惯的。我的意见是一个也不录取。”

评委中有几个人齐声附和。

忽然评委中有人问：“怎么没见到冷冰冰的条子？”

王副馆长说：“她病了，不能参加今天的面试。”

大家齐声“啊”了一下，然后都说就按王馆长的意思办。

九点半时，评委们鱼贯进入考场。一坐定，王副馆长就宣布面试开始。

由于不收门票，来观看的人很多。

开始几个七十一·六分出现时，大家都发出各种惊叹。特别是第九个七十一·六分出现时，考场轰地一响，像是天上打了一个滚雷。

等王副馆长重新出现在台上时，考场猛地静下来。

王副馆长说：“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将尊重评委的意见，慎重地进行研究。”

参加考试的人，都没料到会是这种结果，一个个不知说什么好。王副馆长说了几句安慰话，他们就随大家往外走。

一屋人中，只有两个人在笑。王副馆长认出，这两人一个是小阎，一个是小阎的老师老

马。

等人都走完后，王副馆长立即给冷部长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本来想下午亲自来汇报，但是组织部约他下午去谈话，所以就先将结果报告一下。他这样说，本是想探探冷部长的口气。冷部长只说了一句：“你的高招真多，我都防不胜防了。”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王副馆长猜不透冷部长话里的意思。回家吃中午饭时，说给仿兰听，仿兰也判断不准。

下午，各机关都是一点半钟上班。王副馆长一点钟从家里出发，到组织部只用了十五分钟。

干部科的门敞着，有两个人在办公桌上下象棋。王副馆长冲着执黑的一方叫姚科长，又冲执红的一方叫张科长。二人都朝他点点头，说声你来了，又埋头厮杀去了。王副馆长见红方张科长走错一步棋，就想提醒他，终究是强忍住没有开口。黑方姚科长赶紧挥车叫将。张科长一看，将虽将不死，却要丢一只马。他懊悔不及，连连说自己不该太冲了。太冲了总要吃亏的。后一句是姚科长说的。

这时，墙上的石英钟响了一下。张科长忙一推棋子，说：“上班时间到了，不能下了。”

姚科长说：“这盘棋你是输定了。”

张科长说：“那倒未必，俗话说先死而后生。老王你说是不是。”

王副馆长说：“其实姚科长的棋也潜伏着危机。”

一边议论，一边将棋收拾好了。

姚科长又叫张科长给王副馆长泡茶，说张科长是输家，输家就得受罚。

张科长却反叫姚科长给客人泡茶，理由是姚科长爱跳舞，若不待王副馆长客气点，等文化馆舞厅建起来后，不买票就不许进。

姚科长不以为然，说他就不信王副馆长会拦在门口。

张科长说，王副馆长自然不会拦在门口，但他会请两个素不相识的民工守门，看谁有力气硬往里进。

说着话又进来了一个人，是宣传部小阎的老师。老马进门后，腼腆地冲王副馆长点点头，找了一个凳子坐下来。

姚科长和张科长扯了半天皮，到底谁也没去泡茶。

王副馆长趁他俩扯皮刚告一段落，赶忙插进来说话。他知道一会儿管县直机关的徐副部长就要来了，等他来了自己就不好主动谈自己今后工作的设想。趁他没来，自己就开始说，等他来了，正好可以听到一部分，而这些事闲聊时说，比正式汇报效果要好。譬如说建一个高档舞厅，闲聊时可以说星期六晚十点半以后，舞厅灯光改为烛光，舞曲一律是慢三、慢四，而且还要设几处屏风，跳到最抒情时，可以转到屏风后面去。又譬如，建一个镭射电影厅，专放一些进口电影，因为镭射视盘是采用激光信息处理的，无法进行剪接，所以刺激性很强的镜头特多。等等这些，都不能在正式汇报时说，说了就要犯大忌。

王副馆长说，他打算年内将舞厅建起来，明年再投资搞镭射电影，后年搞一个健身房，这中间再看准机会办一个公司。

徐副部长果然在王副馆长说到最精彩处时走进来，除了老马起身上前和他握手，别人都没多大反应。

徐副部长一直津津有味地听，直到王副馆长将话说完，才开腔。他说：“我们开始谈正事吧！”

姚科长赶忙起身给徐副部长倒水，却被张科长捷足先登了。

徐副部长接着说：“文化馆的工作，这两年在王代馆长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些成绩。考虑到上面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县里就不能小看它。所以，冷部长和我们商量过后，决定调西山乡副乡长马金台同志到文化馆担任馆长兼党支部书记。”

王副馆长听到这话，脑子里轰地一响，眼前泛起一层黑点。

徐副部长下面讲的什么，他听不大清。只见一只手伸到他的面前，他下意识地握住，抬头一看，见是老马。

老马说：“从前我是你的业余作者，现在转到文化战线上来，我仍是你的业余作者，因为我不算太内行，有些事还需要王馆长你多加指点。”

王副馆长定了定神，勉强开口说：“一个锅里吃饭的人，好说，好说！”

徐副部长又说：“你俩一正一副，分工是这样的：老马抓全盘，兼管人事。小王抓业务，兼管财经。不知你们有别的意见没有。”

老马说：“没有。我服从安排。”

王副馆长说：“我只管管业务就行，别的都归老马吧！”

姚科长忽然说：“一个人事，一个财经，是最重要的两件事，让一个头头管不好，缺少一种平衡机制。”

王副馆长本是赌气，听姚科长一说，就不再坚持了。他知道不管人事和财经就没有威信。

徐副部长说：“小王，我知道你心里有意见，哪个副职不想转正？老马比你大十多岁不是？你在年龄上有优势嘛！年轻人要经得住磨炼和考验。”

王副馆长不作声。

徐副部长又问老马：“有什么困难没有？住房问题？家属问题？”

老马说：“家属是半边户，田里的事离不开人，就算了。但我的两个孩子都在县里读高中，看看能不能搞几间宽敞些的房子？”

徐副部长说：“文化馆做了新房子，腾一套出来没问题吧？”

王副馆长想了想说：“只有腾李会计的房子了，他在西街上买了一套私房，按政策有了私房的就不能住公房。”

徐副部长拍了一下巴掌说：“就这样定了。”

张科长说：“具体的还是王馆长去落实。这是老马的事，老马不便出面。”

王副馆长说：“我这个副职说话，不知他听不听。”

姚科长说：“我知道，你把文化馆几个人盘得像猴子一样，大家都听你的。”

王副馆长说：“你这样说可不好，老马来当一把手了，可别让他以为我在搞拉帮结派。”

老马忙说：“我们都是革命的左派。”

大家都笑起来，王副馆长也笑了笑，样子有点吃力。

于是，徐副部长就站起来说：“今天的谈话是不是就到此结束。我还约了别的同志来谈话。”

老马和王副馆长一先一后走出来。在走廊上走了一阵，又在楼梯上走了一阵，二人都没说话。

走到办公楼外的花坛边时，王副馆长正想随便找句什么话和老马说说，老马先开口了。

老马说：“王馆长，你看我几时上班合适？”

王副馆长忽然生起反感，说：“你是一把手，想几时上班都行。”

老马说：“那就明天吧！”

王副馆长说：“那我就回去通知，明天上午开个欢迎会。”

老马说：“大家见见面也行。”

又走了几步，二人就分手了。老马住在招待所，与王副馆长走的不是一条路。

王副馆长在回馆的路上碰见了李会计。李会计从银行取款出来，站在路边喊他。

王副馆长和他走对面后，立即就埋怨道：“你知道要调外人来当馆长，怎么不直接告诉我？”

李会计说：“怕你感情上受不了。只好让我妈向你父递个信，暗示一下。”

王副馆长说：“刚谈过话。老马来馆里住，还相中了你那房子。徐部长指名让我督促

你将房子腾给老马。”

李会计说：“老马没来馆，怎么知道的？”

王副馆长说：“上午宣传部的小阎领他来实地看过了，只是你我还蒙在鼓里。”

李会计立即骂起来：“我日他老马的娘，第一斧头想砍我，别想！”

王副馆长提醒他：“你的党员还在预备期呢！”

李会计说：“预备期我也要日他娘！”

王副馆长说：“骂归骂，房子还是得让给老马。另外，你通知一下，明天上午开全馆大会，欢迎老马到任。”

说完扭头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说：“顺顺气，当心将取的款丢了。”

李会计在身后直蹬脚，像是说宁肯不在文化馆干，也难咽下这口气。

在家门口，王副馆长正碰见老罗从屋里出来。见了，老罗边阴阴地笑，边点点头，并不说话，就走了。

王副馆长很奇怪，老罗平日见了他像见了仇人，怎么今天倒亲自上门了呢？

进了屋，就见父亲的一副驼背正对着门口。

听见脚步声，父亲说：“还有什么要补的吗，罗同志？”

王副馆长一扬嗓子说：“你同志个屁！”

父亲吓了一跳，转过身来，见是自己的儿子，就说：“伢儿，你怎么了，也骂起老子来了？”

王副馆长一愣，避开这个话题：“我问你，姓罗的来干什么？”

父亲说：“没什么，让我给他补双鞋！”

王副馆长再也忍不住了。叫起来：“姓罗的是什么东西？你这不值钱，给他补鞋？”父亲说：“我补了一生鞋，只认鞋不认人。”停一下又说：“你说老子不值钱，老子就不值钱。老子一生只认破鞋，不认好鞋。没有那些破鞋，能有你光亮堂堂的今天？”

王副馆长说：“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姓罗的今天是在损我，欺负我。他知道老马要来当馆长，我没法管他了，才敢让你给他补鞋的。”

他说着便跳到走廊上，大声说：“姓罗的，把你的臭鞋提回去。”

老罗在走廊另一头站着回答：“你说话怕是算不得数的。你父亲说过，补好后亲自给我送来。”

王副馆长说：“你不拿那我就扔到垃圾桶里去。”

老罗说：“扔不扔我不管，我只找你父亲要这双鞋！”

王副馆长正要说什么，父亲从身后门里钻出来，平静地说：“罗同志，请稍等会儿，这鞋我马上就补好给你送去！”

老罗和王副馆长忽然说不出话来。

父亲佝偻着身子趴在地上，一下一下地将鞋补好。然后稳稳地走到走廊那头，轻轻地将鞋交给老罗。

老罗说：“王师傅，我给你钱，要多少？”

父亲说：“我有儿子养，要钱做什么？只要你日后记得有个王老头给你补过鞋就行。”

老罗的脸一点一点地红了。

王副馆长知道父亲要对自己说什么，他没有在客厅里坐，径直进了卧室，关上门后，开始拨电话机上的拨号盘。

这次他要的是八建公司的经理。经理姓石。

他先将馆里领导班子变动的情况和石经理说清楚了。

电话里的石经理急了：“那你们拆旧房建舞厅的事有变化没有？”

王副馆长说：“从明天起就不归我当家。我说不准。”



石经理说：“好歹还有一个晚上，你支持我们一下吧，我老石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我是滴水之恩必报。”

王副馆长沉吟一阵，才说。“那就按原计划，晚上见面谈。不过有句话说在前，我知道你们手上的活不多，所以，合同造价不能太高。起码要让明天上任的一把手找不到毁合同的把柄。”

石经理在电话里答应了。

放下电话，王副馆长正准备上幼儿园去接女儿，仿兰抱着女儿从门外走进来。

王副馆长问：“怎回得这样早？哪儿不舒服吗？”

仿兰说：“还不是为了你的事闹得肚子痛！”

王副馆长说：“你都知道了？”

仿兰说：“代了这几年馆长，起早摸黑地干，人瘦了几圈，到头来让别人坐享其成。”

王副馆长说：“昨晚你不是劝我别干这差事吗？”

仿兰说：“劝归劝，事到临头，就得争那口气。”

王副馆长听了心里怦然一动，禁不住脱口说道：“这口气我非争回不可。”又说：“这个家看看到底由谁当。”

晚饭仿兰弄了点酒，王副馆长一口气连干三杯。

一直没说话的父亲，忽然开口说：“老罗送鞋来补时，说从乡下调了一个人来当馆长，这事可是真的？”

王副馆长说：“单位的事你少问。”

父亲说：“我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好。老罗说，新馆长已和他通了气，准备重用他。”

仿兰鼻子嗤了一声：“这也不是什么绝招，每个新来的头头，总是要利用先前的反对派来站稳脚跟。”

这话让王副馆长动了心思。反对派他不怕，怕就怕有人向老马那边倒戈。幸亏让他管财经，老马管人事。馆内的干部子女，大的已经参加工作，小的还在上小学和初中，没有待业的，不会求老马找事做。而财经上讲究一支笔签字报账，谅大家不敢做得太过分，以免得罪了他。至于业务，老马是个外行，他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想到这里，他像已经获胜一样，又喝了三杯酒。仿兰并不劝他，第一回由他喝去，在往常，她是绝不允许丈夫超过三杯的。

晚上，和八建公司的谈判是在外贸宾馆的一间客房里进行的。客房分为里外两间，大部分时间是王副馆长和石经理在里面屋里单独谈，石经理带来的人和文化馆的李会计在外屋吃点心喝咖啡。

王副馆长要求八建公司，明天就派几个人去扒旧房子，人别多，进度慢不怕，房子拆完后，停一阵再开始挖屋基，也不要搞得太快，屋基挖好后，就完全停下来。前面几点，石经理没有意见，只是认为屋基挖好后如果不做好屋脚，日后再做时，会有大量的返工。王副馆长当即表示，承认五百块钱作为返工费。

谈妥这些，他俩就开门，唤各自的随从进来，在合同上正式签字。按照乙方文化馆的要求，合同签字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合同规定，舞厅造价为二十万零八千五百元。

合同一签订，石经理就让八建公司的会计拿出一个红纸包，说按建筑行业的规定，王副馆长可以拿总造价百分之五的信息服务费。红纸包包的是一万元现金。王副馆长坚辞不接，并表示他决不做违反党纪国法的事。后经协商，决定由八建公司给李会计家安一套燃气热水器，王副馆长这边则定为，待他父亲百年之后，由八建公司承担全部丧事费用，并负责建造一座墓。至于多余的钱，暂时留在八建公司的账上，待适当时机，凭王副馆长的条子，请文化馆全体人员到北戴河旅游一次。

签完合同出来，天上下起了雨，趁石经理打电话叫车来送他俩时。王副馆长问李会计，明天上午的会，是否通知到每一个人了。李会计叫声哎哟，说事情太多，他将这事忘了。王

副馆长知道李会计心里是怎么想的，也不说破，只说，那就来几个算几个。第二天早上，王副馆长准时七点半钟到馆里上班。还在一楼就听到头顶上有不少人在说话。上到二楼，见会议室的门已打开，老马和先到的几个在聊天。大家笑咪咪地认真听老马讲他当副乡长时的笑话。

王副馆长在门外站了一会儿，陆续又来了些人，连一向只来领工资的退居二线的老馆长也病怏怏地来了。王副馆长突然觉得李会计是不是在和自己玩瞒天过海的把戏。他昨天说忘了通知今天的会，但今天大家到得出奇的齐，还有会议室的门只有李会计有钥匙。李会计若倒戈，那他今后的处境就惨了。

正想着，李会计在楼梯上出现了。

王副馆长便说：“你像个预备党员，好积极呀！”

李会计一愣后才说：“门不是我开的。是老罗一大早上我家去拿的钥匙。我还没起床呢！老罗说是老马叫他去拿的，老马还叫他去通知全馆人员今天来开会。”

听了这话，王副馆长才放下心，说：“老马启用老罗，简直对全馆其他同志是个侮辱。”

李会计说：“我看没有人与老罗为伍。”

王副馆长说：“我们今天就开始，不让老罗的尾巴翘起来。”

李会计点了头。

王副馆长走进会议室，一坐下就对老马说：“开始吧！”也不等老马示意，就提高嗓门说：“今天这个会没别的议程，专门欢迎老马来馆里当馆长，请大家鼓掌欢迎。”大家都鼓了掌。他继续说：“老马以前专和农民打交道，抓火葬、抓计划生育、抓积肥很有办法。现在他要和各位文化人打交道，初来时可能会力不从心，希望大家多支持。下面请老马发表就职演说！”

老马一开始就说他那张获奖的摄影作品。他说：“我与文化馆是有缘分的，那年借人家一部旧照相机，随手拍了一张《秋风醉了》，就被王馆长慧眼看中，给了我很高的荣誉。”说着，老马从公文包里拿出那张照片让大家看。

大家从手上传了一遍，都不说什么，只有老罗连声说好。传到王副馆长手上，他看到照片上，一位老农民正在旷野里仁望着，一阵秋风吹过来，将老农民头上的草帽吹下来，正好落在蹲在他脚边的一只小狗头上，小狗抬起前爪，活像一个人。

老马又说了一通客套话，然后是大家发言表态。先是老罗说，老罗说他感到新馆长到任后，各方面有耳目一新的味道，他本人争取在新馆长的领导下，创作出好的音乐作品，评上省政府颁发的“屈原文艺奖”。老罗刚说完，搞文学创作的老宋说，新馆长能让老罗获此殊荣，那也一定能让我拿回诺贝尔文学奖。大家都大笑起来。李会计最后说：“老马看中了我那套房子，是看得起我，过两天我就腾出来。也算是以实际行动迎接新馆长吧。”

王副馆长及时插嘴：“说不定什么时候，上面给我们调来一个副馆长或副书记，希望在县城内有私房的同志向李会计学习，届时积极给予配合。”

接下来老马将正副馆长的分工宣布了。然后就散会。

老罗正要走，李会计叫住他，问会议室的茶杯怎么少了四只。老罗摇头表示不知道。李会计说：“不知道不行，你开的门，茶杯少了该你负责赔。”

老罗说：“你以前就丢了，别想往我头上赖。”

李会计说：“你才是赖呢！昨天上午考试，四十只茶杯还一只不少。”

老马出来打圆场说：“几只杯子，丢了算了。”

王副馆长马上说：“这可不行。馆里订了制度呢，除非你宣布以前的制度全部作废。”

老马愣了愣说：“既然有制度就按制度办。”

李会计说：“听见没有，老罗，四个茶杯共九块六角钱，在这个月的工资里面扣。拿钥匙时，我说过会议室里小东西多，丢了不好办。你说没问题，丢了你负责。你说话可得算话。”

老罗气急败坏地说：“谁敢扣我的工资，我要闹得全馆的人都领不成工资。”

老罗边说边往外走，刚走到门口，猛地楼下传来一声巨响，跟着一股尘土冲天而起。大家赶忙用手捂住鼻子。

老马冒着灰尘走到走廊边，探头一看，见一群人正在推那幢先前曾作电视录像厅的平房周围的临时棚子。

见老马一脸的疑惑，王副馆长装出一副对不起的模样说：“忘了和你通气，拆这房子是准备盖舞厅的。”

老马问：“签合同了吗？”

王副馆长说：“上个月签的。”

老马不作声。

李会计将会议室的一张旧办公桌腾出来，给老马用。办公桌有七成新，王副馆长嫌它旧了，别让人见了说他欺负老马是后来的，就要李会计去买张新的，反正会议室也要桌子用。老罗自告奋勇要去帮忙抬回来，老马推辞几下，也就随他去了。

不到一个小时，老马和老罗就抬回了一张新办公桌。就摆在王副馆长的对面。老罗拿着发票去找李会计报销。李会计见上面只有老马的签字，就不给报销，要他去找王副馆长签字。老罗回到馆长办公室，将发票递给老马，并说你签的字没有效，非得王馆长签了字才行。老马瞅着发票怔怔地没反应，王副馆长伸手拿过发票，飞快地签上“同意报销”四个字，然后将发票丢在桌面上。老罗见老马不说话，只好拿上发票出去了。

老马忍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开口说：“我在乡里工作时，乡长和管财经的副乡长签字的发票都能报销。”

王副馆长说：“你那是乡政府，是权力机关，这儿是文化馆，是事业单位。”又说：“县里各机关都是这样。”

老马没话可说，就要了一份馆内全年工作计划去看。

下午，老马又找李会计，将与八建公司签的合同要去查看。王副馆长听李会计说后，也去了会议室。老马刚看完，正一个人在那儿抽烟。

王副馆长说：“到处找你才找着。昨天上午考试的事，得好好研究一下，不得出个结果，可没法向考生们交代。”

老马说：“你是怎么考虑的？”

王副馆长说：“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就看你这一把手的了。”

老马说：“那就拖一拖吧，拖到最后，就不了了之。”

王副馆长仿佛才看到桌上的合同书，“哟，你在重新审查舞厅合同呀。正合适，查出问题还来得及处理。”

老马支吾说：“我没这个意思，只是想看看未来的舞厅是个什么模样。”

王副馆长问：“建价还合理吧？”

老马说：“没办法比这更合理了。”

这天，王副馆长正在楼下和拆房子的工人聊天，李会计将他喊到一旁，告诉他老马买办公桌的那张发票有问题。办公桌都是一百五六十块钱一张，可老马的这张发票上写的是二百一十元。于是他就偷偷去查了一下，原来是老罗从中做了手脚，瞒着老马，偷偷给自己买了一对藤椅。

王副馆长想了想，让李会计别声张，先压一压再说，等到扣茶杯钱时，老罗若闹就一起处理。但到发工资时，老罗拿着工资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老马这几天一直要李会计腾房子，他不便直接和李会计说，老是找王副馆长，要他催一催。王副馆长趁势和李会计说了这事，李会计答应后天搬。王副馆长却说，楼下拆得这样乱七八糟的，你不怕将彩电、冰箱和家具碰坏了吗。李会计立即心领神会，说等房基做好以后，马上就搬。

王副馆长将这话传给了老马。

老马当时没作声，过后他向冷部长作了汇报。冷部长就让小阎给王副馆长打电话，限李会计三天之内搬家，否则，每一天收十元钱的房租，或者老马住招待所的钱由李会计出。王副馆长认为这样做不妥，让小阎转告冷部长，说如果老马是普通干部，这样做倒没多大后遗症，但情况不是这样，他这个当二把手的，就不能不请领导慎重考虑。

说这些话时，李会计就在旁边，他几次伸手夺话筒，都被王副馆长挡回去了。

李会计气得脸发白。王副馆长放下电话对他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你就让让步吧。”

李会计赌气不答应。

王副馆长说：“我做个主，馆里给你报销全部搬家费用。”

李会计像受了很大委屈似的，勉强同意了。

到搬家时，李会计将屋里的灯泡、锁全部下走了，还用砖头在客厅正中砸了两个大洞。

老马搬来文化馆后，一连几个晚上屋里是黑的，不知线路上出了什么问题，崭新的灯泡没有一个发亮，最后只好将全部线路换了，才算解决问题。

老马的两个孩子也来文化馆住。老马在乡下总是吃现成饭，文化馆没有食堂，他只好自己烧火做饭。因为没做惯，他的孩子总说他做的菜，还比不上学校学生食堂做的。

那天，老马接王副馆长的父亲到他家帮忙补破鞋，二人聊起来后，老马说他真不该到文化馆里来。

自从老马来后，王副馆长上班总是迟到。这天，他一进办公室，老马就告诉他，人事局将冷冰冰分配到文化馆来了。王副馆长问是上面硬性分的，还是馆里自愿接收的。老马犹豫了一下，才说是他点头同意的。王副馆长说，你是有权同意。

老马也不客气，就和他商量，给冰冰安排个什么工作。王副馆长就说这些天了，你心里总有所考虑吧。老马就说他想将冰冰安排搞文学创作。王副馆长说他没意见，只是老宋的工作得重新安排。老马说，就是老宋的工作不好安排，他才犯难的。王副馆长说，经营部不正好缺个副主任吗。老马想了想也没有别的办法，便同意了。

冷冰冰来报到后，老马约老宋到办公室里谈了一次话。谈到半中间，老宋拍起桌子和老马吵了一架，还指鸡骂狗地将冷部长骂了一通，冷冰冰当即气得哭着跑出文化馆大门。

第二天，一上班，老宋就递交了停薪留职的报告，他说他不愿做老马的长工，让他给老马赚钱，还不如自己去挣点现成的。

报告是给王副馆长的。老宋不愿见老马，他说他见了老马，就会变成杀人犯。

王副馆长将报告复印了一份，将原件交给了老马，自己揣着复印件去了一趟宣传部。

正好冷部长在秘书科坐着。他将复印件给了冷部长。冷部长扫了一眼后不高兴地说：“怎么老马连这点小事也处理不好，这多年的副乡长是怎么当的。”

王副馆长说：“文化馆的人，个个都难盘。”

冷部长觉得自己失言了，就不说话。

王副馆长像是无聊地找话说，他敲了敲办公桌，问小阎知不知道办公桌现在几多钱一张。小阎说多不超过一百六，少不低于一百五。王副馆长笑起来，说小阎衙门坐久了不知民情，老马前些时亲自去买了一张和这一模一样的办公桌，不多不少整花了二百一十元。

他说完后，并不去看冷部长，但他从小阎的眼里看出，冷部长脸色没有以前好。

## 第十九章 秋风醉了（二）

冷冰冰上班的第一天，就将双腿的膝盖都摔破了。她早上起晚了，没吃早餐就来上班。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她才起身上街去买油条。走到一楼楼梯口时，正遇上王副馆长，她和他打了个招呼。没提防脚下有一堆乱砖头，踩上去后，身子一歪，王副馆长伸手没扯住，冷冰冰人横着倒下去，左膝盖当即就出了血。她爬起来，一边哎哟直叫，一边往前瘸着走，一根废钢筋正好钩住她的大摆裙。这次王副馆长及时拉住了她，她只是双膝跪了一下，不过右膝盖仍出了血。高跟鞋跟也扭断了。

冷冰冰流着泪问王副馆长：“这破房子要拆到哪年哪月才能拆完呀？”

王副馆长说：“你问老马去，老马不弄点钱给建筑公司，他们当然干得起劲呀！”

王副馆长将冷冰冰扶到家里，给她的膝盖上搽了红药水，又敷上消炎粉。

王副馆长的父亲见冷冰冰的鞋跟坏了，就要给她修一修。

王副馆长正想说什么，李会计在楼下喊他接电话，他就匆匆去了。

电话是县爱国卫生委员会打来的，说下个月五号，省爱国卫生检查团要来县里检查验收，文化馆拆房工地必须迅速清理好，县长发了话，否则，因此评不上文明城镇，是要处分人的。王副馆长答应，他一定将此事转告老马，尽快按上面的要求，将环境搞好，不丢县里的丑。

老马因要给两个孩子做饭、洗衣服，加上在乡里工作散漫惯了，上班从不守时。王副馆长等了一会儿，见老马还没来，就给他留了个条子。回头看看日历，见已是月底三十号了，就又在条子上加一句，说自己这几天带冷冰冰下乡走访业余作者去了。

王副馆长回家时，冷冰冰正在试鞋。

他问她想不想和下面的业余作者见见面，相互熟识一下。冷冰冰因自己一下子成了全县业余作者的头头，早就想下去转转，所以就一口答应，也不管双膝怎么痛，跑回家拿上行李，就去车站赶十点钟的班车。

冷冰冰走后，父亲告诉王副馆长，说冷冰冰告诉他，她多次在冷部长面前说，老马是个平庸的人、无能的人，文化馆的工作要想搞上去，必须依靠王副馆长。

听了这话，王副馆长忽然觉得，其实父亲帮人补鞋，得到最大好处的是他，父亲这样作既可以帮他联络与别人的感情，又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情报。

他给仿兰打了个电话，仿兰听说他和冷冰冰一起下乡，有点不高兴。王副馆长就开导她，说人家是县委常委的千金，我就是有贼心，也无贼胆呀。

王副馆长和冷冰冰走后，老马才到办公室，见了条子，他有些无所谓。在乡下，这类检查他见得多，无非是到时拣个好去处领着检查团逛一逛，然后用好酒好菜款待一番，就没有不合格的。老马不知道，机关工作对此类事是极认真的。机关的人都是你上班我也上班，你下班我也下班，一起看报，一起聊天，你起草文件，我起草报告，都是一样的事，难分个高下。能分出高下的就是门上贴的“最清洁”、“清洁”、“争取清洁”等一类的纸条。

老马到拆房工地和工头打了声招呼，要他们将工程垃圾顺顺，别太招人眼。

过了两天，老马正在家洗衣服，李会计喊他去办公室有事。老马拖了一会，想将几件衣服洗完，还剩最后一条裤子时，老罗慌慌张张地跑来，说冷部长在办公室等了半天，见老马还不来，发了一顿脾气后走了，要老马立即到宣传部去见他。

老马慌了，一扔衣服，手上的肥皂泡也顾不上擦，关上门就往宣传部赶。

到了宣传部后，才知冷部长专门为清理文化馆工地上的垃圾而登门的，冷部长是爱国卫生委员会主任。离五号只剩下两天时间了，可文化馆仍没有一点动静。文化馆地处县城最繁华路段，进县城的车辆和行人都要路过其门前，它的好与差，都是藏不住，躲不掉的。冷

部长登门时就很恼火，没料到又坐了一番冷板凳，若是当时碰见了老马，他恨不能给他俩耳光。

弄清冷部长的意思以后，老马出了一身冷汗，他当场表示两天之内就是用手捧，也要建筑公司的人将垃圾处理完。

老马回馆后，一边打电话，一边怪李会计没有把话说清。李会计辩解，说冷部长来自然是事，没事他来干什么，总不会是特意来看望老马的吧？

这时八建公司的电话通了，老马说他要找石经理。接电话的说石经理出差到武汉还没回来。老马就说那就找其他副经理。接电话的又说，只有一个副经理在家，但他不是分管文化馆工地的。老马还是要和这个副经理说话。副经理接了电话，问清意思后，为难地说，各工地都承包了，必须由分管的副经理才能解决。

老马说了半天仍没有说服对方。放下电话，他直接去工地找工头，要他们赶紧将工地清理一下。工头硬地说，他们施工从来就是这样，工程完了才搞清理。

老马急了，说：“若不听我的，这工程就不让你们做了。”

工头一点不慌地说：“那样更好，我们可以白拿一笔赔偿金。”

老马急得团团转，心火上来，牙床肿得像红萝卜，一整夜没合上眼。第二天起床，眼没睁开就出外奔波，结果仍是徒劳一天。

晚上，老马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给冷部长打电话，说这事他干不成，撤了职也没办法。冷部长无奈，就答应明天到文化馆工地现场办公。

四号早上，老马去工地转悠时，碰见王副馆长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王副馆长问他怎么脸肿成这个样子，像是被鬼打了。老马说是上火牙痛。王副馆长没往下问，径直回家去了。

早饭后不久，冷部长来了，跟着八建公司的头头也都来了。石经理表态表得很好。但他刚说完，分管的副经理就说，这么多的垃圾，就是日死狗一样地干，一天也拉不完，就是两天也很勉强。

大家一算账，果然有道理。

冷部长一直没说话。

李会计这时说：“听说王馆长回来了，叫他来，看看他能想出什么办法不？”

冷部长听了就点点头。

李会计转眼就将王副馆长叫来了。

王副馆长听了大家的述说后，后退几步到街中心站了一会，然后又爬到对面二楼的阳台上看了看，下来时，他说：“有个主意不知行不行，这垃圾咱们一点也不搬，像大城市街上搞建筑一样，用塑料编织布围起来，让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大家听了都说好。

冷部长脸色也缓和了些，说：“就这样试试，我明天早上来验收。”

冷部长说话果然算话，第二天一早就来了。老马和王副馆长，还有石经理都守在工地旁。

冷部长绕着塑料编织布看了两遍，果然围得滴水不漏，便满意地笑了，但他并没有表扬王副馆长。王副馆长原以为他会这么做的，心里已算好，如何回答。所以，他有点失望。

石经理走后，冷部长到文化馆办公室坐了一阵。他对老马说：“小王代了几年馆长，为馆里树起一栋大楼，你可别连一栋小楼也树不起来哟！”

老马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在文化馆干一阵，当然也想给大家留点什么作纪念。”从这起，老马开始特别关注舞厅工程。

老马一过问，房子拆得比以前快了，过了一个月，地基也挖好了。

可是，就在地基挖好后的第二天，八建公司将人员设备全部撤走了。理由是文化馆必须预付十万元。十万元到了账，他们才复工。

老马便开始四处筹钱。

财政局、银行、计委，他每家至少跑了十遍，才找到一点门路：行署文卫科肖科长有个妹妹叫肖乐乐，会唱歌跳舞，可是户口在农村，肖科长放风说，如果能将肖乐乐安排到文化馆工作，他可以帮忙在地区财政局搞到五万元财政拨款。

老马觉得此事是千载难逢，就召集王副馆长、李会计等开馆务会。

老马说：“五万元，光利息就可以养活肖乐乐。何况这是财政拨款，是百分之百的划算。”大家都表示没意见。

老马说：“那就把肖乐乐作为上次考试的合格者，进行录取。”

大家仍没意见。

过了不久，肖乐乐就来馆里报到，被安排在音乐组，和老罗在一起。

又过了不久，肖科长打电话来，说五万元已经汇出。

李会计接电话后，就和王副馆长说了。

王副馆长说：“我们建这栋楼吃那多的苦，还落下十万元的债。老马来，挑好房子白住，从不过问过去的债，一心只想建舞厅，为自己树碑立传，这太不公平了。”

李会计说：“其实，只要和银行透透风，他们就会用这笔钱去冲旧账的。”

王副馆长想了想说：“这样也行。反正我们也是为公，自己得不到半厘钱的好处。”

李会计说：“确实如此。”

上午，李会计提前下班去了一趟银行。

下午上班时，李会计瞅空对王副馆长说，一切顺利。

老马等了半个月不见五万元到账，他就拉李会计亲自去银行查账，才知道这五万元被银行扣下，还了过去的贷款。

老马求爹爹告奶奶，说了一个星期好话，最后还是肖科长出面，银行才吐出一万元，不过是贷款，期限一年。

八建公司用这一万元，将舞厅的地基填起来后，又停了工。

这天，王副馆长正在家看电视，外面有人敲门。

外面很黑，刚开门一下子没看清，待那人进门后，才知道是老宋。

多时不见，只听说老宋发财了。王副馆长一见他那副油腻腻、红光光的脸面，就相信这话一点不假。

老宋见面就说：“我想整一下老马这狗日的。”

王副馆长说：“那口气还没消哇？”

老宋说：“除非老马垮台。”

王副馆长说：“老马垮不了。”

老宋说：“我看未必。上回的考试，大家意见大得很，若是知道老马私自招收了冷冰冰和肖乐乐，他们不把文化馆闹个底朝天才怪。”

王副馆长说：“你可别到处煽动人造反！”

老宋说：“你怕什么？”

王副馆长说：“你还想不想回文化馆？”

老宋说：“老马一走我就回。”

王副馆长说：“这事牵扯到冷部长，若是得罪了冷部长，可不得了。还有，冷部长知道我和老马不太合拍，说不定他还猜疑是我谋划的呢！”

老宋说：“妈的？没料到还得放那老东西一马。”

又说了一会儿话，老宋从包里拿一条“阿诗玛”送给王副馆长。他不肯收。老宋说，这是他刚才打麻将赢的，没花本钱，不收白不收。王副馆长笑一笑后，不再推辞。

送老宋出门时，见外面开始下雨了，王副馆长就连忙叫仿兰收阳台上的衣服。

半夜里，王副馆长被雨惊醒。起床关窗户时，他发现雨下得很猛，很恐怖。

这场雨下了一个星期，县里主要领导都下去防洪。领导下去时都要带一名记者，电视台的摄像记者被一、二、三、四把手带去了。冷部长只好叫文化馆派个搞摄影的人，随他一道下去。

老马见此任务重大，就自搞奋勇地随冷部长下乡。

老马在乡下干的时间长，有经验，他想借此机会，在冷部长面前挽回一点影响。他鞍前马后随冷部长跑了五天，回来后，冷部长果然在几个不同的场合表扬了他。

这一阵县电视台都是关于抗洪救灾的新闻，由于没人扛着摄像机跟着冷部长，所以电视上一直没有冷部长的镜头，只有几条口播新闻里提到冷部长。

这时，地区群艺馆下发了一下通知，准备在全区搞一个“抗洪图摄影作品大展”。老马灵机一动，便决定先搞一个全县关于抗洪救灾的摄影作品展览。

王副馆长自然没有不同意的。

经过半个月的筹备，共征集到一百多幅作品。老马也从自己的摄影作品中拿出十余幅，放入其中，然后由馆内几个在摄影的人，从中挑出七十幅参加展览。

王副馆长也在其中。

他对老马的作品很有兴趣，他说老马拍的这一组作品在用光和造型上，都与《秋风醉了》有质的区别。老马的这组作品以冷部长在洪水到来之际的各种动作和表情为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大家一致同意这十幅作品全部入选。

展览定于九月一日开幕。八月三十一日，先搞了次预展，主要请领导来审查。冷部长听老马汇报了展览内容，很是高兴。刚好地委宣传部熊部长下来检查慰问，冷部长就邀他一道来看预展。

熊部长和冷部长进展厅时，老马带头鼓掌，王副馆长和参展作品的作者也都鼓了掌。

冷部长扫了一眼那十幅关于他的作品后，就回头注视熊部长看这些作品的表情。

熊部长顺次序细细看，看到有特点的作品还评说几句。当看到老马的十幅作品时，熊部长忍不住耸起了眉头。尽管他很快就纠正了这一动作，但还是被冷部长和老马他们发现了。

老马回头再看自己的作品。不免大吃一惊，别的作品上，投入抗洪的干部群众一个个都是泥猴子一般模样，唯有自己摄下的冷部长，上着白衬衣，下穿丝袜和胶鞋，旁边还有一个人替他打伞遮雨。老马喃喃地说：“我怎么没考虑到这一点呢？”边说，两腿边发起抖来。

冷部长送熊部长回宾馆后，又回到文化馆，展厅里只有老马一个人，他正在将自己的作品往下取。冷部长将手中的茶水瓶，一下子摔到老马的面前，并大吼一声说：“老马，你真是一头教不转的蠢猪。你可误了我不浅啦。”

老马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冷部长走后，老马镇定精神，到暗室里泡了几个钟头，仍挑不出一张有关冷部长抗洪的比较像样的照片。

他在暗室里坐到天黑，听见孩子在到处喊，他才出来。

第二天正式展出，县委书记要来剪彩，冷部长不能不来。

剪完彩，进了展厅，冷部长看见昨天老马取下照片的地方，换了一幅二十寸的大照片，也是关于他的。

县委书记看了这幅照片，直说拍得好，拍出了冷部长的精神面貌。

这幅照片的作者是王副馆长。

只有他们俩自己清楚，这张照片是几年前拍的。当时冷部长还是个科长，有一天，他拖着板车去煤厂买煤，回来时遇上了雷阵雨，他将衣服脱下来遮住车上的煤，冒雨往家里拖，正赶上王副馆长拿着照相机在路旁屋檐下躲雨，就将他这狼狈样子拍了下来，照片洗出来后，还和他取乐了一阵。



冷部长过后托冷冰冰捎了一句话给王副馆长，说他的鬼点子真多。

王副馆长拍的这张照片被选送到地区参加展览，受到一致好评。并被改名为《宣传部长》发表在省报上。

九月底，冷冰冰悄悄告诉他，老马要被调走了。

果然，没隔几天，老马就被组织部找去谈话，让他去县农科所任党支部书记。

老马一走，上面又让王副馆长代理馆长。

他一个电话打到八建公司石经理的家里，要明天就让舞厅工程重新开工，并且在一个月內竣工。石经理叫了一阵难处，最后双方商定，大后天正式开工，十月中旬交付使用。

王副馆长又在馆里宣布，舞厅十一月一日正式开业。

他估计，每年一到十二月，县里就开始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所以，自己在这之前必须干出点实绩来，别把这次良机错过了。

王副馆长将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就让李会计准备两千块钱现金，他要到省里去要钱。

李会计忙了两天，也只筹到五百元。

走的头一天中午下班之前，老宋忽然来了，找着王副馆长，要求重新上班。

王副馆长见他来，心中就有了主意。老宋说了以后，他就答应下来，但要老宋向馆里上缴一点管理费。老宋一点没犹豫，反问上缴多少。王副馆长说就两千吧。谁知老宋眉头也没皱一下，就从怀里掏出一叠百元票子，数了数后，抽出一半扔给王副馆长。弄得他一时后悔，想真该将数字说大一点。

后来，王副馆长想出一个补救措施，让老宋陪他一道上省里去要钱。

在宣传口，王副馆长会要钱是出了名的。他平时对上面的人舍得下本钱，所以急需钱时，总有人出来帮忙。

这回出去，又得到老宋的鼎力相助。老宋在外面跑了大半年生意，对省里的人现在想的什么非常熟悉，想尿尿的就送夜壶，想睡觉的就送枕头。再加上在党的机关工作的生意朋友帮忙，来来去去，只一个星期，就从文化厅和财政厅各要了五万元。

回来一说，冷部长还不大相信，半个月后，省里的钱到了账，大家才服了。

王副馆长从省里回来，发现父亲又抽起搁下多年的旱烟筒。

晚上和仿兰亲热一回后，仿兰告诉他，女儿近一段老喜欢喝他父亲泡的水，昨天她将女儿喝的水尝尝后发觉，那水里有一股旱烟味。王副馆长并不在意，解释说，旱烟气味本来就很重，加上父亲的手摸了碗沿，气味就更明显了。

仿兰又告诉他，他走后的第三天，老罗喝醉了酒，从老马屋里出来后，站在走廊上，指名道姓地骂王副馆长心太黑，杀人不用刀子，难怪他家要断子绝孙。他父亲听了这话后，气得拿上补鞋用的割胶刀，要去找老罗拼命。幸亏李会计在场，他力气大，才拖住。

王副馆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也不给我家争口气，一胎生下个儿子。”

仿兰捶了他一下说：“你有本事再弄个准生证，我一定给你生个儿子。”

王副馆长说：“不说这无味的話了。不过老罗这杂种，有机会再犯在我手上，非要整得他跪着走路。”

第二天，王副馆长在家休息，睡懒觉睡到上午十点还未起床。躺在床上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话，细细听，听出是李会计的娘，又送鞋来让父亲帮忙补。

二人拉了一会儿家常话，父亲便改了话题，问：“你先前说，如果第一胎生下的孩子残废了，就可以生第二个？”

李会计的娘说：“那还有假，我儿媳的同事头胎生个孩子是哑巴，计生办的就让她生了第二胎。两胎还都是儿子呢！”

父亲叹气说：“人家怎么有那好的福分。”

又说了一阵，李会计的娘约好来拿鞋的时间就告辞走了。

王副馆长穿好衣服，从房里走出来时，父亲吃了一惊，问：“你没上班？”

王副馆长说：“出差累了，休息半天。”

刚刚刷牙，李会计就来传话，说冷部长打电话来，不同意这么随随便便就让老宋回馆里上班，不然，单位就成了厕所，可以随便进，随便出。冷部长要馆里写出正式报告，老宋写出全面汇报，送给他看看后再说。

王副馆长和李会计商量一阵，觉得老宋的汇报可以叫老宋写，就说馆里要，别的都得瞒着老宋。

后来这事老宋还是知道了。他当着冷冰冰的面说：“你爸爸是个伪君子。”

老宋心里对冷部长的怨恨越发深了。

老马走后，人还住在文化馆，新单位没有房子给他住，他也舍不得搬出这套三室一厅。

王副馆长抽空上老马屋里坐了一回。去时，老马正在喂罐头瓶里的一只金鱼。

王副馆长说：“你这么喂，不出三天，鱼就会憋死。我有一只鱼缸，闲着没用，送给你好了。”

说完，就转身出门，不一刻，真的拿来一只鱼缸。

老马非常感谢。

王副馆长问他在新单位工作怎么样。老马说，那单位里头本来就多了，他去后，只是每月主持开两次支部会。幸好学会了喂金鱼，他还准备栽几盆花。王副馆长说，难得他这么快就想开了。

老马将金鱼换地方时说：“上次老罗赖着在我这儿喝酒，我又不好撵他。结果喝醉了，骂了你的人，搞得我真不好意思见你。老罗这人是令人讨厌，我当初想依靠他开展工作，真是有眼无珠。”

王副馆长来老马屋里，本来是打算问问那次老罗借酒装疯的情况，同时暗示一下老马，让他少过问馆里的事。见老马主动说起，反觉自己过虑了。就说：“当初，在一些事上，我与你配合不好，你走后，才觉得实在可惜。”

又问了老马两个孩子的学习情况，王副馆长便推说有事，得走了。临出门时，他许诺说过几天送两条名贵金鱼给老马。

第二天，他就给老马送来一只墨龙和一只狮子头。

到了十月半，舞厅进入了内部装修阶段。天气也渐渐凉了，王副馆长就让石经理拿出那笔钱，安排全馆的人到北戴河旅游。

老马也去了，是王副馆长请他去的，还让他在路上带队。

王副馆长自己没去，他一人在家照料舞厅的事。他让李会计每天打个电话回，汇报路上的情况，特别是大家的情绪。

李会计打电话回，总说大家情绪很高涨。

这天，仿兰冷不愣了地问他一句：“你听说过用烟油泡水喝，可以让好人变成哑巴的秘方吗？”

王副馆长说：“小时候，好像听大人们这样说过。”

仿兰不再说话，等王副馆长上班去后，她并不送女儿上幼儿园，对王副馆长的父亲说她要烫发，趁父亲不注意，她偷偷溜进父亲房里，躲在蚊帐后面。

过了一会儿，女儿叫渴，要喝水。

仿兰看见父亲倒了一杯水，然后用一根细铁丝，从旱烟杆里一点一点地掏出些烟油，放到茶杯里搅了搅，便端给女儿喝。

仿兰大叫一声，从蚊帐后面跑出来，夺过那杯水，一下子浇到父亲脸上。

事情也巧，王副馆长到办公室门前准备开门，才发现钥匙忘了拿，就转身往回走。在楼前碰到宣传部小阎和组织部姚科长和张科长站在路边说话，他就走拢去凑合了几句。大家都

盼舞厅早点建成。王副馆长再次许诺，到时候他负责供应他们的票。

等回到家里，正好听到仿兰在骂：“你这个老不死的，你想害我的女儿，我到法院去告你”

王副馆长一步跳入屋内，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仿兰将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她原以为丈夫会帮她一起惩罚父亲，谁知王副馆长走上来，照准她的左脸扇了一耳光，又朝右脸掠了一巴掌，并骂道：“你这个不行孝的女人！为了一件小事就将开水往父的脸上浇，将父的脸烫成这个样子，叫我如何出去见人，大家会指着我的背，骂我是只要老婆不要父亲的家伙。你以为喝点烟油水，就真能让人变成哑巴？你到医院去问一问！真的这么容易，那天下的哑巴不知有多少！”

仿兰被王副馆长两耳光打醒了。好半天才清醒过来，抱起女儿就往外跑。

王副馆长知道她是回娘家去，也不阻拦，反说：“想通了就自己回来，我没空去接。”

仿兰走后，屋里只剩下王副馆长和父亲。

王副馆长将正红花油往父亲脸上抹了些，什么话也没说。刚抹了几下，父亲挣脱他的手，钻进蚊帐里，用被子包着头，一声声地低号起来。王副馆长听见父亲在哭诉：“巧儿，你怎么不带我一起走呢，让我留在阳间活受罪。”巧儿是母亲的乳名。

王副馆长一听到母亲的名字，眼泪就流出来了。母亲生下他不到两个月就死了。母亲死时，他还叼着她的奶头。之后，父亲打光棍将他带大。

家里这一番闹，外人并不知道。

这天李会计打电话回，说旅游人员已到了武汉，明天就可以到家。

王副馆长接完电话后，就给仿兰单位打电话。仿兰接着电话，听见王副馆长要她回来，不然，全馆人员明天回了，将这事传出去，那就会将他所有的优点一扫帚扫掉了。仿兰在电话里只是嗯嗯，没说回，也没说不回。

天黑后，王副馆长见仿兰还没回，就叹了口气，准备到仿兰娘家去接。走到半路上，碰见仿兰拖着孩子过来了。

晚上，王副馆长待女儿睡着后，就开始厚着脸皮撩仿兰，撩了一阵，他就得手了，夫妻俩顿时就和好如初。

仿兰回来后，父亲就搬出他已多年不用的补鞋箱，到街上去摆了一个摊。每天早上，仿兰母女俩没起床他就出了门，夜晚等她俩睡后才收摊回家，三餐饭都是王副馆长送到街上去吃。

外出旅游的人回来，见八建公司已将舞厅修好了。

王副馆长召集大家开会，讲清离十一月一日舞厅开业的时间，只剩下一个星期了。他要求大家在这一段时间里、克服一切困难，不分昼夜加班，一定要将舞厅内的各种设施装模搞好。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答应了，连老罗也表了很好的态。

文化馆的人从没有这样齐心，刚好整五天，就将一切都布置妥当了。

那天下午，王副馆长将电闸一合，舞厅内顿时华灯齐放，音乐悠扬，大家忍不住跳了几支曲子。

冷冰冰回家吃晚饭时，朝冷部长描述了一通。冷部长搁下碗筷，要冷冰冰陪他到舞厅去看看。

冷冰冰连忙给王副馆长打了个电话。王副馆长得信后，又以冷部长的名义，请几个有关单位的头头来看看。同时，又让肖乐乐她们几个，好好打扮一下，晚上陪冷部长他们好好跳一回。

冷部长来后，对舞厅的一切都很满意，只是说舞厅还应取个名字。

王副馆长连忙检讨自己的疏忽。

冷冰冰趁机在一旁说：“老马搞了快一年只搞了个屋基，王馆长却只用一个半月就搞起

来了。你再让他这么‘代’下去，我都对你有意见。”

冷部长弹了女儿一指，说：“只要真是人才，总会有用他的时候。”

王副馆长忙说：“那是。那是。”

冷部长他们玩到十点半才走。

他们一走，王副馆长就召集老宋、冷冰冰和李会计商量给舞厅取个什么名字。大家要王副馆长先说。王副馆长就说：“老马那张摄影作品，不是叫《秋风醉了》吗？我把它动一个字，叫‘醉秋风’如何？”

大家想了想，觉得似乎还不是最好。

往下，每个人都提出了十几个名字，都不满意，和这许多名字一一比较，“醉秋风”反越显得合适。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就叫“醉秋风歌舞厅”。

第二天上午，王副馆长就舞厅的名字向冷部长作了汇报。

冷部长听后，沉思一阵，突然说：“不行！不行！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旧社会的妓院。”

王副馆长吓了一跳，他怎么也没料到冷部长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冷部长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圈，说：“我有主意了，依然是这三个字，只是将它来个本末倒置，叫‘秋风醉’如何？”

王副馆长心里有苦说不出，嘴上却连连叫好。

十一月一日晚七点半，秋风醉歌舞厅正式开业。

没几天，地区报纸就刊载了一则消息：我区第一座现代化舞厅日前在某县文化馆正式开业。该项工程几经磨难后，在现任负责同志的艰苦努力下，只用四十天就完成了全部基建和装潢任务。

王副馆长尚未看到报纸，小阎就从宣传部打电话来质问，这则消息是谁写的？光你王馆长一人努力，就没有领导的支持吗？

王副馆长知道小阎口气这样硬是有来头的，他背后是冷部长。

舞厅开业一个星期，就纯收两千元。李会计告诉他这个消息后，又告诉他另外一个消息，上面已确定，小阎来文化馆当馆长。

小阎上任讲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像老马。老马年纪大，我年纪轻。处理事时，可能没有老马考虑得周到。”

这话明显是一种示威。

果然，这次分工时，王副馆长只分管业务，其余人事、财经，小阎都揽了过去。

小阎来之前，舞厅由老宋负责。老宋对付那不买票进舞厅的人，有几套办法，所以舞厅一直收入很高。

小阎来后，将老宋换了。他怕老宋有意见，就让老宋回文学组，说是让老宋发挥专长，加强文学创作的力量。老宋有苦说不出，只得忍了。小阎让肖乐乐负责舞厅。他每天至少要从肖乐乐那里拿走二十张舞票，拿到县委和县政府院子里去做人情。

李会计经常到王副馆长面前诉说，说这个舞厅简直成了小阎的私人乐园。

王副馆长一点权没有，也就无计可施。

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他提了几个开展大型文艺活动的方案，小阎都同意，但又附上一一条，说要做到以活动养活动，实行经费自理，馆里最多只负责活动结束后，加一次餐。他只好自己打退堂鼓，弄得小阎还在支部会上批评他，说他光说空话，只有计划，没有行动。

有一次，他发现冷冰冰刚写完的宣传牌上错一个字而造成政治错误。他装作没看见，赶忙走开。可是，宣传牌挂出之前，小阎还是发现了问题，及时改了过来。

舞厅收入虽然没有老宋负责时高，但仍是够可以的了，全馆的人员只要没有旷工，每月都能拿到十几元的额外奖金。所以，小阎为人虽然霸道，大家也还觉得可以忍下去。

转眼到了五月。

这天，小阎将老宋叫到办公室，要他写一篇纪念“延座讲话”的文章。

老宋说他这一段老是头痛，连借条也写不了。

小阎在全馆人员中，唯独对老宋有点胆怯，有一次他对冷冰冰说，全馆人都无法把他怎么样，将来他要栽跟头，可能就栽在老宋手上。

老宋因手里有了大把的钱，回文学组后，他将往日写的小说、诗歌和散文清点了一下，然后就常往省里跑，每跑一次，就有一两篇作品发表出来。弄得老宋名气日益大起来，连冷部长都不敢轻视他。

小阎见老宋不肯写，就转而叫冷冰冰写。

冷冰冰花了五天时间，将文章写了出来。交给小阎看后，小阎说很好，很合他的意。然后就叫人抄到宣传栏上去。

这期间，老宋又去了一趟省城，兴致勃勃地回来时，猛地见宣传栏上的文章，不由得火冒三丈，拣起路边的废砖头，将宣传栏砸了一个大窟窿。

老宋行李也没放下，扭头就去休干所，找宣传部的元老董部长告状。

董部长一听说冷冰冰写文章，将全县过去的文艺创作，说成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出现“假大空”的虚伪繁荣，顿时火冒三丈。冷部长是董部长提拔起来的，所以他才格外生气。但他不好直接骂冷部长，毕竟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他给冷部长拨了一个电话，说自己听说文化馆最近组织人写了一篇好文章，他想拜读一下，等等。

冷部长当然听得出弦外之音，亲自到文化馆将小阎臭骂一顿。

冷部长也是急了，不管旁边还有个王副馆长。

等冷部长走后，王副馆长装作随口说：“看来世上真的没有常胜将军，谁都会有克星的！”

小阎听了默不作声。

自此以后，小阎谨慎多了，对老宋越发客气。老宋不买账，他跟王副馆长说，这只小牛犊下场肯定还比不上老马。

王副馆长的父亲在街上摆了半年鞋摊，人显得更苍老了。王副馆长托好多人劝父亲收了这鞋摊，他自己也求了许多遍，父亲就是不答应，说要我回去，只有一个条件，叫你媳妇给王家生个儿子。父亲吃饭仍是一日三餐送。有时候，王副馆长有事不能送，仿兰就请老马帮忙送。因为这，王副馆长和老马的关系特别亲密起来。

父亲帮人补鞋，人家给钱他就收，人家不给钱，他也不要。偶尔将人家的鞋弄坏了，他就买一双新的赔出去。

宣传栏事件过后不久，冷冰冰花了一百多块钱，给冷部长买了一双皮鞋，作为生日礼物。冷冰冰将皮鞋从商店里拿回来时，小阎见了直夸漂亮。

过了几天，小阎去宣传部，见冷部长脚上的新皮鞋破了一个洞。一问才知道，前天，冷部长下乡去，走到半路上，碰见一个小偷抢一位老头的钱包。冷部长让司机停下车，带着车上其他的人一起上去捉那小偷。小偷急了，拿出刀子来威胁。急切之中，找不到其他武器，冷部长就脱下皮鞋迎战。小偷到底被抓住了，但新皮鞋却被刀子戳了一个洞。

小阎在秘书科，干惯了跑腿的事。见此情景就习惯地叫冷部长将鞋换下来，他拿去找人补一补。

冷部长也是习惯了的，小阎一说，他就依从了。

小阎提着冷部长的皮鞋，到街上问了几个鞋摊，要价一个比一个高，他就找到王副馆长的父亲，要他帮忙好生补一补。

王副馆长的父亲听说这鞋值一百多元，就说。“我还从没补过这么好的鞋，冷部长让我补，是瞧得起我。我就是将身上的皮割一块下来，也要将它补好。”

王副馆长的父亲不知道现在的皮鞋越好，皮子越薄，越不耐穿。他用钳子夹住洞边的皮，

想看看洞里面破成什么程度，手上还没怎么用力，那皮子就哗地一下，被撕开一条两寸多长的口子。

他一下子傻眼了，生怕自己一生的名誉被这双鞋毁了，就拼命想办法补救。结果，鞋面上的洞，由小变大，由一个变成几个。

小阎过了一个小时来拿鞋时，一见鞋成了这个样子，就急得跳脚，大声说：“都这个样子了，你还补什么，去买一双赔给别人算了。”

王副馆长的父亲手一哆嗦，鞋子掉了下来。

小阎又说：“你补不了就该早点说一声，我好找别人去。到了这一步，看你怎么赔？你若不赔，我就将这破鞋挂在你的颈上，让你去游街！”

王副馆长的父亲将头埋在双膝中，不敢目半句。

这时，肖乐乐来传话，说冷部长打电话来，让他赶紧送鞋去，冷部长有事要出门。

小阎于是说：“这样，这鞋我先垫上钱，买一双赔人家，回头你将钱还给我。”

小阎说完就走了。

这天，王副馆长到县铸造厂当该厂“红五月歌咏比赛”的评委主任去了，中午饭由老马帮忙送。

老马送饭时，见鞋摊上没人，等了一会仍没人，他没在意，将饭盒放在小板凳上，自己先回了。

傍晚，王副馆长回来时，见父亲的摊子是空的，一个叫花子正捧着父亲的饭盒大口吞咽，心下起了疑问。他捧走叫花子，将鞋摊收拾好担回家。再一打听，便知事情不妙，忙叫上几个人帮忙寻找。

他沿着护城河找了个来回，没有发现什么。

往回走到十字街，迎面碰上老宋。

老宋急忙忙地说：“快！快去医院！你父亲在那儿卖皮呢！”

原来，王副馆长的父亲等小阎走后，就打定主意到医院里卖血。医生见他年纪大，没有答应。刚好，一个被火烧伤的人需要植皮。医院刚开始做这种手术，没人敢卖自己的皮肤给别人。王副馆长的父亲愿意卖，一化验，正合适。医生刚要下刀子时，老宋赶到了。

王副馆长一进医院，就听见父亲在手术室里叫：“我自己的皮，我愿卖，谁也管不了！”

父亲一见儿子，叫得更厉害了，还伸手抢医生的手术刀和手术剪。

王副馆长说：“父，再怎么难的事，还有儿子替你顶一阵呢！”

父亲说：“你别管我。我什么用处也没有了，还不如一刀一刀地割死了好！”

王副馆长说“你真要这样，那我还有什么颜面出去见人？干脆先将我的脸皮割了！”

说着，他双膝一弯，人就跪在地上。

老宋说：“王师傅，王馆长大小也是个领导，你这样不讲情面，不等于是拆他的台吗！”

闹了半天，医生也有些烦，开始撵王副馆长的父亲走。轰的轰，劝的劝，总算将他弄下手术台。

这边王副馆长早被人牵起来，大家一起到外面的休息厅坐下，听王副馆长的父亲诉说事情经过。

父亲痛心地说：“我一生的名声，全叫这双鞋毁了。”

大家对他这话没兴趣，一齐大骂小阎。

老宋说：“这次不把姓阎的整倒，我就四只脚走路。”

众人都义愤填膺地说了许多话。

王副馆长的父亲要王副馆长将鞋赔给小阎。老宋叫别赔。他不同意，说损坏东西要赔，这是天经地义的。老宋说，这回若赔了，那就是天不经地不义。

王副馆长的父亲一急，加上饿了两餐，头便昏起来。王副馆长赶紧让护士给他推了一瓶

葡萄糖。

七拖八拖就到了晚上十点。看热闹的人都散了，只剩下王副馆长和他父亲。老宋推说有事，先走了。

等他俩回到家，仿兰已搂着女儿哭过几场了。她以为父亲是为了她而出走的，那样，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戳她的背脊骨。见父亲回来，她连忙起身热情招呼。

父亲只想睡觉，直往房里钻。

这时，老宋来了。

老宋先回家，写了一篇新闻稿，《鞋匠割肉卖皮，只缘官官相逼》。老宋将文章给王副馆长过目。

王副馆长见文章中点了冷部长的名，就不同意，要老宋删去冷部长，他说冷部长是被小阎利用了，他是无辜的。

老宋嘴上答应，却没有改，仍然原封未动地寄给了省报。

没多久，文章登出来了。不过不是登在省报上，而是登在省报办的内部参考资料上面。冷部长那一条线还是被删干净了，读文章觉得那鞋是小阎自己的，标题也被改成《老鞋匠失手本该赔偿，年轻人可恶逼他卖皮》。

又过了几天，县里派人到馆里，讨论如何给小阎处分。大家一致认为，给他一个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就够了。

半个月后，小阎的处分下来了，是双开除加双留用察看。并调到老马当副乡长的那个地方去当一名中学教师。和别的犯案人一比，大家都认为处分太重了。老宋说这是舍率保车。

小阎走时，王副馆长派李会计和肖乐乐将他一直送到学校。他俩回来时，说学校对小阎的安排还可以，教附小的思想品德课，课不多。

## 第二十章 秋风醉了（三）

王副馆长又开始代理馆长了。

这次他吸取了前两次代馆长时的教训，有事多请示，多汇报。

其实，在讨论给小阎的处分时，他就开始想自己这次如何代馆长了。所以，小阎走后第三天，他就去找冷部长汇报自己的工作计划。

冷部长听说他要搞镭射电影，就泼了一瓢冷水，说电影是电影公司的事，文化馆不要把这池水搅浑了。还说，能将舞厅办好就很不错，别把风头出得太足了。

王副馆长当时没争辩，心里却说：烧三根香，放两屁，菩萨不说话，问你自己过不过意？我就是代一回馆长，做一桩大事，搞得你非提我当正馆长不可。

他回文化馆后，让李会计去外贸宾馆订了一桌酒菜，将公安局、工商局等有关单位的关键人物请来吃了一顿。王副馆长在席间说了搞镭射电影的事。县里的人只听说过这码事，上省城时，见镭射电影都在一些高雅的地方放映，也没机会开眼界，便都答应大力扶持这件新生事物。

等冷部长察觉时，王副馆长已将营业执照拿到手了。就连买机器的钱也已筹到了一大半。

接下来王副馆长要到深圳去买机器，当然，主要是联系片源问题。

仿兰过去从不拉王副馆长的后腿，这一次她说什么也不放王副馆长出去。王副馆长的父亲，自那次从医院回来后，就一蹶不振，躺在床上只能靠王副馆长每餐送碗粥度命，开始是小便失禁，这几天大便也失禁了。王副馆长一走，剩下媳妇怎么好料理公公呢！王副馆长先一想，觉得自己的确不能离开。后一想，镭射电影的事已是骑虎难下了，不一气呵成地办好更不行。他打定主意瞒着仿兰偷偷走，家里的事只好将她逼上梁山。

隔了一天的早上，他装着起来给父亲擦洗身子，将阳台上没干的衣服卷成一团塞进提包里，开开门悄悄走了。

这次去深圳，李会计、老宋等都想与他做伴，他却选了冷冰冰。他想通过冷冰冰来缓和与冷部长的关系。

在深圳，他俩一起选中机器后，王副馆长就有意避开了，让冷冰冰一个人去和老板谈价钱。回来时，冷冰冰给家里每人买了一枚金戒指，还送了一枚金戒指给仿兰。王副馆长心知她吃了回扣，想到回家后，仿兰这一关不好过，他就代仿兰收下了。

王副馆长走后没多时，仿兰就发觉了，她追到车站，客车刚开出两分钟。回屋后，见父亲那番模样，本想不理，又于心不忍，狠了狠心，只好闭上眼睛给父亲擦。她刚动手，父亲却弱弱地叫着：“不，不，不！”

正在为难时，李会计的母亲提着菜篮来了，说是看看王师傅好些没有。见此情形就说：“你去帮我将菜买回，我去替你找个人来帮他擦。”

仿兰心想谁愿做这下作的事，就多了个心眼，先出门去，在楼下躲了一会。见李会计的母亲还没下来，她就悄悄返回去，走到窗外，她听见屋里有女人低低的抽泣，和哗哗的水响，偶尔还能听到父亲的低声叹息。仿兰退下后，去菜场买了李会计的母亲要买的几样菜，又自己掏钱买了两斤猪肉搁在篮子里。她买东西时，头一回不性急，不管别人怎么插队，都不心烦。

回家时，见屋里仍只有两个人，仿兰就说李会计的母亲不该没帮忙留住来帮忙的人，她买了一块肉本来是要谢那人，现在只好给李会计的母亲了。谦让了一阵，父亲在床上叫李会计的母亲收下，这事才算完。

然后，仿兰要李会计的母亲每天上午请那人来一次，她借口图书馆每天上午忙，离不开



人，将门上的钥匙给了一把李会计的母亲。李会计的母亲推也没推就接受了。

王副馆长惦记着家里的人，拼命往回赶。到了县城，一出车站他就扛着机器先到办公室。进门后，见从前老马和小阎坐的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陌生人。

一问，才知是刚上任的馆长，姓林，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

王副馆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天无话。

倒是林馆长见他这热的天出差回来，连忙又是敬烟又是泡茶，还打开电扇，对着他吹风。吹了一会儿，王副馆长一连打了几个喷嚏。

王副馆长打了几个喷嚏以后，回家就病倒了，烧得很厉害，老是在三十九度左右不退。连医生也吃惊，这么年轻力壮的一个人，未必真叫一个小小的感冒治趴下了。熬了一个星期，总算退烧了，跟着又住了一个星期医院，每天吊一瓶氨基酸，前后一算账，一场感冒花去文化馆上千元。

住院的后几天，王副馆长嫌医院吵，吊完氨基酸以后就回家。

回到家里，他依然睡不着觉，一个问题反反复复地想个通宵。

父亲半夜里总是发出恐怖的呻吟，醒后就唤他去，哭诉祖上人在梦里是如何地用酷刑折磨他，说他教子无方，让王家香火断了。

王副馆长心头压力更大了。老想自己这几年何苦这样卖力呢，什么好处没捞着，反而连个儿子也没有，弄得一家人伤心。第一次代馆长将文化馆大楼建起来了，第二次代馆长，修了一座舞厅，第三次代馆长虽然只有二十来天，也干成一个镭射电影，可这些都被别人拣了便宜，自己却是吃力不讨好。

这天，王副馆长正在吊氨基酸，李会计来看他。李会计告诉他，镭射电影今天搞首映式。李会计给了四张票，让他给医生护士，以表示感谢。

王副馆长将这票随手递给在旁边照看的那位护士。护士拿着票出去一会儿，几乎全内科的医生护士，都来朝他要票。

这时，李会计尚未走。王副馆长就问他还有票没有。李会计说票倒有，但都是给县里领导的。王副馆长一听，劈手将李会计手里提包夺过来，拿出里面的票，一人撕两张，边撕边说：“有些当官的吃人不吐骨头，这两张票他们当便纸使还嫌小。”

其他科室的医护人员，闻讯也来了。一大摞票转眼就剩下十来张。李会计一把抢回去，讨饶般地说：“这几张是给关系户的，实在不能再给了。”

没票的人仍在缠着王副馆长，他只好叫李会计回头再送二十张舞票来，然后，只要他在这儿住着，保证每天十张电影票，十张舞票。

看过镭射电影的人，回来都说够刺激。秋风醉舞厅的曲子，又迷死个人。所以，医院上下都对王副馆长很好。

那天晚上，父亲呻吟又起时，他突然起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试试让医生帮忙开个假证明，说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然后到计生委去弄个准生证，让仿兰再生一胎呢！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了医院。

他不去病房，而是去内科高主任家。高主任一家都成了镭射电影迷，见他到了，忙让座。他先将从深圳带回的一条“万宝路”递上，再说自己女儿身体如何不好，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希望高主任高抬贵手，帮忙确认一下。

高主任笑着问：“是确诊，还是确认？”

王副馆长一慌不知说什么好。

高主任的爱人在一旁说：“你这老高，何必明知故问。王馆长是个老实人。”

王副馆长听了这话，索性将家里的一切都摊开说了。

高主任听了，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病情诊断书，填写起来。边填写边说：“人就是这样，政治上进不了，总得在生活上有个精神寄托。”

写好后，就递给王副馆长。

王副馆长一看，全是按自己说的写的，而且连医院的公章都预先盖好了。

高主任说：“我是第一次这样看病的。”

王副馆长见他写得这样从容，不相信这是第一次，就问：“不知到计生委那儿的手续怎么办？”

高主任说：“管他怎么办！你将这个诊断书直接交给李水蛇，他自然会亲自替你办的。”

高主任的爱人说：“李水蛇的肾不好，全靠老高给他治！不过申请书你可要写一份。”

高主任又说：“等你拿到准生证时，往你父亲眼前一晃，准保他的病能好！若是没好，我就将这条‘万宝路’还给你！”

王副馆长针也不打了，回家写好申请书，又找李会计盖上公章，便去找李水蛇。

李水蛇是计生委李主任的绰号。见了高主任的诊断书，果然不敢迟疑，不到半个小时就将准生证交给了他。

王副馆长随即打电话，要仿兰到医院妇产科去下避孕环，说他已经搞到准生证了。仿兰还以为他是开玩笑。

从妇产科回来，王副馆长将准生证真的拿给父亲看了看。父亲眼珠一亮，忽然就坐起来，接过准生证，双手捧着，先哭一阵，接着大笑起来。

等父亲平静些后，王副馆长就和仿兰进了卧房。这一次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滋味很特别。王副馆长一声说：“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儿子！”仿兰一声回答：“我一定要给你生个儿子！”

下午，王副馆长去办出院手续时，碰见高主任的爱人。高主任的爱人教他每次同房之前，夫妻俩都用小苏打水洗下身，成功率会高很多。

父亲的病一天天见好了。当他听到仿兰已经怀孕时，就摇摇晃晃地下了床。过了几天，见自己走路已稳当些，父亲就要回乡下去，说八个月他可以养两头大肥猪，等仿兰生孩子时，他就将猪卖了钱，给她母子俩补身子用。

王副馆长拗不过，只得由他去。

王副馆长每天去办公室点个卯就回家做家务，家里的一切事他都包了，让仿兰整个地歇着。

农科所半年前开始做花鸟虫鱼的生意，老马屋里这类东西很多。王副馆长隔三差五地去拿一样过来，时间不长，屋里就变得一派鸟语花香了。

王副馆长每天晚上七点半左右，必到秋风醉舞厅和镭射电影厅门前转一转，遇到熟人，就叫看门的放进去。

林馆长不管他。

当过兵的人，总是讲义气。林馆长在他生病时，曾来家探望过，当面说自己是雀占凤巢。林馆长还吩咐李会计，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王副馆长要票，也不管是舞票还是电影票，要多少就给多少。对别人却卡得很死。

仿兰对王副馆长说：“小林这是在用软刀子捅你呢！”

王副馆长说：“我已经死了那个心，不想当官了，他捅我有何用！”

他照旧每天去拿票。别人拿不到票，便渐渐对他有意见了，开始时见面还说几句话，到后来，就只点点头称呼一下就完事。就连老宋和李会计也变得生疏了。不过老罗是例外，过去老罗见了他总像仇人一样，但近一段变得客气了，有时还和他开个小玩笑。

和外面熟人的关系也变了。以前，王副馆长工作挺忙，和熟人碰面了，仓促拣几句要紧的说了，便走路。现在不同，上街买菜，不过五百米的路程，可没有两个小时是回不来的，因为只要碰见熟人，不管有事无事，他总要走拢去，站着和那人说一阵。

有一次，王副馆长在街上碰见了冷部长。他见冷部长提着菜篮买菜，有些惊奇。冷部长

说：“今天是星期天，买买菜，让人轻松一下。”

王副馆长马上说：“那我每天都买菜，不就每天都是星期天？”

冷部长笑起来，问他这一阵在忙什么。

王副馆长说他搞了几十盆花，光早晚搬进搬出就把人累死了，而且各种花浇水的最佳时间不一样，更是把人搅昏了头。还要喂鸟，那东西比养儿子还艰难。

他说了一大通，冷部长听得有滋有味，没有打断一下。只是在他说完后，冷部长才问，馆里的工作近段搞得如何。

王副馆长半年多不问馆里的事，就胡乱说，基本上是按你的讲话精神去做的。

冷部长一听这话就来了劲，问大家对他的讲话有什么反应。

王副馆长哪里知道冷部长的什么讲话，都是编的，见冷部长追问，就只好再编，反正是拣好的说。

冷部长很高兴，说过一阵闲了，他要到文化馆来蹲一段时间的点。

隔了几天，冷冰冰来家里玩，临走时，她说冷部长想要几盆花。冷冰冰说过就自己去挑，结果，拿走的都是名贵品种。王副馆长很是心痛了一阵。

林馆长的爱人和小孩在哈尔滨，转业时，林馆长要回南方，爱人不同意，闹僵后，林馆长一个人回来了。他没要别人腾房子，就将馆长办公室隔出半间做卧房，一个人住在办公楼上。

王副馆长有天去点卯时，进林馆长的卧房坐了坐，发现屋里的一盆昙花很眼熟，想一想后，记起这是冷冰冰上次从他那儿拿走的。

第二年开春时，仿兰生产了，王副馆长如愿以偿地得了个宝贝儿子。

王副馆长抱着刚出生的儿子，正在亲仿兰的脸时，护士进来说外面有人找。

王副馆长出来后，见走廊上站着面黄肌瘦的一个人，他半天才认出是小阎。他要和他握手，小阎忙将手藏到背后，说他有黄疸肝炎。王副馆长连忙后退几步，将儿子送回产房，再返回来说话。

小阎说他住了几十天的医院，钱用完了，病没全好，医院要他拿钱来，不然明天就停他的药。他托人给学校捎了几次信都没动静。今天早上，他从病房窗口，看见王副馆长领着大肚子的仿兰进了妇产科，才瞅空溜出来的。

小阎要王副馆长无论如何要帮他一回。

王副馆长说：“你是我儿子见到的第一个外人，按乡下的规矩，他得拜你为干爹呢！这个忙我一定帮。”

正说着，王副馆长的父亲喜颠颠跑来了，见了儿子就说：“我把两头肥猪卖了，得了八百多块钱。”

王副馆长说：“小阎在这儿呢！他病了，住院，想借点钱！”

王副馆长的父亲说：“借什么！我还欠你一双皮鞋钱呢！”

说着，数了一百二十块给小阎。

小阎谢过后要走，王副馆长叫住他，本想问那次他为何不将冷部长说出来。又突然不想问，只说了一句祝福的话。

儿子满月时，王副馆长大请了一顿。席上人多，但他还是发现冷冰冰没有来。他打电话到冷部长家去问。冷部长的爱人说，冷冰冰昨晚就没回，她也在到处找。席间，李会计、老宋他们借花献佛，向林馆长敬酒。平日酒量很大的林馆长，没喝几杯就醉了，一句句地嚷：“我不怕！大不了去坐两年牢！”大家都笑起来。

自有了儿子后，王副馆长白天连点卯也懒得去了。等儿子九点钟左右醒后，先抱着他去图书馆吃奶，返回时，若天气好就到文化馆办公楼上转悠一下，文化馆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白胖胖的小子，都说王副馆长的这项“希望工程”搞得很好。

镭射电影由于片源问题，已不那么红火了，但还是稳赚不蚀。秋风醉舞厅仍然门庭若市，所以王副馆长每天晚上必到。

这天组织部姚科长给王副馆长打了个电话，说他的小舅子谈成了一个女朋友，今天晚上他的一帮朋友想到秋风醉舞厅庆贺一下，王副馆长问多少人，姚科长说，大约二十左右。王副馆长一回答应了。

晚上，他抱着儿子往舞厅门前一站，将一大帮人呼呼啦啦地放了进去。林馆长也在旁边，他像什么事也没看见一样，一个劲地和王副馆长的儿子逗笑。

过了一阵，林馆长说：“今天宣传部开会，表扬了我们，说全宣传口就文化馆的班子最团结。”

王副馆长说：“全靠你支撑。”

林馆长：“以后就靠你了。”

王副馆长正要说什么，冷冰冰来了。林馆长就和冷冰冰进去跳舞去了。王副馆长进去看了看，觉得他俩跳得很投入。

舞曲完了时，姚科长的小舅子走拢来，说他哥哥让他捎个口信，说文化馆近几天可能有大变化，要王副馆长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作个心理准备。

王副馆长心想，无非是说我不干工作，要撤我的职，我还早就不想干了呢！

回家后，他没将这事告诉仿兰，他怕她着急，影响奶水。

第二天早上，王副馆长正在洗尿片，忽然从门外闯进一大群人。为首的是组织部姚科长，还有宣传部，文化局的一些头头。

大家坐下后，姚科长先说话。

他说林馆长犯有严重的作风问题，一年之内致使冷冰冰两次怀孕，两次刮宫，上面已决定对他进行撤职查处，文化馆馆长，从今日起由王副馆长担任。由于时间仓促，正式任命通知要过几天才能下达。姚科长还强调，冷冰冰的事在文化馆只限于王副馆长一个人知道。他最后还特地传达上面领导同志的意见，说王副馆长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各方面都成熟了，因此适合担任一把手工作。

没容王副馆长推辞，大家就裹着他到文化馆去开大会宣布。

会议上，王副馆长见林馆长自始至终都镇定自若。冷冰冰没有参加会。其他的人，都大吃了一惊。

林馆长嘴上答应检查，可是隔了一天，他就和冷冰冰私奔到深圳去了。

王副馆长升任馆长后，家里请了个小保姆，又将父亲从乡下叫回来。尽管这样，他仍心挂两头。馆里的工作，他要大家按部就班去搞就行，老宋提了几个改革发展的方案，都被他锁在抽屉里，其中包括搞健身房的方案。

上任两个月后，冷部长说要来看看。

王副馆长慌了，将近期来的文件、简报和领导的讲话找了一大堆，想先搞清上面是怎么说的，再想自己如何汇报。

正忙时，肖乐乐哭哭啼啼进来了，说老罗刚才在办公室里调戏她。王副馆长想也不想就说：“老罗就是这么个脾气，爱沾点小便宜。你就当和一个不情愿的男人跳了一回舞得了。以后自己小心就是。别再哭，让别人知道了不好。这种事，丢面子是女方。”

肖乐乐出去后，他发现还缺冷部长的一个讲话。就打开老马、小阎和小林使用过的那张办公桌上的抽屉。他意外地发现，老马多年前拍的那张照片《秋风醉了》，被谁扔在里面。他拿起来细细地看了一遍后，心里觉得醉溜溜的，不敢看那戴着草帽的小狗。

老罗走进来说：“你儿子在家哭呢！”

他放下照片，慌忙要走。老罗又说，“是和你开玩笑。你父正在家教小保姆补破鞋呢，小保姆不愿意，你父就劝她说，保姆不能当一生，学了手艺就能挡一生，只要人穿鞋就少不

得鞋匠。”老罗探头看了一下小林从前的卧房说：“这好一盆昙花，他怎么不带走？”

他递了一支烟给老罗，却没有火，老罗说我去弄火来。老罗一走，他就连忙锁上门，往家里走。他还是放心不下儿子。

他在路过老马的家门口时，听见老马在训斥两个孩子，说不想读大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他猛地想到，可不可以说，不想升官的干部不是好干部呢？

## 第二十一章 大树还小（一）

……那真是一种天籁之音，分不清是云载来的，还是风刮来的，是水漂来的，还是浪打来的。不知不觉中它就有了。无论是灵魂还是情愫都真切地感到了它的存在，无论是血液还是骨髓都实在地领悟到了它的流动。它一点也不声张，更不去夸张，当然也不是默默地悄悄地，就像你的倾诉贴着脸庞流上耳膜，并最终发出同心灵一起共鸣的旋律。它是那种看不见只能悟得到的歌唱。而这个世界上太多的歌唱只是让人看的，无论是佯作疯狂的摇滚乐手，还是顾影自怜的流行歌星，那殊途同归的煽情，除了一时的感怀与躁动，与心灵并无关系。如果此刻没有恩雅我又会如何？如果世界上没有恩雅世界又会如何？无论如何，世界与我都会继续存在，它们的区别是媚俗与圣洁。你的声音是灵魂的战栗，是心灵的咏叹，你只愿说与我听，是因为你知道我是用相同的方式让灵魂和心灵倾听！只有这样，才能感悟到恩雅的歌唱是来自天堂。它是月光在九天之上的一种倾泻，它又是灵性在漆黑的天际中向前坦然地行走！我眼睛虽然紧闭，那圣光却一直在音乐中闪烁。它是那种春天里在溪流上放飘的河灯，也是那种冬季雪夜里在原野上寻觅的火把。看起来它只能照亮一点，它却是深沉地光耀着世界的要紧之处。你的心灵实际上也一直在歌唱，只是过去一直无人察觉。所以外婆才祈求她在转过街口就能遇上的那一位将我派到你的跟前。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辜负？我领悟到了你的歌唱……我无法区分哪是恩雅哪是你。实际上我也懒得去区分，因为恩雅的歌唱本来就是你的一部分。只要恩雅在歌唱，你就从我的灵魂里走进我的生命，或是从我的生命中走入我的灵魂。这样的走动会让心灵重新获得它渴求的感觉……山里的风声，水里的流响，天上云朵相撞，地下群峰挤压，有十字架的屋顶下唱诗班正专注地望天赞美，没有十字架的旷野中人群低头用心灵祈祷，这是宇宙万物平常而由衷的声音。心在聆听，身在沐浴……我终于能安宁地睁开眼睛，漆黑的窗口竟射进一道亮光……领受着它的照耀，我忍不住嘲笑一切拦阻的徒劳。面对黑夜，我更会大声歌唱！

山坡上刮过一股北风，阴阴地携起不少看不见的沙子，冰凉地打在有生命有感觉的东西身上。秦四爹放的那头黑色黄牯昂起头朝天打了个响鼻。秦四爹不冲着牛说，他告诉我，黑色黄牯虽然老皮很厚，却还知痒知疼，知冷知热。这个下午，秦四爹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后，便什么也不再说，他默默地注视着山下的公路，每当拐弯处冒出一辆汽车或者是一台拖拉机来，他那像树根一样的几个手指中，总有一两个要颤抖一阵。秦四爹从昨天下午就开始唠叨，说自己感觉到那些家伙又要回来了。那些家伙是些什么人，他一直不肯对我说明，只说等他们来了，我就晓得。我以为是乡长带着一批干部下来弄吃弄喝，又以为是那些戴大盖帽，浑身肥得流油却仍要三天两头下来收这费那税的人，还以为是计生委的人来垵里抓那几个怀了三胎和四胎的女人。秦四爹没有摇头说一个不字，他对我的猜想的否定是从干涩的眼窝里迸出来的，落到地上时，砸得脚下的青石板直冒火星。

有一次，秦四爹突然说，“那些家伙不是家伙！”

我想了很久，也想不出这话的意思，只好认定这只是老人的一种情绪，并不是语无伦次。秦四爹这句话从嘴里流露出来时，很平静，绝对不是在骂谁，仔细回味，似乎还有一种怀念在里面。

太阳将山凹照得暖烘烘的，地上的茅草很厚，我几次想学秦四爹的样子躺在上面，却怎么也躺不下去。茅草上面很干，挨地的部分却是湿漉漉的，手一抓就是一把水，极少处还能找见不久前那场大雪的残骸。秦四爹的耳朵旁就有一块。那团白花花的雪虽然被自己融化弄脏了，同那只发黑的大耳朵比起来，依然洁白照人。秦四爹在草地上翻过身来时，试图伸出舌头舔舔那雪，舌头不够长，若将头挪一挪就可以够得上，但他似乎懒得这么做，眼见不行

也就罢了。

秦四爹转过身对坐在一块石头上的我说：“你其实是个读书人，你怎么不去继续读书哩！有些事就得咬牙坚持。”

我极不愿意有人提及读书的事，我说：“你若再说这个，我就将你的牛赶走，让你一辈子也追不上它！”

秦四爹忙说：“小杂种，我不说就是，你可别将我的老伴弄丢了。”

我抓起一块石头做出要掷向黑色黄牯的姿势，见秦四爹一副着急的样子，我还是一使劲将手挥出去，在手臂挥动的刹那间，我松开五指，让石头从肩上坠落身后，扔出去的只是一股风。风落在秦四爹的脸上，他一惊，连忙跳起，一拐一拐地跑了两步，嘴里还大声叫着：“哇啊！哇啊！乖乖别怕，我在这儿！”黑色黄牯安详地吃着地上的荒草，尾巴懒洋洋地迎风摇摆，一点也不在意这边的动静。秦四爹晓得自己上了当，他笑一笑后依然回到原处躺下。我说：“你这么懒，到哪睡到哪，地里的麦子该上点粪了！”

秦四爹说：“你帮我做了吧，回头我给你讲讲当年同女知青谈恋爱的故事！”

我说：“你别哄我，你同母牛谈恋爱还差不多！”

秦四爹一点不火，他说：“你别小瞧我，当年——”

话到这儿秦四爹总不再往下说，他拿这话引诱我很多次了，每次我给他干完活以后，他又反复地叹着气，一副有话说不出口的样子。刚开始时，我以为他是耍赖皮。直到有一回我将他逼急了，他凶狠地对我说，他现在不想说这件事，如果不相信就请我滚蛋。我很小的时候，总听见垭里的人在说知青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好吃懒做，偷盗扒拿不说，还将垭里的年轻人带着学坏。那时，我不懂知青是些什么人，大人们解释说是从城里来的人。我就问镇上那些从城里来的干部是不是知青。大人们说他们同知青一样好不了，但知青只是从城里来的学生。后来知青一词就不大被人提了，大家只成天担心农药化肥涨价，买来的种子会不会有假，同村干部一道到处乱窜的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是来干什么的，另外大家还爱议论的是谁家的儿媳妇好久没露面，是不是又躲到哪儿生孩子去了！我曾问过父亲，当年的女知青有没有同秦四爹谈过恋爱。父亲斥责了我几句，说小孩子别管这些闲事。我以为父亲是在掩饰他对这事的无知，因为二十几年前，他并不比我现在大多少。后来我听见他小声同母亲议论，说秦四爹没有吃上羊肉反惹了一身臊。父亲说的意思是指秦四爹被抓进牢里关了整整三年。这件事垭里大人小孩都晓得，因为全垭人就他一个人在牢里待过。我很小时，就同一群孩子围在他乘凉的椅子旁，听他一遍遍地讲牢房的样子。他说牢房很小，墙是青砖砌的，窗户开在屋檐下搭人梯也够不着的地方，只有门上的一个方洞可以望见外面，十几个人睡在一个通铺上。在他的描述中，牢房并不可怕，所以我们垭的孩子用抓你去坐牢之类的话是吓不倒的。秦四爹有时还怀念坐牢的日子，说在牢里待着什么也不用发愁。他说他没有女人可想，所以牢里牢外都一样。

黑色黄牯在那边叫了两声，它总是这样，一吃饱了就吵着要回去。秦四爹低声说了句什么，慢吞吞地爬起来，随手在自己背上拍了两下，也不看身上的草粘得紧紧的掉没掉一两根，就不管了。他还拉住我，不让我帮他，说自己还能行。秦四爹一条腿残废了，往坡上走着，看上去倒还舒服。他拾起牛绳往回走时，便艰难多了。黑色黄牯这时往他身边贴了一下，秦四爹伸出手挽住牛脖子。黑色黄牯低着头，压着步子，带着秦四爹缓缓地向山下走。

秦四爹还回头冲着我叫：“别忘了地上的书！”

我拾起草丛中的高一上学期的语文课本，沿着被牛蹄踩烂的山路，阴着脸往山下的垭里走去。

天色正在黑下来，垭边的谁家烧的火粪旁有几个孩子正在那里忙碌着，用几根小木棍在火灰中不停地拨弄，走近了就能闻见一股烤红薯的香味。

在头里走着的秦四爹扭头对我说：“你家门前怎么有那么多人？”

我其实早看见了，只是没作声。我一直跟秦四爹走到他的小屋门口，他让牛先进门，接着自己也进了门。跨过那道脏兮兮的门槛后，他要我过一会儿来告诉他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他还估计一定与我姐姐有关。

坑里能走动的人大概都聚到我家门口，大家正传看着一张女人照片。看见我后，母亲连忙从别人手里拿回照片让我看看，我拿着照片时一开始还以为是哪个电影明星，看着总觉得眼熟，后来我终于发现那女人正是姐姐，我愣了一下，连忙将照片还给母亲。旁边的人这时说：“让大树再将信给我们念一遍。”母亲真的将一封信塞到我手里。

天色虽暗，但我还是能看清上面的字。姐姐在信里说，她现在在一家公司里找到工作了，是做文秘，工资也不少，环境挺好，要不了多久她就可以挣到能治好弟弟的病的钱。那时她或是回来，或是接弟弟去城里看病，只要有了钱就什么都不怕！我将信看了一遍，一个字也没念出来，就一头钻进屋里。身后有人叹息说，大树这么聪明却摊上了病魔，真是不公平。

母亲跟在身后也进了屋，她在房门前一把手扯住我问：“你是不是又觉得身上疼？”

我一下子挣脱她，扑到床上谁也不理睬。

父亲随后也进了屋，他在外面大声说：“谁一生没个三病两痛，一不舒服就朝别人撒气，算什么东西！”

我头也不抬地说：“你们将姐姐的照片拿回来，不要给外人看，我就不生气。”

母亲嘟哝道：“照片就是给人看的，保个什么密！”

母亲从外面将照片拿回屋里，搁在我从前做作业的抽屉桌上，然后又转身走出房门。姐姐好看的一双大眼睛就在对面盯着我，弯弯的柳眉比以前更动人，双眼皮连眨也不眨一下。看久了，我忽然觉得姐姐那微微的笑容里不是流露的甜蜜，而是忧伤。姐姐出外打工已有一年了，春天时她也寄了照片回来，那只是一张普通的彩色扩印照片，衣着打扮同在家时差不多，只是背景是一座很高的楼。我数过照片上那楼的窗户，虽然只照出半截楼体，窗户就已经有二十二层。现在这张被人传看的照片上已看不出从前那个姐姐的踪影。母亲仍在外屋兴奋地同父亲说，假若这张照片不是寄给家里，她这做亲娘的也不敢认。

从房门口飘进一股中草药的香味，不一会儿，母亲端了一碗汤药走进来，她先从罐头瓶里抠出了一坨冰糖，然后才将汤药和冰糖一起递给我。汤药的味道很怪，我什么也不顾，张大口几下就吞了进去，不待舌头完全感觉出那药的味道，又连忙将冰糖塞进嘴里。母亲看着我叹了一口气。姐姐上高一那年我开始患病，当时我正读初二，有天放学回来，走到家门口，不知为什么突然一阵头晕，不小心跌倒后，就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甚至连手都要别人帮忙才能抬起来。治了半年，家里就变得一贫如洗，姐姐的书也读不成了，在家帮助干活，闲时就将自己的课本讲给我听，偶尔有一两天病症感觉轻些时，我拿着笔居然能将初三的作业都做对。后来姐姐决定出门打工挣些钱为我继续治病。姐姐走后的头一个月，我的病情突然加重，一连十几天高烧都在三十九到四十度之间，连医生都说没希望了，父亲瞒着母亲为我准备了一具小棺材，还托人说了一门鬼亲。没想到我却活了过来，烧退了不说，连老病也减轻了许多。危险期过了以后，姐姐才听说这事，她寄回一盒录有自己声音的磁带，我借了同学家的录音机放了两次，除了姐姐的一片哭泣声外，她反反复复地要我一定得挺住，她一挣到钱就接我到城里去治病。姐姐说我曾救过她的命，她一定要还我一条命。姐姐十四岁时曾患过白血病，奇怪的是父亲和母亲的血都不适合她，只有我的血型与她相同。于是每逢姐姐出现危险时，父亲就赶到学校，将我从教室里拖出来，赶着去医院给姐姐输血。每次输完血，姐姐清醒过来后就抱着我大哭，所以当我患病以后，她总是责怪自己说是自己害了弟弟。

喝完汤药后心里更难受，我揣上姐姐那张精美的照片一个人往秦四爹的小屋走去。

小屋里一片漆黑，一点灯光也没有。我明白秦四爹在屋里没出去，推开半遮半掩的破门，我听见黑暗中有嘴在吧吧地嚼响。我从怀里摸出半支蜡烛，用火柴点上，火苗一跳，屋里闪出一对牛眼和一对人眼来。



秦四爹两手拿着两只生红芋，一只放在自己的嘴前，另一只则放在牛嘴前。他背对着烛光说：“我不要你这鬼火，有亮我就吃不下东西！”

我说：“若是有鱼有肉，把你放在火堆中间你也能吃得下去。”

秦四爹干笑了两声，听说我要给他看样东西，他一开始不在乎，等到姐姐的照片在烛光中一闪，他连忙将自己啃剩下的半截红芋都给了黑色黄牯，迫不及待地伸手想接过照片。我不让他用手碰，只许他用眼睛看。秦四爹看了一阵后不高兴地说：“你不让我用手拿着，那怎么能看清楚内里的玄机。”

我让他去洗洗手，他犟了一会儿，还是去了，只听到墙角里一阵水响，转回时，那手除了变湿，脏东西并没有去掉多少。

秦四爹捧着姐姐的照片，一眼看了足足十分钟。看完后他一句话也不肯说，直到我真的生气了，准备离开时，他才对我说，尽管姐姐这副容貌超出一般，显得很美很漂亮，可她内心很痛苦。秦四爹还认定姐姐眼角上的一道什么痕迹就是鱼尾纹，他说：“你姐才十八岁，就这么样愁苦，肯定有什么难言的事情。”

我看了看照片，总觉得不像秦四爹说的那样。

我收起照片后在小屋里坐了一会儿，秦四爹一句话也不再说，黑色黄牯已在秦四爹睡觉的床对面墙角草堆中趴下了，小屋里有股浓浓的牛粪臊味。我问秦四爹今天能不能给讲白毛女的故事，秦四爹摇头不语，我只好回家。

刚走出小屋，就听见秦四爹在屋里低声说：“现在这个世道，喜儿不像喜儿，黄世仁不像黄世仁！”

回到家门口，正碰上母亲欲出门喊我吃饭，两个人差一点碰上了，我一低头从母亲的腋下钻进屋里。父亲独坐在堂屋的饭桌旁，拿着酒杯一口口地呷着酒，见了我还问是不是将姐姐的照片拿出去在同学面前炫耀了。我没头没脑地顶了他一句，说他除了想喝酒时用脑袋以外，其他任何时候脑袋都是多余的。父亲毫不惭愧地说，他好久没读书了，脑袋当然生锈了不好使。我上去一巴掌将父亲的酒杯打翻了，那杯酒洒了一地。母亲急忙上来将我拉开，并骂我太莽，父亲想喝酒想了几个月，才下决心去买了半斤酒。

父亲不待母亲说完就说：“我今天心情好，不在乎这一点酒！”

临睡前，我将姐姐的照片嵌进玻璃镜框里，为了腾出地方，我将自己的照片取了几张下来。灯光下，挂在墙上的新照片使屋里熠熠生辉。可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老想着镇里报摊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小报中写的那些苦命的打工妹的故事！

早上醒来，母亲问我昨晚做了什么噩梦，半夜里大喊大叫的，我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噩梦，连一般的梦也不记得。

刚吃完早饭，秦四爹就在外面叫我，要我帮他牛赶到后山上去，他自己随后就到。见秦四爹有些慌张，我就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秦四爹用手指了指远处的盘山公路，有几辆汽车正缓缓地向垌里爬来。

秦四爹说：“那些知青又来了。”

我有些惊讶，秦四爹这辈子可没有怕过谁！

秦四爹不让我多问，我赶着黑色黄牯在头里快走，他在后面虽然跟得急，还是被拉开一大段距离。山上的霜花还没化去，像雪一样，脚踩上去吱吱响。黑色黄牯不停地打着响鼻，还扭头冲着越来越近的几辆汽车哞哞地叫了几声。这时候，人和牛应该待在太阳地里，秦四爹赶上来后，非要将牛撵到阴冷阴冷的山凹里去。我不愿跟过去，站在阳光的边缘上，望着满地忙碌的秦四爹。

秦四爹很快就找到了一堆枯枝，他划了好几根火柴才将枯枝点燃，不一会儿火堆就烧得很旺。他向我招招手，我忍不住，只好过去。

秦四爹蹲在火堆旁，好一阵子一句话也不肯说，两眼只顾盯着火苗。后来他就叫我回去，

今天不用陪他了。他要我回去后别对人说他在哪儿放牛，特别是不能让那些知青晓得，他不想见他们。

我离开火堆走了几丈远时，秦四爹又将我叫住，他说：“你小心留意一下，有没有一个名叫文兰的女人。”

我说：“她也是知青吗？”

秦四爹“嗯”了一声挥手让我快走。

在我回到坑里之前，那几辆汽车先进了坑里。远远地就听见一些男人和女人说着半生不熟的本地话，极张扬地大声叫喊着坑里人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在他们嘴里响亮地出现了好几次，他们叫他秦小树，而且还故意将城里的话与本地话混起来叫，树字后面就出现一个有些调戏意味的儿字音。

父亲是坑里人当中为数不多表现兴奋的人之一。他一再说，当初这个知青点上有十六个人，八男八女，今天怎么少来了好几个。父亲冲着一个小富态的男人叫白狗子。叫白狗子的老知青说现在大家都是各自位置上的顶梁柱，想凑齐了回来一趟简直比登天还难。

父亲将白狗子他们让进屋时，我的房间还没来得及收拾，母亲不愿让客人见到那一片狼藉，赶忙将房门关上。我在大门外数了数，一共有十一个不认识的人进了我家。我心里马上说，这可够父亲忙一阵了，因为家里只有八只凳子。我预感到父亲接着就要唤我到邻居家借凳子，刚要离开，父亲抢先叫唤起来。我只好到邻居家搬了三只凳子送回屋里。由于我故意少搬了一只，父亲没有坐的，站在那堆人中间，模样比坐着时显得有骨气些。

父亲将我介绍给白狗子他们，说我是他的儿子，学名叫大树。他们都笑起来，几乎是齐声说：“没想到小树养了一棵大树。”

我对他们的口气很不满，就顶了一句说：“你们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天地间本来就是小树养大树，说大树养小树的只有白痴。”

他们一愣后，白狗子说：“这个道理还真不错，是这么回事。”

父亲这时问：“白狗子，你们大车小车地回来，是不是也想搞扶贫？”

旁边的人一齐笑来说：“现在可不能再叫白狗子了，人人都喊他白总白老板！”

白狗子也笑，他说：“在秦小树面前，什么老总老板，全都是老母猪和老母鸡。”

大家笑得更起劲了。

母亲趁机说：“如果你们来扶贫，秦家大坑就有希望了，你们吃过这儿的苦，会真的扶这儿的贫。”

母亲这话让屋里出现一些尴尬。

过了一会儿，白狗子才说：“扶贫那是政府的事，我们是杯水车薪救不了急，如果你们私人有困难，我们肯定可以帮忙的。”

听到这话，父亲和母亲同时望了我一眼。我明白他们想开口说我的事，就故意踢了一下正在鸡窝里生蛋的母鸡。母鸡一惊，拍着翅膀飞到白狗子的怀里。旁边的人马上起哄，说白狗子真有艳福，走哪儿都有小情人往怀里扑。父亲和母亲看出我的心思，他们瞪了我一眼后，将母鸡抱过来重新放回鸡窝。母鸡受了惊吓，不肯在窝里待，折腾几下后，就跳到地上撒开翅膀跑到大门外去了。

又聊了一会儿，才弄清他们这次来只是旧地重游。省城里正在筹办几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的大型晚会，白狗子因此掏钱请大家回来感受一下，找一些灵感。

母亲觉得他们如此兴师动众花那么大一笔开销，只为排几个节目的行为太不可思议了。

白狗子却说，人的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为了精神上的需要，花得再多也值。他还举夏天香港要回归的事为例，说按道理到时印一换，旗一换，收回了就是，可为什么要再花它几个亿来搞庆祝活动哩，为的就是精神的需要。白狗子还特别提到人的历史对自身的重要性。

母亲有些怔怔地望着父亲，眼神里好像是说，你把我的历史藏到哪儿去了。

说到这里，白狗子忽然想起什么，他问：“秦老四哩，他现在怎么样了？”

父亲也不看我，就说：“不怎么样，每天从早到晚只与那头黑色黄牯做伴。前些年，他还总是念叨要到城里去找文兰，现在老了，也不再提那话了。”

父亲突然一转话题问：“文兰她还好吗？”

白狗子他们一下子都变成了哑巴，好半天才有人低声说：“文兰她死了，很惨！”

父亲听说是不久前的事，就不再往下问。屋里的人都叹了一口气，坐在墙边的几个女人，泪水都流下来了。母亲见状连忙到厨房里去为她们准备洗脸的热水。几个女人不用母亲招呼也跟着鱼贯而入。

## 第二十二章 大树还小（二）

屋里先是女人们小声的谈话声，接着便是抽泣，一会儿所有的女人全都放声大哭起来，连母亲都参与其中，甚至比别的女人哭得都起劲。

父亲惊愕地望着白狗子。

白狗子用几乎低得不能听见的声音说：“文兰是自杀的！她从长江大桥上跳进长江里，尸首也没找到。”

我一时难以自控，忍不住要将这个消息告诉的秦四爹。

山凹里那堆枯枝正变成了灰烬，火星全被浇熄了，一闻那气味就晓得是用尿淋的。我大叫了几声，不见回答正要去找，忽然在一棵树后面发现了秦四爹。他笔直地站在树下面，不经意时，还以为他上吊死了。

我说：“你怎么不答应！”

秦四爹说：“你是个报丧鬼，谁会理你！”

我一愣说：“谁告诉你了，这么快？”

秦四爹说：“我料定文兰会有这一天。她逃不过去的，迟早会死在他们手里。”

秦四爹突然提高声调说：“不管怎么解释，她也是被白狗子他们害死的。她当年若是嫁给我，怎么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

我说：“你现在只能养活一头牛，人可不是只吃草，城里的女人更是天天得喝牛奶。”

秦四爹说：“文兰走了，我灰了心。当年我可是大队长，一千多号人的吃喝生死全归我管着。公社里还准备提拔我当副书记。都是吃了白狗子这帮知青的亏，硬说我强奸了文兰，将我弄进监狱里。他们在垅里垅外偷鸡摸狗，行凶打架，只有我敢管教他们，他们记了恨心，逮住机会就想报复我。其实文兰是真心跟我好！但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在关键时昧良心改了口。”

秦四爹很伤心，但没有掉眼泪。我不信一个城里来的女知青怎么会看上他。秦四爹说自己当年唱样板戏比谁都唱得好，不只是这儿的知青点，远近几处的知青点上的城里学生都很佩服他，逢重要场合演样板戏，郭建光、李玉和与杨子荣总是由他扮演，而文兰只是在《沙家浜》中演过被刁小三抢了的姑娘。秦四爹说着就学了一句：抢东西呀，我还要抢人呢！这是刁小三的台词。秦四爹告诉我，有天晚上他去知青点看看时，屋里只有文兰一个人在，他冲她开玩笑，将刁小三的话学了一遍，并动手轻轻拉了文兰一下，哪料文兰一下子便倒进自己的怀里不肯离开。文兰对秦四爹说她的命太苦，父母都在文革中搞武斗死了，哥哥失了踪，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所以她要找一个老实可靠的人成个家。文兰选中了秦四爹，这太出乎大家的意料，文兰的肚子大起来时，知青们决没想到对方是秦四爹。文兰自己死不肯说，最后还是秦四爹自己承认下来的。本来文兰已事先与秦四爹通过气，她只说自己在山上被不认识的坏人害了，然后让秦四爹出面求婚，自己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嫁给他。可秦四爹不肯，他不愿让别人说自己娶了个破货，也不愿文兰浇上这不存在的一盆臭水。他出面认过的第三天，就被公安局的人用手铐铐走。等他刑满释放回来，文兰早就回城去了，他险些无法打听到文兰肚子里的孩子是保住了还是没保住。

我告诉秦四爹，白狗子他们回来是为演戏找灵感的。秦四爹哼哼一阵说：“他们现在可以将那些当戏演了，可我们还得实打实地熬着过。”

从山上望去，白狗子他们从汽车里搬出不少东西，来来回回地往境边小河滩上走，白狗子的身材最胖，隔得再远我也能一眼认出来。秦四爹看不清，那么远的距离，他只能认出一片小黑点。我告诉他白狗子一身肥肉少说也有一百八十斤。

秦四爹像是回忆着说：“这狗东西倒翻了一番，那时最多只有九十斤，瘦得只剩下一根筋”

我说：“他们不用翻两番也能实现小康。”

说着话时，小河滩上开出几朵花一样的东西。一开始我并不明白这是什么，后来见人可以在里面进出，我才明白那是旅行帐篷。他们将秦家大坑当作旅游点了。我要秦四爹回去看看帐篷和汽车，特别是白狗子那台车，我在扑克牌中见过，叫凯迪拉克，是印在小王牌上，大王牌上印的是劳斯莱斯。秦四爹对这些没兴趣，再好的汽车也不如他的这头黑色黄牯。秦四爹断定白狗子他们一定想见见自己，他说不是不可以见，得等到他有兴趣的时候。

我很想见识一下那几顶帐篷，秦四爹也不想我陪他，他要我去那些老知青跟前探听些消息。特别是文兰，弄清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从山坡上下到坑里，路上碰见不少往回走的人，他们已看过帐篷的新鲜，都说着相同的话，说城里的人到底会过日子，几块布一扯，到哪儿都能搭个小房子，一男一女睡在里面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待我走近时，围观的人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我在一顶帐篷门口探头张望时，看见白狗子正在里面同另一个男人争吵什么。我低着头尾地听了中间两句，好像是为了什么排名先后的问题。白狗子看见我就将我拉进去，让我试试他们的充气床。我坐上去试了试，他问我是什么感觉，我说像是骑在牛背上。白狗子笑起来，说除非让牛四脚朝天坐在牛肚子上，他说等我结婚了就晓得这是什么滋味。刚才还在同他吵的那个男人听了这话立刻笑起来。我听出那声音里有几分邪意。

我正要走，白狗子将我按住问：“你为什么不去上学？”

我不想对他说实话，就说：“我不想读书。”

白狗子眨眨眼说：“我可是汉口王家巷码头边长大的，别的不行就眼睛厉害。”说着他一伸手从我的口袋里抽出姐姐读过的高一课本，“不想读，揣着课本干什么？”

我被他问急了，想抢回课本，又打不过白狗子，只好说：“我不要了，等会儿你还不得亲自送到我家里去。”

我装出要走的样子，白狗子一点不在乎，他说：“你不要那正好，我们没带卫生纸，正好可以用来揩屁股。”

这话让我火了，我说：“你敢动一页，半夜里我撵几头黄牯来，连棚子带人都给踩个稀巴烂。”

白狗子一咧嘴，将书还给我。他说：“没想到你比当年的秦老四还厉害！”

白狗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非常漂亮的钢笔，朝我晃了晃，然后对我说，他有几个问题，只要我如实回答，他就将钢笔送给我。

我想了想后，还是点了点头。

白狗子于是问：“坑里的人平常还记不记得这儿来过一批知青？”

我说：“没有谁记得，只是前两年讨论如何奔小康时，有人提出过，到城里去找找那些曾在这儿插队的知青，请他们帮忙搞个什么能致富的项目。不过讨论完了以后，大家不仅忘了知青，连奔小康都忘了。大家都说，反正这都是城里人吃饱了没事，跑下来玩个名堂就开溜，忘了反而少些烦恼。”

白狗子说：“这可不像是秦老四这样的人说的话！”

我说：“你没听过，秦四爹的话水平更高。”顿了顿后我又说，“你信不信，他昨天就算准了你们这两天要来！”

白狗子瞪大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才说：“你不是说没人记得知青吗？”

我说：“秦四爹心里是惦记着文兰。你们是沾了文兰的光才被人记着。”

白狗子说：“我再问个相同的问题，你的同学们晓得知青的事吗？”

我说：“不晓得的多，晓得的少。但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提起过知青，说他们老写文章

抱怨自己下乡吃了多少苦，受子多少迫害，好像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吃苦是应该的，他们就不应该这样。老师还说，自从来了知青后，这儿的流氓就大胆多了，像是有人撑腰似的。”

白狗子说：“你们做学生的也不喜欢知青？”

我说：“为什么要喜欢知青？”

我想起秦四爹的话，便又说：“你们知青可从来没有喜欢过农村。”

白狗子不说话了，他低着头将手中的钢笔反复玩来玩去。后来他将钢笔递给我。我不好意思拿了人家的东西就走，在那儿站也不好，坐也不好。

正犹豫时，白狗子忽然朝我吼了一句：“没你的事了，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白狗子的声音浑厚得像春天的雷霆，滚到哪儿哪儿的地皮就发颤。

与白狗子同来的那些知青在垭里瞎窜，他们对垭里的情况很熟悉，连秦打铁的家都记得。特别是那个与白狗子在帐篷里争吵的人。大家都叫他老五，也不知是他的姓还是他的名。老五站在那荒草封住的门前说，秦打铁从前总吹牛，说他的技术全国第一，只要是钢铁他就能像揉面粉一样，将它弄成自己想弄的形状。老五他们回城探亲时，故意从父亲上班的工厂里拿了一截不锈钢，让秦打铁将它打成一把菜刀，秦打铁打了三天，白烧了几百斤木炭，也只是将那不锈钢打成一只破鞋底的样子，就这样还将秦打铁的腰弄闪了。秦打铁现在家门绝了。他听别人的话，带上老婆孩子，挑上打铁担子到城里去赚钱。他不懂陌生处的水深水浅，一到就接了一批活，都是些长短刀具。他交完货，钱还没拿到手，就在夜里被人满门抄斩。据说是黑帮械斗，一方吃了秦打铁做的那些长刀短刀的亏，对打起来，秦打铁的刀还是刀，别人的刀则成了泥巴。吃了亏的那些人便向秦打铁下了黑手。老五对秦打铁的遭遇叹过几声，说在城里可不是所有的人都吃得开。不比农村，再怎么样也有一块地可以养家糊口。在城里，双脚站的地方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想要。说着话，老五忽然就怀念起当年这屋里炉子上吊罐里的狗肉香来。

老五说话时，父亲正站在旁边，他说：“那时，这一带的狗都叫你们知青偷吃光了。”

老五说：“你不是也跟着吃了许多狗肉！”

父亲说：“狗屁，你们总是将啃不动的狗骨头给我。”

老五说：“可你还不是啃得津津有味。”

父亲笑了笑说：“可你们不晓得，有一年腊月下大雪时，你们将公社里养的一条狗打死了，刚煮熟，我跑去骗你们说那是条疯狗，你们吓得不敢吃，让我拿出去扔。我只扔了几块，其余的都让我和另外两个孩子躲在树林里，用树枝做筷子，过了一餐饱瘾。”

老五也笑，他说：“那你就不晓得下文了，那天晚上我们吃了你家的两只鸡！”

父亲说：“谁说我们不晓得，我们还找到吃剩下的鸡毛，旁边还有回力球鞋印，那种鞋只有你们知青才穿得起。如果不是秦老四出面拦住，我父亲早用刀将你们的三只手砍下一只来。秦老四说你们个个都是座山雕，人人都想摆百鸡宴，太多了不好对付。”

父亲告诉老五，秦四爹为了让知青不再在垭里胡闹，三天两头往公社里跑，要招工指标，要一个就送走一个，走一个垭里就多一份安宁，而且谁最捣蛋就让谁先走。老五是这个点上第三个走的。他走的那天正好是秦四爹被抓起来的日子，他还顺便搭上押秦四爹去县城的车。我听秦四爹说过，当年他戴着手铐押进城的路，有个知青不停地往他脚边吐口水，他忍无可忍最后用劲踢了那知青一脚。他说这个知青不知好歹，那个返城的指标还是自己用一包游泳烟从邻近大队的大队长那里换来的。我明白这人就是眼前的老五。秦四爹还说，男女一共十六个知青中，老五是最坏的，秦四爹说的坏是捣蛋的意思。他说老五下来的第三个月就将另一个知青点上的姑娘肚子弄大了，其余偷鸡摸狗，挖队里的花生，摘队里的南瓜，哪一件事都是老五领头，最少也是个二把手。老五的绝招是到外面垭里去钓鸡。他用一枚大头针弯成鱼钩一样的形状，再用细线系好卷成一个团揣在裤子荷包里，然后就装作从别人垭前经过。趁人不注意时，用两个指头一弹，就将钩着小虫的钩子弹到一群鸡的面前。哪只鸡若啄了那

钩子，便脱不了身，不吭不响，乖乖地随着他走。碰到有人时，他们就停下来，那鸡也呆呆地不往前走，那线细得谁也看不出破绽。走到没人处，他再将线一收，将鸡用外衣包起来，唱着知青们最爱唱的《再见吧江城》，旁若无人地往回走。这个秘密是秦四爹后来发现的。除了猫狗之类的小东西喜欢跟在人的后面走，别的动物没有这个习惯。那天他看见一只公鸡跟着老五走走停停，就起了疑心。他捡起一块石子朝那只公鸡砸去，公鸡一惊，衔着一根细线飞了起来。为这事，秦四爹扣了老五十个工分。并将扣下来的这些工分划到我家的账页上。秦四爹曾说，当年十个工分虽没有两只鸡值钱，却比两只鸡重要，那时想多挣十个工分不晓得有多难，年底算账时，十个工分往往可以决定这个人属于哪一类。

秦打铁的房子无人去住，就连秦四爹这样的孤身老人也不肯要那房子，大家都看着它一天天地败塌下去。老五说，若在城里管他什么原因，只要像房子的都会有人抢着去住。父亲问老五敢不敢进这屋。老五说，三十年前他是坟墓敢躺棺材敢睡，现在不行了，有后顾之忧，他大小有一座酒楼，不能让生意惹上晦气。父亲没有恶意地说老五，当年他们做知青时总是嘲笑农民，这封建那落后，怎么一有了钱财，反倒比农民还封建落后。老五说了句很深奥的话，人不可能没有文化传统，也不可能不批判传统文化。这时，从小河滩帐篷里传出一阵手风琴声。

大家不约而同地扭头看了一下。

老五说：“这是白狗子在拉。当知青时，他想自己能有一只手风琴都快想疯了，现在他可以买下全国一年中生产的全部手风琴。”

父亲说：“可他拉的曲子没有从前的好听！从前他拉的那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用说你们哭，就是我也曾想哭！”

白狗子拉的正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老五皱着眉头说：“这曲子就应该在夜深人静时听！现在让人听，太早了点！”

我望了望后山，太阳仍有老高，黄昏还没露出踪影。我找了两遍，山上没有秦四爹的影子，那头黑色黄牯也没见着。

黄昏来临时，小河滩上首先冒起一股青烟，开始是浓浓的黑黑的，上升得很快，样子还有些猛。只一会儿，领头的那团乌云一样的烟雾，就顺着山势爬到山巅之上，在夕阳的映照之下，迅速地幻化一片彩霞。随后产生的青烟就没有这种性子了，它徐徐地缓缓地，甚至有些绵弱无力，还没达到半山腰就被渐起的暮色化解得若有若无。因为这青烟，才能看见晚风的样子。晚风的确像月里嫦娥舒开的长袖，它在半空里一挥而过，却在地面上留下许多生机与希冀。那堆忽明忽暗的火被白狗子和老五他们叫做篝火，火堆旁有女人在迫不及待地唱着歌，隐隐约约地在风中断断续续地飘荡着。

父亲和垭里的人都在说，他们还是从前的老脾气，自己将自己弄得特别忧伤，好像是天要塌了下来，却又与别人无关。

秦四爹一直不见回来，白狗子已问过好几次了，他说他无论如何也要同秦四爹尽快见上面。白狗子天黑之前开着他的凯迪拉克到镇上去打电话，他的手机在这一带无法使用，只是一块无用的废塑料。白狗子开车离开时，老五在旁边笑着说他刚收了个小蜜，一天不见就心里发痒。白狗子开玩笑地用凯迪拉克去撞他。一不小心，车头撞在稻场边的石碾上。白狗子停下车开门看了一眼后，有些不高兴地责怪老五。老五不以为然地说，这点小事也值得伤和气，修一修也就万把块钱，谁出不起！听见老五的话后，垭里的人顿时伸了伸舌头。白狗子像是想通了，笑一笑后钻进车门，只见满车身的彩灯一亮，凯迪拉克一下子蹿出老远。白狗子的车跑得很快，十几里山路一会儿就回来了，人还没从车里钻出来，脸上开心的笑容先像花朵一样从车窗里开放出来。

秦四爹依然不见回来。我到他的小屋门前去看了看，屋里的确没有一点动静。天完全黑了，我有些着急，就对父亲说，自己要上山去找秦四爹。父亲瞪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回

屋拿上一只手电筒一个人向后山走去。

父亲对秦四爹的呼唤声在后山不停地回荡着。

随着篝火亮堂，老知青们的歌声也清晰起来。他们都围在篝火四周。白狗子仍然拉着他的手风琴，老五在吹着一支他们叫做萨克斯的铁管子一样的东西。没有歌声时这两样东西奏出来的音乐特别好听，而无论是手风琴还是萨克斯，当它们独自奏响时，就更动人了。坑里的很多人都来看稀奇，大家不远不近地站着，不与白狗子他们混在一起。

那几个女知青正在小声唱着一支让我听来很熟悉的歌时，白狗子忽然站起来，将手风琴猛地拉了一阵，然后调子一低，突然深沉地唱起来。

我想起来了，这首歌名叫《三套车》。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在屋里哼着这首歌。但他从不在母亲的面前唱，好几次他正唱到得意处忽地戛然而止，我问他怎么不唱了，他说不想唱就是不想唱。后来我明白了，只要父亲的歌声突然一断，不一会儿母亲必然会出现。我以为父亲是怕自己唱不好，坏了自己母亲心中的形象。父亲的确喜欢这首歌，除此以外，我没听见他唱过别的。

母亲也很喜欢听这首歌。有一次，父亲傍晚回家，拎了一桶水到后门外冲凉。哗哗的水声使他没有注意到母亲的归来。母亲没有惊动父亲，任他唱完了，才装着刚回的样子出现在父亲面前。

白狗子唱完后，老五用萨克斯管又将那曲子反复吹了几遍。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身后，我感到她的身子在一阵阵战栗。我想回头时，母亲用她的双手将我的头紧紧抱住，不让我往回看。我还听见母亲在小声独语说：“他们怎么不哭了，那些年他们只要坐在一起唱着这支歌，一个个都哭得死去活来！”的确，我在篝火旁看到了一股悲伤的烟雾，篝火旁的男人都在猛烈地抽烟，女人则用双手托着腮帮，除了歌声的旋律外，没有第二种声音。后来，坑里的女人中，有一个人哇地哭着跑开了，接着又有一个女人用双手捂着嘴踉踉跄跄地冲入夜幕。母亲的战栗更厉害了，她的双手无力地垂在我的肩上，她用极小的声音对我说：“大树，送送妈妈，妈妈想回去！”

回到家后，见父亲还没回，母亲终于忍不住趴在床上用被子捂住头大声地哭起来。我心里预感到了什么，有些替父亲伤悲。我从自己屋里拿了一坨冰糖，放进杯子里冲了半杯水，递给母亲。喝完冰糖水后，母亲才镇定一些。她告诉我，她和那两个女人曾经都是公社宣传队的，那两个女人在宣传队里与两个男知青好上了，还偷偷怀过他们的孩子，两个女人为他们一共做过五次人工流产，每次都是她偷着照料她们。男知青招工回城时，说好马上接她们去，可后来一直杳无音讯。等了几年，她们才嫁到秦家大坑。我以前就听说过，这两个女人都不能生孩子，原因是子宫被刮破了，先前不清楚是与知青们发生了事。两个女人我都叫婶子，我的两个同宗叔叔对她们很不好，他们自己在外边乱搞，回来后还动不动下手狠狠打这两个婶子，骂她们是破罐子。逢到这样的时刻，母亲从来不去劝解，她总是朝别人求情，请别人去劝解。很小时，我以为是母亲胆小，不敢上前去。有一次，我偶尔碰见母亲和那两个婶子躲在我姐姐的房里，抱头痛哭，而且母亲比她们哭得还伤心还带劲。

母亲在床上哭了一阵，忽然抬起头来。

窗外传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歌声。

母亲听了一阵，情不自禁地说：“那时宣传队里有叫欧阳的，他个子最小，饭量却最大，一份饭连半饱都吃不到。他在《沙家浜》里演四龙，在《智取威虎山》里演小炉匠。他家里情况最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外加叔叔，一家里竟有五个人关在监狱里，并且全都是政治犯。亲戚六眷没有谁敢同他来往。我见他可怜，就常从家里拿些红薯给他吃。那年冬天，过年时下着大雪，所有的知青都回城过年去了，就他一个人没地方去，三十早上竟跑到我家来，哭着喊我姐姐，要我留他在家过个团圆年。我只好求你外婆留下他。夜里他反复教我唱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唱得真好，若不是过年，我真的要再哭一场。夜里，大



人都睡了，他非要我同他一起在火塘边等着听零点的新年钟声。新年钟声刚响一声，你秦四爹就带着民兵将他抓走，说他用坏歌儿毒害我。那场雪真大，有的地方都快没了腰，我跟在他们后面打滚，非要秦四爹放了欧阳。秦四爹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对我说实话。他说知青已害了好多农村姑娘，他不能看着我也被欧阳害了！”

母亲叹口气说：“后来，秦四爹还是将欧阳放了，不过他派了一个人将欧阳一直送回山那边的知青点。”

说着话，母亲竟小声唱起来：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

哎，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

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花儿为什么鲜？为什么这样鲜？

哎，鲜得使人，鲜得使人不忍离去，

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我从未听见母亲唱歌，更没料到母亲的歌会唱得这样好。母亲唱完后，我们沉默了好一阵。河滩上已不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了，我只觉得此时在空中盘旋的旋律，又是一首俄罗斯歌曲。母亲后来开口告诉我这首歌名叫《小路》。

我说：“妈妈，你告诉我实话，你后来是不是与欧阳相爱了？”母亲怔怔地半天没有应。

我心里有些明白，就说：“我晓得了，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告诉爸爸！”

母亲长叹一声说：“你爸他都晓得。欧阳走时，我偷偷送他，还是你爸在前面探路。怕被你外公外婆碰见。”

我说：“你们有过孩子吗？”

母亲起劲地摇摇头，她说：“欧阳全身都是病，我只是照料他。”母亲顿了顿后又说，“他走时答应治好病就会回来娶我！可他们都一样，一去就不回头！像河里的流水一样。他父亲后来平了反，前几年还老在电视中露面，他们父子长得极像。八九年闹学潮时，电视里转播了他父亲同学生们的对话，有个学生当面质问他，为什么不对独生子的胡作非为加以管束。老欧阳当众抹了一把泪，说儿子文革时因父母问题受株连，平反后自己想给儿子以补偿，岂料事与愿违。听那口气像是犯了什么事，也被抓进牢里去了。”

母亲这时已经平静了不少。

我出门往小河滩上走，半路上碰见父亲。他说没能找见秦四爹，回来邀几个人再上山去。我忽然想起秦四爹常提起那个战备洞，就叫父亲不用去了，秦四爹一定同那头黑色黄牯躲在战备洞里。父亲恍然大悟地“啊”了一声。他擦着我的肩头往家里走时，我突然说了一句话。

我说：“爸，你真了不起！”我真的敬佩父亲对母亲一向那么好。父亲好像不在乎我这话里的意思，继续走自己的路。走了几步，父亲回头问了句：“你妈她没事吧！”

我说：“没事，她还爱着你哩！”

父亲轻轻地笑了一下，我以为他不再说什么，他离我很远以后一个人独自说了句：“都走了这么多年，还回来干什么哩！”

篝火旁唱歌的知青和围观的垅里人几乎不见少。唱歌的人很投入，看的人更投入。特别是那几个很有点胖的女知青，跳出一个有藏族味道的舞蹈时，身边几个年纪很大的男人女人，眼里都放出了光芒。他们说这舞蹈叫《洗衣歌》，过去知青们逢演节目是必跳的，真是迷死个人。现在她们发福了，身材没从前好看，但眉眼间，手足腰上的那些味道还在。他们还认得眼前那个最胖、头上白发最多的女人，就是当年跳独舞的那个小姑娘。让他们觉得可惜的是那个演解放军的男知青没有来。白狗子说，那个男知青到澳大利亚帮人洗碟子挣外汇去了。白狗子当年是B角，他放下手风琴到女知青中间，刚一抬手，周围的人就大笑起来，年纪大的人说他现在的样子只能演国民党的胖军官。

白狗子不在乎，他用不太听使唤的手脚比划了一阵，猛地停下来，大声唱道：“哎——谁来给咱们洗衣裳嘞！”

几乎没有停顿，一旁的男知青马上接唱：“——没得人！”

白狗子又唱：“——谁来给咱们做早饭嘞！”

男知青又接唱：“——没得人！”

我听见这词与《洗衣歌》原词不同，就明白这是他们当年自叹自怜时瞎编的，他们一顺溜地唱了很多，都是就着现成的曲子改词，唱着唱着他们的情绪就有些低落。听的人中，先是大人们开始撤，然后小孩子也走了，白狗子和老五在篝火旁轮番大声叫着，要大家明晚再来，他们要正式演几个节目给乡亲们看。

我回家时，一不小心看见父亲和母亲坐在一条板凳上紧紧地抱在一起。见我回来了，父亲想松手，但母亲将他箍得死死的。我觉得自己脸上发烫，钻进自己房里，抬头看了看姐姐的照片，然后在房里鼓起掌来，并说：“好浪漫的电影呀！”

小河滩上的歌声一直响到很晚。歌声消失后，接着消失的是手风琴，我以为剩下的萨克斯管也会很快消失，可它一直不肯退出夜空，有时候它变得极微弱，几乎等于没有声音，只剩下那么一点点的旋律像游丝一样在风中飘荡，若有若无，亦虚亦幻，当心随夜色静下来时，它又悄悄地从哪儿飘出来。初听到时还以为是错觉，往下的声音也还不敢相信是真的，非要等到这些都来过之后，那萨克斯管的声音才又完完全全地回旋起来。萨克斯管的声音如同母亲的手在我极度痛苦的时候，细细密密地抚摸我的心上。在萨克斯管的声音中，我一直注视着姐姐的那双眼睛。在那些忧伤的微笑背后，我感到姐姐那微微颤抖的嘴唇，在喃喃地说着：回家。回家。

萨克斯管的声音正悠扬的时候，从窗后黑黝黝的大山中传出一声长长的牛哞，是秦四爹那头黑色黄牯在叫。我真有点不明白，在自己垭里见到外来的老知青，秦四爹为什么还要躲。那防空洞又黑又冷，说不定还有什么野物，在那里面待着有什么意思。

夜里，我梦见了姐姐，不知为什么她总在哭，她什么也没对我说，却又哀求着要我千万别将她的情况告诉父亲和母亲。醒来后，我盯着黑洞洞的窗口望了半天。

天亮后，母亲起床了。她先将笼里的鸡放了出去，我穿好衣服走出去时，母亲正对着城里的方向出神。

我问她：“人做梦是不是与实际情况相反？”

母亲说：“是呀！前年我做梦时见到你外公外婆的病好了，逢人就笑，不多久他们就死了。”

我放下心来，不同母亲往下说，出了门就往后山爬。

那几顶帐篷在小河滩里寂静地搁着。帐篷边有一个黑影，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一棵小树，仔细看过几眼才发觉那是一个人，我觉得那只能是白狗子，那样子像是在膝盖上铺着纸在写着什么。

战备洞在半山腰的一处土崖上，洞口有些塌方。我的判断一点也没错：一行牛蹄印点点划划地通向洞里。我刚爬到洞口，就听见秦四爹正在里面说话。

秦四爹说：“连文兰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那么好的一个姑娘硬是被人逼得走投无路。我可不是要害她，她性子不好老爱一个人发愁发闷，一个人流眼泪，身体又不好，三伏天也不能下水田干活。谁叫我当大队长哩，见她那样子我就想照顾她。她感激我，要同我好，我又没老婆，不找她还能找谁哩！只是我性急了点，那么急匆匆就上床同她睡了，但她并没有恨我。秦家大垭这儿都是这样，男人不行点蛮女人哪会主动迁就你！只要事后继续好下去就行。可他们却将城里的规矩搬到这儿来，要问我的罪。我有什么罪，真有罪文兰就不会那么舍不得将胎儿打掉！我牢也坐了。儿子还没出生就被人弄死了，后来我又等了这么多年，总想着文兰会回来，现在倒好，恐怕连魂也见不着了。她在阴间也不晓得被分到哪个

国家，哪个县市，哪个单位，叫我如何去找她！文兰可是对我说过，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不然我怎会这么痴痴地等她。我相信她，她当时说我害她是被人逼的，那不是真心话，是白狗子他们教给她的。白狗子他们一直对我不满，想将我弄倒了，没有人敢再管他们。我听见他们骂文兰，他们说文兰是知青中的败类，丢了知青的脸，那么多男知青她不爱，却要同一个土克西鬼混。他们还发誓不将文兰和我拆散，他们就集体跳崖。他们又向文兰许诺，只要她别说是自愿同我发生关系，再有招工回城的指标，他们一定优先让文兰先走。文兰被他们反反复复地折磨得糊涂了，就昏头昏脑地答应了他们。我坐牢后，文兰曾送了九个糖包子给我。看守没有对我说送糖包子的人是谁，可我晓得是文兰。因为我对她说过，她胸前的漂亮山峰像两只糖包子一样诱人。为什么要送九个，那是长久永久的意思，她叫我不管多久也要等着她。糖包子是圆的，所以她还说等久了就会有我们的团圆日子。她后来还给我写过信，有好几封，都被看守的贪污了鲸吞了。他们对我 and 文兰的事特别好奇，有几次借提审时问我同女知青在一起时的感觉是不是特别。我不肯告诉他们，他们心里一定很窝火，便想偷看那些信中说的是什么。那些女知青在大家的眼中，再不好看的也比得上仙女。我可不是这样的人，我和文兰是真心相爱，否则我绝不向她动歪心思。我要是那种人，为什么我后来不再找个女人，我就是要让那些歪看我的知青们看看，我对文兰是忠贞不贰，这辈子我心里只有她。文兰接不到我的回信心里觉得很苦，她奈何不了周围的城里人，只好听他们摆布。他们让她结婚她就结婚，他们让她嫁人她就嫁人。可她心里只有我，她的心是永远不会嫁给别人的。别人要她就像娶了一头母牛，她没有情给人家，更不会献出自己的心。别人就一天天地虐待她，她没得吃没得喝，没得穿的没得戴的，身上只剩下一张皮包着一把骨头，这种样子只有跳江。跳进江里，江水那么深，那么宽，那么长，谁也看不见她的样子，连我都看不见，这是她最后的心愿，她只有这样表示她还爱着我。你说对吗？去年你的老伴老死时，你不是也不愿去看一眼吗？都这个份上了不看为好。关键是两个人的心要在一起。别人都说我苦，那只是别人的事，他们以为这样苦才会觉得苦，我不把这当作苦，那它怎么也不会苦了。我把文兰装在心里，就等于将幸福装在心里。心里幸福只有自己晓得。心里有盼头那才叫真正的幸福，一想到文兰哪一天会突然回来，我就快活得要死。幸福不幸福关键是心里。你看白狗子他们，一台车比全垵人的家当都值钱，穿的戴的用的全都现代化了，可他们为什么还要跑到这个被他们诅咒了没有一万次也有九千九百九十九次的地方来看看，一定是他们心里找不到幸福的感觉了。先前以为能回城就是幸福，回城了又想着升官发财成就事业就是幸福，现在是不是又以为只有到了美国才是幸福？这是幸福对他们的报应，人太贪了，它就会让你找不着。我不贪，我有我的幸福。你觉得我说的那些都对吗？文兰一定是那样的，她的性格我太清楚了，她会那样做的。”

洞里很黑，除秦四爹的声音外，我还听见牛尾巴在地上拍打的声音。我将眼睛闭了一会儿，再睁开时，看见秦四爹还在梦呓一般对着黑色黄牯诉说着。

我挨着他坐了一会儿。他闭着眼睛对我说：“天亮了？”

我说：“都快出太阳了！”

秦四爹说：“昨晚我总算将文兰的事都想透了。她确实是个好女人。”

我说：“白狗子和老五都不愿谈她哩！”

秦四爹说：“他们哪是不愿，是不敢！”

我说：“昨天到今天你吃了什么没有？”

秦四爹说：“我到你家地里扒了些红芋，生的吃了几个，又用火烤熟吃几个，放心饿不死我的。”

从爷爷死后，我家的红芋地里总是收不干净，照秦四爹的估计，十只红芋中少说有一只没有从土里挖出来。父母亲对这一点不大在乎，垵里人也一样，现在种红芋早已不是当年母亲为欧阳吃不饱肚子着急、偷着用红芋为他补充营养那样的目的了，现在家家都用红芋喂猪。

往年，父母亲总叫姐姐隔几天就牵上家里的几头猪，到地里去用那长嘴筒子深翻浅拱，将那些没挖起来的红芋就地吃掉，省去许多的人力。今年姐姐到城里打工去了，这事就没人做。父母亲不让我做，垌里的习惯是这样，男孩子只可放牛放羊，但不可放猪。

洞里地上干干净净的，半块红芋皮，半只红芋蒂也找不见。

秦四爹说：“你别找。只有那些知青吃红芋才剥皮削皮。当年我批评他们时，他们竟说如果稻谷不脱壳，小麦不去麸，他们才会将红芋连皮一起吃下去。还说吃红芋本来就屁多，再将皮吃下去打一个屁会起三个小旋风。”

秦四爹边说边轻轻地笑了笑，他说：“那些小杂种也挺可爱，不但会唱歌，还会编歌，那些电影里挺好的歌儿，被他们一改词，就跑了味，快乐的变成了伤心的。”

秦四爹忽然唱了起来：

樱桃好吃树难栽，  
不下农村不明白，  
工分不会从天降，  
仙人洞好搬不来。

在母亲之后我又发现秦四爹的嗓子真的很好，可见他说自己演样板戏的事是没吹牛的。秦四爹只唱了这几句就不唱了，他站起来摸了摸洞顶后，问我清不清楚这洞是谁挖成的。我说好像听人说过是知青们挖的。

我的确是听说过知青们挖战备洞的事。

那些年一到冬春就开始修水利，几乎所有的男女劳力都要上工地，家里只许留下少数半劳力的老弱病残应付应付。上面还要求让知青全部到工地去接受锻炼。父亲那年只有十六岁，他在离家一百多里的水库工地上当突击队员。每天要用那大号筲箕从坝底往一天天升高的大坝上挑一百多担土。但知青点上的那十六个男女，在工地上挑的所有的土加起来也超过不了一百担。知青们不是坐在一处土墩上给垌里的人发记工牌，就是在大坝上面给每倒一担土的人画上一笔正字。再不就是当宣传员写工地战报。父亲他们为此对秦四爹有很大意见。父亲一向受人欺负，因为他那时个头太小还没发育起来。在他同白狗子干了一仗以后，大家才开始另眼相看。父亲至今也没弄清楚白狗子是不是故意整自己，因为他说过一句，知青不是“修”了，就是小资产阶级。父亲是在连续三天发现白狗子都要少画自己的一笔“正”字后才开始发火的，特别是那一天白狗子竟然少给他画了两笔“正”字。父亲说不过白狗子，有理也讲不过他。这是秦家大垌人的共同弱点。大家集中起来同知青辩论时，无一不被驳得体无完肤。父亲不是那种找茬故意赖账的人，这一点仅从他对母亲的情爱就能明辨出来。父亲就是在同白狗子算账的那一次，第一次看见母亲的。当时母亲不知为什么要来找白狗子，父亲没有追问过，但估计是为了欧阳。父亲一见到母亲正在人群中观望，心里就激动起来，他上去一把抓过白狗子的笔，说自己并不在乎那两笔“正”字，关键是要白狗子赔个不是，说声对不起。白狗子死不认错，还骂父亲是混账。父亲一急之下顺手打了白狗子一耳光。白狗子马上扑过来将父亲死死扭住。尽管白狗子人高马大，在一对一的情况下父亲绝对吃不了亏。问题出在旁边的人以为父亲会吃亏，他们迫不及待地参与进来，在救助父亲的时候，顺便放倒了白狗子。白狗子在地上打了几个滚，爬起来就在工地上四处召唤，转眼间，几百名知青就聚集到父亲他们面前，恶狠狠地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父亲他们并没被吓倒。他们什么也不说，只是将一根根扁担横在腰间。在他们背后则是几千个同他们模样相同的人。不过这场冲突到底还是没有发生。父亲和秦四爹都说过，若不是知青先退缩了，肯定要吃大亏。工地上的人心里早对知青有怨言。开饭时，他们总是抱成团互相帮忙抢，干活总是拣最轻的，三五成群地横着走，见谁也不让路，还喜欢长相好看的本地姑娘。双方的退却是从母亲和欧阳同时出现时开始的，母亲在一边推着父亲往后退，欧阳则在另一边将白狗子往回拖。

秦四爹就是在事后第三天，将垌里的知青突然全部撤回回去，让他们在后山上打一个战备

洞。

这座战备洞知青们挖了两个冬春，秦四爹说他与文兰的结合就是在这洞里开始的，而父亲与白狗子也因这洞而结成了生死之交。

战备洞在十米深的地方要拐第一个弯，这弯怎么拐必须听秦四爹的。秦四爹从水库工地赶回来，他看了一眼就决定向右拐。秦四爹几乎没在坑里落脚便又来到水库工地，分明是各营连赶进度的紧张时刻，他却叫父亲等几个最卖力干活的男劳力回坑里休息几天。父亲往家里走时，秦四爹吩咐他们只许待在家里，不得乱跑，理由是怕影响不好。

父亲到家的第二天下午，坑里的所有房瓦都在头顶上响了一阵。接着就有人大叫说，战备洞垮了，知青都被埋在洞里了。父亲当即拿上工具，叫上那几个休假的人往后山上跑，战备洞的洞口完全塌了下来，洞里的动静一点也听不见。父亲他们顾不上想许多，趴在那洞口上拼命地往外刨着土。父亲整整刨了六个小时，中间一口气也没歇，连水也没喝一口。天黑后，父亲一锹铲下去，眼前露出一个黑咕隆咚的洞口。父亲从洞口爬进去时，除了白狗子尚能睁开眼睛看看他以外，其余的人全都昏迷不醒。父亲这时已顾不上去回忆在工地上的那场不快，他抱起比自己高出近一半的白狗子，从那不大的洞口往外推，别的人则在外面接着手往外拉。洞里几乎没有光亮。父亲的目光除了在洞口附近有些用处外，越往里走越没用。救出十三个人后，父亲找了很久才又找到另外两个，父亲无论如何也弄不开他们紧紧搂在一起的四只手，那个男知青的手父亲还能对付，对于女知青的手他无论如何不能用力掰。秦四爹有一回对我说，那些女知青的手的确很特别，哪怕是平常见面握那么一下，也会有种过电的感觉，让人不能自持，以致他后来都不大敢同女知青握手。秦四爹说那时这一带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没有不崇拜女知青的，特别是男人，见了女知青个个都会眼睛发亮。父亲从战备洞里救出十六个知青的事大家都不怎么说，传说的是父亲居然能一次摸遍知青点上的八个女知青，言语之中充满嫉妒。父亲最终也没将那一对正在热恋中的知青分开，而是将他俩一起弄出洞口。后来，在外面接应的人都说他吃独食，他应该喊个人进去帮帮忙。

## 第二十三章 大树还小（三）

父亲最后找到的是文兰。为了找到文兰，他足足花了十几分钟。他几乎摸遍了洞底的每一个角落，可就是找不到。他要外面的人细数一遍，外面的人说确实没错只有十五个人，并且明确指出是缺文兰。父亲当时就觉得文兰一定是被塌方压住了，他这才唤了一个人进来。两个人正紧张地从里往外挖土，突然有个黑影出现在背后，她无声地走到他们身边，轻声说：“我在这儿！”父亲吓出了一身冷汗，那个人更惨，当时就瘫坐在地上。事后文兰对秦四爹说，洞口被塌方堵死后，别的人都感到末日来临，哭的哭叫的叫，那几对相好的还不顾一切地亲热。就她特别镇静什么也不想，在洞底找个不受干扰的土台静静地躺着，迷迷糊糊地还睡着了一阵，所以她一点事也没有。

那些被救的知青对父亲感激不尽，特别是白狗子口口声声发誓要报再生之恩。后来，白狗子晓得父亲喜欢上母亲以后，几次出面找过欧阳，要欧阳不要从中搅和。他劝欧阳的话据说是这样说的：只有最没出息的知青才会真正喜欢一个乡下姑娘。这是秦四爹告诉我的。他说时没有挑明这话出现时的背景，像是笼统地泛指所有的知青。我是现在才判断出来它与我父母有关。

秦四爹用脚在地上跺了跺，说是当年的塌方就在这个位置上。

秦四爹望着我说：“这里有个秘密。我对你说了你可不能向外说。那场事故是我故意制造的。我早就看出来洞口要塌方，我不提醒知青们，是想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背上一包恩情债，以后对当地人客气点。若不然，那么忙我怎么会将你父亲他们从工地里放假回来。我这是派的抢险队，事实证明，我这一招最管用。”

我瞪大眼睛想了半天才说：“你真是胆大妄为，老奸巨猾。”

秦四爹得意地笑起来，黑色黄牯也在地上打了一个响鼻。

秦四爹说，塌方后不久，战备洞就开始分岔了。文兰执意要在一条岔洞洞壁上挖一间小房子，大家拗不过她，就由她去，反正别人也不帮她。文兰对这间小房子特别来劲，每天上工，总比别人先来，比别人晚走。小房子有了雏形后，文兰又在里面留了几个土墩，她说一个是床，一个是小桌子，一个是梳妆台。早已不是她先前坚持要挖这小房子的理由，先前她说是得有一个能保密的司令部。秦四爹说他是那小房子里同文兰真正好上的。那天他到山那边的小队里检查工作，回来晚了，就借了人家一只手电筒。经过战备洞时，他不知怎的就想进去看看。一走就走进了文兰挖的那小房子，而且发现文兰正独自睡在那张床上。手电筒照过去文兰也不晓得醒。当时，他一下子想起许多文兰平时对自己含情脉脉的表示。从最开始他吩咐文兰从此不用干沾水的湿活时文兰瞅着自己的多情眼光，到前几天开会时，文兰当着众人的面，将自己那开了花的上衣脱下来细心地缝补时的柔情蜜意。秦四爹说，他一想到这些就没法控制自己，他几乎是扑过去一把抱住文兰，也不管她醒没醒就大声说：我是秦老四。说着就前所未有的癫狂起来。文兰一点也没反抗，秦四爹忙完后还以为文兰没醒，他拧亮手电筒一看，文兰正瞪着大眼睛望着自己。

秦四爹说文兰没有反抗时，话语里除了深情以外还有些委屈。文兰同秦四爹幽会了几次后，人明显长好了，身子胖了不少，脸上也红润了许多。就在大家欣赏文兰一天比一天更漂亮时，文兰的肚子出乎意料地挺了起来。

我告诉秦四爹，白狗子他们还没有认真找过他，只是问过几次。秦四爹对这件事很关心。我的说法并没有让秦四爹扫兴，秦四爹说，他躲的时间越长，白狗子就越想见到自己。他要我先想办法让白狗子到自已的小屋里去看看，这样会加大白狗子他们的心理压力。

我不以为然地说：“你这样做其实是虐待自己。”

秦四爹说：“没有文兰了，我一个人算个什么东西。我就是要这样，让他们见了心里难受和惭愧，往后自我感觉不再那么良好。”

黑色黄牯突然一蹬后腿，猛地从地上站起来，它转过身子将头扭向洞口时，那根粘满土的尾巴刷地掠过我的眼前。秦四爹告诉我有人来了。果然随后就有人声传来。连我都能听出，来人是白狗子他们，那一串串调门总在高处滑行的语气只有城里人才有。

老远就能听见白狗子的声音，他兴奋地叫：“个婊子，这洞还在，一点也没垮。”

接着是老五在说：“下次再来一定要在这儿竖块碑，纪念我们能死而复生。”

随后是一片唧唧喳喳的声音，我听了半天，也没听见他们提到父亲救他们一事。好不容易终于等来这样的时刻，他们惊叹了几下真险以后，就迅速说起各自醒来时的情形。只有两个女知青在说过自己醒来时鼻尖几乎挨着一堆牛粪后，提到父亲救他们的时机太关键了。但白狗子马上取笑她们，说人一旦面临死亡才懂得享受生活是何等紧要。女知青马上讨饶，要大家别提那种时候的事。只有老五想到文兰，他说真没想到面对生死考验都能万分冷静的文兰，竟坠入一个农民的情网。白狗子马上说，不是坠入而是被诱入，是秦老四用卑鄙的手段害了她。老五不能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主要是文兰受到的打击太多，内心里特别需要一个能让她觉得可靠的男人的保护。他还觉得白狗子当时的做法过分了，光顾维护知青集体的面子而不顾文兰的心情，结果害了文兰一辈子。一个女知青也说，文兰后来执意要回城里去生下那个孩子，可见她是下了决心的。秦老四被抓走时她都哭晕了好几次，如果不是胎儿流产了，她真的会去闯公安局将秦老四领回来。白狗子说，正是因为这一点，自己才将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回城指标让给文兰。文兰一回城也就将秦老四忘了，第二年就嫁了人。老五说在他看来文兰并没有忘记秦老四，不然她怎么会同那么本分的一个男人过不到一块，而且对工作也是时冷时热。她突然跳江更是让人感到意外。她那单位里百分之七十的人下了岗，大家都以为她是逃不过这一劫的，结果她偏偏留在百分之三十里面。这样的时光高兴都笑不够，她却选择了死。

秦四爹在我的眼前轻轻地颤抖着。

老五继续说：“我后来了解过，文兰出事前三天没有回过家，也没去单位上班。我算了一下，正好是从第一场知青晚会那晚开始的。有人看见她在晚会尚未结束时就退了场，出门后也没上公共汽车，一个人顺着大街往前呆呆地走着。我想一定是那场晚会刺激了她！”

洞口外面沉默了一阵，过了一会儿才有人说，当初他们硬将文兰与秦老四拆散可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若是让她嫁给秦老四，至少不会走现在这条路。白狗子反对这样的假设，他提醒大家看看秦老四现在过的是什麼日子，文兰真的当初跟了这个人，说不定早就饿死了。老五则不同意，他说真正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全部生活道路。他举例说白狗子仅仅是几个月前找了个美丽可人的女孩做情人，买处房子当金丝雀一样养起来，人就容光焕发，生意一笔比一笔赚得多，回家也不同老婆吵嘴打架了。而像秦老四这样的人更容易满足，更容易将很平常的事当作天大的幸福。这样他会更卖力地过日子。

白狗子像是不愿意讨论下去，他让大家还是先进战备洞里看看，说不定还能找见当年从手掌上掉下来的满洞的茧花。

我已经看见了从洞口射进的一个人影。

秦四爹突然在黑色黄牯背上猛拍了一巴掌，还叫了声什么。黑色黄牯猛地朝洞外蹿去，跟着洞外传来一片惊恐的叫声。

黑色黄牯出了洞后，扬着一对犄角漫山遍野地追逐着白狗子他们。别人还好，包括那几个女知青，都能很快地逃到山下，在一处处屋角后面探头往回看。白狗子太胖，怎么也跑不动，好几次都快让牛角挑着了，幸亏那些山路旁的树木，一见情形不妙他就往树后躲，闹出几个惊险场面，最终还是没事。只苦了脚下的那双皮鞋，老五说那鞋的牌子是花花公子，一双得花八百多元。

秦四爹还是不肯下山，他宁肯在山上继续观望。

我回到家里时，父亲与白狗子谈得正火热，母亲则在厨房里炒瓜子，一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屋里的每一个角落。母亲炒瓜子的手艺非常有名，连白狗子都晓得。他们在这儿当知青时就吃过母亲炒的瓜子。白狗子称赞母亲炒的瓜子可以当营养品，如果到城里去开家炒货店准能赚大钱。父亲不同意，他说母亲炒瓜子的办法他见多了，一点窍门也没有，除了盐什么也不放，然后全用松毛柴烧火，就这两点。盐还好说，可城里哪来的松毛柴哩！白狗子说他可以派车到垌里来拉。父亲还没说出来，母亲先在厨房里回答了。她说，现在不管什么，只要是卖的，总要或多或少掺点假，那样的事她干不了。母亲的话说得父亲眉开眼笑。

我和姐姐的事，父母亲显然已同白狗子谈过了。

在他们说瓜子的时候，白狗子不停地用目光打量我。我有些不自在正想抽身往外走，父亲叫住了我。

父亲说：“白伯伯想带你到城里的大医院里治治那病，你愿意去吗？”

我说：“我没病了，病全好了。过了年我要继续上学读书。”

白狗子说：“要不了多长时间，你也别担心我会多花钱，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你放心好了，你父亲救了我一条命，我早就想找机会报报恩。”

我说：“你有钱是你的事，我治不治病是我的事。”

说完这话，我突然想到自己为什么对白狗子他们这般反感，他们其实并没有招惹我。但我似乎从心里讨厌他们，特别是这个白狗子。

父亲吩咐，让我将姐姐的来信给白狗子看看。父亲说白狗子已经拍了胸，让姐姐进他的公司，他会好好照顾她的。

我说：“姐姐不是在别处干得很好吗？”

我进房里找姐姐的信时，顺手将打开的门又关上。我从枕头下面将信取出来，将那些文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后，又将它夹在高一数学课本中藏起来。我不想将姐姐的信给别人看。

磨蹭了一阵，父亲推门进来，问我信找到没有，我说找不到，可能是被老鼠拖进墙角的洞里去了。父亲不相信，问我到底怎么了，干吗对白狗子一路的冰霜。我告诉父亲，秦四爹让自己带了话回，要他对白狗子多注意点。父亲不以为然，他认为秦四爹是老倔了，在往事的杳杳里拐不过弯，回不了头。父亲要亲自动手找那封信，我急了，就威胁说，如果做父亲的不相信自己的儿子，那就等于生病的人不相信医生给的药。我顺手拿起放在桌上还没有煎的草药要往窗外扔，父亲只好作罢。

我听见他出房门后对白狗子说：“大树对他姐姐的东西看得比命还金贵，不愿给外人看。他有病，只好迁就。”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相信谁时，什么话都如实相告。

母亲的瓜子已经炒好了，外面传来一片嗑瓜子的喳喳声。

白狗子抽空说了句：“男孩就要有个性，这样才会有大出息。”

父亲说：“你们当知青时人人个性鲜明。”

白狗子说：“后来也叫秦老四整得差不多了。他那一招真绝，让我们去挖战备洞，名义上是照顾我们，实际上是磨我们的棱角。一天到晚待在那里，风霜雨雪都见不着。一副埋了没死的样子，不同别人发生冲突，整整挖了两年，见了你们就像见了亲人。”

父亲说：“那也是老四的一片苦心，他怕我们在一起时搞不好又要打架闹事。”

白狗子似乎笑了一声，他说：“现在我对你说实话，那一次在工地上我是少记了你一担土，因为我觉得你瞪了我一眼。但你说三天中少记了四担土则是冤枉。”

父亲的笑则是明显的，他说：“那时主要是心里有气，瞧你们舒服地坐在那里不顺眼。要说这事，幸亏老四处理得聪明，马上将你们调回来。不然你们可要吃大亏，大家都策划了，要找机会收拾你们一顿。”



白狗子说：“我们心里也有数，也在作准备。不过就算我们皮肉吃了苦，倒霉的还是你们。那时知青就是现在的熊猫。要不然秦老四怎么会被抓到牢里去了。若将文兰换成本地姑娘，准保屁事没有。”

我现在才相信秦四爹的话，这帮知青自我感觉到现在还是这么好。我找了一把锁，将房门锁好。我不想父亲在找不到信后又将姐姐的照片拿给白狗子看。我往外走时，母亲追上来，将一把热乎乎的瓜子塞进我的荷包里。

只一会儿没露面，晴朗的天空就变成阴沉沉的了。从山上刮下来的冷风穿过棉衣拼命地往骨子上扎。我缩了缩身子，还没有直起腰，就听见后山上传来一声牛叫。那声音在北风里回荡了很久。

知青们分散在各家各户，一般人家都为他们在堂屋正中烧起了火塘。我在垆里走了一圈，大家都闻到了我荷包里的瓜子香。我明白有人同我打招呼是想分享几颗瓜子，我装作不明白，反问他们看见老五没有。大家都说没见到他，我就想他可能一个人猫在帐篷里。我赶到河滩上，意外地发现昨晚哭着离开这儿的那两个婶子，正坐在一顶没有他人的帐篷里相对哭泣，两个同病相怜的女人互相抓着对方糙得像木梓树皮一样的手，除了眼泪一个字也说不出。

我悄悄地退回来，经过白狗子他们放车的地方时，隐隐听到一丝音乐。我往那几台车子跟前走，音乐声越来越明晰，像是一个外国女人在用英文唱歌，我从未听过，但觉得很熟悉，后来我才记起，它很像外国电影中那些教堂里的唱诗班在深情歌唱。汽车车窗都贴着一层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的薄膜。我朝那有歌声的汽车轮胎踢了一脚，车门一开，露出老五的人头来。

我说：“我到处找你。”

老五说：“有事吗？我刚来了灵感就躲在车里写一个节目哩！”

老五让我坐进车里。汽车引擎在轻轻响着，车里非常暖和，老五说帐篷里冻得伸不直手指，他只好到车上来开暖气。

老五写的这个节目是讲当年知青点上的真事。那时大家都盼着回城，好不容易盼来几个指标名额，大家顿时欣喜若狂，可一想到有人得留下来时，无论是谁都悲痛万分。谁走谁不走谁也开不了口，最后只好抓阄，没想到抓到“走”的人都像个罪犯，抓到“留”的人成了一时的英雄。

老五说给我听时，几次哽咽得说不下去。可我一点也不觉得感动。

老五大概看出来了，特别悲哀地说：“这段历史怎么能说忘就忘了哩！”

我无法同他说什么，我只关心自己想关心的事。

我问：“你们城里的人都在找小情人吗？”

老五对我的问题没有准备，他愣了一下才说：“你还是小孩哩，怎么能问这个！”

我固执地说：“我就是想问这个，你是不是也有小情人？”

老五说：“我怎么会有。我老婆是公安局的，若被发现，她会一枪崩了我。”

我说：“那白狗子怎么敢找？”

老五说：“你把我们的话都听进去了！白狗子不一样，他的公司大、业务多，成天在女孩子堆里泡，谁还管得了，除非让他不做业务了，回家当个穷光蛋。”

我说：“你见过白狗子的小情人吗？她长得怎么样？是哪儿的人？”

老五说：“白狗子的历任情人我都见过，现在这一个长得怎么样就不好形容，你见过电视里做甜梦口服液广告的那个影星陈红吗？就像她！”

我心里一惊，垆里有彩电的人差不多都说过，姐姐的长相与那个做甜梦口服液广告的女人一样好看。

老五可能从我的脸色看出些什么，他又说：“那女孩是安徽金寨人。”

金寨离我们这儿有一百多里路。我们这儿归湖北管。不过我还是不放心，我说：“要是

你不认识我，我说我是河南人你也不能不信。”

老五说：“白狗子可不是好骗的人，他看过那女孩的身份证，上面清楚地写着。”

虽然我明白现在身份证也可以造假，但我相信姐姐不会这么做。甚至她根本就想不到世上还会有这样专业的骗人招数。姐姐出外打工的前一天，垭里的一个女同伴晾在外面的一双袜子不见了，人家随口问她有没有看见谁拿时，姐姐就红着脸说不出话来。

老五又说：“白狗子这人就喜欢山里的纯情女孩，见一个动心一个。他人不坏就这么个毛病。这也是当知青当出来，我们只是没做，心里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放下心来后就同老五说别的。我说：“山里的男人也很纯情，你看秦四爹，放着好日子不过，一心一意地等着那个叫文兰的。”

老五说：“他那叫苕，那本是不可能的，何苦还要如此哩！”

我说：“你们是不是觉得秦家大垭的人都苕？”

老五忙说：“瞧你这么敏感，怎么敢说你们苕！”

我说：“你们应该去看看秦四爹过的什么日子。”

我要下车却打不开车门，老五伸手帮了一把。车门开后，我站在地上扶着车要老五随我到秦四爹屋里看看。老五看了看手中那几张写满字的纸，迟疑了一下还是从车里钻出来。我看见他在寒风中情不自禁地抖了一下。

天空阴得更厉害了。偌大的垭子几乎看不见一个人影，大家都猫在屋里。老五关上车门之前，先将车里的录音机关了，我问他刚才听的是什么音乐，他随手将那歌带取出来让我看了一眼。我还没认出上面的英文的意思，老五就藏宝贝一样收了回去。我同老五说话时，那音乐一直在影响我，音乐猛一停时，我心里有种丢失什么的感觉。老五比我的感觉还强烈一些，他是用双手捧着将歌带小心翼翼地放进盒子里的。老五盯着盒子上那外国女人沉静的眼睛，神情像是在拜佛。空寂的稻场上，一头母猪正在用嘴叼着一团稻草匆匆地往它那窝里跑。老五望了望四周，说这迹象是天要落雪了。老五有些得意自己还没忘记多少年前自己在这儿学会的气象知识。

秦四爹的房子在垭子的最西头，那儿的风最大，一点遮拦也没有。风头过来时，像十头黄牯一齐发癫那样，让人听着就心惊胆战。那所破旧低矮的房子在这样的大风中一年复一年地挣扎着。老五问我，秦四爹以前的那所大房子哪儿去了。听说是被拆了给公路让路，老五就想到有关部门必须还给秦四爹一所房子，决不应该只让他在这破房子里度过半生。

秦四爹的门钥匙放在墙上的一个窟窿里，这个秘密全垭的孩子都清楚。我不止一次地问秦四爹，他屋里没有一件别人想要的东西，这门上锁有什么意义。秦四爹总是对我说，只有上了锁才像个家，不然别人会以为那是牛栏与厕所。

开门后，老五将一只脚伸进去又下意识地缩回来，他回头看看我，意思是问有没有搞错。我什么也没说，自己先钻进屋里。老五只好跟进来，然后默默地看着屋子里的一切，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昏暗的屋子里只有一张破桌子和一只破凳子，黑糊糊的灶台上搁着两只白瓷碗。秦四爹没有床，他就地上铺着几捆稻草，一床旧棉被胡乱扔在草堆上，相距不到两尺远就是牛睡的地方，尽管有一股臊味但屋子还算干净，没有见到牛屎牛尿，并且稻草也都堆在该堆的地方，别的地方难得见到一根。在屋里多站一会儿，让眼睛适应了以后，还能看见桌子、凳子和灶台被经常擦拭而留下的光泽。

老五问：“村里怎么不给秦老四以救济。”

我说：“有救济，可他不要。”

这时，门口一暗，白狗子出现了。他冲着屋里说：“这种破地方，你们来干什么？”

我没作声，是老五对他说，这是秦老四的家。

白狗子听明白后，也怔怔地进了屋。他看了不止一遍后说：“秦老四怎么会是这样，他不应该是这样。我还以为他现在应该活得比谁都好！”

我想起秦四爹的话，就问：“你们现在怎么想，不觉得心里难受吗？”

白狗子反问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又不是我们叫他这样，更没有逼他，他自己喜欢这样过，谁又管得了！”

我对这话很生气，将目光从白狗子脸上挪开，一低头发现地上有块白花花的東西。弯腰捡起来，见是一封信。我同秦四爹一道玩了这么多年，从未见过有谁给他写信，就是口信一年当中也难得有人捎给他几次。我看见信封上的地址是城里的，心里更加吃惊。老五先凑过来，只看一眼，就惊叫起来。他说，是文兰写的。白狗子不相信，他将信接过去在门口的光亮中细细看了一阵才表示，地址的确是文兰的。他还看了邮戳，正是文兰跳江的那一天。

一片白色的小东西落在信封上。没等我们看清它那美丽得有些凄凉的纹案，它就变成一粒晶莹的小水珠。我们都明白它就是雪花。

落雪了！跟在第一朵雪花后面的是纷纷扬扬的数不清的雪花。

白狗子和老五要我做主将信拆开，看看文兰对秦四爹说些什么。我不愿拆它，不是我不敢，秦四爹的眼睛早就老花了，这么小的字他必须请我替他认。我只是要他们上山去将秦四爹找回来。在白狗子和老五不停的请求声中，我坚持不拆，非要等到秦四爹当了面才肯拆开它。

出了那破败的小屋，白狗子和老五一直在我身后跟着，转眼之前，雪就落满了天地。空中白白的，乱乱的，特别苍茫。知青们闻讯都围了过来，那几个女的，手指还没摸着文兰的信，眼圈就红了。我有些抗不住，差一点便答应了他们。幸亏黑色黄牯又在后山上长哞了一声。我冷静下来，告诉白狗子，他们不去找秦四爹，只想拆他的信，这样做太不讲良心了。我说完后他们就不再作声，片刻后，一群人不约而同地一齐往后山走去。

我没有跟着去，就在秦四爹的门前等着。在我向山路凝望时，捧在手中的信封上迅速积满了一层雪花。

不知过了多久，白狗子他们簇拥着秦四爹和黑色黄牯从后山上走下来。秦四爹一拐一拐的身影在人群中特别刺眼。一路上的动静，一点也不像他们之间说过什么。

秦四爹显得比知青们平静，雪花一阵阵地扑打在他的脸上，他那满脸的皱纹竟不见动静，就像远处的千山万壑一样。

拴好牛以后，秦四爹才朝我眨了一下眼。

我小心翼翼地撕开封口。

文兰的信很短，只有不多的几行字：

老四：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我最怕你脾气犟，让自己吃亏。人毕竟只有一生。你也莫怪别人。像我，我只怪自己。原以为嫁了个老实人，没想到前几天他竟然将发廊里的女人领到屋里来了。我一直没有梦想，现在我只想到那边去，看看那边有没有从前的那种战备洞。

文兰

我将信递给秦四爹时，被白狗子半路截去。信在知青们手上转了一圈才到了秦四爹手中。秦四爹不看信，他将目光向屋里望去。不知是什么原因，大家都觉得眼前一亮，非常清楚地看见对面的墙上，有一幅用木炭画出的人头像。

白狗子带头，大家齐声说：“真像文兰！”

秦四爹这时才冒出一句话：“那是摸黑画的。”

天黑后雪越落越大，白狗子他们只好改变原先的计划，只将几个来秦家大垸新编的节目在我家的堂屋里演了一遍。也许是因为文兰的那封信，他们演得特别投入。白狗子挺着水桶一样的肚子居然还能跳舞。垸里的人开始还觉得挺好玩。演到知青们为了一张招工表而又笑又哭时，垸里有人说了句：“怎么走不了就像是在地狱受罪，那我们前几辈子没有走，后几辈子也没有走，钉在这儿就是理所当然的吗？”说着话他就领头走了，一会儿夫夫人都走光了，

堂屋里只剩下一群不知事的小孩。

秦四爹从头到尾都没离开。他对我说，他在那群人中总能看见文兰的影子。他问秦四爹，怎么白狗子他们一去他就跟着下山了。秦四爹说没办法，雪太大，黑色黄牯抵挡不住。

我还要同秦四爹说话，突然觉得身上不对劲。我明白是那病又要发作了。我赶忙叫了声父母亲，他们跑过来将我抱到床上放平。从前这病发作时，我从未失去过知觉，这一次我一躺到床上就人事不省。

我是被一阵惶恐的声音惊醒的。我从未见过白狗子用如此不妥的声调说话。

白狗子惶惑地小声说：“怎么会是这样！她怎么可以是小树的女儿哩！”

老五的声音更小：“我还劝过你，找小蜜要当心，搞不好就会碰上朋友的骨肉。”

白狗子说：“我哪晓得，她有身份证，一口金寨话又学得那么好。”

老五说：“你还是冷静点，说不定会错中错。”

白狗子说：“怎么错得了，这相片是我陪她去照相馆照的。”

刹那间，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从床上跳下来，不顾浑身的疼痛，一下子扑过去，狠狠地咬住了白狗子的一只手。我没有感到白狗子的挣扎，只感到老五在拼命地想将我拉开。我死不松口，想将白狗子的肉咬下来。我差一点做到了，当我的牙齿感到一股血腥味时，父亲闻讯跑来强行将我拖开了！接着母亲也过来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母亲以为我病得厉害，忍不住边哭边诉地说等姐姐挣到足够的钱就好了，就可以替我找高明医生将这怪病诊治好。母亲说时，眼睛还乞怜地望着白狗子。我心里滴着血又不能言，我只要父亲将白狗子和老五他们撵出去。

屋里只剩下我和母亲时，我望着姐姐的照片号啕大哭起来。母亲以为我想念姐姐了，就叫我别着急，白狗子他们明天一早就回城里去，请他们给姐姐捎个信，请假回来一趟。我用双手捂着母亲的嘴不让她说下去。

就这样我哭了整整一夜，天亮时，父亲走进来，有几分高兴地对我说，白狗子答应今天就随车带我进城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将病治好，一切开支都由他那公司里出。我听后大叫一声，说自己宁可死，也不去城里治病。还叫父母亲马上去将姐姐找回来，别再在城里待了。

天色越来越亮，从窗户里都能看见外面的大雪茫茫。父亲劝不动我，便要强行将我拖进那辆黑色的凯迪拉克。我掙不过他，就将两只脚在雪地里划出两道深深的沟槽。我反复说着这凯迪拉克是具装死人的黑棺材，坐在里面的人都得去死。

秦四爹这时从雪地里走过来，他推开父亲将我拉到远远的无人之处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将姐姐的事告诉了他。他听后许久一句话也没说，直到父亲又想过来催时，他才对我说，病是不能不治的，但不能用他们的钱。我看着秦四爹回到他那快被雪压垮的小屋，不一会儿手里拿着一只纸包走过来。

秦四爹将纸包放进父亲手里，他说：“这是一万块钱，我用不着它了，原准备文兰回来，现在全送给大树，治好了病再好好读书，做一个我们自己的知青。”

父亲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钱，他捧着纸包呆呆地不知说什么好。母亲有些语无伦次地说：“白总都已经答应了，我们不能再乱花别人的钱。”

秦四爹说：“我这钱来得辛苦，用它买药治病见效快！”

秦四爹要父母亲不要谦让了，赶快商量一下由谁陪我进城看病，父母亲都想去，大家也说可以一起去，顺便在城里玩一玩，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同时还可以看看姐姐。我不同意他们去，如果他们从姐姐那里看出破绽，那会要母亲的命的。我说既然是秦四爹花的钱就让秦四爹陪我去，秦四爹从前到城里去开过积极分子大会，不比父母亲对城里的情况一无所知。我悄悄地对秦四爹说，让他去是为了方便将姐姐接回来。

秦四爹一答应，父母亲便不爭了。他们很快就帮我收拾好了行李，我不愿坐白狗子他们

的车，要秦四爹带我到镇上去搭公共汽车。秦四爹瞪了我一眼说：“就坐他们的车，他们能坐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坐！”

另一边，父母亲还在对心不在焉的白狗子说着许多感谢话，我想过去将他扯开，秦四爹用一双老手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松开。

秦四爹摸着我的头说：“记着毛主席的那话，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天地在一刹那间变得很静，只有雪花的簌簌声。突然间，那个外国女人的歌声又响起来了，雪野顿时一派肃穆。别的人都没动，只有白狗子和那几个知情的知青，用双手抱着自己的头，拼命地向地下低去。

一九九七年十月

## 第二十四章 音乐小屋（一）

轰隆隆的北风从上街来、从下街去时，满街的人和车都规规矩矩地匍下身子低着头，不只是鼻孔里，就连眼睛里也塞满了灰尘，以及灰尘中各类鞋底的气味，甚至还有高跟鞋磕在马路上的铁屑与铁腥。天上的颜色如同将整条马路倒扣了上去，或者是被刷了一层水泥浆，阴冷阴冷的，不用眼看心里也感到难受。没有一棵可以挡风的大树。一溜溜的冬青植物如大叶黄杨与小叶黄杨，用不着谁来摧残，光是些尘埃就让它们十足地狼狈了，可怜兮兮地一副自身难保的样子。看起来已连成片的高楼起不了什么作用，反倒是将北风激怒起来，像那扎破的气球，呼呼地从楼群豁口中钻出来，汇合到大街上，顷刻间就将街面剥去一层皮。大街因此显出了一段清洁。实际上这也是城市的表皮。角质化的皮屑，在半空中飞舞成鼓鼓囊囊的塑料包装袋和怏怏扭扭的长筒丝袜，错字连篇的广告条幅和散开脊背像雪片一样飘飘荡荡的书籍残骸。被如此剥去的城市表面，陆续汇聚到各式各样的拐角处，惹得各式各样的城市眼光在那些垃圾上一掠而过。几株营养不良的菊花散落在冬青植物的缝隙里，唤不起过路人的珍贵意识，那金灿灿的花瓣也闪烁不起来。

万方双手握着口琴，站在窗前已有好长时间了。

同屋的陈凯最后一次笑话他已是半个小时以前的事情。陈凯说他盼黄昏就像盼情人一样。这之前，陈凯连续不断地说，万方是在遥想从城市垃圾中找到一张百元美钞、一条像狗链一样的金项链和一张中了百万元头奖却被主人遗忘的彩票。陈凯说过万方盼情人一般渴望黄昏到来后，自己也如释重负般倒在床上，一歪头便呼呼睡去，那张洗得不太干净的脸，只差几寸就能贴到墙壁上那幅半裸外国女人画的胸脯上。那画儿是陈凯自己贴的，很难说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屋子又窄又矮，贴到枕边是最合适的选择。

当初，环卫站马站长笑眯眯地告诉万方，他将同一个叫陈大头的人合住一间九平方米的房间。万方听后心里乐成了一块冰糖，他晓得在这座六七百万人挤在一起的城市里，许多家庭两三代人也还只有资格合住在八九平方米的小屋里。万方跟着马站长在弯弯曲曲的巷子里糊里糊涂地转了一大通后，马站长才将一扇安在楼梯底下的门指给他看。他用马站长郑重地交给他的那把钥匙拧开门上的锁，进了屋才发觉，地下的面积是够九平方米，可勉强能直起腰的空间只有两平方米多一点。没等他开始失望，马站长又告诉他，在另一个单元相同的房子里，住的可是一一位给市里那些著名演员写剧本的戏剧学院毕业生。马站长没有进门，站在门外将口袋里压瘪了的半包阿诗玛香烟扔到万方怀里。马站长说，站里穷，这几支烟就算是为他接风洗尘。万方一再声明自己不会抽烟，也不敢让领导破费。马站长很果断地一挥手，将他的谦让压制下去，并预言万方三个月以后就会移情别恋，爱上抽烟。马站长临走时告诉万方，在自己手下当清洁工的人，无论男女没有不抽烟的。万方一个人在楼梯底下的小屋里住了整整十天，他天天盼着那个叫陈大头的人出现。第二个十天刚开始的那个中午，万方正在窗边吹着口琴，陈凯推门进来将一大包行李扔在床上。小屋里只有一张三尺宽的床，马站长说过这床从来都是睡两个人的。万方以为陈凯就是陈大头，便退到墙角里，一声不吭地看着陈凯将自己的行李用品都摆放在各个有利的位置上。万方不晓得陈大头是真名还是诨名，有好几天不敢称呼陈凯。偏偏陈凯又是个不讲究的人，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下班回来，也不认真洗一洗就爬上床睡觉。待万方洗干净了钻进被窝里，陈凯的那双臭不可闻的大脚早将万方的枕头熏成了公共厕所中的弃物。忍了些时日后，万方实在忍不下去，终于冲着陈凯叫嚷起来，说陈大头你再不好好洗脚，我就将你的脚皮剥下来。陈凯愣了愣后反问，你怎么给我取诨名。这么一说之后，万方才明白，陈凯不是陈大头，陈大头已被马站长炒了鱿鱼，到别的什么地方打工去了，陈凯是来顶替陈大头的空缺。陈凯是河南新县的人，万方正好同

他相邻，家在湖北红安。叙谈之后，两人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亲密了，说到都是高中毕业时，两人都长叹了一口气。这也是他俩第一次的默契。

万方的确是在等候黄昏的降临，他不太喜欢城市的白天，化日之下城市的糟糕之处没个躲闪，总让他看了难受，然后就开始怀念天台山上上下下的许多美妙与美丽。黄昏后却不一样，霓虹初上，满世界就朦胧起来，阳光下不堪入目的东西，转眼间就变成了抒情。最要紧的是以万方的模样走上大街，只要不是在灯火最辉煌之处，竟也能吸引几道城市女人的目光。

那些孤零的菊花这时是万方眼中唯一的景物，他总在心里将它们当成了自己。从它们绽开第一枝花瓣开始，每天深夜里，万方都要过去悄悄地给它们浇上一些水，然后用手轻轻地在每枝花瓣上抚摸一下。这个动作没有人发现。所谓没人，其实单指陈凯。街上的行人目光总是那样茫然，看见了也像没有看见一样。关键是陈凯从没看见。陈凯总说，万方的目光里有两只小手，见到什么就抚摸什么，包括漂亮和性感的女人。陈凯若看见他对菊花的抚摸，一定会说出更加赤裸裸的话来。

北风一点也没松劲。

这是入冬来的第一场北风，也是万方来到这个城市里遇到的第一场北风。他有点想不起，这时候如果在红安家里，自己会干些什么。

头顶和脊背上的脚步声逐渐多了起来，开始还是时断时续，接下来就像擂鼓一样连成了一片。住楼上的人都下班回来了。

那个胖乎乎女人在外面叫：“老公，怎么还不下楼呀，未必要我这个女将背车子上去不成”

话音刚落，脚步声便从天而降，急促得如同石头滚下山。陈凯准确地睁开眼睛，死死盯着鼻尖上面的楼梯。万方还是看着窗外，心里却在数着高跟鞋磕打楼梯的次数。刚数到十，他便下意识地缩起了脖子。几乎是与此同时，锅盖一样盖着他们的楼梯被那高跟鞋狠狠地蹬了几下。楼梯上没有灰尘掉下来，一日一次，灰尘早已掉干净了。

等到胖女人的脚步声被一声门响掩去后，陈凯从床上跳起来，狠狠地骂道：“这肥猪婆，死了要用垃圾埋！”

万方没有作声。

陈凯又说：“天天这样，我们又没有罪了她。”

万方这才回头说：“人家是看你不顺眼。一双臭脚将一栋楼都熏成了臭干子。她比别人体积大，要多花半瓶香水才能出门！”

陈凯说：“我只是脚臭，瞧她那男人全身都往外冒酸臭，一副娘娘腔，见了老婆恨不得趴下去舔她的脚趾缝。”

万方说：“人家这叫恩爱。”

陈凯说：“屁，我老婆待我才叫恩爱哩——不同你说这个，你没有恋过爱过，怎么说也没体会。这样，哪天你问问居委会的何大妈，了解一下这胖女人的底细，我们再商量个对策。”

万方说：“要问你去问。人家说不定是养成了习惯，进家门前，不蹬几脚不舒服。”

陈凯说：“你以为像你，见了女人不看一眼就难受！不信打赌，她若不是对我们有什么仇恨，嫌我们没有将她走路的大街扫干净，我请你吃十个羊肉串。”

陈凯接着说：“何大妈见了你像见了亲儿子，你开口问她准会说的。”

万方又不说话了，他将头扭回去。窗外的黄昏已正式降临了，亚洲大酒店楼顶的霓虹灯像掐着秒表一样准时闪烁起来。不一会儿，整条大街便被妖冶飘忽的彩色浪花淹没。陈凯从床上爬起来时，不留神屁股拱了万方一下，万方下意识地用手去扶面前的墙壁，一直紧握着的口琴在墙上蹭了一下，不少白灰粉末钻进口琴里。这样的情形每天都要发生好几次，陈凯一点也没在意，问了问万方现在是否出去吃饭。见万方摇头，陈凯便独自走了。

屋里的空间一下子大了许多。万方看了看手表，见六点钟只差五分钟了，连忙将口琴放进

水桶里洗了洗，然后又用力地甩了几下，也没看看是否洗干净了，就急促地用双唇一含，轻柔地吹奏起来。

音乐一出现，眼前的城市忽地就变可爱了。整六点时，一个美丽的女孩从窗前走过。女孩背着一只小巧的坤包，下身穿着长袜短裙，再披一件淡黄色的羊绒长大衣。北风太大时，更衬起女孩的款款姿韵。女孩一路望着充满音乐的窗户，像帆一样驶向了远海。万方晓得女孩在听在看，尽管他从没抬头望穿玻璃去作印证，仍旧在心里对此确信无疑。万方是在臆想陈大头何时出现的那段时间里，无意中看见这个女孩的，几天后他就明白女孩总是在这个时间里出门上班。万方第一次鼓足勇气在傍晚六点到来之前吹响口琴时，很熟的曲子竟错了几处。他独自羞愧地闭上了双眼，结果竟然看见那久违的天台山中的景色。特别是落霞中弯弯曲曲的炊烟和池塘边洗菜汰衣服的姑娘。当即万方的双眼就湿润了。口琴中飞出的串串音符仿佛得到极时滋润，也能够城市的黄昏里楚楚动人和慢慢舒展。

万方确实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非常清楚这个城市对他使的白眼就像夏夜里星星对月亮一样多。他有时也有片刻明白，更多的时候是不明白，可越不明白他越要这样做。

女孩已经走了，这一点万方也晓得，他还是将一支曲子完整地吹奏下来，稍事歇了歇，又换了一支曲子吹起来。他一共吹了六支曲子，同以往一样，刚好半个小时。万方没有说演出到此结束，因为他确实不是在演出。所以，这么庞大的城市听见了，也没有人给他一巴掌掌声。

万方在用红绸布包裹口琴时，心里明朗了许多。他想着那女孩此时可能正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被人挤得东西不像东西人不像人的模样，不知怎的竟轻轻笑了一声。

外面忽然有人敲门，轻轻地像是女人。

万方有些紧张，除了居委会的何大妈外，从来没有女人进过这门，但那声音又分明不是何大妈，何大妈习惯一边敲门一边叫唤。万方让自己镇定了一下，这才将门拉开。

门口只站着一个五岁的男孩。

万方弄清了确是这小男孩在敲门后，才问他有什么事，是不是爸妈没回来，进不去屋。小男孩摇摇头后，突如其来地告诉万方，他讨厌学钢琴，他喜欢吹口琴。小男孩还说他想让万方教他吹口琴，妈妈不同意他可以偷偷来。万方吃惊地看了他几眼，才劝小男孩还是学钢琴好，钢琴文明，是富足而有知识的象征。小男孩说学钢琴一点也不文明，他妈妈老用尺子打他的手和屁股。小男孩一再说万方的口琴吹得真好听。

小男孩将万方的口琴拿在手里反复抚摸了一阵，然后郑重地告诉万方，他以后每天趁妈妈没下班时，下楼来找万方。小男孩转身要走时，万方将他扯住，小声问，这一带最美丽的女孩叫什么名字。小男孩想也不想就说出一个名字。小男孩转身走开的样子让万方想到那个胖女人，他追了几步一问，果然胖女人就是小男孩的妈妈。

回到屋里，万方赶紧在一张纸上写下“伊丽莎白”四个字，并久久地凝望着这奇怪的名字。

霓虹灯太奇妙了。细细的弯弯曲曲的各种小管子，竟能让光亮像舞台上的时装模特儿，不仅能随心所欲地变化着色彩颜容，还能随心所欲地变换着姿态风韵。一样的城市，有霓虹和没霓虹的地方，在黑夜里绝对是两个世界。江汉路同二七路在城市里是同等的悠久，汉正街同粮道街隔着江曾经对应扬名，现在的夜里还有谁能看见二七路和粮道街哩！那些地方在更深夜静之际，一个人孤单地走过时，稍不专心，就会恍若徜徉在荒郊小镇乡间集市上。城市说到底，离不开伪饰与伪装，离不开那趁人不注意时的梳理与清洁。

在钢铁的摇滚中，城市开放着灿烂的霓虹之花。没有冬青植物的映衬，更不需要那些零零的菊花来争艳。城市怎么能就这般展示自身的美丽，展示自身的青春哩！

霓虹之花开得太过分了，就像施肥太过，只晓得疯长的庄稼。

陈凯进屋时重重地打了一个嗝，小屋里马上有股子热干面的气味弥漫着。听说万方只泡



了一碗散装方便面，陈凯就笑着说他这么做很对，早点将钱攒足了，回天台山娶个水灵灵的姑娘过好日子。

陈凯见桌上有张纸条，就扫了一眼。

陈凯装作吃惊地说：“怎么，你想娶英国女王做老婆。”

万方没好气地说：“就兴那老太太叫，别人就叫不得伊丽莎白？”

陈凯说：“我一进屋就见你在出神，谁告诉你这个名字的？”

万方想了想后，还是将事情的来由告诉了陈凯。不过他隐瞒了自己天天吹口琴等那女孩经过的事实，只说了今天见到女孩的情形。陈凯听了后，嘴张了几次才说出一句自己会给万方帮忙的话来。

坐了一会儿，就到了晚上八点半。陈凯一把扯起万方，要他早点出门上班。万方说离九点钟还差一大截，用不着到街上去喝北风。陈凯力气大，扯了几把就将他扯到门外。

刚走到街边，陈凯就停下不走。万方问时他说是等一个人。街上的人比平日少了许多，沿街有许多小货摊和小吃摊也不见摆出来。万方诘问陈凯是不是见街上的人不多，想拉他来凑数。陈凯笑嘻嘻地反问他，说他们进城来不是凑数又能是什么哩，城市永远也不会拿他们当自家人的。

万方正要回答，陈凯忽然叫了声：“伊丽莎白！”

万方刚要回头，不料脸上竟发起烧来，他不敢再转身，竖起耳朵听见一个小女孩脆脆甜的声音说：“是你在叫我吵？”

万方正在发愣，陈凯在身后说：“这位叔叔想同你认识一下。”

万方感到有人扯了一下自己的衣襟，他刚说了声“小朋友好乖”，脸上烧得更厉害了。幸亏手指触到送那小男孩走时随手放进口袋里的口琴，他连忙说：“你想同我学吹口琴吗？”

小女孩一偏头说：“我同丹麦王子说定了，由他先向你学，回头他再教给我，免得他以为我在同你谈恋爱。”

听到这话，万方和陈凯都吃了一惊。

这时，一个女人蹿了过来，一边叫着伊丽莎白，一边将小女孩从他们身边扯走。离开几米远才回头质问，你们这副样子也不怕让巡警见了，当作人贩子抓起来。万方心里凉了一阵，陈凯却自个笑起来，伸着指头点着万方的鼻子，说他对城里的小姐太着迷了，连小孩的话也分不出真假来。万方眨了几下眼，也禁不住笑起来，怪自己怎么一时糊涂，竟误解了小男孩的话，幸亏不是公狗推荐的美人，不然他也要将母狗作了最美丽的女人。

万方和陈凯一前一后走进环卫站，冲着几个已穿好橘黄色马甲的乡下女人叫了声伊丽莎白，趁她们还没明白，又扭头将另几个男人称为丹麦王子。大家回过神来问他俩发的什么疯。马站长从里屋钻出来，不待他俩说什么，便一本正经地说，大家就是要将自己当成王子和王后，别人看不起清洁工时，自己就要格外看重自己。万方本来已咧开嘴准备大笑的，马站长这一说后，他将笑声变作一句话说了出来。

万方说：“有个胖女人故意用脚在我们屋子上面猛踩。”

马站长说：“鞋子在外面脏了，进了门谁都会踩几下。”

陈凯说：“可她天天如此，肯定是故意的。”

马站长答应有空就到他们那里看看，然后一边挥手叫大家上班去，一边吩咐，风越大，扫街时越要小心，免得与行人惹起纠纷。大家用四川、河南和湖北的方言纷纷答应着。

万方同陈凯是在亚洲大酒店附近的一处街口分手的，万方顺着江流的方向往下扫，陈凯与他相反，是逆流向上扫。

北风吹了一整天，地面上的垃圾已先行汇聚到一处处各种各样的角落里。几个男人手挽手排成一排，冲着万方一点不准备躲闪地走过来。万方开始没注意，听见脚步声有些不对头，他一侧身，见人墙已逼近，连忙拖着扫帚跳着退了好几步，直到将整个路面都让给他们。男

人们走过时，有人说这场风让乡巴佬扫大街时占了便宜，还没动手垃圾就自动归了堆。另一个人接着说，毛主席的话看来也有错，扫帚没到灰尘也会自己跑掉嘛。说话时，大家纷纷向地上吐了许多痰。万方等他们走远了，才低声回敬说，你们懂个屁，风将垃圾归了堆后反而更难扫。说完他用扫帚将一堆垃圾狠狠地扬到天上。一根细丝样的东西，出乎意料地飞得又高又远，落在一家餐馆前的霓虹灯上，霓虹灯冒了一阵火花、随之熄灭了半边。万方提心吊胆了一阵，餐馆里的人竟没发现，不见有人影出来观望。万方因此扫得更卖力了，他想早点离开此处远远的。拐角里的垃圾像是生了根，大扫帚挥舞不起来，万方不得不经常蹲下去，用手或捧或抠地将它们弄出来。

万方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忽听见凭空里有人叫着他的名字。万方正蹲在地上，他随口应了一声。待站起来四处观望，周围并不见一个人，能动的只有一辆辆小汽车。这一声喊让万方琢磨了好久，如果是在家里，他会怀疑或许是遇上鬼了。城市里是不用这么顾虑的。不过，万方总也放心不下，毕竟这一声喊，证明了在这座城市里，除了环卫站的同伴以外，还有一个愿意与他交往的人。

除了路灯以外，还在闪亮的只有霓虹灯。远处，亚洲大酒店门口还能见到一些女人晃动的身影。霓虹灯很明显不是为万方而闪烁，没有了对象，它就少了多半生气。在大扫帚的枝杈缝隙里，迷人的色彩也少有光鲜。陈凯好几次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对万方说，只有在这一时刻里，这座城市才属于他们。没有陈凯在身边，万方一点拥有的感觉也没有。实际上，他来到城市就是想拥有它的，至少也得让城市拥有他。万方的父亲在他很小时就告诉他，坑里从前来过一群叫做知青的城里人，一个个都是年轻英俊的模样，能歌善舞，能写会画，将坑里的青年人都迷疯了。父亲说知青有一个特别的物品，人人都揣着一只口琴，走到哪儿吹到哪儿。万方在对口琴的向往中长到十岁，他讨下母亲准备杀了给他过生日的那只大公鸡，自己抱到镇上卖了，获得的钱刚好让他买了一只口琴，然后将镇文化站阅览室里的那本无人触摸的《口琴演奏法》，偷偷塞进怀里，从此据为己有。他没对任何人说，他确实很多次听见口琴里发出大公鸡的鸣鸣声。

万方这时又一次想到了同坑的伙伴万有。万有与他同岁。在万方拥有一只口琴时，万有不知从哪儿弄到一把小提琴。万有做事向来都是神神秘秘的，从不将底细对别人说明。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万方对口琴的把握，无论如何苦练，也只有万有对小提琴的理解一样好。万有还获得过县里器乐比赛小提琴组的一等奖。万方没有拿上奖状奖杯，县里没搞口琴比赛，不过在器乐比赛结束时的汇报演出上，专门让万方上台表演了一番，大家就说他其实也获得了一等奖。万有比万方早一年来到这个城市，听说混得很不错了，但万有还同以往一样，不让别人了解自己，别人只见过他坐着小汽车从城市往家乡跑。想到这些，万方就意识到那个叫他名字的人十有八九就是万有。一个月前，万方坐在坑前的草坡上，对着黄昏吹着口琴，看着一辆小汽车慢慢地从山下爬到身边，万有从车窗里伸出头来朝他喊，问他怎么还留在乡里，怎么还不进城去。万方没有回答，万有就驱车跑远了。第二天，万方便在家里收拾行李，第三天他就挤上了进城的长途客车。

想起这些事，万方忍不住从口袋里掏出口琴，望了几眼，又忍不住吹起来。不知为什么，万方有些兴奋有些激动，他一扔扫帚，竟在当街上摇摇摆摆地演奏起来。他一点也没注意到，有一辆红色富康出租车在身后停了一阵，后排的窗玻璃还摇下了一道缝。

站里的那辆比拖拉机还破的垃圾车咣咣当当地驶过来，猛地响了一下喇叭，司机冲着万方叫了声什么。万方回头看了看，依然吹着那没有完结的曲子。

垃圾车声音消失后，万方又一次听见有人在喊自己。就像那音乐声一样，从风中飘过来的。万方稍将耳朵侧了侧，就沿着马路飞奔起来。那声音越来越清晰，万方已听清了是陈凯，找了一阵才发现陈凯躺在地上，满脸淌着艳得渗人的鲜血。万方不用问就晓得陈凯是被人打了，扫街的清洁工，不小心将灰尘什么的弄到别人身上，挨几下毒手是常有的事，那些人出

了气后，像是约定了的，总要骂上一句，乡巴佬，连地都不会扫。万方要将陈凯送到医院去，陈凯不愿意，他舍不得花冤枉钱。陈凯说没什么大不了，他将地上的一点什么湿东西，搅到一个过路的男人脸上，那男人就朝他下手，他以为城市人没力气，没怎么预备，没想那拳头还挺重，几下就将他打晕了。

万方说：“你有这么大的块头，就同他过几招啦！”

陈凯说：“这儿不是新县，若在新县，老子要打得他爬到厕所里吃屎。”说着他叹了一口气，“我们的对手是整座城市！”

万方说：“城市又不是他们的！”

陈凯说：“那也未必属于我们！”

万方说：“你这样想，那挨打是活该。”

陈凯冷笑一声，从万方怀抱里挣出去，走到一家早已打烊了的酒店台阶上，解开裤带蹲了下去。不一会儿，风中有股臭气飘过来，万方怕惊醒酒店里的守夜人，不敢大声劝阻。

偏偏在这时，有人突然在身后质问他们在干什么。万方一惊，待看清是马站长时，才放心下来。马站长指着马路边上挂着“爱我城市”的标语牌，用穿着皮鞋的脚在陈凯的屁股上踢了一下，问他是怎么理解的。陈凯指着脸上的血说，城市对他这般理解，他就对城市如此理解。陈凯又用手指了指那还在霓虹灯下冒着白气的一摊黑糊糊的东西。马站长不说话，拉上陈凯，要万方陪着去医院。陈凯不愿意，直到马站长说可以报销百分之五十医药费，他才勉强跟着去了。

值班的医生似乎没听见马站长说陈凯是为城市做清洁时挨了打，由于不耐烦，手脚很重，疼得陈凯后来反复说那不是医生而是杀猪宰牛的屠夫。

马站长叫万方送陈凯早点回去休息，却没说要不要将没扫完的垃圾扫完。陈凯躺在床上，摸着已经肿起来的嘴巴，非要万方用口琴来抚慰一下自己。万方怕吵着四邻正在熟睡的人，陈凯不以为然，说他们白天睡觉时，那些人怎么就不怕吵着他们了呢！

万方吹响口琴后不久，窗户被人敲了几下。万方有些慌，打开窗户后，外面竟站着被叫做“伊丽莎白”的小女孩。女孩对他说，她从没听见口琴能吹得这么动人。女孩隔着窗户对他忧郁地笑了一下。

万方好像见到了城市的黎明。

城市是不夜的，它哪来的黎明。黎明是一个启蒙的过程。城市的霓虹灯能与日争辉，它妄自表现时，充满了狭隘和俗气。黎明是一种孕育，是一种博大的吐纳，是一种深沉的省思。失去黎明，城市才会浮躁而刚愎。能像女孩那样忧郁，才会有几分可爱。

万方收获了小女孩的微笑后，心里非常激动，他自告奋勇地对陈凯说，自己要到晚报社去，让报纸将陈凯挨打的事登出来。其实他心里想着的是晚报可能在发表采访文章时将自己的照片登出来，让那女孩见一见。万方只睡了两个小时就爬起来，穿衣服之前，他特意将口琴放在显眼处，以防万一忘了，不能随身带上它。万方先到环卫站，他要会计开一个介绍信，自己要去晚报社反映情况。会计不给开，说介绍信只能给正式职工用。万方对这话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晓得会计是城市的人，对打工的农民一点也不同情。他正要走，会计告诉他，说刚才有个男人打电话来找他，那人既不说有什么事，也不说自己的名字，工作单位和电话号码一概也不留下，只是口气很大地说请找万方先生，会计将“请找万方先生”六个字说成了十八个字，万方晓得后面两句是会计加的，因为会计说话时嘴角都歪了，明显是被太多的轻蔑压变了形。

万方麻木地走出环卫站，他心里明白，打电话的人肯定是万有，只有万有才是这种德性，他想不通的是万有怎么连自己待在这种鬼地方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从这儿到晚报社去很方便，万方打定主意去闯后，就上了 801 专线车，若不是坐过了站，就再顺利不过。他问过车上的人，到晚报社在哪一站下车好，车上的人要么爱理不理，要么

就用鼻子发出一种让人弄不清意思的嗯嗯声。当发现晚报社的招牌一晃而过时，他心里对全车人产生了一种憎恨。

晚报社看门的老头听了万方的讲述，马上像乡里的干部一样，晃着头，捂着一只茶杯说这种事太多了，算不上新闻，上半年报上发表了一条类似的新闻，但那是因为有个清洁工的耳朵被人割掉了。按照看门老头的指点，万方找到要找的那个门，接待他的人挺客气，可听他说时却心不在焉，眼睛总盯旁边正在操作电脑的一个女记者。万方说到一半时，那人就将他的话打断，自己简要地抢先说了，说完还问对不对。万方以为是有人捷足先登。没想到那人回答说，这种事前因后果总是一样的。不过他答应力争让这事曝曝光。

回到大厅里，万方一眼发现万有正在墙边上等电梯。万有也发现了他。两人一开口，就明白昨晚在大街上叫万方的真是万有。万有当时坐在一辆宝马轿车上，见到万方在扫大街，他就用手机打电话问 114，查到了环卫站的电话号码，今天一上班他就将电话打到环卫站。万有还是不告诉万方自己的住址和工作单位，只说自己是来报社做取暖器广告的，他得意地说公司买下了晚报三天三个整版，那样子，像是他自己买下的。这时电梯门开了，万有没有同他握手也没说再见，而是说了声拜拜，便钻进那只铁笼子，万方怔了一会儿，待电梯门合上后，才记起来，冲着很小的一道门缝叫，要万有留个心，有合适的工作给他换一换。铁门那么厚，万方对万有是否听见了没有一丝把握。

万方刚转身就听见一个人对他说，晚报的总编退休了，他想不想来干。万方嘴里没作声，心里却在说：我干你妈。

从原路回来，陈凯对他说有人找过他。万方以为是那个女孩。陈凯将关子卖够了才说是“丹麦王子”来找他学口琴，见他不在，那小男孩还说他不守信用。

陈凯又用铝锅煮了一锅红薯稀饭。

万方说：“你又用炉子烧火了？不怕楼上的人再骂？”

陈凯说：“我上楼一家家侦察过了，除了小孩，没一个大人在家。能偷着煮一餐就省一餐，街上卖的东西太贵，我们吃不起。”

两个人正在吃，楼梯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万方看了陈凯一眼，正要说什么，楼上几个女人几乎同时惊叫起来。转眼间，那几个女人就冲到小屋门前，将几件被油烟熏得麻麻点点的浅色内衣伸到她们面前，口口声声要她们赔新的。万方正不知如何是好，陈凯挤到前面，伸手拿过一件白色乳罩，上下打量了几下，然后说这种东西怎么会让我们弄脏了呢。女人们一愣，从陈凯手中抢过乳罩后，骂骂咧咧地往楼外走。陈凯瞅着她们忍不住一个人大笑起来。万方要他别笑，她们一定是到居委会去了。

不一会儿一个慈眉善眼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在门口唤万方和陈凯。他们见了这女人连忙叫何大妈。何大妈问他们是不是又烧炉子做饭了。陈凯说没有。何大妈不信，她说她一进楼就闻见一股垃圾焚烧的气味。何大妈指着桌上的两只碗，问他俩怎么将生米煮成熟饭的。陈凯尴尬地笑了笑。何大妈责怪他们说，男人总会干点坏事，可干坏事时得将退路想清楚。烧炉子时别用橡胶、塑料和油毡，用点废木料就行。何大妈说今天这事她就担当了，以后他们得注意。万方连忙应允。陈凯却不急，他说自己这样做也是报复。都怪那个胖女人，每天上楼下楼总要用脚在他们头顶死命地蹬，蹬得心都掉到下面成了一坨臊肉。何大妈骂陈凯臭嘴，一点也比不了万方。接着她才解释，胖女人姓许，以前是唱楚戏的，楚戏团垮了，她只好自己到汉正街摆地摊。这间小屋从前是给她婆婆住的，前年她婆婆死了，她又将这小屋用来放杂物，居委会逼着她将小屋交出来，租给了环卫站，所以她才见了万方和陈凯不顺眼。

闹腾了一阵，外面有人叫卖晚报，万方掏了五角钱钻出去买了一份，站在路边打开，看看上面是否有陈凯被打的消息。找了几遍没找着，倒是在读者广角专栏中，看见一篇短文，抨击昨晚有人在酒店门前霓虹灯下大便的事。

何大妈在一旁也瞅见了这条消息，她说：“那一带归你俩扫，昨天夜里你们就没发现？”

万方有些支吾，他说：“扫大街的，见人都抬不起头来，看见了也像没看见一样。”

何大妈说：“你们是心理失衡，城里其实没有谁在把你们怎么样！”

万方不做声，他将报纸往兜里一塞，转身往不远处的百货商场走，等他买了一只儿童口琴回来，陈凯已晓得晚报上的事了，他一点也不愤怒，反说这样极好，农民在城里挨揍是活该，谁叫农民将酒店当成厕所了哩。

陈凯笑嘻嘻地对万方说：“替我在马站长面前说一声，我头晕、脑震荡了，今天不上班。”

万方说：“你可别装佯。”

陈凯说：“谁敢说我说装佯？查得出来吗？”

万方说：“城里不比乡下，医院里有脑电图。”

陈凯说：“他们怎么会舍得让我去做那高级检查哩！”

说着陈凯就叫起头晕来。

万方想了好久才说：“我不喜欢你这么做，可我也不会当叛徒出卖朋友。”

将剩下的稀饭吃完，陈凯又倒头睡下，为防止马站长突然来了，他特意用条干毛巾将额头捆住。万方也想睡，正在脱衣服，小男孩敲门进来了。

小男孩见万方花钱给自己买了只小口琴特别高兴，说是尽管他妈妈嫌他俩脏，自己还是要收下这小口琴。万方问小男孩在钢琴上弹什么曲子，小男孩背了一遍后，万方马上用口琴吹奏出来。小男孩说这比钢琴的声音好听多了。小男孩很聪明，万方教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将音阶掌握得很准。小男孩走之前，万方又问他这一带最美丽的姑娘叫什么名字，他特地补充说，是指他爸妈平时谈话时说到的。小男孩说，他妈总认为自己最有魅力，他爸当面同意，背后却反对，说是芦苇长得最漂亮。

万方对小男孩这次的话确信无疑，他高兴得也叫了声丹麦王子。

## 第二十五章 音乐小屋（二）

上正班的人下班时间快到了，马站长还没来，陈凯躺不住，从床上坐起来，求万方去帮他打电话请个假。陈凯说自己心里已有了计划，所以万方非得帮他不可。万方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到外面公共电话亭里给环卫站打电话。万方以为马站长下班后会顺路来看望一下，哪知马站长只说晓得了就放下电话。万方去上班时才明白，马站长带着女会计到歌厅唱歌去了。

马站长在第二天上午来到小屋。马站长来时，万方还在梦中，陈凯有些慌，就借故将他弄醒。马站长走后，万方才晓得在他熟睡时，陈凯正在看一本封面封底共有十几幅女人胸脯、屁股和大腿的杂志。马站长进门就说陈凯两颊绯红、眼睛发亮，一点也不像脑震荡。陈凯反说，自己就是担心领导怀疑，不好意思，脸上才害羞发烧。陈凯瞅空朝万方使眼色，要他帮忙证实。万方装作没看见，一扭头发现那个叫做丹麦王子的小男孩正站在门口。

小屋太小了，容纳了三个人后，连小孩也无法钻进来。马站长一时还不想走，似有什么要对他们说。万方腾挪了一阵才将小男孩弄进屋里。

口琴响起来的一瞬间，小屋忽然变得空阔了。

马站长怔怔地在一边听，看着万方的眼睛比平时大不相同。

马站长瞅个空对万方说：“真没想到你还是个人才！”

停了停马站长又说：“本来想叫你俩到家里去帮忙搭个偏屋，你口琴吹得这样好，让我都不敢开口了。”

陈凯不待万方表态，抢先说：“没事的，你说个时间我俩一起去。”

万方说：“你不是有脑震荡吗？”

万方没有理睬他们，马站长说正因陈凯休病假他才敢打他们的主意的话，像阵风吹过一样没留下一丝印象。万方吹出的一串和声使得小屋成了宇宙。

马站长的表扬在另一方面给了万方以信心，这天傍晚，万方吹着口琴看见女孩在外面走过时，他隔着窗户轻轻叫了声：“芦苇！”

没想到女孩听见了，应了一声不说，还给了万方一个灿烂的微笑。

没有霓虹城市便是村庄。北风从城市上空驶过，但它什么也不会给予城市，反而让城市显得更加空虚。这种空虚需要一种绵绵不绝的旋律来充实。就像一只口琴能让一间小屋的破烂与简陋，焕发出生命本质的光艳和生存意义的色泽，关键是它能发出震撼心灵的旋律。可城市的旋律发自哪儿呢！它不像北风来自高空来自西伯利亚，也不像霓虹来自工厂来自公司。或许它应该来自每个人的心里，来自人与人、人与心、心与人、心与心的和谐。

旋律是一种可以在空中飞舞的飘带，只是这种飘带是从心绪中延续出去的，在有的时候，心绪延续只是一种弥漫状态，它无法形成美妙的形体。

陈凯一个病假休了十几天。马站长的偏屋他还是去帮忙搭了，并且照例拉上了万方。陈凯不上班，可他整日整夜地不在屋里待，口袋里揣着一份不知看了几百遍的外地小报，上面写着那儿的一个青年农民舍身救火，后被那儿的城市消防队破例录用为正式成员。陈凯每天回到小屋时，不是很焦躁便是无精打采，然后就在那张印有他在酒店门前大便的晚报上一遍遍地胡乱写着他妈的城市或者城市他妈的等等。万方说他这是梦想从星星里跳下一个大美人。陈凯则非常的愤愤不平，这个城市每天发生的各类凶案和灾难不下数十起，可他就是一宗也碰不上，想不到愿意当那舍己救人的英雄也得有资格。

没有陈凯做伴，万方更加孤单，特别是当他独自与城市大街相处时，内心深处的寂寞都快憋死人。他只好在上班时将口琴揣在口袋里，趁着大街上人车稀少，不时拿出给自己的心情来一阵荡漾。

半夜里，天上忽然下起了雪。开始只是细细的稀稀的，不一会儿就纷纷扬扬起来，转眼就在街道边铺上了一层雪白。万方当时正想着下午陈凯告诉自己的话，陈凯说他设计了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案，接着他又补充说这是一个百发百中的创意，它的主旨是变被动为主动。万方不知陈凯到底要干什么，一想到这儿他便情不自禁地靠到一根电线杆下面，掏出口琴，闭上双眼忘情地吹奏起来。他一点也没发现，雪花在空中飘飞的样子正切合了从他心里飞出来的旋律。当他睁眼睛时，地面上舒展的晶莹皎洁让他突然有了惊喜。

这么大的雪，街面上的垃圾已无法扫了。见到雪，万方更不想早点回去，他将扫帚倒插在一块闲置的护栏混凝土墩上，索性痛痛快快地吹起口琴来。雪越来越大，北风还是老样子，像太极推拿那样舒缓而有力地刮着。万方从没见过城市在雪里的模样，更没见过雪里的霓虹和霓虹里的雪是什么模样。当北风、雪、霓虹和城市完全融为一体时，他有些莫名地兴奋起来。口琴似将雪花都吸引到那倒插着的大扫帚上，转眼间它就变成了一棵银装素裹的圣诞树。

又有人在深更半夜里突然叫万方的名字。

这一次，万方看清了是马站长，马站长骑着自行车在街上看雪情。他同万方打过招呼，要他到附近的酒店去打个电话，让站里值班的人告诉局里值班的人，赶紧派扫雪车出来。万方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收起口琴往那灯火辉煌的酒店走去。

万方面对那玻璃自动门走去，冷冰冰无情无义的东西无声无息地开了。他刚迈进去，便被两个穿红衣戴红帽的男服务员挡住，并且极有礼貌地称他为先生，同时又指了指门前的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万方几乎要质问自己哪儿算得上衣冠不整，无非是脏了点。他忍住后将来由解释了一番，男服务员们还是说对不起不能进。就在这时，万有从那弧形的宽大楼梯上走下来，气宇轩昂地说了硬邦邦的几个字：“请这位先生进来，并向他道歉，否则的话——”万有没有将话说完，两个服务员就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三个字后面再无别的字。在万有目光的护送下，万方顺利地拿起总台前的电话，拨完了一组号码。他将马站长的话对着话筒复述了一遍。打完电话再回头时万有已不见了，他望了几眼后面，嵌在大理石墙壁里的电梯似有动静。电梯门开后，走出来的竟是那个每天傍晚六点钟准时经过小屋窗前的女孩芦苇。万方赶紧将头与身子的位置摆正，拿起电话胡乱拨了一个电话号码。电话铃响了几下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出现了。女人迷迷糊糊的声音有些熟悉。万方正想不起是谁，那边又问他是不是乖女儿，怎么这晚给家里打电话。因为芦苇，万方恍恍惚惚地以为接电话的人是何大妈。

芦苇跟着万有消失后，万方才回到外面的风雪中。

马站长对他说：“我还以为你进不了那大门，或者进了那大门就被扣起来了呢！”

万方毫无表情地说：“我还想将它当作菜园门哩！”

扫雪车开过来了，地上美丽的模样立即被它糟蹋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

就在这时，马站长告诉万方，陈凯要成英雄了，他在半夜 12 点 37 分时，跳进一处没有井盖的下水道里，救起一个跌落其中的女人，而他自己险些因此送了命。闷在下水道里出不来时，多亏那个被救的女人唤来两个巡警。马站长说，是陈凯自己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这件事的，还要马站长在天亮以后，面对记者们的采访多美言几句。

万方想着包括刚才那电话在内的两件事，感到这个世界确实让人琢磨不透。

雪太大，清洁工在街上做了事也是无效的，马站长就让大家回去休息。推开小屋的门就闻到一股异味。陈凯将身上换下来的脏衣服扔在屋角里，沾满下水道里脏物的衣服将本来就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弄得更加苦不堪言。陈凯一点不在乎这些，他拿上一只扁瓶装的黄鹤楼酒，就着一碟从家里带来的腌菜和几颗花生，坐在被窝里津津有味地品尝。

见到万方，陈凯不慌不忙地将嘴对着瓶口闹了一大口。一边咽一边说：“苍天不负有心人，我成功了！”说着他就大笑起来。万方对他的笑声很反感，正要转身出门，他竟哭了起来。

陈凯边哭边告诉万方，他琢磨了很久才有了个主意，天黑之前，他用橡皮筋做了只弹弓将几只路灯灯泡打破了，天黑后他又将那里的下水道井盖偷走了三只，然后就躲在一旁等待着谁掉进去，自己便冲上去救。他一直等了两个小时，才等来机会：一下女人在马路上好端端地走着，忽地一下就消失了。陈凯说他冲上去后听见有两个人在嚷快拨 110 报警电话。他当时就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那黑窟窿里跳。下水道里空间太小，那女人又长得出奇地胖，好半天他才将那女人弄出井口，自己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倒在那流得很凶的脏水里动弹不得，还喝进去不少。要不是巡警来得快，马站长这时可能在给他写悼词。

陈凯说：“我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老婆生得娇，想想我要是这么死了，他们可怎么过哟！”

万方见陈凯哭得上劲就说：“你要是还想喝酒，我出去弄。”

陈凯说：“不能多喝，明天记者可能来采访。我喝酒是想将喝到肚子脏水中的细菌杀死。”说到这里，陈凯不哭了，他眼睛一亮说：“你猜那胖女人是谁？”

万方说：“是不是丹麦王子的妈妈？”

陈凯有些扫兴地说：“你这样可不好，好像什么事情都晓得。”

沉默了一阵，陈凯忽然要万方用口琴吹支曲子给他听，万方自己也想吹。雪花打在小屋的窗户上，无声地响着。口琴声拍打着这扇小窗，像是拍打城市的心扉，可城市睡得正酣像死过去一样，一点也没察觉这灵魂颤抖的声音。那旋律正极抒情时，万方忽然停下了。两人相对发愣都不做声。

窗户忽然响了两下，有人在外面说：“美极了，再来一首俄罗斯民歌！”

陈凯警觉地问：“你是谁？”

窗外的人回答：“我住隔壁单元的楼梯间。”

万方想起别人说的那个写剧本的大学生，便真的来了一曲《三套车》，那大学生在窗外跟着唱了一句：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往下就没有动静了。

天亮后不久，马站长来看陈凯，他顺便告诉万方，这场雪得两三天才能化完，如想回家看看他会准假的，万方当即表示自己要回去一趟。

吃过早饭万方就到长途车站，上了去红安的客车。快到家时，一辆挺气派的小汽车迎面疾驶过来，他心里猜测可能是万有坐在车内，进门后才知那车果然是万有的，父亲问万方怎么自己不带小汽车回，因为万有在垭里到处说，万方在城里比自己混得还好。父亲埋怨说，以前在家时，万方同万有相比，往低处说点两个人在各方面也还是平起平坐的，所有该显露的就得显露，现在也不是那种不敢显富的年月了，幸亏母亲帮忙说话，她觉得人不管什么时候还是朴素一些好。万方有些没好气，在家只住了一天，第三天一早就往城市里赶。

小屋里几乎没有变化，唯有陈凯老揣在口袋里的那张外地小报被扔在桌上，上面如同先前的那张晚报也写满了那两句粗话野话。万方正在喝水，那叫丹麦王子的小男孩走进来，不高兴地问这几天去哪儿了，也不打招呼，连芦苇姐姐都问过几次了，万方听说芦苇都关心起他的去向，心里激动起来，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竟懵懂地要小男孩带自己去看看他家的钢琴。小男孩很高兴，扯住他的手就往楼梯上走。

自从搬进这间小屋，万方从没上过楼梯，他从自己房顶上踩过去时，心里有股别样滋味。小男孩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了门，屋里的样子让万方吃了一惊，毛茸茸的红地毯一直铺到门口，那种逼人的高贵之气让万方简直不敢抬脚往里走。小男孩在前面使劲拉他。万方想起城里人进门要脱鞋的传说，就弯下腰将鞋脱下。小男孩一直将他拖进琴房，将一块金丝绒擦开，露出漆光比镜子还亮的一架钢琴来。

万方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他将正要往琴凳上坐的小男孩挤开，自己坐了上去，然后学着电影电视中见到的那些钢琴家，双手一抖，猛地来了一阵和弦。万方在学校读书时还练过风琴和电子琴，他试了几下就能在钢琴上弹奏出完整的乐曲，并让自己完全沉浸其中，从而一



点也没发觉外面的门已被胖女人打开。

胖女人冲进屋里时，万方一下子愣住了。胖女人吼了一声，要他马上滚出去。万方身子一颤，屁股却没动，直到将正弹到半截的乐曲弹奏完。起身时，他还学着一只手摸着胸口行了一个鞠躬礼。到门口他正要穿鞋，胖女人飞起两脚，将地上的鞋踢到门外的楼梯上。

万方顺着楼梯走回小屋后，一声也没有吭，静静地听着楼上的胖女人对小男孩的大声斥骂。

陈凯站在小屋中央，什么菜也不用，光秃秃地喝着酒。见了万方，陈凯就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说这个城市的人都没心没肝，他舍命救人，他们却连屁都舍不得放一个。万方听说这三天中，居然无人对陈凯救人的事作出半点反应，心里也很气愤。

傍晚，万方正在吹口琴，何大妈在门外喊他，有人到居委会告状，说万方心怀不可告人的目的，破坏她家孩子学钢琴。万方连忙否认。何大妈说，人家孩子都亲口承认了，说是万方用口琴引诱他，自己才不好好学钢琴的。万方晓得这话不可能是小男孩说的，就懒得再争辩了。何大妈要万方以后注意，没有家长同意，不要教任何孩子学吹口琴。何大妈说，口琴学得再好也不能当明星，反而将人弄丑弄俗气了，只有钢琴好，摆在家里既气派又有身份，既能陶冶灵魂又能成为明星挣大钱。万方就说，过去城里人不是特别喜欢口琴吗？何大妈告诉他，时代在前进，口琴已经落伍。

万方忽然不想同何大妈说话了，他转向窗口继续吹口琴，正巧芦苇又从窗边经过，芦苇看了窗户一眼，万方用握住口琴的双手上空闲的几个指头同她打了个招呼。

躺在床上的陈凯这时哎哟了一声。何大妈上去摸了摸陈凯的额头后，有些惊慌地告诉万方，陈凯不仅在发烧而且烧得很厉害。何大妈正在劝陈凯，要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陈凯忽然坐起来，掀开被子就往地下跳。何大妈拦住他，说发烧的人经不起凉风吹。陈凯拨开她说他要上厕所。公共厕所离得很远，陈凯跑得像比赛一样，结果裤子还是弄脏了。他刚回屋弄干净，便又提着裤子往外跑。闹了好几次后，陈凯脸色苍白地从厕所出来，告诉万方自己拉出的东西都是红色的，他要万方送他去医院。进了医院，陈凯就出不来，医生说是中毒性痢疾，必须住院。

陈凯进病房不久就进入了半昏迷状态。病房的几个人当着万方的面数落，说他们只顾进城打工挣钱，什么便宜吃什么，一点也不注意卫生。万方实在忍不住，就将陈凯为救人喝了下水道的脏水的事对他们说了。几个人不太相信，说这么好的事迹，报上怎不见报道。这话问得万方哑口无言，他守在病床前想了好久才想起万有，他觉得只有万有才会帮这个忙。于是他到医护值班室将前些时的晚报翻出来，找那整版的取暖器广告。翻了好久后那广告终于让他找着了，上面除了印着总经理的芳名外，还有总经理助理万有等一行字。万方拿上那张报纸，出了门，倒了三次公共汽车，终于找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公司。

万方推开办公室的门，正要开口问，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从里屋走出来，办公室里所有的人立刻都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叫着李总好。

万有见到万方有些吃惊，但他没问万方是怎么找到他的，只问万方来有什么事。万方也不啰唆，照直将陈凯的事一五一十地全说了。万有眉头都没皱，走到门口不知对谁吩咐了一句，让联系一下晚报广告部的胡主任。不一会儿万有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万方清楚地听见万有与对方称兄道弟地侃了一通，陈凯的事只说了几句。万有放下电话就叫万方快回医院，记者们马上就会到的。万有送万方出门到电梯前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还是你这样子最好”

万方回到医院，等了不到半个小时，果然来了两个女记者。陈凯还在半昏迷中。单听万方一说，女记者们就感动了，说这么好的英雄模范差一点被埋没了。女记者留下一个等陈凯醒过来，另一个随着万方去采访被陈凯救的胖女人。这一次，万方进了那门故意不脱鞋，还将鞋上的脏东西往地毯上蹭。胖女人被女记者的提问压得抬不起头来，支吾着答不出自己为

什么不向媒体报告自己被救的事实。逼得没办法时，她才说那井盖肯定也是进城的农民偷的，她虽被进城的农民救了，但那本是他们应该做的。从胖女人家里出来，女记者冷不丁说了万方一句，他不应该把鞋上的脏东西往人家地毯上蹭，如果恶习不改掉，农民永远也不会被城市接纳。

几天后，城市的报纸和电视台不约而同地一齐宣传陈凯。医院宣布免收陈凯的住院费。没过多久，有关方面授予陈凯“荣誉市民”称号，不仅将陈凯的户口转入城市，而且还让他当了这一带治安联防队的副队长。

陈凯上任的那天，对手下的人讲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是立春，是个好日子。”手下的那些人和各个居委会的头头，都笑起来，然后私下交头接耳地冲着何大妈说，真是不忘农民本色。

除了女人的大腿以外，城市对春天一点也不敏感。只有那些大腿，当城市里的人还捂在尼绒、棉絮和羊毛之中，它们就在荒芜的大街上，僵硬的壁柜里，亭亭玉立地挺拔起来，成了灰色压抑中的唯一风景，也成了城市街道与写字楼中所有目光的向往。当女人的大腿从严冬的冰冻中吐蕊般出现后，城市只要安上黑色橡胶轮子就能向前进，扬起的阵风，轻易就将女人的短裙从家里吹到街上。城市的色彩也因此丰富再度起来，短裙飘到哪儿，哪儿就出现了最早的春色。至于冬天，则被从长裤上褪下，锁进满是樟脑味的大橱小柜。

万方仍然同陈凯住在一起。联防队给陈凯安排了一间正儿八经的房子，陈凯要万方同他一起住过去，万方不肯，陈凯也懒得去，他说在那儿一下班就没有个说话的人。陈凯现在在小屋里已很难听见头顶上轰隆的脚步声，这一带一些总爱在家里邀人搓麻将的人，见到他时，哪怕不喊陈队长最低限度也要点头打个招呼。

万方还习惯地看着陈凯从口袋里掏出三二只半包半包的红塔山香烟来。

万方不肯搬走是因为他越来越迷恋芦苇了。陈凯劝过几次，要万方放过这念头，城市女孩是无论如何也看不上扫大街的清洁工。万方对陈凯的话很恼火，他认为芦苇不是普通的女孩，这一带唯有她和“丹麦王子”表现出了对音乐的真正理解。这以后陈凯就不说了，他答应尽力帮忙，可万方晓得陈凯帮不了自己的忙。

芦苇每从小屋窗外经过，身着的各色衣裙就似乎要宿短一点，身上的肌肤仿佛春蚕从桑叶中一点点地往外钻。

这天，陈凯同万方一道在窗前盯着芦苇那如诗如画般的胳膊和腿，陈凯突然说：“你再不收敛自己，会出大问题的。”

万方将口琴吹到没有规定的规定时间，才腾出空回答：“你以为当了几天水货警察，就能将所有人都当作嫌疑犯！”

陈凯正要解释，马站长从门外钻进来。马站长告诉万方，这片住宅小区的清洁工像陈大头一样不辞而别了，因此要新派一个人来填补，居委会的何大妈点名要万方，他特地来作商量的。万方正要答应，陈凯提醒他，说在小区里做清洁可是比扫大街辛苦多了，那掏不完的灰道总爱堵，一堵就得钻进去捅，一天洗一百次澡也没有一会儿干净的。万方不理陈凯，对马站长说自己愿意干。马站长很高兴，当面许诺每月多发十块钱给万方。陈凯在一旁气哼哼地说，应该是万方给马站长发奖金，因为马站长帮了万方的大忙。

这天晚上万方没有去上班，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并且第一次发现在几栋高楼后面还有一块小小的花圃，不多的花朵在夜色中开得很美丽。半年多时间，万方已习惯了半夜做事，猛一改变他怎么也睡不着，心里估计芦苇要下班回来了，就爬起来，走到街边的黑暗处静静地等候。

街上不见春色，冬青植物还是一如既往地呈现着一派比苍茫还沉重的死灰。红色出租车在霓虹灯色彩中无精打采地闲逛着，一群群地全都一个样。只是当晚风拂过时，才感受到一种舒适。

万方在城市的阴影中站了近一个小时，才看见一辆白色的宝马轿车载着一个女孩，在对面的马路边停下。从车里走出来的正是芦苇。芦苇穿过马路，对着万方走过来，一边走一边将身上的各种饰物纷纷取下来，塞进小小坤包中，最后她还拿出一张纸手巾将血红的唇膏擦去。芦苇在离万方还有两尺远的地方拐了一个弯，然后消失在墙角后面。万方在确信四周无人后，才从黑暗中走出来。他将芦苇扔在地上的纸手巾拾起来，又是闻又是看，独自摆弄了半天。万方依依不舍地将纸手巾重新扔到地上后，眯着眼睛疑惑地将城市看了又看。

第二天早上，万方还没起床，何大妈就来请他。

何大妈满脸笑容说了一通欢迎的话，接下来便告诉他，五一节快到了，小区的卫生要抢在头里做，特别是那十条被堵的灰道，必须在今天疏通，不然那些满天飞的垃圾就更难清扫了。

万方二话没说，胡乱洗了一把脸，又在街边买了几个烧饼，拿在手上边走边吃。到了环卫站，大门却没打开。等了近二十分钟，会计来开门后，万方才领到垃圾车和一应工具。

以前万方也曾听说掏灰道的活苦，真干起来以后才明白这话一点也没有掺假。一条灰道好不容易掏完后，从嘴里吐出来的痰都成了水泥浆。等到十条灰道都掏好，万方发现自己呼出来的气，就像汽车后面翻滚的尘雾一样。何大妈见他一整天都没喘气，就关切地问他累不累，并从家里拿出几只梨子给他吃，还说吃梨可以润肺。万方在何大妈面前说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回到小屋后才对陈凯说了实话：他感觉到自己血管里现在流的不是血液，而是下水道里的水。

陈凯一把扯过万方的手，要带去洗澡。

万方以为是去澡堂，哪晓得陈凯带他去了一家桑拿浴中心。万方一见到那妖艳的灯光就胆怯了，却抵挡不住陈凯的拉扯。陈凯对总台的小姐说了句什么后，拖着万方就往里面走。万方第一次洗桑拿，什么都跟在陈凯后面学。洗过蒸气浴，冲过凉，搓过背，陈凯问万方要不要按摩。万方听说是由小姐陪着，躺在一间小屋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立刻瞪大眼睛坚决地谢绝了。陈凯劝他，这时按摩一下正合适，还可以缓解他对芦苇的单相思。万方生起气来，说在这种地方提到芦苇简直是对她的亵渎。

万方一个人回到小屋后，闷闷不乐地吹起口琴来。

陈凯很晚才回，那种心满意足的样子让万方难受得一整夜都没睡踏实。天刚一亮，他就将陈凯弄醒，然后在被窝里狠狠地踹了他几脚，说没想到他腐败得这么快，自己不担心他别的，只担心他将性病带进这间小屋。陈凯迷糊地告诉万方，直到昨天晚上他才感到自己完全被城市接纳了。万方爬起来，一甩门冲了出去。

小区内为数有限的几棵树下，一些老人在练气功，万方拖着装满垃圾的垃圾车走过时，老人们都皱起了眉头。

由于起得早，忙到十二点刚过，万方就将该干的活都干完了。吃过午饭，万方拿出存了半年的钱，跑到汉正街，买了一套在他看来已经是够奢侈了的西服。他迫不及待地将西服穿到身上，然后就到小区里面转悠。万方一直不晓得芦苇是谁的女儿，也不晓得她住在哪个单元哪一层楼。他一遍遍地打量着每一扇窗户，每一处阳台，寻找那熟悉的身影。当他找不见人影时，他开始将搜索的目标放在那些衣裙上。快六点钟时，万方仍一无所获。他怕错过在窗户里望见芦苇的机会，只好匆匆回到小屋。

万方干了三天。还没侦察出结果，何大妈就找他去提起意见来。那些意见是老人们提出来的，每天早上用来锻炼身体的好空气，全被万方破坏了。万方嘴上答应，心里却在想，他一定要干到找到芦苇时为止。

万方只歇了一个早上，到第五天他又依然如故。

下午的太阳很温暖，万方身上有股激情在涌动。走到那小花圃附近时，万方怕遇见住在旁边楼上的何大妈，就低头快步往前走。这时，头顶上有什么响了一下，接着传来一个女孩

的惊叫声。万方抬头向上看时，一件很眼熟的裙子正从天而降。万方连忙伸手接住。在他的头顶上，芦苇正抱着一叠收晒的衣服，站在阳台上俯身往下看。

万方挥了一下手中衣服，扭头钻进门洞里。

他上到五楼时，芦苇已将门打开了。她接过裙子说了声谢谢，便迅速将门关上。万方在门外站了一会儿，然后掏出口琴，轻轻地吹起来。他只吹了半支曲子，门就重新打开。

芦苇站在门后疑虑地说：“那个每天在小屋里用音乐送我的人是你？”

万方放下口琴说：“我晓得只有你才能听得懂。”

芦苇请万方进屋，说她一直不相信口琴吹奏得那么好的人，竟会是一个打工农民。万方瞅了瞅自己的衣服，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芦苇请万方坐下后，两人竟找不到话题。还是万方先开口，他问芦苇在哪儿上班，怎么一年到头总是天黑了才出门上班。芦苇笑一笑没有回答。万方还要问，芦苇却要她再吹几支好听的曲子。

万方想了想后，刚将《牵手》的旋律吹出来，芦苇连连摇手说她想听这个，她要听这个城市里没有的。万方愣了半天，才记起几首山里流行的民歌。万方在吹奏这些民歌时，心情极好，因为他脑海里同时浮现出许多少年时的趣事来。他一点也没料到芦苇竟会流出眼泪来。可这是千真万确的。芦苇就在只有咫尺的地方，用双手捂着脸，泪水顺着指缝里淌出来。万方正想停下来，芦苇似乎意识到了，张开口叫了声：“别！”万方继续吹着口琴，直到将能记起的民歌都献给了芦苇。当他终于放下口琴时，芦苇已伏在他的膝盖上泣不成声。万方想抚摸那芳香袭人的黑发，手都举起来了却不敢放下。

芦苇抬起头来死死盯着他说：“我听腻了一切音乐，只有这些是属于我的。”

芦苇又说：“从十七岁到现在，整整五年，我就剩下这些东西了，它是你给我的。”

芦苇的头一直在仰望着，万方清楚地看见她的双唇在焦渴地颤动着。他放下口琴，猛地将自己的双唇压上去。芦苇没躲避，万方感到她浑身发烫，同时也感到自己热血沸腾，他一腾身就将芦苇放倒在沙发上，然后就去解她衣服上的扣子。芦苇嘴里叫着别别别，拦他的手却一点力气也没有。当芦苇赤裸着身子躺在沙发上时，万方的手脚变得忙乱起来，总也解不开自己的衣扣。

万方好不容易将扣子解开，顾不上脱就向芦苇扑去，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打开了。

何大妈站在门口愣了几秒钟后，猛地扑过来，嘴里大叫着，说万方是个大坏蛋，竟欺负到她女儿头上了。芦苇推开吓蒙了的万方，抱着自己的衣服冲进卧室里，放声大哭起来。

万方有点清醒了，他反复自语，说她怎么会是何大妈的女儿呢。何大妈不停地打着万方的脸，恶狠狠的要拖万方到派出所去让法院判他二十年徒刑。

外面楼梯上响起纷乱的脚步声，六七个男人和女人一个接一个地冲进屋子，问出了什么事。何大妈正要开口，又突然止住。有人又问她，怎么轻易让一个在垃圾堆里滚的农民进了屋。

何大妈出乎意料地说：“我就是为这个发脾气，他见我给了点好脸色，就硬往屋里闯，说是看看有没有要他帮忙做的事。”

何大妈回头要万方走时，声音已很平静，卧室里的芦苇哭声早就听不见了。万方还没出门，身后就传来一片呸呸声。

万方一直在小屋内待到黄昏。陈凯一进门就问，整六点了，怎么还不吹口琴。万方下意识一摸口袋，才想起口琴掉在芦苇家里了。陈凯又问他下午到谁家里去了，闹得全小区里都有些人心惶惶。万方反问他到底听说了什么。陈凯说也没什么，只是发觉整个小区的人都对万方特别反感。陈凯追问了几次，万方心里烦，一个人开门走出去。

半路上，万方想起这事得同万有商量一下，以防万一何大妈真的告到派出所后，有个应对的办法。他没把握万有下没下班，若是下班了就无法找，他只能去公司碰运气。这一回是轻车熟路，万方很快就找到了万有的办公室。他听见里面有动静，敲了一下门，也没等里面

作出反应，一扭锁把就闯进去。但他很快就像碰见蛇一样跳回到门外，然后顺原路逃到楼下。十几分钟后，他见过的那个女老板李总一脸不高兴地从小楼内出来，钻进一辆白色宝马轿车，一溜烟走了。随后万有也出现了。万有迎上去时被万有狠狠地踢了一脚。万有顾不了痛，责问万有怎可以同都快老掉牙的女人鬼混。万有没好气地说，如果不这样，能有我的今天？万有问他来有什么事，万有将下午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万有想也不想就说，不管怎样，还是先到派出所去自首为上策。

一想到派出所，万有心里就没个谱，他走到似乎很森严的门口，又退回来，找了一个公用电话给陈凯打呼机。陈凯赶来后，万有又将对万有说过的原话再说一遍。陈凯当即拦住他，要他别做惹事，这一自首，往后的麻烦事可就不断了，将来发了什么案子都会怀疑是他干的。陈凯说因为是好朋友，又是同病相怜，他才说实话。万有不听劝，非要陈凯领他进去，不管怎样，交代清楚以后，自己心里会踏实一些。陈凯没办法，只好提醒万有将来若后悔可别埋怨他。

陈凯同派出所的人很熟，进出大门小门都像进他们住的那小屋，值班的小胡录了万方的口供后，在强奸未遂四个字后面打了个问号。小胡让万有先别走，陈凯只好留下陪着他。小胡自己骑上摩托到何大妈家走了一趟，不到十分钟就返回来，张口就责备陈凯开什么玩笑，何大妈和芦苇都矢口否认有这事。小胡将笔录撕下来搓成团砸向万有和陈凯，并且不无讽刺地说，这种情况他在警校学习时，听心理老师分析过，有些进城不久的农民，面对诱惑又不能排泄，就会产生压抑心理，心里想着城里姑娘，行为上又很自卑，最终会出现臆想，以为自己强暴了谁。小胡还说，何大妈亲口说过，万有这样的人想碰她女儿一指头都是绝无可能的。

万有回到小屋，一个人待了两天两夜没出来。

第三天早上，万有突然来了。万有被他的老板炒了鱿鱼，原因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被万有撞破了，而这是断断不能容许的。不过老板给了万有一笔数目不算小的安置费。万有没说对不起，而说这样的结局来得越早越好。万有代替万有在小区里清理了一天垃圾，他穿着做助理时的西服和皮鞋，惹得小区里的人都在悄悄议论他的来头。收班回到小屋，万有直叫痛快，说是索性就这么干一个月，然后再去作别的发展。

六点钟时，万有忽然指着窗外的芦苇告诉万有，那是一只“鸡”。万有有些傻眼。万有说他曾包了一个月，花了 8000 块钱，不过都是公司的账上出支。万有要出去将芦苇叫进来玩一玩，万有连忙将他拦住，并将那天的经过又对万有说了一遍。万有听到万有说芦苇那哭是一种到了极致的伤心与无奈，表情里也有一种黯然。

这时，小男孩“丹麦王子”出现在小屋门口，他将一只小包交给万有，并说是芦苇姐姐托付的。万有打开纸包：一块洁白的新手帕包着那只丢失了的口琴。

万有拿起口琴正要吹，忽然发现上面有一道半弧形的口红印痕。万有在一边说，若是有把小提琴就好了。陈凯听了，自告奋勇地说他看见隔壁单元楼梯间里住着的那个写剧本的大学生有一把小提琴，他可以去借来。

陈凯果真将小提琴借来了，还说他看见那桌上放着一部剧本的手稿，题名叫《音乐小屋》。

万有觉得这题名特别有回味。他很快将几根弦调准，一挥弓，便同万有的口琴合奏起来。陈凯没事干，只有用手指敲着桌面，打着节拍。

城市大了，膨胀了，便什么都有。有人说，城市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你们都往城里涌，谁来种田，谁去生产粮食。然而，如果有这么长、这么宽的一把大刀，将城市像切蛋糕一样切成一百块，这百分之一的每一块会不会如同一处不起眼的乡村小镇哩！北风也好，霓虹也好，春色也好，只有心中的旋律永远无法弄碎！

这是都是陈凯三心二意时想到的。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完稿

二零零六年六月订正